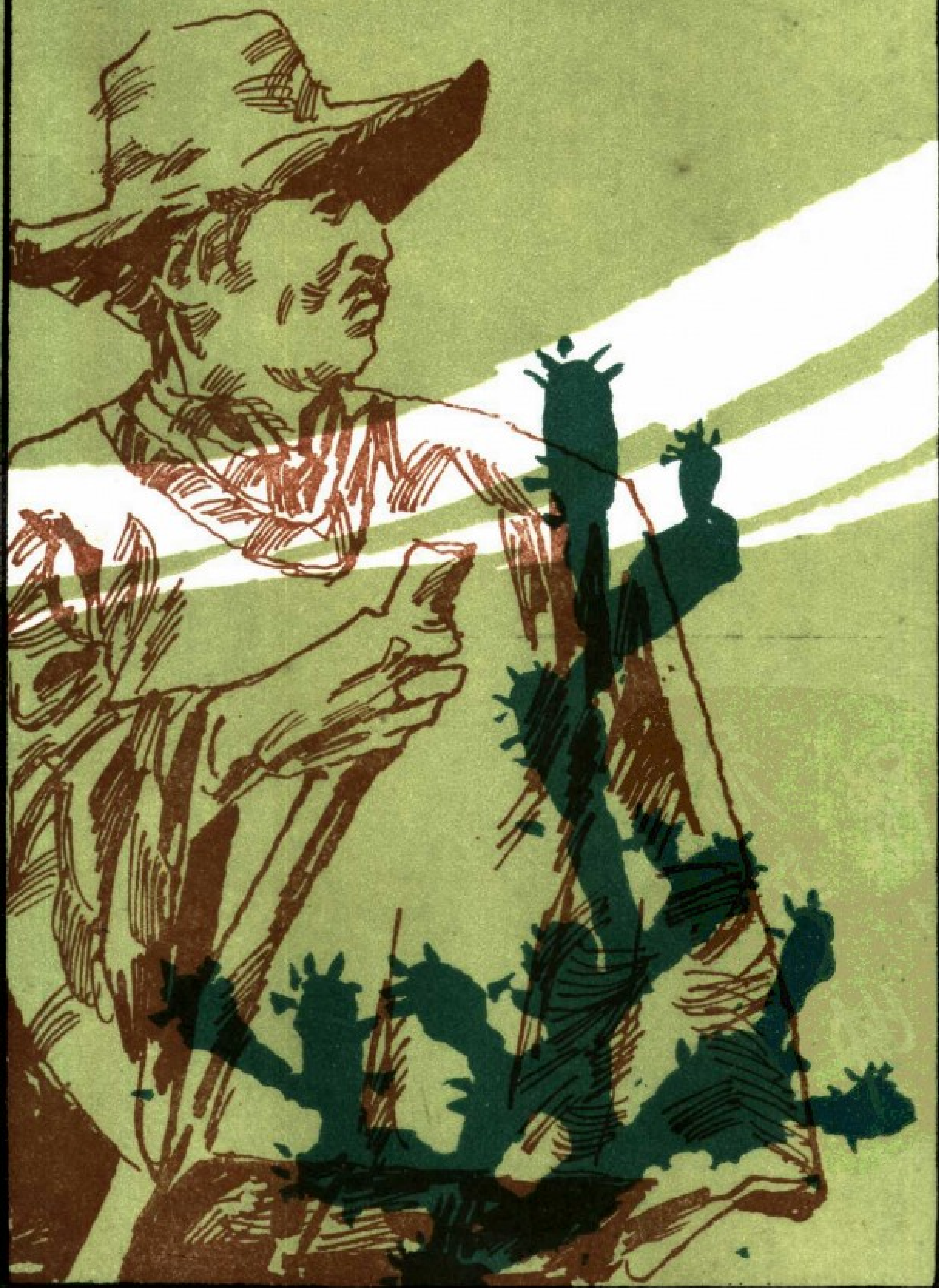
广漠的世界

阿莱格里亚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秘鲁〕西罗·阿莱格里亚

广漠的世界

吴健恒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Ciro Alegria
EL MUNDO ES ANCHO Y AJENO

NOVELAS COMPLETAS AGUILAR, S. A. DE EDICIONES. 1963.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广漠的世界
Guǎngmò de Shìjiè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8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7 $\frac{1}{2}$　插页2
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600

书号 10208·210　定价 3.45元

前　言

厄瓜多尔散文家胡安·蒙塔尔沃曾经写道:“谁要是写出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来，那他会使美洲流泪。”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写的长篇小说《广漠的世界》，就是这样一部以印第安人为主人公的催人泪下的书。

今天的拉丁美洲，原是各族印第安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殖民者征服了这片土地，进行了三个世纪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十九世纪初，拉美各国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但是政权又完全为各国土生的白人地主阶级所掌握，封建大庄园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土生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实际上根本没有受到触动。印第安人遭受了四百多年的欺凌压迫，今天在有些拉美国家中几乎已经绝迹。但是，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带的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印第安人以及印欧混血种人，今天仍占人口的大多数。在这些以印第安人为主要居民的国家中，印第安民族的生活，一向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一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拉美作家，起初往往无视丑恶的现实，把印第安民族理想化，按欧洲骑士小说的格调来描绘印第安人的生活，或者刻意搜奇猎异，以期用地方色采或奇特风俗来吸引读者。这种被称为“印第安主义”的倾向，实际上粉饰了拉丁美洲的现实，歪曲了印第安人的面貌。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以印第安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新的现实主义的倾

向。具有这种倾向的作品有力地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印第安民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真实地反映了印第安人的苦难，热情地颂扬他们反抗本国和外国压迫者的斗争。这种倾向被称为“土著主义”。土著主义的作家是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积极的态度表现印第安人的生活，为他们伸张正义，要求把他们从封建体制下解放出来，促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西罗·阿莱格里亚是印第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而《广漠的世界》又是他的代表作。

阿莱格里亚之所以成为一位最有影响的土著主义作家，是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的。他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四日生于秘鲁北部瓦马丘科省萨尔蒂班巴地区的一个庄园主家庭里，他父母爱好文学艺术，给了他良好的影响。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大都在故乡度过。据他自己回忆说，“印第安这古老种族的妇女把我抱在怀里，轻轻摇我并教我走路；我从小就同印第安儿童一起嬉戏玩耍；稍长，我就跟着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的雇工干农活，拢牲口……我从我脚下的土地上开出来的犁沟中，从耸立在我面前的挺拔的群山里，学到了安第斯人积极的生活准则。”他谈到，当金色的夕阳染遍安第斯山的群峰时，他听着雇工们拨动土制的竖琴，吟唱出自己心头的欢乐与悲伤，听他们用纯朴的语言说古论今，娓娓叙述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一句话，他是生活在他日后写的几部小说所描述的环境里，在他周围的人物之中，有一些日后成了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

阿莱格里亚七岁去特鲁希略城上学，曾受到秘鲁大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教诲。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他因参加大学改革运动被校方开除，后又参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党派“美洲革命人民同盟”，进行反政府的政治活动，两次被捕。一九三四

年被流放到智利。

以后，阿莱格里亚长期流亡国外，曾在智利、美国、波多黎各、古巴等地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教学和新闻工作。一九四八年，他因对“美洲革命人民同盟”的活动感到失望而退出该党。一九五七年回国时，利马群众曾为欢迎他们所喜爱的这位作家举行隆重集会，其他城市也纷纷邀请他前往访问。翌年，他再度出国，六十年代到秘鲁，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在利马去世。

阿莱格里亚的第一部小说《金蛇》，是一九三五年他流亡智利期间写成的。一九三五年底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小说竞赛中，他的这部小说以“文字优美、气势磅礴并富有独创性”而获得首奖。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一个讲故事人之口，用他的故乡马拉尼翁河畔的印欧混血种人具有特殊地方风味的语言，叙述了他们的艰苦生活、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迷信和他们喧闹的民间节日。最使人惊心动魄的是，放木排的混血种人，同这条宛如金色巨蟒穿绕安第斯山深谷的汹涌长河，进行着生与死的搏斗。在这个远离文明的地方，一个来自首都利马的工程师打算开发一个名为“金蛇”的金矿，但事业还未开始就被当地的黄色毒蛇咬死，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第一次入侵以失败告终。在这部作品里，人与自然的斗争冲淡和掩盖了阶级斗争。

一九三八年，他的第二部得奖小说《饥饿的狗》问世。作者写秘鲁安第斯高寒山区一只牧羊犬和它的家族的命运，实际上也是在写它们的主人印第安人的命运。在小说中，饥寒交迫的牧羊人一家，被抓去当壮丁的土著青年，以及为反抗不平揭竿而起、终于被当局消灭的绿林豪杰等等，都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制造出来的“饥饿的狗”。在罕见的旱灾和饥荒到来的时候，原来很驯顺的牧羊犬也成了象饿狼一般咬羊的野狗，单独地或成群地

在荒野里哀号觅食。饥饿的狗在庄园里觅食的时候被庄园主毒死，那些想去打开粮仓的饥饿的印第安人，则纷纷饮弹毙命。"我们都是饥饿的狗。""人和牲口在没有土地、没有雨水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作者通过牧羊人说的这些话，表现了小说的主旨。他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印第安群众的苦难生活，控诉了秘鲁反动当局及其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封建庄园主残酷剥削压迫印第安人的暴行。

《饥饿的狗》中有一章，描绘一大群土著公社社员因土地被大庄园主掠夺而去向另一个庄园主乞求一小块栖身之地。这一章原定的标题为《广漠的世界》。作者在写到这一章的时候，一幕幕往事与创作构思，象汹涌的春潮袭上心头。他发觉，一部新作在这个标题下涌现出来了。在此后的两年间，他不断思考并积累素材，然后奋笔疾书，终于写成了这部蜚声世界的长篇杰作，获得了一九四一年拉丁美洲文学竞赛首奖。

秘鲁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在他的《阐述秘鲁现状的七篇论文》(1928)中指出，秘鲁的印第安人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其核心是土地问题，是封建大庄园土地所有制问题，并批驳了把印第安人问题说成是行政、法律、人种、道义、教育乃至宗教问题的种种谬论。在《广漠的世界》里，作者正是抓住土地问题这一触及秘鲁印第安人问题的症结及其社会病根的主题，描绘了一个印第安部落——鲁米公社的三代印第安人，为保卫土地、保卫自由生活而进行的武装斗争。这部小说是共和制度下印第安人的悲惨生活与他们悲壮的反抗斗争的形象化写照。

共和制度下土著公社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苦难。尽管如此，热爱大地和长于农业的印第安人，仍辛勤地耕种着公有的土

地，聊以餬口。公社社员的人身是自由的，社内的风习也是淳朴的。但是，公社的强邻大庄园主想把社员赶到他开办的矿上去做苦工，同公社打起了地界官司，首先霸占了一个叫鲁米的和平山村，公社被迫迁徙到了一个高寒荒原上。公社社长马基为保卫地权遭到监禁，并在狱中被打死。许多社员象失去了老窝的鸟儿飞向四方。他们有的到原始森林中作采胶工被奴役，有的做摘古柯叶的雇工受折磨，有的到美国资本开办的矿上参加罢工遭枪杀……这一个个凝聚着血泪深仇的故事紧扣着小说的主题：是的，世界是广阔的，但这广阔的世界不属于贫穷无告的印第安人，这世界是人家的，到处都有压迫者和剥削者，这世界是他们的。最后，大庄园主又把魔掌伸向劫后余生的公社社员。马基的养子、混血儿贝尼托·卡斯特罗领导社员奋起反抗，结果古老的鲁米公社惨遭血洗，终于被彻底摧毁。

从《金蛇》、《饥饿的狗》直到《广漠的世界》，可以看出作者的视野越来越广阔，抗议压迫和剥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广漠的世界》里，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描绘了印第安人的淳朴生活，他们的优秀品德和他们的悲惨处境，反映了印第安民族不甘受奴役的坚毅精神和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作者的笔锋凝聚着四个世纪的愤怒，直指用枪杆和皮鞭书写秘鲁历史的魑魅魍魉，暴露和鞭挞了封建庄园主以及其他统治阶级人物的贪婪、横暴、狡诈和伪善。尤其难得的是，他通过故事情节几乎逐一批判了掩盖印第安人问题真相的种种谬论，指出让印第安人受教育，依靠“保卫土著人协会”这样的团体作慈善事业等等，都无助于印第安人的真正解放。

灾难深重的印第安人，又一次在鲁米山村经历了火与剑的洗劫，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正如作者一九四八年在小说的第十

版序言中所说的，尽管这场斗争表面上失败了，但印第安人依旧岿然屹立于小说的字里行间，也岿然屹立于坚实的秘鲁大地上。殖民时期终结的时候，秘鲁只有一百万印第安人。一九四八年在秘鲁七百五十万总人口中，印第安人占四百万，印欧混血种人占两百万。（一九七八年，秘鲁一千七百万人口中，印第安人占七百多万，混血种人占六百多万。）这些数字说明，几世纪的欺凌压迫，一场场血雨腥风，都摧毁不了秘鲁的印第安人。《广漠的世界》所透露的信息表明，鲁米公社社员斗争的失败，并不是印第安人真正的失败，秘鲁和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获得彻底解放只是时间问题。

阿莱格里亚曾经表示，他对印第安人所采取的不是主人和旅游者的立场。在描写印第安人时，他采取了支持他们的态度，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正视他们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而不是置身于斗争之外。他谈到他写作的动机时说，他希望以他的作品唤醒他沉睡的同胞，使他们起来反饥饿，反剥削，反对在所谓维护社会秩序的幌子下进行的一切卑污的、非正义的勾当。他看到了秘鲁社会的弊病，暴露并谴责了这些弊病的制造者。这种强烈的抗议呼声，是有助于唤醒人民起来反对丑恶的现实的。这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在展望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前途时，曾表示希望统治阶级在人民巨大的压力下，终于会懂得只有充分调动秘鲁各种力量的创造性，才能取得秘鲁真正的进步。他的这种愿望无疑是不现实的。统治阶级中个别比较开明的人物无力医治秘鲁社会的沉疴痼疾，暴露黑暗的现实也不会使黑暗的制造者改弦易辙。其实，他自己的作品就否定了他所希望的这种前途。当然，他也寄希望于自己祖国的人民，相信他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才是彻底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途径。

作为小说家的阿莱格里亚，青年时代曾是一位诗人。在《广漠的世界》里，他用生花妙笔勾勒出秘鲁安第斯的千山万壑，亚马孙的莽野丛林，咆哮的长河与辽阔的大海，宁静的山村和喧嚣的城镇，以及秘鲁特产的草木禽兽。他细致地装点着印第安人民生活的画廊，描绘出这个古老民族丰富多采的民间习俗，他们对大自然的眷恋，他们对音乐、艺术和人间美好事物的热爱，他们的欢乐、悲哀和心愿。这一幅幅绚丽的风景画和习俗图，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作家长于幽默，读者在看他的作品时，往往忍俊不禁发出爽朗的笑声，但在笑过之后，又会领略到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苦味，悟出作者原来是用笑声掩盖着泪痕，在写一幕幕人间惨剧。作家也是讲故事的能手，有时寥寥数语，就能讲出一个有情有景、妙趣横生的小故事；有时又写出若干可以独立成篇的章节，好似一个个完整的短篇小说，但情节又都围绕着小说的主线展开。这种把短篇小说巧妙地织入长篇之中的结构，继承了西班牙小说的传统，也是作者创作手法的一个特点。

《广漠的世界》这部反映秘鲁印第安人生活与战斗的史诗，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说，都不仅是拉美土著主义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而且是拉美当代文学的一部杰作，评论家们公认它是足以与哥伦比亚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的《旋涡》、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堂娜芭芭拉》等并列的一部名著。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还成了欧美一些大学学者的研究对象。

阿莱格里亚的作品还有：儿童故事集《仙人掌的传说》（1940）和短篇小说集《绅士们的忧伤》（1965）等。

译　者

一九八四年八月

目　次

一　罗森多·马基和公社

倒霉！

一条黑蛇嗖地穿过山路，在过路人踏出的尘土上留下了一道轻痕。它溜得飞快，快得象灾星射出的黑箭，快得印第安人罗森多·马基来不及使上他的砍刀。等到刀锋闪出时，那漆亮的长虫已经游去，隐没在道旁灌木丛中了。

倒霉！

罗森多束着一条艳丽的羊毛腰带，上面再系着根黑皮带。他把砍刀插入挂在皮带上的牛皮刀鞘内，顿时愣住，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他想继续走路，可是挪不动步子，原来他吓着了。那当儿，他注意到一片灌木丛，蛇很可能藏在里面。得除掉那长虫，消弭它预报的祸殃。碰上了蛇和猫头鹰，就得这样才能消灾解难。他为了能在小树丛内活动灵便一些，把斗篷脱了下来，为了不弄出声响，把草鞋也脱掉了。然后，他悄悄地转了个弯子，手执砍刀轻轻钻进了灌木丛。他只穿着衬衫，象只猎狗那样嗅着。这时候要有个社员看到他，也许会说："老社长在那儿干吗呢？他莫非是神志不清了。"小树是乌尼科树。它们的枝干歪歪扭扭，叶片鲜亮，由于季节已到而结上了一串串紫色的果实。罗森多·马基是喜欢吃那果子的，可这回他连尝也没尝一个。他象窥伺猎物的猛兽那样，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仔细察看每一寸地面，每一个隐蔽的处所。在那样的角落里，蚂蚁在咬啮和搬运着草叶，飞虫在嗡嗡吟唱着爱情，甲虫在没完没了地打着精巧的

地洞，成熟的果实中爆落的或者鸟儿排泄出来的种子，在发芽生长。那儿，除了这种种静谧的生活之外，就没有什么了。突然，一只麻雀飞起来。罗森多看见了筑在树桠杈里的鸟窝，窝里有两只小鸟露出三角形的嘴壳和冷得发抖的光身子来。那条蛇一定到过这里，围着这两只毫无防备的小鸟打过转了。逃出去的老麻雀同着它的伴侣又飞了回来。一对鸟儿吱吱叫着，从这个枝头跳到那个枝头，又怕人又想尽可能飞近鸟巢。罗森多·马基再度起劲地拨动着地面，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那条凶险的蛇了。他从灌木丛中钻出来，收起砍刀，穿上了暂时脱下的衣服——往常他总是喜欢那斗篷的鲜艳色彩的，走起路来了。

倒霉！

他口干舌燥，太阳穴在砰砰跳动，感到疲倦了。找蛇并不是桩累人的事，可是回想起来倒挺吓人的，也许是他心情沉重的缘故吧。他预感到，甚至仿佛看到了会发生不幸，因而深感痛苦。不一会，他到了一条涓涓流淌着一线清泉的小溪旁，就把草帽边窝起来，舀上水，咕滋咕滋地喝了个饱。清凉的溪水使他的精神得到恢复，他再走起路来步履轻快多了。他自己忖度：仔细想来，蛇从山坡上发现了麻雀窝，游下来想去吃麻雀，而他恰好在它穿过山路的时候打从那儿经过，事情不过如此而已。要不，那狡猾的长虫也许预见到了会碰上他，就说："机会来了，我去吓吓那个人看。"可是，人总爱朝好处想。那蛇也许只是想说："来了个人，他看不到灾祸临头了，一点防备也没有。我来去给他报个警。"肯定是这样，因为他找不到蛇了。真是在劫难逃。

倒霉！倒霉！

罗森多·马基从高山上回来。他是去采草医为他的老伴开的几味草药，才上山的。自然，他之所以上山去，还因为他喜欢

使劲爬上那陡峭的高峰，锻炼锻炼他的筋骨，而在登上峰巅之后，他又喜欢纵目远望。他喜爱那开阔的太空，那安第斯山的宏伟壮丽。他看不厌的有冰封雪裹的乌尔皮耀峰，智慧的白头翁，象个年高的印第安先哲；粗卤暴烈的乌埃尔卡峰，似不断跟变幻风云周旋的战士；重峦叠障的乌伊略克山，山间有个印第安人永远永远地朝天酣睡；蹲伏着的狮子山，就象头即将腾跃的美洲狮；墩实的苏尼山，它秉性温良，夹在它的邻居中间有点不自在；牧歌式的妈妈山，它展开锦缎罗裙，展开那色彩斑斓的庄稼地，几乎没露出一块岩石可供凭借来窥望远方；还有这道岭，那座山，那座山……印第安人罗森多长时间地观望着这些山岭，凭想象赋予它们各式各样生物的形态和性格。他自已打心底相信，安第斯群峰洞察人生奥秘。他从鲁米山的一个山头上凝视着它们。鲁米山的峰顶竖立着青石，象矛头那样直插中天。它既没有高到争得雪花的冠冕，又没有矮到可以不费气力攀登。鲁米的主峰拔地直起耗尽力气之后，就降落下来在山坡两侧形成一叠叠比较容易登临的山头。鲁米的意思是“石头”，而它那高耸的山坡上也的确散布着晦暗的青石，在嘘嘘作响的黄草丛中象一个个痣点。随着那挺拔的主峰软化成一座座低矮的山头，它那石质筋骨的荒凉萧索也就逐渐消融下去。山坡一步步下降，慢慢披上了灌木、草地、树林与耕地的绿裳。落在山坡一侧的是个清幽的山谷，它有着茂密的森林和晶莹的急流，风光分外明媚。鲁米山，它既险恶又柔顺，既严峻又宜人，既庄严又温厚。印第安人罗森多自信了解它的形体和精神的秘密，就象了解他自己一样。也许这么说不全正确，不如说就象了解他老伴的秘密来得更好。爱，不就是促使人们去了解和占有的力量吗？不同的是，老伴现在年事已高而且多病，而鲁米则戴着不朽的赫赫光

轮，岁岁年年容颜不改。罗森多·马基也许想到或者不如说感觉到："莫非土地胜过女人?"他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想清，可他非常非常热爱着大地。

在他从山顶打回转的时候，遇上了那条蛇从他前面穿过预报凶兆。盘山道弯弯曲曲，就象另外一条蛇在蜿蜒下山。罗森多·马基觑起眼来，已经能看到一些房屋的屋顶了。突然，一块成熟了的麦田的轻匀麦浪，迎面扑到了他胸前，接着，远处又卷起一道波浪，带着柔和的节奏感再朝他扑过来。

轻柔的麦浪，诱人留步观赏，老汉就在一块从高处降下恰巧停落在一个山嘴的巨石上坐下来。小麦正在黄熟，可是有的地块也还带着青色。那些麦地就象一个神奇的高山湖那样，在阳光下折射出五色缤纷的虹彩。饱满的麦穗慢慢摇动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罗森多突然感到压在心头的重负消失了，一切都美好得象赏心悦目的、轻波起伏的庄稼地一样。他的情绪平静下来，心想那蛇只是预报了一桩不可避免的、只能听天由命的事情。是预告他老伴要去世了吗？还是他自己要去世了？他俩毕竟年纪都很老了，是活到头的时候了。人人都得轮上这一天。是公社要遭什么灾吗？也许是的。不管怎样，他可一直在努力要做个好社长。

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看见村子了，掌握着大片土地和许多牲口的鲁米公社，就以这村子作为它既与世无争而又坚强有力的大本营。山路下行，通过一个山谷进村。村庄的两排矮小的房子组成所谓的"大街"。大街中段，有一边通向名字同样响亮的"广场"。在那间或有几株树遮荫的四方形广场的尽头，耸立着一座坚固的小教堂。小小房舍的屋顶盖着红瓦或者灰茅草，墙壁有的黄，有的紫，有的青，看粉刷上去的泥土是什么颜色就

是什么颜色。每家屋后有个菜园，种上蚕豆、豇豆和青菜，园子周围种着郁郁葱葱的大树、结甜果的仙人掌和青青的龙舌兰。看到这色调明丽的村庄是令人愉快的，住在这儿就更美。现代文明知道有这片天地吗？自然，文明可以肯定或者否定这种生活的优越性。可是在这儿安居乐业的人，自古以来就明白幸福来自正义，而正义又来自人和。这样的看法，已经由时间、传统、人的意志和大地可靠的恩赐规定下来了。鲁米公社社员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

这也是罗森多在心满意足地凝望他家园的时刻所感到的（尽管归根到底，这些事情不过是他的思想的材料，我们还是说他感到而不是想到）。道路两旁的坡地里，稠密的、颗粒累累的麦穗轻轻摇曳。在两行屋子和屋后五颜六色的菜园的那一边，在一块荫蔽一些的地里，头顶披带着流苏的玉米秆在簌簌作响。已经播种的地很宽广，会有一个好年成。

印第安人罗森多·马基蹲坐着，象尊古老的偶像。他肤色黄褐，瘦骨嶙嶙，宛如一株枝干扭曲、木质坚硬的略克树。他有几分象树，有几分象人，又有几分象石头。他那扁鼻子下面的厚嘴唇紧闭着，表情沉着坚定。颧骨高耸如山，旁边一对眼睛熠熠发亮，象湖水一般深沉而又平静。他的眉峰是攒聚的峥岩。这美洲的亚当，可以说是按照当地的地形塑就的；可以说那如此猛烈的地力，喷发形成了一个带有山岭风貌的人。他双鬓凝雪，恰似乌尔皮耀峰的素裹银装。他也是个可尊敬的族长。许多许多年以来，社员们都选他担任公社社长一职，年岁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协助他工作的四名公社委员，也没换过人。鲁米人说："今天管事管得好的，明天也该管得好，"让这几个最优秀的人物一直供职。罗森多·马基在工作中表现得警觉，精明，公

平，慎重。

他喜欢回忆他是怎么当上社委，以后又怎么当上社长的。一片新垦的地里种上了小麦，小麦疯长得过于稠密，绿得发蓝。罗森多就走到当时的社长那儿去说："大爷，小麦长势太旺，会要倒伏的。麦穗会腐烂在地里，白白糟踏掉。"公社的第一把手微笑着，把这桩事提出来跟社委们商量，社委们也微笑着。罗森多坚持道："大爷，要是您不相信，就让我救一半麦子。"他苦苦请求，最后，社委会接受了他的建议，叫把社员辛辛苦苦种上的那片麦地的一半麦苗刈了。社员们弯腰干活，在浓绿的嫩苗地里肤色显得格外发黄。他们暗地嘀咕："这都是罗森多那小子出的新花样。""糟踏时光。"旁的爱发牢骚的人嘟哝着。可是，时间作出了最后的裁判。刈了的那部分地又出了苗，苗儿茁壮成长。另外的那部分麦苗长势太猛，长得太高，失去平衡倒伏了。这时，社员们承认他对了，说："唔，得选罗森多做社委。"罗森多自己心里有数，他在索拉维庄园看到过同样的情况。

他当选社委后服务得很好。他很积极，喜欢样样都管，而又经常保持着应有的慎重。有一次，出了件不寻常的事情。一个名叫阿夫东的印第安人，干了件稀奇事，从吉普赛人那里买了支旧鸟枪。实际上，他是用一袋子小麦外加八个索尔①的现洋把鸟枪换来的。当然，这是桩荒唐的交易，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阿夫东一心打起野鹿来了，他的枪声在这个山头那个林子里砰砰乱响。一到傍晚，他就背着一两只野鹿回来。有的社员说他干得不赖，有的说这可不行，阿夫东打杀了不害人的野物，会惹得山神发怒的。社长是个叫阿纳尼亚斯·查利亚亚的老头，猎

① 秘鲁货币单位。

人经常送给他鹿的里脊。他一声也不吭。这倒可能并不是礼物起了什么大作用。老实说，他采取的管事方法就是不开口。这样，阿夫东继续打猎，社员们也继续说闲话。反对打猎的议论慢慢多起来了。有一天，一个不满分子皮利科，在另外几个人的陪同下，到社长那儿提出了抗议。"怎么阿夫东爱打野鹿就能随便打的？"他说，"不管怎么说，野鹿吃了公社地里的草料，他得把肉拿出来给大家分呀。"社长阿纳尼亚斯·查利亚亚思忖着，这一回不知道怎么运用他那闭紧嘴巴的管事法了。这当口，社委罗森多·马基要求发言。他说："我听到了这些闲话。社员们把时间耗在这上面真是犯不着。说阿夫东买了鸟枪，那是他喜欢买，就象随便哪个到镇上去买个镜子，买块手帕一个样。是呀，他打了野鹿，可野鹿又不是谁家养着的。谁能证明野鹿老是吃公社的草呢？它兴许是吃了邻近庄园的草，再到公社来的。在理的，就有理。公有财产是通过大伙儿劳动，从地里生产出来的。这儿打猎的只有阿夫东一个，他凭自己的枪法打来的东西，应该归他。我想向社员们指出来的是，时代在变，咱们不能太死板了。要是阿夫东跟我们在一起过得不舒畅，他会觉得心烦，甚而至于会走掉的。可是，只要公社的集体利益得到尊重，就该叫每个人在这儿都感到惬意。"印第安人皮利科以及他的同伴，对这番话不知怎么对答，就一面走开一面说："他想得对，说得好。他可是成个好社长的材料。"顺便在这儿提一句：送鹿肉的地点从此改变了，送到了罗森多家，而其他的印第安人看到阿夫东的成绩，也学着买起鸟枪来。

以后，老阿纳尼亚斯·查利亚亚到地底下去永远保持沉默的时刻到了。象大家所预期的那样，社委罗森多当选社长，接上了他的位置。从此，他为人公正的声名大增，一直连选连任社

长，方圆几十里的印第安人，都谈到他见多识广，公平正直。很多时候，旁的地方庄稼人发生争执，都来请他评理。他就利亚克塔庄园两个佃农诉讼的案子所作的判决，是最有名的。那两个人每个都有匹黑母马。两匹马碰巧几乎同时下了驹。那是两只漂亮的、活蹦乱跳的马驹儿，毛色也都是黑的。一只小驹也许给马群中一匹暴躁的母马尥蹶子尥了一下，突然死掉了，两个主人都说活着的马驹是自己的。一个人控诉另一个在夜间使了坏心眼，叫那小马驹跟上不是生它的母马了。他们走到智慧的社长罗森多·马基那儿请求公断。他听了那两人的诉说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估量了一下他们的要求和反要求。最后，他把小马驹关到公社的栏内，说："你们明天都把母马牵来。"第二天，两个当事人没带上母马就来了。罗森多·马基严厉地责备他们道："回去把母马牵来。"他为自己多费了口舌表现很不高兴。当事人回来后，他教把母马按等距离拴在马栏门外，再亲自去把栏门打开放马驹出来。两匹母马一看到那马驹同时嘶鸣起来。小马驹停下来看了看，随即很快地认清了娘，欢欣地蹦跳着跑到了两匹激动的母马当中一匹的旁边去了。这时，罗森多·马基社长庄重地对马主人说："这马驹子是你的。"他再对另外那人解说道："小马一生下来就知道它亲娘的叫声，它跟那叫声。"败诉的是那被控使了坏心眼的人。他不服，告到法院去了。法官听他说了情由以后说道："这真是不亚于所罗门① 判的案子。"罗森多听到了这件事。他知道所罗门是谁，感到非常高兴（顺便说说，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聪明人）。打从那时候起，又过去许多许多年了……

---

① 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的国王，以机智聪明著称，详见《列王纪》。

现在，时候到了，轮到罗森多·马基社长上了年纪了。他还坐在麦地旁边的大岩石上，在回忆着过去的日子。他一动也不动，似乎跟石头浑然合为一体，合成一整块石头了。黄昏在来临，日头带上了金黄颜色。下边村子里，牛倌伊诺森西奥在把小牛关起来，而母牛则不安地哞哞叫唤，不忍离开小牛。一个系着红裙的印第安妇女，走在一条穿过广场的小道上。一个砍柴的弯着腰，背负着一大捆柴禾在街中间走着。还有个骑马的，在阿马罗·桑托斯家门口停下马来。社长推想，那准是阿马罗·桑托斯本人，因为桑托斯跟他要过一匹马到邻近的镇子上去办点事情。那人下了马，缓步进屋去了。果然是桑托斯。

生活一直如常，平安而又恬静。罗森多思忖着：又一天要过去了，明日另一天要来还要过去，而鲁米公社还会是老样子。要不是碰上了那条该死的蛇，有多好哇！他想起神鹰从天而降，象利箭般又快又准，攫住它们瞥见的蛇凌空直上，带着那没命地扭曲着的长虫，飞到它们栖身的高峰之上去把它吃掉。神鹰有着锐利的眼睛。可惜他不是神鹰。小时候，他在欢庆节日的跳舞队里是扮过神鹰的。他披着有鸟头和羽毛的完好的神鹰皮。那带着弯钩嘴壳和乌黑冠子的鹰头，罩在他自己的头上，点缀着白羽的黑翅，从肩头一直套到指尖。他舞着，扑动着双翅，发出嘶哑的叫声来。他云里雾里还仿佛看到了老乔基。乔基说，古时候，鲁米的印第安人认为自己是神鹰的子孙。

罗森多·马基忽地想到，也许他是唯一了解乔基的话的涵义和同公社有关的许多其他问题的人了。要是他突然死去了，怎么办呢？的确，他在将熄的炉火旁边，尽他在衰退中的记忆力所及，讲过好多发生过的事情，可是讲得一点系统都没有。他要趁早在夜晚向着炉火，嚼着古柯叶，讲述这些事情。他的儿子阿

夫拉姆明情察理，社委们和安塞尔莫也会听他讲述。回忆吧！他看得多，听得也多。时间把多余的细节涂抹掉了，事情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就象民间艺人在光滑的金色葫芦上雕刻的图案画一样。可是，一些细节经历了过多的岁月，已经是若有若无，给老年剥蚀殆尽了。他记得的最早的往事，与一穗玉米有关——要指出的是，罗森多有点把他个人的经历跟集体的搅混在一起。那时，他还是个小小孩。他爹在收获的时候，把个玉米棒子给了他。他把它看来看去，喜爱那一排排放光的玉米粒。他旁边放着个鼓鼓囊囊的褡裢。褡裢闪耀着漂亮的红色和蓝色条纹。也许因为这是最早印上他心头的两种颜色，他很喜爱这些颜色，常常叫在他的斗篷和毯子上织上这些颜色。他也喜欢黄色，无疑是因为黄色表现出小麦和玉米成熟的色泽的缘故。的确，黑色他也同样喜欢，也许因为神秘的无垠的夜幕就是这样的吧。上了年岁的罗森多想探寻出个道理来。我们说，从他祖先那儿，也许找得到印加金饰光灿灿的黄色吧。他经过仔细思量，终于发现他喜欢虹霓的全部色彩。彩虹本身那么美，却偏偏作祟为灾。它要是落到社员们的身上，他们就要患病。那时，巫医纳莎·苏罗就给他们一个七彩羊毛球让他们解开。他们解着解着，身体就会好起来。他的老伴帕丝库娅拉，眼下就在给他织一个色彩斑斓的马褡裢。她说："颜色要配鲜艳的，我才看得见。年岁大了，眼儿花了。"尽管是这样，她还是把褡裢织得又精致又漂亮。近来她病得很厉害，常说她会要死去了。罗森多包在一块红手帕内挂在砍刀旁边的，就是纳莎·苏罗给她开的草药：乌阿拉霍、马尾草、索皮克瓜、库伦。有个夜晚，帕丝库娅拉梦见跟着她去世的爹走路。打那以后，她就老想到死了。那天，她一早起来对她丈夫说："我会要死了；我爹昨日夜里来领我了。"罗森多回

答道："别说这样的话。哪个不做梦呢?"可是，他心里感到又悲伤又害怕。他俩彼此怀着淡淡的恩爱。这说的是现在，可不是一向如此。在那青春年少时节，他俩相爱相亲，好似那干渴的大地恋着雨露一样。他夜夜寻觅着她，象在树荫下寻觅着甜果，而她有时象头小羚羊似的，在太阳下面，在田野里，依着他，顺着他。他们生了四男三女。长子阿夫拉姆是个熟练的骑手；次子潘乔会用铁腕驯服牯牛；三子尼卡西奥能作精巧的木碗木勺；小儿子埃瓦里斯托懂点打丁字镐和犁头的手艺。实际上，这些都不过是他们业余的技艺而已。他们都是庄稼人，生活首先同大地紧紧相连。他们都成了亲，自立门户了。谈到女儿，特雷莎、奥蒂莉娅和胡安娜查也都出了嫁。女人会女人的事情，她们会纺纱织布，烧饭做菜。自然，还会生大胖娃娃。罗森多对埃瓦里斯托不大满意。他想学铁匠，罗森多就只得把他送到镇上堂哈辛托·普列托的铁匠铺里做学徒。他在那儿除了学打铁外，还染上了饮酒过量的癖好。他不只爱吃玉米酿的奇佳酒，还贪搀点水的烧酒，那种城里人喝的烈性饮料。有时，这蠢东西甚至连酒精也灌下肚去。罗森多对他的大儿媳妇欧拉莉娅也不大满意。那是个又懒惰又爱搬弄是非的娘们，象阿夫拉姆这么个精明的人，竟错把乌鸫当成鸽子开了枪，这也真是怪事。老社长自我安慰道："生活就是这样子!"他没把染上时疫死去的孩子们计算在内，可倒还想着印欧混血儿贝尼托·卡斯特罗。他把他当成亲儿子收养，而他却已经出走多年了。这孩子生就一双野猫子脚，经常在外边闯荡后又回家来，直到有一次他为了躲一场灾祸，才一去没了踪影。说实在的，罗森多把瘫痪了的竖琴手安塞尔莫也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打从他成了孤儿以后就收养在家了。他在夜晚弹琴弹得那么美妙，帕丝库娅拉有时听着听着，

就流起泪来了。谁知道那琴声在她心里勾起了什么样的思绪柔情!

麦浪依然起伏,在落日的金晖下成熟。一穗麦子象另一穗,合在一起是美好的。一个人象另一个,合在一起也是美好的。罗森多·马基以及他的儿女的经历,跟鲁米的社员的经历也彼此相似。可是,罗森多思量道,人有头脑和心灵,而小麦只植根于大地生活,这也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山下有个村庄,他就是那公社的社长,而公社的前途也许吉凶难测。昨日,今天。老话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传了下来。老乔基有一回讲过一桩事,人家又把它讲给他听了。从前,到处只有公社,并不是一方面有庄园,另一方面又有被包围的公社。可是,来了些外国人,他们废除公社制度,把土地分成一块块据为己有。印第安人不得不为这些新来的主人干活。于是,从此世界上就开始有了穷人。穷人问道:"公社出了啥毛病呢?"唯一的答复,是逼他们干活干到累死,要么就不作答复。地还没被抢走的少数印第安人,依旧维持公社制度。劳动,应该使人感到幸福和快乐,而不应该把人折磨死,让人受苦。这就是公社的来由,也就是他们公社的来由。老乔基还说道:"对印第安人来说,倒霉的是公社一天天少了。我就看到许多公社被领主们毁了。他们拿法律和权利来作幌子。法律!权利!这种事儿咱们懂个啥?一个庄园主说权利了,那就是说有什么事儿给翻了个儿;如果说有什么法律,那也只是用来算计咱们的。但愿鲁米四周围的这些庄园主,没哪个想到要把法律搬出来。社员们哪,对法律可得比对瘟疫还要当心!"乔基现在已经化为尘土,人们几乎不记得他了,可他的话语依旧活在人们心头。鲁米还存在着,法律只不过是抽了它几鞭子;可是邻近的其他公社都消失了。

社员们在山上走的时候，老年人往往对青年人说:“瞧，”他们指着安第斯万山丛中的某个地方，“那边原来是某某公社，而今是某某庄园了。”那时，他们咒骂几句，更加执着地热爱他们的土地。

罗森多·马基说不清法律是怎么回事。他心想那是种暗地损人、伤天害理的鬼花招。有一天，不知道为啥颁布了一项土著人头税法，根据那项法令，印第安人就只因为是印地安人，年年要纳一定数额的税。后来，一个叫做卡斯蒂利亚[1]的人，把那项税收取消了，同时还废除了对一些可怜的黑皮肤的人的奴隶制度，那种人，社员们可谁都没瞧见过。可是，打过仗以后，又把人头税恢复了。社员们和佃户们说:“咱们是印第安人，这有啥罪过？难道印第安人就不是人？”可不，这税是对人征的嘛。鲁米的印第安人皮利科，象被定了罪似的骂开了:“真他娘，咱们都得抹粉涂成白鬼子了！”可是，谁也不听他们的，他们还是得出钱。有一天，又不知道为啥，那该死的法令又撤销了。镇上有人说，撤销那法律，是因为有个叫阿图斯帕里亚的，和一个叫乌奇库佩德罗的，两个都是印第安人，带着大队伍造反了。传播这消息的，给抓去坐牢了。谁知道真正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法律还是挺多的。历届政府都想得出很多门道。比如征盐税，古柯税，火柴税，奇佳酒税，红砂糖税，这对阔人不算回事，可穷人就受不了。还有什么官卖店。兵役法也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一营开拔的兵，就是一营开拔的印第安人。走在队伍前面的，时不时有几个来自统治阶级的长官，骑着高头大马，佩着白晃晃的指挥刀。这

---

① 拉蒙·卡斯蒂利亚(Ramón Castilla，1797—1867)，秘鲁1845—1851年与1854—1862年总统，曾废除奴隶制，解放黑人。

些人领薪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嘛。罗森多瞧不起法律。哪项法律对印第安人有好处？初等义务教育法并没实行。鲁米公社的学堂在哪儿呢？邻近各庄园的学堂又在哪儿？镇上有个摆样子的学堂。他不愿意想这码事，一想起来就冒火。尽管如此，他还是得想，得说，得抓紧机会办这事儿。公社授权给他聘位老师来，他找来找去，在省城里找了个小律师的儿子，答应支月薪三十索尔下乡当老师。他对罗森多说："你得备办课本、石板、铅笔、作业本儿。"店子里只有铅笔，价钱很贵。他多方打听，得知督学应该提供所有教学用具。他在个酒馆内找到了他。"你改天来。"督学老大不高兴地对他咕哝道。马基到约定的那天再去。那官儿蹙起眉头听了他这异想天开的请求，告诉他说，眼下他手头没有东西；他得向利马去要，来货可能是下年的事了。社长到小律师的儿子那儿去，告许他这回事情。那青年人对他说："你莫非当真要办个学堂？我还以为你是说着玩儿呢。叫我去跟榆木脑瓜的印第安孩子厮混，钱少于五十索尔不成。"马基只能等以后再来回话，因为他已经报告说学钱是三十索尔了。日子过去了，上头答应给的东西第二年也没领到。督学最近通知他要个呈文去，言明学生人数以及其他事项。拖到这光景他才告诉说，公社还得盖个专用校舍，这方面也不能马虎。倔强的社长什么都应承下来。他数了数孩子，人数在一百名以上，然后他花去五个索尔请个师爷，代他写了文书呈上去了。另一方面，他取得社员授权付给老师五十索尔的月薪。他找了几个社员，其中有最好的泥瓦匠，去盖那专用校舍。他们都很热心地捣泥做起砖坯来。目下情况就是这样，兴许能办成个学堂。但愿教具能发下来，老师不再打退堂鼓。孩子们能学会读书写字，学会人家对他说过的那要紧的算术四则，是桩好事儿。罗森多——他

有什么法子呢？——算数，数目不大就掰手指头，两个两个一数，数目大了，就得用石子或玉米粒儿来数，就这样有时候算起减法和除法来，脑瓜里还是一锅粥。学懂事情多好哇。有一回，他到镇上一个店子里去，刚好碰上省长、法官和另外几个老爷在那儿闲聊。他买了把砍刀往外走的时候，他们正开始聊起印第安人来。他顿时装做感到草鞋的鞋带松了，坐在门坎上假装理鞋带。谈话声从他背后传出来："你看到过这种糊涂事吗？我看了刚来的报纸……这些印第安人……""什么事情，老兄？""议会里在讨论要废除无偿劳动，甚至在谈起什么最低工资来了。""又是哪个众议员想出名，在玩鬼花样。""我看这议案通过不了。""怎么说，这也是进步，进步呀，"那人用食指指着正在心不在焉地摆弄鞋带的马基说，"这些人五心不定，能闹闹事的。""你别死心眼。你看，尽管总算承认了土著公社的存在，但是公社的遭遇又怎样。奶奶说得好，弹吉他是一码事，拉提琴是另一码事。"接着，发出来一片哈哈声。"不管怎样，"那个深谋远虑的人又开言了，"这也是进步呀，进步呀。"他又指了指马基这局外人说："谢天谢地，这些人没文化，什么也不知道，要不然，那就有你好瞧的，有你好瞧的。""要是那样，政府当局会管的。诸位，当局可有硬的一手呢。"

那几个人叽咕了几句，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罗森多的背后就响起了脚步声。有个人用文明棍在他肩膀上敲了一下子，使得他转过脸去。他看到是省长。省长威风凛凛地对他说："你在装蒜，是吗？这儿又不是坐处。"罗森多·马基穿上刚理好的草鞋，拖着疲乏的步子走上街头。唔，倒是桩有意思的事儿，可是印第安人竟蠢得看不清它的含义。榆木脑瓜子！妈妈碰上个女儿指头笨得转不了纺锤，从羊毛团里抽不出均匀的线，就用伊斯基尔刺

树枝条抽她的手心，一直抽出血来。枝条真了不起，真是灵丹妙药，它把这姑娘治成了纺纱能手。罗森多绽开大厚嘴唇微笑了；对脑袋瓜也应该这样对付。给社员们一本书，让大家念起来，写起来，算起数来。当然，脑袋瓜不是一下子就能开窍的，而要百度千回地学习才能开窍。他保存着一大堆地契，那是公社合法存在的把本，该把它们理成一大捆。“排好队，社员们，现在你们该学习了。”一，二，一，二……这就学出一些学者来了。罗森多·马基的笑容消失了。眼下地契不在他手头。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伊罗尔丹（这一大溜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就地界向省里的初审法院告了状，要鲁米公社出示地契。阿尔瓦罗是乌迈庄园的主人，乌迈是当地最大庄园之一。这样，罗森多·马基带上地契，找上个师爷做维护鲁米公社产权的总代理和辩护律师。这师爷叫俾士麦·路易斯，名字倒又响亮又别致。他是个矮胖子，酒糟鼻儿，管自个儿叫什么“辩护律师”。马基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书桌旁边，桌面上堆满了公文，还搁着一盘燉肉和一瓶奇佳酒。他看过地契以后，说：“我要把这些地契归到状子里去。这就会把阿梅纳瓦尔那家伙揍的起不来。”他提到庄园主时那咄咄逼人的口吻，使马基感到很满意，“他要是硬干，官司能打上一百年，过后还得认输，还得赔偿损失。”最后，俾士麦·路易斯提到他打赢过很多官司，至于鲁米这场官司，那是一上手就会结束，也就是说呈上地契去就万事大吉了。他收取了四十索尔的律师费。他滔滔不绝地瞎吹，不自觉地一打头就漏了“一百年”这不得体的字眼。马基反复估摸了这几个字。

现在，他沉浸在美丽的、暗明的暮霭中间，朦胧地回想起了不祥的预兆，某种捉摸不定的愁闷之感又涌上心来。可是，那熟麦的索索音响，泥土的强烈气息，合成一曲生命的颂歌。疑惧、

麦穗、迷茫的暮色和扑鼻的香味，象阵阵浪涛奔袭而来。罗森多·马基终于凭依着大地的真理，宽心地认为不会发生什么灾祸。就算法律是瘟疫吧，鲁米也抵挡过几次瘟疫了。他们抵挡的是以疾病形式出现的瘟疫。不错，瘟疫来一回就要带走许多社员，刨坟坑的活是够累的，妇女们哭得心碎肠断。可是，那挺过了这场灾难、能从木板床上爬起来的，又带着新的活力重新开始生活。韶光飞逝，关于死者的回忆淡成了噩梦的影子，那惨戚的时日已经遥远。马基就看到天花来过三次，闹了一番又过去了。

那些染过一次天花的放心了，总以为再也不会染上这病了。唉，哪能是这样啊！旁的不说，就说个姑娘的情况，她还是个标致人儿呢，可染天花就连染三回。结果，脸麻得把真名实姓都麻掉，换得了个“蜂窝”的绰号。她怨自己命苦，希望倒不如死了干净。鬼使神差，来了黄热病。那病闹了两次，比天花可厉害多了。社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活着的受到消耗体力的高烧的折磨，几乎没有气力去掩埋他们。谁也没想到要守灵了。人们费了很大劲，把死者尽快送往公墓，免得死亡蔓延开来。生来老爱口吐怨言的皮利科，甚至提出了大家还没想到的问题：“谁来埋最后死掉的人呢？”他嘟囔道，“最好现在就死掉，免得暴尸在外。”是的，他死去了，可是命运之神无疑不是为了要让他满意，而是嫌他老爱嘀咕，才安排他死的。黄热病期间，发生过许多怪事，最怪的要算那桩死人复活的事了。一个印第安人病了许多日子。突然，他喉咙里痰响，说不出话来，伸腿了，甚至真象死人那样硬邦邦的了。他的女人少不了号哭起来。埋他的人赶来，把他用尸布裹着放到搬尸架上抬往公墓。他们刨坟坑不过刨了一尺多深，就暴发了一场暴风雨。他们在雷雨交加中，把尸首放到坑里，薄薄掩了几铲子土就走开了，打算第二天再转回去埋

好他。然而用不着他们这么干，约莫在午夜时分，死者的女人正偎着两个小孩睡觉，听到了敲门声。之后，一个嘶哑而愁惨的声音在叫她的名字："米卡埃拉，米卡埃拉，开开门。"那可怜的女人怎么说也熟悉那声调，几乎晕过去了。她以为死者受难的鬼魂出现了，就喃喃祈祷起来，孩子们醒过来放声号哭。外面，痛苦的央求还在继续。"米卡埃拉，是我，是我，开开门。"明摆着是那死鬼，这她知道。邻舍有两个妇女在守夜照顾病人，听到闹声走了出来。"谁？"其中的一个动问。"是我。"死人答了腔。她俩吓得要命，拔腿就跑，一直跑到罗森多·马基家才停下来，把他叫醒告诉说，今儿个死人跑出来游魂，已经到了他家去找他女人，要把她带走。她们看见了他，还听到了他说话。他穿着衬衫和长裤，待在那儿叫可怜的米卡埃拉，推居丧家的门。马基在这当口下定决心做活人也做死鬼的社长，摆出全部威严走出去，要管管那事情。两个女人在后头跟着，小心翼翼地拉开一段距离。他该去说服那魂灵回公墓去、安安静静地独个儿死去吗？他们走拢去的时候，听到游尸在叫唤："米卡埃拉，开开门。"而她则不再祈祷了，只是在连声哀告："你走，走。"那被拒之门外的魂灵一看到社长，就迎上去对他说："罗森多，罗森多大爷，请您跟我女人说清楚，我没死，我还活着。"那声音显然带有点另一个世界的腔调。罗森多把着那可怜的社员的肩膀，即使在黑夜也能依稀看出他的脸膛上充满了痛苦，表情悲哀。他定了定神就开始讲述起来：他一醒来，感到冷得慌，就伸出胳膊，触到了泥巴，随即感觉到脸上也有泥巴。他吓懵了，左右摸索，摸着摸着闻到死人气味，好似旁边就有具尸体。原来是躺在坟坑里了。他猛然惊起，爬出坟坑。四周围都是些歪歪倒倒的木十字架，远一些的地方是公墓的石头围墙。他吓晕了，赶紧飞逃。可是刚刚走出墓地，

病乏的身子就支撑不住跌倒了。他趴在地面上，看到村子里尖耸的屋顶和茂密的树冠，阴森森的一大片，看到风雨过后星斗疏朗的晴空。那时，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而且他还想要活下去。他使劲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慢慢走到了家。事情就是这样。社长伸过胳膊去扶住他的腰，等到他认为那吓坏了的妻子镇定下来了以后，就引他走到门口。社长亲自叫那女人，那女人点起亮来，轻轻打开了沉重的胡桃木大门。米卡埃拉脸色煞白，一支闪烁的蜡烛在她手里微微颤抖。两个孩子把眼睛睁得又大又圆，在一旁观看。房子中间有两张床，那人走了进去，一句话也没说就躺到了一张床上面。可以觉察出来，他在克制自己。也许他想讲话，想哭。他的女人给他盖好被子，社长就坐在床头侍候。那时，那两个报信的女人回家去拿了用白酒调和的药来。病人一口气把药喝了。罗森多·马基慈祥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安心睡觉吧。我们就是这样受苦受难的。"他女人体贴地把一条毯子盖在他的脚上。那受尽折磨的人慢慢安定下来，终于沉沉入睡了。他没有死，熬过了这场黄热病；可是为坟场所惊，留下了后遗症，一到黑夜就心惊肉跳，象害怕死亡似的害怕睡眠。可是，到收获季节来临、生命之神捧出了丰盛的果实的时节，他的后遗症也痊愈了，又好端端地过起日子来，尽管过了没多久。由于疫病带走了一批壮士，下地的人不多了，收割得很费劲。那人鼓舞他的同伴们道："割吧，快割吧，咱们得活下去。"那会儿，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可是，他的心脏一直很弱，有一天终于停止了跳动。他被一大麻袋玉米压得起不来，这才真正死去了。罗森多·马基想要记起他的名字来，可那名字就象夜间的流萤似的抓不住。他只记得他那两个儿子长大了，到他们长成能干活的棒小伙子的时候，蓝党来把他们抓走了。这是另

外一场灾难。人们长时间谈论着跟一个叫做智利的人开仗的。据说，智利打赢了仗，走了，从此谁也没听到再提起他。社员们都没看到打仗，因为仗没打到这儿来。有一回，他们倒是听说，有一位名叫卡塞雷斯的将军，带着队伍从附近经过。还听说，他在瓦马丘科草原碰上智利，打了一场恶仗，结果卡塞雷斯打输了①。多年以前一个晴朗的早晨，罗森多·马基瞥见远得几乎消溶在地平线上的远方，有一大堆子白雪，据说那是瓦伊利亚斯山。瓦马丘科就在那边。远呀，远呀。在该死的蓝党来到之前，社员们一直都以为智利是个将军。蓝党兵的头头有一天听到他们谈论智利将军，就对他们嗥叫道："告诉你们，蠢猪，智利是个国家，智利国的人是智利人，就象咱秘鲁是另外一个国家，咱们是秘鲁人一个样。哼，印第安人，蠢得畜生似的。"大兵才是畜生，才是饿慌了的畜生。蓝党兵刚一来，他们的官儿就说："摊派鲁米公社每天出一头牛，要么出十只羊，给我们起伙，粮食我们要多少就供多少。"天杀的！有的叫蓝党，因为他们的草帽顶边上或者胳臂上围着条蓝布；有的叫红党，因为他们也围着布条，只是颜色是红的。蓝党给个叫伊格莱西亚斯的卖命，红党给个叫卡塞雷斯的卖命。突然间，一个镇子上组织起一伙蓝党，另一个镇子上组织起一伙红党。要不然，就在一个镇子上有这两伙人，瞧他们斗的！他们相互窥伺，追击，你杀我我杀你。他们下到各村和各公社，象落到嫩苗地上的雹子。卡塞雷斯万岁！伊格莱西亚斯万岁！这对他们来说是够美的。五十个，一百个，两

① 这里指的是1879—1883年秘鲁、玻利维亚同智利之间的战争，史称"太平洋战争"。卡塞雷斯(Andrés Avelino Cáceres，1833—1923)和本书即将提到的伊格莱西亚斯(Miguel Iglesias，1822—1901)，都是太平洋战争中秘鲁的将军，战后两人为夺秘鲁总统职位曾发生纷争。

百个人一帮，由一个官衔叫做上尉、少校或者上校的头头带领着。他们自然也来到了鲁米。头头是个白鬼子，长相难看，脾气暴躁，叫做特列斯少校。可是，他的副官西尔维诺·卡斯特罗，就是那诨名“古柯球”的，要是当了头，那就会比他还坏百倍。卡斯特罗是个壮实的混血儿，他的面颊老是给嘴里的一个大古柯球撑得鼓鼓的。可是，他那诨名的来头更大，据说是那古柯球曾经救过他的命。有一回选举当中，卡斯特罗是一个候选人的打手和一帮抬轿子的人的头头。他转过一个街角的时候，冷不防碰上了对方干同样营生的对手。那人立刻拔出手枪来，迎面朝他开了两枪，看到他倒下去满脸流血，以为他死了。可是卡斯特罗这杂种竟能够爬起来，这连他自己也感到出乎意外。他摸了摸发痛的脸，看到一手血。他满嘴也都是血，带着微温的咸味。他把血连同古柯球吐了出来。球内掉出来个怪东西，他仔细一瞧，发现原来是枪子儿。枪子儿打穿腮帮，被那粘糊糊的团子挡住了。第二枪打飞了。卡斯特罗为了给这故事添油加醋，还说进弹的那边他没板牙，要不然枪弹就会钻进上腭，把他打死。对此特列斯少校说，他没板牙的事不是真的，因为有一次他行使他的全部权力，叫卡斯特罗张开嘴露出牙来。只有一个虫牙，其他牙齿都完好无缺。从那以后，就对近距离射击的功效如何争论开了。有个士兵说，即使没有古柯球，枪子儿也只会打缺几颗牙齿，不能造成更大伤害。卡斯特罗反驳说，他那边腮帮就是没有板牙。他还说，要是他的对手对自己说的话有把握，那就让他迎面开一枪试试看。对于这一点，特列斯少校说，黑枣儿要省下来给红党吃。说一团古柯球能救命，听起来怪新鲜的。开头，人们当真相信这个故事，卡斯特罗对这桩勋业也颇感骄傲。可是，够他倒霉的是，他腮帮上的大疤痕常常使人记起这桩事来，并因而

引起疑问和争论。要是古柯球挡住了弹丸，那么板牙也能挡得住……总之，爱国的蓝党党人，就谈论着诸如此类的事情来过日子。自然，他们是为了伊格莱西亚斯，为了救国而进行战斗。他们个个都自以为有能耐当个部长，起码也当个省长。最糟糕的是，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想开拔的迹象。难道政府是设在鲁米不成？西尔维诺·卡斯特罗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一喝醉就在村子里晃来晃去，乱打枪。他瞄准鸡群，吹牛说他能命中它们的头。尽管他的枪法并不回回有这么准，可是他每次都能把鸡打死。姑娘们眼色惊惶地瞅着这些士兵。有一天，公社里长得最俊的姑娘查贝拉，跑到她娘那儿哭诉说，古柯球在一块玉米地的篱笆后面把她糟蹋了。其他闺女的尖叫声，也时常惊破沉寂的黑夜。一到破晓，老天的颜色好似系在这帮畜生帽沿和胳膊上的布条，总是蓝蓝的。有一天，古柯球叫村里的年轻人都排上队，从中挑出最身强力壮的，叫他们做勤务兵，照看官长的马匹。罗森多·马基到特列斯少校那儿为他们求情，可是古柯球插进来说："滚出去，印第安蛮子，要不老子要以你没爱国心毙了你。他们在为祖国服役嘛。"接着就想要揍他，而特列斯少校要么不敢，要么不愿帮他说句话。就这样，直到有一天，到一个既幸运又倒霉的日子，红党钻了进来。骑马的疾驰过来，紧跟着徒步的飞跑过来。"卡塞雷斯万岁！"他们的衣袖和帽沿上带着血。蓝党你呼我喊，嚷嚷着相互打气。"得守住工事！"特列斯少校说。"死守住！"古柯球怒吼道。罗森多·马基寻思："什么工事？"他只希望他们全都被消灭掉。红党在炮火硝烟中挺进。一个蓝党士兵敲起教堂的钟来。特列斯和古柯球把他们的兵分开。一伙人爬到顶楼上去从天窗中窥望。最有胆力的少数人上了树。这些事，都发生在村子面临红党攻上来的那一边。"卡塞雷斯万岁！打倒卖国

贼！①”“伊格莱西亚斯万岁！祖国万岁！”他们这么穷嚷嚷，干吗？他们该知道这是为啥。当骑手们奔驰到射程之内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阵密集的弹雨。有人摔了个嘴啃泥，有人自己下了马。那些自己下马的，跑到石头后面或者小山包后面隐蔽起来，开始连续射击。步兵上来了，一面放枪一面从两翼包抄。有些蓝党兵从树上掉了下来，有些在石墙后头失了声息。一帮红党摸到了教堂跟前，从背后把两个蓝党兵捅死，占领了教堂。那当口，待在桤木树上的古柯球意识到他们会被包围，就下令撤退。不用说他是勇敢的，他跟十个弟兄狙击着想要靠近的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特列斯和大部分人算不上全是蓝党了，他们有的挂彩成红党了。他们逃过了一个山头，山那边马伕们备好马在等待着。古柯球和他的人也跑了，因为红党党徒已经上马，挥舞着白晃晃的马刀在疾驰过来。可是，道路穿入狭谷，追击不很得手，骑手们只俘虏了两个步兵回来。

罗森多·马基从他眼下待着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处所，看到了这一切。他一看到红党从远方出现，就自己思量：“我夹在这当中干吗？”他爬上山坡，藏进灌木丛内窥看。其他的社员除开做了勤务兵的，都躲在家里。

马基下来的时候，村子里弥漫着硝烟和血腥气味。那复活的人的寡妇米卡埃拉，象另一些年轻人的妈妈一样哭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哪儿？”那会儿，骑手们恰好带着俘虏回来。俘虏们说，特列斯少校看到有伤亡，马匹多下来了，就强迫那些跟他一道的人上了马，只留下五匹马给古柯球和他的人。跑迟了的没马骑，两个人这才被俘了。母亲们咒骂着，号哭

① 太平洋战争以秘鲁、玻利维亚战败结束，同智利媾和的条约秘鲁方面是由伊格莱西亚斯任总统时签订的，因此卡塞雷斯一方喊这样的口号。

着，请求红党头头波塔尔少校把俘虏崩了，把当时由印第安人和士兵们用担架和搬尸架抬来的蓝党伤兵也崩了。伤兵们流着血也不哼哼，他们和那两个俘虏都睁着悲哀而热切的眼睛，望着那打胜了仗的军官。母亲们不断地尖声叫嚷："崩了他们！崩了他们！"伤兵放在地上，其中有个流血流到个小坑内，积成了一洼。"崩了他们！崩了他们！"波塔尔点上了支香烟。印第安人围拢去，围成了黑压压的一堆。米卡埃拉对那不动声色的军官尖声呼叫着，到后来象头暴烈的美洲狮那样，扑向一个伤兵，想用痉挛着的手爪去扯裂他的咽喉。两个士兵把她挡住了，她又扑倒在血洼上，喘吁吁地喝着血。接着她转过鲜红的脸来，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随即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波塔尔少校对敌人残酷无情是出了名的，可是天知道这一切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他没有下令枪毙他们而是说道："打开教堂，把伤兵都安顿到那儿去。军需品里面有消毒剂和绷带。把那两个俘虏看管起来就行了。"接着他向勤务兵说："给我拿皮斯科酒① 来。"往后，社员们把尸首收集拢来运到公墓去，一共有二十五具。波塔尔吩咐："把他们埋葬在一块儿。他们终归都是秘鲁人，就算死了也最好有机会相互团结起来。"社员们挖了个又长又深的坑。在下葬时少校和马基到场了。人们安放红党兵尸首的时候，少校评说着他们的短长："这杂种小胖子可凶哪！他参军时，只带着根铁棒，一开仗就给自己夺了枝枪。""这个大个子喜欢娘们。""那人死了，真可惜，他叫罗萨斯，可会讲俏皮话呢。"他看到蓝党兵的尸体，就说："这么结实的小伙子，真是当兵的好材料！"要不就说："这一枪好准，正好穿过脑门！我手下谁开的这一枪？他该得奖。"罗森多·马基出于礼貌，频频颔首，心里对蓝党的俘虏和伤

① 秘鲁皮斯科出产的一种优质白兰地酒。

兵还能活着深感庆幸。他回去的时候，叫人把地面上染着的几处血痕冲洗掉，因为这是人血，也就是人曾经生活过来的标志，不应该被践踏。他接着到教堂去，看到友爱之情不仅存在于已经死去的秘鲁人中间，也存在于伤兵之间。他们至少暂时忘记了自己是蓝党或红党。他们在阴暗的教堂里，用有条纹的毛毯裹着身子，分成两行躺在地上。受伤不重的就互相请对方抽香烟，一面抽烟一面攀谈着。另外那些躺着一动也不动，有的头上缠着白绷带，瞪着天花板或者瞧着祭坛上的神像。有个人闭着嘴在低声哼哼。祭坛前面，有个印第安人在点蜡烛，是伤兵中的信徒叫他点的。庄稼人的保护神，圣伊西德罗的神像，放在壁龛里面。他披着西班牙斗篷，带着当地的白草帽，草帽边沿围着根国徽颜色的缎带①。斗篷下，露出条紧脚口肥裤，鼓鼓地塞在一双漆亮的皮靴里。他的左手轻轻靠在胸前，右手伸出来攥着把铁锹。圣伊西德罗一脸络腮胡子，面色红润，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个富裕农民丰收之后乐呵呵的神情。另外还有几个士兵进来点蜡烛，并打听有没有圣豪尔赫的神像，这问题已经由伤兵们提出过了。答复也说没有，士兵们才把蜡烛献在圣伊西德罗的神像前面。教堂两厢粉刷得雪白的墙壁上，悬挂着几张描述耶稣受难情节的彩色图画。士兵们希望敬出类拔萃的战士圣豪尔赫。其他的圣徒都是武装起来去跟人作战的，唯独圣豪尔赫却迎击一条恶龙，用长矛把龙刺死。一个士兵拿出张这位他所崇拜的圣徒的画儿来，把它靠在圣伊西德罗的靴尖上，好让他接受燃烛的献礼。英俊的圣豪尔赫目光炯炯，表情坚毅。他跨着一匹矫健的白马，用尖刺的长矛攻击一头巨兽。那巨兽长着鳄鱼头，狮子爪，蝙蝠翅膀，蛇尾巴，口里喷着火焰。说老实话，罗森

① 红、黑两色的缎带。

多可不大喜欢敬这个神。他找不出有比种庄稼的圣徒更好的了，而且还不大相信能有这么只可怖的怪兽。

不多会儿，进来了几个印第安妇女，其中包括查贝拉。她们点上蜡烛跪下来，悲声地喃喃祈祷。黄蜡烛燃烧着，发出暗红的光亮，冒着浓烟发出油脂气味。这时，圣伊西德罗显得有些悲哀了。他的脚边，圣豪尔赫的神像下面，伤兵们象肉虫子一样，蜷缩在憧憧阴影里，哼哼着，闲唠着，或者不安稳地睡着。祈祷着的妇女和躺着的伤兵，由于穿的衣服和裹的毯子有颜色或者由于缠着绷带，朦胧的剪影还可以在宛似从地面升起的幽暗中看得出来。烛光和白壁，几乎照映不出那没开窗子的长殿堂。马基走出教堂，得知米卡埃拉还没清醒过来，看来是要么疯了，要么傻了。他看到她时，要强忍着才没有掉泪。她把眼睛睁得滚圆，哼个不停。她坐着，张着下巴，两只胳膊松弛地悬着，象头疲惫不堪的、垂死的野兽一般。

那是动乱的日子。红党在鲁米待了一个星期，吃的羊肉和牛肉跟蓝党一样多。他们开拔的时候，留下了四个伤兵，其中三个养好伤就走了，一个看起来象是印第安人的，由于跟一个寡妇有了交情，就留在公社安家了。

圣伊西德罗宽恕他们不规矩，把他们都治好了。只有可怜的卡米埃拉倒霉，一直还病着，神志不清楚。尽管她也好了一点点，不哼哼了，可她傻子似的满村子游荡，逢人就说："他们会回来的。说不定哪天就会回来的。"这就是她的话题。最后她死了。社员们都说："可怜的疯婆子，她死了倒好些。"大兵们在鲁米不仅留下了伤员、灾祸和不愉快的回忆，还留下了孩子。自然的力量胜过姑娘们的抗拒，到时候生下了一批带着外路人的血液的孩子。他们叫做贝尼托·卡斯特罗、阿马罗·桑托斯、雷米

希奥·科连特斯、塞拉皮奥·巴尔加斯。他们的父亲一去不复返，也许已经在内战中丧了命，不会再看到他们了。罗森多·马基还记得一桩事情。公社过兵的时候，有个印第安人去外乡了。他一回来发现他女人怀了孕，就去找马基商量。马基对他说："这并不是你女人的过错。你别休掉你那可怜的女人了，也别伤她的心。孩子应该姓你的姓。"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对没出嫁的闺女来说，事情就麻烦一些。小伙子们不想娶她们，去跟其他的姑娘结婚了。马基反复开导说："这种态度不对。这又不是她们的过错。"她们终于也慢慢地一个个嫁出去了。贝尼托的继父不喜欢他，虐待他，无缘无故地打骂他——那人的心就是这么一团黑，最后罗森多把他接过去收养。他和他的女人象待亲生儿子一样待他，贝尼托在他家长大，叫着爹、娘和哥哥姐姐。可是，他的血统在他身上表现了出来。他从小就以会使弹弓出了名。隔百十来步远他都能打中教堂的钟。事情是够有趣的。马基为了节省时间，习惯于以敲钟为号，叫唤社委们。他规定敲几下就是叫哪个。突然，一颗石子猛地打到钟上，"当"的一声发出了信号，一个社委来了。他弄清了是怎么回事以后，就挥舞着棍子赶出来，可是贝尼托逃到野外去了。出月亮的晚上，公社的孩子们到广场上去做游戏。月亮象往常一样，庄严地升上天穹。孩子们瞅着那奇妙的巨大光轮，快乐地歌唱：

月亮月亮亮，
给我甜果果……
月亮月亮亮，
给我财宝宝……

他们以为月亮能发东西给他们。大一些的孩子叫小不点儿

仔细观看，因为在月轮上有头小毛驴，上面骑着个女人。有的说，那是圣母抱着圣子耶稣基督，有的说那只不过是个织女。

月亮月亮亮，
给我甜果果……

那时，贝尼托·卡斯特罗可能从他藏身的角落里猛跑出来，发出牯牛的哞叫或者狮子的咆哮。儿童们四散奔逃，斗篷和裙子随风飘动。他捉住一个孩子猛摇，好似要把他撕成碎片。然后，他蹦蹦跳跳，怪里怪气地叫着：

月亮月亮亮，
给我财宝宝……

这样的回忆，使得罗森多·马基心头热呼呼的。眼下贝尼托在哪儿呢？他还活着吗？他希望他还活着，以生于钟爱之情的信念相信他还活着。他的老伴甚至常常有把握地说，他说不定哪天会蹦出来，又快乐又健壮，就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她经常想念着她的贝尼托，说他是使她流泪流得最多的儿子。她也许因此而更加执着地怜惜他。那种调皮的孩子，任性的青年，他们的生性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将成为一场艰苦的战斗，只有他们才会使得做娘的产生这样深厚的钟爱之情。马基不愿回忆贝尼托是怎样陷入麻烦的，而他作为严格的社长，甚至更不愿想起他怎么竟有一回徇私而不公正。谁也不能怪罪他什么，可他对自己的错误深感内疚，或者确切地说，他一想到那错误就觉得不自在。我们这些比马基担负的责任要多但又无疑次要一些的人，到时候对他这事情会作出必要的交代。眼下我们认为还不宜于对马基的失误详细言明。我们希望大家理解他的苦

衷，相信他过着怎么说也是正直的生活。我们也不愿在此对贝尼托·卡斯特罗是否回来，预先稍加透露。时候不到，这样作会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事物发展本身的规律。眼下，慈爱的双亲的确是在呼唤着他，叫他快回来，可是谁又知道为别离所苦的老人的心肠是怎样的呢？那欢乐的叫声，在慈爱的心上来回往复：

月亮月亮亮，
给我甜果果……

暮霭慢慢变浓。麦地变成一塘翻腾着黑浪的湖水，村庄宛似为深渊所吞没，消失在幽谷里。可是，谷底已在迸发出一团又一团的光亮，红色的炉火柔和而欢悦地在夜色中闪烁。抬头望去，天空变成了一块乌黑坚硬的岩石，山脊旁的晚霞也在逐渐消失。马基知道当晚不会出月亮，他想月亮已经沉眠在遥远的黑暗之乡，不再出来引起大人的欢悦和儿童的兴致了。嘿嘿，他成了个多笨的人！月亮下星期会出来，把他拔出阴暗，让他摆脱那深浓得浸肤入骨的黑地昏天。小小村舍用扑闪着的炉火在召唤他。教堂里也透出来微弱的亮光。想必是有信徒在祭坛上点蜡烛了。农神圣伊西德罗是很灵验的。鲁米这神像有着一段故事。这段古老的故事在时间上扎了根，深入到信徒们的心坎里去了。这还不够，还有众所周知的奇迹是靠得住的。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想在离鲁米不远的地方建个村庄。这些未来的村民分成了两派。多数派想把村庄建在一个生长着奇荔莫约树①的山谷里，少数派则想建在一座生长着牧草的小山上。多数派胜利了，村子开始在山谷建立起来。可是，他们选做保护神的圣伊

① 美洲的一种番荔枝属植物，果实叫奇荔莫亚，甜美可食。

西德罗另有打算。有一天早上，他在少数派曾经主张建村的山岗顶上出现了，谁也不知道他怎么去的。可以这么说，他是在午夜之后鸡鸣之前迁居的。倔强的山谷人把圣像迎回到原来指派他住的地方。可是，圣伊西德罗不是位肯服输的神。天一亮，他又待在山头上，骄傲地迎接着朝阳。顽固的多数派再次把他搬了回去。圣伊西德罗又作了第三次夜间飞跃。到这时，大家才意识到，这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于是决定在山边建村。小山村取名为圣伊西德罗村。由于山势陡峭，房子几乎是一座建在另一座的顶上，居民们上街时，不得不爬着走，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于是他们得了“山羊”的诨名，因为只有山羊才喜欢爬那种陡坡。村庄附近牧草丰富，牲口滋生繁衍。“山羊们”有许多马、牛和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岁月不知不觉就流过去了。可是，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没有按时庆祝他的节日呢，还是因为另有什么缘故冒犯了他，圣伊西德罗闹了场地震，村子里除了教堂没震毁外，剩不下垒好的石头砌好的砖了。村民们几乎死个精光，留下命的纷纷议论那位圣徒的意旨。有的说，圣伊西德罗以务农为业，对他们只养牲口发脾气了。有的猜想，也许是一年一度的节日办得不隆盛的缘故。悲叹非婚同居增多而结婚减少的，也不乏其人。最聪明的人说，这些讲法统统是一派胡言，因为事实在明摆着嘛。圣伊西德罗把整个村庄摧毁，仅仅留下教堂，那就是说他想叫大家都迁走，让他独个儿留下。作出这种解释的还说，搬家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因为圣伊西德罗的旨意已明，不容违抗。不管怎样，如果说他们早先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的话，现在他可交代清楚了。这厉害的保护神在山里人心头引起恐惧，使得他们果真跑了，跑到山谷去定居了。打那以后，围绕着小教堂的是一片废墟，暴风雨之夜的雷鸣就是那儿唯一的祷告声了。鲁

来的社员在这当口决定把这位真神接过来。游方僧和修道士给他们讲了祈祷的好处，他们列队去迎接这位圣徒前来公社。圣伊西德罗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他们记得他喜欢夜间逃跑，就让他待了半个月对他进行考察，然后才修小教堂。圣伊西德罗每天清早起来都待在老地方，据传说是待在一片赤杨林里，表示他愿意留下。他们这才修了个坚实的小教堂把他供起来。教堂没有钟楼，钟就悬挂在一根粗木横梁上，横梁横跨在一条狭窄走廊光秃秃的两堵墙壁上。教堂正面的墙也是光秃秃的，墙上开了扇厚实的、做工粗糙的大门，天知道那是什么木头做的，还没腐朽碎裂，开关时嘎吱作响。教堂的钟敲起来嗡嗡响，声音清脆有力，群山回音跌荡，几里路远都听得见。它也有一段历史，或者不如说有一段传说，因为没有人甚至根据口传能完全证实这类事情。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口钟是一个名叫桑乔·希门尼斯·德拉奎瓦的有名工匠，在一七八〇年铸造的。读书人说，铜钟上就铸上了这一资料。但是，谁也不能断定钟是怎么铸成的。据传说，当时的人们认为，工匠使了妖术才使得他铸的钟音质不同凡响。说他在合金中掺了金子的假设是可以排除的，因为他收费并不太高。据说他用了人血。他把牺牲品绑架来，在铜水滚沸的当儿砍下他们的头浇上血，在铿锵的金质声音里掺入了人的声调。鲁米原来靠击木打鼓来召唤信徒做礼拜。一个大庄园主做罢众议员从利马回来，不信教了，把他庄园的教堂的一口名钟出售。社员们花了一百索尔把钟买下。打从那时起，清亮的、神秘的、送走了几多岁月的钟声，成了他们的骄傲。整个地区再也没有别的钟声及得上它。节日里，它不断悠扬地歌唱着，欢笑着。它为某个死去的社员致哀，带着真诚的、充满怜惜的悲音，轻柔地叹息着。节日前夕，它清音远扬，山鸣谷应，召唤着周

围各庄园的佃户。节日来临，它召唤人们去做弥撒，伴送迎神的行列，洪亮而深沉地赞美着光荣的圣伊西德罗。群山一齐同它欢声礼赞，参加庆典的人们的心也被它化成了一口洪钟。圣伊西德罗心满意足，降福于鲁米，就象在地里播种小麦似的，因为他享有这口鸣钟，坛前的香烛，美好的节日，和整个公社的虔诚礼拜。盛大的节期里有一次宗教游行。抬神像的架板上供着各种水果。圣伊西德罗象个船长，架着一艘满载的游艇，航行在善男信女色彩缤纷的汹涌河流上，河床就是村庄的街道。这个游行队伍的前头，如果不是由一个活着的圣伊西德罗驱着一对犍牛耕作的话，那么这个比喻就会再恰当不过了。牛角上扎着花朵，掌犁的小伙子披的斗篷和戴的草帽，跟圣徒本人的一模一样。这个扮圣徒的庄稼汉，是刺棒和掌犁的能手，他耕出一道犁沟来证明农神的本事。节期的其他日子里，圣伊西德罗待在小教堂的门廊口，观看他的欢庆的百姓。他们吃喝舞蹈，通宵达旦。跳民间舞的人们的衣衫上，小镜片闪闪发亮。他们一面跳舞，一面唱着颂扬圣徒的歌：

圣伊西德罗，
庄稼汉罗，
帮助五谷
长罗，
圣伊西德罗，
播种的人罗，
把那花朵
变果实罗。

愉快的节期哟！有很多打鼓的，吹笛子的，而且好些年来，

都少不了有竖琴手安塞尔莫。他俯在竖琴上，弹着，弹着，完全沉醉在田园诗式的感情和发颤的乐声里。到时候，我们要讲安塞尔莫的故事，讲有着女巫名声的草医纳莎·苏罗的故事，讲鲁米许多其他居民的故事。现在，我们暂且追随罗森多·马基的思绪，他正在想着那可尊敬的圣徒。

当然，也发生过旱灾，连着闹过两年饥荒。可是，那些事情全都随着时间过去了，在记忆里成了越来越深沉的黑夜，没有黎明而只剩下闪烁的星光了。赫瓦西奥·梅斯塔斯神父主持圣节的典礼，他知道怎样合乎礼仪地祷告圣伊西德罗。还有真正的游方僧来到公社，祷祝六畜兴旺，羊毛丰产。可是，得当心别叫冒牌的游方僧骗了。有一次，有两个人到鲁米来，他们穿着法衣云游四方，为卡哈马卡修道院化缘。他们的仆人赶着一大群牛羊，是庄园主、佃农和社员施舍的。他们为施主祝祷六畜兴旺，样子极其庄严，口里叽里咕噜念念有词，频频划着十字。他们走到萨廷地区，象拢牲口似的赶着一大群牛羊。碰巧有个懂得拉丁话和神学的大学教授，打从那儿经过。他对那两个冒牌游方僧发了话，两人搭不上腔。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人们闹了起来。这两个骗子手只好脱掉碍手碍脚的法衣，没命地拔腿朝山上飞跑了。这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地，但是也还有些地方没传到。马基到卡里亚去卖土豆，住宿在一个庄稼人家里。那人高高兴兴地对他说他日子过得怎么兴旺。他特别满意的是羊儿繁殖得快，他认为这是由于有两个托钵僧祝福了的缘故。他给了他们四头羊也并不觉得可惜。一个僧人长着一脸络腮胡子，另一个秃头。马基告诉他，那两个坏家伙是乔装成游方僧的骗子，在萨廷被拆穿了西洋镜。那农夫听得睁大着眼，还不相信这话。卡亚里区是根据村子命名的，那村子已经没人住了，成了一片废墟，

断壁残垣闲长着野草和小树。这而今已是荒凉冷寂的地方，曾经居住着男男女女。他们劳动着，有着欢乐和痛苦，纯朴地期待着新的一天带来的乐趣和考验，可是而今他们一个也不在了。想到这些，心里是够难受的。据说，他们是给一场瘟疫毁了，那是蛇怪干的好事。那象条大蜥蜴的怪物，瞪人一眼就能致人死命，而要是人先看见了它，它也得死。这怪溜到卡亚里，躲在教堂的门坎下面，就只一个星期天弥撒过后，用它那烁烁发光的杀人的眼睛，把全村的人都杀光了。

马基悲哀地遥望着村庄。炉火在熊熊燃烧，红色的光焰润泽着夜间的萧索景象。黑暗充塞天地，把不久前炙烤着山顶的晚霞都弄熄灭了。卡亚里的居民，也正是这样烧起灶火作晚餐，然后去安寝以迎接时间之流中的日日夜夜，日复一日地直到大限突然来临……那么，命运到底是怎样的呢？只有天主、圣徒和大地的神灵，才能决定某些事情，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村庄的命运。有天早上，贝尼托·卡斯特罗追赶一头野性子的小牯牛，那牯牛挣脱他的羁绊向鲁米谷的深山间逃去。他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一具刚死去不久的女尸。他把女尸背到教堂门口去叫社长。罗森多仔细察看尸身，没发现一点伤痕，一点遭到袭击的印迹。他给她理好衣衫——一条桔黄色的裙子，一件红格子白衬衫，一条黑头巾——之后，敲钟集合社员。那死去的妇女很年轻，身段窈窕，脸庞秀丽。谁都不认识她，连见也没见过她。他们给那尸身守灵，等到省里的法官来签发死亡证明书之后才把它埋葬了。外出的社员到处询问："你们知不知道有哪个妇女失踪了？她的模样儿是怎样怎样，穿着什么什么衣服。"消息传遍全区，对此谁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大家听到详情后都感到十分奇怪。这女人来自何方？是要逃走吗？为什么要钻到丛山中

去？是服毒自尽的吗？用不着旅途劳顿，跑到这里来了此一生。贝尼托在谷底溪流的旁边找到她。她当时轻轻地伏在草地上，就象在休息似的。

马基又在想贝尼托。他不断地闯到他的心上来。莫非那条蛇预报的，是那英俊的小伙子已经亡故的消息？他宽腮帮，一片小胡子丛生在大嘴唇上，两只大眼睛闪灼着强悍的光芒，象野生野长的动物的眼。他有着开阔的胸膛、结实的腿和有力的手。他以驯马和放牧为业。眼下他在哪里呢？母牛“柠檬娜”刚生下不久，他从要吃它的神鹰袭击下救过它的命。当两只巨大的黑鸟旋绕下来扑向那无力的小牛的当儿，他正来到它的旁边。那小牛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因为它的嫩弱的腿已经给石子擦伤了。贝尼托拔出砍刀，快马加鞭奔驰过去赶走了神鹰。“柠檬娜”长大产仔，生了好些小牛。看到它那么又壮实又安静，肥大的乳房充满了奶汁，谁也不会想到它还有过这么一段惊险的历史。它产奶之多，只有黑母牛小妞儿可以相比。它们都能产满满一大提桶奶。可是说到产仔，没有哪头母牛比得上“阿年”。它年年生小牛，因此才得了个这样的名字。牛繁殖得很快。伊诺森西奥说，这是因为他埋了头石牛犊在牛栏内的缘故。他从省城里买回那只石牛犊，把它埋在他记住的地方。他在那儿倒牛奶，时不时还放块饼干。那石牛犊就保护小牛了。伊诺森西奥还说，黑母牛的奶比其他母牛的奶要稠些。草医纳莎·苏罗则叫人们拿黑犍牛的尿漱口，治牙痛。而今人家不听信她了，他们倒愿去找铁匠埃瓦里斯托。唉，忘恩负义的人们！埃瓦里斯托有把拔牙钳子，猛地一下就能把疼牙拔出来，可有时候他也会拔掉一大块牙床骨，作手术就是这么个样子的嘛。黑犍牛摩斯科多年前滚下山坡死了。它撞到山坡的尖石头上，摔断了一只角，

砸出来一只眼珠，皮肉都撕裂了。它显然看不清踩在哪儿，要么就是没气力了，因为它已经很老了。它本来又温顺又健壮，马基把它阉了，再训练它犁地，哪头牛干活也干不了它那么好。它同拉套的牛配合，犁沟犁得又深又直，而如果配套的牛不肯使劲，它还会责罚它。它安详而柔顺地前进着，严厉的大眼睛里映着四周的景物，反刍着，思考着哲理问题。几乎用不着使尖棒刺它那溜光而壮实的臀部，就只在指示方向和转弯时轻轻地碰碰它就成了。当一头学犁地的野性子牯牛不跟配套的牛配合时，就把它跟摩斯科套在一起。它马上就能学会规矩。它想停下来时摩斯科就前进，而它要是想走得太快，这黑牛就停下来，由犁地的帮着把犁头插深一点来制服它。它脖颈有力，侧腹肥壮，四蹄宽大，迈起步来稳稳当当，不快不慢，拉犁拉得平稳有力，干活干得十分出色。它犁过地后，就平静地哞哞叫着回栏。要是牧草没有了，它就吃树叶，树叶都没有了，它就吃仙人掌。仙人掌椭圆形的肥厚叶片高得够不着时，它就把整个植株都撞倒。马基很喜欢它。有一回，一个社员为了要夸这头牛力气大，耕地耕得快，给它套上一副重犁，用刺棒把它刺出了血。马基找上那社员，迎面一拳把他打翻在地。这是他对受他管辖的人行使暴力的少数几次中的一次。播种过后，耕畜放归牧场。隔一段时候要把它们集中起来给它们盐吃。但是，摩斯科老想吃盐巴。它下定决心跳过沟渠、栅栏和石墙，来到村里停在罗森多家门口。社员们开玩笑说："这犍牛也知道罗森多是社长。"马基会给它一大块岩盐。摩斯科舔得不喜欢了，才慢步走回野地去。它象个又聪明又善良的人。老社长记起它血肉模糊、断了角空了眼腔的样子，心里感到难受。他曾经对着这个劳动的好伴侣、天上与人间的好牲口的尸体掉过眼泪。自然，还有其他了不起的公牛。

现在活着的或者死去了的好牛当中有巴罗索，拖得动沉重的桉树树干；膘肥体壮的乔利托，全身老是油光闪亮，生气勃勃；马德里诺，又有耐心又有力气，用粗绳索分头系着它的角和其他的牛的角，它能把脾气犟或者性子野的牛从牧场拉回来。但是，没有哪头牛比得上摩斯科那么气力大，脾性好，通人意。另外，它还长得漂亮。它骨架大，满身黑得象新采的煤。拢牲口的时候，社员们很早来到牧场，有时候找不到摩斯科：它藏在峡谷或者岩石中间没有消尽的阴影里。他们要等到太阳出来才能发现它待在那儿。到那时候，摩斯科才庄严稳重地缓步加入大群牲口的行列。确切地说，马基不仅喜欢而且尊重它，把它当成一个好社员那么怀念着它。犍牛松布拉和牯牛乔洛克也是黑牛。松布拉老老实实干活，而乔洛克却是只坏畜生。它讨厌干活，只喜欢去找母牛厮混。它经常逃跑，而如果偶尔在播种期间把它抓到了，它会憋着气拉一天犁，趁黑夜间又溜之大吉。到过了一段时间事情过去了之后，它又带着试图掩饰自己作了亏心事的神气，装着没有事的样子出现了。要是人们非常需要它，就得在夜间用马鬃或者皮革编的绳索把它拴起来，因为它能咬断一般的绳子。它喜欢劳动的成果，就象讨厌劳动本身一样。它是偷偷地糟踏麦地或者玉米地的牲口当中最贪吃的一个。它还象野鹿那般喜欢吃青豆。它把庄稼破坏得一塌糊涂，只有在社员们用弹弓弹石子打它，它才肯从地里出去。舆论要求阉了它，可是马基没舍得，因为它又有气力，长得又好看，另外，这该死的还是头优良的种牛。它就象所有骄傲的畜生一样，不能容忍另外的公牛在路上越过它走到前面去，或者追逐母牛，或者乃至仅仅在它跟前吃草和舔盐巴。逢到这种情况，它会立即同那牛打架，如果不把对手赶跑，也至少要羞辱它，使它不敢僭越。如果那臆想的情敌隔

得太远，它就用蹄子扒着地面，摇动着头，带着威胁神气吼叫着，总之是极力要寻衅生事。它横行霸道，其他的公牛都怕它。它们都尝过它的厉害，在跟它头顶头角对角（马基认为那是在交手）格斗时，都在那力大无穷的、强弓似的脖颈顶撞下节节败退，到头来不得不认输。它们逃跑时，乔洛克还要补上一角，抵伤它们的腹部或者臀部。它这就成了牛中的霸王，一直称霸到有一天，黄褐色皮毛中间夹着小小白斑的牯牛"鼋子"下了决心要结束这局面。天知道鼋子被挑伤过多少次，又有多少回被迫不能接近母牛或者吞下了侮辱！这都只有它自己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它认为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一天下午，印欧混血儿波菲里奥·梅德拉诺经过广场的时候，看到远处有两头公牛在打架。在我们见过了的玉米地那边，有一处沿着陡峭的山坡形成的牧场，那儿高耸的红黑色大岩石堆积得象梯级一般。两头牛就在那石丛中间角斗。梅德拉诺站下来看那场决斗的结局。由于那场架打得没有结束的迹象，他就跑去报告社长，社长又邀了目力特好的印第安人桑特一道去察看。桑特说："一头牛是鼋子，另一头是乔洛克。"他们等待着乔洛克把胆敢应战的鼋子打跑，但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远望去，它们几乎只是两个小黑点，但是可以看到双方都不相让。它们相互拼死推撞。有时候，险峻的地势把它们分开来，可是它们随即又头顶角拒，加倍使劲冲撞。它们都激怒得发狂了。"会出事，"马基说，"我们得去把它们分开。"他们去了。他们得转个大弯才能到峡谷的那一边去，就是说几乎要登上山顶，而那山虽说不算高，却很险。那山叫石座山，因为它形如十字架的石头座子。他们花了好大一会功夫，才爬上山去。他们远远望见山峡时，看到那两条牛还在打架，这就加快了步伐，一面大步跳跃下去一面高喊："别打啦，牯牛，别打

啦!”桑特用弹弓连连弹发石头。他是个好弹弓手，而圆石头又有助于发得准，尽管隔得远还是有好几发命中了。“牯牛，牯牛，停下，快停下，”石头呈抛物线打在牛身上或者弹在地上跳了起来。两头牯牛既听不到又感觉不到什么。突然，它们歇下来似乎不打了，可是这只是一个花招，因为一头牛冷不防猛撞过去，另一头被迫退却，再凭自己的气力或者借助岩石、山包或其他有利地势来抗住对手。它们在峡谷的上方相斗，两头牛沿着山坡宽处来回进退，都避免朝峡谷方向后撤。它们气喘吁吁，相互权衡着对方的实力。三个社员已经走近，看得见牛身了。两头牛都想把角插到敌手的角下，以便推起来更稳当，力气更大。乔洛克打惯了架，这么作时一再得逞。有这么一回雹子闪避到一旁，向山上奔去似乎想要逃走。乔洛克激怒和骄傲得发了昏，想挑它的腹部使它挂彩。说时迟那时快，雹子乘势倏地回过头来，把角低下去猛力俯冲。乔洛克在追雹子的时候，臀部对着深渊，已经来不及转弯了。雹子居高临下，用尽全身的重量突然冲袭，向峡谷推撞过去，快得势不可挡。社员们看到乔洛克即将落下悬岩，怔住了。乔洛克拼命力图站稳，可是站不住。它后腿悬空，发出嘶哑而恐怖的哀号，沉甸甸地滚下山崖，一路碰撞着岩石发出低沉声响，直落到了谷底的灌木丛内，成了一大堆模糊的血肉。雹子站在悬崖边沿看了一下，短促而有力地哞叫着，然后在反霸得胜的路上一步步走开来，它没有把霸王的恶习继承下来，甚至喜欢跟其他的牯牛混在一块儿。它性子温顺，只是有时候为了马基揣度得到但不愿去深究的理由，才打打架。社长认为牲口也跟人一样，说它们没有感情那是不对的。旁的不说，就说母牛吧，当公社宰了一头牛，活牛闻到宰牛地方的血腥气味，就哀伤地长声哞叫，好似在惜死悼亡。越来越多的母牛听

到那悲声走拢来，一大群待在那儿哞哞叫着，能悲恸地叫上一两天。因此，马基按照行为举止来评判牲畜，就象评判人一样。他不大为乔洛克的死去难受：他不喜欢它无端地寻衅生事，尽管他也并不因此而忽视了它也具有的优良品质。它甚至惹过白额头马。这马全身栗色，一条腿上有一片白斑，前额上也有一片白斑，晚上就象颗星星一样。关于马的农谚对它分外赞扬道："栗色马，跑死不趴下；一腿染雪，快步如飞。"它比公社其他的马都高大壮健。长于使套索驱赶牛马的社员骑它，有要事要办的人骑它。有一次拢牲口，牛倌伊诺森西奥骑着白额头马飞奔去拦截逃走着的乔洛克。他勒马等候在那牯牛要经过的路上，乔洛克非但不折转回去，反而挑伤了白额头的胸膛。伤处发炎了，起了个越来越大的硬包。由于纳莎不会医马，是罗森多用煤油和柠檬汁把它治好的。柠檬治马和羊的时疫都很有效。柠檬用绳子穿成一串，系在牲口的颈脖上。看到牲口带着黄色的颈链，是怪有趣的。羊群很大，而且由于天主保佑和羊倌的关心，一直还在增加。公社的儿童们带着几头牧犬，把羊群赶到山地的牧场上去放牧。羊儿吃着伊丘草，孩子们唱着歌或者吹着芦笛，牧犬则在四方巡视守卫。得保护羊儿不给狮子和狐狸叼走，保护羔羊不为神鹰攫去。收获后，就得剪羊毛。剪羊毛应该及时，要不几场雨和冰雹一来，羊儿新毛还没长上，就会冻死。有一年剪羊毛太拖迟了，而暴风雨又来得早，才到十月老天爷就挥舞起了它那灰色和白色的长鞭，死了几百只羊。一早起来，人们发现它们在羊栏内躺着，僵硬得象一根根树桩。牧羊姑娘玛基查看到一只小羊羔想吃死去了的母羊的奶，心痛得哭起来了。可是，经历了那次教训以后，他们年年都谨慎地及时剪羊毛。他们还照庄园主的办法，在羊圈的一角搭了个棚子。玛基查象株幼树那样欣

欣生长，已经长成玛加[1]了。到时候了，她的嘴唇和面颊象绽开的花朵，胸膛在结出果实，结实的臀部预示着能象深耕的田地一样多产。鲁米的小伙子凝视着她的乌亮的眼睛，看到了幸福。一句话，妇女的命运同大地的命运一样，玛基査就是行将繁衍子孙的、使生命永存的生命。罗森多·马基又在寻问自己："莫非土地胜过女人？"

一阵风猛地吹过，摇动着麦穗，吹散了他的思绪。黑暗更深浓了。虽然谷底的炉火依然在亲切地招呼着老社长，但他在这黑夜里感到十分孤独。

这就是鲁米的历史。也许好些事没有谈到。也许他能够回想得更加清晰一些。岁月流逝了，象犁头把泥土翻了转来，象疾风把树枝吹折！可是大地常存，容颜无改，生机勃勃，人类就靠着它的爱抚而欣欣向荣。

黑暗中有个东西在移动，磐石碎裂开来，古老的偶像活了过来，恢复了人的形象，在走下来了。罗森多·马基从大石头上下来，沿着山径慢步下山。一座叫做刀山的小山岗把那条道分成两段，把麦地对半劈开。麦穗沙沙作响，蟋蟀和秋虫唧唧鸣叫，声音此起彼伏，不能肯定在何方。它们无疑地在谈论着一个为马基所知道的古老的故事。

当罗森多·马基向鲁米走去，当他思虑着它当前的命运时，我们自认不知怎样看待他才好。说他是印第安人，称他为社长，尽管是约定俗成，但看来是不大适当的。这样的称呼并没有包括他那优秀的品质的某些特点。我们不能在他的姓名前面加上"堂"[2]的尊称，因为那样就会把他西班牙化了。我们也不能叫

---

① 玛基査为玛加的爱称，意为"小玛加"。

② "堂"，西班牙男子名字前的尊称。

他做“阿马乌塔”①，因为那样就会脱离了当前的时代。管他叫“罗森多”，这样亲昵的称呼颇为失敬，但这是讲故事的对所有亲近的人的昵称。我们即便为这种亲切之感所左右，也不能不很快澄清一些混乱的思想感情，一些零碎的思绪。不管怎样，读者也许会问：“怎么这么杂乱无章呢？旁的不说，把天主教、迷信、泛神论、偶像崇拜这么搅混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是我们可以自作解释。我们大家，包括罗森多在内，都各有自己的思维方式。罗森多的心灵是复杂的。从过往的时代和从不同的世界汇聚的各种思潮，在这个心灵里还没有融合起来。时间以世纪作尺度，这种融合是不会很快的。那么，他就什么也说不清楚吗？我们要大声地说，他理解事物的方式是爱，罗森多热爱无数的事物，也许是所有的事物。他理解万事万物，因为他接近它们，跟它们生活在一起。他由爱而产生赞美、欲望、怜惜、追求。“莫非大地胜过女人？”他的精神实质从这个疑团中就已经显露出有所分化。生活本身的力量推动着他在适当的时刻趋向于土地、女人或者其他生活的欲望。因此，他既聪明而又天真纯朴，甚至浑厚无知。按照他的浑厚的看法，一切秘密都易于理解，因为肯定有一种原始的力量在指导着生活。罗森多·马基并不拒绝而是希望有人们所谓的进步和文明，因此他的浑厚无知就更显得聪明了。可是，我们不再对这个既如此强有力而又如此纯朴的人物作研究了。这个老人沿着蜿蜒的小径走下山去。

一声叫唤蓦地在夜空中扩散开来，震撼着深浓的黑暗，惊动了群山：

“罗森多大爷……罗森多……啊……啊……”

---

① “阿马乌塔”意为“秘鲁先哲”。

峥岩回答着，回声慢慢消失，消融在麦穗的索索声和蟋蟀与秋虫的鸣叫声中。山径如带，在幽暗中显现出来。马基加快了步伐，仔细察看着以免失足滑倒。他那睁倦了的眼睛有点作痛。一个喘吁吁的黑影，不安地迅速窜上山来，已经来到了他的身旁。这是他家的狗儿“火球”，它把身子依偎在他的腿上擦着，呜呜地叫了几声，接着就朝山下走。显然，它是上山来报信的，要催他快些回村去。“火球”不时停下来呜呜地哀叫着，接着又朝前跑。马基赶忙跟上。已经看到石墙了，石墙旁边种着剑麻和仙人掌果树。接着终于到了炉火照亮的农舍前面。马基快步走向街心，在柴火的闪烁光芒下，宛如一个阴影穿行过去。几个坐在家门口的印第安人认出他来了，跟他打了招呼。教堂的钟哨地吐出一声清脆的悲音，然后嗡嗡地响了开来。老人很想快跑，可是他克制住了。他认为应该保持适合他的年龄和身份的稳重态度。

他终于来到了广场一旁他家的门前，夜色紧压在那土砖房舍的屋顶上。一群印第安人乱杂地待在那屋子的前面。走廊上的烛光照出他们的轮廓，把他们的影子放得长长的。那晃动的黑影伸到了广场上，重重叠叠，象是憧憧鬼影。马基分开人群，印第安人让他走向前去，没跟他说一句话。哨……哨……钟声还在致哀。一个女人在悲恸地号哭。老人望了一望，肃穆地停下步来。他的双眸也许已给眼泪濛住。他的女人帕丝库娅拉去世了，冰凉的尸身躺在走廊上用树枝和香草铺着的尸架上。

二　塞诺维奥·加西亚和其他名人

帕丝库娅拉的尸身穿上最好的衣衫，撒着香草，躺在铺着毯

子的尸架上，停放在走廊正中。尸架四周点着蜡烛，插在湿粘土块上，燃尽了再换上新的。尸架上首供着祭品，也就是帕丝库娅拉生前最喜欢吃的东西：甜玉米粉粥，盛在黄色葫芦瓢里的煮嫩玉米和烤玉米。她的魂灵需要吃这些东西，才有气力作遥远的旅行。

她的大女儿特雷莎坐在尸首的一边，颂扬着她，回忆着美好的往事，悲泣着。罗森多坐在另一边的一条小板凳上，嚼着古柯叶。其他的社员分散在走廊上和广场上，对着烛火，蹲着或者坐着。瘫痪了的竖琴手安塞尔莫，依在社长近旁，悲哀地时而看看罗森多，时而看看尸首。一会儿以后，他对他的保护人讲了死者临终时刻的事。她坐在灶火旁弄饭，突然呻吟起来："我心绞痛……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希望罗森多能宽恕我……我的孩子们……"她说不下去了，滚到一边断了气。罗森多禁不住淌下了眼泪。他要宽恕她什么呢？他才是该要求她宽恕的，他现在就在恳求她的魂灵的宽恕。

老人凝望着夜空，两眼从一颗星星转到另一颗星星上，并且时不时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女人。她现在已不在生之国而去死之乡了。她那老皱脸和瘦骨嶙峋的身躯，为一圈星辰般的明烛围绕着，显得庄严肃穆，宁静得无边无际。特雷莎的话语和呜咽，那追怀往事的人间的声息，似乎想要渗透到这安静和平的境界中去。

特雷莎蓬松的头发悬落在形容惨戚的脸上。她的大头帕没有围起来，胸前袒露，高耸的胸部在白罩衫下突突地起伏着。她一面啜泣一面娓娓诉说着：

"唉……唉嘿嘿……我的好妈妈！谁能比得上她？她的心是金子琢的，话语是银子铸的。她只要看见一个病人，一个残废

人，一个受苦人，就去安慰他，给他治病，照顾他……唉嘿嘿……她只说得体的话，要是有时候间或说起闲话来，说溜了嘴，马上就会停下来。'我们说人家的闲话了，'她说，'说闲话要不得呀，要不得！'唉嘿嘿……我的好妈妈……她做姑娘的时候，是那么逗人喜爱，后来长大成人，有了儿女，还是象做女儿时一样……就是老了，也从来不讨人嫌。"

烛光映照在死者安宁的麦黄色脸庞上，使脸庞轮廓分明，那脸庞尽管皱纹满布，还透出几分秀气。厚厚的嘴唇很自然地紧闭着，没有变歪，阖上的双眼中间是高高的鼻梁。两绺银白的鬈发披在前脑门上，带着又严肃又慈祥的表情。是呀，这位老人兢兢业业，从不讨人嫌。特雷莎还在继续哽咽着说下去：

"有的女人丈夫有了职权，自己也拉架子了，气儿粗了。我爹当了社长时，瞧人家说的：'这一下可会把帕丝库娅拉惯坏了。'惯坏了什么呢？她心地善良，知道操持好家务不去管那不该管的事。她会纺纱，会织布，会染布……给我爹织成一套套换洗的好衣裳。她管教着儿女，我们也啥都不缺。她给病残了腿的安塞尔莫织衣裳……怜惜着这小瘫子。"

安塞尔莫缩成一团挨在社长身旁，把病瘫的双腿藏在红斗篷的褶摆里面，头俯伏在胸前。一颗泪珠滚下他瘦削的面颊，留下来一线光亮的泪痕。

"唉嘿嘿，我的好妈妈……她经常准备好一锅子吃食，给来的人吃……社员也好，外地人也好，都给他们吃……她并不管来的是谁，谁都给吃。有的人也给吃的，特别给外边来的老大娘吃，他们以为那就是大地的灵魂，它变成老大娘，看看庄稼人行为举止怎么样，是不是知道拿大地给他们的东西来做好事。他们知道要是不给吃，大地就会发怒，庄稼就会歉收。我妈帕丝库

娅拉谁都给吃，不管他年老年轻，是男是女……她说：'人饿了要吃饭，就得给他吃。'"

罗森多回想起帕丝库娅拉按照她自己的方式，善良厚道，明情达理，一直帮助他当好社长。她不干涉公社事务，使得男人们放心。她不拿做社长妻子的地位招摇，使得妇女们不生嫉妒。她一直作好事，是个模范的家庭主妇，人人都尊敬她。另外，她给那么些老大娘吃的，兴许中间真有个是大地的灵魂。

"唉嘿嘿，我的好妈妈……有一回她病得很厉害，几乎死掉了。她许愿说好了就要向圣伊西德罗祈祷一年。她许愿还愿，一天都没间断祷告了一年。唉嘿嘿，我的好妈妈……她对谁都作好事，不做坏事……有谁能象她？……她说女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要做好事的。"

罗森多想忍住不哭。他把古柯叶塞到嘴里去，古柯球把面颊都撑起来了，同时私下清了清嗓子。他的女人的确很好。她为了罗森多的幸福，为了大家的幸福，尽量做她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使得公社更加美好。

家人继续倾诉哀思。对印第安人来说，这等于是报纸上的讣告，追悼会上的悼词。只是在村子里由于彼此亲近熟悉，诉的得是真情。妇女们听得比较仔细，因为男人们特别是那些隔得远一些的，都去一面嚼着古柯叶一面低声聊他们自己的事情，哭诉的这些事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妇女们年岁大一些的，跟这诉述的种种美德一比相形见绌，她们原谅死者强过她们，也许甚至还称赞她的为人，姑娘们则希望她们能象她一样生活。整个气氛中充满了尊敬和惋惜的感情。至于阿夫拉姆那又懒又刁的妻子欧拉莉娅，她听听不搬弄是非和干活勤快的好处，可能会有所得，但她甚至没听一句。她在隔壁房间里，跟亲属中间的几个

妇女一道弄菜，准备招待守灵的人。

到邻近的蒙查区去弄甘蔗酒的社员，赶着三头驴子回来了。每头驴子驮着两大坛酒。到那时，特雷莎才止住哭诉。

蒙查以缺水闻名。这不是说着玩儿的。那个镇子只有一小眼泉水供饮用，因此大家都管当地居民叫“丘基夸霍人”，简称“丘基人”，意思是“干尿泡”。夏天，不能象冬天那样接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了，缺水就成了那穷村子的最大特点。那泉眼从一个山坡上喷出水来，集到一个用仙人掌的肥大叶子做成的槽里，槽前停着几十个带着水罐子的女人。当那小水流汩汩地流入先来的人的罐子的时候，后到的就一面唠家常，一面等着轮上自己。她们几个小时地坐着，闲扯个心满意足。各式各样的流言蜚语，纠葛纷争，都在这里发生。有时还大打出手，不只是打破脑瓜子，而且更糟的是还打破辛辛苦苦积满了水的水罐子。战斗扩展到村子里去，成为双方的丈夫和亲戚之间的真正的大战。可是，为了能依次接水需要保持一定的和平，这就带来休战。另外，冬天也是休战期。冬天里，要是发生了什么纠纷，妇女们就往往相互威胁道：“你等着，等到接泉水的时候再瞧。”人们也许会以为“丘基人”太懒，连修条水渠把水从山谷引来也不干。公平地说，他们曾经想修过，可是最近的山谷是鲁米谷，有三十多里远，而且得用炸药爆破很多石头。他们没有钱干这事。有一回来过一个众议员候选人，答应为这项工程争取一笔补助金，如果他们在选举中投他的票的话。他们选了他，可是他到利马后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没答应过他们什么，甚至连认都不认识他们。所有的众议员都是这么个样子。他们也许不知道蒙查的命运。夏天，红瓦屋顶衬着一片荒凉的景物，显得特别触目。干枯的原野上，矮小的灌木和发黄的野草为墨灰色尘土所窒息，凋败

枯焦了。泉眼周围长着一些绿色的灌木，但是长得不茂盛，因为蒙查的居民砍伐这类争水的生物。围着黑头帕、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的妇女们，麕集在小水流的旁边，象一大群围着捕获物的食肉鸟。这样，"丘基人"喜欢喝甘蔗酒，也就不奇怪了：他们口干。他们还需要挺过那打架的糟糕时刻，或者在干起架来时能为自己壮胆。除此之外，总还不会没有愁闷要消，不会没有欢乐事情要庆祝。我们现在知道，蒙查人贪杯是很有道理的。他们远到马拉尼翁河谷去运甘蔗酒，有时候就运回发了酵的甘蔗汁来自己酿酒。他们煮酒的家什又大又好，煮出酒来能够供应做本地和外地生意的各个店家。鲁米公社的社员碰上什么意外的事情，来不及准备他们用玉米酿的、传统的红色奇佳酒时，也到蒙查去买酒。他们跟"丘基人"的关系是好的。"丘基人"没有多少农活干，收的庄稼不多；他们也不种菜园子，因为到夏天菜都会干死。他们这就常常到鲁米来买小麦、玉米和蔬菜，或者就用甘蔗酒来换这些东西。

因此，那天晚上，一队蒙查人由区长本人率领着，随同派去买酒的社员来到这里。区长是个印欧混血儿，面红体胖，象个酒坛子。他送了一部分酒，并且提供了那第三头毛驴来搬运。他是蒙查及其附近地区的有名人物。他有一个金属酿酒甑和一个陶制酿酒甑，一所高房子，和一个漂亮女儿。那女儿有个女仆服侍，还种着好些盆石竹，花盆放在住宅的走廊上。女仆为了不妨碍白天接水，只能在夜间浇花。在那黄濛濛的散发着甘蔗酒气味的沙漠里，能找到一个处所有石竹的红花白花盛放，香气袭人，那是桩令人愉快的事。一列花盆后面，怡然躺卧在摇椅上的，是花的主人。她有着一双晶明澄澈的大眼睛，和石竹般绽开的小红嘴。她那高耸的胸脯和丰满的臀部，似乎在等着做妈妈

的喜悦。她什么事也不干，自然不会去拎水。她看顾着花，而她的父母看顾着这位罗莎·埃丝特拉① 小姐。这是另一朵名花。

区长名叫塞诺维奥·加西亚。他从社员中间走过去，后边跟着他那帮人，走到了罗森多·马基身旁。他们相互打过招呼，说了几句话。加西亚说，蒙查人对他深表哀悼之情，他们是作为代表来参加守灵的。之后，他们退下去，自成一团坐在稍远的地方。他们的草帽和斜纹棉布衣服在黑夜里现出白颜色。

甘蔗酒在分配下去。社员们以适于这庄重时刻的方式，慢慢地走过来领酒，酒就盛在瓶里、碗里和形状与大小各不相同的葫芦里。马基的子女和亲戚倒酒，酒发出强烈刺鼻气味。社员们回到原来的地方，三五成群地坐着，把酒传着喝。夜深了，慢慢地冷了，酒象大量消费着的古柯一样，使浑身暖和，使人能撑着不至于感到困。

一个宽肩膀的印第安人，社员多罗特奥·基斯佩，到时候跪在尸首的脚前，面对着尸首，把草帽取下露出毛发蓬松的头来。大家也都跪下来把草帽脱掉。开始祈祷了。有一边是衣服微微透出白色的那伙来宾。多罗特奥开始念诵《我们的天父》的祷词，声音沙哑，单调，既有力而又含混不清："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按惯例在祷告中间停下来，让大家念诵下面的部分。大家同声念诵："赐给我们面包……啊……啊……"这低沉的喃喃声象虫子在嗡嗡叫，一直要念到发出一声拖长的"阿门——"才算完。然后，又从头念起。这样祷告了很长一段时候。印第安人多罗特奥·基斯佩很会作祷告。除了一般的祷词之外，他还会《十二连声祷词》，用于找地下宝藏和探矿时驱邪避瘴；《圣

---

① 罗莎，意为"玫瑰"。

母颂词》，“除了主另有安排之外”，能治百病以至于起死回生；《蒙塞拉特圣母祷词》中的一段被神父们严密封锁，以免为干坏事的人所利用；“公正的法官祷词”，专用于逃避追捕，避免死亡危险，保证战斗胜利，以及使被判罪者得救。可是，那晚是为帕丝库娅拉的善良的灵魂作祷告，他只念诵了《我们的天父》、《圣母玛利亚》、《使徒信经》、《赞美圣母》等祷词。

等到祈祷完毕端出吃的来，夜已经很深了。吃过饭后，时间无穷无尽地拖长，很多守灵的躺倒在地上了。尸首周围，蜡烛还在闪闪发亮；高天之上，全部星星都在放出光辉。

罗森多·马基还醒着，在回想他女人的整个一生，同时又带着深沉的哀痛接受她去世的事实。那哀伤之情当中混和着一种朦胧的宗教意识，一种与天地共存的情感。原谅我们说得不确切。就连罗森多本人也没全弄清那是种什么感情，我们则顶多只不过能揣度那种神秘而深沉的思绪而已。

金黄的、玫瑰色的曙光出现了，晓色从鲁米的石质山岭上渐渐降临。阳光柔和而甜蜜地落在山坡上，落在桉树和接骨木上，落在教堂和房舍的屋顶上，落在篱笆和守灵人的身上。

日上三竿，丧家把尸首用毯子裹起来放在搬尸架上抬往公墓。送殡的人很多，因为所有的社员包括没去守灵的，都来参加送殡。罗森多·马基及其子女、四个公社委员和蒙查派来的代表们，走在尸首的旁边，后面跟着鲁米村的全体居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五百来人。留下来的就只有孩子们和瘫了腿的安塞尔莫了。安塞尔莫看到人家把他母亲抬走，忘记了自己是残废，挣扎着想站起来，还伸出胳膊在空中一比一划，一直划到无力地垂了下来。他的整个身子象树桩般倒下，不动了。他象头忠实的牲畜被锁住了，只有一颗心在腾跃着。

墓地里刨了个很深的墓穴，把尸身安放下去。很多送殡的按照礼仪风俗，帮着掩土。最后，竖了个用树枝做成的简朴的十字架。女儿们又号哭起来，儿子们则站在一起用臂膀扶着老父亲。

社长罗森多·马基的老伴，社员帕丝库娅拉，就这样庄严肃穆地经过众人守灵，下葬了。大地掩埋了她那风骨高洁的身躯，也掩埋了一小段往事和传统。

打回转的时候，区长塞诺维奥·加西亚被他的同伴围绕着，在广场上待了一会儿。他那红润的脸膛由于晚上没睡好而变得有点苍白。他装出大人物的气派，把草帽推到后脑勺上，两个大拇指插在皮腰带里，向四周环顾，不时地用其他的手指轮番敲着那圆鼓鼓的大肚皮。他一面仔细观察着整个村庄和周围的地区，一面向其他人说着话。最后，这些来宾去向罗森多告别，走了。

社员中没谁发觉蒙查人的态度有什么异样之处。他们只不过是作为朋友参加守灵和送殡，而现在则是沿着一向走的、天天洒满着和煦阳光的道路，回他们自己的村子去了。

三　日子去了又来了

我们钦佩民间说书人天生的智慧。他们在他们的故事的一段与一段之间，插入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日子去了又来了"，来把两段情节分开。这话指的是时间的变迁。

显然，发生喜庆或者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时间就过得很有意义。时间在事件的周围积累起工作与问题，计划与梦想，幸运与

灾祸，以及组成分秒经纬线的区区小事，总起来就是一天天的日子。日子去了，日子还要来。这样，幸运和不幸的事情，衬着日常生活琐事，也就显出它的真正的意义来，而不管怎样，这些事情终归也要一天天成为过去。人们由于有怀恋热爱过的事物的自然冲动，由于想从人类的经验中吸收有益的教训，或者想以往日的荣耀来增添今日的光荣，常常爱把目光投向过去。可是，同样确实的是，人生终究是立足于现在，并从对延长生命的希望中，也就是从设想来日可能发生的事情中获取安慰。

就这样，帕丝库娅拉去世之后，时间在流逝。我们也这么说：日子去了又来了。

* * *

公社的大田里，小麦和玉米更成熟了。家家户户的后院，小块私人经管的地里，美丽的蚕豆开了花，在轻轻地摇动着，豇豆的豆荚一节节都是鼓鼓的，卷心菜把巨大的翡翠镶嵌在给它们培的黑土上。

天上，一群群尖叫着的鹦鹉飞过。有些是蓝色的小鹦鹉；有些是绿色的大鹦鹉。这些飞行队伍打着回旋，然后笔直地翱翔着：蓝的飞向小麦地，绿的飞向玉米田。看守的人弹出石子和发出喊声吓它们，它们就发出更加尖锐刺耳的啼声，高飞起来消失在苍天深处，到另外的庄稼地里去了。

乌安查科是灰羽毛红肚皮的漂亮鸟儿，最喜欢吃嫩玉米。它高高兴兴地唱呀，唱呀，它的歌声报告说玉米成熟的季节来到了。

温软的轻风饱含着花粉，带着麦穗的沙沙声，透出扬花时节的香味。

*　　　　*　　　　*

胡安娜查和她的丈夫为了给罗森多做伴，搬去跟他一道住。她是他的小女儿，青春慷慨地赋予她优美的体态。她灵巧，健壮，面颊红润，双眸闪亮。她手脚麻利地忙着家务事，说起话来声音清脆，象发自深藏的黄金矿层一般。

安塞尔莫、罗森多和狗儿“火球”(这么叫它是因为它毛色象一团火)，还忘不了死者。安塞尔莫把竖琴藏在一个角落里，用毯子盖起来，免得看到它的琴弦便想去弹奏。罗森多长坐在门廊旁的土砖凳上默默伤悲，“火球”就倚在它的足前。不，狗儿是紧偎在他的脚上，而罗森多正喜欢这样，因为它的体温能给他的双脚挡寒。“火球”白天忧郁地打盹儿，一到晚上就汪汪地哀叫。

生活带着难于抑制的乐趣奔流过胡安娜查的血管。悲哀，或者说是凝重，更多地是出自对她父亲的尊敬。她热爱她的母亲，可是那急骤奔腾的欢乐挤掉了悲哀在心房中占的位置。至于她的丈夫感受如何，我们说不上。他是个缄默的印第安人，感情从不外露。

胡安娜查生了个男娃娃。那小家伙在地上爬够了，这时已在试着站起来瞧瞧这砖凳和吊床组成的神秘的世界。有时，他肉虫子般颤巍巍地学步，会碰到他外祖父的脚上来，如果这双脚没有给狗儿偎住的话。他会用胖乎乎的小手去扯草鞋的皮带，扑打那硬脚板，然后抬起头来瞅这个巨人。罗森多会把他抱起来哄哄，那小东西会把他的草帽扯掉，去抓他的白头发。老人便含笑训道：

“好啦，松开手，小坏蛋。”

罗森多的心上充满了慈爱之情，感到十分惬意。

对帕丝库娅拉的怀念，象深夜炉火的余烬，在村子里慢慢地熄灭下去。可是，也不能说就把她忘却了。人们深情地谈论着罗森多的悲痛。而当狗儿“火球”在夜间哀嚎时，社员们就说：

“‘火球’在哭念帕丝库娅拉大娘。”

“它兴许见到了她的魂灵。”

“听说狗能见到魂灵。人眼滴上狗眼睛的泪水，夜黑间也能看见魂灵。”

“多可怕！这象是妖术。”

“可怜的帕丝库娅拉大娘！”

“怎么会可怜？她老了，到死的时候了。人总不能永远活下去。”

我们已经看到，罗森多也有着同样的思想。男男女女，一生中有个时候干什么都兴致勃勃，因而也会有死的时候来。摧残青春年少的夭亡才是可悲的，而老死则是自然的结局。罗森多这么想着的时候，感到自己与大地非常接近了。他看到一切生物都经过生长再到死亡，回到大地里去。他也象帕丝库娅拉一样，象大家一样，到了老年时候也该回到大地里去。

*　　　*　　　*

泥瓦匠一直在建造学堂的校舍，校舍位于小教堂旁边有着桉树的浓荫和香味的地方。做土砖的师傅在砸瓷实了地面的广场上，弯着腰一心一意地做砖。两个助手在一个坑里用脚扑通扑通地把泥和好，然后给他送来。他放好模子，一个助手熟练地倒进泥巴，他用镘子把泥巴抹平，再灵巧地松开模子把砖坯留在地上。另一个助手提着泥来了，同样的工序重复着。长方形的砖坯排成一长条一长条，夏季的烈日就来作把砖坯烤硬的工作。

早先几行已经干了的砖，就搬起来运去供建筑用。

蹲在墙上的泥瓦匠师傅，对自己手艺高强感到很满意。他频频叫着："砖，砖，"向助手要砖。墙砌在厚实的石头地基上。泥瓦匠师傅佩德罗·马伊塔砌着砖，用胶泥抹缝。他把一层砖的接缝跟下一层的错开，这样墙就能结实耐久了。

一直坐在门廊旁瞧着他们干活的罗森多·马基，有天下午朝他们走过去。

"大爷，见到您真高兴。"佩德罗一面说，一面把一块土砖搁好，再用泥镘子把挤出来的泥抹平。"下午好，大爷！"

其他的匠人，甚至远在玉米地旁边踩泥巴的，都走过来跟他打招呼。马基含着满意的微笑作答。他喜欢看到社员身上的泥污和其他干过活的痕迹，比如衣服上粘着草籽、麦草茎或玉米须，他认为这些都是使得人们高尚的劳动的印记。

"活儿干得快呀，佩德罗师傅。"

"可不，大爷。兴许不久我们就会有个小小的学堂了。"

"小小的学堂？大大的学堂！容得了一百个孩子吗？"

"两百个也容得下……"

"嗯，兴许能到那个数……"

马基走进那四方形的房基中间去。淡黄颜色的墙壁已经砌到齐胸高了，散发出新泥的气味。房子有一个门和四扇窗子，两扇朝东两扇朝西。

"你懂我跟你交代的吗，佩德罗？不那么办，该死的督学会要说话的……他跟我说什么来着？不是，不是……咳，我忘记那个字眼儿了！……你记得吗？"

马伊塔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压根儿也不知道督学说的是什么。别的人都已经回去干活去了，马伊塔也就格外有精神地叫

起来，好让社长听到：

“砖，砖！……”

罗森多不知怎地想起用略克木拐杖捅了捅墙，看墙稳不稳。墙无疑牢固得很。

“屋顶呢，大爷？盖瓦还是盖草？”

“我看瓦好。地也该砸得很牢实。最好还叫马多克奥织席子铺地……啊，我记起来了！……要卫生！”

“哦，督学是这么说的。卫生！卫生是什么意思？”

“凡属对身体有好处的都叫卫生……他是这么说的。”

马伊塔不砌砖了，笑了起来，罗森多看着他，眼神里含着疑问。最后他止住笑解释道：

“督学不就会耍嘴巴皮吗？我认得他。我认得他。他老待在阿尔维诺的店里吃酒。他是不是以为从早到晚灌黄汤对身体有好处呢？他就是不卫生的……”

接着他俩都嘻嘻哈哈笑了起来，在哄笑声中咕哝着那有意思的字眼儿，感到十分高兴。过后马基说道：

“我们真会有个学堂了。我真希望能迟点出生，现在还是个孩子，能来上学。”

“是呀，那该多好。”

“可是，能对孩子们说：‘你们去学点东西吧’，这也是好事。”

“是呀，大爷。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都会学到点东西了。至于我自己，说来也怪难受的，脑瓜子成榆木疙瘩了。我要是看到一张纸上印了叫做字的玩艺儿，就会六神无主，加以我自个儿知道不能学习了，看到字纸甚而至于害怕。”

“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学过，啥都没学到，”马基回答道。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添上一句：“可是孩子们能学习了。”

马基走到和泥的坑旁去——坑边露出尺把深的松酥的黑土，下面就是黄胶泥了，再从那儿走到了做砖的地方。他跟干活的都聊上几句，提了点儿意见，开了点儿玩笑。他感到自己受人爱护，尊敬。他回家时边走边想，公社在做件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个学堂该多好哇。孩子们琅琅地念罢书，再在广场中，在太阳下或者桉树荫下嬉戏玩耍……罗森多·马基感到十分满意。

*　　　　*　　　　*

田野里，谷物在黄熟，沉甸甸的谷穗儿垂下了头，红色的罂粟花摇曳着。根子扎得深的灌木和乔木依然一片葱郁，呈献出它们丰硕的果实。

仙人掌生在大街口两头，生在石头围墙上面和旁边，结出的果实已开始成熟。它们的肥大多汁的绿叶上镶嵌着果实，看上去象是红宝石和黄宝石。

蓝叶龙舌兰长在仙人掌的旁边或者散布在田野里，它们那笔直光溜的灰色长茎朝天生长，象是把沉默形象化了。长茎顶上怒放出羽冠般的白花，再结成一大簇鲜亮的果实。这真是奇妙的景象，因为它们只是在长到第十个年头，在死亡之前才开花结果一次。可是，甚至这纤维心的长茎也给生命献出美丽的鲜花。

一丛丛乌尼科树早就浆果满枝，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在鲁米山一侧的山谷里，它们铺陈出一大张紫色的毯子。它们的浆果形如小铃铛，甜而带酸，十分好吃。

鲁米的大孩子牵着小孩子，走进山谷中去，回来的时候个个嘴唇都染成紫红色了。他们象野鸽子那样喜欢吃这果子。

当乌尼科果成熟了的时候，一大群一大群蓝色的野鸽子就飞离它们吃着古柯子的燥热的河谷低地，来到温暖地区。它们就

这样来到了鲁米，特别是来到了山谷里。它们上午饱餐之后，就习惯栖息在最高的树上唱起歌来，在帕柯树上组成了庞大的合唱队。一只鸟儿好似领唱，发出悠长、沉郁、抑扬顿挫的啼鸣；其他的鸟儿同时响应，汇成一片甜蜜的咕咕声。那清脆的音调尽管柔和，但又并非没有气势，领唱和合唱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这歌声忽而低沉，忽而高昂，温柔甜美，持续不断。它使行人们的心灵充满着一种异样平和而又带着忧郁气息的感情。

*　　　　*　　　　*

一天上午，罗森多·马基从多罗特奥·基斯佩家出来，沿大街往回走。他瞥见一个衣冠楚楚的骑手，后面有两个人跟着，三匹马从盘山路拐弯处奔驰过来。早年间，红党也就是从那儿出现的。

他们一路扬起尘土，急骤地奔跑着，快得跟罗森多同时抵达广场，双方就在那儿照面了。打头的骑手拉紧缰绳，他的随从也跟着勒住了马。灰马扬起颈脖，前蹄离地，猛然停了下来。这马配着华丽的鞍具，皮条编织的笼头；鞍具和脚镫上，银饰闪闪发光。它的骑手是个白人，鹰钩鼻，小胡子，表情冷酷。他头戴白草帽，身披蓝白条纹的细麻布斗篷，靴子上装着丁当响的大马刺。他的随从是卑微的保镖，在他旁边暗淡得几乎没了踪影。

这就是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伊罗尔丹，社员和当地的人们为了简便，就管他叫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他们不了解他的家世，可是当然明白他作为有钱的地主所处的重要地位。

罗森多·马基同他打招呼。阿梅纳瓦尔不答理，盛气凌人地说道：

“你知道，这片地方是我的，我已经告状要收回了。”

“老爷，公社手头有地契……”

庄园主不理睬他的话，瞧着广场讥讽地问道：

“教堂旁边在盖个什么屋子？”

“那是我们的学堂，老爷。”

阿梅纳瓦尔越发带着讥讽口吻说：

“很好。一边是宗教宫，一边是科学宫！”

他说过这话后，就夹了夹踢马刺奔驰而去了，后头跟着他的扈从，三匹马消失在通往蒙查区那崎岖的山路转弯处的石头后面了。

社长反复思量着阿梅纳瓦尔的话，体会到了那无耻的威胁和残酷的嘲弄中所包藏的挑衅意味。显然，庄园主没有什么道理要这样来侮辱他们。他想，社员们尽管贫困而且无知，可从来也没有冒犯过谁。他们只不过想凭借自己浅陋的知识和少量的资财，尽可能安稳度日而已。那么，为什么对他们要这样刻毒呢？马基头一次感到他的心头充满了怨恨。这怨恨尽管是正当的，可还是使他心烦意乱，甚至连走路也走不稳了。这一切都是那样苦涩，都叫人伤心……唔……等着瞧吧。

*　　　*　　　*

这天傍晚，罗森多吩咐把四匹马拴到大马厩里。翌日长夜未阑，正在那曙色初临黑暗似乎不愿退走的朦胧时刻，就把马备上了鞍子。在把马的肚带和鞍辔都系好了以后，阿夫拉姆·马基、他的儿子奥古斯托和社委戈约·奥卡都上了马，戈约还牵着白额头。奥古斯托是个强悍的小伙子，他用两腿使劲夹住一匹刚刚驯好的劣性子马驹。他们没有跑多远，就在社长家门口停驻下来。

门廊里炉火熊熊，胡安娜查坐在火旁煮东西。

“他就出来。”她对他们说。

他们都下了马，一忽儿罗森多·马基也从他黑乎乎的卧室里走出来了。他点头回答了他们恭恭敬敬的问候，看了看马匹的准备情况表示赞许，随即同这几个刚来的一道向火坐下。胡安娜查用黄色的大瓜瓢盛上蚕豆、腌肉和用烤玉米炖的吃食分给他们，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咂着嘴，还时不时给躺卧在一旁馋涎欲滴地盯着他们的“火球”也吃上一口。

曙光象一股呼出的白气，吐露出来了。

他们上马了。阿夫拉姆小心地扶老人跨上了白额头。天明了，人和牲口的呼吸在清晨的寒气中，凝成一团团轻雾飘散。

鲁米带着睡意慢慢地醒过来。早起人家在打开这扇和那扇门扉。鸡从安放在屋后墙头的笼子里跳出来，其中的锦毛雄鸡有力地扑搧着翅膀，喔喔长啼。几个妇女在吹火，而那些家里煤火余烬已经熄灭了的人，则走上街头去向邻家接火。牛棚里，母牛温柔地哞叫着。突然，黎明之神从群山顶上向高天射出万千金箭，鸟儿一下子歌唱起来。画眉、乌安查科、雷科特罗、麻雀的啭鸣，混成一片礼赞光明来临的欢乐的颂歌。

由白额头率领的马儿的嗒嗒蹄声响遍大街。牛倌伊诺森西奥和两个印第安妇女，在牛棚里挤奶。母牛驯顺地轻轻舐着牛犊，而它们腿下饱满的乳房在一双双黄褐色手的挤压下，涌出流泉般的奶汁滴到桶里，发出悦耳的声响。

一个妇女招呼道：

“罗森多大爷，喝点鲜奶去……”

这一行人走拢去，喝了还温热的稠稠的鲜奶。挤奶的妇女是两个清秀的姑娘，乌亮的头发梳成辫子垂下来，分披在丰润的

脸庞的两边。她们很自然地抿着嘴，漆黑的眼瞳里闪耀着宁静温柔的神秘光芒。她们一个系着红裙，一个系着青裙，为了要干活把头巾取下了，花格白底的普通罩衫因为卷着袖子，露出了浑圆的双臂，但却紧裹着未经触动的处女胸怀。当长辈们在喝着牛奶的时候，小伙子奥古斯托凭借在马上的优越地位，尽情欣赏着姑娘们，窥看着她们的罩衫的领口。他开始向她们献起殷勤来：

“长得多俊的姑娘！我要早早起来给你们帮忙……只要你们象爱小牛儿一样爱我！”

她们对他微笑，随即低下眉头，又高兴又窘迫的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社长装做什么也没听到，说：

“别忘了给莱安德罗送两份奶。他怎么样了？”

“好些了。”一个姑娘答道。

骑手们拿一大把古柯叶塞进口腔的一边，启程了，后头跟上逃脱胡安娜查的管束、赶来参与这一行列的“火球”。他们沿着我们曾经稍稍见过而他们熟悉的道路前进。有一天，红党就是从那条路上过来的；最近，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也是从那条路上过来的。其实，我们只不过看到了那条路还没转弯到山后的那一段而已。那路沿着山坡伸展开去，然后穿过一条叫做隆布里斯河的小河，那河就是鲁米公社和乌迈庄园之间的界河。

荫罩着小河的灌木丛沿着山坡伸展上去，一直接上了陡峭的峥岩，然后转折下去，落到了邻近石山的一个山头旁边的深谷里。隆布里斯河的流向与鲁米谷平行，而鲁米村就座落在这条河与这个山谷中间。社员们一向不大注意这条河，供给村子里饮用水的小河是从鲁米谷流过来的，因为隆布里斯河的水量很小，小得一到夏天都几乎看不见了。冬天，它靠着雨水，增加流量，而其他季节里就只有靠从地里渗出的一点点水了。可是，鲁

米谷那条喧闹的小河冲出很宽的河道，源头出于鲁米山后广阔高原上的一个深湖。

这一次，社员们象往常一样过河，除了社长之外谁也没大注意这河道。马蹄把平静的河水弄得混浊了。“火球”不想打湿身子，从河床的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罗森多从山谷望到高崖，仔细地察看了这河道。隆布里斯河也有的是浆果、野鸽子和各种鸟儿！

道路变成了与其说是用镐头和铲子开出来的，不如说是马蹄踏成的山径，山径在丛生的荆棘中间开始通向山坡。

阶梯般堆积的岩石的陡处凿了个台阶，活动岩石的险区戳开个裂缝，这就是可见到的人工的痕迹。左右两边，有着丛生的草木和一两株大树。小路慢慢升高，草木也就逐渐看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峭立的岩石，一株光秃秃的龙舌兰，和象竖立在巨大的石质神坛前面的绿烛台一样的仙人掌。

山径弯弯曲曲，缭绕回旋。它一股劲蜿蜒上升，好似钻得喘不过气来。三匹马儿是体型小的山地马，蹄轻，长于走羊肠小径。白额头是良种马，体型大。它以经过训练得来的技巧，来弥补它蹄子重的不便。它步子大，走到了前面老远。因此，罗森多时不时只得勒住它，等落后了的赶上来。白额头回过头去，带着谦虚的友好感情，望着隔远了的毛茸茸的同伴——一匹浅黑黄马，一匹黑马和一匹枣红马。

我们将来会有机会来谈白额头的故事，想必读者会原谅我们这么暂且搁一搁，因为不这样，就会连开场白都讲不完了。的确，我们想起这片土地的人和事，会时而欢笑，时而恸哭，而一种甜蜜的怀旧之情随时都会笼罩在我们心上。故事，那还会有得讲哩。

这个小小的马队艰难地前进。罗森多回忆着最近发生的事情，想把他的思想理出个头绪来。“我快要死了，我爹昨日夜里来领我了，”帕丝库娅拉说。以后，那条蛇穿过小路预报祸殃。他一直在揣度会发生什么灾祸，对她梦里的召唤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现在，帕丝库娅拉出窍的灵魂，好似在空中晃晃悠悠，从此生到达了神秘的彼岸，跟她爹和其他去世的社员在一起了。神父大爷梅斯塔斯谈到过地狱，罗森多对地狱是又信又不信。这怎么弄得清楚！万一出了事，还有多罗特奥·基斯佩的祷告哩。就连神父们也都说，做祷告总没错儿。不管怎样，倒霉事已经发生过了，凶兆涉及公社的假设也就可以排除。至于地界官司，那不过是要对付公堂而已。“喔，当心，白额头。你险些儿跌下去了。可是别发抖，别打响鼻，我们还不是过来了吧。”他们跨过一道山岭。一块石头受不住压力，白额头几乎失蹄了。石头滚下陡坡，一路弹跳着，撞击着岩石，裂成纷飞的碎片。罗森多早先曾经向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建议，由公社和乌迈庄园各分一半，修好这条路。可是，庄园主拒绝了，说他很少走这条路，另外，这山路也可凑合了，滚不下人去。

四个骑手终于登上了一个山峰，驻马在那峰顶上。隆布里斯河发源于现在已经隔得很远的悬崖脚下，罗森多遥望着那悬崖，说：

“你们好好听着，尤其是你，奥古斯托，你还是个孩子，你应该懂得事情，等到有朝一日我们死后也心里清楚。公社的地界打从那边，”罗森多抬起手臂，用从斗篷边上露出来的疙疙瘩瘩的食指，指着那些岩石，“从隆布里斯河发源的那儿起，向上走一直到埃尔阿托山的山顶上，沿路都有两三尺高的界石。”

大家都看到过那些界石，而戈约·奥卡作为社委，应该胸有

全局，更是三番五次察看过了。罗森多移动着伸出的食指，继续说下去：

“界址围着埃尔阿托高地，沿着那边那些黑山头往前去，经过亚纳尼亚乌伊湖，折过去落到通向蒙查村的石头山上，沿着那些石山再落到奥克罗斯河那白沙闪闪的河滩。这就是鲁米四周围的地界……”

骑手们深情地凝望着色调明丽的幸福山村，凝望着他们大家的土地，公社的土地。这片土地又广阔，又美好。就是那峥岩毕露不宜于耕种的地，也有着粗犷的魅力。鲁米山的石峰撑天拔地，云环雾绕，高耸在这片家园之上。

罗森多·马基掉转马头，又沿着山径前行。山径的坡度越来越平缓，最后通向高地。高地空阔，上面杂草丛生，峥岩兀立，猛烈的大风无休无止地扫过，尽管太阳好似从很近的天空照射下来，也还是很冷。天心瓦蓝晶亮，稀稀地点缀着几朵白云，跟黄草满坡、红蓝相间的石山交相辉映。我们已经说过，罗森多喜欢这突兀、粗犷而严酷的风光，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也喜欢不这么严峻荒凉的地带的美。

狗儿“火球”在上坡的时候，一直紧跟着白额头，这时在高地上欢奔起来。它汪汪地叫着，朝黑白相间的科丽锦佳鸟和棕褐的利克利克鸟扑过去。科丽锦佳尖啼着，利克利克发出一连串急促的叫声，平飞到近处就落下来。除了神鹰之外，几乎所有的高原鸟都飞得不高。它们仿佛因为老是瞧着广漠的太空和远不可及的蓝天红日，对无垠的空际都腻味了似的。

奥古斯托骑的那匹野性子浅黄马，费力地爬过坡后力气恢复过来，以为放刁的机会来了。它冷不防腾起前蹄，一下子转过身去想往家跑。马把式手脚灵便，他脚后跟紧夹住马，猛拉缰绳

把嚼子嵌进马嘴，再噼噼啪啪使劲鞭打着马的臀部。这凶悍的驹子和坐定的骑手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好长一段时候，直到最后烈马精疲力竭，浑身冒汗，才降服了。这时，奥古斯托为了给胜利锦上添花，把马从小道上带开，叫它低下颈脖把鼻嘴触到脚镫，再叫它全速奔驰刷地停下。他颇为娴熟地做了这两套马上功夫——这方面要尽善尽美，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再回到小路上插到社长的后面。一绺黑发搭拉在他汗津津的额头上，罩住了喜气洋洋的双眼。精于驯马的阿夫拉姆，和不懂此道的戈约·奥卡，都高声地称赞他。罗森多回过头去，只是说：

"好，好，孩子。"

可是，他在内心里为他有这孙子自豪，也为一个刚刚学会啐古柯叶的社员，能表现出如此精于骑术而感到高兴。

小道通入一条由南往北的宽一些的路，那路给起伏的山坡镶上了一道白边。它在转弯处似乎消失，但旋即重新出现，终于象一缕灰线隐没在紫色的重山复水间。它来自远方陌生的地区和村镇，通往的地区和村镇同样遥远而又陌生。它对自古以来凭依着土地的社员，有着一种奇妙的扰乱心灵的魅力。

高原的一侧突然开裂成一个峡谷，谷底远处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平原。

"那该死的就住在那儿。"罗森多勒住马说。

平原上有苜蓿地和下了种的地，地当中耸立着一些高大的红瓦房，构成了一个正方体。庄屋的院子中间现出一株大树，也许是桉树。原野上，沿着一条条道路种上了一行行白杨——从它们细长挺拔的身影可以辨认出来。牧场上，畜栏内，牛马成群。远远望去，来往行人宛如一只只蚂蚁在移动。在那些房舍里住着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以及他的亲属和婢仆。那绮

丽的平原和社员们驻马瞭望的高地，社员们渡过隆布里斯河后一路经过的地方，和四方八面起伏峰峦所在处的许多土地，都是他的。他有这么多的土地，可是还想要更多。

戈约·奥卡望着一条下至谷底通往乌迈庄屋的小路，说：

“最好是现在趁机会去瞧瞧堂阿尔瓦罗……”

罗森多·马基不搭腔，而是沿着从南往北的路朝前走。白额头小跑着，不一会儿就跑到前面老远。罗森多打了个手势叫戈约·奥卡，奥卡鞭打着他的驽马追了上来，社长说道：

“你知道吗？打从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经过我们公社那天起，我就看出来找他谈不顶事，别指望他能干出什么好事来……我观察他有好长一段时间了，照我说呀，什么都能弄得软和，就是钢铁也能，放在火里烧烧就成了，唯独没法子叫一颗冷酷的心软下来。他说话带刺伤害了我，伤害了我们大家。我一声也没吭过，说又有什么用呢？要是社员看到他们的社委或者社长受了人家欺侮，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就会对他们不放心。而要是大家对掌权的不信任了，那对谁也是灾难。你说对吗？”

戈约·奥卡答道：

“对，大爷……”

落在后面的父子俩在谈论着驯马的事。阿夫拉姆批评了他的儿子出的一桩事。有一会儿他一只脚离了踏镫，这可是挺危险的失误。一个骑手最要当心的，就是手不离缰脚不离镫。作到了这两桩事，加之有气力，脑子灵，马再刁都能对付。

马队一直在小跑。山风吹动着斗篷和马鬃。他们碰上了一大群慢慢走动着的羊，“火球”就跑去追羊玩儿。

“咳，‘火球’，‘火球’……”罗森多申斥着。“火球”这才夹着尾巴，低下头来，真的感到不好意思了。

再过去一点，他们碰上了羊倌，一男一女两个印第安人。他们戴着自制粗毡帽，衣衫褴褛。那男的坐在一个土墩上，嚼着古柯叶。女的躲在一块挡风的石头后面，用一个瓦钵煮土豆，烧的是草团子。火燃不起来，冒出一股股浓烟。罗森多和戈约停下来瞧他们，这当儿阿夫拉姆和他的儿子赶上来了。社长打定主意要打听一下，就向离路旁近一些的男人发问：

"你俩是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的羊倌吗？"

那个戴着脏糊糊的毡帽罩齐眉毛的人，象个蘑菇一样呆坐着，好象什么也没听见，过了好一阵才回答：

"嗯，羊儿……"

社员们可怜他，只有奥古斯托憋不住想笑。

"是呀，我知道你们是看羊的，"社长解释道，"可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给庄园主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干活。"

那沉默的人瞅着自己的破裤，黑黝黝的肌肉从破绽处露了出来。他说：

"布都撕破了……"

戈约·奥卡认为，也许这羊倌只跟监工们打交道，从来也没见过庄园主，或者至少不知道他的名字。罗森多换个方式提问：

"你们是乌迈庄园的吗？"

"是的。"

"你们做羊倌多少年了吗？"

那女人胸部扁塌，满面污垢，头发蓬松散乱。她走过来对那男人悄悄说了点什么。她那邋遢的丑相看起来很可怜。贫穷折磨起女人来，比折磨男人还惨。

"他们对你们怎么样？"社长还问下去。

看羊的望着在山头谷底散开来了的群羊，硬是不开口。显

然，他们不愿作答。除了羊群之外，他们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们自己把自己包起来，而寂静也包围着他们，就象包围着旁边那小火烤烧着的孤零零的岩石。阿夫拉姆认为，他俩也许害怕这是庄园主派人来算计他们的，因此啥也不说。这样，社员们就继续赶路。罗森多说：

“这些可怜巴巴的人，丢掉一只羊都得挨鞭子。卡西亚娜和保拉没跟你们说起过吗？……真奇怪，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住，他们一向都是住在远处高山上的……”

可是，这些行路人的注意力，都给出现在远方的几个带枪的人吸引住了。那些人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几个赶骡子的，骡子驮着大白包袱。

“他们不会是土匪吧。”戈约·奥卡不安地猜测。

“从带的行李看，他们不是土匪。”罗森多说。

阿夫拉姆接着开起玩笑来：

“要是他们是土匪，那就缺多罗特奥来唸《公正的法官》那祈祷文了……”

“对呀，对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不一会，双方碰面了。来的果然不是土匪，而是有钱的过路客，也许是做买卖的，也许是庄园主，也许是矿主。他们的衣着质量好，看得出一大溜骡子驮着值钱的东西。

“喂，老乡！”走在头里的那人把护着白脸孔的挡风围脖推下去，一下勒住马，打着招呼，“上哪儿去？”

“镇上去，先生。”罗森多也勒住马，答道。

两伙人面对面停下来，相互仔细端详着，行路人厌倦了单调而又寂寥的景色，碰了面往往这么彼此端详。那推下了围巾的人说道：

“你们知道这儿有想赚钱，想赚大钱的人没有？”

“先生，在我们鲁米公社，大家都想赚钱。”社长答道。

“噢，可待在这儿是赚不到钱的。要到大森林里去割胶。一人一天能赚到五十、一百、甚而至于两百索尔。要是运气好，赚的还要多。我发给一切用品：这些包包里面带得有工具，武器，各式各样用得着的东西。”

“先生，我们是务庄稼的。”

“把树拉个口子接树胶，别以为这用得着什么学习……一干就会……”

奥古斯托盯着那人，听他提到那么多钱，眼睛里露出惊奇神色。那贩子又对他说：

“要作得牢靠些，我可以先垫钱。垫五百索尔，往后一口气就能还清……”

罗森多再度表示拒绝：

“先生，我们是务庄稼的。”

他立刻动身，后头的三个跟上。由于缺乏经验，由于交谈的时间短促，特别是由于老人的话简单而有力，奥古斯托没能拿定主意。因此，他一下也跟上来了，还十分注意听罗森多接着说的话：

“野森林可是个危险的鬼地方。有猛兽，野人，热病，何况那是卖命的事……”

罗森多·马基和社员们逢上决心去野森林的，不是头一回了，可就从来没碰到过从那边回来，取得成就发了财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去。能发大财的传闻，就象被风儿吹散似的，一直在山地两侧传播。受够了匮乏之苦的穷人，还有想更加富有的财主，备好鞍马，弄得支枪，就出发了。有的成帮结伙去，有

的只身前往。不管怎么去法，他们去到丛林路口，就是那种钻入莽莽荒林的暗道，然后从那儿为惨绿的深渊所吞没……

罗森多转过脸去，瞪着奥古斯托，想跟他说几句话。他什么都没说出来，可是很显然，他在责备他表现了过分的兴趣，表现了那种会毁了他自己的渴望与惊奇。年轻人感到难受，觉得自己出了差错，甚至觉得好象自己已经抛离了公社，大伙儿都在指责他似的……原始森林……这是他跟丛林，跟那遥远而迷人的现实首次的接触。

社员们走的这条道路似乎厌倦了坦荡的高原，又离开大道汇入了盘山险径。可是，这山路相当宽，旋绕的坡度也平缓，因为镇子就在附近，大主教或者州长偶尔前来视察，当局这才稍微做了点好事儿，以便近郊不显得十分刺眼。山坡路下到一条有瓜兰戈树① 树荫笼罩的小河旁，再沿河道一侧逶迤前行。道路可任凭驰骋，空气中寒意尽消，和风轻拂着面庞，瓜兰戈的树冠参差错落，象一把把遮阳的绿伞，挡住了高照蓝天威临广宇的似火骄阳。河水在细砂和暗紫与澄黄的卵石上面奔流着，唱着古老而欢悦的旅行曲。马匹和骑手也高高兴兴地前进。奥古斯托忘却了对他的沉默的责备，唱起一支经常在他心头激荡着的小调来：

> 啊，亲亲，小亲亲，
> 你要是钟情就来会我，
> 我一人漂泊在世界上，
> 谁也不知道我……

奥古斯托仿佛听到流水吐出悲音，在伴他吟唱。一个人在

① 生于秘鲁和厄瓜多尔的一种槐树。

河边唱歌的时候，很容易有这种幻觉。

白翅膀的小鹁鸽，
慷慨的小鹁鸽，
告诉我你窝儿在哪里，
我要去找个栖身地。

罗森多竖起耳朵听着，戈约·奥卡也听得聚精会神。这歌儿使他们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代，在那段美妙的时光里，他们也歌唱过爱情。因此，这歌声使他们充满了愉快之感。

黑夜已经在来临，
再要走路我就会倒下，
给我，给我一个住宿处，
让我在你身旁安睡下。

道路拐了个弯，登上一个小山岗就望见了镇子。镇子近在眼前，露出来红瓦屋顶、白色和黄色墙壁。房屋鳞次栉比，簇聚于一座有着坚实的方形塔楼的教堂脚下，就象在寻求庇护似的。四郊有树木和苜蓿地，一片青绿。在几乎空寂的街巷里，一种嗡嗡的杂乱声透露出人们在活动。不一会，小小马队经过街头，在卵石路面的街道上踏出清脆蹄音。闲得无聊的店家闻声走到门前，看有什么新鲜事。印第安人的斗篷除了罗森多的是黑色之外，都绚丽多彩，流光飞映在颜色浅淡的墙壁上。

“他们是印第安公社社员。”

“那老头儿是有名的社长罗森多·马基。”

“他们过的是美美的田家生活。”

“可是，看来堂阿梅纳瓦尔要让他们过不成这日子了……听

人家说……”

“说什么，老兄？”

“我听说呀，有一场官司要打。”

“快说说，快说说，老兄。”

于是闲话传开了，谣言纷纭而出。

骑手们沿着广场的一边拐弯，经过省府门前。空阔的广场呈四方形，交叉铺着石板人行道，道边野草蔓生。广场中央有个水槽，有几个妇女拿着罐子和提桶在那儿打水，看来她们是有钱人家或者政府官员的女仆。两个妇女跟一个印第安人在谈话，那人坐在水槽边上，看着他的马。那匹鞍具简陋的瘦马拖着缰绳，在放肆地啃着野草。教堂的门关着，塔楼顶上，站着只白铁公鸡，老是在作着要打鸣的模样。广场四周的房子一般都是两层，有的是商店，店里摆着五颜六色的布匹，和闪闪发亮的农具。印第安人在星期天赶集的时候，常来买这些货物。他们来到时，店主们还请老顾客喝酒。省府门口，警察们那身丑陋的、镶着绿边的蓝制服，为整个省城摆出官场色彩。因为这小城是省城，除了有省长外，还有些头衔不小的官儿，例如初审法院法官，军事长官，公共卫生官，督学，等等。

这些公职官员不干公事，就靠向顶头上司或直属下级传送没意思的公文打发日子。他们有什么可干的呢？法官埋在表现秘鲁人热爱正义的公文纸堆成的山头中间。但是，只要把那一捆捆文件看上一眼就会把人累垮，而钻进那条款和补充条款，申诉和辩护，以及“等因奉此”的死胡同里面要出得来，那需要有非凡的力量。于是，法官放弃了迅速处理案件的希望。他把他审理案件拖沓归因于他作出公正判决需要有深刻的分析：“我正在研究，在仔细研究这案子。”省长几乎不需要镇压什么骚乱，因

为印第安人造反的事一天比一天少了。他只要上午办一个钟头的公，就可以把罚款定完，把坐监税收完。其他官儿的任务没有这么繁重。服兵役的新兵一次兜捕完毕；没有药品来防治疾病；没有教具供应给各学校，而老师们既无知而又动不了，因为他们得到这饭碗有政治靠山。既然这样，他们有什么可干的呢？另外，他们不做事骨子里还有着深刻的智慧。他们都遵循那句有名的谚语："秘鲁的事情自个儿做成"。只是偶尔有个财主或者政客叫他们办事了，他们这才非同寻常地忙乎起来，这个那个暗地里还争着使劲儿。

马队在俾士麦·路易斯家门前停下。朝街开门的办事处紧关着，社员们便走进甬道。一个女人背着个孩子走了出来。她形容愁惨，带着黑圈的眼睛露出哭过的痕迹。

"什么？"她说，"什么？你们要见俾士马[①]？要见他？还到这儿来，到他家来找他？真有意思！"

她愤怒地尖声叫着。社员们面面相觑，不明白到俾士麦·路易斯家来找他，为何竟象干了桩蠢事。那女人看到他们迷惑不解，便解释道：

"那坏蛋就待在'海妖精'那儿。一头扎在那窝子里，给那妖精迷住了。没心肝的！连家都不回了。把儿女都扔了，扔下这可怜的小孩子。"

并非所有儿女都是小孩子，因为这当儿，给他父亲当秘书的大孩子出来了。他无疑嗜好斗鸡，因为他抱着个锦毛雄鸡，在用沙纸给它擦着已经细心地弄锋利了的钜钩。那行将扎进对手的眼睛或头上任何部位的钜钩，发着闪闪寒光。

---

① 俾士麦的女人把他叫成了俾士马。

他认出罗森多来之后，就把公鸡——那是只标准的斗鸡，冠子平，嘴壳短，两腿粗壮——小心地放到地上，带他们去找他的父亲。

他们果然在"海妖精"家找到了俾士麦·路易斯。他们经过一条石板地的甬道，走进盛开着石竹花、紫罗兰、茉莉花的院子。院子的每个角上，都有一株小桔树伸出圆圆的青绿树冠，是那种叫芳香桔或者叫庭院桔的树种，因为它们只用于吐芳香，供观赏，结出来的桔子又小又酸。正对面是客厅。那时，客厅里有许多人，喧腾着笑语歌声，和欢乐的六弦琴声。看到社员们来了，"辩护律师"又是拥抱，又是高兴地嚷嚷着，表示欢迎，并把他们领到了客厅门口。

"噢，朋友们，在这儿见到你们多高兴！首先，我得告诉你们，你们的案子进行得很顺利，十分顺利……请进，进屋来喝点儿，乐一乐。"

他们到达门口的时候，他就叫来他那一帮子快乐朋友，和一个被他叫做梅尔瓦的女人——就是那个"海妖精"。这个女人带着高傲冷淡的神情瞧着印第安人。她身高肤白，略显肥胖，红红的圆嘴唇，长长的睫毛荫罩着两眼。她穿着一身百褶绿绸衣服，上身紧绷着丰满的胸部，领口开得很低，露出来细嫩的肌肤。

几年前，梅尔瓦·科尔特斯从滨海某地来到了这个镇上。那时，她瘦弱而又苍白，用一条花边手绢镇咳嗽，咳嗽后手绢折缝间沾着轻红。起初，她的生活过得颇为沉闷。这是说她的社交生活。至于说她的健康状况，则由于山区干燥而充满阳光的气候的帮助，逐渐有了好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康复到可以参加一些晚会了，在晚会上她就交上了一些朋友。她变得漂亮了，因而也就不乏向她献殷勤的人。有人说她跟法官很要好，但是

说这话的不见得对，因为她其实是跟蒂尔潘庄园主的公子、青年绅士乌尔维纳关系密切。可是，这也不能肯定，因为商人卡塞达看来跟她很接近。谁知道呢，肯定她爱上了公司经理拉米雷斯，她同他跳舞跳了个通宵。然而，也许胜利者终归还是警官卡尔德隆，她对他笑得特别妩媚，尽管也别忘了学法律的学士拉莫斯这幸运儿，他在假期就跟她老泡在一起。可是，难道她的密友皮门特尔姐妹没说过，她最爱的是公证人门德斯吗？总而言之，梅尔瓦·科尔特斯在镇上真正地引起了轰动。这样卖弄风情，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所有规规矩矩的太太小姐们的极大愤慨。她们担心这么个荒唐的、无耻的、不正经的坏样伤风败俗，会发生灾难性的影响，于是就来排斥和孤立这可怖的、不知羞耻的罪人。她剩下来的几个朋友，其中有"行为一贯不端"、堕落而苦命的皮门特尔姐妹，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成为"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活靶子。为了使这种排斥更加明显，免得在她和镇上正派的女士们之间发生混淆，她们就管她叫"海妖精"，点明她是从风习轻薄放荡……的地区来的。啊，这些可怕的正儿八经的女士们！事实是梅尔瓦·科尔特斯要想法子生活下去。她那远方的家属很穷，给她寄的钱越来越少，因此她只得栖身在为数有限的几个女朋友家，靠她们照顾过日子。她开始跟那些向她献殷勤的调情，希望能发现有人值得她更多地注意。不料她几乎是顷刻之间受人唾弃，被看成是社会的污点，追她的人有的走了，有的希望能有艳遇而继续追逐。她成了个堕落的女人。她越来越穷，越来越为人所非议。她嘤嘤隐泣来发抒她的失望和怨艾。由于医生不让她离开这个镇子，和这些对她有如牢狱的群山，她就横下心来破罐子破摔。既然勾引不上一个财主，找个手头还有几个钱的也凑合。大家不是要看丑事吗？就有你们看的。这当儿，俾士

麦·路易斯登场了。他在皮门特尔姐妹好心邀请他参加的一次晚宴上认识了她。别看这讼棍的名字响当当，他可完全不懂战略战术，不留后路地一往直前，一直走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终于跟“海妖精”纠缠得难解难分了。他给她漂亮衣衫，给她珠宝饰物，为她买了这所房子。尽管他还没完全抛弃自己的家，可也日复一日在她这儿留连忘返。他举行社交晚会，有皮门特尔姐妹和其他姣美女郎参加。男人们不理睬自己妻子的吵闹，也赶来参加这种盛会寻欢作乐。家庭主妇们愤怒得白热化了。她们甚至要求把那野货驱逐出境，但是当局并没有听取她们的意见。官儿们都是些见过世面的人，觉得没什么要大惊小怪的。另外，他们也是这类盛会的常客。

“这是我最好的委托人，”讼棍说，“他们是鲁米的社员，是又老实又勤劳的庄稼人，可竟有人谋图夺他们的地。”

客厅里有几对舞伴在跳着一种当地的慢步华尔兹舞。两个六弦琴手弹着琴，用高昂有力的声音伴唱：

他给全人类
留下了亲切的回忆。
意大利的国土
是查维斯捐躯之地。

这首歌唱的是飞行员豪尔赫·查维斯。他驾驶着一架轻型飞机，在航空史上第一次飞越阿尔卑斯山。当他试飞完成在多莫多索拉降落的时候，因飞机失事而死。秘鲁的城里人善于怀旧，自己唱出精巧的歌子来倾吐他们的景慕与悲伤：

他一人架着飞机

横越阿尔卑斯山
全世界都在惊叹
这秘鲁人的勇敢。

唱歌的是两个肤色黄褐的混血儿。他们用粗大的手指拨动着琴弦。大弦声如牛号，小弦尖锐地呻吟着，好似就要迸裂。一对对舞伴并不打多少圈子，舞步稳重而又简单。这就是秘鲁的华尔兹舞，或者不如说华尔塞舞，它同音乐和旋律一样都本地化了。

这个英勇的飞行员
使得祖国更加伟大，
带着自豪的心情
秘鲁人怀念着他。

社员们没听清全部歌词，不大懂它的涵义。

“听到了吗？”俾士麦·路易斯对他们说，“这是伟大的豪尔赫·查维斯。他在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三日飞越阿尔卑斯山，知道吗？还没过两年哩。象他这样，才是为国增光的人！”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堂俾士麦这么说了嘛。他们想，他们无知无识，除了每天老老实实出工种地之外，可不知怎么为国家出力。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而按他们私自忖度，这才是最好的出力的方式，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应该懂得飞行，应该飞过阿尔卑斯山。

“给我的委托人拿啤酒来！”讼棍嚷嚷着，他的快乐朋友微笑着，梅尔瓦·科尔特斯也面含笑意。啤酒送上来了，盛在大杯里，上面冒着一层泡沫。阿夫拉姆和他的儿子不喝。“这象是马

尿，"奥古斯托悄悄地跟他爸爸说。罗森多和戈约·奥卡出于礼貌喝了。

社长看到谈话的时间够久了，就向律师提出要谈谈打官司的事儿。路易斯把他们领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说：

"很抱歉，现在是……娱乐会上抽不开身……谈这么重要的问题，这不是个合适的时候。"

讼棍穿着套淡青色的衣服，手指上的大戒指闪闪发光，肚皮前面，从坎肩的一个口袋到另一个口袋，垂着根金链子。他的眼睛给酒弄得迷迷糊糊的，通身发散着酒气，就象从头到脚在酒缸里浸过似的。走进房子以后，他把门半掩起来。

"简单地说，阿梅纳瓦尔那家伙递了状子，要公社的地，一直要到了鲁米谷，说那大片地是他的。你们见过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可是我呈上了地契，还有份很好的辩护状，这就叫他不知怎么说才好了。他请的律师是那不济事的'蜘蛛'，那人除掉'蜘蛛'的诨名之外一无所有，他什么都逮不着，连苍蝇都逮不着，到现在还不敢答辩。他们一答辩我就再上呈子，够他们受的……他们是什么东西？我是俾士马，早先一个大人物也是这名字，你们知道那俾士马是谁吗？"

社员们说不知道，猜想那人兴许也是会飞的，可是讼棍本人对跟他同名字的人也别无所知，因此也就不能为他们释疑。

"嗯，罗森多·马基，没什么要着急的。这儿，你看，这脑瓜子里面，"他敲着他的秃顶说，"有的是门道。我跟'蜘蛛'交上手回回都打败了他……放心回去吧，过一个月再来，因为他们准是在等着限期截止才答辩……喂，马基，你能给我五十个索尔吗？"

罗森多把钱交了。路易斯陪他们到了拴马的地方，在他们离开之前还在唠叨：

“我说，放心回去。没什么要担心的。事情明摆着，是你们在理。对这样的扒手，我知道该怎么敲打。要是需要证人的话，那时你们再来。谁不知道地是公社的？你们的产权怎会得不到确认？放心走好了。”

社员们到近边一个小饭铺里吃了点东西，喂了马。店子里尽管闹哄哄的，可是一个跑堂的姑娘还是给奥古斯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怎么到处有漂亮姑娘！遗憾的是罗森多很快就叫走。

一路上，罗森多和他的同伴反复思量着律师的话。是呀，他说得有道理。至于说到证人，那么蒙查镇的所有居民，以及常常经过鲁米的来往行人，都能证明那地自古以来是他们的，证明他们的产权不容怀疑……

赶路很辛苦，老人尤其觉得累。他们还在穿过高地的半途当中，就已经天黑了。幸亏天气晴和，要是碰上雨季，高原上出现一个个烂泥坑，冷不防能把马和骑手吞没。刀锋般的山风不断袭来，在杂草丛中呜呜地呼啸着。罗森多颠颠簸簸，感到马蹄好似在踏着他的脑子，他那困乏地弯曲着的背在发痛。

由于疲倦，归途的路程显得特别长。但是，当开始下坡的时候，他们瞥见村子里亲切柔和的火光，星星点点在远方的夜色中闪烁。这个景象鼓舞着他们，给他们增添了力量。那儿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土地，他们幸福的安生之所。他们忘记了疲劳，就是马儿也不管道路崎岖，为了早点赶回去而加快了步子。

*　　　*　　　*

奥古斯托早早起床去帮忙挤奶。虽然这不是他的工作，可是他突然对这一行热心起来了。他在想找借口插上去时，看到伊诺森西奥在制服一头不驯的母牛。

“嗨，伊诺森西奥，要我帮你吗？”他说着就走了过去。

那母牛已经拴到了拴牛桩上，但还要系住它的脚。

“这牛才下头一胎，”伊诺森西奥解释道，“还不让挤奶。打破了个瓦罐子。牛都是这个样，要等到习惯了才顺溜……”

瓦罐的碎片散在地上的一摊牛奶当中。出乎奥古斯托意料之外，等候着挤奶的姑娘们不是他前一天看到的那两个了。原来是换了一班。玛基查跟另外一个奥古斯托没去注意的姑娘来了。我们在罗森多·马基回忆的时候碰到过玛基查，她现在叫做玛加了。她两眼乌亮，嘴唇和面颊象开放的鲜花，胸脯隆起结着果实，宽大的臀部预示着会象大地一般丰硕多产……奥古斯托还喜欢管她叫玛基查。他帮忙缚住牛脚，把另外的母牛赶拢来，把小牛拴好不让它们去吃奶，把罐子和提桶递过去，做什么都非常专心，非常热情。他时不时要找玛基查谈几句话，而她则以温柔而欢乐的目光朝他一闪作答。奥古斯托的心头充满了希望。且看玛基查从旁经过的那瞬间——啊，爱情，爱情，连石头也要战栗！

奥古斯托翌日清晨又来了，以后接着来到。他会唱歌，当浓浓的奶汁流淌下来的时候，他就轻声哼着甜蜜的歌儿。玛基查早先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些歌子，心想许是奥古斯托自个儿编唱出来的，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跟他们当时所处的情景有关系：

啊，眼睛，黑黑的眼睛，
卡普莉①果似的眼睛；
你别长在山头上，
过来瞧瞧我的心。

① 秘鲁的一种草本植物，果实似葡萄。

伊诺森西奥是个安静的、粗心大意的人，他过了好几天才发觉这些青年人在干什么。他为人厚道，跟奥古斯托尽管年纪相差一大截也交上了朋友，有一天向他探问起这事情来。那青年象所有心头欢悦而兴奋的情人一样正想吐露心事，就既严肃而又随便地把什么都告诉了他。他还说近来他迷恋着每个他所看到的姑娘，到牛棚去想找那请他们喝过鲜奶的姑娘，结果找到了玛基查。嗯，玛基查正是他所喜欢的所有姑娘当中他一直在寻找的。他爱她。到最后他发觉原来玛基查就是他一直在找的意中人……

牛倌和奥古斯托站在牛棚里谈着话。玛基查和另外那个姑娘每人头上顶着个瓦罐子，手里提着半桶奶，走开了。红日从鲁米山顶冉冉上升。牛犊在吃奶，用鼻嘴顶着乳房催奶。处处闻得到晒热了的牛粪气味。

伊诺森西奥浑厚地微笑着，开始发表他那听来有道理的见解，还以实例来作论证：

“你知道吗？女人就好比是山里头的鸽子。你带着鸟枪进山去，看到一大群鸽子，不知道打哪只才好。当然，要是猎手枪法好，要么他枪子儿装得足，那能一枪打上好几只。可是，就说那想打一只的人，他怕打不中，用心瞄准。有时候他正要开枪，那鸽子一跳，换了个枝儿，藏在叶子中间不见了。碰巧也会出这样的事儿，他瞄准一只鸽子，可从旁来了另外一只，正好落在他瞄准的地方……砰！他打下的鸟儿，不是原来瞄准的那只。懂吗？女人也是这样。你瞧见好些个女人，想找一个，可得到手的是另一个。难说你找到的就是你想找的……我跟你说，女人就好比是山里头的鸽子……”

牛倌发表了这一通讽喻式的议论以后，奥古斯托拉长着脸

现出老大不高兴的样子。伊诺森西奥这蠢货这么傻乎乎地瞎说白道些什么呢？难道他一点也不开窍，这么木头木脑？他许是想说玛基查跟另外哪个女人都一样吗？要不就是数落他奥古斯托爱过其他什么人，象爱玛基查一样吗？显然，伊诺森西奥很不通人情，很笨。奥古斯托不答理他就走了，懒得跟这么个傻子多费口舌。

伊诺森西奥微笑着，噼啪地甩起鞭子，把母牛赶到牧场上去。他对奥古斯托看不起他淡然置之，并不因此生他的气。“啊，青年人，青年人……啊，母牛，母牛。”他自个儿喃喃着，习惯地甩着鞭子但并不打牛。伊诺森西奥无论对牲口还是对人都很耐心。安第斯山区的驮夫和牧人，大都具有耐心这种美德。他们没有耐性也得练出耐性来，而且要练得非常有耐性。赶着大群驮畜或牲口，老是行走在荒凉萧瑟的地区，穿密林，涉险滩，越断崖峭壁，沿途没有旅店和歇脚处，没有道路或者是有小路而没有桥梁和屏障，忍受住这旅途的辛苦而不陷于焦躁绝望，没有耐性是不成的……伊诺森西奥是从小就放牧的牛倌，他知道要有耐性。“啊，青年人，青年人……啊，母牛，母牛。”

*　　　　*　　　　*

有的社员一直在打野鸽子，这可不是什么讽喻。想跟已经成为传说人物的阿夫东竞赛的人们，打起野鸽子来了。

鸟枪砰砰轰响，成群的鸽子在鲁米谷与隆布里斯河四处飞逃。硝烟起处，一两只鸟儿掉下地来，其他的鸟儿划起一线线蓝光，腾空急飞逃命。它们几乎老是栖息在某个好瞭望的树上，待到惨遭牺牲之后被轰走，又落到另一株树上。猎人们摸透了它们的脾性，而它们也摸透了猎人的脾性。它们只要看到有人踮

起脚尖摸上来，甚至只要看到有人手里拿着根棍子，就起飞。这时候，猎人们——他们不愧是人，会想门道——就埋伏在它们要飞往的那些树下。它们刚刚来到就响起了枪声，几只鸽子应声落地。于是它们又惊惶地拍翅飞起，迷惘地打着盘旋，再在远一点儿的地方挨上枪击，又有几只鸟儿饮弹毙命。

猎手们为了不把它们都吓跑，就让它们上午吃浆果。下午才是他们打猎的时候。自然，那时就不让它们吃了，更谈不上让它们唱歌了。

很多社员怜悯野鸽子，有些人惦记着它们的歌唱。笛子手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是最迷恋那歌声的。他听那柔和的鸟音听得入神，特别是在黄昏时刻总是等着听。他仿佛觉得那忧郁的歌声，是薄暮之中一种不可缺少的色调。我们跟我们的笛子手朋友一道认为，黄昏时刻的鸽子鸣声，的确对人们有着非凡魅力。音符和色调宛若水乳交融。有时，暮色好似抹上了音乐的情调；有时，歌声又配上了苍茫的暮色。出神的听者一直要到天黑下来，才能苏醒。

有的时候，德米特里奥以为听到了远处象在抽噎着的歌唱。那是发自他自己心底的歌声。

* * *

草医纳莎·苏罗穿着一身黑衣，行巫术。有一天，她突然来到罗森多面前。那时天黑了，社长觉得她仿佛是从黑暗中生了出来似的。

“大爷，大爷，”她带着鼻音说话，土色的脸上充满着恐怖，“我叩问了古柯。提起公社的土地，篮子就从青龙木棒上掉了下来。兆头不好，大爷。”

罗森多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随着时间推移和反复思忖，他对俾士麦·路易斯大言不惭的保证，不能不感到怀疑，至少是觉得不那么牢靠了。

“还有，大爷，”纳莎故作神秘地接着说，“我想尽些办法询问古柯，回答老是不妙……还含着苦味……”

跟乌迈庄园打官司，已经是全村的话题了。素有女巫名声的草医，对这场官司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凶兆。纳莎喜欢社员把她看做能预卜吉凶的铁嘴。她懂得人们的心理，总是宣布人们所希望或者害怕的事情，来使得人家把她看成先知。

“等着瞧吧，纳莎，”罗森多体察到了社员们担忧的预感，闷闷地答道，“我们请了个师爷，要到衙门里去打官司。”

纳莎口里念念有词，消失在夜色里。天知道她是在咕哝着世俗的话语，还是念神秘的符咒。

*　　　*　　　*

魔术师巡回来到了村里，他是骑着匹行路艰难的栗色瘦马来的。那马除了驮着他以外，肚子两边和臀部还驮着几只塞得要裂开了的大褡裢。骑手象是外加的一个包袱似的。

他象往常一样，住宿在社员米格尔·潘塔家里。潘塔家在大街中段，面对广场，位置非常良好。

好客的潘塔把褡裢卸下来，给马喂上料。魔术师这小贩就在走廊上打开褡裢。看他从那里面拿出好多好多的东西来哟!

印花布，本色布，针线，纽扣，草帽，小镜子，小刀子，一把没装柄的铲子，便宜的耳环和戒指；书名叫《贝尔托多、贝尔托迪诺、卡卡塞诺》和《拿破仑之预言》的书，口琴，山羊皮鞋，围巾，白手帕，印着野兽或斗牛场面的红色大手帕，还有一大堆商品，五

颜六色，闪闪发光。

社员们赶拢来瞧这么多的奇货珍品。

“嗨，堂孔特雷拉斯，你怎么这么快又来了？等收获过后来多好……”

魔术师咧开嘴巴笑着，露出一口虫牙。

“我还会来的……还会来的，老乡们！我可爱上这里来，这里大伙儿都是好人，也付得起该付的钱。”

他用这样的甜言蜜语来讨社员们的欢心，好把他们俘虏过来。

“来呀！买点什么吧……还不快扯点这细洋布……八十生太伏一公尺，好比是白送。”

这小贩年纪五十开外，又高又瘦，蜡黄的长脸象块牛板油，嘴唇上留着撮黑色的小胡子，腮边稀疏地钻出些放亮的胡须，算是连鬓胡子。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常常咧开，机械地装出职业性的微笑。他一面跟顾客们谈话，夸他的货好，一面用那双又瘦又脏的手数票子，找零钱，快得叫人以为票子自个儿在计数。一顶蘑菇帽戴在他的小脑瓜上，一件浅黄色的斗篷罩在瘦嶙嶙的身子上，象是挂在一个稻草人架子上似的。一条黄斜纹布长裤到膝盖下面皱折起来，堆在灰蒙蒙的皮鞋上。可是，这人真正独具一格的还是那双眼睛，乌黑灵活、特别锐利的鸟眼睛，它们要是盯上了什么，就奸细般地认真观察起来。那双眼睛又使他显出心狠手毒的神气，而在其他方面，魔术师则只不过象个鬼影，或者是象根扮成人样的朽木，连风都吹得倒。不过要对他的为人形成全面的概念，那就得看看他是怎么做生意的。

“姑娘，你戴上这对耳环看起来会很俊。你呢，你也别装模作样了……你有双好手，配上这戒指就象画儿似的……戴着戒

指的手可招人爱……耳环就只四十生太伏一对……戒指也只花一索尔，白花花的银子打的哩。”

姑娘们深怕买东西买贵了，挨妈妈的骂。魔术师想出另外的道道展开进攻。他把手饰给她们戴上，请围观者中露出满意神色的人品评，再拿他们的称许作理由来游说。他只要把货放到了谁的手里，几乎谁都不能不买下来。

“你呢，查约大嫂，你还得买双皮鞋……”

查约大嫂正在用手指肚试着一段棉布，那棉布薄得象纸，要五十生太伏一公尺。

“还叫买皮鞋哩！上回你卖给我的那双皮子朽了，连线都没上好，太不经穿了。”

“啊，这无赖……啊，这骗子手！……”旁观者老实不客气地嘲笑他。

别以为魔术师对这样不体面的称呼会生气，或者至少会装聋作哑不予理睬。不，恰恰相反，这使他很高兴，他听着听着职业性地笑得更欢了。他内心里认为这些称呼是荣誉的印记，是恭维他这个真正懂行的精明的生意人。谁爱嚼舌就嚼去吧！他把货塞到了他们的手里，还要怎样呢？这世界是属于能人的，要怪就只能怪那些甘心受骗上当的蠢货。

魔术师跟潘塔或者其他的什么朋友私下谈话的时候，常常抱怨他一岁上死了母亲，由他的醉鬼父亲带大，没有能去学医。他这么说是给自己打马虎眼，实际他从来都不大喜欢学习。

他的故乡是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多年前，他在那儿是一伙以调皮捣蛋出名的顽童的头头。他们躲闪着看守人的枪弹，闯入当地果园大肆偷劫破坏；他们糟踏顺路碰上的马，骑在光马

背上没命狂奔；夜间，他们掉换商家的招牌，把药铺招牌换成棺材店的，棺材店的换成药铺的。

“这批孩子是害人精。”人们皱起眉头评说着。

至于说到放尾部安上锋利玻璃片的风筝去割另外的风筝和使弹弓，那就没谁比得上他胡利奥·孔特雷拉斯了。十来个同着放的漂亮纸鸢，经他狡黠地一割，就断了线飞到不知哪方去了；麻雀和野鸽子，被他以鹰鹞的眼睛瞄准，飞石命中而纷纷落地。

所有这些恶作剧，在镇子里某种程度上原是司空见惯的，谁也不会因此而出事。可是，他总是玩出些恶毒的花样来，这才使他终于不得不离家出走。他抓住了一只用弹弓打坏了翅膀的鸽子，并不象其他孩子那样，把那受伤的鸟儿弄死免得它受苦，而是想出了一个很妙的主意。他把它带到学校去，在上课前把那牺牲品的腿缠住，再把它放到老师心爱的猫儿逮得着的地方。看着被系住的鸟儿想逃走，把头从这边转到那边，不济事地扑动着那没受伤的翅膀，甚至想要跳起来，但只能痉挛地挪动哆嗦着的小身子，这事儿他觉得怪有趣的。这时候，老师进来了。她凭经验知道责备他是白费唾沫，就打发他带张便条回家去给他父亲，还要求对那便条给与答复。

他父亲的确是个酒鬼。那酒鬼只是在老师或者邻居向他告状的时候，才想起他的儿子来，抽他一顿鞭子。这一回，长到了十二岁的胡利奥·孔特雷拉斯，没交便条就从镇上跑了。

他到处跑，样样干，甚至于参加了一个三流的杂技班。那班子的主要演员在哥莱特扭坏了脖颈，留下来的演员到卡哈马卡，本来想演出四场杂耍，但由于没人看，演不成，解散了。

这时，孔特雷拉斯长大了，神通也更大了。他用微薄的积蓄买了个见于集市的轮盘赌盘子，算尽机关地用它来勾引容易受

骗的人。就在圣马科斯地区的集市处于高潮时刻，他把轮盘摆起来了。盘子上可赢得的赌品有扣子、袜子、线球、他从一个药房免费取来的年历画片、镜子和一只廉价手表，手表用作诱饵，自然是赢不到的。每赌一次他索取二十生太伏。欢乐的人们被表迷住，付了钱就打动转棒。那棒转呀转的，一下子停下来指着一张上面画着瓶特效药的年历片，或者是一排六颗衬衣纽扣的纸版。轮盘的主人靠着它赚得点钱，但并不如他所想赚的那么多。

集市不兴旺。广场上只有少数几个跳假面舞的；神父不许晚上作宗教游行；斗牛用的牛胆子小，不肯冲击，而斗牛士知道了要放以前斗翻过人的野性牯牛来对付他时，在夜间就逃之夭夭了。最后，断送一切的是，一个上尉领着一帮警察刚从卡哈马卡来到，禁止想露一手的非职业斗牛士进入用大木桩围起来的简便斗牛场。人们吼叫着反对当年主持集市的市长："吝啬人……小气鬼……下贱货……剥皮……"，责怪他没有花该花的钱。上尉以及他那一帮人，使马刀来对付叫嚷得最凶的人。

这当儿，胡利奥·孔特雷拉斯去见市长，向他提出来个好主意。

"老爷，"他说，"这局面我来替您补救补救。您叫把市场腾出来，由我演场杂耍。我会耍把戏；我在杂技班待过……"

"是吗？"市长半信半疑地回答。

孔特雷拉斯给他看一张杂技班的节目单，那上面有他的名字，这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杂耍将于翌日晚间开场。市长提出给他一百索尔包场，但鉴于这位艺人特别重要，终于同意在收到的门票中分给他一部分。在这市长脸上无光的危急关头，孔特雷拉斯使得他时来运转。他为了满足大家，立即宣布了这场杂耍，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出力在广场上贴出大海报。海报以

醒目大字宣布，大魔术师胡利奥·孔特雷拉斯将于当晚在市场演出。接着开列的节目就都是魔术了，有踩绳魔术、跳跃魔术、飞人魔术。有人故弄玄虚，说他看过飞人魔术，那真是又神秘又吓人的路数。消息传遍了整个镇子。到傍晚，孔特雷拉斯去见市长说：

“听我说，老爷，这些人要求苛刻。要是我不能尽如他们的意，天知道他们会对我干出什么事来。您最好把那一百个索尔给了我，让我好预先寄给我娘。”

市长喝醉了酒，他不无感动地给了他一百索尔。可是，他还并没醉得和感动得不去怀疑这家伙使坏心眼。于是，他跟上尉商量好，派个警察把孔特雷拉斯监视起来。

这位魔术大师把什么都考虑好了。他甚至找了两个同谋，一个帮他卖票，一个为他备好马等在广场的后门外。可是，他没料到会有人监视他。

天黑了，临时凑合的剧场里挤满了观众。瞧那兴高采烈的汹涌人群！奇佳酒和啤酒水也似的流淌。有的人拔出手枪来朝天开枪。糟糕的是空中隔着层锌板顶篷，一枪打去它就轰隆震响。那些烂醉了的以为这是节目的一部分，鼓起掌来。另外的人高声叫喊：“要把戏的！要把戏的！”直叫得仿佛喉咙都要破裂。

那时，孔特雷拉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不知怎么办好。监视他的警察象是他的影子，甚至当他登上临时搭在屋檐旁的戏台时也不离开他。戏台后面是便门，门后有匹马等着，但这一切也许都无济于事。这位以前的艺人会打转转，会走绳索，甚至会翻双跟斗。可是，飞人魔术呢？他连蒙混过去都没法子。而观众要是得不到满足，真能干掉这蹩脚魔术师，至少也会毒打他一顿。上尉和他的部下麕集在入场口，好象是汹涌人流之上的蓝

色沫子。

“要把戏的！要把戏的！”

砰砰枪声继续不断地打在锌板顶篷上。一个俏皮鬼信口胡诌道：

“天门要垮下来啦！”这话引起了一片哈哈声。

孔特雷拉斯还是不知怎么办好。他用各种借口让那警察等候着，等到那卖票的同谋带着钱来了。现在，再没有别的事干，只好登台演出。一切都安排定了。要把戏的甚至穿好了丑角穿的红色紧身衣服。他吩咐把用粗布做的幕布拉开，他要立即表演飞人魔术这个最吃力的节目。他这么告诉看守，而且打出最后一张牌来，补充道：

“我起飞的法子是个秘密。你最好是去瞧瞧我怎么起飞。”

看守对这节目将信将疑，但是实在想瞧瞧人能长出翅膀来的奇事，就钻到观众当中去了。他挟着个包袱，里面是孔特雷拉斯的衣裳。他凭着当警察的机灵劲儿揣想，就算他所监视的人跑了，凭他身上这惹眼的服装也不难把他找到。

“要把戏的！”有人叫了起来，打破了幕布拉开之后的片刻沉默。

“要把戏的！”别的人应声叫嚷。

台上依旧空空如也。魔术师没有出场。这当儿，看守怀疑起来，跑到后台去看，看到的是孔特雷拉斯化成了一溜烟，飞了。这才真是飞人魔术。

那时候，孔特雷拉斯开始作一次北方的群山从来没见过的、最最独出心裁的跑马。他穿着小丑服装，孤注一掷地把钱藏在怀内，直奔后门，一跃上马，夺路飞逃。他风驰电掣地穿过大街小巷，全速冲向隐没在夜色中的道路，飞驰，飞驰，到天放明了还

在飞驰。早起来的农民有的赶着羊儿去放牧，有的骑着毛驴进城。他们惊惶闪避，或者吓的动弹不得，都以为碰到了魔鬼，穿着这么一身红，这么飞奔，要去追逐某个灵魂，或者要到钻入地下跟阴森森的地狱相近的山洞中去。

警察那方面不知咋办才好，也不知作何解释。他走到上尉那儿去，把装衣裳的包袱呈上作辩解，挨了一记耳光，关了两天禁闭。观众等魔术师出场等得不耐烦了，就首先到戏台上，然后到四周围去找他。当他们知道受了骗，就把能砸烂的一切都砸个稀巴烂，甚至还想放火把房子都烧掉，警察好不容易才制止住了他们。管事儿的市长看到出了这件丑事，也跑了，避风避了半个月才回来。

那骑手依旧狂奔，沿路使人目瞪口呆，惊惶恐惧，一直奔到一个朋友家里，由那人给了他一身适于混迹人间的衣服才作罢。

这就是胡利奥·孔特雷拉斯赢得三百索尔和一个诨名的由来。他从来没有一把抓到过这么多钱。他用这笔钱贩些零星杂货，做起走街串巷的小贩来了，并且一直干这行当。据说，他在特鲁希略城的一家银行里存了款，隔段时候又去存些钱。他对这说法既不予肯定又不否认，只是年复一年地说他从此不来了。事实上他骑着匹行路艰难的马，依旧常来。那马并不感到它的主人的重量，但的确给几个鼓鼓囊囊的褡裢压得够呛。

“这铲子是纯钢的，铲地象切豆腐……”

一个打野鸽子的猎人背着鸟枪经过，走拢来看这儿在干什么。

“噢，我倒记起来了！”魔术师愉快地嚷道，“你的鸟枪卖不卖？我要杆好鸟枪……出得大价钱。”

那社员把鸟枪递给他，孔特雷拉斯带着行家的神气检查

这枪。

“不，这枪不合适。乌约米有个羊倌托我买支枪。狮子叼他的山羊，他要杆好猎枪，还要枪子儿……枪子儿要大的，打得狮子的。可是他最好亲自来看看。我得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不能一个个找。”

“赫罗尼莫·卡瓦。”

“噢，好，好……但愿他自个儿能来，你跟他作成笔好生意。他急着要鸟枪，也出得好价钱……这儿谁还有鸟枪？我看看合适不。”

赫罗尼莫和另外的人想了想，说不出几个有鸟枪的人的名字来。有的人爱管闲事，还跑去叫他们。那些人就带着鸟枪，从家里或者从正在打猎的山谷里奔过来了。

所有的鸟枪都是旧式的前膛枪。魔术师看一支扔一支。这支鸟枪枪管儿太细，那支火药筒坏了，第三支枪托松了……不成，都有毛病，可是也许羊倌想亲自来看看。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以后，他就去叫卖货物，照料顾客去了。

“不，这回我不赊账。我要去远地，要好长时间才转到这边来……你问这儿谁借借钱嘛，谁不会借钱给你呢？社长可以作保人。”

“你不是说过你很快就会到这儿来吗？”

“那是你们不相信我的时候说的。”

谁都不能不跟这堂孔特雷拉斯开个玩笑。

男男女女扯点布，买点零七八碎的美梦实现了。魔术师的生意作到傍晚，作到暗得看不清脸色时才停止。

主妇端上晚餐。米格尔·潘塔跟他的老朋友一道吃饭，他

俩围着炉火絮语到深夜。魔术师对他做生意来来往往的那一大片地区了如指掌，关于远方的城镇、庄园、印第安佃户、社员、节日等等，讲得出许许多多的故事。他的亲身经历就波澜起伏，他把那些事情讲得很神。

"有一回我在皮乌拉一个出毒蛇的地方。哎呀，我碰到一次毒蛇是谁都没碰到过的！那毒蛇溜到了我的马褡裢里，待在那儿跟我骑马上山下岭，我可没看到它。怪就怪在它并没有给压坏。我正上卡哈马卡去，经过一座很高的荒山的时候，马儿乏了。我就停下把褡裢取下来歇马，那当儿毒蛇钻出来啦。'啊哟！'我说，'我放东西进去拿东西出来，它怎么没咬我？'它溜出来爬了一小段路，僵啦。接着又动了动，又僵啦。它得了高山病，是的，是那回事。可我说，'得看看究竟是怎么的。'我在它旁边烧起火来，它暖过来又爬动了。我没打死它，我知道它反正得死。我倒想问问，谁见过得高山病的蛇来着？就我见过……"

岁月过去并非不留痕迹，对常年奔波在外的人说来尤其如此，魔术师衰老了。他的双肩垂了下来，唇边出现了两道深深的皱纹。那次飞人魔术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过了几十年了。这故事在他嘴边带上了陈酒的味道，他说着说着不由得怀念起青年时代来。

*　　　　*　　　　*

夏天的早晨清爽，蔚蓝，淡抹着一层金色，是最最美好的时光，特别是早晨有着个象玛基查那样俊俏的中心人物，尤其显得美好。真个使人想早早起来。奥古斯托·马基自然继续早起床。那挤奶姑娘跟他已经有点亲近了，甚至于有时要他帮忙，有时腼腆地叫他做事。奥古斯托喜笑颜开。他跟伊诺森西奥则恰恰相

反，关系还是冷淡，或者不如说没有什么关系。奥古斯托甚至不跟他打招呼，尽可能不理睬他。他这么作了两三天，有耐性的牛倌把他叫到一旁对他说：

“你很不应该，奥古斯托……至少至少，也得尊敬长辈嘛。别瞧我傻里傻气，其实我并不傻，我还懂点事：你是个小子，她是个姑娘……我对你俩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你不尊重长辈就大不应该。‘怎么啦，’你马上会问我是什么人……得，的确我不是管事的，可我管牛，管这牛棚……这儿归我管。我能对你说：‘我不要你，你别再上这儿来了……’现在你该懂了吧……”

奥古斯托懂了，道了歉。随着时间推移，他甚至喜欢起这坦率而纯朴的牛倌来。他俩成了好朋友，挤奶也全成了乐趣。牛奶，远方的麦浪，母牛的大眼睛，玛基查的手，太阳晒热了的牛粪，鸟儿的啼啭，大地的包罗万象的胸怀——一曲曲美好的新歌，从这一切当中喷涌而出。奥古斯托答应教纯朴的伊诺森西奥唱一首他爱听的“华伊诺”民歌。可是伊诺森西奥不谙音律，学不好那首歌儿的一些调子……

* * *

野鸽子对这种飞去飞来、死亡相继发生的生活厌倦了，象往年一样飞走了。它们明年也会象今年一样，还要飞回来，也许那时候它们把受到的虐待忘记了，也许来的是一群群另外的鸟儿。

笛子手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惋惜鸽子离去，对猎人们特别是对出猎最勤的赫罗尼莫·卡瓦，感到十分恼火。他真想揍他一顿，可是又怕打起人来失去自制力。卡瓦是盖屋顶的工

匠，需要他给学堂修屋顶。学堂四面笔陡的黄砖墙，已经砌好。另外，社长和社委们会判他付医药费，罚他出钱给公社，甚至要是找不出他打人的正当理由的话，还可能驱逐他。谁知道城里的法官为了要榨他的钱，会不会以打伤人的罪名判他的刑呢。要是省长知道了，准会把他下监入狱，好向他收坐监税……罢啦，罢啦，不能敲打敲打这么个该死的，真窝囊。

他还抱着希望。枪声停了，野鸽子兴许还能回来。第二天整个早晨他都在等候着。再也没有鸽子在乌尼科树丛间飞飞跳跳，甚至远方都没有它们的踪影了。走啦！听不到它们那悠扬、甜蜜、悦耳的歌声啦。

这当儿，他想起了他的长笛，很想吹奏一回。他到藏笛子的壁架上去找，只找到了一支牧管。牧管他也会吹，可是他现在要的是长笛。准是他的一个弟弟把长笛拿走了。弟弟们都怕他，因为德米特里奥不仅年纪大一些，而且身子粗壮，脾气暴躁。他脸色阴沉，长相难看，姑娘们这么评论他：

“德米特里奥长得多丑！”

“可他笛子吹得真好听。”

德米特里奥一股劲儿地找长笛，当他失去了找到它的一切希望的时候，忽然看见它给扔在流经家门口的小河沟旁边，破了，一头因为受潮胀大了。他连吹也没吹一下，免得听到那粗哑难听的声音。他正想要去揍他的弟弟，蓦地瞧见他妈在瞪着眼看他。他这就把笛子朝屋顶一扔，走了，边走边听到弟弟们忍不住在吃吃地笑……笛子猛然摔过去时的呜呜作响，使他们觉得好笑。

地边上，一排排枝繁叶茂的接骨木长得绿荫荫的，上面结着一串串圆圆的黑色浆果。羽毛油亮的乌鸫在接骨木间飞跃着，啄食着浆果。它们的歌声比不上野鸽子的歌声，可是既然现在

野鸽子飞走了，这歌声也就算不错了。德米特里奥愉快地听着，感到日子好过得多。哟！多幸运！他看到了一株接骨木上有根干枝，这就省了他砍青枝，因为青树枝需要晾干的时间。另外，用就在树上干枯的树枝做成的笛子，质量也要好一些。

他这就用前些日子向魔术师买来的刀子把树枝砍下来，就在那儿削了皮，削成了支好笛子的样子，把吹口那头削成了特别的形状。他再用根小棍子把松软而容易捅出来的树心捅掉，再给那容易损坏的枝子加工。他干得那么专心，以至于没有感到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然后，再作吹嘴，吹嘴要嵌进笛管，嵌得恰到好处，留下一条进气的小缝。最后，他把吹嘴嵌进去，正好合缝，留下了一道光滑的细槽，空气就要通过这道细槽产生出和谐的声音来。他不放心地吹了吹，吹出来的声音清亮悦耳。这是支好笛子。他本想回家去，家里有适用的通条，可是他不愿看到淘气的弟弟们，就朝埃瓦里斯托家走去。铁匠拉起风箱，把个锥子放进熊熊的煤火里，锥子红了就给笛子钻孔：上面四个孔，下面给拇指按的一个孔。德米特里奥还用埃瓦里斯托给他的一张沙纸，把笛子再擦亮些。然后，他试着吹吹，手指挪开每个孔时音色都好。瞧瞧这笛子真叫人高兴。它长长的，略显弯曲，好笛子就应该是这样。德米特里奥深感满意。他问铁匠要付多少钱，铁匠不收钱，解释道：

"我喜欢你吹的歌子……"

德米特里奥这就更高兴了。

天晚了，埃瓦里斯托留他吃饭。他们吃了饭，德米特里奥走了，没说他是不是要吹笛子。他吃饭时不大做声，埃瓦里斯托想请他喝杯酒，好让他活跃起来，可他不喝。铁匠就喝了双份，笑着说他该把两份酒都喝光。这是乡下人想喝酒的借口。

德米特里奥离开村庄，在野外漫步。他沿着玉米地打了个圈子，谛听着风吹败叶发出的低沉凝重的乐章，然后走向麦田，听麦浪在夜间的噼啪声，宛似乐器的鸣响。他登上高处，看到山谷间丛林阴影憧憧，是那透出宿鸟的悲鸣的暗影。他再遥望村庄和它的明灭的炉火。随着星星在夜空中出现，炉火的光芒就慢慢地暗淡下去了。不久，一弯白色的月牙升起，象支簇新的银笛。德米特里奥在一个小山头上坐下来，自己问自己："我吹个什么曲子好？"现在他有了笛子，就可以吹，反倒不知道吹什么好了。他学得的"亚拉维"、"托纳达"、"华伊诺"、"卡苏亚"等曲调，好似都不相宜，这他心里知道。他开始轻轻、慢慢、低低地吹奏起来，曲调或者不如说是歌声随即逐渐高昂了。各家各户醒着的人们在凝神谛听，睡着了的也许在做着甜梦。听着的，在黑乎乎的房子里面相互低语：

"听着了吗？准是德米特里奥……"

"他好似在唱歌，在哭泣……"

母亲还没睡觉，她推醒了丈夫说道：

"我虽说不知道是谁在吹笛子，可我想总归是他，就是他……"

笛声增强了，它既清亮又昂扬，既有力又悲凉，一个个音符倾吐着深情，好似在奏一首献给丰腴的大地的赞美诗，好似在唱一支悼惜被害的鸟儿的哀歌。这是只失群的夜鸽在啼鸣。不，这曲调闪动着热泪，这风儿不断吹送的长歌里饱含着人的哽咽。它时而回复了原来的旋律；时而安静下来，平和得象肥沃的大地一样；时而安详舒畅，象不息的生命，从根底到子实不断奔流……

有时候，仿佛是笛子手在往返踱步，不吹奏了，而其实只是

风儿转换了方向，或者是吹得更紧了。乐声又回转来了，重生了，象水花四散；万物都在屏息凝神地倾听着，新月映照着吹笛人，他孤身只影地待在山头上，孤身只影，惟有无边的夜色相邻。

就这样直到夜深。回到家时，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感到心醉神怡。他的母亲在等候着他归来，当听到他躺下了时，一颗泪珠从她腮边淌下。她没跟他说一句话，充满着音乐的宁静降临到了人间。

*　　　　*　　　　*

泥水匠师傅的兄弟、社员莱安德罗·马伊塔，远行到曼戈斯河去运古柯叶，打了一场摆子，现在病见好了。有的说他是服奎宁丸治好的，有的说他是靠吃了纳莎·苏罗的草药才好的。

社员罗慕洛·金托和他的妻子哈辛塔，生了个男孩。到节日来临，梅斯塔斯神父会来为他行洗礼命名的。现在，他们暂时给他取名叫西蒙。

*　　　　*　　　　*

日子去了又来了……

鲁米的社员就是这么地过着日子。

庄稼、牲口和人的事情，就这么一桩接着一桩，组成了这些大地的儿女的生活图景。要是没有乌迈的危险，象威胁庄稼的仲夏风暴一般使他们胆战心惊，那么他们对大地及其恩赐的信赖和热爱，就会使他们生活过得圆满而有意义。

四　麻子巴斯克斯

一天下午，有个人骑着匹矫健的黑马，全速奔驰闯进鲁米大街。镶银的马具寒光闪闪，骑手身上披的一件骆马毛大黑斗篷，随风沉重地摇动着。人好似同坐骑的乌亮颜色浑然一体。一顶罩齐眉毛的黑呢帽，遮住了褐色脸膛，使这团黑影黑得不留痕迹。这人飞驰到街道的另一头，娴熟地勒住缰绳，让奔马蓦然停住，停在多罗特奥·基斯佩的家门口。户主听到马打响鼻和马刺的叮叮声，走了出来。

“你来啦，巴斯克斯……屋里坐，屋里坐，巴斯克斯。”

骑手已经下了马。他一面高兴地说着话，一面解着系在鞍垫前的缰绳。他长得又粗又壮，既生气勃勃，又举止安闲。他的马靴在地面上踏出重重的脚印。他把马褡裢取下来，扛在肩上，走过门廊。

消息在整个村子里传播开来，大家带着特别严肃而神秘的口气说：

“麻子巴斯克斯到啦！麻子巴斯克斯来啦！”

消息由胡安娜查带到了社长家：

“麻子巴斯克斯来啦。”

社长由安塞尔莫和狗儿“火球”陪伴着，坐在门廊里。他应声道：

“来了就来了呗。”

显然，他已经这么答复过多次了，而麻子巴斯克斯也是想到鲁米来就来。可是，胡安娜查和全村居民出于好奇，爱传播也爱

打听这消息。

“哦，麻子巴斯克斯来啦！”

需要说清楚的是：菲耶罗·巴斯克斯是个土匪。这位传奇人物的许多特征之一，就是他那叫久了竟成了名字的绰号，并非出自他战斗时的凶猛，尽管他也的确不乏这种品质，而是出自他的一脸麻子。“菲耶罗”①是秘鲁北部山区给脸上留下天花痕迹的人取的诨名。巴斯克斯的脸上有麻子，一边还有更加深的枪伤。喜欢黑颜色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我们已经看到，他的马、斗篷和帽子都是黑的。他的靴子和马褡裢也都是黑的。一身衣服要不老是一身黑，至少也是深颜色的。他喜欢使用质量好的东西，他的马和马具都是最好的。他的骆马毛斗篷是在中部或南部一些州里定购的，因为北方缺少这种好货。他的朋友常跟他说：

“别老粘着这黑颜色了，这太显眼了……”

他就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干吗呢？我一生不幸，受尽了苦，我的命就是黑古隆冬的命……”

他象一个黑影子，在安第斯高原的道路上，枯黄的劲草丛间，穿行出没。他的脸上要不是有麻子和那难看的枪伤，那黝黑的脸膛——大嘴，扁鼻，宽下巴——就会是一般印欧混血儿的脸膛。满面麻子和枪伤疤，还有一只眼睛生了白翳，象石子般翻着，这就显得是一脸凶相了。他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完好的牙齿，那笑容减轻了丑陋的程度，而他那威武的神态又令人起敬。从总体来看，麻子巴斯克斯这个人的身上瑕瑜互见，他并不讨人

---

① 西班牙语，意为“凶猛的，残忍的”。

嫌。关于他的传说和他说起话来的爽朗声调，又给他添了光彩。这个土匪引起男人们的是好感而不是害怕，使得妇女们对他产生爱慕之情。乡镇的近郊，万山丛中的茅舍里，有许多姑娘想着念着他。他是那种以路易斯·帕尔多为典范的、行侠仗义的绿林豪杰，而今由于公路日益四通八达，宪警搜捕围剿，这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已在逐渐消失。

路易斯·帕尔多这绿林好汉
把性命看得与他无关，
因为人家杀害了他的亲爹，
他的一生也会是烟云过眼。

这首《雅拉维》谣曲悲叹着路易斯·帕尔多的不幸，诉述着他的英雄业绩。它流行于安第斯山脉的两侧，传至滨海，甚至深入到莽莽林区。他的最受颂扬的事迹，就是劫富济贫。说句公道话，麻子巴斯克斯虽然并不思前顾后，银钱到手会随处乱花，但并不是那么一心一意做好事。他习惯于打劫富户，可是手头紧了的时候，也会找找穷人。就是这样他才跟多罗特奥·基斯佩成了相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多罗特奥受社长之托，赶着头驴子，小背包里藏着一百索尔，到省城里去买蜡烛，爆竹，花炮，焰火，各色气球，和过节日用的其他东西，因为为圣伊西德罗举行庆典的节期临近了。社长反复叮咛，嘱咐他把东西放好，当心不要让爆竹彼此摩擦，特别是不要让鞭炮碰了焰火，引起爆炸，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都报销掉，把驴子也炸死，过去就出过这样的事儿。多罗特奥很高兴能有机会为圣伊西德罗跑跑腿，一心要好好完成这个任务。

他来到了荒草丛生的野岭上，突然看到远处出现了一个不祥的黑影。莫非是麻子巴斯克斯！他吓得血都冰凉了，赶忙鞭打驴子藏到一处山凹里，希望不被发现。他跟驴子一同躲进一道窄狭的石缝中，开始喃喃念诵起《公正的法官》这祈祷文来。这祈祷文他诚心诚意费过好大的劲学得，而今倒是头一次用上了。可是，显然土匪在朝他走过来，他听到奔马的蹄声越来越近。刹那间，黑得遮天蔽日的马和骑手，出现在俯临山凹的高处。麻子的马鞍前挂着马枪，他斗篷卷起，腰部两边露出一对镶贝柄的大手枪。多罗特奥除了一把刀子和《公正的法官》的祈祷文外，别无其他武器。

“滚出来，印第安蛮子！”麻子粗声大气地叫着，一派土匪腔。

多罗特奥拖曳着驴子走了出来，驴子犟着不走。他走到拦路客身旁的时候，正好念诵完了祷词。

“嗨，快把钱交出来！”麻子命令道。

“我没有钱，大爷，没有钱，”多罗特奥装傻，连声说道，“我只有四个雷尔，”他说着从裤袋里把那四个小钱掏了出来。

土匪不接那钱，把眼睛盯着他。

“你上哪儿？”

“我进城去，买点儿盐。”

“噢，买四雷尔的盐要带上头驴子。快把钱交出来，我不想杀你这穷棒子，你还得谢天谢地。”

麻子认为该显显威风了，就把缰绳朝多罗特奥的背部一甩，打中了他悬在肩膀上的背包。银钱响了，麻子巴斯克斯哈哈大笑起来。那印第安人青铜色脸膛变成了死灰般的颜色，哆嗦着把背包交了出来。巴斯克斯一面掏钱，一面点数。

“一百索尔！”他把背包交还时惊讶地说，“你从哪儿弄到这

么多钱?”

多罗特奥·基斯佩说钱是公社的，用来买些东西庆祝圣伊西德罗节。接着他又十分机敏地改口补充说，归根到底这笔钱已经不属公社，而是归圣伊西德罗所有了。他没有把话说穿，可是暗示抢这笔钱是干下一桩可怕的、亵渎神明的罪孽。麻子巴斯克斯领会了他的意思，笑着说：

“喝！你想叫我害怕圣伊西德罗惩罚我。公社有的是钱，我抢是抢公社的，不是抢圣伊西德罗的。你去告诉他们再给你一百索尔。”

麻子巴斯克斯要走了，可是他想了想又转过来对着多罗特奥。

“我要是放你走了，你会跑到镇上去告发我，这儿离镇子很近。最好还是朝那边走开那么两三里地。走……”

多罗特奥牵着驴子，走在骑马的人的前头。他现在啥也没有了。“带我上哪儿去呢?”他自个儿嘀咕，“兴许是要在某个偏僻角落里谋害我。”他这就喃喃念诵起《公正的法官》的祷词来。麻子开言了：

“唔?不该没让你吃颗枪子，你舍不得钱，还想骗我，到如今还想骗我，是个大骗子，这就该给颗黑枣吃……现在我倒在寻思：我干吗要带你颠这一路?叫你挺尸算了不强些……”

多罗特奥热切地念诵着《公正的法官》的祈祷文。

“你在咕哝些什么?当心，印第安蛮子！”

他把踢马刺一紧，靠近多罗特奥。多罗特奥向他解释说，他不是在咒骂他，根本没说他什么坏话，他只是在祷告公正的法官，而他还没把自己杀掉，无疑是靠了这祷文保佑。

“那你念念祷文看！”巴斯克斯说。

他下马叫多罗特奥清楚地念诵全部祷词。多罗特奥照办后，土匪就说：

“看来你倒真懂这一套。我原来以为祷告没啥用处，可现在看来对你倒是管用了。说实在的，我不明白干吗我看你不顺眼又没崩了你。我看这祷告不赖，我想学学。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他对多罗特奥的态度忽地缓和下来了，从鞍囊里取出瓶皮斯科酒来请他喝。然后他们在草地上坐下，共享也从那个鞍囊里拿出来的一大块烤肉。多罗特奥甚至还抽了他给的一支香烟。到最后，麻子把钱也还给了他，自己只拿了二十个索尔。不管从哪方面说，他们都成了朋友，约定以后麻子到鲁米去学念《公正的法官》这段祈祷文。分手时，巴斯克斯再拿出“已经是属于他的”十个索尔来，嘱咐多罗特奥买蜡烛用他的名义献给圣伊西德罗。剩下那十个索尔他不能给了，因为他实在非常需要。噢！可是他们既然成了朋友，他就送给了多罗特奥一块一个角上打了个结的手帕。要是在这通向城里的下坡路的石头旮旯里有人出来挡道的话，他只要把这打了结的手帕给他看，就可放心走了。要是那拦路客还不让走，那么只要说声“救主菲耶罗”，就会叫他拢来不得。当然，这些事都得保守秘密。土匪说了声再见，破了相的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两人就各奔东西了。多罗特奥继续他那打断了的行程，往镇上走；麻子朝峥岩断壁的地方走去，藏起马儿躲下来等候另外的行人。基斯佩转过最后几个小山头的时候，还能望见他黑黑一团潜伏在远处，窥伺着……

圣伊西德罗节过去了，多罗特奥已经忘记了这桩事。想不到有一天傍黑时分，麻子竟来到鲁米打听他的朋友多罗特奥·基斯佩了。社员们起初推却说他不在家，出外收庄稼了；碰巧这

时候多罗特奥从家里走出来，一看见麻子就跑过来迎接他。他俩亲切地打着招呼。多罗特奥·基斯佩这大家所熟悉的，这一向只会念祷告和种庄稼的老好人，看来竟跟这铤而走险的，名声同他的身影一般黑的强盗，早已交上朋友。社员们对他俩这种不可思议的友谊，感到惊奇不已。强盗跟着基斯佩上他家去，两个人进了屋。麻子巴斯克斯为了要流畅而毫无差错地学好祷告公正的法官，以后还经常来。祷词学得背诵如流很重要，因为祷告要是念错了，就不灵，要么不太灵。相反，要是念得好，又诚心诚意，那就灵得天主尽管不爱听也得听。麻子学好后想要付学费，可是多罗特奥回答说他教篇祷告词不收学费，如果麻子想要报答点什么，那就送个礼物给他的妻子得了。受惠的麻子不独给他的妻子送了礼，而且给他一个名叫卡西亚娜的小姨子和他的孩子们，也都送了礼，送些什么花布啦，耳环啦，戒指啦，糖果啦，等等。总之，可怕的麻子巴斯克斯经常来到多罗特奥家，而且留下过夜。多罗特奥的小姨子是个三十岁的老闺女，非常沉默寡言，沉默得就好象生长在一个寂静的柜子里似的。她亲自为他准备吃的和安排床铺。床铺安在过道上，因为山区被追捕的人全都不愿睡在只有一个门的房间里，而多罗特奥家的两间房都只有一个门。深夜，星星特别光灿灿地映照着人间。那时，卡西亚娜就来共宿。这一对为世所遗的男人和沉默寡言的妇女，心灵和肉体相互结合，成就了一世姻缘。

麻子和多罗特奥很快就相互了解，甚至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情投意合地彼此戏谑和谈笑着。有一天，社员询问土匪，他的党羽中是不是有个人告诉过他说，他碰到过一个拿打了结的手帕和对过口令的人。

“没，没这回事……”

多罗特奥说，他有一次在高山上走，碰到了个人，他一脸野相，毛发蓬松，戴着顶破草帽，只穿了条裤子，没穿草鞋，一件斗篷披在赤裸裸的身子上。他那饱经风吹雨打和日晒的黝黑脸膛，露出凶猛和痴呆的神色。这个长得三分象人的畜生，用支生锈的马枪对准着他，一声也不吭。他把手帕抖露给他看，可那畜生并不罢休，还是用马枪的枪口对准他的胸膛，吓唬他，看他留钱还是留命。那阵子多罗特奥吓得不行，就说："救主公正的法官"。那畜生的小眼睛眨了一下，惶惑了，可是随即怒不可遏地睁大眼睛。多罗特奥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就高叫："救主菲耶罗"。那笨蛋这才收了枪，半个字儿也不吐就走了。

"啊，那家伙是个野人，"麻子说，"一天难得吐几个字，啥都不说！他不穿草鞋，是因为他踩着刺和石子都没有感觉。他也不要穿衣服，寒冷侵不进他的身子。他就地能睡觉，你信不信？他要是偶尔盖被子睡，那就热得慌，睡不着。真是个野人。最糟糕的是，你讲道理他不懂。他只信自己看到的，只听自己觉着的。就这样，要是你碰了他，那他可真成了头野兽。他干掉过两个伙伴了。他名叫巴伦西奥，还不知道姓什么。我想连他自个儿也不知道……"

他俩对多罗特奥受的惊吓和他说混了口令都觉得好笑，这几乎要了他的命。然后，他们对巴伦西奥那种不幸的、野兽般的生活，又同情地谈了好久。

"我想，要是你认真开导他，他也能懂点事情，"麻子补充道，"你要是把他比做畜生，他也知道是侮辱他。说他是头驴那是不对的。他对一项差使弄明白了，就能办好。不管怎样，他忠心耿耿……"

那天夜间，卡西亚娜被土匪又粗鲁又温柔地拥抱在怀里，不

寻常地诉说起来：

“巴伦西奥是我哥……”

她以简朴的言词，低声诉述着他们的经历。她由于感情激动，不习惯也不善于说话，讲起来断断续续，头绪有点儿乱。

他们，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一家比乌迈还要大的庄园的羊倌，那庄园在邻近的镇子的那一边，离镇子有两三天的路程，兴许还要远些。那庄园有很高很寂寞的山地。多罗特奥的女人、巴伦西奥和她自己，就都生在那片高地上，生在个石屋里或者就生在野外，他们是看着父母牧羊长大的。月亮圆十二回到十四回，就有个监工带着两三个印第安人来点羊的数目，并且给牲口和他们带盐巴来。他父亲种了一块地的土豆，他们就只吃放点儿盐的土豆。他们在山坡上挖了窖，把土豆藏在窖里。要是点数发现少了羊，不管是狼吃了还是旁的原因，监工就要把这当作“损失”，在本子上记下来，连雷轰死了羊也要算做损失。这样，他的父亲就欠下了一笔还不清的账。他象他的先人那样，一年年地劳动着，还永远也补偿不了损失。羊增加了则只作为庄园的收益记载下来。他们并不能老在石屋里歇息。监工总是说：“把羊赶到远地方去，放羊不能老在一个地方打转转。”他们这就要到荒山顶上去，睡在山洞里，睡在临时搭起来的、象高山蘑菇一般的尖顶茅棚子里。他们就这样习惯于不怕寒冷。另外，因为穷，尽管他们的母亲尽力纺织，也还没多少衣服穿；他们一家五口，就是在剪羊毛的季节也只给他们一点点羊毛。他们说话也少，因为全家对要干的活计和要喝的苦水都已经了解透了，而且除掉监工和数羊的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外人来。有时，可以看到远处有一群羊。过了好长一段日子之后，间或也有个把人骑马奔过高地，就象要匆匆逃避那寒冷和孤寂似的。他们

这就变得老不开口。有那么极其稀罕的一次，一个神父由几个人陪伴着经过。那父亲要请他为他的儿女行洗礼，高声叫喊着："神父大爷，神父大爷。"神父跟他的扈从来到了，可是他们下马后发现孩子们不见了。他们又野又怯生，跑到几块大石头堆积成的、象个狐狸洞的地方藏起来了。大家叫唤他们，可是他们不出来，甚至不回答。由随从和那对羞愧的父母环绕着的神父，只好对着石头作祷告，咕哝拉丁语，最后向石头的缝隙里洒了些水和盐巴。监工为了不让这家人吃掉羊儿，发现少了一只就抽羊倌头十鞭子。要是丢的羊多了，那就不计数地鞭打到累了才罢休……可是，碰上一年土豆收成不好，要么收下来在窖内腐烂了或者发芽了，不够吃，那么他们就得挨饿。做爸爸的就杀一只羊，说："我来挨鞭子吧，孩子们怪可怜的。"他们知道监工几时会来，因为每一次月儿圆时，那父亲在一个地方搁上一块石头，用来计时。到搁上十二块到十四块石头的时候，监工来了。他数过羊，要是发现少了，就怒气冲冲，破口大骂起来："什么雷打，什么冻坏，什么狐狸叼走，呃？这么狡滑，偷吃了羊还撒谎。来，这儿来，出了差错就得治治。"他把系在鞍子后边的皮鞭抽出来，叫羊倌跪下。他在马鞍上居高临下，鞭子就好似升到天际在云间挥动，擦过苍穹落下来打到牧羊人的背上。牧羊人挨上一鞭就哼一声，有时给打得失去知觉。他的背上一大片紫黑的瘀血随着条条暗青的筋络一直扩展到背部两侧。监工走后，他的女人才给他敷草药治伤。就这样，一年年，一代代，从父亲传到儿子，牧羊人继承着他们的义务，苦难，鞭痕，和还不清的债。逃吗？早先有人逃过，可是地主追捕他们，一直要逮住才罢手。谈自己的辛酸痛苦干什么啊！牧羊人无依无靠，在沉默中练得冷漠了，眼泪只往肚里流。有一天，那父亲死去了，他们把他埋在高山的

一个角落里。他的妻子不久也跟他去了。三个儿女按习惯继承了债务。一天，监工上山来了，可是他不是来数羊的，而是来把现在成了多罗特奥·基斯佩的妻子的保拉带走：庄园主的小姐要到省城里去住，需要个女仆。巴伦西奥和卡西亚娜当时还很小，被遗弃在荒山野岭上举目无亲。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能向谁呼救求援？只能自己奋斗。他们在险峻的悬岩断壁间，在衰草荒林的呼啸声中，在疾风猛雨的摧残下，挣扎着。到时候，监工由三个印第安人陪同着，上山来数羊了。丢失了很多羊。巴伦西奥知道该轮到他了，就跪下来准备挨鞭笞。可是，谁知道这挨鞭子的孩儿心头突然想起了什么。年深日久积累下来的苦痛，肯定是藏不住了。巴伦西奥一跃而起，一面发出野蛮的叫声，一面挥动着牧羊人用来剥被雷打死的羊儿的刀子。监工不提防有这样的反应，没带武器，只得逃过去跨上马飞奔下山。三个印第安同伴瞪着巴伦西奥，吓懵了。那羊倌手中高举钢刀，口里叫着“坏蛋，拍马屁的，狗腿子！”朝他们扑过去，吓得他们也急忙逃跑，可是他们由于没马骑，只能草鞋踏得石子橐橐响，象滚石般沿着山坡滚了下去。巴伦西奥用弹弓弹石头打他们。他接着宰了两只羊，跟卡西亚娜一道吃了一只，把另一只放到他的背包里。最后，他把换洗的裤子和用于睡觉的毯子包好，说道：“我走了，准会有一帮子人要来打我。”卡西亚娜求他带她走，可他不答应，说他不知道自己要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会过怎样的日子。他这就一个人走了，心里并没有个明确的方向。他攀山越岭，走呀走呀，走到远方去了……第二天一大早，监工和庄园的另一个职员，扛着大枪摸上来了。他们想要叫巴伦西奥逃不掉，算计好乘他睡觉的时候逮他，可他们只能吓唬和咒骂了。过不久，又来了个坏蛋。他带着一对做羊倌的印第安夫妇，把羊群交给他

们看管。他俩来自庄园的另一处地方，拖欠着老账。卡西亚娜必须帮他们放羊来还她欠的账。“你别想学巴伦西奥的样，”监工对她说，“我们在找他，他会落网的。哪天落网了，就一顿鞭子抽死他……”就这样，到了一天傍晚，看到有个人在爬山，那不是监工。他后头跟着个走惯了山路，步子轻快的女人。卡西亚娜怀着希望，心都要跳出来了。等到他们叫唤她，她高兴得不得了。“卡西亚娜——”那女人在叫唤。“卡西亚娜——”那男人也在叫唤。她迎着他们跑过去。那是保拉和她的丈夫。原来是多罗特奥·基斯佩在城里认识了保拉，偷偷把她带到公社去了。他们就是来找他们兄妹俩的。他们三个走了，一路为见不到巴伦西奥而感到难受，可是一想到监工发怒又觉得好笑。以后，庄园主在当地到处找过她们，可就没有找到。打从那时候起，她们两姐妹的生活改变了。保拉甚至有了儿女。她们不缺吃，不愁穿，没谁打她们，也没谁逼她们干活了。卡西亚娜没说她幸福，也许是她没听过“幸福”这个词儿。她说完自己的经历时低语道：

“我也找到了你这个男人……”

土匪深怕自己的声音发颤，一句话也不说。他还有着一颗能感受到穷人的痛苦的心，这种痛苦也是他过去身受的痛苦。他深深懂得他跟卡西亚娜结合的全部涵义，爱恋地把她搂紧。抚摩着那乳头高耸的结实胸脯是令人愉快的。月牙儿在高天之上放映着清辉。过了一会儿，巴斯克斯也低声地叙述了巴伦西奥怎样参加了他那一帮。

麻子派出两个人带着好枪，去拦劫一个要经过高地某处的生意人，不料他们倒遭到了一次最稀罕的打劫。那野蛮的小伙子手里举着刀拦住他们，问他们要东西吃。两个土匪明摆着都

带着枪，他们知道要对付的是个蠢货，就相互使了个眼色。"你要吃的？"一个说，"好哇，伙计，我的背包里有面包。"他装做要打开背包的样子，那拦路客就走拢去接，另外那个乘机闪到他的背后，用枪托照背上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在地。巴伦西奥醒转过来时，发现自己一双手反剪着被绑起来了。他们叫他谈自己的身世，被他的天真和他作强盗的种种奇闻逗引得哈哈大笑。有些印第安人见到他象见到魔鬼爷爷似的，把装着烤玉米和粗面包的袋子扔给他，撒腿飞跑掉了。巴伦西奥最后说，他不敢到庄园或者镇子里去，怕被逮住挨打，甚至被打死。土匪决定给他松了绑，把东西给他吃。他一塞饱面包和肉，就心满意足了。当他们建议他跟他们走时，他毫不犹豫地应承了。生意人没有来，两个土匪带了高山上打劫到的最稀罕的物件儿回去……

一声鸡叫宣告黎明到来，说话的要走了，他来不及讲述巴伦西奥加入匪帮之后演出的戏了。

可是，我们却应该继续讲我们的故事，就从麻子巴斯克斯又一次来到鲁米，来到他的朋友家讲起吧。

他同多罗特奥紧紧地握过手打过招呼之后，就坐在门旁的土砖凳上。

"我骑马一直小跑了五个钟头。"

马儿气喘吁吁，响亮地喷着鼻息。

保拉、卡西亚娜和孩子们——一个大姑娘和两个小小子——走出来，热忱地、争先恐后地表示欢迎。小家伙爬到麻子的腿上坐下来，麻子哄着他们，从鞍囊里取出一个布娃娃和一袋糖果给他们。之后，他把鞍囊交给女主人。

"这里头有几段布，有几块手帕和另外的小意思。你看谁喜欢就分给谁，堂娜保拉。我笨头笨脑，不会挑合意的东西……"

妇女们和孩子们走了，多罗特奥在他朋友的身旁坐下来。麻子看来有些疲倦。多罗特奥注意着小事，发现笼头扔在走廊上，推想麻子要留下来过夜。不然的话，他不会解下笼头来，因为那马儿经过良好训练，听到口令就不要另加约束。它能够几个小时老停立在一个地方等候它的主人，用不着套起来或拴起来。它名叫"乌鸫"，取意是那鸟儿的墨黑颜色。这是匹矫健的骏马，马首高昂，一对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健壮的身子线条优美匀称。多罗特奥象它的主人一样爱它，夏天干旱草料少的时候，他割地边篱笆荫下生长着的青草给它吃。这一次，他看到麻子沉默不语，就起身给"乌鸫"松了肚带，让它好好歇息。他走回去的时候，为了要说点什么，便问道：

"你还记得念《公正的法官》吗？"

"念得一字不差。"土匪回答说。

他不等基斯佩请求，就念诵起来。他念得不紧不慢，声调庄严，在念到请求时声音提高了，但毫不改变虔敬的腔调。

他俩都脱下了帽子。巴斯克斯留的分头，而基斯佩的头发则蓬松得象一堆乱草。多罗特奥的眼睛很小，糟糕的是还眯缝着。那双眼睛只是由于看东西时闪着活溜溜的光亮，才免于完全消失。他的大嘴唇翘着，一直翘到了鼻尖，而那尖鼻子又好象老是在闻着什么。因此，多罗特奥不象个同神鬼打交道的人，而象一只窥伺着猎物的狐狸。或者不如说，由于他肤色黝黑，身强体壮，加之行动迟缓，更象只山里的黑熊。麻子喃喃念诵道：

"公正的法官，万神之神，万王之王，集圣父圣子圣灵于一身，君临上苍。救我助我佑我，无论我在海中，在陆上，在各色人等加害之时，有若对使徒圣巴勃罗与先知圣霍纳斯加以援手，使之出于鲸鱼之腹而不受伤害；伟大的天主，保佑我，您的奴隶。

我有神圣的公正的法官，三位一体的神灵相助，百事兴旺，从事斗鸡打牌等项赌博有胜无负。伟大的神灵，伟大的圣骨与此神圣祷词，能为我消灾解厄，助我取得极为隐秘之地下宝藏，而不为鬼怪所扰，助我于斗殴之际，战场之上，枪弹不入，白刃不伤。使我的仇敌刀剑破损，火器失灵，而我武器精良，所向无敌，使我的仇敌均跌倒于我足前，有若犹太人跌倒于耶稣基督足前；使监狱、枷锁、镣铐、螺钉、扣锁、门板、闩子，纷纷开裂碎落。公正的法官，您降生于耶路撒冷，牺牲于两个犹太人之手，求您保佑，若我仇敌追踪前来，将有目不得见我，有口不得与我言，有手不能抓我，有脚不能接近我；我将持有圣豪尔赫之武器，以圣佩德罗之钥匙秘锁于狮洞之中，出之追之①，置身于诺亚方舟之上；有圣母玛丽亚乳汁洒我喷我，有您珍贵的鲜血为我举行洗礼。凭着您所代表的三圣，凭着您所供奉的三个圣饼，我恳求您，天主，与我同行，顺心适意留住我宅中。恳求公正的法官庇佑我，圣母以其披巾掩蔽我，圣父圣子圣灵为我卫护。阿门。”

他俩戴上帽子。基斯佩的撅着的嘴张开来，为收了这么一个高徒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我倒想起来了，”麻子问道，“‘出之追之’是什么意思？”

多罗特奥严肃地答道：

“我不知道；可祷告词是这么念的。”

不需要多加解释了。这无疑是句隐语，天知道具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威力。“出之追之”！巴斯克斯一时十分崇拜这词儿，接着说：

“我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祷告词……真怪。”

---

① 这是作者杜撰的一个词。

这时，罗森多·马基老汉拄着根略克木大拐棍，安闲地走过来了。他对在这儿同巴斯克斯相见，表现出有点惊讶，而对多罗特奥的好客则又表示称许。我们知道，他早已获悉强盗来了，他是来找他的。至于谈到好客这一层，他跟基斯佩谈过些入情入理的话，可那些话按说并不是十分好客的。公务在身，会使得凡属管事的人抱有同样的或者差不离的看法。另外，罗森多·马基还表现出印第安人所固有的那种和蔼而慎重的风度。他也并没忽略一句西班牙谚语，那谚语显然是讽刺殖民的某种方法，说什么用蜜糖比用棍子捕打的苍蝇更多。社长在一条龙舌兰板凳上坐下，心不在焉地翘望起飞云来。他脸上恍惚带着愁容，而他不穿往常那件红蓝条子的斗篷，却穿着件深褐色的，这也就加重了愁闷的气氛。

"你们说什么来着？"他似乎漫不经心地咕哝道，"祷告？……你们说祷告哇？……"

土匪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他们在干什么。这时，罗森多转弯抹角，扯到他为什么到多罗特奥家来的正题上来了。地一选好，紧接着最好是除草开荒，跟你的同胞一道，和和睦睦地过平安日子。他想以此规劝麻子巴斯克斯：别去等什么念祷告的机会了，安下心来过和平生活吧。他想让他明白，一个人应该老老实实，而为了不说得过重，他又并没有说出"老老实实"这个词儿来。他聪明机智，将心比心，知道掌握分寸，避免把话说得触到对方痛处。

巴斯克斯怀着感激心情，注意听着，而基斯佩的脸上则露出了一丝冷笑。

一阵使人颇为侷促不安的沉默之后，逼人的疑问提出来了，麻子最终决定作解释。他用冷静、缓慢而有力的声调，一种同他

的微笑一样爽朗的声调，谈了起来。这声音如同在阴暗冷寂的洞穴中开放的花朵，如同拦路豪强手中寒光闪闪的刀锋。它低低吐出深沉的爱恋，它入情入理地折服了听话的人。这声调是那样坚定沉着，麻子不管是祈求、申诉还是解释，都是用这样的声调说话的。

“堂罗森多，您说的的确都很对。可是，脱了缰的马儿，除了让它摔个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还有谁管它呢？用武力可以制服，这我承认。可是，在施行武力时也总得伴随点儿宽恕。谁肯宽恕呢？谁又发过一丝一毫的善心，宽恕那想得到宽恕的可怜人？您会说有公社，可公社也是孤孤单单的……法律不懂宽恕，人更不懂。您要是乐意听，我就讲讲……讲的都是老实话，不掺一点假。好心应该用坦率来报答。我来讲我怎么得到过宽恕，过了几年不用躲藏的日子，美美的日子。往后，又怎么还是得不到宽恕……”

麻子一直讲下去，讲了一两个小时，谈到许多细节，要把那些细节全部写下来，那就会占去过多的篇幅。我们宁可说得简短一些，只是不删削他的故事中富有特色的情节，不损其叙述的精神就是了。

……麻子落到为非作歹，背上土匪暴徒的坏名声，已经有了一段时候了。人本来是既能学好，又能学坏的嘛，他就落到了这地步了。不用说警察一直在搜捕他，他也有了很多仇人。仇人是最危险的。面对面，他们怕他，不敢惹他。躲在背后呢，那就总是施奸计，下毒手。有天晚上，他在潘帕草原参加一个舞会，那晚该当出事。店家要留他住宿，他还是走了。他的马儿畏畏缩缩，不肯往前走。他便寻思：“马儿见到什么来着？”因为好些时候马儿比人知道的事情多。他这就拔出手枪来以防万一。

路，夹在两边种着的仙人掌和龙舌兰中间，变窄了。突然，“砰！”的一声，他仆倒在地上，鲜血直淌，不省人事了。他脸朝下仆倒在地上，只是肉体还活着，并希望活下来而不想死去，这样经过了多久呢？他不知道。他一苏醒过来，触到打伤了的脸膛，知道他被敌人暗算，被用带着铁片片的开花弹打伤了。他感到十分虚弱，以为快要死了。可是，决心活下去的人总能活下去。他用手撑在自己的血泊里站起身来，开始走动。他的脸肿得象判官脸，火辣辣地发痛。他每走一步都牵动着脸，好象那脸重得要把他坠倒，而他在用力抗着似的。他走不远就发现了马，因为打黑枪的怕被发觉，没把马带走。那马一看到他就朝他走过来，一面走一面还小心翼翼地嗅着，打着响鼻。可怜的马儿准是不相信这个曲着背、摇摇晃晃走过来的人会是它的主人。人和马走到了一块儿，麻子抱着它的颈脖，象见到了个朋友。可是，马儿不能给他治伤，而他需要的是得到治疗。这样的深夜，在这空旷的野外，能有谁来给他治伤？他想返回到办舞会的店子里去，但是转而一想，担心打黑枪的许是待在那儿，看到他伤成这样，会不失时机地把他收拾掉。他把马牵到一块石头旁边，费劲地骑了上去。他用双手抱着马鞍以免摔下。黑影开始缓步走动起来。这是一匹上好的黑马驹子，当时他已经爱骑黑马了。这匹马体型小，很听话，有耐力。它比不上“乌鸫”，但不用吆喝它也知道好好走路，有了这种难得的自觉性也就算是头好牲口了。它走呀走呀，而黑夜老不退，黎明老不来。麻子暗地寻思：“谁给我治伤呢？这下给折磨苦了，我总算明白活着没人相助是什么滋味了。”他想起来他有两个女人，可是她们都住得离开当地有一两天的路程，一时走不到。他的脸膛火样烧，铅样重。他又想到了死。那狗日的打冷枪，兴许把枪子用污泥或者另外什么脏东西

涂抹过，好让他不一下子死掉，伤口也得化浓溃烂。有些坏蛋就爱干这样的缺德事儿。他一面前行，一面在思忖着自己的不幸，不知如何是好。马儿走到一个岔道口，停了下来。一股道通往荒山野岭，另一股还是平着走，通向卡哈班巴镇。黑影走惯了那股爬高的道，可它还是停了下来。马儿有时候比人知道的事儿多，尤其是对要发生的事儿知道的多，这可一点不假。麻子想，他要是朝高处走，那会死掉的，可是到镇上去呢……这时，他记起了他多年以前挑柴卖，在一户人家见过的一个姑娘。那姑娘细皮嫩肉，长得很美，心地慈善出了名。他还记得她名叫埃伦娜·林奇。听说，她已经结婚了。他见到她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也许她心地不象从前了。从前她对穷苦人可一向是挺好的。也许呀也许……这就得靠碰运气了。走着，走着，天破晓了，鸟儿开始在卡普莉树的树冠里唱歌。镇子已经近在眼前，披着晨光清新如洗。他进了镇子，但愿一条人命不比牌桌上一张牌贱。街头上，还空寂无人。他要找的那所房子很大，有着精工细作的大门。他下马倒在大门口，可是还使出最后的一点力气，用拳头捶门，砰，砰，他感到那捶门声穿门廊，过甬道，在年深月久了的砖壁上嗡嗡震响。出来了一个女仆。她打开厚实的大门，一看见他就叫了一声，走回去了。这人怎么这么个样子，瘫在地上，满脸污血。过后，埃伦娜太太自己走出来了。他便对她说："我是个落难之人，太太……求您行行好。"那位太太吩咐女仆叫两个仆人来，把他扶送到后院的一间房子里去。有个仆人是马伕，是个很好的青年人，往后巴斯克斯跟他成了好朋友。他们把他安置好了。这匹毛绒绒脏乎乎的马驹子，习惯于有什么就啃什么填肚子，现在跟马厩里那些油光闪亮的漂亮马儿一道细嚼着苜蓿，看样子挺高兴的。穷苦人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埃伦娜太太为

他治伤。她用这种颜色那种颜色的水给他洗过脸，拿把小巧的镊子把碎铁片儿夹出来，敷上药膏，最后用绷带包扎好。她一边医治一边说："人对人，怎么能这样呢？你做了什么坏事，叫人家把你打成这样？"他回答道："我可不知道做了什么来着，太太。"看得出来，埃伦娜太太怜悯他，对他伤成这样感到很难过。她走的时候，吩咐仆人把他安置到一张舒适的床上，还给了他一顿够两个人吃的早餐。伤，慢慢地痛得不那么厉害了，甚至不感到痛了。他待在那儿，有人照顾，没有被逮捕和被谋害的危险，心想世界原来也并不那么坏。第二天，埃伦娜太太又来给他治伤。她也许起了点疑心，也许刚刚发觉他脸上其他地方有麻子，就问他道："你是谁？"他想，她看来已经犯疑了，想要隐瞒是不对的，于是就回答道："我是巴斯克斯。"埃伦娜太太追问："是麻子巴斯克斯吗？"他应承道："是的，太太。"她慈祥，可也脆弱，听到这应声差点儿晕过去了。尽管如此，还是给他治了伤，过后再问他怎么弄成这样，又是怎么落难的。他就告诉她发生过的事儿，留神不提那些对他明摆着不利的事，因为麻子心想："人家不问起你不想说的事儿，你不说并不等于撒了谎"。他考虑到这一层，主要是因为埃伦娜太太的丈夫不在家。她听他说，不加任何议论。麻子害怕会把他赶出去，可是他说完后，她跟他说："特奥多罗快回来了，回头看他能替你做点什么。"堂特奥多罗·阿莱格里亚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为人高傲，精于骑术，人们都很喜欢他，这些方面在当地是出了名的。为了庆祝他的命名日，男女亲朋都给他送礼，镇上的两个乐队也参加助兴，庆祝活动不止闹一天，而是要闹上半个月。现在，据说他就忙乎着去张罗这些事儿和其他事儿去了。这段时期，麻子的伤一天天见好，埃伦娜的儿女也去看他，他就给他们讲山里头的野兽的故事，什么狮子啦，

狐狸啦，神鹰啦，逗得他们直乐。一天，确切地说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堂特奥多罗回来了。他的坐骑的嗒嗒蹄声，在院子里引起了一阵忙乱。他的妻子和儿女高高兴兴地迎接他。"东家回来了，东家回来了。"仆人们叫嚷着。麻子对一个人行将作出的决定，生来头一次感到担心。仆人们走过的时候，他叫住他们，打听东家说了些什么。晚餐过后，到深更半夜了，马伕埃米略走进来把情况告诉他。埃伦娜太太坐在餐桌旁，跟他丈夫谈着麻子的事，孩子们插进来说："有一回他碰到一只狮子，象头驴那么大。"堂特奥多罗听着笑了起来。到最后，埃伦娜太太说："看来他是个受苦人，不是坏人。"东家自有主见，回答道："我得去观察观察他"，接着就问孩子们关于那只狮子的事，他听他们唧唧喳喳地讲故事听得嘿嘿直笑。第二天一早，堂特奥多罗由他妻子陪伴着，来到伤员的房里。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来见识见识这位大土匪。"他身材魁伟，举止安详。他那显露出西班牙人特征的白脸膛上，有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和一撮修得很好的唇须。他还穿着他喜欢穿的骑马服装。"东家，"懂得说话适时得体的麻子回答道，"您太太做好事，让我住在这儿。"这时，堂特奥多罗便对他夫人说："埃伦尼塔[1]，你走吧，让我们男子汉对男子汉谈谈事儿。"埃伦娜夫人走后，两个人就相互打量起来，但不是心对心，眼对眼，因为麻子那只瞎眼给绷带扎住了。这时，堂特奥多罗按他平素的风度，也就是说一半随和一半威严地问他为什么落成这样，同时提醒他要说真话，要不然他懒得听，瞎扯淡他不爱听，这点最好打开头就说清楚。麻子答应讲真话，一桩桩、一件件地叙述他的遭遇。讲着讲着他问道："东家，您有

[1] 埃伦娜的爱称。

老娘吗?"堂特奥多罗说有,麻子于是又讲起来。麻子他爹死了,他得赡养老娘,娘儿俩住在拉潘帕草原边沿上一个小茅屋里。屋旁边,有一小块地种小麦,一小块地种玉米。眼下,那茅屋破了,地也荒了。荨麻野草,长得到处都是,看起来够使人伤心的。没谁去修房整地,那还不成这样。地里打的粮食很少,他得上山砍柴,挑到卡哈班巴来卖,贴补家用——也是运气好,这就认识了埃伦娜小姐,要不就打短工,啥活儿都干,攒几个钱供养老娘,叫她不愁吃穿。他甚至于还捡干牛粪,送给个瓦匠师傅去烧瓦。有一回,一个牲口贩子雇他赶脚,叫他帮忙把牲口赶到沿海去。他这就学会了这一行买卖,开始贩卖起牲口来,今儿一头明儿两头的,日子慢慢也混得有些眉目了。赶脚一趟要离家半个月到个把月。他家有个邻居叫马拉基亚斯,为人很坏,他有头牯牛跟他一个德性。那牯牛常常跳过篱笆,过来毁坏他家的小麦和玉米。堂马拉基亚斯那家伙钱多势大,甚至于懒得把牛牵出去。因为儿子出了远门,老娘只好在篱笆后面东颠西跑,守着不许牛来糟踏庄稼。这一回倒了霉。那牯牛跟另外几头牛破篱而入,一夜之间把小麦啃个精光。天一明,堂马拉基亚斯瞧着这场大破坏,就当没出这回事一般。老大娘对他说:"您得赔,堂马拉基亚斯,怎么不把您的牲口放在别处?您地那么多,放到别处对您并不碍事。我儿子穷得要租耕牛才能下种,可您还让您的牲口来害我们。"堂马拉基亚斯不仅不可怜她,还欺侮她,打了她一巴掌。"老子用得着你来教训?臭娘们!"他说。麻子回家时,心里格外高兴,因为他已经积攒了两百个索尔,回头可多买牛,多赚钱了。当他看见遍地麦茬时,他娘就跟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兴许是堂马拉基亚斯的牲口,或者别家邻舍的牲口吃了。"可怜的老大娘,一颗妈妈心,宁可自己吞下侮辱,也不愿让儿子有个

闪失。他跟她说："我会赚钱来装个好篱笆，从沿海捎回刺铁丝来作篱笆。"事情就这样蒙过去了。好长时间他也没起一点疑心。一直到麦收时节。打麦场上，有个刁钻的姑娘，他一向看不起她。要说害人，娘儿们可真是害人精。那姑娘喝得半醉，唧唧哝哝地说："有人收麦，有人没收。没收的，是孬种，人家欺了他老娘他还不吭声。"他没有留神这话，可是看到大家都望着他，他便走到他的一个青年朋友身边，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够交情的话就跟我说。"那青年人为了交情，只好跟他说了。这一下可真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心如刀割。回家的路上，他娘问他："你怎么啦，儿啊，脸色这么难看？"他答道："兴许是多喝了点。"他娘心里七上八下。娘儿俩一进屋，他随即又出来了，一边走一边说："我这就回来。"

堂马拉基亚斯待在门廊边，一看他走近，从他的脸色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赶忙边跑边嚷："我的手枪！"他赶上去一把抓住他的后颈，说："你以为我会害怕吗？我原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着，一刀子就捅进了那公牛的心窝。他一回到家，只见娘在啼哭："苦命啊……我忘了这回事。"

就这样，他成了个罪犯。老天有眼，他原先可是从来没想到过要杀人的。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是，每个人都会碰上倒霉的时刻，就象要蹚水过河似的，有些人蹚过去了，有些人过不去，全看滩头水流深浅，就是说全靠命运。他东藏西躲，过着最糟糕的日子。有的人知道他杀过人，就逞强向他寻衅。他逐渐习惯于做坏事，越来越倒了霉。等到没人平白无故地向他挑衅的时候，又有人找他算老账了。他越陷越深，无可救药。由于堂特奥多罗不问他什么具体事情，他又采用了原来的办法："人家不问起你不想说的事儿，你不说并不等于撒

了谎。”他讲完时对东家说：“您对落难之人行行好吧。您瞧，我是为了我娘。恕我冒昧，我想问问您，东家，您当时处在我的地位怎么办呢?”堂特奥多罗想了想，然后回答说：“不知道，我不知道会怎么办。”这一下轮到东家了，他是知道怎样跟人家说话的。他把大草帽稍许推到一旁去，出神地抓了抓头顶，然后又似轻松又似作恼地说：“糟糕，我说，真糟糕……你叫我进退两难。根据我家和我太太家的老规矩，我们家对来的人总是殷勤接待。埃伦娜除了这老规矩以外，还加上她自己慈善为怀。我们已经好好地接待了你，现在该让你走了，这良心上也说得过去。可是作难的事情来了：你请求我保护……一方面，人家会说：‘这人庇护罪犯。’另一方面呢，我自己问自己：要是让你走了，你还会越陷越深，谁知道你是不是个能悔过自新的人呢。这就叫我拿不定主意。”麻子插嘴道：“我凭我娘起誓，凭那为我担忧死掉了的娘起誓，我要好好做人。”堂特奥多罗想了一想，把大草帽戴正说：“但愿如此。打从今天起你就给我干活。埃伦娜会给你一套衣服，一件斗篷。你最好一开始就把这一身黑扔掉……”麻子表示感谢。堂特奥多罗走开之前说：“明天我们到图科去，说感谢我，不在乎一句话，你要行为举止好才好。”图科是座落在孔德班巴山谷的一个甘蔗园，甘蔗用来榨糖。他们第二天去了。经过人烟稠密的潘帕草原时，人们走过来跟堂特奥多罗打招呼，他总是回答道：“再见，大娘”，“再见，大爷”，一面说一面任凭那矫捷的马儿腾跃奔驰，让它显示出不愧为阿拉伯神骏后代的本事。陪同一位这么会骑马又这么受人爱戴的人物出行，是够令人高兴的。到了图科，麻子向雇工们打听东家的情况，他们回答道：“他有点严厉，可是从来不做不公道的事。”大家都热爱他，因为穷人首先盼个公道，即便严厉点儿也不碍事。麻子不久就了解到，

堂特奥多罗不只在图科发号施令，在城里，在全省也都是这样。谁敢向他挑衅呢？他又年轻，又有势力，把人们都捏在自己的掌心里。麻子以有这样的东家而感到自豪，宁愿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其他许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卡哈巴班的长官——省长或者法官——干坏事时，人们就会找上堂特奥多罗，请他主持公道。那时，他就率领人群，把那昏官抓起来，叫他骑上驴，一帮乐队吹吹打打，还放着爆竹，送他到郊外。这么赶走的官儿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堂特奥多罗解释道："我们告到京城去，人家也不会理睬我们。利马拿各省当笑话讲，给我们派一帮子刮地皮的来……我们也该笑话笑话他们嘛。"一年年过去了，麻子行为端正，堂特奥多罗一直庇护着他。在图科，或者相随着东家走动时，谁都不敢抓他。生活中，什么事都会露馅儿的。有一天，东家把他叫去说："我知道了你过去犯的一些罪。你跟我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有意不说出来。我该把你赶走。可是，你不说不是为了要欺骗我，等一有机会就走老路。你不说的确是想要改邪归正……我这才原谅你。"麻子深受感动，答道："是的，东家，我是要改邪归正才不说的。"

岁月继续流逝……麻子忠实地依着主人。这儿说一桩他俩碰着的事情。有一年二月间，孔德班巴河涨大水涨到有两三里路宽，滩头更宽。东家会蹚水过河，可是麻子更会蹚水，特别是在夜间还能蹚水。有一天星期六，是埃伦娜太太的命名日的前夕。那天，堂特奥多罗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当时在月中，他要清算账目，开发雇工的工资。到他把公务处理完，天黑下来了。一片黄色的月亮，不时从冬夜的密云中透射出来，发出昏暗的薄光。东家说道："走吧，麻子，现在是考验男子汉的时候了。"麻子回答道："走，东家。"他们骑上两匹好马朝河边走，到河边有

五里路远。路上，东家非常高兴地说道："这样的天气，埃伦娜不会等候我了，以为我要明天才回。这一回去，也就是给她一件想不到的命名日礼物。"

麻子不说泄气话，连连称是，可他心想，等不到下河，就会陷到深水里了。他俩来到河边，只见水漫河岸，急流汹涌。他们这就沿岸朝上游走，想找个滩头，看来到处水都很深。最后，有段河岸倾斜，他们就下去了。麻子最会涉渡，骑马走在前头。马儿踏水前进，水渐渐大了，踏得也就步步深了。扑刺！……扑刺！……水在马胸前翻涌，他们陷入到一个深沟里了。"深哪，麻子！""深，东家！"可是，谁也不说打回转。他们让马儿的胸部迎着洪流，劈水开路，继续向前行进。水深处，这样走比顺水走要好些。顺水，马儿很容易踏不稳步而被急流卷走。马儿顺水走，要是力气不济或者胆怯惊惶，那就最糟糕了，说不定迟早要被水冲走。麻子和东家都很镇定，都能看着水不慌神。那水在一处颜色变黑，飞旋翻涌，到另一处又安稳下来，奔流得好似波平浪静。蹚水的行人如果感到恶心，就得望着天，或者看着远处，由引路的牵着马，要不就会搅得晕头转向，眼前天旋地转，忍不住要呕吐，终于掉进水里。他俩则一直盯着洪流。洪流怒涛滚滚，汹涌澎湃。

凡属表面现象都有欺骗性，流水的表面现象也不例外。水汹涌起伏得最厉害的地方，倒是不太深，容易渡过。底下的沙石靠近水面，才生波涛。相反，水流得不急，表面看来平静的地方，却很深，很凶险，很容易吞人陷马。冬季，孔德班巴河涨水，整个河床里洪波滚滚。水底下，分叉出支流、叉港、深沟和水弯，由此而形成水潭与漩涡，非常危险。有时水深不过马胫，有时一下子又能吞没骑手。涉渡那条大河，是既惊险而又迷人的事情。得有好马，有经验丰富的眼睛和冷静沉着的头脑。他俩朝前进，

蹚出了深沟，水退到了鞍镫的下部。整个河流上下，这里那里，到处都在发出哗哗的水响，单调沉闷，无休无止，好似嘶哑的哀怨和警告声。月亮发出点光亮，麻子仔细观察着道路。那儿水不太深，他们为了避开在前头出现的沟壕和水潭，就转朝下游走。石头在朝下一些的地方堆积起来，堆得象一道堤坝似的，他们沿着这石滩绕着走，然后再逆水前行。水深了，马怕淹着，昂起了头。两个骑手的大腿为洪流浸没，他们感觉到冷水浸肤入骨，感觉到下面石头底子不稳。“吁—！吁—！”他们吆喝着，激励神情紧张的马儿。马儿战战兢兢，不安地打着响鼻，一步挨一步试探着走。水好似时刻在上涨，好似时刻在鼓胀起来，舒张开来。上游远处，无疑在下雨。一个洪峰在来到，甚至可能卷带着树木，要是碰上那东西可就完了。“吁—！”“吁—！”他们的呼叫声，深沉而有力地在夜空中回响。他们蹚过了一片深水，又从上朝下走，凭着侥幸要么避开了一些险道，要么没旁的办法就蹚了过去。现在，他们已经走到河心，发现水流奔涌到那里，冲成大沙石滩和深沟。月亮在破布似的云层后面若隐若现，看东西看不清楚。麻子到一条沙碛边边上察看水势，猝然“噗咚”一声陷下去了。沙碛不牢，踏垮了，马和骑手掉进了一条很深的水道里。马儿挣扎着想游起来，骑手扑到一边，让它摆脱了重负。人和马都卷到了洪流里面。东家特奥多罗怎么办呢？东家原来紧跟着向导，现在得靠自己蹚了。他看到前头的人和马消失在远方，心想他们或许会在下游一点从水里冒出来，赶紧叫唤：“麻子，麻子！”回答他的，只有怒涛的哗啦声。他也知道蹚水，决心不管怎样朝前蹚。他向水深处稍稍靠近，避开容易踩塌的沙滩边沿，逆流而上。马儿十分紧张，时刻想干蠢事，犟着朝向导复没的那地方走。上游近处，水流得不那么急，洪道也开阔了。而原

来麻子陷落的那一处，水流由于给挡住了，蓄积下来在缺口处冲刷得特别凶猛。堂特奥多罗借着云缝间漏出的月光，看清了这个情况。月光下，黑水显得不那么格外可怕，因为月儿虽然不十分明亮，也还是给污黑的波涛洒上了一层薄光。这孤单的骑手察看着水势，毅然闯入一股看来可以涉渡的水流。大胆的马儿气喘吁吁，奋力挣扎，他只得勒紧缰绳，防止它失蹄跌到深水里去。霎时间，他不知不觉到了对岸。涉水过河，经常发生这种事儿。现在，东家怎么办来着？麻子常常记起主人怎么找他的那桩事，并为此而感到很愉快。东家骑马沿河向下游驰去，一路高声叫唤："麻子……！麻子……！"在远离群山的河谷开阔处，甚至连回声也没有。只有那不停不息的流水声。于是，东家从上衣上部的袋子里，掏出盒细心保存着的火柴来——他可真精明——燃起了一堆篝火。他烤着衣服和鞍褥，晾着鞍褥上的皮垫子(皮子不能用火烤，烤了要发皱)，乘机让马儿歇歇乏。天傍亮，他又上马顺下游走，时不时叫唤着，希望找到他的麻子。没有听到应答声，他寻思："也许我能找到他的尸体来好好掩埋。"噢！他记起他来了，要不是他"这个麻子巴斯克斯"，他真是哭天无路了。这段时候，麻子怎么样了呢？他一跳下水，就抓住了马颈脖，感到水很深，可是马能不费力地浮着走。不过，它受了惊，不听吆喝。他牵着缰绳想把它带到一旁去摆脱洪流，可是马儿还是在洪道当中顺流游下去，不知道这样它将会停不下来。"吁—！别慌！"但它不理碴，还是顺大流扑打着水，这样容易前进，这该死的。人和马被冲往下游好远了。月亮出来了，麻子希望马儿能看到岸边的树木，想把它牵引到树丛那儿去。可是，马儿啥都看不见，也啥都不想。它象疯了似的。麻子有时禁不住想冒险采取个不得已的办法，扔下斗篷，松开马脖子，游到岸边去，可是接着又暗

自嘀咕："把马儿扔掉不是个事，还没糟到这地步。"他们越来越游下去。慌了神的马儿看来精力耗尽，已经是听天由命了。刹那间，原来朝右泻的那股水，主流一下转向左方，同时还汇合了另外几股水流，猛力朝对岸冲去。那洪流卷着麻子和马，把他们象飘流的木头似的一冲冲到了浅处。看着就要淹死的人，往往就是这么意想不到地得救了。麻子赶忙放开手，牵住缰绳。那马服他牵引，颤巍巍地一步步走动起来。"麻子呀，你又一次侥幸逃了一命！"他坐到河岸上歇马，自己心想着东家。东家兴许溺死了，在滚滚黑浪之间飘浮下去，他连看都看不见。可是，马儿躯体大，漂过去会能看见的。也许马儿独自上了岸吧。也许人和马都蹚过去了，东家以为他已经死去，走回家了。天已破晓。哪一方都杳无人迹，唯有一江滔滔洪水，两岸稀疏几株树。下游不远处，有个大漩涡，他要是不搁浅就很可能淹死在那里。能撞上那股急流真算侥幸。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啊。如果不是东家不见了，他再回到原来出发的河岸这边也不算回事。东家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他开始理起马鞍来。忽然，他听到一丝丝叫唤"麻子……，麻子……"的声音，从很远很远处传来。过不久，那声音近了一些，后来恍惚就从他的旁边发出。对，就是这声音。东家堂特奥多罗本人在对岸出现了。麻子也叫了起来，东家看见了他，两人都向对方挥动着呢帽。他们骑马顺岸朝下游走，到了一个处所，水道向右拐，但是流得不急，形成一段滩头。那儿水深的地方不多，加之以两人又愉快地互相望见了，大天亮了，涉渡也就不很困难。麻子骑着那恢复了力气的马儿过了河。他跟东家凑到了一块儿，两人相互谈了遇到的风险，吃了些找到的萨波特甜果，继续启程。他们背后是那条广阔而凶险的河流，一江泥泞的黑水变幻莫测，混浊不清，使人看不出它的

陷阱。他们勇敢而灵巧地又涉渡了一回，共同的遭受苦难和取得胜利之感，使得他们更加亲密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回，堂特奥多罗在卡哈班巴当着几个朋友的面，把他叫过去说："我欠路易斯·拉维内斯一笔钱，你给他送去。他在他庄子里。"他给了麻子两千索尔丁当响的现钱，麻子把钱搁在背包里，骑马动身了。他走了一天才到，把钱交付过后，第二天傍晚才回来。东家见了他，态度跟往常一样，什么话也没说，表示出对他并不怀疑。仆人们以后告诉他，东家的朋友说："你干吗这样做呢？那家伙会拐着钱跑掉的。"堂特奥多罗回答道："不，他成了个诚实人了。"当晚，麻子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高兴得哭了。又有人相信他诚实，信任他，使他成了个新人。还有，麻子有了个爱他的人，图科有个雇工的漂亮女儿古梅辛达爱上了他，这真是锦上添花。他开始找到了生活的乐趣，觉得生活真美。有一天，他想回他故乡潘帕草原去。东家就对他说："你以为人家宽恕你了吗？最好还等一等。人，不愿看到有谁跌倒了还能爬起来，而且居然比他干得还有出息。你还不宜于在那边露面。你不知道人心有多黑。"麻子以为东家不让他走，许是为了让他替他干活，因此也就对他不如以前那么尊敬了。他留下来时心里念叨："我得感恩图报，再干几年来还这个账。"人哪，不应该受一时冲动的摆布，生活本身会使他看到他原来不乐意去看的东西。

往后，这些年发生过很多事情，麻子也忘掉他是为了还账才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一桩事，要算夺回埃伦娜太太娘家的马卡瓦尔庄园了。有个坏家伙说那庄园是他的，使诡计把它霸占了，并且把手下的人武装起来，开始象经营自己的产业一般经营那庄园。庄园的主人想要去打官司，可是堂特奥多罗说："打官

司？那要打上二三十年……我去夺回来就是。”这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堂特奥多罗也把他的人武装起来了。十五个人，都是经过了摸爬滚打的。他们出发了。那个霸占产业的早就闻到风声，提防起来了。他从一个叫卡萨瓜特的地方开始，每隔十里路就派个印第安人守候着，其任务是跑到下一个报信的人那儿报告他们到来的消息，第二个再跑去告知第三个，第三个告知第四个，这样组成一条报信的线。窃据马卡瓦尔的那批人以为这样可以完全知晓堂特奥多罗出动的情况，能够作好准备打退任何进犯。他们没估计到的是，印第安人热爱堂特奥多罗。头一个守望者远远瞥见他们，非但不跑去通知下一个，反而安静地等候着。他们策马来到近旁时，他就手里拿着帽子迈上前去跟堂特奥多罗打招呼：“您好，东家。”堂特奥多罗问他在那儿干什么，从而知道了底细，而那个印第安人也就加入他们这支队伍。他们碰到下一个以至全部岗哨，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有的印第安人说：“哎，东家，您这是来搭救我们，好让我们摆脱那坏蛋。”他们还讲了那家伙仗着一帮子武装力量所干的种种坏事。堂特奥多罗一面安慰他们，一面对随行的人说：“这样按老规矩办事不灵了。那畜生以为自己是个印加王，咱们看看他的信使给他带来了什么结果。”这儿说的是古时候，有些印加王用过这种设置一串信使的办法来得到消息。他们一路前进，跟在这队人马后头的信使已经八个了。他们爬过一个很陡的山坡，距庄园十里路的地方碰到最后一个信使。东家对庄园了如指掌，这时说：“我们得打他个措手不及，别走大道，沿坎多山绕个弯子。”他们为了不被从远处发现，离开大道进入牧场，沿着低处走。不久，他们到达了正盛开着许多黄色坎多花的小山，那很大的庄屋只隔里把路了。四下里一片寂静，他们以为人家或许即

令没得到信使的通知也在打埋伏。那时，东家带马走在前头，说："我们飞跑过去，有可能压住他们。"于是，他们一阵风般冲向前去。坐在正屋阶台上的看守刚要站起来向堂特奥多罗开火，麻子就奔上前去，用枪托朝他后脑勺上打去，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在地，不省人事了。随后的战斗呢？没有，一弹未发……屋里空空如也，他们到各个房间里去都找不到一个人，一直走到厨房里才揭穿了这个秘密。在厨房里烧菜的几个印第安女仆告诉他们，人都到附近的小河里洗澡去了。他们以为防备周全，万无一失，连武器都留了下来，二十支步枪，只嘱咐给一个人看守，要是发现什么动静就让他去叫他们。堂特奥多罗吩咐手下的人把在一个房间里找到的枪支收下来，接着说："我们大伙儿来乐一乐。"他们朝小河走去，老远就看见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敌手。他们可以包抄上去抓住那伙人，可是，东家不让那么干。那伙人在一个大水潭里洗澡，游泳，叫叫嚷嚷，十分快乐。堂特奥多罗对他手下的人说："朝天开两枪，小伙子们。""砰！""砰！"十五声枪响，顿时把洗澡的吓得慌了神。他们抓着衣服顾不上穿，光着身子在田野里乱跑。四周围的印第安人听到枪声，就走到茅屋门旁，看出了什么事。堂特奥多罗吩咐他手下笑得要死的那帮子人继续不断地放枪。那些光屁股的家伙四下里跑呀跑呀，一直跑到树丛间或者石头旮旯里穿上衣服，再继续奔逃。半小时后，跑得连一个人影也不见了。他们回到庄屋，发现那个给麻子打晕了的人由女仆们照料着，刚刚苏醒过来。那个可怜虫以为他们会要杀掉他。"你以为我是你东家那路货吗？"堂特奥多罗对他说。那人惊惶失措，还没定下神来，东家又接着说："你给我滚，这就滚……去告诉卡洛斯·埃斯特万（就是那个霸占者的名字）那狗养的，我没崩了你，是因为我可怜你。"东家说话就这么

神。跟着他过日子真够味儿。麻子还记得女仆们为招待堂特奥多罗一行准备的二十只油炸子鸡。他们大口大口地喝皮斯科酒把子鸡灌下肚去。那生活，真有趣儿！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东家卖掉图科，把他岳父家的马卡瓦尔庄园买下来了。这时，麻子又请求让他回去种他那小片地去。东家对他说："好，你走吧，不过可别忘了我跟你说过的那番话。"然而，一切看来都算顺利。甚至连堂马拉基亚斯的亲属都迁走了。地，自然撂荒了。可是如今有了个娃娃的麻子和古梅辛达，干活不辞劳苦，盖房，除草，修补篱笆，把板结了的土地又翻耕得松酥了。且说另一头，卡哈班巴镇推举了几名代表，到堂特奥多罗的新庄子上去见他，请求他接受提名为本省的众议员候选人。谁也不敢跟他竞选，他当选后去利马了。麻子心里很难受，因为他知道堂特奥多罗待在省里对他有多重要。他感到单了帮，甚至于觉得周围好似有人在盯着他。有天下午，他在给玉米培土的当儿，有个象是过路的人突然在篱笆旁停住，拔出手枪来朝他开了一枪。麻子倒在地上，装成给打死了，同时也用手去摸手枪。那人眼睛一直盯着他去推开栅门，紧握着手枪朝他走过来，显然想要结果他。麻子还是不动，他知道动弹一下就意味着死亡。可是，那个打冷枪的要跨过一条沟，麻子乘他转过眼去找地方跳越的那瞬间，掏出枪来朝他开了一枪。子弹穿胸，那人倒在沟里。这都发生在一刹间。一些邻居和几个赶脚过路的人，凑拢去看稀奇。他的女人来到他身旁，不知如何是好。"你认得他吗？他是谁？你干吗打死他？"麻子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还说他并不认识那人。的确，他从来没见过那人，至少是不记得见过他了。可是，邻居们气势汹汹地议论开了："他是这么说，不知道真的是不是这样。""谁不知道他杀害了堂马拉基亚

斯呢?”“这人早先作恶多端，亏得堂特奥多罗把他整治得改邪归正了。”“如今堂特奥多罗一走，他也就回到老路上去了。”“我们得搬走，免得给他收拾了。”“最好还是报官去。”古梅辛达哭了起来，他们的孩子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也放声嚎哭。他是为自卫才杀人的，但是那又有什么用呢?谁都不肯宽恕他。东家对他说的那番话真对呀，真对。可是，东家已经远在他方!麻子看到他过安宁日子的梦想破灭了。他拥抱过他的女人和孩子，只身出走，答应往后回来。他六个月后回来，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图科的一个雇工告诉他，古梅辛达被看成是从犯投入监狱，他们的儿子也在牢房里得疫病拖死了。看守们夜间摸到关古梅辛达的牢里去，把她奸污了。使她因此染上种见不得人的病，她不得不把这事告诉了去探监的父亲。可怜的女人哪，那个哭哟!她父亲回到图科，咕哝道:“我早就叫她别跟那该死的罪犯搅在一块儿。”可是，古梅辛达这会儿不在住监了。法官答应放她出来，只要她肯到他家去做厨娘。她陷入绝境，又不知哪年哪月能出狱，只得应承下来，到法官家当厨娘去了。就算狮子抓心，他麻子也不会感到这般难受。别人对他那可怜的无辜的女人做得出这种事来，那对他还有什么做不出的呢?世上哪有什么宽恕!善招善来恶招恶，他回复到原先的老样子……而且更加不可救药了……

麻子巴斯克斯讲完了。卡西亚娜和保拉早就出来听他叙述，在那儿的还有社委波菲里奥·梅德拉诺，年轻小伙卡利斯托·保卡尔，以及其他的印第安人，他们经过大街，一个个留了下来。到最后他们才看到围了这么一圈人，因为巴斯克斯讲的时候，他们连眼睛也在听。

“我成了个土匪，”麻子接着说，“有一回我在山区碰到个加拉扬帮的人，就跟他去了，学到了一整套原来不知道的事情……

我算万幸，在那帮人被捕以前飞了。听说，他们死得好惨……”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过去。夕阳已经喷涌出万道金辉。这时，区长塞诺维奥·加西亚由三个人相跟着，一行人都挎着枪，骑着大马，朝山区驰去。加西亚看到了麻子。他跟罗森多打个招呼，一闪而过。他要么不敢上前来抓这土匪，要么另有急事在忙着。麻子把着手枪，望着那一行人马，直望到他们消失在远处的山弯后面。然后，他用好眼也用盲眼盯着社长，接着说下去：

“我这就要说完了……您看我怎么办呢，堂罗森多？到我东家特奥多罗那儿去？他回到他庄子上了，象他那样的人当不了什么议员，因而第二次选举，他在利马给人家打败了……可我怎么去呢？如今情况不同了。那时候，我没有今天这么糟糕的经历。眼下投奔他就会坑害他。石头滚下坡，刹不住，除非它要么全成碎块，要么一直滚到底。我还没有人死尸分，那就只能朝沟底继续滚下去，不到黄泉不罢休。我有什么法子？”

罗森多·马基沉思地用略克木拐棍轻轻扣着草鞋帮，说道：

“我揣想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高兴看到你来这儿。要是你能不这么过下去，我们还能……你种种地怎么样？要不很难在这儿接待你。我们在打官司，这是件很难对付的事儿。你知道，说不定他们会抓住你来这儿作个把柄，诬陷我们窝藏你。”

麻子忧郁地微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同时抬眼去看卡西亚娜。那站在门旁的，是他现在的妻子，好端端的人儿，尽管模样并不俊俏，他也称心如意了，长得结实也就是她的美。她隐藏在自己那高山地带凝成的沉默之中，看来更忧闷了。他不能再来看她，因为对他的追捕日益加紧了。可是，今天下午他来到鲁米，其实倒是为了找罗森多谈事情的……

“我碰巧是来跟您谈那打官司的事儿的。得当心哪，我作为

朋友告诉您，得当心。您不要问我怎么知情的，可是刚才过路的那家伙，塞诺维奥那狗日的，还有魔术师那无赖……都跟堂阿梅纳瓦尔串通好了，凑在一块儿谋划得欢着哩。我说，得当心。您想，这时辰了，塞诺维奥还上哪儿去呢？又带着枪，又有保镖的，干吗呢？他以前压根儿就没有枪。肯定今晚他们会留在乌迈……哪来的这么多朋友？我知道底细，您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堂罗森多。您叫我务庄稼。但愿老天爷不答应，也许弄来弄去，有朝一日你们自个儿也没个地方下种哩……”

罗森多·马基想保持尊严稳重。多罗特奥·基斯佩看着他的朋友，好似在说：“这个人啥事儿都知道。”卡西亚娜想到要跟丈夫离别，一阵痛苦的感情震动着她的全身。其余的人还不解个中情况，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土匪知晓一场行将展开的大悲剧的奥秘而已……

夜幕降临，走廊上点上了支蜡烛，大家把自己的惶惑之感掩藏起来，思虑重重，沉默无语。多罗特奥·基斯佩不知是否要卸下马鞍，便问他的朋友要不要住下来。麻子答道：

“我本想留下来，可是我没带上大枪。塞诺维奥和他的人凭着有武器，可能会深更半夜趁我睡着的时候扑过来抓我。我不如立刻就走……”

麻子巴斯克斯检查了一下，看到他的手枪装上了子弹，备好马走了。不久，他的黑影就消融在夜色里。

五 玉米和小麦

罗森多·马基一面往家走，一面估摸着土匪的那番话。麻

子这回是不是也藏了些话没说？他说的情况是严重的，而且那番话从他口中讲出来，这就值得再三思考，最好想上五遍。今晚他要召开个社委会。五个脑袋比一个脑袋考虑问题周全，而且社委们也会分担起这副压在他年迈的肩头上的重担。

晚餐，他咀嚼着面饼和爆玉米，也反复思考着严重的事态。胡安娜查想跟他谈谈家常，声音琅琅地询问他一些事，可是引不起他谈话的兴致。罗森多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又沉默下来。安塞尔莫体察到老人显然有操心的事，自己也就不做声了。胡安娜查的丈夫塞瓦斯蒂安·波马，象往常一样缄默。晚餐后，他秉社长之命要去敲钟。至于“火球”，它饱吞了扔给它的东西。

哨……哨……哨……哨……四下清脆的钟声，每隔一小会就重新响起，好让人们能清清楚楚地听得出数目来。这钟声充盈谷地，在群山之间回响。夜，充满了那种扰乱宁静的嗡嗡声。整个村子也在嗡嗡地谈论开来：“召开社委会了。”“想必是商量收割的事儿。”“不，听说地界官司情况不妙。”“不会吧。”“人家是这么说的。”“社委梅德拉诺从那边走过去了。”“咱们干吗选了那家伙。他不是这儿的人。”钟声，好似要不留下疑团，四下又四下，清亮地在夜空中震响。

来到社长家的，首先是波菲里奥·梅德拉诺，接着是戈约·奥卡，然后是克莱门特·亚库，最后是阿蒂多罗·奥特伊萨。

梅德拉诺就是那个跟一个寡妇有了交情之后，在鲁米定居下来的蓝党兵。她体贴入微地照顾他，给他治好了腿上的重伤。这伤兵爱她的一颗好心，不嫌她已是残花败柳。她比梅德拉诺年纪大得多，已经去世了。他接着采取攻势，使得一个二十岁的姑娘相信，由一个有经验的人进行指导有多好。她给他生了几个孩子。可见，梅德拉诺已经在鲁米深深扎下了根。他让缺了

口的马刀挂在墙上生锈，用他那支旧步枪打野鹿。不管他姓名如何，他说他的父母是印第安人，而他自己则显然是印第安人。他那粗线条的脸型，黄褐的面色，和他对土地的热爱，都证明他是土著人。只是在有时候，他猛然露出一种特别的脾性来，这就使得仔细观察过他的马基怀疑他也许是混血儿。他使马基想念着他的骄子贝尼托·卡斯特罗。

戈约·奥卡，我们在不久前见他跑过一次差使。关于他没有多少好说的。他矮小结实得象一颗石子。这颗石子由罗森多用灵巧的手弹射出去，能够打得又准又狠。他对社长忠心耿耿。每逢马基对他谈他的看法时，他出于尊敬总是回答："对，大爷"，这我们上回已经听他说过了。他的气力大得跟他那矮小身材不相称，干起农活来经常走在头里，好象要露一手似的鼓足劲，喘着大气。他就这样来表现自己高人一等。

克莱门特·亚库高傲，有见识。他把草帽歪戴着，斗篷卷起搭到肩上，挺直着身子走路，步履从容稳重。人们谈起他，说他有朝一日准会当上社长。可是，在这安闲自在的村子里，他个人的步伐和时间的步伐，都并不急于要奔向他担负起这职务的那一天。他以熟悉土质著称。到该轮种作物时，他抓起一把土来，一面瞧着一面认认真真地说："这地宜种小麦"，"这地宜种玉米"，"这地宜种土豆"。到头来，他果然看得准。

阿蒂多罗·奥特伊萨是个白种人。他的姓名和他皮肤的颜色，都证明他祖籍西班牙。可是，他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好几代人又一直是公社社员，没听说近代有什么混血的事。马基看到过奥特伊萨这家族出生的许多白人，谁知道在往昔征服初期，哪个征服者跟一个印第安姑娘结合了，以后一代代顽强地绵延繁衍出这个家系？奥特伊萨跟所有社员一样干活，公社里谁都

连想也没想到把他看作外人。他喜欢牲口，而且由于身强力壮，拢起牲口来是把好手。他留着一撮乱蓬蓬的小胡子，荫罩着两片含笑的嘴唇。

后头的三个社委也结婚了，要不就不能身居这样重要的职位。他们也都已儿女成行。尽管公社的传统法规并没有要求掌权的要有后代，可是有了后代也的确增加了他们“保家卫社”的责任，使他们同全村更休戚相关。

那晚他们来到时，胡安娜查把锅碗盆瓢都刷洗完了，她跟她的丈夫和安塞尔莫都已不在跟前。火炉里，几根柴禾燃着个闪动的小火。罗森多让社委们在土砖凳上坐下，从一个家里缝制的细长口袋里拿古柯叶招待他们，再开始讲起话来。他时不时挟根柴禾棒到火上去，保住那烧得不起劲的火焰。火光照着几张褐色面庞，照得奥特伊萨的脸越发白里泛红。几件斗篷的条纹在光照下色彩鲜明，而草帽则仅帽檐承受着火光，把帽顶遮在阴影里。

罗森多以严肃的语调慢慢叙述着他同俾士麦·路易斯磋商的经过，那一次社委戈约·奥卡也在场。戈约自然少不了插上几声：“对，大爷。”接着，他谈到纳莎·苏罗的预感，这无疑全村的人也早都知道了。最后，他谈到了麻子巴斯克斯报告的消息，或者不如说是他的怀疑，顺便还提到摸不透麻子来鲁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社委波菲里奥·梅德拉诺当时恰好也在一旁听到了。他谈话当中，添了好几次柴火。他详细地摆过情况之后说，对每个问题他都有些看法，可是希望先听听社委们的意见，好来共同商量，拿个主意。这可是件关系到公社命运的大事。

社委们沉默了一会儿，好似在掂估自己发表意见所应负的

责任。波菲里奥·梅德拉诺极其坚定地开了腔：

“谁不知道这些土豪恶霸是什么人呢？我说我们该记住那句老话：‘防人一手，不可没有。’教训只能自己记取，跟霸道们打交道，你就等着出最糟糕的事儿。这事我见过了，这苦我受过了。我爷爷跟个恶霸争水打官司打输了。老人家可怜巴巴的，断了水，咋办呢？只能把地象白送一般便宜卖掉，自己落得佃地种，受尽了折磨。这儿大家看到过这种事，可没亲身经历过……那俾士马·路易斯既然是个醉鬼，又爱玩女人，我看靠不住。至于说到纳莎……唔……我记得她的神机妙算够多了。有的灵，有的不灵。算命嘛，还不都是这样。麻子的话看来倒该认真看待。那塞诺维奥兴许插了一手。魔术师嘛，不用说……”

大家都来讨论这问题。有人说到纳莎的哥哥，可是个铁嘴。罗森多提到她爹，说那老汉在当地很有名气。谈着谈着，把她也就搁到一边了。换掉俾士马·路易斯吗？换谁呢？“蜘蛛”给对方请去了，另外的师爷谁都知道，几乎连字都不会写。麻子巴斯克斯的确知道很多事情，他到处安得有探子。可是，他说的能全信吗？他自己不会也是阿梅纳瓦尔的探子吗？这疑团使得他们十分不安。就这样，他们谈了好久。村子里的炉火都熄了，有的社员还没睡，看着罗森多家的那点小火光，说：

“谈这么久，不会是收获的事儿。”

最后，社委会决议派戈约·奥卡翌日到俾士麦·路易斯那儿去，进一步打听消息。这是实际可行的办法。另外，罗森多还可派马多克奥装做卖席子，去刺探一下乌迈的动静。鉴于可能发生不测之事，全公社要抓紧干时令的农活。波菲里奥·梅德拉诺说，专为收获酿的奇佳酒已经酿好。

“明日咱们就收玉米。”

“后天吧，”罗森多说，“来不及通知了。”

社委们往家走的时候，月亮早出来了。罗森多拿个破钵子把炉火盖着就上床了。

*　　　　*　　　　*

小麦地和玉米地，在清风的吹拂下飒飒作响，奏出田园交响乐章。小麦黄熟，象太阳发射的金箭，密密匝匝钉在一片片坡地上。每一株玉米都象个心满意足的大胡子。有个谜语就更把它拟人化了：

万山丛中
有个老人
有牙不能吃
有须不是人……这是什么？

他又是人，又不是人。谁都知道这是说的玉米。远古以来，它就与人为伴，几乎可以算做是人了，然而它又不是人，它明摆着是植物。唔，最好是让它在泛神论者的心头，友善地摇曳去吧，让他们怀疑它究竟是不是人去吧。

玛基查挤完奶，下了班。在奥古斯托的追逐之下，她躲躲闪闪，又自由又得意。她知道她是全公社长得最俊俏的姑娘，有那么多小伙子追她，她还没定下来要挑哪个哩。

“明日咱们要收玉米了，玛基查……”

“嗯，奥古斯托……”

她想起了那个打玉米的谜语，问他是不是还知道几个。他呢，唱起了一首甜蜜的“华伊诺”民歌来回答。他把这首歌子献给玛基查，象把一朵美丽的小野花，搁在她那起伏着的胸怀里：

金盏花儿哟①
你叶儿多漂亮，
多美的花儿哟，
你开在我心上。

金盏花儿哟
你眼睛多漂亮，
多美的姑娘哟，
你叫我朝思暮想。

你是我的亲亲哟，
小白鸽，
象那叫做“长春花儿”的
花儿哟。

他本来要唱“你做我的亲亲吧”，不过这没有关系，玛基查完全懂得他的意思。奥古斯托会唱情歌，他歌唱他的玛加、玛基查、玛加丽塔。绿叶衬托着的金盏花儿还在开放，为他去暑生凉；黑眼睛的玛加丽塔，叫他朝思暮想。尽管是这样，他还是要把他的所爱换个叫法，叫成“长春花”……

他们坐在石围墙上，凝望着玉米地。玛基查动心了，可是她还没拿定主意要去亲他。德米特里奥才是她的意中人吗？她蓦然抓住他的手臂，但随即叫了一声松开来，起身一直跑回家去了。叫声里，含着恐惧，又含着欣喜。奥古斯托不解个中信息，

① 金盏花也叫做长春花，读音为“玛加丽塔”与“玛基查”谐音。

不觉有点儿悲哀。

*　　　*　　　*

天黑了，戈约·奥卡才从镇上回来。他找到了在事务所工作着的俾士麦·路易斯。那师爷说，原告那方面糟了，不知怎么办好，证据是他们还没对辩护状作出答复。塞诺维奥·加西亚跟这场官司一点也牵扯不上，魔术师更加沾不上边。尽管如此，他可以挖出他们两个犯法还没有了结的旧账来，把他们整臭。

这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鼓了大家的劲。锦上添花的事情是："明天，明天就要收玉米了。"

*　　　*　　　*

收获开始了。男女老少，乃至娃娃们，都到玉米地里去。印第安人的黄褐脸膛和色彩缤纷的衣服，映衬着成熟了的庄稼的淡金色，显得分外鲜明。在那和煦而又爽朗的清晨，大地由于孕育了待收的庄稼，好似更加绚丽了。

收玉米的人用指甲或挂在腕上的木镰，把玉米穗叶从尖上剥开，然后掰下叶子，把棒子拿出来。闪亮的棒子，红、白、黄、紫各色都有，把条纹口袋撑得鼓鼓的。另外有人摘缠绕在玉米秆上的扁豆和豆角，还有人收大倭瓜。玉米棒子运送到用龙舌兰作的"烤罗"去，一个个竖排着放在"烤罗"上，经过"穆库拉"作用，让太阳把潮湿的玉米粒晒干。在秘鲁北部，格楚亚语和其他方言，在白人和混血种人的语言的进攻之下，躲藏到卡哈马卡草原和瓦伊拉斯山乡的印第安人中间去了。但是，古老的农业用语，还是一直为人们所留恋而得以保存下来，象扎根在大地上的植物一样，在人们的心里扎下了根。"烤罗"设在社长家门前的广

场上。它的旁边堆起三大堆扁豆、豆角和大倭瓜。收获的人们把口袋倒空，看到那三堆丰收的果实越堆越高，都赞美着大地的慷慨。

男女老幼，个个参加收获。罗森多干起活来，手脚可能没其他人那么麻利了。他夹在群众当中，已经不象是个社长，而只象是一个快快乐乐的老农了。竖琴手安塞尔莫来到地头，坐在板凳上奏着乐器。竖琴的音符，人们的欢言笑语，干叶子的窸窣声响，玉米叶子剥落的声音，交融在一起，汇成了一曲欢庆丰收的颂歌。几个姑娘拿着酒葫芦，来往于田间和搁着奇佳酒坛的路边，灌满那娇红的庆功酒送给人们喝。大家喝得并不太多，可是那酒奔流过血管，娓娓诉述它的来历，它是玉米经过发酵酿成的，为的是取悦人们并使人们陶醉。随着那剥好的玉米穗子，地面上涌起了一片灰白的残叶的浪花。

社委的儿子、小青年胡安·梅德拉诺，和一天早上我们在牛棚里看到过的姑娘西蒙娜，在一旁絮语。他俩相依在一起，还不到两天。但是，那个暑热熏人的下午来到了，大地升腾起一种刺鼻的、混和着长成了的花木香气的气味。胡安好似树枝，西蒙娜好似枝头的果实，而他俩谁都没有超过二十岁。他们离开了大伙儿，开始嬉戏玩耍起来。西蒙娜边笑边跑，胡安假装追不上她，接着猛地抓住她，两人彼此互相凝视。他最后说：

"我放得翻你，赌点什么，小丫头?"

"你放不翻我，赌点什么?"

他们快快乐乐地摔了一会儿交，西蒙娜挺健壮，他们一直摔到滚进了苜蓿地里。玉米秆的帷幕连同它那无休无止的簌簌声响、成熟的棒子和金色缨子，遮掩着两个麦黄色身子的欢快的结合。头顶上，璀燦的蓝天穹庐似的罩着大地。西蒙娜感到了自

身的欢乐。胡安在道路边，田野里，谷垛下，已经放翻过好些姑娘了。这时，他感到了男人那种到一定时候需要选定一个女人的朦胧的召唤和不可抵挡的诱惑。

傍晚，夕阳侧映着玉米花缨和人们的青铜色的面庞。石座山的阴影不知不觉地舒展开来，很快把玉米地吞没了。劳动的人们收了工，往家里走。广场上，“烤罗”装满了，一摊摊的瓜豆堆的象小山一样。

竖琴手继续弹奏，有人在唱着歌。大家都乐呵呵的。他们过着这种为公共利益而征服大地、为和平劳动而征服时间的实实在在的生活，甚至不想去问个为什么。

* * *

要把散放的牲口赶集拢来，让它们吃谷茬儿，并套母马来碾场。最想干这差使的，要数阿马罗的大儿子阿德里安·桑托斯了。这孩子降临人世的时候，他父母也几乎还是孩子。后来，他的四个弟弟象梯级般地跟着他出生了。他的爹娘告诉他说，他已经长成大人了。这个十岁刚出头的少年，已经相当会骑马了，使起套索来也很少落空。拢牲口这事儿，来得正是时候。

五十来个最最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齐集到罗森多跟前听候吩咐。社长和社委们要安排好拢牲口的小组。各小组要到公社的所有角落里去搜寻，不让一头牛、一匹马、一头驴子给漏掉。阿德里安·桑托斯闷闷不乐，因为点名还没点上他。社长威严地叫着名字，被点到名的就答应：

“卡约·苏亚。”

“到！”

“胡安·梅德拉诺。”

“到！”

“阿马德奥·伊利亚斯。”

“到！”

“阿特米奥·乔基。”

“到！”

“安东尼奥·维尔卡。”

“到！”

他点了十来个人，说：

“你们到诺尔帕坡去。”

他早已派定了几个小组，到鲁米谷以及它的一些山凹中去，到石座山去，到隆布里斯河谷去，到奥克罗斯河谷去。他们有的要徒步去，有的骑马，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会骑马，另外也没这么多马可骑。

诺尔帕坡灌木丛生，要骑马跑好长一段路才能到，到那儿去的小组最后才指派。看来，阿德里安请求派他，这回吹了，并没点到他的名字。可是，到最后，罗森多对他派定的那些人说：

“阿德里安·桑托斯这娃也跟你们去。”

这是额外开恩，等于是说：“他不算数”，可这不碍事。

“大爷！”

阿德里安真想上前去紧紧拥抱老汉，可是老汉一摆手，拒他于几步之外。他只好一动也不动地待在一旁，去学习印第安式的稳重克制了。

他惦记着出发的时刻，睡不着。当他听到邻近的大牲口棚里传出人喊马嘶声，就走了出来，只见整个鲁米村都在为拢牲口作准备。家家户户，炉火熊熊，映照出妇女们在准备饭食，男人们在备马，在卷皮套索，在吃早餐，在上马起程。谈话都谈的是

牲口和地点。罗森多和社委们都在牲口棚前。套索斜围在胸前的阿蒂多罗·奥特伊萨，叫阿德里安骑上了一匹浅黄马。夜色清明，一弯下弦月在天空辉映。

阿蒂多罗与阿德里安骑马小跑，可是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得分手，阿蒂多罗提醒道：

"当心别在伊尼扬走错了。有条路通乌约米区。当心迷路了！"

"不会的，不会迷路的。"阿德里安勒住马，满有把握地回答。

现在，他沿着一条蜿蜒于石座山脚下的小路驰去，越过一条干河槽和一个窄栅门，来到了塔库阿尔山岗。风扬起了他的斗篷。听得见口哨声，呼叫声。那是印第安人在去找牲口的途中，从这山向那山，此呼彼应。月光下，干草和小径显得格外发黄。

他走上一条石峰峭立的坡道，还要过"大石沟"，那儿两旁耸立着巨大的黑岩头，山沟里连月亮都透不进去，黑森森的。阿德里安想起一些古老的传说，说是鬼怪精灵在这石头山峡的憧憧阴影里聚会，不由得胆战心惊。往回走会丧失时间，其他人将早已到达诺尔帕。他这就朝马的臀部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打得那马儿飞驰过那幽黑的坑道。朦胧的月光时而一晃，射进坑道中来；一片寂静之中只听到奔马的响亮蹄声和石子的滚动声。前面出现了一道白土坡，可他还是不停地奔驰，一直跑到了笔立的伊尼扬石山根下。沿着一个深谷盘绕的道路变窄了，从一个台阶降到一个台阶，只能慢慢地下。阿德里安并不下马，心想他在干一番冒险的事业。谷底灌木丛生，那孩子走到那儿，发现条条山路看上去都一样，而他很可能走上了奥特伊萨叫他不要走的路。活见鬼！他带转马头，让那浅黄马自行寻道。那马选好一条道，信步前行。灌木丛里，有许多夜鸟不时吐出哀音。诺尔帕

峰已在慢慢显露出来，他就要到那边山脚去。又出现了一道石墙和一个敞着的栅门。过去后，道路分岔开来，时而消失，时而重现，回旋盘绕，成了一张由牲口的来往行迹在树丛间织出的蛛网。浅黄马知道要往哪儿走，阿德里安看出它是匹好马驹，喜欢起它来了。忽然，听到潺潺水响，一线清溪在残月下的昏暗中成了引路的向导。可是，天也放明了，奥克罗斯河对岸远处，一个个分属几个庄园的山头，已经清晰可见。就在那太阳勾勒出群峰轮廓的时刻，阿德里安到达了诺尔帕坡下。罗森多指派的人都已经到了，摸着毛烘烘的马儿站着。有的人给马儿取下了缰绳，马儿见草就啃。几只绒毛狗躺在它们的主人旁边。

阿德里安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随随便便答应，谁也没问他怎么没在伊尼扬的林子里迷路，没问他下石山的时候是骑在马上还是下来走的，更没向他打听他是打大石沟那鬼巷子穿过来的呢，还是从旁的地方绕过来的。阿德里安又经受了一次印第安人的克制。

“到齐了吗？”这一组的头头安东尼奥·维尔卡问。

“到了，就差达米安还没来。”

“他就会来的，我们走吧。”

跟他一块儿的有十五个骑手。他们把斗篷脱下来，铺在鞍韬上做鞍垫，露出晨雾似的白衬衫来。安东尼奥迅速作出安排。骑手们踏上鞍镫，马儿立刻兴奋起来，在缰绳扼制之下弓着脖颈，等着全速奔驰而去。

“罗伯托，你到阿亚帕塔那边去，一看到达米安就叫他帮你。”

“嗯。”

罗伯托一松缰，他那匹鬃毛蓬松的花马就飞奔开去。他跑

出一小段路，乔基在后头大声叫喊：

“罗伯托，回来！……回来！……”

罗伯托带转马头，猛拉缰绳让马儿刷地停下。

“伙计……”阿特米奥说，“我看你怎么拢得住牲口。”

“怎么拢不住呢？”

“你只上了一个踢马刺，你那马儿只会朝一边跑。”

大伙儿哄笑起来，打头的是罗伯特的“哈哈”声，象抽打在花马屁股上的鞭子。那花马朝着阿亚帕塔奔去。尽管地上丛生着挡路的阿拉维斯葛藤和多刺的乌涅加托，跑起来须得小心，它还是跑得飞快。那伙人中间有的腿上还罩着鹿皮裤，用来保护裤子。

“哎，别开玩笑，”安东尼奥一半恼火，一半含笑地说，“你们三个到桑戈去，你们去普吉奥，你们下坡去，我走那边……咱们把牲口朝诺尔帕平地那儿赶。”

半小时后，人和狗分散在广阔的、榛莽丛生的各个山坡上，把牲口朝规定的地方赶。母牛都藏在山旮旯里不出来，出来了就沿山坡上的羊肠小径跑，跑到灌木丛内躲起来。要把它们赶拢来真是辛苦事。赶着赶着它们会突然奔散开来，人和狗又得飞驰到前面去挡住它们。到了树林子稀疏的地方，拢牲口的就会抛出套索，把最撒野的牛的角套住。于是，几个人就牵住套着的牛打头里走，其他的牛由压阵的人赶着，赶到指定的地方去。

太阳越过高山顶，给广阔的诺尔帕坡抹上了闪闪金光。集拢牲口的小小平地上，已经有了一小群牛了。它们哞哞叫着，满山坡乱跑，从这边那边窜出来，好象是大地生出了母牛似的。

“这儿……，这儿……，这儿！”拢牲口的人和山崖相呼应着。

诺尔帕坡没有放马，因为那儿的牧草到夏天干枯了，只有母

牛才能吃仙人掌、矮树和干叶子。

拢牲口拢了整整一天。许多母牛藏在林间的深谷中，只有人和狗才能进得去。这就需要下马用弹弓弹石头，或者钻进林子里去使棒子打，才能把藏得最深的牛轰出来。

突然，几只狗追着一只狡猾的黑熊，出现在阿亚帕塔坡。大家停下来看这场追猎。猎狗从四周围拥上去，数目增多了，有六只绒毛狗围着狗熊吠叫。那狗熊一面镇静地朝前走，一面转动着头提防着，当心自己给咬着了。

“我怎么没带鸟枪来！”有个旁观者说，“老是出这种事。你一不带枪，偏偏就出来这黑瞎子……我到如今还不知道是放下枪好还是带着好……”

胡安·梅德拉诺想起了他家的那管旧枪。

黑熊走了，因为尽管狗追它，却不敢靠拢去。有只狗靠得近了点，被那只熊照它脑袋上一巴掌，把它打得汪汪哀叫了几声，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剩下的几只狗更加愤怒，然而也更加小心了。它们围住狗熊跑着吠着，蹿上去也没真咬着它，而是又恨又怕地嗥叫着退缩回来。那熊朝下逃去，走下一个红石峭壁。那儿出现了天然屏障，猎狗们看到不会丢面子了，便一只只顺势退了下来。最后，那头胖狗熊就独自走到仙人掌和阿朱帕桠① 当中不见了。

人们又拢起牲口来了。晌午，日头烤灼着肩背，母牛在那灰色的平地上斑斑点点地撒开了好大一片，有的待在阿拉维斯葛藤下面歇凉。现在，需要到牲口躲藏的角落里最后搜寻一遍，以便把还没赶拢来的牲口赶拢来。阴湿的山沟里，奇荔莫约树繁

---

① 秘鲁的一种凤梨科植物。

花竞放，或者已是果实满枝，香气浓郁。不需要怎么找就能寻到成熟了的果实，用来解解饥。在奥克罗斯谷拢野驴的伙伴们的叫喊声，余音袅袅，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们干的活准是十分吃力的。

几条母牛奔下一个陡坡，朝远处的山峡逃跑。要是让它们逃进那峡谷，那就很难把它们赶出来。阿德里安和另外三个伙伴赶紧纵马飞驰，要跑到前面去把它们截回来。阿德里安跑的是一条爬上石坡的小道，马蹄踩翻的石头子沿坡急泻下来。有颗石头又圆又大，象只奇荔莫亚，弹跳着滚下崖坡，没有撞碎。

"当心！……"

那滚石嗡嗡响着，从卡约骑的那匹马驹子的头上飞了过去。

母牛越跑越快，骑手们也越追越快。阿德里安伏在鞍桥上，用草帽檐挡着脸，以免被树枝划伤。

"当心！当心！……"

还在滚石头吗？阿德里安一抬头，顿时明白了。他的马在朝几丛巨大的阿拉维斯葛藤奔去，他的头眼看就要撞到它们的巨臂上面了。小道两旁丛生着乌涅加托，要闪避开或者带住奔马，都已为时太晚。阿德里安只得伸起胳膊，一把就紧紧抱住当头的第一根粗树枝。马儿冲了过去，那孩子象只猴子一般垂挂在树上。只听得同伴们在远处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已经把牛截住往回赶了。阿德里安想要露一手，轻巧地沿着树干爬了下来。他的马已经在不远的地方停住，等候着他。

一轮红日落在远方的山头，十五个拢牲口的把最后几头母牛赶到了平地上。

"得把牛赶到山沟里去，别让它们夜间跑掉了。"安东尼奥说。

他们把牛赶进了一个两旁岩石陡立的山谷里，自己分成几拨守着出口。他们从马褡褳里掏出葫芦瓢、腌肉、玉米粉和瓦罐子来。用三块石头搭个灶，把瓦罐子架上，燃起火来。夜，黑帐篷似的罩着山谷，火光在黑暗中熊熊燃烧着。近旁，马儿啃着草叶，狗儿守卫在一边。山谷深处，被赶拢到一起的母牛，不安地来来去去，哞哞叫着，打着架。有时候，几头母牛走到口上来，想从人中间溜出去逃走。可是，看守着的人和狗立即发现了它们，弹出的飞石和汪汪的叫吠又把它们赶了回去。

在牛叫马嘶声中，守卫者们喝着当时煮好的腌肉稀粥，吃着原来已经爆好了带来的玉米花。一圈人中间，还摆出来了香喷喷的炸鸡，和辣乎乎的兔子肉炖土豆，显然是妇女们精心做的菜。晚餐后，他们就嚼着古柯叶，排好夜班，把斗篷和鞍垫子铺起来睡觉。月儿升起，放出淡淡的清辉。疲乏了，瞌睡来了。有个守夜的要阿马德奥·伊利亚斯讲个故事，但没有听到回答声。阿马德奥睡着了。

第二天，在把牛赶到村里去的路上，也象把它们赶拢来时那样，发生了一些事情。几乎所有的母牛都不再反抗了，乖乖地走着；可是，几头最性野的牛也还是惹了不少麻烦。有个时候，几乎整群牛都要跟上它们跑了。夕阳西下时，这群牛汗水淋漓，蹄声嗒嗒，扬起一溜烟尘，走进了大街。几个社员把着牛栏门的两边，把牛逼了进去。牛栏里，毛色不同的牛钻动着。再过去一些，马厩和驴圈内，也都挤满了牲口。罗森多·马基和社委们站在一堵石头围墙上，在商谈着这次拢牲口的事。围墙四周站满了瞧热闹的人。孩子们叫嚷着，姑娘们不只瞅牲口，也瞅气势虎虎的小伙子，他们从野外露宿归来，脸膛给太阳晒黑了，声音也嘶哑了。

到牲口栏来的，还有许多来自乌迈的牧人和蒙查的老乡，他们是接到罗森多的通知后来的。他们把那个庄园和他们自己的牲口分出来赶走，赶到各自的地里去吃谷茬子，喂盐巴，打烙印和驯练。蒙查老乡的牲口在公社的地里吃了草，每年每头付给一索尔的草料钱；而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则一个子儿也不给，说什么公社应该管住地界，不让外边的牲口闯进去。可是，他在自己的庄园里却又不实行这套办法。他的雇工在乌迈的地界里抓住了外来的牲口，就关起来，堂阿尔瓦罗要按每头每年收五索尔草料费之后才放走。对罗森多来说，这种行径不论是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还是从一个占地多达半个省而又荒起来不用的人的野心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总而言之，"干尿泡"们付给社长一百八十索尔，领回了他们的牛、马和骡子；而乌迈的牲口共约五百头，象往年一样，都给那边的牧人赶走了，没有付一文钱。

站在罗森多旁边的波菲里奥·梅德拉诺咕哝道：

"老财总归是老财，手里的钱尽管那么重，都掉不下来……"

社长点点头，说了句他这些年一直讲的话：

"要是老财的钱掉下来，掉到地上，穷人得哈着腰去拾。"

几个畜栏里的牲口都少多了，除了耕畜外，大约还有三十头母牛，二十多匹母马和同样数目的母驴。这是公社的种畜。赶拢那么多牲口来，剩下的很少了。牲口用场多，这么些头是太少点，可是它们却又足够激起希望。罗森多说：

"别把牲口卖掉了。我们要用公的干活儿，母的产仔。我们得有一百头……有一百头母牛，除掉摔死的，给狗熊吃掉的，给偷走的，这样一年还可卖掉二十来头母牛，产小牛，忙农活，也都不会耽误……马，驴子，也都要这样。公社的钱就从这儿来。我们就要有个学堂了……往后，要派最聪明的孩子多读点书……

学成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员……我们印第安人就缺人来关心我们，教育我们，保卫我们……谁能阻挡我们呢？我们怎么会干不成这些事？干得成的。有的公社就干成了……我看不到这一天了，年纪太大了。可你们，社委们，你们得干罗。难道这不好吗？谁说不好呢？我们要把这道理告诉大家，让大家都知道。”

社委们都表示同意，戈约·奥卡说：“对，大爷，”口吻格外尊敬。

奥古斯托·马基没有注意这次谈话，和话里包含的崇高的思想。他骑着他的浅黄马，挥动着套索追一匹狂奔的马驹子。他抛出套索把它套上，使劲一拉把它拉得猛地停了下来。玛基查站在墙头上窥视，她现在把德米特里奥忘掉了。

石围墙的栅门打开了，牲口走进了围墙里边的玉米地。牛、马、驴子奔跑着，去吃玉米茬子，随即安静下来了，只是偶尔传出来悠然自得的牛哞、马嘶和驴子的尖叫声。

* * *

太阳晒黄了小麦，麦穗沉甸甸地垂下头，该割麦了。人们要在大地那一片片灰毯子上，愉快地开镰了。社员们取下挂在屋檐下的镰刀，带到了麦地里。镰刀发出沙沙声，笔直的麦秆倒了下来。一捆捆麦子运往打谷场去，麦穗都在轻轻颤抖。人，消失在一捆捆麦穗下面，看起来好似大捆麦穗自个儿在行走。可是，它们的下面时时发出笑语声。打谷场上，麦垛越堆越高。运麦的走出来喝口奇佳酒，再回到麦地里去。割麦的，在一点一点地浸蚀着一道麦墙。麦墙推不倒，只是一步步退缩。割下来的麦捆儿都堆垛起来了，金黄色的麦垛堆得高高的，圆圆的。庄稼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哈腰曲背地干活，似乎把天主的恩赐都忘记了，

而这个麦垛却正好表现了他们对天主的虔诚信仰。

第二天打谷了。麦垛堆在村子的入口处。许多印第安人带着木杈子爬上麦垛，把上面一层的麦穗叉着扔到瓷实的三合土场子上。放在地里吃玉米茬子的母马牵回来了。社员们男女老少，全都站在打谷场的四周，手里拿着用好些套索接起来的长绳子，组成了一道五彩缤纷的人墙。脱粒的骑手骑在马上，喝着暖身的奇佳酒，随即纵马越过绳墙进入打谷场，开始脱粒。马奔跑，人呼叫，麦草碎裂，麦粒脱落下来。收获季节，红日高照。红日凝聚在麦垛上，再流落下来，在拿着绳索的人们的脚下散开。奇佳酒盛在发亮的葫芦里，从这个手上传到那个手上，给大家提神。骑手们呼叫着，马儿奔跑着，太阳、群山和人们的心，都投到脱粒的活儿上来了。奇佳酒，呼叫的声音，缤纷的色彩，金黄的麦粒，都使得人们特别高兴。骑马的人中间，一个声音最嘹亮的人，发出一声高昂的、悠长的、歌唱似的叫唤："乌……啊……伊"。其余的人以低沉的声调，合唱似的接应着："乌啊……伊……，乌哇……伊……，乌啊……伊……，乌哇……伊……，乌啊……伊，乌哇……伊……"，余音在万山之间缭绕。过一段时候，几个骑手退场，由另外几个生力军接上，呼叫声一时也更加响亮了。替换下来的，有一个喝酒喝醉了，也兴奋得醉了，下了马站在一旁，凝视着这打场的景象。他的一个小儿子挨过去问他：

"爹，你们干吗这么叫唤，象是一问一答似的？"

"我们这是在唱着歌儿哩。"

是啊。有些人生成没有会唱歌的嗓子，也没有会演奏乐器的才能。每年，他们都有一次机会，用刚健而又欢乐的叫嚷声，来唱一首庄严宏伟的颂歌。这是献给太阳的颂歌，太阳烤熟了麦穗，现在又来帮助打场了。这是献给果实的颂歌，果实，它是

开始又是结束，它以一粒种子所产生的平凡的奇迹开始，以生成万颗金粟作结束。颂歌献给那阳光照临之下，由大地，雨露，播种人的勤劳的双手和信念所作出的创造性的努力。颂歌献给那辛勤的劳动，那把杂草除尽，只留下惠及生命的丰硕果实的劳动。一句话，这是献给人们的粮食，神圣的粮食，象在血管中奔流着血液一般的粮食的颂歌。

高高的麦垛消失了，马儿在场上跑过最后的几圈，给牵出来了。男人们拿着木杈子，把麦草叉到场子中间去，妇女用大扫帚把麦粒也朝中间扫，一路扫得颗粒不留……一座小山耸立起来，暮色在那山头上降临了，到收工时候了。四周围，套索早已放下，色彩斑斓的人墙散开了，呼叫声也已停息。越来越浓的夜色，似乎给一切都罩上了一层愁闷的轻纱。就在这时候，拨动了竖琴，拉起了土制的提琴，还听到了笛子和芦管吹出的曲调；长鼓大鼓，也嗒嗒咚咚地响了起来。家家户户，在饮酒吃饭。再晚一些，人们在淡淡的星光和迷朦的月色下，继续玩着乐器，还唱起了舞曲。男男女女，双双对对，跳起了“华伊诺”舞，用翩翩舞姿来传递认可和拒绝的消息。

*　　　　*　　　　*

玉米脱了粒，小麦要扬场了。扬场是慢慢来的活儿，因为要趁风才能干，这就需要祈求好风相助。

“风儿，风儿，风儿哟！”妇女们轻声地叫唤着，祈求着。男人们吹起一种独特的口哨来招风，开头音调富于变化，接着发出嘘嘘的尖声，象子弹飞出的声音那样。

微风搧动着翅膀，一阵阵懒洋洋地吹了过来。社员们用木杈把那蓬松的小山朝上扬起，风把麦秸带走，麦粒落了下来。麦

秸扬走之后，就拿木铲来代替杈子扬麦粒。麦粒从空而降，堆得越来越高，风把一大堆草屑堆到了稍远一点的地方。

每当夜晚来临，社员们就拿扬场扬出来的麦秸生起篝火，在火上烤大倭瓜。他们一边吃着一片片甜丝丝的瓜，一边愉快地闲唠着，然后嚼着古柯叶听人家讲故事。有一回，他们要阿马德奥·伊利亚斯讲故事，阿马德奥讲了个《竞赛对手和裁判员》的故事。这故事他在镇上讲过一次，一位听的先生说，故事里包含着很多智慧。阿马德奥没这么想过，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智慧"是怎么回事，他讲这故事只是因为喜欢它。他是从他那已经去世的母亲那儿听来的，而她又是听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说的。

阿马德奥·伊利亚斯是个长得英俊的、容光焕发的青年。他经常穿着深红色带蓝条的漂亮斗篷，那是跟他一样年轻的妻子给织的。他讲故事讲出了名，有的社员无疑是对他过于热情，说他比鲁米最会讲故事的老年人还讲得好。不管怎样，他是拥有不少听众的。下面就是他这一回讲的故事：

一只虾蟆非常欣赏自己的叫声，整晚呱呱地叫。一只蝉儿对它的叫声更加自傲，日以继夜知了知了地唱个不停。

有一次，它们相遇了。虾蟆说："我唱得比你好。"蝉说："我的声音比你的好听。"两个争吵起来，吵个不休。虾蟆说它整晚都在唱歌。蝉儿说它白天晚上都唱。虾蟆说，它的叫声很远都能听到。蝉儿说，它的声音时刻都能听到。于是，它们就轮流唱起来：呱，呱，呱；知了，知了，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虾蟆说："那边湖岸旁站着只鹭鸶，咱们去请他做裁判员。"蝉儿说："那就去吧。"它们跳呀，跳呀，一直跳到看见了那只水鸟，它用一条腿站着，凝望着水面。"鹭鸶，你会唱歌吗？"蝉叫喊道。鹭鸶向它们瞥了一眼，答道："会，我会。"虾蟆说："你会你就唱唱看，咱俩想听你唱的怎样，再来请你做裁判。"鹭鸶有自己

的打算，回答道："你们是谁，敢来考我？我的歌声好听极了，谁似你们只会叽里呱啦的。你们要是愿意，就由我来做裁判；不愿意，那就请走开。"它带着厌烦的神态，伸下了另一条腿。"当然，"虾蟆说，"咱们没有理由评判咱们的裁判员。"蝉儿也叫道："鹭鸶，我们只是想叫你告诉我们，我俩谁唱得好些。"鹭鸶回答道："那么，你们走拢来一点，好让我听得清楚些。"虾蟆对蝉儿说："天晓得，咱们不走拢去了结这桩公案，也许还合适一些。"可是，蝉儿又自信会得胜，又爱虚荣，还是说："咱们去吧，你叫得差劲，才怕比输。"虾蟆生气了，回答道："现在得叫你听听，应该怎么唱歌。"它猛蹦猛跳，跳近鹭鸶，蝉儿也跟着上来了。鹭鸶扭转身子命令虾蟆："现在你唱吧。"那虾蟆肯定胜利在望，不顾一切地唱了起来。这当儿，鹭鸶把蝉儿吃了。虾蟆一唱完，鹭鸶就说："现在，你到我的肚子里去争论吧。"把它也吃了。鹭鸶对自己的行动很满意，缩起一条腿来，继续平静地凝视着水面……

社员们都回村了，只有法维安·凯波和他的妻子留下，守着不让麦子给践踏了。麦茬地也开放了，牲口日日夜夜在地里和村子里自由自在地游荡着。人和牲口友好相处，亲密无间。

有天夜晚，玛基查和奥古斯托发觉躺在草堆上怪舒适的，回村迟了。那是个美妙的夜晚。一轮圆月冉冉升起，照着寂静的山坡，沉睡的村庄，四周的高山，和远方清冷的雪峰。一只鸟儿在一株接骨木的树冠里叫着。草堆旁边不远处，有一匹公马和一匹母马交颈并立。法维安和他的妻子，待在他们那临时搭起来的茅草棚里，为温柔的夜色所迷，结合在一起了。奥古斯托一句话也不说，把玛基查拖过去。玛基查欣然相就，把个美得象月牙儿一般的青春的身子给了他。

• • •

粮食按需要分配给社员，剩余的售出。

有个人把小麦洒落了一点在场上，罗森多·马基就叫起来：“快把小麦拾起来。宁可把钱扔掉，也不要把天主赐给的小麦，人靠着过活的粮食给糟踏了。”

*　　　*　　　*

就这样，又收了一次小麦和玉米。小麦和玉米构成了社员的生活，鲁米的历史。我们早已看到，罗森多·马基把一些发生过的事情，看成为他这一村人的历史。他经常这样作，而这是容易解释的，因为对他来说，大地就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回忆。公社的历史看来是丰富多采的。这些事情是在五十年，一两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先后发生的——我们知道许多事情他只是听来的。由此可见公社的生活是和平的，少变化的。种好庄稼，是公社生活的真谛；耕耘收获，是公社生活的主轴。小麦和玉米这种“人靠着过活的粮食”，成了生活的象征。其他的人把自己的计划建筑在名誉、地位、艺术或金钱之上，而公社社员则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大地和庄稼上……对他们来说，大地和庄稼成了人们相互友爱的信物。

六　流　浪　者

他逆着风，顶着厄运，朝南方前进。风，象个老朋友，抚摩着他那黑黝黝的皮肤。命运，象一匹扬起前蹄迎面奔过来的马驹。他更换着地点，朝前挺进，想制伏这马驹。回返故乡，会给他带来不幸。可是，想想能回去该有多美哟。特别是眼下这种时候，

麦子黄了，玉米熟了，社员们想必在扬场，在呼唤，在欢歌曼舞……鲁米，也在惦念着他。在这收获过后的日子里，社员们谈论着贝尼托·卡斯特罗的离乡背井，谁也不知道这游子而今究竟在何处。痛苦哇。贝尼托孑然一身，深感凄凉寂寞。在那漫长的路途上，只有他的马儿——从前的社员——才是他寂寥中的一点安慰。

“啊，这全是命，是命！得耐着点，我的马儿……”

阿夫拉姆·马基教会他驯马。难得奥古斯托也喜欢驯马。他离家时，奥古斯托才开始学，学着骑上马不给摔下来。能有匹象“金星”这样的马做伴，是桩好事情。“金星”是匹白马，走得又稳又快，他就按那颗清晨的星星，给它取下这名字。他一拍它的脖子，那马儿就用头来擦他。他俩一块儿走过很长的路了，在漫长的旅程中结下了友谊。

他俩走过了好几个省，一直走到瓦马丘科那丘陵地带才停下来。贝尼托·卡斯特罗受雇在一个庄园里当牧人。这是个怎么走也得回到老地方，钻到贫困的死胡同里去的故事，但这也并没什么了不起。他得找个活儿干，也一直在干着活儿。狂欢节来了，庄园里的雇工们准备庆祝。早上就竖起了“昂雪”，也就是一棵树，树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桔子，香蕉，芒果，马美苹果，和其他值得羡慕的物件——各种颜色的大手帕，一些小镜子，几瓶花露水，一两把刀子，和几支口哨。花露水瓶子系在树干上，有树枝保护着不致碰坏。男女相间，手拉手围成个圆圈，围着树打转。树上的水果轻轻摇晃，各种物件忽闪忽闪地发亮。这是棵宝树。一个人站在树下，手持绿色小旗，也围着树打转，但跟外头那一圈人走相反的方向。他一边转，一边放声唱着有趣的歌子：

狂欢节来了！
啊呀伊，西卢利托，
这个饿鬼节，
是我们的节期。

这是“西卢洛”舞曲，每一首歌词之后，跟着就有以下的副歌：

一，二，三，
这边走，这边走，
四，五，六，
转身走，转身走！

这时，那唱歌的就折转身向相反的方向走，外面那一圈人也要同时折转方向走。转得越来越欢。那唱歌的接着又唱起来：

我说，我再说，
你听着，你听着……

那一圈跳舞的兴奋而又欢乐地等待着，到最后那人高叫：
“快找你的舞伴！”

这时，跳舞的就撒开手，分成一对对一双双。由于参加的人数成单，总会有一个人找不到舞伴。这人要走到树跟前去，拿起斧子砍下一些木片来。贝尼托第一个成了孤家寡人，因为他没有女朋友。可是，他砍过树后，一个漂亮的青年妇女走到他身边说：

“我来跟你做舞伴，堂贝尼托，下一回你就不会给扔下了……”

歌舞还在继续进行。

我喜欢勇敢的人儿
啊呀伊，西卢利托，
他们手把大刀子，
西卢洛，
走进院子，
啊呀伊，西卢利托，
叫着："捅死那傻子！"
西卢洛……

他们欢笑着，估摸着树倒下来的时刻。好些人为了要开玩笑，故意扔下舞伴，这样就有连自己也没想到的人要去砍树。那把树砍倒了的，下一年要把另一棵树竖起来。最后，树倒下来了。大家叫着笑着，你推我搡，朝那树扑过去。贝尼托身强力壮，抢到了一瓶花露水，两块手帕和一把刀子。他留下刀子，把其余的物件都给了他的舞伴。她对他说，她叫胡莉娅娜，还没丈夫，眼下跟她一个结了婚的姐姐住在一起。他告诉她说，他孤孤单单，是碰巧来到这块儿找生活的。

"啊，没个妻子照顾，生活还得自理……"他那女朋友说。

一切顺利，但是到下午村里要举行一场跑马抢鸡赛。这场比赛的主持人宣布，奖金是三十索尔，这下吸引了许多参加者和观众。雇工们带着家属，排列在主持人的住宅前面。在两根很高的柱子中间扯着一根粗绳，绳子穿过钉在一根柱子上的大铁环。绳子的中央系着一个结实的小柳条篮，用厚布蒙上缝好，一边留着一道只够篮里的雄鸡伸出头来的缺口。有个人站在钉铁环的那根柱子下面掌握着绳索。主持人站在人群的中央，叫道：

"篮子里有三十个索尔！谁来参加比赛！路线是绕过那个山头，经过那片桉树林再跑回来。"

十个骑手出场了。他们都尽量显示自己的马有能耐，压住他人。贝尼托心想："三十个索尔？我让金星试试看。"那掌握绳索的拉动绳索，让篮子摇晃着，摇得里面的银钱发出迷人的丁哨响。那雄鸡不时喔喔高啼。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瞧着参加比赛的一群人，品评着马的速度和骑手的气力。他们下赌注了。骑手们夹马跑了一小段距离，顺便察看一下全程的地势。道路崎岖不平，甚至要爬上一个山坡，才能转过小山头到桉树林那儿，然后循坡下到一片平地上，再朝前跑一直跑回出发的地方。

就在这时候，庄园主以及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来看比赛了。他的一位小姐看着贝尼托，微笑着说：

"你会赛赢的。"

但愿她猜得对，可是贝尼托没有把握。有个高个子混血儿，骑着匹威武的枣红大马，跟掌绳索的相互使了个眼色。比赛开始了。骑手们从一个地方纵马飞驰出来，闯进观众排成的人巷内。篮子悬在手够得着的地方，可是骑手一伸胳膊，掌绳子的就把绳猛一拉，篮子就升上去够不着了。开头，他不让谁有机会抢到篮子，好让大家多看一会儿。以后，他就慢慢把绳子放松一点。骑手需要眼尖手快，全速跑过去刚好抢到篮子。篮子的牢固提手，用根可以扯断的绳子系在大索上。骑手们在篮子下面经过了好多次，马蹄踏在结实的地面上，踏得嗒嗒作响，雄鸡好似朝空中飞跑了，钱在篮子里丁哨摇晃，观众呼叫着，下赌注的越来越多了。"三个索尔，押那个白马的！""我应承了！""八个索尔，押那枣红马！""我应承！"有几个人的手碰到了篮子，那骑枣红马的碰到的次数最多。大家每一次看到他疾驰过去时，都不

由得高呼："快拿着！"到最后，他真把那篮子拖了下来，一摘下篮子就继续纵马飞奔，其他的骑手就追上去。有两个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可是其他的人却越来越追上他了。他跑下一个洼地时慢了一点，但跑出洼地弥补上了，临到上坡又慢下来。追他的几匹马一路扬起尘雾，眼看要逼近他了。尽管他们已经跑开太远，听不着了，可是如醉如痴的观众还在高声喊叫："枣红马！""白马！""快！快！"领先的混血儿，单骑转过山头，可是一个骑黑马的赶上了他，抄过去就夺篮子。远远可以看到他们在奔马上使劲抢篮子，一直抢到那骑黑马的离鞍倒下，不得不松手。骑枣红马的在那场争抢当中失速，其他几个骑手赶了上来，几乎是一道转过桉树丛开始下坡。三匹冲得太猛的马失蹄跌倒，沿坡打了几个滚，大家都为那三个骑手捏一把汗，可是他们倒都爬起来去找马了。有两个看到自已落后得太远，便相继退出竞赛。坚持下来的就只有那领先的骑手、贝尼托·卡斯特罗和一个骑棕黄马的了。三匹马几乎同时跑下坡，白马追上了枣红马，两匹马同时抵达平坦地上。贝尼托不失时机，抢上前去一把抓住了篮子。

那脸色黝黑的混血儿目光闪电般地瞪了他一眼，把手猛地一拉。两个人的力气都很大，都从头到脚感到了对方的威力。他们气喘吁吁，摇晃着，紧夹住腿坐稳鞍，把身子侧到一旁来增加夺篮子的力气。两匹马并排跑着，不料贝尼托把缰绳使劲一拉，把马拉向右转。那混血儿不提防有这一手，离鞍落地。他想继续争持，可是贝尼托夹马跑得更快了，他的敌手只有放掉篮子，才不至于被拖着从路旁多刺的仙人掌上划过去。剩下的那个竞赛者追了上来，可是他并没有下气力来夺篮子。贝尼托胜利地从两根柱子中间跑过去，观众中哄起一片欢呼声和叫好声来迎

接他。雄鸡的头软塌塌地悬着。大家都说这次赛马很精采，跑得很快，有两次抢篮，三人堕马。庄园主亲自到贝尼托跟前，给了他一个英镑，说："我的庄园就需要这样的好劳力。"胡莉娅娜给贝尼托拿来奇佳酒。他俩在好奇的人们围观下，拆开了缝篮子的布。篮子里有三十个索尔的现洋，自然还有只死雄鸡。

跑输了的，也都骑着马慢慢回来了。贝尼托看了那骑枣红马的混血儿一眼，意识到这场竞赛还没完。他脸色铁青，一双眼睛象凝着血，怒冲冲地瞪着贝尼托。他不难找到借口来向贝尼托寻衅，因为夜间就要有场舞会。罗森多嘱咐过贝尼托："要是我的叮咛对你还有点用，那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你千万别惹是非。"他答应不惹是非，可是现在无疑会逼他格斗一场，而谁也不知道格斗会有什么结局。他在树上夺得的那把刀子，也许是个预兆。他也许会罪上加罪，要逃避追捕而东躲西藏。可是不管怎样，他的马儿该歇歇了。他就走到他落脚的庄屋里去，把鞍子卸下来，再把马牵到牧场上去。然后，他去找胡莉娅娜："我们走吧，我待在这儿怪腻味的。"女人的敏感使她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问道："你怕打架吗？"贝尼托真想在她的面前，把他的敌手揷翻在地，可是接着一想，犯不着为这么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去恶斗一场。天一黑，他就备好马。尽管一想到人家可能把他看成胆小鬼而感到不舒服，他还是走了。他再朝南走，越走越远了……

有好几年，他除了在异乡飘流迁徙之外，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他老干着工价很低的活儿，可还是从这儿转到那儿想找个好活计。所有的庄园都是一样，开给他的工钱都只够填肚子而不能过日子。有时候，也会有人请他驯马，付给他二十索尔，可是那样的机会是很少的，因为农民总把他看成外乡人，怕他哪一天拐着马逃走。就这样，他从自由州越过安第斯山。他的眼睛

看到了各种不同的风物，他的心头带上了使他郁郁不欢的隐痛。村镇市集的欢娱时刻，偶尔有个女人稍许爱过他。他甚至连记都记不起她们来了。他记得的只是一条漫长的、艰难的、崎岖的道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道路。他和金星尝过不少旅途的艰辛了，可是在这条没尽头的道路上，才真正能学到东西。他还记得一个叫莫列帕塔的小镇，建在个产陶土的地区，镇上的人家都是做陶器的。各家的院子里，镇子的广场上，四周围的平坦处所，都晾晒着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泥盘泥壶。这是个充满了光滑浑圆形状的奇妙世界。家家户户的走廊上，莫列帕塔人待在小小的台子和大堆黑陶土前头，干着手艺活儿。郊外的窑里，烧晒干了的物件，物件烧过后颜色发红。然后，人们就把陶器装在铺着干草的大筐子里，用骡子驮着，成群结队运销各镇。唔，他还记得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儿。

有一天，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安卡什州瓦伊拉斯山谷。山谷的一边黑山山脉绵延起伏，石峰黝暗，地下蕴藏着矿产。山谷的另一边是白山山脉，高峰插天，峰顶积雪，银光闪耀，终年不化，陡峭得只有几条小道勉强可供行走。无法攀登的瓦斯卡兰山高踞在这边。一个名叫佩克的美国妇女，正在那时候登上了一个低一点的山峰，那山峰从此就叫做佩克峰了……

那是个多么有丈夫气概的女人！

瓦伊拉斯山谷，就在那连绵不断的两条山脉之间，长得要走好几个星期才能走到头，山谷之内，有的是峡道，山坡，庄园，市镇，村落和印第安人。那里风光十分明媚，而人的生活却十分痛苦。当地的印第安人说克楚亚语，也有少数人说西班牙语。他们都给庄园主或者市镇上的有钱人家干活。那儿的活计比北方的要累，而开的工钱要低。咋办呢，得干活啊。贝尼托时而在一

个庄园里割甘蔗，时而在另一个庄园里收小麦，时而又在一个牧场上放牧。唯一的好处是“金星”吃得好苜蓿，膘肥体壮了。有一次，牧场上丢失了一群母牛，在那庄园干活的两个印第安人，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了。他们被关在一个石头猪圈里，满地都是脏泥和猪粪。到晚上，庄园主和五个监工走进去，把他俩带到棚屋里审问。贝尼托·卡斯特罗从旁边的一间他寄宿的房里，从头到尾看了这一切。那是个满天星斗的明亮夜晚，可是那批霸王们的心肠却是黑的。他们把腰上别着的手枪抽出来，把枪管插到那两个吓破了胆的印第安人的嘴里，威胁道：“快招供！”那两个人舌头碰着枪管，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们在镇上，大爷，我们没有偷。谁是这狗日的贼哟！”庄园主对一个监工说：“要是他们不开口，就给他们上刑。”那监工肥头大耳，胖乎乎的面孔上，一对小眼睛几乎看不出来。他拿出一个用一些小木头做的刑夹来，套到近旁那印第安人一只手的手指头上，他的另一只手由一个人按着。“紧！”那监工就用双手扣紧那刑夹，受刑的印第安人痛得身子扭动着大声嚎叫。连那寂静的夜晚也似乎在惊吓得号哭。最后，他们给他松了刑。另外那个印第安人在枪口的威逼下，伸出哆嗦着的手来，也受了刑。连石头也好似在悲泣，可是用刑的人却一点也不动容。“现在招供吗？不招，还有你们受的。”那两个印第安人哭着说：“我们没偷，大爷。”几只狗在远处吠叫起来。庄园主说：“你们今晚和明天好好去考虑一下。”“大爷，”那两个坚持道，“我们不在屋，是到镇上去卖布去了。就是这样，我们没偷。”庄园主咕哝道：“你们好好想一下：要是不招供，明儿要绑着手指头把你们吊起来。”他怒冲冲地嗥叫着走了。监工们把那两个印第安人就放在那猪圈里，把门用铁闩子闩着，再拿把大锁锁起来。他们的脚步声在远方消失以后，

贝尼托从他房子里走出来，轻轻地走到了牢房门口。那两人在呻吟着说："你还痛吗？""嗯，手都夹肿了。""我的手也肿了。""咱俩多倒霉！卖布只卖得三个索尔。""可而今却成了贼！"贝尼托·卡斯特罗不再犹疑了。他找根铁棒撬开了门闩。光明的夜色，照亮着两个印第安人和他自己逃亡的道路。

*　　　　*　　　　*

他就这样逆着风，顶着厄运，一直朝南方走。他又一次看到小麦黄熟，这又一次给他带来了有关公社的甜蜜的回忆。有一天，他来到了一个叫"自由镇"的地方，他买了一捆苜蓿，待在广场的一角喂"金星"。忽然，远处传来了叫喊声，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一群示威的人叫喊着，从一个街口蜂拥出来。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问旁边的一个混血种人。

"帕胡埃洛和拥护他的人……他来了有一个月了。他想把人们组织起来，去跟不公平的现象作斗争。"

"这倒不坏。"贝尼托说。

那一大群人走到市政厅门前停了下来。他牵着马，朝他们走过去。那时，走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他肤色黄褐，穿着身黑色的旧西服，可是还打着领带。他登上一个箱子，想发表讲演。他挺起身子环顾四周，然后注视着他的支持者——一些穿斗篷的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开始讲话：

"亲爱的阶级兄弟！请你们原谅我不是个有口才的人。我想做的事，只不过是想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说几句知心话。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在你们当中出生和成长。我是个印欧混血种人，生在离这儿不远的维拉草原，生在矿工和女裁缝的茅屋

里。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见到的第一桩事，就是我这可爱的市镇上，贫穷无告的居民所受到的不公道的待遇，亏它还叫做自由镇哩。这种不公道是哪儿来的？明摆着，来自很坏的官府，官府是横行乡里、欺压人民的土豪恶霸们合谋的产物。省长、市长、法官、收税官这类狗官还存在着，这真是我们这镇子的不幸。这批做官的大权在握，神气十足，其实不过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有了他们，我们民族的道德危机和生活苦难，就会一天天深重。这批官儿自己是剥削者，又是有势力的人物剥削我们的驯服工具。各个地区都是我们国家的基层组织，在这些基层组织里就潜伏着坏事的根苗。我相信，要是能把一个个小地方的坏事情清除干净，那我们就能够使国家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有公理，有自由……”

“好极了！”

“帕胡埃洛说得对！”

爆发了一阵欢呼声和鼓掌声。演说家的黑影，清晰地映照在白粉墙上。他等到掌声停息，就继续说下去：

“我说过，小时候，我和我年老的爹娘，自己受压迫，也看到人家受压迫。我保卫不了自己，也不能稍许减轻阶级兄弟的痛苦，就决定离开家乡，躲开这些欺侮人的土豪恶霸，可是我暗地里赌了个咒，有朝一日我要学好本领回来，跟这些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我赌咒要永远站在弱者一边，决不站在强者一边。我这不幸的人流浪到一些城镇，一直在实践这个誓言。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省城里住下来，就不跟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尽管他们拉我，我还是宁可在经济上破产，也要保卫穷人，为穷人的利益而斗争。可是，我要提醒你们：注意那些背叛我们的事业的叛徒，他们跟有钱人混在一起，甘心充当压迫自己的阶级兄弟的

工具，忘记了他们也是象我们一样无衣无食的人，只是因为自己卑鄙恶浊，奴颜婢膝，景况才不同了。对这批家伙要认得清，不让他们混到我们当中来。你们该比我熟悉他们，因为我一直在外面……”

“对，对……”

“打倒叛徒……”

“我们不要奸细……”

帕胡埃洛象所有讲话得到赞同的演讲人一样，更加充满了自信，讲得更加有力了：

“亲爱的兄弟们，我总是同你们在一起，决心为争取恢复我们的被罪恶的黑手剥夺了的权利，战斗到底。我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水、土地和矿山的问题，这都是巨大财富的源泉。我就来谈谈水的问题。在这个地区，水的使用权分配就很不合理。你们看，邻近的玛斯玛庄园，属于垄断本地区农业财富的一个大地主。它占了用水时间的一半，只留下百分之五十给镇子和四郊。而且，更可恶的是，轮上庄园用水的那几天，它把居民们生活离不了的水最后一滴都用光；而在轮到镇上用的时候，庄园却又要求分出水来给它饮牲口。这就是说，那个庄园主一家子的私利，比镇上所有人的生命还要值钱……”

“对，对！”

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欢呼声。听众越来越多了。原来抱着怀疑态度待在外边听的人，一听到讲水的问题，便挤拢去听，也都鼓起掌来。贝尼托和他的马被围在人群中间了。帕胡埃洛的领带散开了，一绺黑发悬落到额头上，用两手做着手势，一只手握着拳头伸出食指，更加激烈地谴责道：

“只怪玛斯玛的庄园主贪心太大，太不讲道理，这镇子和四

周围的居民，一个月中有十五天，得在土井里面储上水，再打上这种污浊的、长满了细菌的水来喝。因此，不幸的居民就生病，早死。必须指出，在水的问题上出现这种不公平的情况，都只怪玛斯玛的那帮人。玛斯玛庄园不只是垄断了水，还垄断了土地。它阴森森的一大片，扼杀了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本镇居民的发展。我们应该努力……”

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一声枪响，帕胡埃洛仆倒在他近旁的听众身上。人们叫嚷起来：“帕胡埃洛给暗杀了！”“谁干的？”“谁干的？”“他死了！”“他只受了伤！”人群散开来，只有几个人待在伤者旁边，把他放到了地上。他胸部流血，把衬衣都染红了。他说：“请把我送到我妈那儿去。人民万岁！”那时，区长带着许多武装人员来到了。他抓了一些在场的人，把他们关进监狱，但没抓帕胡埃洛，而只是派个卫兵监视着把他送回家。贝尼托·卡斯特罗也被捕了。

第二天，被捕的人以颠覆罪移送省城。有特别派来的警察和许多武装的平民，沿途押送。到过了三个月，在押的就只有贝尼托·卡斯特罗一个人了，他没有钱，也没有人帮他找当地有势力人物疏通。另外，他是个外乡人，这使他受到怀疑。已经审问过他好几次了。有天下午，省长再把他叫到办公室来。

“你不是本地人，呃？”

“我是莫列帕塔人。”

莫列帕塔这地方距这里很远。

省长两眼盯着他看。他宽下巴，黑眼睛炯炯有神，厚嘴唇上，蓄着一小撮黑胡子。他胸膛宽阔，双手粗大，草帽朝后歪戴着，斗篷卷起搭在一边的肩膀上，样子很是英武。

“你长相不坏，可是看来是个亡命之徒。”

“老爷，我是个良民百姓。”

“你认识帕胡埃洛吗？听说，你是他的同党，跟着他来的。”

“不，老爷。我在喂马，问了旁边的一个人，才知道堂帕胡埃洛是谁。”

“可是，你同意帕胡埃洛说的话吗？”

“我不晓得，我并不了解他说的那些事情，我不熟悉这儿的事。”

“你倒挺狡猾的。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省长是个相当年轻的白人。他身着戎装，为的是要使人认为，他在搜捕叛乱分子，也就是搜捕跟着帕胡埃洛为非作歹的一帮人。他极力想把这个穷苦人牵连上，从而可以抓个犯罪分子出来。

“我在等候堂马梅尔托·雷耶斯，要赶一群牛到沿海去。”

那买卖人，贝尼托只见过一眼，可他还是要说他的名字来碰碰运气，因为他要是照实说，他们可能到他释放两个印第安人的那庄园去调查，那就谁都不会怀疑他跟帕胡埃洛结伙了。

“凭你这副样子，我也知道你连海也没见过。”

“我一路走到了瓦尔梅，那儿一片沙滩，老爷。要把牛装上船运往利马，有头母牛掉到海里了。那牛楞头楞脑地朝外边游，心想还能在对面上岸呢，游着游着明白过来了，这才游转来。”

这是他听到一个赶脚的说的故事，他不大有把握地重复了一遍。

“嗯哼，”省长将信将疑地哼了一声。他低下头看了看他的办公桌，再看一个塞满了文件的书架。

贝尼托抱怨起来：

“老爷，我连吃的都没有了。一点儿钱花光了，没法子买东

西。有个心肠还好的衙役，有时给我一点儿残汤剩饭。有时候，有个把印第安人给我点儿玉米糊吃。可是，有时也整天空着肚子。”

“唔，你瞧，这是你想闹事的结果。现在，我要查清你的情况……拉米雷斯！”

进来了一个脸色苍白、穿着套斜纹布衣服的青年人。他是省政府的秘书。

“你去查查，莫列帕塔区是不是通电报。要是通电报的话，就找那儿的区长问问这人的情况，他说他是莫列帕塔人。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哦，曼努埃尔·卡塞雷斯！”

那秘书出去了。省长就开始看文件和批文件。贝尼托暗地里怨自己太笨。他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莫列帕塔，也许是想到那儿的坛坛罐罐吧。他本应该讲个偏僻的庄园才对。现在，他可脱不得身了……

那秘书进来说：

“那儿不通电报，老爷。隔那儿最近的电报局，有五六十里路远……”

“嗯……那就问问警察局，牲口贩子马梅尔托·雷耶斯是不是在城里，或者在附近什么地方。”

秘书又出去了。贝尼托垂头丧气。很明显，他们想给他找个罪名。现在，什么都会暴露出来，他们会跟踪追索，甚至可能一直追到鲁米。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

“老爷，”秘书走进来道，“警察局说，他们在城里和四乡都没碰见过堂马梅尔托，他也许在别的省里……”

“这人是骗子，在赌运气。”

“老爷，”秘书献殷勤说，“最好等几天看看。莫列帕塔人是

烧窑的……手艺人难得出门……这人是在扯谎。何况，堂马梅尔托·雷耶斯说不定哪天也会来的。”

“对，我也是这么想。”

贝尼托气冲冲地反驳道：

“我做坛坛罐罐做得腻味了，街道上四周围到处都摆着，卖不起价钱。走街串乡也走不了多远，坛子罐子还容易碰坏。我想寻个好活路，倒给抓了起来饿肚子。”

省长和秘书在考虑这事儿。贝尼托透过窗棂朝外望，看见外面的广场。广阔无垠的蓝天，光灿灿的，无疑照映着一些个好地方。街道的石板路上，行人熙来攘往。自由，要争自由……他又说：

“而今我怎么办呢？堂马梅尔托肯定另外雇人了。我丢了活路，没有钱，眼下就挨饿……”

省长表现出他想公平办事的样子：

“唔，好吧。我放了你，可你得滚蛋。我省不要煽动分子。”

贝尼托央求：

“老爷，我来的那天，警察把我的马骑走，跟他们的马混在一块儿了。求您下个命令，叫他们把马还给我。”

省长一拍桌子说：

“什么马？难道你叫我管马来着？你找他们要去。快滚，别让我改变主意，又扣起你来，治治你这么蛮不讲礼。”

贝尼托慢慢走了出来，向那个心肠还好的衙役打听他的马。那人哈哈大笑，说他竟想找省长把马要回来，想必真是疯了。

贝尼托无可奈何，只得走了。他恢复了自由，走上街头。他还饿着肚子，步行起来就尤其感到累得慌。街道，他一条接着一条慢慢踱过，可他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而且，他还饿着肚子……

*　　　*　　　*

他在许多庄园里打零工，受尽了折磨。他怀念着鲁米，心里很难受；他怀念着“金星”这个他最后的好友，心里更加难受。在庄园里干活，跟在鲁米干活，多么不同啊！在鲁米，印第安人一面飞快地劳动着，一面欢笑着，歌唱着，每天干活都是桩愉快的事。在庄园里，雇工们干活无精打采，磨磨蹭蹭，大地仿佛成了后娘。他们只是还剩下点气力，但干什么都已经没心思了。

韶光在流逝。贝尼托·卡斯特罗想都没有想到，鲁米在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他同百来个印第安人一起在一个庄园的田野上，迎着隆冬不停的急雨，弯腰曲背地干活。印第安人的小茅舍离地头很远，农活忙时，他们就睡在一个大棚屋里。贝尼托无家可归，经常在棚屋里过夜。那庄园是个很大的庄园，他也因此而认识了来自各地的许多印第安人。那儿的印第安人说格楚亚话，但一般都不开口。贝尼托慢慢学会讲那种话了。那音调，时而有如疾风怒号，时而宛若地底的潜流。贝尼托领悟了那悲哀的语言。

他们不大讲故事，有时晚上也讲讲，讲他们的劳动，间或也会讲起革命的事情来。他们中间最年长的，待在紧围着的一圈人中间，压低声音讲着阿图斯帕里亚起义的事迹。

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五年。印第安人受到奴役，痛苦呻吟着。他们每半年得交两比索的人头税，得出公差干无偿劳动，修公路，造营房，建公墓，起教堂和公共建筑。大庄园主摧毁了土著公社。印第安人得无偿劳动，以求得能让他们生存下去。他们只能默默地受苦。不，老爷，总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上书给瓦拉斯市的州长提出抗议。州长不予理睬。马里安公社社长兼瓦

拉斯的雷斯陶拉西翁区区长佩德罗·巴勃罗·阿图斯帕里亚，是在抗议书上第一个签上名的。他被捕下狱，横遭毒打和虐待。十四个社长去州政府抗议这种残暴的作法。他们也被监禁起来，受到拷打和虐待。不，老爷，总会有那么一天……

印第安人装作屈服了。三月一日，他们大批人随身带着草把子，到瓦拉斯出公差盖屋顶。到了规定的时候，他们从草把子里面拖出藏着的大砍刀和铁棒来，起事了。

头几批印第安人被打退了。一个骑兵队向他们冲锋，冲垮他们的队伍。官兵为胜利所鼓舞，开始攻狮子堡。那是个印加古堡，城楼高耸，宏伟的石墙上，饰有一对对美洲狮的浮雕。瓦拉斯的州长命令要把那古堡捣毁，用这里的石头来修建公墓和私人住宅。印第安人佩德罗·格拉纳多斯率领一小群勇士，守卫着狮子堡。单说格拉纳多斯，他用皮弹弓弹出人头大小的飞石，打翻了七十个骑兵。那队骑兵撤退了，但瓦拉斯城被包围，并于第二天失陷。印第安人喝下勇敢的士兵的鲜血，来为自己增添勇气。他们想要杀尽躲在家里的富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起义领袖阿图斯帕里亚反对这样作。他说："我不想犯罪。我要的是正义。"革命扩展开来。印第安人身披羊皮，匍匐前进，奇袭了永盖。整个瓦伊拉斯山谷都起来造反了，所有的城市都被攻占了。在有的城市中，富人组织起"城防团"，进行顽抗。还出现了另外一些伟大的印第安领袖。他们中间有矿工佩德罗·科查钦，人称乌奇库佩德罗，因为"乌奇库"的含义就是"矿井"，他凶猛好斗，一直同好心的阿图斯帕里亚不和；有何塞·奥罗维奥，他皮肤白，汗毛少，因而绰号叫"白鹰"；有阿图斯帕里亚的姻兄弟安赫尔·拜隆，他是领导着各庄园发动起义的首领；有锡普萨的酋长的后裔佩德罗·诺拉斯科·莱昂，还有另外的许多人。他

们统率着起义的队伍，伟大，坚强，象美洲狮一样勇敢而又凶猛。仁慈的阿图斯帕里亚约制着他们，他要求尊重妇女和儿童，尊重投降了的敌人。他们克敌制胜。印第人的队伍只有很少的步枪，乌奇库从矿上取出四十箱炸药和八桶火药，来供战斗之用。他负责扼守黑山山脉的重要哨口，是起义队伍中的一支劲旅。其他的，就使铁棒和砍刀来作战了。他们派人到自由州和瓦努科州去求援和发动起义。但是，装备着洋枪大炮的官兵开过来了。印第安人象蚂蚁一样成堆死去。官兵为了节省子弹，六个一行地枪毙印第安俘虏。领头的被俘，也枪毙了。何塞·奥罗维奥惨遭毒打后再枪毙。他总是讽刺地说："再加把劲，好样儿的，再加把劲。"可怖的乌奇库佩德罗对胜利者满含轻蔑，在刑场上用屁股对着行刑队。阿图斯帕里亚在瓦拉斯之战中腿部受伤倒下，他的卫兵们倒在他身上，用尸体护着他。一个感恩的白人从战场上把他收走，藏在自己家中。后来，一个印第安法庭以叛国罪判他死刑，罚他饮鸩自尽。他镇静自若，酹酒于东南西北，祈求时间来做他的审判官，饮下了奇佳毒酒。时间是最正直的审判官，他说阿图斯帕里亚不是叛国犯，而是个勇敢的、高尚的人。

就这样，印第安人在一天天劳累之余，黑夜间待在棚屋里，絮谈着。他们回忆起来的往往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他们的心头充满了欢乐而又悲哀的感情。传奇式的英雄，精明而豪迈的斗士，出没于憧憧阴影之中。他们是不可战胜的，革命总有一天会重新开始。

但是，瞌睡来了，然后又是白天。听见了监工的声音。英雄消逝了，史诗般的斗争已不复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受尽折磨的印第安人，排成一行朝野外走去，在地里弯下腰来，他们的信心破灭，幻想化为泡影。贝尼托·卡斯特罗跟他们一样穷苦，一样

有气无力。他抓起锄头来，也弯下了腰。

七 地界官司

乌迈的大老爷，方圆二百余里的土地和生灵的主人，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伊罗尔丹，勃然大怒，原来信差给他带来了有关俾士麦·路易斯的辩护状，以及其中所使用的狂妄措辞的消息。他把信拿在手里，走出书房，来到庄屋连拱相接的宽阔回廊上，厉声呼唤仆役，但是他旋即镇静下来，采取了那种不为任何事态所困扰和吓倒的重要人物的严厉姿态。可是，他的叫唤声已被听到，仆役们吓得发抖。

"替我给'游击队员'配好鞍子，叫布劳略和托马斯跟我一道走。叫他们装备好，骑马来，快！"

"游击队员"是一匹很壮实的、跑得相当轻快的马。布劳略和托马斯是兼任保镖职务的监工中的两个。乌迈庄屋红白两色，呈大长方形，他俩家住在边沿的小屋里。仆役们在院子中间，在树干粗大、树皮龟裂、叶子蓝绿发红的老桉树下，上好了马鞍，堂阿尔瓦罗跟他的妻子儿女打个招呼就出发了。两条褐脸壮汉布劳略和托马斯，骑马带枪，等候在粗木栅门嘎嘎作响的庄屋大门口。他们启程了，在和煦的阳光下，沿着以悠然的白杨镶边的笔直的大道，纵马奔驰……在环绕着平川的小山坡上，靠近小庄园的几户佃家茅舍在冒着炊烟。佃农们遥望着这三个飞驰的骑手，说道：

"堂阿尔瓦罗同两个保镖打那边过去了。"

"天知道他们要造什么孽！"

庄园主凝视着大路，一心盘算着地界官司。他们已经穿过白杨大道，走上了爬高的崎岖山径。他眼观山径，思索得涨红了白脸膛，思索得甚至于面色阴沉了。

*　　　　*　　　　*

堂阿尔瓦罗是堂贡萨洛的儿子。堂贡萨洛是个果敢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怎样通过跟一个修道院打了一次离奇的官司赢得乌迈的。他来到的时候，庄园包括上述平原和它四周的小山。他对邻近各庄园的女继承人过细调查之后，盲目地爱上了唯一的女继承人帕基塔·罗尔丹，并同她结了婚。他俩地产日益增多。堂贡萨洛勤奋，精明，不讲道德。他懂得时而伸手大把撒钱，时而用手紧紧抓住枪杆子。乌迈向南扩展，逐步囊括了一些庄园、村落和公社。它一直扩展到同科尔多瓦家的庄园莫拉斯班巴接壤。堂贡萨洛就地界起诉，初试了一爪子，没有得手。科尔多瓦家也是一霸。当堂贡萨洛由他手下的人、法官、省长和几个骑警陪同去接管地产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一阵弹雨。斗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年。省长无力干预，甚至不敢稍许责备两方的庄园主，就向州府请示并呼吁支持。州长不敢擅自同这些强有力的地主较量，就请示利马。斗争双方对首都的部长、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有很大影响，因此利马什么也没有答复。乌迈和莫拉斯班巴交界的山岭之间，这就继续发生突袭和死亡事件。科尔多瓦家从西班牙聘来了个比利牛斯山区的优秀射手，筑起一座暗设枪眼的石头碉堡，由他率领一帮人驻扎在碉堡内。堂贡萨洛是个倔强的但也讲究实际的人。他暂且搁下这场消耗精力的斗争，但保留“全部据有法律授予他的地产”的计划，以备时来运转再予以实现。他要进一步壮大自己，利马终归不得不站

在他一边。他这就开始朝北扩展。死神把他带走了，可是堂阿尔瓦罗把他的野心，他的统治计划，以及他对科尔多瓦家的仇恨，全部继承了下来。他立即显出自己是个长着爪子的人物，继续向前推进，一直推到象善良而毫无戒备的猎物一般的鲁米挡住他一段庄园的地方。他专心致志于其他的征服，多年对它看不上眼。现在，看来已经轮到它了。堂阿尔瓦罗开始告状同公社打起了地界官司。

* * *

这位庄园主在省会典型的小律师、绰号“蜘蛛”的讼棍伊尼克斯的门口下马。伊尼克斯在特鲁希略大学念过三年法律，这从一开始就证明他会打官司，而他也孜孜于以许多法律的咒语来证明这种看法。他跟只比他稍逊一筹的劲敌俾士麦·路易斯不一样，是个矮小而又瘦弱的人。他为多种痼疾所苦，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乐趣。他吃糖稀饭，喝健胃水，他的妻子因此而消沉憔悴下去。伊尼克斯藏在他的事务所里，在成捆成堆的公文纸当中度日。他在两名文书的协助之下，在他烟抽得呛人的腾腾烟雾里，一股劲在公文纸上涂涂写写。他皮肤蜡黄，而他的干焦的胡子和疤疤疖疖的手指被烟熏得更加发黄。尽管如此，他的头脑却是他公文纸堡中的一个可怕的武库。

公文纸是一种又长又宽的纸，有时印着红色条边，纸的左上角还印着秘鲁共和国国徽。多美的徽章，多崇高的象征，它从来没有象印到这上面这么显得讽刺！成捆、成堆、成山的公文，叫做证书、案卷、文告的公文，充塞于整个秘鲁。在律师事务所、公证人的办公室和审判厅，在行政机关、军事法院和税务所，在市政厅，在穷人的茅屋里和百万富翁的宫殿中，都可找到公文纸。

"你用公文提出请求来",这就是命令。这令人窒息的大雪,从利马一直纷纷洒落到最遥远的角落。面包可以没有,公文却不可不有。这是全国性的灾难。秘鲁的悲剧的一部分,是用法典和公文纸写的,而另一部分则是用枪杆子和鲜血写的。法律,法律的神圣统治!秩序,秩序的神圣统治!人民好象是个迷路他乡的游击队员,总是两面受敌并且经常被打翻在地。

伊尼克斯这个阴谋家,从他的纸堡内狡诈奸险地开枪射击。堂阿尔瓦罗是个善于择人的人物。除此以外,还应该指出,这个讼棍是个土地被科尔多瓦家霸占了的小地主的儿子。当他的父亲沦于穷困之后,他不得不中断大学的学习返回省城。因此,伊尼克斯特别卖劲地捍卫他的仇敌的仇敌。他知道,阿梅纳瓦尔如果某一天征服了他的劲敌,也不会把属于他的土地归还给他。可是,他会以那个掠夺者的不幸来消除他自己的不幸。堂阿尔瓦罗由于揣想到了这一点,就毫不迟疑地把这桩案子交托给他。那天他来得很晚,同讼棍一道走进那乌烟瘴气的寂静的屋子的内室。

"听我说,伊尼克斯,"他们面对面坐下来之后,他就以习惯于发命令的人物的口吻开了腔,"首要的问题是把俾士麦·路易斯挪开。他实在狂妄得把我气坏了。这人受到科尔多瓦家的保护,可是即便不这样,他们总归也会要在州府的报纸上对我大肆攻击的。你有什么高见吗?"

"嘻,嘻,"讼棍笑弯了腰,衰弱的身躯俯伏在粗大的小腿和瘦削的胳膊中间,使得他看起来的确有点象个大蜘蛛。"最好是叫那俾士麦装糊涂。您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他是个色鬼,是个淫棍,能够争取过来。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能争取。可是那路易斯对我抱有恶感。你知道是怎么

回事吗？他怪我使他不能飞黄腾达。他作律师初露头角，就一心想向上爬。他就是那种野心很大本事平常的货色。我的儿子奥斯卡——你知道他是多么疯疯癫癫的人——跟他交上了朋友，因为他俩都贪杯，臭味相投。他以为这就找到门路了。不，我可从来不邀请他参加我的宴会，不让他跨进我家的门坎，象我这种人家也就照这样办。打从那时起，他就对我反感，真个可笑。可是，敌人没有什么次要的，这我明白了，还有呢？"

"嘻，嘻。您知道他拜倒在那不害臊的梅尔瓦·科尔特斯脚下。那女人跟皮门特尔家的姐妹是朋友，您的少爷奥斯卡跟那家姐妹要好……"

堂阿尔瓦罗把巴掌在宽阔的前额上一拍。

"从这方面打主意，你说得对，朋友。在镇上混日子的奥斯卡恰好混在这儿。其他方面怎么办呢？"

"堂阿尔瓦罗，我已经对您说过，该把整个公社都拿过来。那些愚昧无知的印第安人顶什么用呢？从法律角度看，是能这么办的，这样的要求有根有据……"

"不，我跟你说过不这么办。应当使这个案子看起来象要求收回合法的产权，而不是夺地。我也是那么想，无知无识的印第安人对国家一点用处都没有，应该落到有事业心的人的手里，由那些为国争光的人来支配。可是，塞诺维奥·加西亚明确告诉过我，我要求的那部分土地是鲁米最好的，往上去就只有石头了。官司就这么打好。他们将来要给我干活，交换条件是我让他们留在他们的耕地上。我需要他们的劳动力来开采我在奥克罗斯河对岸开办的银矿。拿下鲁米后，我就跟银矿所在的那个庄园接界了。那庄园有人手，有可以用来采矿的佃户。他们要么把庄园卖给我，要么我就跟他们打官司。照你所设想的那样

下爪子，就怕闹得出丑。你知道吗，我想竞选参议员，要避免丑闻。州府现在出了一份不三不四的报纸，叫什么《真理报》，是那种鹦鹉学舌、一向攻击我们这类正派人的土著主义者办的。他们会要攻击我，可是我看起来没犯法，能维护自己。如果我拿下整个公社，尽管法律能助我一臂之力，人家总归还认为是夺地。我为了竞选，得保全面子。把公社和邻近的庄园拿到手，再把矿开起来，我就会成为本省最强有力的人物，成为本州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我会当上参议员。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该轮到科尔多瓦家了。我没有忘记……这是我欠我爹的一笔神圣的债！另外，秘鲁也需要有事业心的人，能叫老百姓干起活来的人。靠不管用的人道主义做得成什么事呢？只有干活，干活，而为了要有活干，就得叫民众归附能叫他们干起活来的人……”

“当然是这样。考虑到您只有一个人，科尔多瓦家有四个，您的这种决心就更加值得钦佩……”

一直自个儿盘算得洋洋得意的堂阿尔瓦罗，这时显得有些灰心丧气，抱怨起他的家庭来了：

“是啊，我命不好。就说我弟弟拉美罗。他一上学就散发出知识分子气味，学成了产科医生。你看这不是堕落了吗！埃利亚斯就更糟。文学博士，历史教员。你瞧，文学博士，这就叫丢了丈夫气概。他们要是想做自由职业者，就该做律师，能使最高法院发抖的名律师。我妹妹路易莎呢？在巴黎！她的几个女朋友最近来信说，她一股劲想要跟个意大利王子结婚。我每月给她寄三千索尔去，可她还老哭穷。但愿她不结这个婚。那王子准是条寄生虫，他们要的钱会更多。我是世家子弟，可是我从来不把拿家业来显示自己地位的人物，跟拿头衔来骗饭吃的家伙混为一谈。说到儿女，那我就幸运一些。撇开已经长大成人没

法子改了的奥斯卡不谈，费尔南多喜欢乡村，女孩子们是家里货，我会给她们都对门好亲事。就别念书！念完五年小学，女孩就成家，男的就干活。让我的兄弟学那么多书，这就是我老头子的错误。我们需要的是重实际的人。至于小儿子佩皮托，我倒要送他念念书看。他想做律师，这可是大有前途的职业……”

“是大大有前途的职业！”伊尼克斯十分庄重地表示同意。

“唔，我很赏识你，信得过你，才说了这么多，伊尼克斯。另外，我也相信老话讲的：‘对律师和医生要讲真话’。不管怎样，我有的是勇气，有的是钱。管它一个对四个科尔多瓦家的人，还是一对二十个……我就依靠你了。”

堂阿尔瓦罗攥紧拳头，恢复了坚定的常态。

“我深感荣幸，堂阿尔瓦罗。现在，请允许我告诉您，我需要有人作证。我们已经说过，乌迈的地延伸到了所谓的鲁米河。现在，为了说明印第安人怎么会在那儿，我们要说公社通过蓄意更改地名，违法占用了您的土地。他们把实际上叫隆布里斯河的那块地方叫成了鲁米河谷，公社这就扩充了地界。我们要提出几个当地人士来作证人。我们还要说，现在叫作隆布里斯的河道，原来叫蛇河，而鲁米河谷实际上是那条入夏就干枯的小河，地处通往蒙查的荒山秃岭中间。我们要求收回直达现在被叫成了鲁米河谷的那片土地，地契上载明，那个河谷过去是、现在也还是隆布里斯河……”

“好主意！”

“另外，需要在夜间去搬掉从隆布里斯河通往埃尔阿托山的所有界标，就说公社的地是亚纳尼亚乌伊湖四周的地。我们这就一拳往死里打。我仔细研究了案卷，因此报告您迟了点。我需要证人。”

堂阿尔瓦罗的牛眼睛发亮了。

"我派塞诺维奥·加西亚带他的人，还派魔术师给你。魔术师是个小贩，对我一直都很有用处。他把二十多个在逃的佃户的消息报告给我。的确，每报一个我都要给他十个索尔，可那对我是合算的。他靠得住。我跟加西亚老早就有默契。他俩一直都在为鲁米这码事儿活动。别以为我在睡大觉，我一直在跟省长安排接管产业的事儿，只要法官……"

"法官又怎样？"

"他是我的人。他得到那位置就靠了我。是我施加了影响才使他得到任命的，尽管当时他在三个候选人中间居第二位。"

堂阿尔瓦罗搓着手，讼棍便请求允许他抽烟。他在这个急切的请求得到俯允之后，出点子说：

"因此，我对您说了需要把俾士麦·路易斯争取过来。我在他那里安了个通风报信的，一个文书。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的年轻人找上门去给他做事，报酬很低。我给他补贴，您懂我的意思吗？别以为印第安人没闻得点儿气味。前些日子他们派人去告诉说，您好似跟塞诺维奥·加西亚和魔术师串通好了。路易斯答复他们说不必害怕，他可以挖出他们犯法还没了结的旧账来，一笔勾销他们作证的资格。您明白了吗？另外，他对法官的判决还可以上诉。要是他装糊涂不吭声的话，印第安人对这些事是一窍不通的。"

"印第安人做探子！这事儿由我来办，会办妥的。我尽快派加西亚和孔特雷拉斯带些人来，你教他们怎么说。"

"很好，堂阿尔瓦罗。"

"你呢，要多少办事费？"阿梅纳瓦尔一面说，一面拿出钱包来。

“您瞧着给，老爷。您知道我还得在派到路易斯那儿去的探子身上花几个钱。”

堂阿尔瓦罗数出一千索尔的蓝面大钞来，伊尼克斯满面春风、恭恭敬敬地收下。他们一面朝大门口走去，一面商谈细节。两个保镖在门外等候。庄园主跨上马，朝他在镇上的家驰去。黑夜慢慢来临了，两个印第安人在街角上挂马口铁架子的玻璃罩路灯，玻璃破了的地方用纸糊着，里面点着支蜡烛，发出暗红的亮光。一个醉汉在街道中间踉踉跄跄地走着，还挥舞着胳膊叫着“彼罗拉① 万岁”。他是个游唱歌手和民间诗人，名叫彼罗拉派疯子。堂阿尔瓦罗几乎把他撞翻了，他一点也没有注意疯子的咒骂，继续奔驰；但是一个保镖为了表示忠于职守，顺便用缰绳狠狠抽了疯子一下。这位民间诗人，回头要进行报复，于是编唱谣歌来讽刺这个大地主。围绕着广场的两层楼房中间最古老的一座的大门慢慢打开了。游廊上和庭院里，发出奴仆们奔忙的声音。堂阿尔瓦罗一边往里走，一边对恭顺的问候点头作答。

* * *

在鲁米，除了驴子以外，牲口依旧跟人住在一起。驴子趁着无人看管，跑到它们留恋的炎热的奥克罗斯河谷去了。有四头驴驹被关在圈里熟悉一下圈中生活。它们皮毛光滑，腿脚轻灵，昂着脖颈，眼睛亮亮的，都还没尝到过负重的滋味。另外几个圈里，有十个印第安人低着头，在绵羊身上嚓嚓地使用着大钢剪，村子里弥漫着剪下的羊毛的酸气。还有一个圈里，阿蒂多罗·

① 尼古拉斯·德彼罗拉(1839—1913)，秘鲁政治家，1895—1899年曾任秘鲁总统。书中的这位民间歌手常高呼“彼罗拉万岁”，因此被称为“彼罗拉派疯子”。

奥特伊萨领着些人在给牲口打烙印。圈中央燃着堆大火，烙铁在火中烧得通红。火旁边，社员们用绳子和胳膊把牲口放翻。奥特伊萨精于此道，他用手抓住牲口——有时是一条大牯牛——的角和下巴，扭着它的脖子一直把它扭翻在地。这是一场沉默而紧张的角斗，人和牲口都肌肉鼓突，血管舒张，绷紧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道纹路。牲口一放翻，烙铁便哧哧地冒着烟，给它的臀部留下了CR两个字母，这不是哪个人名的缩写，而是鲁米公社的缩写。又一个圈里，阿夫拉姆·马基、他的儿子奥古斯托和另外一些人在驯马。马驹蹦跳着抗拒了好几天，现在已经开始会驮着人小跑了。罗森多从这个牲口棚跑到那个牲口棚，时而点头称许，时而指点指点，关心着所有的事情。不会干技术活儿的社员，在收割屋后小块旱地里种的豆子，收来后用棒子捶打脱粒。耕畜带着仔畜，三三两两，遍布在收割后的田野、大街和广场上。几匹母马和母牛，瞪着大眼看那打烙印和驯马的新鲜活计。牲口起初撒野，往后驯服了，同人一道过着和睦的生活。天气非常好，大家一天到晚感到心满意足。

* * *

劳丽塔·皮门特尔兴奋地跳了一晚上舞之后，扭着腰肢来到梅尔瓦·科尔特斯习惯于躺着消闲度时光的床前。

“你要我告诉你一桩事吗?”她故意装得很兴奋地说。

梅尔瓦坐起来，露出了丰满的胸部。

“什么事?”

“一桩了不起的事情，亲爱的，真了不起……”

“你说说，你说说……”

“有个难得的好机会，亲爱的……”

"可你快说呀……"

"可是，成不成就看你了……"

"你说嘛，我等得不耐烦了……"

劳丽塔坐到床边，梅尔瓦躺到了软和的枕头上。迷人的悄悄话，激起了热切的希望。

* * *

奥古斯托·马基充满着胜利的信心，骑着匹刚刚驯好的马驹朝山上走去。他走的是有一天那条蛇预报凶兆穿过的小道。他不大需要催促那马驹，它走得轻快自如，一点也没露出疲乏的样子来。他们来到了山风开始在劲草丛中呼啸和在嶙岩缝隙间咆哮的地方。奥古斯托放眼远望，发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是少了点什么还是添了点什么呢？是少了点东西，从隆布里斯河沿头到埃尔阿托山一线的界石不见了。他眯起眼睛，仔细察看。界石肯定不在了。他掉转马头，催那匹马驹全速飞驰下山。

"爷爷，爷爷，界石给掀掉了，不见了……"

社长一跃而起：

"社员们！社员们！快搬界石去，搬去立到原来的地方！……快！……快！"

"走吧！"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

几个小时之后，一百多个社员把扔得四散的界石全都收集了起来，从隆布里斯河到埃尔阿托山重新竖起了圆锥形的界标。他们不懂法律的邪门歪道，天真地以为这就排除了受打击的危险。每个界标都竖在原地方，竖得一般高。

* * *

马多克奥是个老实巴交的印第安人，干着编草席和草扇的简单活儿，蒲草是从亚纳尼亚乌伊湖旁割来的。草席的尺寸不同，富贵人家用来铺地板，穷苦人家用来垫床铺，上面再铺上羊皮和毛毯。蒲草扇用来搧火。眼下，他正在编一张大草席，准备给学堂铺地用。他跪在地上，身旁搁着一大堆柔软的蒲草，正在安闲而熟练地编织。在他的前面，一大张蒲席在慢慢成形，黄绿的新蒲还带着湖上的风味。罗森多走了过来，对他说：

“你还有草席和蒲扇吗？”

“不多了……”

“好吧，你牵匹驴子驮着草席和蒲扇，到乌迈去。首先上印第安人的茅屋里去，再到庄屋去。你装做不是有心打探消息的样子，问问印第安人，魔术师和塞诺维奥·加西亚到过他们那边没有。你一到庄屋，就跟女主人堂娜莱昂诺尔聊聊。过会儿下厨房去，那儿的仆人知道了你是鲁米村的，就会跟你谈那边在干什么名堂……”

马多克奥沉思着，不吱声。说实在的，这事儿他可干不来。他除了织草席，卖草席，种庄稼，还懂个什么呢？他那饱受亚纳尼亚乌伊高原上的寒风侵袭变得黝黑多皱的脸膛上，流露出为难的神色。罗森多坚持道：

“社委会通过了要派你去……咱们大家都得为拯救咱公社出一把力。”

谈到了公社的事情，马多克奥这个只知道编草席，卖草席，种庄稼的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好的。”他答道。

* * *

梅尔瓦·科尔特斯穿着身裁剪适度的衣服，甜言蜜语地哄着那小律师。她跟他说，她非常惦念他，钦佩他的才能和力量。她对他倾注着热烈的感情。她还时不时抱怨说，他俩并没享受到本应该享受的幸福。粗鲁笨拙的俾士麦·路易斯，捧着这朵娇艳的玫瑰花，发誓说她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说他在世界上就只爱着她……

*　　*　　*

拉蒙·布里塞尼奥心怀疑惧，来到了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的前面。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好似进了狮子洞一般。东家派人去叫他，说："叫那无赖马上就来。"那青年人不知找他干什么，可他只在朝好处想。堂阿尔瓦罗坐在一张大书桌后面，双臂交叉着搁在胸前。桌上放着一个墨水瓶，一个下边没有纸张的水晶镇纸板，一支蜡烛插在个用神鹰腿做的烛台里，神鹰脚爪抓住一块用粘土做的假山石。

"来，你跟我讲讲，"堂阿尔瓦罗厉声说，"这歌儿是什么意思？"

接着，他哼着一首诙谐的"华伊诺"民歌，其中有一节说：

啊，星星呀小星星，
我看你全变了样，
脑瓜上系着毛巾，
肚子变得那样大。

拉蒙不解歌儿的戏谑的含义，不知是咧开嘴笑好呢，还是跑掉的好。堂阿尔瓦罗哼过歌儿之后，用刺人的眼光望着他，表情还是十分严肃。

“说吧，你解说解说看。”他重复道。

拉蒙拿起斗篷角，来揩他那褐色脸膛上渗出的汗珠。

“你害臊啦？说，说呀。”他严厉地逼问。

拉蒙结结巴巴地解说起来。堂阿尔瓦罗听着，对他那狼狈相暗中觉得好笑。他有权势，有威风，才把拉蒙弄成这样。那天，他感到很高兴。当拉蒙什么也没说清楚便闭上嘴时，堂阿尔瓦罗笑了起来，说：

“啊，你这混帐杂种……你把克洛蒂尔德的肚子弄大了……哈哈……好哇，谁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来抽你一顿鞭子。她是莱昂诺尔宠爱的女佣人，我也要你给我做事。你们布里塞尼奥家的人，都是忠心耿耿的，你爹那枪法比谁都强……”

拉蒙瞧着他，点头表示同意。可是，他还是有些惊疑不定。堂阿尔瓦罗没有责罚他，而是高兴地笑着说：

“我在鲁米那边的母牛都走散了，得找个人去管管。你要是干得了这事情，我就派你带几个牛倌去管。现在我就给你一支卡宾枪。”

拉蒙那没精打采的眼睛放亮了。

“唔，给一支很好的卡宾枪。我来教你怎么使。你有了马枪，还有哪个杂种能胜得过你呢？没谁敢吭气儿……”

这庄园主就采用这样的办法来给他的雇工甜头吃，他故意对他们厚此薄彼，以便分而治之。

他从他的房间里拿出支黄色枪托的马枪来，叫拉蒙跟他走。他们沿着大庄屋的连拱回廊走出去到了野外，在一个小山头上停下步来。远处，有一小群羊在吃草。拉蒙担心打不好枪，庄园主就会改变主意不把枪给他，不让他出人头地。他爹有支鸟枪，那瞄准起来倒不困难。有一天他爹给他使，他甚至打了个野鹿。

不过，他只伤了它的腿，是亏了猎狗才逮到的。可现在卡宾枪也许反冲力大，甚至可能从他手里震下来。事情看起来挺不简单，几乎有点神秘。

堂阿尔瓦罗从容不迫地做示范动作，教给他把十六颗子弹装进枪膛。然后他退下枪栓，光亮的子弹就象群蚱蜢一样，飞快跳了出来。那混血儿聚精会神地看着。庄园主带着教官的神气对他说：

"现在你来试试……"

拉蒙接住枪，又高兴又害怕。枪不能说很轻；它的重量象他揣摩过的，拿在手上正合适。他还把发着寒光的枪子儿拿到手里。枪子儿有着红色火帽，金色弹壳，和光滑而沉重的弹头。他把它们一颗接一颗地压进枪膛，枪膛的金属盖在子弹的压力下弹开了，然后又自行恢复原位。拉蒙什么都作得干净利落，他又害怕又喜爱。堂阿尔瓦罗把枪再拿过来。

"现在学瞄准……就这样，让准星落在缺口当中，朝目标的中心瞄准，就扣扳机。我打只羊给你瞧瞧，可干吗要杀生呢，我就朝天开枪吧……"

砰地一声，子弹发出去了，打到了远处的山坡上。羊儿就在附近的山头上，有个小姑娘看着。她一听到枪声就赶忙想把羊儿赶拢来。

"羊儿！……羊儿！……"她直叫喊，却不知道赶它们走了。

庄园主看她慌成这样，发了火，高声叫嚷道：

"住嘴，笨驴！"

牧羊姑娘吓懵了，呆着不动。他又叫唤：

"躲到石头后面去，要不老子崩了你……"

穿红裙的小姑娘连滚带爬，躲到小山后面去了。堂阿尔瓦

罗退掉弹壳，把卡宾枪给了他徒弟。羊儿安定下来，跟往常一样平静地吃着草。

“瞄准那头，左边的那头，”庄园主吩咐道，“那头有黑斑的……谁叫她那么慌神……活该！”

拉蒙把枪端到脸旁。那枪不长，容易端起来。他害怕不熟悉那枪的性能。它的枪管在太阳下闪闪发亮，准星象颗跳动的火星。最后，它象只银色的飞虫那样，落到了缺口中间。对面，那头有黑斑的小羊在吃着草。瞄定了，一切都就绪了。为了让奔流的血液不影响脉搏的跳动，也许一时连心都凝固了。手扣扳机是不是扣得太重呢……不，就这么轻轻地一下子……

砰地一声，小羊倒下了。射手退掉了弹壳。这枪好使得很，不象鸟枪那样有震动和反冲力。

“你打过枪吗？”堂阿尔瓦罗问。

“没有。”拉蒙撒谎道。

“噢，好，好。那你打得不错。”

回庄屋的路上，堂阿尔瓦罗任用拉蒙做监工，嘱咐他应做的事情，并把这支温彻斯特式连发枪交给了他，还告诉说他会通知他哪天去。去之前，他可以跟克洛蒂尔德一道住在庄屋里。

那个印第安小姑娘在小山后头等了好久，等到再也听不见枪声了才决定走出来。她扑过去抱着那只死羊，一面哭泣一面呼叫：“哎哟，我的花花，我的小羊儿。”泪水是小姑娘唯一的安慰。

*　　　*　　　*

马多克奥在庄屋四周转了一圈，向佃户家打探了一点消息，最后牵着驮负草席的驴子，来到了庄屋里。

堂阿尔瓦罗的妻子堂娜莱昂诺尔，看到他进来，说：

“噢，你到底来了，马多克奥。我正在想着你呢，我要给佣人买几条席子……”

“那好，太太……”

“你想必饿了……到厨房去叫厨工给你点辣子土豆泥。回头再谈买席子的事儿……你别要价太高了。近来你的席子就太贵……”

“我便宜卖给您，太太……”

马多克奥不等再次请他，就下了厨房，心想这回倒一切都很顺利。堂娜莱昂诺尔倒没有对他存坏心眼，她想请马多克奥这受苦人吃点，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嘛。就在这时候，堂阿尔瓦罗由他的新监工相跟着，走到了回廊上，而且看到了院子里有头驮着草席的驴子。

“这头驴是谁的？”

“马多克奥的，他是个社员，卖草席的……”

堂阿尔瓦罗顿时怒气冲冲，破口大骂，还叫唤着佣人和监工。

“你呢，拉蒙，看你会不会办事情。快把那做探子的印第安人抓出来，绑在桉树上，抽他一百鞭子……”

堂娜莱昂诺尔和她的几个女儿，跑到房子里去躲了起来。恐怖，象一阵阴风，刮过长方形庄院的家家户户。马多克奥被拉到了桉树旁边。“我有什么罪过？我啥也没干。”他申辩着。他当场被剥去衣服，系住手腕绑在老桉树的树干上。堂阿尔瓦罗在办公室门口看着，给拉蒙壮胆。拉蒙想表示自己对恩主的感恩戴德，抓起长皮鞭来，挥舞着噼噼啪啪地打下去。马多克奥的嚎叫声惊天动地；鞭子不停地抽，哀号声越来越低，终于完全失

去声息，只剩下皮鞭残酷无情地猛抽下去的声音。马多克奥挨到松了绑，就死尸般沉重地滚到地上。他满身汗水，黑血从肿起的背上渗了出来。

* * *

伊尼克斯根据他同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谈定的方式，批驳了俾士麦·路易斯的状子。由于公社的地契没有按地理经纬度载明地界，他就把因为地契登记人的无知或者恶意而产生的疏忽，说成是印第安人存心不良造成的。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们蓄意伧促地改动地名，从而侵占了本来不属于他们的地产。他援引了许多法律条文和判例，最后提出堂胡利奥·孔特雷拉斯、堂塞诺维奥·加西亚和蒙查的一些居民，以及熟悉那个地区的一些过路人来作证人，请求法官传讯。法官依法传讯，一大帮证人就出庭作证。

在散发着墨水和旧纸张气味的法庭上，法官坐在高桌后面，伸出那一脸连鬓胡子、头发梳得溜光的头来，满口说着法律术语。他旁边坐着个近视的、呆呆板板的录事。证人们提出证词；他们时而默默沉思，时而从容地说着，但从不忘乎所以。

堂胡利奥·孔特雷拉斯·卡瓦哈尔，五十岁，独身，小贩，由于职业的关系而没有固定住处，等等。他说二十年来，他不时经过鲁米村。他对山谷河流的名字知道得不确切，因为工作繁重，使他几乎无法熟悉所经城乡的地名；但是有一回，他在公社社员米格尔·潘塔家住宿，潘塔告诉他，这个地区一些山谷河流的名字被公社社员改动了，对此谁也不敢吭声。法官问他潘塔向他吐露这一点目的何在，他断言那准是潘塔那阵子得意起来，禁不住要夸说公社的声威。威严的法官就此问了他好多次，使得魔

术师都终于意识到，伊尼克斯和堂阿尔瓦罗需要对付的并不是个稀里糊涂判案子的人。

堂塞洛维奥·加西亚·莫拉莱达，已婚，工业家（我们记得他酿甘蔗酒卖），蒙查人，当地的显要人物，担任区长职务，等等。他声称他从小就熟悉公社。他说蒙查和四周各地的人们都纷纷议论，公社通过更改河流的名称强占人家的地产，非法扩充地界。早先公社的村子在亚纳尼亚乌伊湖高地，那里至今还留有一些石屋的遗迹。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严厉的法官一再盘问他是否同鲁米的社员发生过纠纷。他不得不答复说没有发生过，他小心防止发生纠纷，因为公社成了麻子巴斯克斯及他的匪帮的巢穴，这对蒙查区和当地的所有庄园都是个威胁。加西亚由于伤了神，费了力，离开法庭的时候脸比平常更红，额头上汗津津的。他也同样思忖，这是一个执法甚严的法官。

堂阿加皮托·卡兰萨·查米斯，工业家，蒙查人，当地显要人物，等等。他一古脑儿同意了塞诺维奥·加西亚的证词。最最正直的法官询问他是否有什么证据要提供，他说几乎全都是穷人的蒙查人，在公社的地界里放牧牲口，公社每年每头收取一索尔草料费；而对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这个财主，公社什么钱都不收，据他看来这件事是个证据。法官随即一再盘问他，以致阿加皮托离开法庭时不独认为他面对的法官铁面无私，而且深悔自己受了塞诺维奥的影响。下次有什么事情传讯他的时候，他再也不会去跟塞诺维奥商量了，尤其不能轻信可捞到什么好处的话。每年一头牲口节省下来一个索尔，这有什么呢？现在，他也许会以作了假证人而受审哩。

法官对十五个证人问了又问，问了十五天。那录事用法庭所特有的那种松松垮垮、混混沌沌的方式，记满了一页又一页的

公文纸。当公社社员到俾士麦·路易斯那儿去探听消息的时候，那种记录已经赫然堆积成山。律师叫罗森多·马基准备在一星期之内出庭申诉。不用担心，他会打掉孔特雷拉斯、加西亚和另外几个证人的作证资格。其他的人就无足轻重了。

*　　　　*　　　　*

纳莎·苏罗跟麻子巴斯克斯一样，也穿着黑衣服。对作土匪的麻子来说，黑色象征着自暴自弃，而她那一身黑则透露出神秘的气息。一块披巾包着头，罩住了蓬松的灰白头发。蜡黄的脸衬着一身黑衣服，脸上布满皱褶，邋里邋遢，看上去象块抹布。一双失神的眼睛，有时候倒奇怪地闪闪发光。她既是有名的草医，又是众所周知的巫婆。她身材瘦小，哈腰曲背，单身住在个只开了一扇小门没开窗子的小屋里。那是她跟神鬼打交道的洞窟。除开得了重病的人以外，谁都不到那屋里去。一般她都到病人家里去看病。她托付社员替她采药，但是有的草药她要自己到地头河畔去寻。只有她那双有经验的眼睛，才认得出那些药草。

纳莎，大名纳西萨，是草医阿维尔·苏罗的女儿，早死的卡西米罗的妹妹。他们三人中间，阿维尔做的事情，可能人家好多年都会记得。以后，卡西米罗和纳莎兄妹，相继承袭父业。阿维尔妙手回春，连堂贡萨洛·阿梅纳瓦尔也是受惠于他的病人之一。堂贡萨洛雄心勃勃，想在通往蒙查的道旁的石山里找矿。炸石头时，他离得太近来不及闪避，被飞石砸破了脑袋。他的伙伴们看他骑不了马，就把他抬起来想抬到乌迈或者抬到镇上去，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要对他进行抢救，两个地方都太远。另外，当时镇上没有医生，乌迈的情况也跟其他的地方一样。堂贡

萨洛已经连话都说不清，一边身子动弹不得。他们在鲁米村停下来叫阿维尔·苏罗。阿维尔观察了伤势，见折骨的碎片扎进脑髓，便说要开刀。来的人中间有人说，据他看，动刀子是外科医生的事，草药郎中干不来。堂贡萨洛痛得发慌，又怕瘫了，就结结巴巴地叫阿维尔给他动手术。当时是上午。阿维尔不慌不忙地进行治疗，还解释说不用着急。他开始给病人几剂止痛的草药服。病人服了后，慢慢地镇静下来了。他每服过一剂药后，阿维尔都要问问："还痛吗，老爷？""好些了。"堂贡萨洛咕哝道。阿维尔用一个大的新瓦罐烧开水，另外还放几个小一些的新瓦罐在火旁。然后，他把原来分几次给堂贡萨洛喝的不同配方的草药，合成一剂给他喝下。水开了，助手们就把开水倒进里面也放有草药的小罐子里，再放进几把非常锋利的小钢刀和锥子。阿维尔把自己的手也伸到水里去烫烫，因为据他说，开刀要开得好，就得"趁热开"。然后，他叽里咕噜地念过咒，就开始动手术了。他的助手不断给小罐子换水，使水保持热度。阿维尔也常常把手伸到水里去，用过一把刀或者一把锥子，就另换一把，不让这些手术工具凉下来。他把那块砸碎了的头盖骨切掉，修成个椭圆形的空洞，再用一块他早就制作好了的瓜皮贴好，敷上膏药。几天以后，堂贡萨洛回庄园去了。他在庄园里把伤完全养好了，带着那用瓜皮补好的脑袋还活了许多年。他是在一次暴风雨中染上肺炎死的。这位草医表现出是个高尚的人。庄园主康复后，想要送他一对犍牛——当时公社很需要这么一对牛，还说要给他钱或者货物。阿维尔回答道：

"老爷，我是个印第安人，我只求您别忘了印第安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很痛苦，象脑袋破了一样痛苦。"

堂贡萨洛表示不同意，说：

“你们的日子过得不错嘛！”

“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是社员……”

堂贡萨洛说：

“噢，孩子，我尽力照顾印第安人就是了。”

阿维尔把他的本事传授给卡西米罗，可是他有先见之明，预知他的儿子会早死，因此也把本事传给纳莎。许多年以后，有几个饱学之士来到公社找草医，只找到了纳莎。纳莎对他们说，她没有做过开脑袋的手术，她一无气力二无经验，即使有这种病人她也做不了。来的人当中有个叹息道：

“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印加时代，打仗用的大棒嵌得有金属棱角，能砸伤头盖骨，外科医生不乏用武之地。现在，开刀的机会很少，这种手术就失传了。”

学问家们向纳莎询问一些有关草药的事情。纳莎装糊涂，只告诉了他们一些常用药的名字。

不管纳莎有没有在脑袋瓜上动手术的能耐，社员和邻近的庄园里的佃户中间，还是有人找她治病。自从有了奎宁丸治疟疾，有了蓖麻油和小苏打治消化不良，有了各式各样的药丸治各式各样的疾病，有了钳子拔痛牙之后，她的主顾少得多了。可是，治孩子们由于受坏人诅咒而发的红眼睛病，治他们由于在山沟和深谷里遇了邪而受的惊吓，还没人代替得了纳莎。治红眼睛，她用草药给孩子洗澡，还叫孩子在胸前戴上个雄鸡冠子，象佩带一道神符似的。治受惊的办法是，她把孩子领到她认为他看到精怪的地方，自己做鬼脸做得把孩子吓哭了，再一面念念有词，一面把孩子领着奔跑回家。要是病人是个大人的话，她就首先抓只豚鼠来，用它使劲擦病人的全身，一直擦到豚鼠死去才住手。然后，她剥开豚鼠，仔细察看那小生物的内脏，按照她在其

中发现的痕迹，指出病人病在哪块儿，这才给病人对症下药。纳莎不是那种以害人为业的巫婆，而是很会治逢邪遇鬼的病。可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治病的。她跟病人一道躲在她那石洞内面，给病人草药吃，还嘟嘟囔囔地念咒语。她总是在夜晚做这些事情。病人的亲属或者社员在屋子四周守卫着。他们当啷当啷地敲着砍刀，把前来作祟的恶鬼吓走。要是病人终于死了，那就是妖术太厉害，没法子袚除了。但是，要是以为纳莎不会害人而去取笑她，那就会是很轻率的。据说，她只要取人家走过的路上一点土，就能把人治成跛子。她按她要害的人的样子捏个泥娃娃，再用仙人掌的刺刺那娃娃，被害的人就会感到浑身刺痛，而如果仙人掌刺刺在要害部位，他甚至可能痛死。据说，她能叫人消瘦下去，一直到干瘪得象根木棍子，还能叫人家的眼睛暴出来。据说，她让人家喝下一种用头发、坟土和几种草药泡的药酒，能使人发疯。据说，她放一只名叫“丘塞克”的小猫头鹰出去，能把睡觉的人的头叼回去施妖法；或者干脆用半个西葫芦盖着颈子，让头在旁边蹦蹦跳跳找不到原位粘上去，或者把身子翻过面，让头反粘起来。她要想到哪儿去，就能变成各种黑色的动物，从黑鸟到黑牛都能变。据说，这种变了形的生物是打不死的，只能被打伤。变成动物的巫师要是受了伤，就会在胳膊或者大腿上留下伤痕。有一回，准是由于这缘故，纳莎有个胳膊就缠上了绷带。我们已经讲到过，纳莎知道向古柯叩问吉凶，她还能从神鹰、苍鹰、鹞子的飞翔姿式和落日余晖中，看得出祸福来……

这些天来，社员中间除了那些不迷神信鬼的，许多人都瞩目于纳莎，就象瞩目于罗森多一样。她懂的门道既然有那么多，为什么不出头来保卫公社？难道就不能暗中算计堂阿梅纳瓦尔

吗？有的人开始觉得纳莎并不象传闻的那么有道行。有关她法力无边的种种传说，也许只是胡吹（他们怕使纳莎动怒，这些想法都没说出来）。这样，直到有一天，倒是纳莎本人说话了。那天，可怜的马多克奥从乌迈回来，背部打肿了，脸色象正月的天气那样阴沉沉的。纳莎给他敷上膏药后，握紧鹰爪般的手，开始诅咒起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来，咒他不得好死。那时，她的信徒就想到准会出什么事情。有天早上，她家的门关着，她一早就出去了……

整整一天，她一个人踏着往常那样的慢步，避开熟道在高地上游走，傍晚时分走到了乌迈平原。她等到夜深灯火熄尽，一切都已隐没在黑暗和静寂之中的时候，就朝庄屋走，穿堂入室好似无踪无影，也没发出一点声息来。甚至那四头到夜间解开了锁链的看家猛犬，也没觉察到她来了。纳莎象个幽灵，蹑手蹑脚地进去找到客厅推开了门。她看到屋内一个角上，有盏小还愿灯照亮着圣母像。她借着灯光发现了她要找的东西——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的照片。它嵌在银边框子里，搁在桌子上。她把照片取出来，把框子放回原处，但在空框子中间的木板上插上一根不祥的仙人掌刺。然后，她把照片塞在头帕里，象进来时那样悄悄地溜出来，远走高飞了。大庄屋依然在黑暗与静寂之中酣睡。

第二天一早，那家人发现了那个钉上了刺的空相框。这桩怪事使堂娜莱昂诺尔哭了起来，她的两个女儿也哭了。

“阿尔瓦罗，你给暗算了。谁不知道纳莎·苏罗是个巫婆呢。”

“我才不怕什么暗算不暗算哩。你照顾好我吃的，就不用担心了……我才不信什么妖术……”

堂娜莱昂诺尔和她的女儿，尽管是白人，也受了教育，但是受了当地迷信的影响，都相信鬼神。她们在每个房间的门口，都倒挂上一片没有干瘪的仙人掌叶子。要是在她们的衣服和箱子里仔细找找，就能找到臭鼬的干脚爪。仙人掌叶片和臭鼬爪子，是驱鬼避邪的最好东西。

几天以后，堂阿尔瓦罗到镇上去，后面有保镖的跟着。他走到高原上的一个岔道口时，纳莎·苏罗的黑影，冷不防从旁蹿了出来。她的突然出现，把马吓得腾起前蹄朝后退。堂阿尔瓦罗终于勒住马盯着她说：

"你想吓唬我，老巫婆。亏得你爹救了我爹，要不老子马上就崩了你……"

那弯腰曲背的女人，象捆破布似的。泥土色的脸上，露出一双睁得滚圆的怒眼，高傲地、恶狠狠地瞪着他。

"搜她！"庄园主对保镖们下命令。

保镖们怕她。他们不乐意地下了马，磨蹭着。

"快搜，胆小鬼！"

他们搜身的时候，堂阿尔瓦罗咕哝道：

"要是从你身上搜出照片来，会有你这坏家伙好受的。"

保镖们又厌恶又害怕，把那骨瘦如柴的巫婆粗暴地搜了一通，没搜出什么来。纳莎·苏罗开始走动，她那阴沉沉的目光一直盯着庄园主和他的随从。

那一行人又继续赶路。庄园主解释道：

"巫师们就靠用草药毒害人，要不就吓唬人。害怕他们？干吗那么傻。他们巴不得你害怕……"

保镖们对这话不置可否。他们暗地里安慰自己说，纳莎·苏罗想必了解他们冒犯她并非出于本意，因而不会干出害他们

的事来。

堂娜莱昂诺尔派人到鲁米来，答应出钱赎回堂阿尔瓦罗的照片。社员们装做不知情，可过后就纷纷议论起这桩事来了。纳莎不见了，原来是去干这事儿去了。她准会把照片钉满了刺。要是这样干能害人的话，那么钉上一个人的相片，那他还逃得了。她准会在不放盐的牛油里炸华伊卢洛果，把他的眼睛都炸出来。华伊卢洛也叫做华伊鲁罗，是一种硬极了的果子，红得很好看，果皮上带着个黑点，出产在深山里。包括魔术师那坏蛋在内的小贩们，经常贩卖那种果子。谁都喜欢吃，吃了交好运，可是巫师们却常常用这种果子来治瞎人家的眼睛，或者干别的名堂。炸那果子的牛油一定不能放盐，盐是破魔障的，连山里湖里的魔障都能破。因此，社员们都要吃过加盐的东西才下地，哪怕就只含一颗盐粒也好。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懂点防身之术，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可人家纳莎·苏罗会施魔法，她一定会作起法来，帮公社除掉那坏蛋，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的后代。堂贡萨洛·阿梅纳瓦尔对印第安人干过什么来着？堂阿尔瓦罗又在干什么呢？他们都剥削、杀戮、鞭打、抢劫印第安人。因此，阿维尔治好伤以后，由纳莎再来害他们，原是天公地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有的报得迟，有的报得早罢了。把希望寄托在纳莎身上的人，都这么评说。波菲里奥·梅德拉诺说他不信这种邪术。罗森多将信将疑。难道天主、圣徒和大地的神力，能够由人来运用，而且由一个瘦弱的古怪女人来运用？何况古柯还对纳莎作过不利的答复了。除非她想到了，堂阿尔瓦罗是一回事，而命定的事情是另一回事，那才能天从人愿。罗森多真想相信这一点。戈约·奥卡等着社长说点什么，能使他有所遵循，但是社长不愿使那些相信纳莎的人泄气，因而不把他的怀疑吐露出

来。其他的社委对问东问西的人说些打气的话，让他们不要丧失希望。多罗特奥·基斯佩是纳莎暗中的对手，因为他的祷告词是颇为灵验的。他笑她那一手不成气候，说只有天主才是真能救人的，邪门歪道不顶用。

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开始议论说，堂阿尔瓦罗啥事也没有出。他纵马奔驰，从乌迈庄园到镇上来回往返，身体同往常一样健康，并没有七灾八难使他动弹不得。大家都知道了，塞诺维奥·加西亚等人的证词，就是由他提示的。纳莎的法术到底顶不顶事？

有天下午，纳莎从屋内出来。大家看到她用失神的眼光瞪着地面，脸色比平日还要阴沉，看得出是一副法术不灵泄了气的神态，她对罗森多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勾不到他的魂……”

*　　　*　　　*

“我俩到海边去，亲爱的。就只去一段日子，散散心。我并不要你丢下工作不干了。你知道，我也不能在那边老住下去。就住那么几个月，怪舒服的。离开这儿，离开这帮子爱嚼舌根的。”梅尔瓦央求道。

黄昏的薄光透过蓝色的窗帘射进屋来。梅尔瓦真漂亮。她那雪白的肌肤在幽暗中发出光彩。

“奥斯卡会暗地里给劳拉五千索尔，你知道他俩相好。他们只要求你不作什么事情，你就别干了吧，别去想法子打掉证人作证的资格了……”

讼棍溜光的脸庞涨红了，脸上汗津津的。梅尔瓦对这一点并不在意。她一面热情地吻他，一面想着她自己也会得到五千

索尔的钱。俾士麦·路易斯看到，阿梅纳瓦尔瞧不起他，他报仇雪恨的机会也就要丧失了。但是，跟这个看来真正爱他的女人一道，远走高飞，去玩那么一段时候，这可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俩去消夏避暑。到那时，海滩可美极了。我们会十分幸福，亲爱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爱我胜过一切吗？”

俾士麦·路易斯又一次让步了。

* * *

罗森多·马基出庭申辩。他恳切而老实地谈到鲁米公社的权利，谈到它的地契，谈到多年来有目共睹、从未引起过争议的产权，谈到能确定这些土地一直属于公社所有、而不属任何其他人的传统。他激动得哽咽失声，不得不停语片刻来恢复常态。然后，法官根据伊尼克斯提出来的证人的证词，开始琐细地、严格地讯问起来。

马基的多皱的、神情悒郁的面孔，由于愤懑和轻蔑而变歪了，严厉的目光炯炯如炬。他说那些证词都是谎言，是为了霸占公社的土地而编造的。有地契在，而且他就要提出说真话的证人来。隆布里斯河与鲁米河谷，原来都是这么叫的。他们从来也没有改过地名。麻子巴斯克斯的确到过公社，正象他去过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而谁也没有把他抓起来，是因为怕他那帮人报复。有一次塞诺维奥·加西亚区长本人在鲁米就能抓到他，也没有把他怎样。何况那次加西亚带着枪，还有两个也带着枪的人陪伴着他。至于说到阿梅纳瓦尔不付牲口的草料钱，他说那不能看成是什么证据，因为那只不过是堂阿尔瓦罗不受自己庄园地界的约束的侵权行为。公社没有力量叫堂阿尔瓦罗付款，

因此每年都只能把牲口交还他了事。

法官认为该插言了，他声色俱厉地驳斥道：

“怎么没有力量叫他付款？这是权利！……有法律在！”

罗森多沉默下来。他疲惫不堪，不知怎样摆脱困境。在这到处是纸张、烟草味和污浊空气的世界里，他突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一时心想，在架子上和法官席上白生生的所有公文案卷，终归会要窒息他，要窒息他们，要毁掉公社。数也数不清的卷宗，密密麻麻的字句，许许多多的条款，这些他们懂个什么呢？俾士麦·路易斯是懂的，可是难道他是公社社员吗？他不爱土地，他爱的是钱。社员在这一堆堆纸片下面受苦和死亡，就象那迷路荒野、遭受暴风雪袭击的旅人一样。因此，他噤声不答。法官就说：

“你应该尊重法律，我却发现你并不尊重。鉴于你与世隔绝，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

盘问的时间很长。罗森多由于疲倦，答复得范围不那么广泛了，尽管他也不时忘记疲劳说了又说，象野兽保卫窝子一样保卫着自己的土地。最后，法官做出仁慈的姿态，站起来把一只手搁到他的肩上：

“老大爷，考虑到你疲倦了，我个人原谅你的错误。作为法官，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法律终归是法律。可是你别难受。去把证人找来。证人不能是社员，因为他们会跟你讲的一样，他们也是当事的一方。要那些熟悉鲁米的人。”

“这种人很多，法官。”罗森多说。

罗森多跟俾士麦·路易斯商谈了，得到了他的适当指导。他在公社社委和几个重要社员的帮助下，开始寻找证人。罗森多认为法官看来虽然是个严厉的人物，但无疑不是坏人。他注意

到法官的愿望是严格要求，作到谁有理就判谁有理。那么，那雪片似的纸张，那可悲的印象又怎样呢？现在，要紧的是找到证人。去找吧。

*　　　　*　　　　*

小教堂的门开着。社员们日夜秉烛祈祷，对圣伊西德罗顶礼膜拜。多罗特奥·基斯佩跪在圣像前面，宽肩膀和乱发蓬松的头朝前俯伏，喃喃念诵着祷词，声音嘶哑而凄切。他的后面是一片头帕和斗篷，所有人的头都低着。圣伊西德罗是很灵验的，他一定会拯救公社。他看起来比往常更加镇定自若，更加悠然自得。五谷灌浆的时候，他的节日来了。大家都许愿说，要是他能拯救公社，那就要热热闹闹庆祝这个节日，甚至要斗牛给他看。大家都热切地祈祷着，插在祭坛上的蜡烛慢慢消融，流出来一串串烛泪。

*　　　　*　　　　*

罗森多和他的助手们为了找证人，走遍了蒙查区和乌约米区，走遍了座落在奥克罗斯河对岸的庄园，走遍了埃尔阿托山脉那边的庄园。大家都对他们说：

"你们当然在理。大家都知道地是你们的。可是谁敢惹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呢？那是个不好惹的家伙，天知道他会对管闲事的人干出什么事来。"

罗森多、几个社委和主要社员就这样饱尝失望的苦味回到村子里来，每个人都指望其他人运气好一点。堂阿尔瓦罗的可怜的权力，象满布天空的乌云一样，扩及整个地区。他们到俾士麦·路易斯那儿去诉苦，俾士麦却好似无动于衷，依然兴致勃勃

地对他们说：

“去找吧，找证人吧。这地方总会有有良心有胆量的人的。”

有一天，这有良心有胆量的人出现了，他叫哈辛托·普列托。他是镇上最好的铁匠，是个精神跟他的体魄一样坚强的人物。他健壮的双臂上暴起一条条的青筋，宽大的胸膛撑满了深色的衬衫，头戴一顶窄檐帽，因为那被铁匠炉的火光天天炙烤的脸庞不需要遮蔽。他的一双大手长满了老茧，两脚穿着被火红的铁渣烧坏的大鞋。他那略显肥胖的浅黑色的宽脸膛上带着专注的表情，好似老在察看该砸铁锤和下锉刀的地方。紧锁的眉心给这脸膛勾上的严厉神态，在肥厚的嘴唇旁露出好心的微笑时就消失了。他是公社几十年来的老朋友，由于教埃瓦里斯托·马基学手艺而跟公社更亲密了。每年收获之后，他总是赶着四头毛驴，来到鲁米买小麦和玉米。

“我又来了，堂罗森多，来找点吃的……”

“你来啦，堂哈辛托，看到你很高兴。”

普列托住宿在罗森多家。朋友俩聊起天来，社长很自然地谈到打官司的事和他的困境。没有谁愿意作证。简直找不到个证人。

“没胆力的孬种！”铁匠评说道。

“你肯作证吗？”

“行罗，事儿明摆着嘛。打从二三十年前我作徒弟的时候来这儿，这儿一直就是公社的地。说真情实理，有什么罪过呢？那时候，这边的庄园还叫做黑山，是养羊的，还没给并到乌迈一块儿去哩。”

罗森多十分感激，希望铁匠哪怕就这一次也好，把小麦和玉米作为礼物收下来。普列托拒绝道：

“不，我的朋友。这样就象是收费了。对的就是对的，就该不计利害说出来。要是收下你的礼物，我就会象烫起个火泡那么灼得难受。”

“我们到俾士马·路易斯那儿去，让他跟你说说。”

“要这样吗？好，去吧。”

俾士麦·路易斯问了问铁匠打算怎么出庭作证，最后就说行了，他要递个请求，往后哪天法官就会传讯铁匠。罗森多·马基放心了。哈辛托·普列托是诚实的、说话算数的手艺人，在全省都受尊敬。不管是让他给他们的好马钉掌子的庄园主，还是需要出点钱为自己的铲子和镐头淬火的庄稼汉，都很尊重他。他的话是有分量的。普列托镇静地回到铁匠铺里。他赤裸着上身，胸前围上皮围裙，在炉火和炽热的铁块的光照下，奏起了膂力之歌。他的脉管鼓突起来，舒张开来，手臂上的肌肉突突跳动，非常匀称的身子和谐而有节奏地一起一伏，而铁块也就在一锤锤打击之下呻吟着，退缩着。普列托象所有意识到自己有力量的人一样，性格是安详的，甚至是愉快的。他哼着歌儿干完一天的活计，同他的助手在粗木方桌旁边坐下，他的老伴就把晚餐端上来。饥饿总是使他吃得很香。铁匠作为谈话的主角，闲聊着劳动中的琐事。有一只铁锤要裂开了。早先工具要打得好一些。多好的钢！多好的锉工！管用好些年哩。别等钢凉了就要淬火。会淬火的从家什在水里发出的哧哧声，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家什夹出来。这种知识，要靠长期实践来学到。从前，印第安人以为桶里淬火用的水补身体，要来买这种水。铁匠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多少水去就带多少水来，这样还好些。”他这么说是为了不让他们把桶都倒干了。早先印第安人就这么傻，往后他们也慢慢聪明起来了。可是，他们总还是受欺侮的，鲁米人的

遭遇就是这样！他要出庭作证，因为即便失败，一个人也得主持公道。什么时候才叫他去作证呢？早先鲁米的一个社员是他的徒弟，现在他也是个铁匠了。糟糕的是他饮酒过量。有时候人总得喝点儿，不喝几盅身子不畅快，可也不能喝得迷糊了。

助手们都是他的徒弟。他们怀着对一个面对钢铁和生活都坚强的人所应有的敬意，倾听着师傅的谈话。

一天下午，有个诨名“左撇子”的角色到铁匠铺来了。这家伙没固定职业，有点游手好闲，招摇撞骗。他穿着一身打补钉的黄斜纹布脏衣服，面容憔悴，眼神不安，说明生活没有规律。

“听我说，堂哈辛托，我拿个镐头来修，可镐头崩了，你上的什么钢呀？”

“好钢呗，还要上什么呢？”

“不，你上的生铁，”“左撇子”说着，提高了嗓门，“你坑了我。”

铁匠对这吊儿郎当的懒汉，对这以自己的生活否定他生活中所肯定的全部价值的家伙，从心底感到厌恶。

“好吧，”铁匠说，“要是镐头象你说的崩了，就拿来修修。”

“左撇子”嚷嚷起来：

“镐头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坑人。还不知你对多少老实巴交的印第安人干了这种下作事！可怜巴巴的人哪，不敢来找你算账！”

铁匠撂下手头的活，用尖利的目光瞪着他：

“住嘴！你要是不乐意拿镐头来，就把钱拿走。”

他把两个索尔扔到铁砧上，“左撇子”赶忙拾了起来。

“你以为这就能证明你坑人坑对了吗？不找你算账的，就都给你坑了。”

铁匠凑到了他跟前：

“滚开，当心我砸你的脑瓜子。懒虫，不害臊的。你能拿镐头干过活吗？肯定你是把镐头卖了。滚，这就滚！”

“左撇子”走出去，停在街心大吵大嚷起来：

“瞧这骗子手。你算什么铁匠，你是个无赖。滚出来，老子教训教训你。滚出来，胆小鬼，贼！”

镇子上爱瞧热闹的，聚集到了铁匠铺的门前。

“你们知道吗？这普列托是个贼。他没给我的镐头上钢，上了生铁。而今他倒装起正人君子来了。滚出来，胆小鬼，贼！”

哈辛托·普列托气得脸红脖子粗，走了出来。他本想跟瞧热闹的说几句话，可是“左撇子”不给他时间。他抽出刀子，用左手挥动着，朝铁匠斜刺过来。普列托躲闪开这一下，在“左撇子”扑倒下去的当儿一把擒住他的手，猛地一扭，扭得他把刀子松了开来。

“放开我，胆小鬼，贼！”

铁匠失去了自制力，开始狠揍“左撇子”；“左撇子”有三次好不容易站起来，又被他狠狠地打翻在地。有一会儿他看这条毒蛇好似挨打过度，就钳住了他的颈脖。“左撇子”扭动着身子。那时，传来一声痛苦的尖叫：

“哈辛托，你在干吗？”

铁匠清醒过来。他扔开了“左撇子”。“左撇子”鲜血直流晕倒在地，打破了鼻子兴许还打断了几根肋骨。是呀，他干吗来着？他的妻子抓住他一只有力的胳臂，站在那里哭泣。警察赶来过问这件事。“左撇子”瘫在地上，闭着眼直喘粗气。

“跟我们走一趟，堂哈辛托。”

围观的一群散了开来。铁匠进屋穿上衬衫和上衣就走出

去。

“走吧。”他对警察说。

哈辛托·普列托就这样生来第一遭进了监狱。

“左撇子”找了个讼棍，以行凶殴打和谋杀未遂的罪名对他起诉。普列托需要辩护，也找了个律师。一伙证人出庭作证。对铁匠有利的是“左撇子”首先动手，可是他拿不出“作案工具”，也就是刀子，有人在厮打的当儿把刀子拾走了。笔墨官司有迹象要拖得很长。

他的妻子给他带来一张过了期的传票，传他在鲁米那场官司中出庭作证。他对她说：

“你知道吧，我想的很多，我以为派‘左撇子’来找岔子，就是要叫我出不了庭。‘左撇子’非跟我闹纠纷不可。镐头本来是好好的，谁又不知道那家伙是懒骨头呢！肯定镐头不是他的，兴许他偷来修好再卖掉。我叫他把镐头拿来修，他不依。给他钱，他还是不依。他寻思的就是要打架。天知道他是不是想干掉我。可是而今反倒要拿打了人还想杀人的罪名来审我。这就是阴谋诡计。法官怎么老拖着不叫我出庭呢？是要取消我作证人的资格，同时又来找我的麻烦……”

徒弟们打不出好家什，铁匠铺的顾客就少了。哈辛托的大儿子本来可以把铺子支撑起来的，可他不在家，服兵役去了。抽调他入伍，他怀着爱国热忱应召。别人总是躲起来，而有钱的则可免于服役。哈辛托的牢房里又暗又潮，加上他呆着不干活儿，冻的瑟瑟发抖。公社社员打官司无人相助，又该怎么办呢？他那可怜的女人老是落泪，铁匠铺的担子几乎全得由她来挑，而长子又在外面为祖国服役。庄园主就要把社员的土地抢走了。哈辛托·普列托越来越对祖国感到失望。怎么祖国竟容许有这么

坏的官府，容许土豪恶霸这么横行无忌，容许这么巧取豪夺？他的爱国心本来坚牢得象钢铁，美好得象劳动后的晚餐，可是也许祖国不是穷人的……

*　　　*　　　*

没有人为公社作证。农民害怕，一些满可作证的有钱人对他们的请求随便找个借口推辞，过后就说："我们干吗去管闲事、帮印第安人呢？"伊尼克斯请求地界专家勘查地界，专家们说界石带有最近被搬动了的痕迹，这就使他们想到界石是不久前才安上的。有的石头上甚至带着泥土，要是淋了一个冬天的雨也不会是这样。俾士麦告诉社员们说，他对塞诺维奥·加西亚和胡利奥·孔特雷拉斯毫无办法，因为控告他们的案卷丢了。现在看来，人们都站在堂阿尔瓦罗那一边，谁也不肯来作证了。可是，另一方面，还是很有希望的……

罗森多·马基在社委和几位有名望的社员陪同下，日复一日地从鲁米到镇上来回往返（社长想让尽可能多的社员亲自看到审判）。

"爆点玉米，胡安娜查，明儿我们要去看审判……"

胡安娜查有点犯疑。

"又要去吗？"她说。

可是她还是爆了玉米。第二天晨曦初露，罗森多和他的同伴就出发到镇上去。到太阳晒人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程了。

"堂俾士马说他要钱买公文纸了。"

"是呀，他要四只母鸡，可我没有了。"

"今儿我们就只给他钱得啦。"

俾士麦·路易斯是个十足的小人，除了心术坏还贪得无厌。他不仅骗印第安人的钱，而且还厚着脸皮捞他们的羔羊、母鸡、鸡蛋。他以欺骗好心好意的社员而自以为得计。他们力图使这位辩护律师满意——这位堂俾士马，在印红边的大纸上写得出那么多文章来！

印第安人来到镇上，发现衙门紧闭着，因为法官病了或者下乡办公事去了。他们到挤满了人的律师事务所去，看到堂俾士麦在破口大骂，说是谁也不付钱给他。他们给了钱。

社员们要是有时候能找到法院的高级人士谈谈，谈过后就觉得还有指望。当他们向镇上无所事事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打听消息时，后者就满面愁容或者怒气冲冲、信口开河说上一顿。一切都还是一座使人晕头转向的公文纸的迷宫。

“就会办妥的，就会办妥的……”

要是他们找到机会跟辩护律师、录事或法官谈谈，听到的总是这么一句话。他们有时候看到，堂阿尔瓦罗从配着镶银鞍镫的坐骑上下来，把斗篷卷起搭到肩上，靴刺玎玎响着走进衙门去。俾士麦·路易斯对他们说：

“我在准备个状子，真是能结果阿梅纳瓦尔这家伙！”

他把一大扎写得端端正正的公文拿给他们看，有时还对他们念上几段。那是一份从理论上捍卫印第安人、公社及其土地的辩护状，有些词句好似战斗的呐喊。印第安人连想也想不到辩护应该有具体的法律条文、确切的证据和颠扑不破的论点做基础，听了觉得心里宽舒，觉得辩护得不错。俾士麦微笑着，欣欣然浮沉在卑污的海洋里。堂阿梅纳瓦尔塞给了他五千索尔之后，又给了他一千。现在，他蓄意加重那种动人的、从理论上捍卫印第安人权利的语气，以便案子一旦上诉时，高级法院会把

辩护状看成是出自作煽动宣传的鼓动家之手。啊，傻乎乎的印第安人哪！

罗森多和他的同伴回到家后，大家就集拢来凝神倾听他们的话。其他地方的印第安人也来探听消息。当大家不得不重复讲和听老一套的陈话时，就意识到事情毫无进展。那时，他们在心灵的最深处开始作出他们是印第安人，也就是说因此而孤立无援的结论。

*　　　*　　　*

公社社员尽管担惊受怕，还是得过日子。他们把牛马牵到畜栏里，亲手喂给盐巴吃，间或有一两匹驯服的驴子也混在它们中间。可是，我们在前面说过，大部分的驴子趁着没人管，早已逃到奥克罗斯河它们的留恋之地去了。那儿有的山沟地层断裂，露出来一层含盐味的白矾土。这些放野了的驴子舐矾土吃，还吃野甘蔗，在温暖的山谷里自由自在地度日，全身光滑油亮，老是欢蹦乱跳的。

二十名带着斧子的社员，进山沟河谷去砍树，准备给学堂上顶，做屋梁和椽子。

韶光流逝。这一段日子里太阳很早就升起来，天空瓦蓝一片，夜晚则清明如水，蓝天上闪烁着万千星斗。一直到九月来临，才出现了波涛似的灰色云层，但那灰色云雾也只在万里晴空中缓缓流，终于消失得无踪无影。

一对对青年男女，依旧欢乐地谱写着爱情的篇章；成年人和老年人，则怀着对人和对大地的热爱，倾注全力来保卫他们的希望。

只有善良的马多克奥看起来大变样了。他背部的青肿已经

消退，但是一顿鞭笞似乎把他的全部生趣都打掉了，打掉了耕耘收获的往昔，也打掉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一直闷着气想心事。他老是嚼着的古柯叶，味儿想必是很苦的。

“你怎么啦，马多克奥？”

“没什么……”

回答后，他又闷闷地嚼着古柯叶了。要给学堂用的草席垫，徒劳地等待着织席人的巧手去把它织完。

*　　　　*　　　　*

一队穿着蓝制服的宪兵来到村里。罗森多看着他们飞马前来，以为准是想来抓麻子巴斯克斯的。他们一共有十个人，都带着步枪，由一个班长带领着。他们来到社长家门口下了马。那班长拿出一张纸条来说：

“听着，社长，你赶快去把下面这十二个人找来……”

他随即念了一份由赫罗尼莫·卡瓦打头的名单。

“找来干吗，长官？”

“什么‘干吗干吗’的！赶快去找，要不他们出了事，你兜着……”

罗森多派他的女婿和胡安娜查去找人。过一会，人找来了，后面都跟着家属。那班长叫他们排成一行，他们的眼瞳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

“端起枪来，谁敢跑就毙了谁。”班长向他的人下命令。“你们这几个印第安佬，得把无照使用的鸟枪交出来。给你们五分钟时间考虑。不交，就把你们抓起来。”

那十二个受恐吓的社员，找社长商量过后，决定把枪交出来。他们还能怎样呢？给抓起来不更糟？他们叫家里人回去拿

枪，不一会儿枪都落到了宪兵的手里。一打单管鸟枪，全都破破烂烂，上了锈。

社员们谈论着这事情，感到惊讶不已。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骑警怎么会知道他们有鸟枪呢？忽然，有个人说道：

"这是魔术师捣的鬼！"

的确如此，上回魔术师来的时候，说是乌约米有个羊倌要买鸟枪，把谁家有枪都问了一遍。大家几乎把这事都忘掉了。这回一想，他们体会到没收鸟枪的事，原来早有预谋。

*　　　*　　　*

第二天，土匪的黑影掠过村庄，在他的朋友的屋门前下了马。卡西亚娜走了出来。

"堂罗森多在哪儿？"

"到镇上去办打官司的事儿去了。"

"这场官司打得没个完，可我听说把社里的鸟枪都没收走了，看来要出事了。我眼下待在埃尔阿托山的那一边，在山顶上的黑石头旮旯里。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就派人去找我，要不你自己去也成。"

"好的。"卡西亚娜答道。她记起了巴伦西奥造反的往事，怀念着他，牵挂着巴斯克斯，还想去看看跟他们一道落草的强人。

那黑影上了马，朝蒙查方向飞驰而去。

*　　　*　　　*

有一天早上，人们纷纷传说，有个老婆婆半夜里边走边哭，穿过大街。她吞声饮泣，音调凄切悲凉。最后，她似乎化成了一声轻微的叹息，在遥远的地方悄然隐遁。大地变化成了这个老

婆婆。她哭着，无疑是在为她受难的儿女伤心，为不幸的公社悲恸。

啊，大地，大地母亲，慈爱的母亲！

八 夺　地

九月，夹着灰云和疑惧，来了又过去了。十月，刮起了风向常变的大风，吹得广场上、道路上和山头上的尘土飞旋翻滚，寒潮一阵紧似一阵。大风在屋檐瓦隙间呼啸着，扫落黄叶，刮断树枝，把行人的斗篷和大头帕，吹得象三角旗一样飘舞。它那看不见的利爪抓着人的肌肤，抓着植物，抓着翻耕过的地皮。

十月的大风就是这么横扫过来，但社员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大风对着泡松了的大地，根深叶茂的大树，和墙壁似的密雨，冲击一阵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刮起了另外一种迅猛的风暴，威胁着公社的存在，而它又不象自然界的风雨那样容易对付。庄稼汉，可就只知道对付自然界的风雨。他们是乡下人，只学会务庄稼，一生一世都跟土坷垃打交道，另外的事情就不懂得了。他们早先本来用不着懂别的什么，也没法子去学别的东西。现在，他们碰上了那吓唬人的公文案卷，那不同于大地规则的法律，可就毫无办法了。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对土地的热爱，单凭这一点是不足以应付当前的斗争的，他们只有到镇上去跟律师们打交道。

俾士麦·路易斯靠不住，罗森多·马基想换掉他。但是，他去请省城开业的其他“辩护律师”时，他们都谢绝了。有个师爷对他说：“我干吗去给一场只会打输的官司帮腔，而自找没趣丢

面子呢？阿梅纳瓦尔不把什么都抢走，你们还得谢天谢地哩。”路易斯一直用极其乐观的调子给社员们打气。他对他们说，没收鸟枪的事，跟这场官司毫不相干。只是因为传闻说地面不安静，政府才下令没收整个北方的枪支。他对他们说……总之，俾士麦·路易斯的谎言和许诺，法官和证人的诡辩，阿梅纳瓦尔的阴谋，真是说也说不完。社员们的信心丧失了，罗森多感到他现在来到了一个恶浊的、跟他的生活不相容的环境里，就象跌进了阴森森的山洞中，有野兽用爪子在肆无忌惮地抓他。人一离开了土地，能收获到的似乎就只有罪恶和痛苦的果实。穷人怕得罪了富人，就连出庭作证讲几句公道话都不敢。甚至看起来那么正直的法官，竟也不肯为使人们尊重法律而做一点点事情。

社长召集社委开会。两天内他们就要到镇上听法官宣判了，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考验终于来到。无疑他们还不会什么都失去，也许损失会比原来所料想的还少一点，也许……当罗森多想起老乔基所说的法律是瘟疫的话来时，几个世纪的苦楚一齐涌上心头。

*　　　*　　　*

社员们看到罗森多·马基、四个社委和几个社员一行时，谁也不怀疑发生了最坏的事。他们紧聚在一起，无声地踏着暮色往回走。就连马儿也好似为骑手们的愁闷所感染，垂下了长着鬃毛的长颈脖。要是得胜归来，受托的这群人中间一两个准会纵马飞驰，早已来到村里喜传捷报了。他们一道回来，甚至相互之间也不交谈一言半语。马队从各家炉火的闪光中缓辔徐行过去，停在罗森多家门前。罗森多带着严峻而又沙哑的声调说道：

“告诉大家发生的事情，让大家考虑考虑拿个主意。后天下

午召开一年一度的社员大会，会上再来讨论怎么办……"

社委和社员们各自回家。塞瓦斯蒂安·波马把健壮的胳膊伸给他岳父，罗森多欣然接受他的帮助下了马，再步履艰难地走进屋去。塞瓦斯蒂安和安塞尔莫都很少动问什么，可是在罗森多同伴的门前却聚集着一群群急于知道消息的人。随后他们慢慢地散开，相互间纷纷议论：

"抢去了奥克罗斯河以下山谷与河流中间的这一大片地……"

"通往蒙查的那石头窝子顶啥用？"

"剩下的就只这边石头山和埃尔阿托中间的亚纳尼亚乌伊荒地……"

"啊，该死的……"

"咱们不该答应……"

"咋办呢，连鸟枪都没一杆了。"

"波菲里奥有条枪……"

"想也别想那家伙了，他不是这儿的人。"

罗森多和听过判决的社员，谁也没真听明白。那搅在法律术语和晦涩文字中的条款，比丛生的榛莽还要杂乱无章。俾士麦·路易斯装得愁眉苦脸，一条条给他们解说。他们从那罗罗嗦嗦的废话中，也没听出来已经通知他们有一段"上诉期"，因为讼棍对这个术语一闪而过，未加解释，对此谁也没有留意。最后，法官"根据两方意见"，判定十月十四日为交付和接收产业的日期，对这一点俾士麦倒是详细地说明了。社员们的议论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今天是九号了。公社该怎么办呢？他们自己又该怎么办呢？到哪儿去放牲口？到哪儿去种庄稼？他们非得低下头来做雇工不成吗？人人都在说自己的看法，或者在慢慢考

虑。那晚上，家家炉火都烧到了深夜。

*　　*　　*

似乎人人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浓雾覆盖着大地，仿佛升不起来；人们的眼里也是愁云密布。大雾终于升腾起来，却又在天上汇聚成乌黑的云团。下面，人们的脸上，也好象在酝酿着另一场风暴。罗森多和四个社委，象大家一样，也在急切地盼着第二天召开的大会。社员们根据各自的看法，一伙伙地自动聚集起来。罗森多一反常例，在上午召开了社委会。管事的人和一般群众，都在准备着他们的批评、辩护和建议。过去从来也没有哪一次社员大会，象这次这么事关重大而为大家所关切。

开过社委会后，罗森多派人把奥古斯托·马基叫来。

"今天是十号了，十四号他们就会来。我想派你到乌迈去，探听一下那边在干什么。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付可怜的马多克奥的。正因为是这样，我才选了你，我的孙儿。省得人家说，我不派自己家里的人去干危险的差使。你骑上你喜欢的那匹浅黄马，把马系在个山坳里，趁天黑到平原上去。要是成，就到个佃户家去……不成……就想法子摸清楚庄屋里在干什么……"

一绺漆黑的头发搭拉在奥古斯托的额头上，遮住了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他一声不吭地听了他爷爷的吩咐。他知道，要是庄园主发觉了他，就会一顿鞭子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兴许还会把他打死；可是他一句话也没说。他爷爷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拍着他那结实的颈背。老人的那只手衬着这孩子的绷紧的肌肤，显得十分干瘦而多皱。

"你知道，你是我孙儿，我又疼你又要叫你去冒险。职责高

于个人感情啊。你走吧。”

奥古斯托准备好了他那浅黄马，穿上件漆黑的斗篷，走去把这事情告诉玛基查。玛基查感到好似有人把他从她怀里夺走一样。她胸部发颤，几乎要哭了起来，可是随即控制住自己的情感，甚至强装出笑容来。她不愿拖后腿使他丧失勇气，对他说：

“你就会回来的，奥古斯托……”

骑手纵马奔驰，黑斗篷随风飘荡。一双大眼睛沾着泪痕，望着他，一直望到他消失在山嘴转弯处。

罗森多跨上白额头马，由骑着黑马的戈约·奥卡伴随着前往乌约米区。通往那儿的两条道路，好一些的那条要经过蒙查。他不愿走那条道，而选了另外那条。他们顺利地穿过树林，穿过鲁米谷，然后爬一条上通一个石窝子的羊肠小径，最后沿着给广阔的山坡镶上之字形的小路，围着山坡打转。乌约米小镇就座落在小路后面一个宜人的山坡上，隐藏在牧草地和牲口的哞哞叫唤声中间。教堂伸着长脖颈的尖塔，显得傲然独尊。教堂旁神父的住宅，真个是睥睨一切。这高耸的瓦屋轻蔑地俯视着矮塌塌的茅草邻舍。罗森多和戈约在神父宅前停下来，神父堂赫瓦西奥·梅斯塔斯亲自走出来迎接他们。

“请，请，好人。二位光临敝舍，鄙人不胜荣幸之至。”

罗森多和戈约听懂了他是在叫他们进去。神父搬出几条椅子到回廊上来，自己就坐后招呼他们：

“请坐。”

他又对一个走出来的仆人说：

“给牲口拿草料去，快。”

堂赫瓦西奥·梅斯塔斯是个西班牙佬，年纪三十出头，肤白身肥，多嘴饶舌。他在四旬斋后就更换法衣，他的教区包括乌约

米以及周围的一些村落和庄园。如果考虑到他是在对一些什么人说话的话，那么他的那口卡斯提亚语是装腔作势的。他的仆人过了好久才听懂了他的话，其他的人几乎听不懂。可是得承认，正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堂赫瓦西奥·梅斯塔斯是个博学的圣人。罗森多和社员们也很尊重他，这如果说不是因为他的那口他们听起来象外国腔的话，便是因为堂赫瓦西奥对鲁米人还算不错。有些神父留下了很不光彩的名声。有个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杂种叫奇里诺斯，收费特高，还惯于凌辱妇女。有一次他把一个最标致的姑娘锁在他房间内。姑娘的母亲找他要人的时候，他说她不在他那儿。那母亲就叫嚷起来，激怒了的社员把奇里诺斯拖着踢着扔到镇外。这倒不是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印第安人是大地的儿女，懂得宗教的人情方面的问题。他们这么作是对滥用权力的惩罚。神父当然可以找女人，他毕竟是个人嘛，但是他不能利用自己作神父的地位来强奸妇女。那个奇里诺斯就再也没有回来了。还有另外的神父来主持圣礼。一个原来是醉鬼，另一个嗓子很难听，不能主持宗教节日唱圣歌的大弥撒。以后，堂赫瓦西奥·梅斯塔斯来了。真是个会讲道、会祝福、会唱歌的神父！十字架就捏在他的手心里。他收费不贵。就说他有个女人吧，那也并不冒犯谁。此外，他经常能提供很好的意见。罗森多和戈约因此就来讨教。

“请说说，好人，来此有何贵干？”

“神父大爷，”罗森多答道，“我们来听您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对付一场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大祸？我们明天要开大会了，因此特地来求您指点。您听……”

罗森多详细地叙述了打地界官司的情况，一直说到对他们不利的判决为止。

“不能再作什么事情了吗？官司打到再也不能采取什么其他步骤了吗？”

“神父大爷，我们的辩护律师说什么都完了。”

“真遗憾！真遗憾！”

梅斯塔斯神父运神思考。两个社员指望他考虑这桩案件，给他们拿个主意，因为据说他是懂法律的；可是他却是没话找话，同时还力求讲得明确：

“真不幸！特别对我来说是加倍的不幸，因为争讼两方都是本教区的信徒，亲密的信徒。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呢，是完美的绅士。你们呢，是虔诚的教徒。真是不幸……我的天职并非加深尘世的不和；相反，是消弭不和并使世人臻于团结。只有在天主慈爱的光照下，人们彼此相爱，才能求得人类的幸福。你们祈求吧，祷告吧，信仰、坚决信仰我们的天父，这就是我能给你们的忠告。地上的财富转瞬消逝，天国的财富永世长存。受苦和信仰，信仰天命，这是通向在天主的怀抱里永享幸福的道路。”

“可是，神父大爷，我们怎么办呢？”

“服从天主的神意，坚持信仰。我的职务不容许我另给你们什么忠告，祈祷吧，信仰仁慈的天主。神圣的圣伊西德罗特别关怀公社。你们不要忘了那位真神。”

神父举起食指，两眼望着苍天。

“遵守圣训，遵守劝导和平与相爱的圣训。”

“神父大爷，那么堂阿尔瓦罗呢？他就不该遵守吗？他也是天主教徒。”

神父把眼睛盯着他们：

“这就不该我们来裁判了。堂阿尔瓦罗果真造了孽，天主到时候会找他清账。安心回去吧，好人，愿信仰指引你们，使你们

以天主教徒逆来顺受的精神经受住这场考验。"

罗森多和戈约离开时，内心经历着剧烈的冲突。他们一向把天主和圣伊西德罗看做是地上的财富、庄稼、牲口、人们的健康和幸福的保护神。当然，他们很少想到天国。可事到如今他们越来越看到，他们只好想天国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忍不住要热爱大地。

他们回到鲁米时，奥古斯托的母亲，刁滑而喜欢动感情的欧拉莉娅，来到了罗森多跟前。

"我孩子奥古斯托今晚会回来吗?"

"他今晚回不来。"罗森多答道。

"你们派他上哪儿去了？他什么时候回来?"

"上帝知道……"

欧拉莉娅嚎哭着，口吐怨言，要走了，可她丈夫阿夫拉姆拦住她，叫她安静下来。欧拉莉娅知道这驯马师的拳头有多沉，马上不再哼哼唧唧了。

*　　　*　　　*

奥古斯托·马基避开行人来往的山道，在高地上缓辔而行，消磨着时光……向晚时分，他望见了乌迈平原，便从一个十分陡峭的峡谷下山。那儿乱石堆积，杂草丛生，从外边几乎看不见他的马和斗篷。到达平原边上，他把马藏在灌木丛中，用短索子系着，自己也藏在马旁等候天黑。活着，是多么美好哇！甚至蟋蟀嚯嚯的鸣声，也勾起了他对美好时刻的回忆。他还年轻，甜美的玛基查也还年轻，他俩都有权利要活下去！可是爷爷说了："职责高于私人感情啊。"多好的老汉！在奥古斯托的眼里，老汉就象头犁了一辈子地的老黄牛。每个人都得犁地，而今轮上他了。女

人，既能给人以勇气，又能使人丧失勇气。不管怎样，女人总是甜蜜的。他这是头一遭接受了这么个任务，也是头一遭想有支手枪。庄园上的人要是抓到他，会把他打死。他想，他们要是抓到他，是准会把他打死的。他只有把短刀，插在皮刀鞘里别在腰上。碰上手枪或者步枪，短刀顶什么用！他现在难受又顶什么用！“职责高于私人感情啊！”玛基查！玛基查！天光渐渐暗淡，幽暗渐渐深浓。麻子和纳莎，犍牛摩斯科和牯牛乔洛克，疲乏了的大地和趁夜色掩护活动的人们所喜爱的黑夜，来到了。

奥古斯托走了出来，穿过灌木丛走进一个牧场。四五十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牧场的一边，或者不如说把牧场一分为二的，是一条林荫大道，两排高大的白杨伸向夜空。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马蹄声。奥古斯托顺着一堵墙壁卧倒下来。幸亏已经黑得不见五指。一支燃着的香烟发出一点红光，两个骑手幽灵般穿行过去，在林荫大道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距浅黄马不过百十来步远，离奥古斯托不过十来步。

“你把烟掐掉。鲁米的人可能对着你瞄准……”

“哪能呢。他们连鸟枪都没得一杆了，我也不信麻子巴斯克斯会管闲事。就是堂娜莱昂诺尔太紧张……”

“堂阿尔瓦罗说要防着点……把酒瓶给我，让我喝一口……”

“我听得远处有马蹄声……”

“嗯……”

漆黑一片，奥古斯托只看见一星香烟火。他竖起耳朵听，才能听见蹄声。这两个人想必是印第安人或者混血种监工，不然听力不会这么好。他们喝着酒，嘴咂得直响，喝过后就擦枪。枪机上好了油，很容易扳动。嗒嗒嗒，有七八匹马的蹄声，越来越

响，越来越近。

“站住！”一个站岗的喝道。

马队还是朝前跑。

“站住！”又是一声吆喝，接着一颗枪子儿夹着火焰，呼啸着划过夜空。

马队停下来了。

“谁？”

“乌迈的……”

“谁？”

“门德斯……”

一个站岗的飞马迎上去。听到有笑声。马队又向前走动，一直走到了那个等着的人的旁边。

“嘿，门德斯，你这杂种，干吗不停下来？喝口酒吗？”

“你们倒是挺负责的。”

“上头的命令嘛。你们来了几个人？”

“七个。那位打鼾的爷儿动弹不得了。”

“他打鼾打得厉害吗？”

“老天保佑，给治好了。”

“治好了？”

“前些日子他去查水渠，一个印第安人把他推到石头山下面去了。瓦卡那边的印第安人，简直是反了。”

“用枪子儿教训他们懂点规矩。你们怎么收拾那印第安人来着。”

“他不溜掉，我们会把他崩了。”

“要是我们当时手头没那么多事儿，本该去找他的。”

那帮子新来的人把一瓶酒都喝光了，随即继续起程。马蹄声

和谈话声混成一片，听不清楚了。奥古斯托决定跟上那帮人，沿着牧场的围墙朝前走，这样他的脚步声同马蹄声混在一起，乌迈的看家狗就听不出来了。他爬过了几道分隔牧场和耕地的石墙。当骑手们穿过庄屋的木栅门时，他溜进了一个果园。那是个桃园，弥漫着桃子的香味，还闻得出夹杂着柠檬的香气。他感到饿了，吃了几只鲜桃。这时，他不大害怕了，因为庄屋里边人喫马嘶，谁都不会来注意他。隔不远处，有个人在唱歌。他贴着果园的墙根朝那儿走去，看到庄屋的厅堂里点着个大灯笼，新来的人有的坐在桌旁，有的站着，一面吃饭一面在跟里边的人闲聊。那唱歌的有了几分醉意，他在哼着"亚拉维"小调。他们说的话，一点也听不清楚。奥古斯托心想，也许他探不出什么消息来了。时间在过去。那唱歌的静下来喝酒，喝过酒再唱，醉得更加唱不成腔调了。有两个监工一边谈着，一边走到回廊上来。他们朝果园看了一眼，好似正朝着奥古斯托待的地方走过来。奥古斯托吓得血都凉了。要跑吗？狗会发现他，还是躲起来，他蹲了下去。那两个人走到墙边沿着墙走，只听得钉了钉子的马靴踏得地面橐橐响。他们走过一小段路停了下来，远处灯笼发出的朦胧光线，照到了他们的宽边呢帽上。

"听我说，门德斯，你别在那唱歌的家伙跟前说的太多了。我看他是装做喝醉了，好偷听他想听的东西，又不引起谁的疑心。堂阿尔瓦罗说，印第安人知道那么些事情，准是佣人或者监工中间出了个把探子。我越看越觉得那家伙最靠不住。他流浪到这儿来，说他原来是在帕塔斯矿上做工的。堂阿尔瓦罗打算开个矿，这就雇了他。这人挺坏，象是不爱活了似的。他说不定是麻子巴斯克斯那帮的呢……"

奥古斯托听出来这说话的人是个站岗的。那叫做门德斯的

人说：

“那帮狗日的挺讨厌！干吗由着他。给他颗枪子儿吃不就得啦。”

“眼下还不过是怀疑他，并没摸准。他枪法好，接收鲁米的时候兴许正用得着。”

“啥时候接收？”

“十四号。你们来了，明日和后日还有人从庄园的四处来汇拢，一共有二十个人。省长会带二十名警察来。我想印第安人不会闹什么事，就怕麻子插一手。”

“怎么不去抓麻子呢？”

“你说警察吗？麻子讥笑他们不济事，他们是想去抓他，可是又怕他。去抓他那帮人，他们人太少了，得来军队才成，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麻子帮过堂温贝托·德尔坎波·伊巴罗索竞选参议员。你记得那人吗？竞选的时候，堂温贝托要到我们镇上来，听说他的仇家要打黑枪暗杀他。支持他的请麻子带上十五个人陪着他。谁敢动？麻子在场呢。他甚至于还敢跟堂阿尔瓦罗作对呢。省里除了科尔多瓦家，没谁敢碰堂阿尔瓦罗，就是科尔多瓦家而今也不济了……”

“要是鲁米……”

“堂阿尔瓦罗会把鲁米拿过来。麻子顶多有二十个人，有的还装备得不好。我们有四十个人。”

“可他们的枪法好。”

“不碍事。我们敌得过。”

“怎么会知道麻子可能插一手呢？”

“是魔术师从一个土匪那儿探听来的。可怎么说也得把鲁米接收过来。你得叫你的人提防那家伙，呃？他在喝酒，装做喝醉

了。别当着他说警察什么的。”

“要是他靠不住，最好别带他去。要是他趁着乱劲儿，从背后给堂阿尔瓦罗一枪，那怎么办？”

“可不。咱们得跟东家说说。”

“兴许他不是个探子。兴许有印第安人在这儿刺探消息，这才走漏了风声。”

“不会的；要是那样就会把狗放出来，有四条恶狗！眼下狗还锁着，不让咬了来的人。另外，那个叫马多克奥的挨了鞭子以后，我想没人敢来了。马多克奥就绑在院子里那桉树上，狠狠抽了一百鞭！”

“嗯，可我说咱们都出动，在庄子四周围搜它一遍。到时候再看。”

奥古斯托感到心在怦怦地跳。那个监工在想那刚来不久的门德斯的话。要么他以为不会有探子来，要么他因为自己是监工头，不肯听人教训。因此，他略带讥讽地回答道：

“你好象莱昂诺尔太太似的……哈哈……她以为麻子会到这儿来。啥时候来呢，他尽管有参议员作后台，还不是给军队追个没处藏身。咱们去喝一杯吧……，哈哈……那蠢货还在唱？”

两个谈话的向厅堂走去。其他的人都吃过了饭，在玩纸牌。只有那醉鬼还在无腔无调地哼着歌儿。

“住嘴！”那监工头说。

马儿都放到牧场上去了，偶尔传出来一声叫唤，反倒使夜间显得更加沉寂。奥古斯托心想该回去了。他把草鞋脱掉踏上归途，这样走起路来更无声息。他再越过果园的围墙时，不料踩崩了一块地方，石头垮下去发出声响。只听得一阵狂怒的犬吠声，接着一条大黄狗陡地跃过围墙，咆哮着朝奥古斯托扑了过来。

青年人刚躲闪开，那显然受过训练的狗就再扑上去，想咬他的脖子。他用胳膊抵挡，那狗就咬住斗篷，把它一下撕裂。这时，他立即使短刀捅狗脖子。那狗倒翻在地，发出凄厉的哀号。发生这一切，只不过一刹那的光景。庄屋内传出来人的叫唤声，跑步声。恶狗的嗥叫声，震动着沉寂的黑夜。

“快把狗放出去！”

奥古斯托感到身子沉重，动弹不得了。但是，他随即控制住自己，猛然记起了来时道路，乘着夜色跑过田野。他一面跑一面打转，踏乱自己的足迹，沿墙跑过去回到了牧场。枪声砰砰响着，子弹嗞嗞划过夜空。狗吠声已经听不见了。难道它们喘吁吁地紧跟了上来不成？不，没有的事。踏乱了的足迹把它们弄懵了。他采取的办法奏效了。好似有只狗在果园狺狺狂叫，不知朝哪儿去追踪。人们也待在果园里，准是以为探子躲在树丛中间。这时，奥古斯托已经来到了他藏马的地方。他突然感到害怕起来，怕找不到马了。可是马还在那儿，在黑处藏着哩。他骑上马出发了。后边，狗沿着另一面一条陡峭的山道，追上山来。他爬到了很高的地方，听得狗在底下叫，人在瞎放枪，子弹都打飞了。他想，兴许还能有批监工从路上走过来，冷不防跟他照面。要是他背后的枪声引起他们怀疑，那他可怎么说呢？那匹好马喘吁吁地爬上了山坡，幸亏没碰上人。不一会儿，他就离开了那条山径，走上了通往鲁米的大道。虽然还在半山腰上，奥古斯托走起来也感到分外舒坦，连刮着大风也不觉得了。傍晚，他进了村。奥古斯托把沾着血的腰刀拿给罗森多看，说道：

“这是捅了一条狗。”

然后，他把听到监工们说的话，都讲给老汉听了。老汉一面听着，一面瞧着那带血的钢刀和撕裂了的斗篷，对他孙儿说的消

息没说什么。奥古斯托说过后，他就对他说：

“你干得很好。去睡睡觉，回头起来参加大会。”

奥古斯托回到家，听也不听他妈妈的唠叨，就滚到床上去了。玛基查过一会儿来了。她轻轻走拢去，满含柔情地吻了吻那睡着了的人儿。

*　　　*　　　*

中午，有十个监工来到了村子里。他们纵马狂奔穿过大街，几乎撞翻了两个孩子。他们进入广场，叫叫嚷嚷，还放着枪。

“阿梅纳瓦尔万岁！”

一排枪声在空中震响。

他们在社长家门前停了下来。罗森多和四个社委，正在就探听得的消息进行讨论。大家都依然坐着，谁也不起身。

“说，老糊涂，你派谁去做探子来着？”

“昨夜晚你干吗要派人去做侦探？”

“你不说，老子毙了你。”

“我的狗儿‘炸雷’都给捅死了。”

“快说，畜生。我们要开枪了。”

罗森多凛然不为所动，不搭腔。这帮半醉的监工，对这种含着轻蔑的沉默，反倒不知怎么对付了。有个人说：

“谁去崩这么个老混蛋！”

他们都笑了起来，掉转马头，一路放着枪，狂呼着“阿梅纳瓦尔万岁”，跑了。他们穿过广场的时候说：

“十四日再见……”

“十四日再见……”

大风，拍击着他们的草帽宽边。他们的步枪，在太阳下闪闪

发光。

*　　　　*　　　　*

傍晚时刻，落日把小教堂旁的桉树的长长树影，映照在广场上。社员大会在这时候开始了。

罗森多家走廊外边，搁着几条龙舌兰板凳，社长和四个社委就坐在板凳上。公社原来打算盖过学堂以后，还盖个会议室，但眼下，大家连那计划都顾不上去想了。社员们男女老少，一伙伙前来。他们蹲下来，或者干脆席地而坐。许多人在后边站着，围成了个半圆形。小孩子们不会在会上发言或投票，可是大人也把他们带来了，好让他们听听，知道些打官司的情况。

罗森多右手拄着略克木拐杖，脸上带着严峻的表情。他看起来的确很老了，老得象棵饱受风雨摧残的枯木了。他自己已感到疲倦不堪。最近几个月事态的无情煎熬，毁了他的身体，伤了他的心。社员们仰望着他那带着愁容的老皱脸，有的感到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有的觉得即使想指责这个老汉，也难以找到什么词儿了。

社员们陆续来到，男女混杂挤在一块儿，头帕、裙子和斗篷交织成一幅色彩缤纷的图画。大家都望着罗森多。老人安坐无言，表情严肃而痛苦，仿佛在独力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似的。他精明干练，正直无私，是个出类拔萃的领导者。谁也不认为在重大的事情上，社委们能起多少作用。罗森多的一边坐着石头般结实的戈约·奥卡，另一边坐着英俊而慎重的克莱门特·亚库。亚库那边就坐的，是还没有为大家全接受的外路人波菲里奥·梅德拉诺，而奥卡那边坐着的是健壮的白人阿蒂多罗·奥特伊萨。他们当中谁也比不上社长。社长呢，他信目所至，望着全体

群众，而并不专注地去看某个人。这儿是公社的全体社员，有印第安人，也还有混血种人。有几张白色或者淡褐的脸膛，涌现在如潮似浪的黄褐面孔中间；偶尔有人一脸连鬓胡茬，衬托着这一族人的光滑面庞，黑得分外显眼。那一边，阿马罗·桑托斯和塞拉皮奥·巴尔加斯待在一起，亲如兄弟。他们象远在他乡的贝尼托·卡斯特罗和死去了的雷米希奥·科连特斯一样，是过路士兵的孩子，由母亲抚养成人，成了公社社员。另一边，待着保拉和卡西亚娜两姐妹。姐姐是多罗特奥·基斯佩的妻子，同社委梅德拉诺一样，由于婚姻关系而同鲁米结了不解之缘。卡西亚娜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但是罗森多把社员的概念加以改变了，以增加劳动力为理由把她也收留了下来。实际上，鲁米的人口并没有因为迁进其他的外人而增加，那不是因为公社社员拒不收留，而是因为庄园主们追捕逃亡者的缘故。也有些社员不愿收留外人，他们准会利用当前这危急关头，来证明他们的这种偏见有理。米格尔·潘塔把身子缩成一团蹲着不肯露脸。他收留魔术师在他家住宿过，现在觉得挺难受的。他尽管实际并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可还是希望自己不牵扯到这场风波中去。奥古斯托·马基坐在面对着他爷爷的那排人的末端，老人只是看了他一眼。大家集合在一起，按观点的异同而形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有的人我们已经认识了，而我们不认识的就更多，他们也许跟我们认识了的人一样重要。这就是一个公社的全体群众，大地的儿女，农人和牧人。他们多少个世纪以来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可而今就象野外的树木，感到了要把他们连根拔起来的狂风暴雨的威胁。在我们还不认识的那些人中间，现在来提提埃洛伊·孔多鲁米。看到他特别容易，他身高两米，比所有人都高，块头大得要占据两个人的空间。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以身段

粗、气力大而超群出众，而且说老实话，甚至连这也并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从来不跟爱表现的戈约·奥卡那样，干起活儿来想争个先。他能蜷缩着身子坐在自家门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什么事儿都不干。他要是发表起意见来，却说的都很中肯，可他一般又不大吭声。现在，他两臂交叉在胸前坐着，小小的脑袋瓜上，戴着顶发皱的旧呢帽。我们曾经提到过查贝拉，现在又该提她了。人们看着这个有些形容憔悴的成年妇女，决不会想到她就是当年受西尔维诺·卡斯特罗欺侮的漂亮姑娘。看，我们认识的阿夫拉姆·马基来了，他就坐在他爹的面前。尼卡西奥·马基，那会做木勺子的老实人，也朝罗森多走过去，把一片精磨细刻的桔木勺子送给了老汉。这老实人想在这么个严重的时刻，用这么一点表示他心意的小小礼物，来宽慰他爹。罗森多收起那木勺，亲切地看了看他的儿子。尼卡西奥微笑着走开，消失在人群里了。罗森多另外两个儿子潘乔和埃瓦里斯托，还有他家的妇女们，一定也早已在人群当中，可是要找到他们就困难了。马多克奥是我们很容易看出来的，好些人也在看他。他挨着阿夫拉姆·马基席地而坐，还是老嚼着古柯叶，沉默无语。

时间在过去。地面上，太阳映照着的婆娑树影，越来越拉长了。罗森多在跟社委们谈点事情。人群稍经波动之后安静了下来，紧张地期待着。罗森多开始讲话。

他的声调深沉而略带嘶哑，甚至有些单调。他报告一年来的工作，说到牲口增加了多少，五谷收了多少。今年本来跟往年一样，或者说还要强一些，因为年成好，进项多了，而且还有个学堂眼看就要落成。可是，跟乌迈的这场官司一打，就什么都给毁了，而大家似乎专等着听社长谈打官司的事。

罗森多接着说：

“现在，社员们，我来谈谈公社的这场灾难，一场官司的宣判结果……”

会场上，静得能听到桉树叶子的瑟瑟声响。大家的头顶上，还传来另一种声音。那是只巨大的神鹰振翅飞过，向日落的方向飞去。难道这不是个兆头吗？罗森多懂得人的心理。他说：

“你们瞧这神鹰，它叫咱们害怕，因为咱们眼下都在为公社着急。灾祸临头，咱们都想从这神鹰看个吉凶恶福，谁爱怎么考虑都成。我把发生了的事情说出来，往后怎么办，希望大家一道来拿个主意。”

老社长说得动了感情，他那深沉沙哑的声调不再是沉闷的了。他时而伤心得声音梗塞，时而又激动得放声怒骂，就这样叙述他所作的努力、希望和失望，种种阴谋诡计和无耻勾当。总之，是讲了打官司过程中全部曲折起伏的情况，一直讲到开庭宣判和判决的条款。他最后说：

“事情的经过情况，就是这样，社员们。该使的气力，我们全都使过了。有钱的，造孽的，斗赢了。俾士马·路易斯说，官司要打上一百年，可是就只打了几个月。给穷苦人安个罪名，法子还不多的是。瞧，谁都不肯给咱们出庭作证，就一个肯作证的，他们也把他抓进了大牢。咱们好心相待的朋友，比如塞诺维奥·加西亚和魔术师，为了讨点好处，都翻脸不认人了。那会儿怎么办呢？没旁的师爷愿意给咱辩护。怎么办呢？灾难临头了，对公社来讲，遭过这种灾难的也不只是咱们。现在我要问问：咱们究竟是迁到亚纳尼亚乌伊那片积水地和石山坡上去呢，还是留在这儿？要是留在这儿，那就得给乌迈干活，你们都知道做奴隶是什么滋味。现在，我请求大会对以后怎么办拿个主意，还请大家说说我们是不是把事情办坏了……”

罗森多说完了。他气喘吁吁，衰老而疲乏的胸部在斗篷下面起伏着。好似谁都没什么可说的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开言。有人在低声叫唤几个人的名字。那是几个对这场官司议论得最多的社员。他们难道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吗？一种深重的痛苦的感觉压在大家心头，也许谁都认为说话是多余的了。有人在清嗓子，那是阿特米奥·乔基，一个长得粗壮结实的印第安人。他清了一小会儿嗓子，终于开腔了。他为了不让自己叫嚷起来，极力压低着声调。

"听说，我家老爷爷早就预报过这场灾祸。现在我倒要问问，干吗早不召开大会，不在这场官司一打就召开大会？要是那样，大家才可以有个商量。干吗拖到这时候，几乎啥办法也没有了，才开会？……"

"对，对！"有几个人发出赞同的声音。乔基继续说下去：

"我倒要问问社长和四位社委，难道社员的意见不顶用，还是怎么的？"

"对，对！叫他们答复！"赞同的声音多起来了。现在，好似大家都想发言。另外，好象与会群众在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人，要立刻把他们轰下台似的。戈约·奥卡站起来，尽力挺起他那矮小的身子，把问题挡了回去：

"我们原来以为官司会打得久一些。可是，既然阿特米奥·乔基提出批评，那就请他说说，我们打这场官司当中办事错在哪儿。据他看，该怎么办才成。你说该怎么办呢，阿特米奥·乔基？"

阿特米奥·乔基没有作答。这种沉默使戈约·奥卡胆子更壮了，他继续逼问：

"刚才嚷嚷的，都说说看：究竟该怎么办呢？一个个说，说你

们的高明办法。”

大家更加噤口无声了。戈约·奥卡坐下去之前，有点盛气凌人地说：

“不成，这样不成……人家干的事情，挑个毛病还不容易，可叫你说出来该怎么办才好，那就困难了……对不对呢？”

这问题问的有点夸口的味道，因为看得出没谁要回答了。于是，事情又从头开始了。这些人中间最先开始打猎的，后来鸟枪又给没收掉了的赫罗尼莫·卡瓦说道：

“说到搬家，我看咱们不搬。干吗抛掉公社，咱们要保卫公社。要是咱们大家拿起砍刀、石头、棍棒，什么能伤人的东西都拿起来，保卫公社，那么谁也别想把公社夺走。鸟枪我丢了，可弹弓我还有。”

大家纷纷议论起来。赫罗尼莫的建议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武装监工来了一趟，让他们稍许看到了阿梅纳瓦尔的实力。有人提出用社长保管着的资金去买枪。有人说，那点钱买不到几杆枪，而且时间紧迫，来不及了。“交割的日子定在十四号。”“只剩两天了。”这时候，卡西亚娜站起来离开了会场。她听到只剩“两天”了，意识到情况的确已经很严重，这就想到了麻子巴斯克斯。她应该按照他嘱咐的去作，跑去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事情。她轻轻地溜出去，谁也没注意到她走开了。不大一会儿，她耳畔还留着会场上讨论的余音，踏上了通往埃尔阿托山的那条路。与此同时，会场上，等到大家的喧嚷稍许平静下来，奥古斯托·马基开言道：

“昨夜我到乌迈去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们，会来二十个监工，二十个警察，都带着大枪。弹弓顶啥用？……”

有几个人还说要干仗。波菲里奥·梅德拉诺站起来说：

“我当过兵，打过些小仗。这会儿嚷嚷‘弹弓’呀，‘砍刀’呀，还不挺方便的。他们又不送到我们旁边让我们打。他们老远就开枪。往后呢，你们知道他们是一帮什么东西，他们会连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杀个精光……”

多罗特奥·基斯佩叫嚷道：

“咱们去叫咱们的朋友麻子巴斯克斯来帮忙。他手下有武装……”

“对……对……”

“对，这就去叫……”

整个会场怒涛似的翻腾起来。罗森多·马基慢慢站起身，脱下帽子露出满头银发，目光炯炯地望着大家。他使得会场上肃静下来之后，说道：

“不……不成……我也希望他来，可他来了会还要糟糕。那谁都会遭殃，整个公社都会完蛋。咱们有的会被屠杀，有的会给抓进监牢，有的会去做雇工。咱们要是打赢了，那也只能挺上三两个月，顶多半年……到时候会派军队来把咱们一扫光……咱们还能收拾好亚纳尼亚乌伊那块荒地。会种地，能过上好日子。咱们务庄稼，日子本来一直过得不错的。到那石窝子里去，情况会不一样，可是那也不坏……”

社员们无时无刻不在怀恋着土地。有了土地，他们就有了信心，至少是有了希望。许多人认为罗森多说得有道理：他们还有块地，那地虽然不怎么肥，可是总能耕种。他们热爱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乐意过庄稼人的日子，抛不下这种生活。罗森多说的在理。可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进行抵抗。有人喊了一声：

“老糊涂，胆小鬼！”

这时，只见埃瓦里斯托·马基醉醺醺地挥着胳臂吵嚷起

来：

“谁？谁在损人？老子要狠狠捶那坏蛋一顿……老子要……”

罗森多·马基又站立起来。他的儿子还在昏昏然挥动着胳膊放声怒骂。老人对彪形大汉孔多鲁米打了个手势，孔多鲁米朝那醉鬼的下巴一拳打去，把他打翻在地。罗森多从容地坐了下来。他的这种态度惊动了反对他的人。他一方面镇住了自己不守规矩的儿子，另一方面又安然自若，不去计较人家的侮辱，准备着应付所有的攻击责难。好些社员给他争取过来，对他抱着友好的态度，顿时谁也不再说什么了。有的人以为沉默的马多克奥会赞成反抗，等着他发言，可他依旧嚼着古柯，视而不见地瞅着大家。这时，罗森多开口了：

“因为这方面的意见不一致，咱们就来表决吧。赞成抵抗的，请举手……”

十个人随着赫罗尼莫·卡瓦举起手来。另外有几个人稍稍踌躇之后，也从各个角落向浓云密布的天空举起了手，而那天空也在开始染上昏暗的暮色。举手的不到二十人。出乎大家意外的是，马多克奥坐着一动也不动，没有支持赫罗尼莫。马多克奥这人究竟怎么啦？他使人觉得很可怜，而眼下的这种态度又奇怪得叫人猜不透。他要是动气了，自然应该要抵抗，要战斗。

大会接着颇为平静地开下去。有的人说，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既然要拿去土地和牧场，那就该等一等，听听他提出什么样的工作条件来。大部分人不同意这么作。这时，奥古斯托报告了庄园主打算开矿的事。大家听了之后，谁也不敢再提等一等看了。有个名叫安布罗西奥的讲求实际的社员，发表意见说：

"咱们应该马上就搬走，在堂阿梅纳瓦尔来到这里叫咱们干这干那以前搬走。另外，快要下大雨了，咱们也得趁早盘个窝。"

他谈的这番道理终于说服了大家。移徙定在下一天就开始，尽量赶在交割地产之前结束。尽管如此，会场上总还是弥漫着一种令人沮丧的气氛。一项经由多数通过的决议，通过它的多数往往并不真正心悦诚服地接受。大家已经同意不作抵抗，现在又决议撤离，可是他们依然在盼着另外的解决办法，盼着有个盼不到的、四平八稳的好出路。这时，社委们都想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把错误归于他人。人们对社委会的敌意，象生在池塘底上的水草，又在暗中滋长起来了。黑夜来临，憧憧阴影笼罩住了农舍的院墙和婆娑的绿树。那四壁兀立没有屋顶的学堂轮廓依稀可辨。有几个社员搬来木柴和桉树皮，在会场四周燃起了几堆明亮的篝火。火光波浪似地起伏着，拂人面庞，摇动着人影。远处，迷迷朦朦，越远越看不清楚，只有小教堂里透出来一块长方形的光亮，高天之上有颗大星星在眏眼，而群山都已经消失。此时此刻，卡西亚娜已经远走高飞，登上了鲁米石山。是不是村子着火了？她止步踌躇，不知是继续前进还是返回的好。但是，看到火都老在一个地方燃烧，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继续朝前赶路，她走得血液循环加速，耳畔在突突地响，也顾不上停下来歇歇乏了。她热爱公社，希望拯救公社。山路上，碎石扎着她的赤脚，而斜刺里扑过来的大风，又似乎要挡住她的去路。可是，她还是挣扎着登山爬岭。她把长裙子提起来一些，免得爬那陡峭的山坡时踩着。

待到篝火熊熊燃起，老社长开始谈下一年度的社委会选举事宜。往年只要大会对五谷收成和六畜繁衍感到满意，通常都连选连任，有时也换上个把社委委员。至于罗森多，我们知道，

他从担任社长起就一直连选连任。可是现在，社员不满情绪高涨，看来可能要赶他下台。大会可能改变主意，这种事已经屡见不鲜了。人们挥舞着胳臂嚷嚷："叫他们滚蛋！""统统滚蛋！""我们要选新人！""打倒这几个家伙！""把波菲里奥·梅德拉诺拉下来！"另外有一批人维护他们。个人之间的辩论，争执和吵嚷，比起文明社会里的立法机构来毫无逊色。反对派提出了他们的候选人。有人建议："选多罗特奥·基斯佩做社长！"多罗特奥提出过叫麻子巴斯克斯来帮忙，他主张抵抗。正因为大会拒不抵抗，不满分子才更要支持他。"对，对，选多罗特奥！"吵嚷声增涨起来。多罗特奥一言不发。他把嘴撅到了鼻梁下面，小眼睛里射出警觉的光芒。他膀大腰圆，面黝黑，满头乱发，背有点驼，看上去恰似一只站起身来的安第斯山黑熊。"选多罗特奥做社长！"罗森多安详地看了看他，说：

"多罗特奥会是个好社长。咱们来表决吧。"

可是，多罗特奥要求发言。

"我干不了，"他说，"你们怎么出这么个馊主意？我只会做做祷告，还会种种庄稼，管公事可一窍不通。就说我能管，也没有罗森多管得好……"

这时，不满分子开始估量他们自己的情况。他们要是被推出来作候选人，无疑也会说出同样的话来。一个人临到自己要承担责任了，才会理解人家肩上担子有多重。可是，好些人还在叫嚷："叫他们滚蛋！""他们不济事！""把梅德拉诺拉下来！""咱不要老汉！"有个妇女走到了社长的旁边。她是查贝拉。她面含愠色，粗线条的脸膛上光影交错，使得她的神态越发咄咄逼人。她猛地甩了甩头帕，伸出一双瘦嶙嶙的胳膊来。

"谁能比罗森多办事办得还好？打从我能记点事情的时候

起，就看到他一直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一生到老，都在替公社出力。他年纪大，心肠好，当社长关心着百家冷暖，眼下这困难的日子里，操劳受苦比谁都多。别的老汉一直都守在家里，可他骑马奔波，一次又一次跑差事。人家不乐意，他能叫谁上公堂对簿？人家不乐意，他又能让谁去据理辩护？迢迢远路，他为咱奔波；侮辱欺凌，他代咱忍受。瞧，他握着拐杖，安安宁宁地坐在这儿，平心静气地等着你们把他选掉。好人哪，好得连忘恩负义都肯饶恕……可谁也别想把他赶下台！这儿有哪个男人是那么没心肝的，敢于忘记他的功劳来欺侮他？有哪个妇女不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爹看待？罗森多，咱们亲爱的好老汉，还得当社长，还得留在这位置上……”

谁都不再议论了。表决的结果，绝大多数人支持亲爱的好社长罗森多老汉，连马多克奥也投票支持他。罗森多站起来，脱下帽子表示感谢。他的白头好似那夕阳辉映下的乌尔皮廖银顶山，给火光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

除了波菲里奥·梅德拉诺之外，其他三个社委经过大家一番评论之后，也都重新当选了。梅德拉诺是个归化的外地人，有的人因为信不过他，有的人就因为他来自异乡，都激烈反对他。一帮子由奥古斯托·马基和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领头的青年人，跟他的儿子胡安十分要好，站出来维护他，但是无济于事。大部分社员为一些蛊惑人心的议论所打动，至少是为了慎重起见，赞成把这外来人选掉。波菲里奥知道他不能重新当选，就从他坐着的位子上悄然引退。有的人提名乔基作社委候选人。年轻人可无论如何要给乔基一点颜色看，费了好大的劲才让青年牧人安东尼奥·维尔卡当选社委。维尔卡走去坐他的坐位时，恭恭敬敬地拍了拍波菲里奥·梅德拉诺的肩膀。有几个大人尖

刻地议论说，青年人越来越管束不住了。

社长宣布散会，会场慢慢空了。大家已经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虽然不能因此而不再伤心，可是至少有了点安全感了。罗森多叫社委们留下来商讨安排迁移的具体事宜，而在波菲里奥走开的时候，他对他说：

“灾难把人弄糊涂了……要耐着点……”

“是呀，要耐着点。”波菲里奥答道。

他走下门廊时，他的妻子和几个亲朋把他围住了。他们彼此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一步步慢慢走开了。

一直映照着群众大会的篝火，还在继续燃烧。

* * *

卡西亚娜最后到了亚纳尼亚乌伊高原。夜间黑沉沉的，很难走。到处是石头，石头缝里长出强劲的野草。她看不见地平线，看不见埃尔阿托山脉峥岩峭立的峰峦，可是她靠着风来辨别方向，行进中总是让风吹着右肩。她感到十分疲乏，真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可是想找到麻子以及他那一帮人的热望，鼓舞着她继续朝前走。刚一上路，鲁米山上的石头就扎伤了她的脚，现在脚都肿起来了，麻木了。她耳畔在嗡嗡响，听得到自己血液冲击太阳穴的声音和劲风的呼啸声。她的心在胸口里怦怦跳动。她走呀走的，几乎分辨不清要朝哪儿前进了。埃尔阿托那森严可怖的石山梁开始浮现。她侥幸找到了一条小路沿着前行。黑暗中，那路小得几乎看不见，而且不久就忽地消失了。她落到了石林中，不知朝哪儿走才好。迷了路，她就更加感到困惑了。要是月亮能露露脸也好哇！天上，只有几点寒星。潮气粘肤的冷风，吹出了夜空中云浓雾重的信息。她在下一个好似很陡的山坡。

下边阴影憧憧，是个黑森森的峡谷，望不见底。卡西亚娜不由得有些害怕，只是靠她自己有气力有经验，胆子才壮一点。在最陡的地方，她只得攀着石头或者小树，贴着坡走。她的手给刺伤了，脚也痛了起来，她感到全身异样沉重，心里发慌。她终于平安地走下山坡。前面又是一片平地，穿过去准又会碰到石山梁。能爬过去吗？她真想就见到麻子。他为什么要走得这么远呢？接着她意识到，问他为什么要走得这么远，可真傻。眼下兴许是下半夜了，公社的大会该开完了吧。她可只看到开过这么一次大会。社员们作了些什么决定呢？啊，前面又是耸立的峥岩。它们好象在朝她移过来，朝她迎面扑过来似的。要是能靠住山崖哭一场，那该多好哇！可是，她得爬过这山梁去，得沿着盘山小道绕过坡去。她又开始爬山了。疾风劲吹，她冻得麻木了，人也睏了。要是疲劳困乏制服了她，那她准会冻僵，会冻得硬邦邦地死去。不，她决不让疲劳把自己征服。地面上，时而到处是石头，时而又丛生着荆棘。风象牛一般号叫着，象恶狗一般咆哮着。小树被风刮得东摇西摆，发出一片低沉的声音，同杂草发出的嘘嘘声混杂在一起。卡西亚娜感到这一片声浪在她的胸怀中相互冲击着，嗡嗡地响着，象是五脏里起了风暴似的。她难道会晕倒下去吗？要振作精神，顽强地前进。她怎么这般大胆，黑夜间闯到这陌生的地方来？这地方，她原先几乎连远望一眼也没望过。她也许走上了相反的方向，也许走差了道。这风，这石头，这小树和野草，这些拦路的东西，到处都是一样，天知道要绵延到何处。她一面老是朝前走，一面摊开双臂想寻个支撑点，可是这支撑点又在何方？她从来没感到这么疲乏过，加上又觉得恶心，仿佛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危险。她腰酸背痛，太阳穴在砰砰跳着，好象要裂开来似的。可是，也许她走到跟前来了吧。要不

是这风会把她的呼叫声刮走，让它淹没在充塞于山间谷底的喧嚣之中，那她早就会叫人了。她在等待个合适的时刻张口叫喊，现在可真要叫起来了。叫“麻子”吗？怎么能叫丈夫的诨名！到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丈夫的名字。叫“巴斯克斯”？这姓叫起来声音传得不远。她正要叫巴伦西奥，可是风又吹得紧了。狂风在咆哮，在怒号。她只有继续朝前走。突然，风停息了，万籁俱寂，她就高声叫唤起来：“巴伦西奥……”也许是群山在回答她。也许是远处有只狗在叫。不，这是风。风，带着远方冰雪的折裂声，带着茫茫宇宙发出的低沉粗哑的声音，又固执顽强地刮过来了。“巴伦西奥……”也许她呼叫也无济于事。她肯定是得病了，已经感到体力不支，摇摇欲倒了。“巴伦西奥……”她觉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是奇怪。“巴伦西奥……”黑夜对她的呼叫，对她的不幸，对她和别人的痛苦，好似都无动于衷。谁也不会听见她叫喊，她会倒下来，在这冰寒的长夜里冻僵冻死。“巴伦西奥……”是只狗在叫吗？她已经站不稳了，过不一会就会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她的确很害怕晕倒，因为她好似再也支撑不住了，就要倒下去给埋在这黑夜的群山中间了。“巴伦西奥……”又冷又湿的大泪珠，顺着双颊流下。她突然感到发晕，只觉头昏眼花，天旋地转。“巴伦西奥……”“巴伦西奥……”可不，是有只狗在叫，好象就在附近叫似的。“巴伦西奥……”一只黑狗挨着她的裙边擦了擦，汪汪叫了几声，又钻回到深浓的黑暗中去了。这不会是只牧羊犬吗？也许就是巴伦西奥的？一个生物哪怕就是一只狗吧，既然已经发现了她，那她总算可以坐下来歇歇了。“巴伦西奥……”她坐下来，并且随即仰面倒到地上了。她感到十分舒服，哪怕就这样死掉也甘心。风在她的身上吹过，大地的寒气侵透她的肌肤。那只狗又回来了。过不一会儿，近

处发出了踏得石子发响的脚步声。卡西亚娜坐起来，心头充满着希望。“巴伦西奥！”一个低沉的声音，高原人的声音，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在回答：“卡西亚娜！”

是狗把那人引到她跟前的。卡西亚娜抱着他的脖颈哭了起来。

“我受够了苦，累极了。一路跌交，真怕冻死在半路上……”

“那你歇歇。”

此人正是那呆头呆脑的巴伦西奥。他可多一个字也不说了。他坐到他妹妹的旁边，过一会把斗篷脱下来，铺在她背后。

“你歇歇。”他重复说。

卡西亚娜躺下去。她摸了摸他的胳膊和身子，发觉他光着上身。巴伦西奥历来就是这样的。她的手接着又摸到一支步枪。不，巴伦西奥终究同原来不一样了。

“他呢？”

“外出了。”

“干吗去了？”

“就外出了呗。”

“怎么办呢？我是来告诉他公社出了事的。”

“监工？”

“比监工还坏。”

“那真坏。”

兄妹俩沉默下来。卡西亚娜休息了好大一会。狗在旁边喘着气，巴伦西奥蹲着，脸伏在胳膊里。最后他说：

“走吧。”

“到哪儿去？”

“山洞里去。”

巴伦西奥走在前头，由狗引路，人和狗看来都很熟悉那地方。卡西亚娜跟上，现在她已经碰不着石头和小树了。她休息了一会，尽管走肿了的脚和刺伤了的手还在痛，走起来可不那么乏了。风停了，天空微微放明。到底是高山区，很快也就天亮了。平坦一点的地面上，可以看到冰冷的霜花；山谷里长着矮塌塌的小树，而在高寒地带，则到处丛生着迎风舞动的黄草。可是，他们最后到达了一个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的高处。那儿岩峰峭立，怪石峥嵘，石头的颜色有红有黑，有青有紫。巴伦西奥沿着一座山的山脚打转，接着开始攀登。下边，一个低洼地方，有几匹马。现在，山坡上出现了小路和行人的足迹。由此可见，这一带肯定有人活动。忽地他们来到了一个洞口。卡西亚娜走进去，看到一个人裹着斗篷，胡子拉碴，长头发盖住了耳朵，坐在一堆火旁边，用只铁锅在煮东西。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说，"听到的是女人的声音。"

巴伦西奥没搭腔，而去用羊皮和毯子铺床。卡西亚娜想要熟悉这新环境，四面张望着。地面是泥土地，洞壁和洞顶凹凸不平，有的地方还湿漉漉的。往里看很黑，她也许是不习惯这黑暗，只模模糊糊看到有几只罐子，几包东西和两具马鞍的轮廓。床一铺好，巴伦西奥就叫她躺下休息：

"你歇歇。"

羊皮铺的床很软和，发出来麻子巴斯克斯抽的那种很浓的烟草气味。那个胡子拉碴的人，想要显得和蔼可亲而不那么粗鲁，就细声细气地说：

"粥已经煮好了，咱们还得烤点好吃的咸肉。"

可是，卡西亚娜疲倦得睡着了。

她一觉醒来，天已经很晚了。开头她有些害怕，可是看到巴

伦西奥在身旁，也就放心了。她哥哥的脸膛胖了点，皮肤却也许更黑了。卡西亚娜心想，兴许是因为她看奥特伊萨家的人的白皮肤和温暖地带的印第安人的浅褐脸庞看惯了，才觉得她哥的脸黑。可是，那个大胡子的皮肤，倒也是挺黑的。

"他啥时候回来？他告诉我要通知他……"

"他在远处，可我就去叫他。"

"他在远处，你能叫吗？"

"烧堆火叫。"

那个大胡子给了卡西亚娜一瓢面粉搅的粥，一瓢烤咸肉。他端给她食物的时候，卡西亚娜才发现他只有一只手。

"卡西亚尼塔①，你要知道，头儿出远门了。他吩咐说，要是出了什么事，就烧堆火叫他回来。巴伦西奥就要到山顶上去烧火。这座山跟另外的山隔开了一些，烧堆火能看得见……"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离这儿很远，路又很难走。要是他看到火光，兴许明天晚上才能赶到。"

卡西亚娜心想，可能什么都完了。

巴伦西奥拿了一大堆柴禾和草，用绳子捆着，背着走了。卡西亚娜走出去看他上山，可是天已晚了，巴伦西奥背着一大捆柴上那陡峭的高山，几乎是爬着走，不一会就在暮色苍茫的乱石丛中看不见了。

卡西亚娜回去坐在床边，又吃了递过来的粥和咸肉。火光熊熊，发出令人感到舒适的热气，让聚在洞口急于要侵入洞里来的阴影进不来。火舌时不时伸开去，吐出哔剥的声音。大胡子

---

① 卡西亚娜的爱称。

说，这是篝火在说话，会要出点事情了。

“你叫什么名字?”卡西亚娜问。

“名字？人家就管我叫‘一只手’。”

他的黑胡子里面夹着缕缕灰丝，一双大眼睛混浊无光，鼻子光溜溜的，额头藏在耷拉着的帽檐下看不见。他蜷缩着坐在火旁，用斗篷裹着身子，斗篷下头只露出一只旧鞋。

“我可是在一场大祸当中丢掉一只手的。你听，卡西亚尼塔，那回我们到远处去干营生，那庄屋座落在一个山谷里，有个监工瞧见了我们，就飞跑去报信了。人家有了准备，我们一到就打起来了。得，我们啥办法也没有了。我挂了彩，伤到了骨头，这还算不赖的，有三个人当场给打死了，好几个人受了伤。这回我们只得夹着尾巴逃回来，还得绕小道走，甩掉追上来的人。真糟，我胳臂痛得慌，慢慢肿起来了。有的说那是在马上颠簸颠坏的，有的说那是出师不利，憋了气儿，说憋了气儿伤口就发炎。回到这儿大伙给我治伤，我象受刑似的穷叫。胳臂上的伤口溃烂下去，发了黑，臭了。有个同伙，会使剃头刀和小锯子做手术，他跟我说：‘你看怎么着，是连人都烂掉呢，还是给你拉掉只胳膊?’留下这条苦命也没啥用了。我不答碴。可头儿发话了：‘给他拉掉。’有人把我的头用膝盖死死夹着，还钳住我的嘴巴。有人抓住我这条好胳臂和腿。这时，开刀的说：‘按住他。’这就动起刀子来了。我扭着，号叫着，可那没心肝的一刀刀地往下割，反正不是割他自己的肉嘛。我几乎没知觉了，到他们把我放开，这条胳臂就没了，那身汗哪，就象跑了几里路似的。我敷上膏药，好了。那天，这批土匪一面笑，一面拿我的胳臂跑了出去，刨个坟坑埋起来，还插了个十字架，就象死了个人似的。一阵风把十字架刮飞了，天知道我的胳臂在哪儿。啊，卡西亚尼塔，那个疼啊，

是我这一辈子最不乐意想起的事儿了。"

"最不乐意想起的事儿？你没杀过人吗？"

"唔，杀过，那也是我最不愿意去想的事儿。"

"一只手"沉默下来。卡西亚娜等着他再说下去。

"你一定想要我给你讲我怎么弄到这么倒霉的。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有的人爱装蒜，装得好象倒了霉只怪自己命不好似的。我们这儿彼此都互相了解，说真的，谁也不是作了好事落难的。你没听过那些个坏事哟！你丈夫杀人，看来倒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可他偏说，人都习惯于干坏事。他叫我佩服的是能管得住大家，连最野的都管得住，大家都尊敬他，怕他。我们这帮人中间，不会没人想要干掉他，尤其是受了他处罚的时候，总有人想要下手，可是他们得仔细想想，因为也有些人象爱亲爹似的爱他。那边还有几个山洞，住着另外一些人。他跟我和巴伦西奥睡在这儿。他挑我们来这儿睡的时候说：'巴伦西奥挺忠实，另外他还是我的亲戚。我把这事情告诉了他。你呢，"一只手"，你耳朵好，睡觉又灵醒，就做个站岗的。另外，你只有一只手，要是有一天起了个想杀掉我的念头，那你就得好好想想再干，因为你是个残废人。'我俩这就来到了这儿。我倒是挺喜欢这样，他有时给我们好酒喝。另外，我们也不要跟旁的洞里有些个刁猾的家伙混在一块儿了。眼下，我们两个留在这儿照管马匹，出了什么事情就烧火通知他。可是，对我跟你说的事，你不要问我什么，因为我是个下作的罪犯。只有天主能赦我的罪。要是他还知道赦罪的话。照我说呀，天主得赦免我们，要不他就不是个什么天主了。他不知道赦罪，那跟坏人有什么两样？我希望事情能是这样的，这才相信天主。别的人要么不信天主，要么信得过了头。我以为天主并没管人世间的事儿，这才出了这么多的坏

事。他在天上，我等着到时候去见他，好叫他赦了我的罪，让我做个好人……”

大风开始号叫，可是刮不到洞里来。

“巴伦西奥呢？”

“一只手”讲了很久，讲的大体上是两个土匪把巴伦西奥带回来的时候，大家端详了他一番，说：“这人不是个凶险的罪犯，就是只可怜的羊羔。”后来知道，他既不是罪犯，又不是羊羔。大家给他吃的，他吃得吃不下去了才罢休。过后，他被问得瞧得不耐烦了，就走出洞子到野外去了。夜间他回来，睡在洞口。第二天，麻子巴斯克斯找他谈，叫他喂马，他答应了。不久他就摸到了马的脾性，能备上鞍子骑了，甚至还学到不要上鞍子，骑上马在险地里飞奔，让人家都大吃一惊，原来还以为他只是个饭桶呢。有一天，有个土匪想要揍他，可麻子保护了他。打从那时候起，他对麻子就忠心耿耿了。有一回，大家都出去做买卖了，只有“一只手”和巴伦西奥象现在这样留下看家。不是待在这洞里，是待在那边一百多里外的一个洞里。“一只手”对他说：“咱们得留神别让陌生人上来。”他接着就告诉他制服是什么颜色的。“是监工吗？”巴伦西奥问道。他把坏人都看成是监工。“一只手”告诉他说是监工。有一天，有两个骑警过来了。巴伦西奥从石头旮旯里溜过去，到了离他们二十来米远的地方，向走在前头的那个人扔过去一块石头，砸中了他的脑袋。那人一下跌倒在地上，这就惊了走在后边的那匹马。它尥起蹶子来。巴伦西奥赶忙朝它跑过去，正好在第二个骑警落马的当儿跑到了那里。他拔出刀来向他扑过去。“巴伦西奥！”“一只手”对他高声叫唤。马尥蹶子的时候，骑警把枪丢了，这就只能听任巴伦西奥摆布了。巴伦西奥手里拿着刀看住他，一直等到“一只手”走过去。

“一只手”对他说，他们得把那骑警带到洞里去绑起来，等麻子回来发落。他们这么作了。接着，还把那被石头砸破了脑袋的骑警掩埋了。他们夺得了两匹装备齐全的好马，和两条比马还好的枪。那俘虏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受命来到这儿侦察，找土匪，好在以后派一队兵来清剿。不几天，麻子带着人马回来了。“你们一点也不留情，”麻子对那骑警说，“那你就准备死吧。”骑警哀求道：“别杀我，我得养家，家里有老婆和四个孩子。你叫我怎么干都成，只是别杀我。”麻子这就对他说：

“要是这样的话，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回镇上去，要是他们准备出发来打我们，你就去通知镇口上开酒店的那老板娘。你要是骗了我，回头咱们再瞧。”那骑警走了，不久他们发觉他很守信用。麻子再对巴伦西奥说：“你夺到枪了，去学着使唤吧。”他学打枪，学得很好。看到这马倌枪法有长进，除了那个有一回想要揍他的人以外，大家都感到很高兴。他俩成了仇家，相互间敌意越来越深，凑不到一块儿去。有一天，他们吵起架来了。麻子不乐意看到他的部下闹事，就叫他们备马走开。他们带上刀子骑马走了。巴伦西奥独个儿回来了。他还干过一次架，结局也是一样。打从那时起，大家就很尊重他了。外出作买卖的时候，他很勇敢，进攻起来连命都不要；可是，有时候要逃，他就显得防备不周。因此，麻子宁可把他留下来。在跟骑警、监工打仗的时候，很少人能胜过他，因为他枪法很准……

卡西亚娜迷迷糊糊地听完这简单朴实的叙述，感到又惊又喜。巴伦西奥真能干出这些事情来吗？她听到麻子说起他，就已经想到他挺能干了；可是，“一只手”的这番话，才让她完全了解到了她哥哥现在过的生活。

“他就要把火升起来了。”“一只手”说。“但愿大风不给他添

麻烦。火不立刻燃烧起来，风就不会帮着把火烧旺，反而要把火吹熄的。”

夜色跟前一天晚上一般黑，风也刮得一样猛，可是吹不进洞来。洞口两旁的岩石把风挡住了，风只能无休无止地在外边号叫。

“咱们吃点东西吧，卡西亚尼塔。”

“好的。”

“一只手”煮了点土豆，来给吃的变变花样。粥和咸肉则还是照旧。吃过晚餐后，他以有经验的口吻说道：

“躺下吧。你要休息好，得休息两次……”

卡西亚娜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火也没人管了。几根柴禾不久就烧光了，只剩下炭火的微光。“一只手”理了理自己的被单，也躺下了。卡西亚娜不由得害怕起来。要是这可怕的罪犯对她动手动脚的，那该怎么办？可是，过了好一会，那人还没动弹。卡西亚娜慢慢放下心来，越来越浓的睡意侵袭着她，她终于睡着了。这当儿，那男人想着卡西亚娜，就是说想占有她。借着炭火的光亮，可以看得见她那身子的轮廓，那大腿的诱人的线条，结实的背影，和那满头黑发。她侧身睡着，脸对着洞壁，呼吸徐缓而均匀。这人一想到她睡着了，就更想把她弄到手。她的酣睡越发激起了他的占有欲。可是，有巴伦西奥！有麻子巴斯克斯！他们会干掉他，要不他得先干掉他们两个。可他只有一只手，事情看来不会如他所愿。他没有手枪，光有把匕首顶什么用。另外，这女人兴许也不会依他，她想必爱着麻子，这就还得制伏她。这女人看起来也很强壮，他靠一只手未必能占她什么便宜。剩下一只手，这多不幸啊！这女人，胸部随着呼吸在一起一伏，这挑逗人的胸部，他整整瞅了一天。可是，肯定她不会让

他，而他又没法把她制伏。威胁说要杀她，也许行，可那样她不会向巴伦西奥和麻子说吗？他的欲念在折磨他，使他深感痛苦。一阵欲火烧遍他全身，灼得他难受，灼得他在床上翻腾。卡西亚娜还在熟睡，毫不关心他那沉默的呼叫，他肉体的痛苦和冀求，他那兴奋起来了的火烧火燎的欲念。他又恨她又想要她。她的臀部宽大诱人，可他无缘接近。他是个不幸的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一只手，不管是用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手段，都抓不着可以让他心满意足的俘虏，享受不到那种说不出的欢乐，那种使人一生一世，既成为征服者又成为被征服者的欢乐。要是他能把这些想法都表达出来，要是卡西亚娜能理解他的心愿，那该多好。可是她会拒绝，最糟糕的是她不定还会叫喊起来，叫巴伦西奥前来相助。狗已经跟着巴伦西奥走了，他可能得杀掉卡西亚娜，杀掉巴伦西奥，杀掉那只狗，还要杀掉麻子。麻子是个不喜欢用刑罚的人，但是这一下可能从他开始用起刑罚来。想想，把他的妻子强奸了，杀掉了，这不是做绝了吗。麻子说过，他要跟大伙儿同甘共苦，这才不带个女人在身边。他每隔半个月个把月，就让大家外出一回。土匪们在镇上，在庄园里，有自己的情妇。一只手连这外出的机会也白白放过了，他没有情妇。谁会爱短了条胳膊的人呢？有的是全胳膊全腿的人好爱好拥抱嘛。他残废了，大家也不带他出去做买卖，他连唬住女人占个便宜的机会也没有了。可女人真是件好东西，她的身架里隐藏着欢乐的泉源。卡西亚娜还在梦乡。他真想把她弄醒，制伏她，占有她，然后逃之夭夭。可是，不，他制伏不了她。尽管如此，在他的心头，有关巴伦西奥和麻子的想法慢慢模糊了，消失了，只留下这女人的身躯，只留下他自己那野蛮的、赤裸裸的欲念，那炽烈的、野火一般的肉欲。要是她拒绝的话，他就吓唬她。他拔

出刀子来，朝她那儿扑过去。犹疑不决，费去了多久的功夫呀！他能听到她就在近旁的呼吸声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一种低沉的、轰隆隆的响声，沿山坡倾泻下来，扫过洞口落到了峡谷里。这是石头滚下坡的声音。无疑是巴伦西奥踩崩了一块松了的石头。这就是说，他已经在归途中了。也许他还在山上老远的地方吧，有可能。但是，这个新印象同原来的欲念相抵触，把那欲念压下去了。巴伦西奥和麻子要报仇的形象，又重新浮了上来。特别是他怕制伏不了她，吃不到羊肉弄一身膻。他突然下定决心，收起刀子走出洞去。风扑打着他的身子，他逐渐冷静下来了。现在他才想到，他险些儿干出了一桩傻事。可是，巴伦西奥来到之前，他也不想回洞里去了；他还在害怕、仇恨并想占有那睡着的人儿的身子，她为什么要闯入他的孤独生活中来呢。不久，巴伦西奥来了。

“你在这儿干吗？”他诧异地问。

“滚下了一块石头，我出来看看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巴伦西奥说。

他俩进洞去了，狗跟在他们的后面。

第二天整个下午，他们都在等候着麻子巴斯克斯。他还没回来。这时，卡西亚娜以麻子的妻子的身份，或者至少是他的一个妻子的身份，开始理他的东西，用别在她帽顶上的一根针和在洞里找到的线，给他补旧衣服，缝扣子。除了她来的那天早晨看到的东西之外，并没有多少东西。另外只有几个包袱，和在包袱上搁着的几条毛毯。还有口大皮箱，卡西亚娜心想那里面装的东西一定很多。它看上去至少是很神秘的。巴伦西奥对她说：

“这里头没钱……”

“一只手”接着解释道：

"卡西亚尼塔，钱藏在小偷偷不着的地方……"

夜深了，麻子还没回来。他们一直烧着火等着，可是连远处轻微的马蹄声也没听到。巴伦西奥放狗出去探动静，也没效果。卡西亚娜等得心焦，再次向她的两个伙伴说，公社处境危险，她要把情况跟麻子说说，麻子特别嘱咐过她要这么作。

"但愿他回来了就好。""一只手"说。

火依然在哔剥作响。两个男人想把火灭掉，可是卡西亚娜叫他们再等一会。大概到午夜时分，狗警觉地叫了起来。不久，就听到了奔马的蹄声。接着，从山脚下传来了人声和马嘶声。他们回来了。卡西亚娜高兴得心在怦怦跳。巴伦西奥和"一只手"下山去接他们的头儿。麻子一听说卡西亚娜来了，就大步流星地爬了上来。

"卡西亚娜！"

他俩拥抱着。麻子问公社的处境，卡西亚娜把她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那就是说过去两天了，过去了昨天和今天，到明天就……"

"嗯。"

"明天是十四号。"

"听说十四号就要交割……"

"他们想要抵抗吗？多罗特奥……"

"我在开会当中走了。多罗特奥、赫罗尼莫和另外一些人说要抵抗，说是要来叫你。"

麻子下山去向他的人吩咐事情去了。卡西亚娜听不清说了些什么，可是能听到说话的声音，那是发命令的声音，又清晰又威严，是麻子的与众不同的声音。

之后，他由巴伦西奥相跟着上山了。

“卡西亚娜，明天很早就得出发。要歇歇马，给马吃点草料。我们骑马跑了一天和大半夜。我们缺马，只能换下几匹真垮下来了的马。”

他打开箱子，拿出大枪和子弹来。这穿黑衣裳的麻子，纵马奔驰了很远的路，现在打算去助公社一臂之力。

“得把不太好使的枪换下来，再多发一点子弹。”

他接着大声呼唤“一只手”，把他叫来对他说：

“你也想去吗？你放不了枪，可冲锋的时候能使大砍刀干仗。”

“好的。”“一只手”答道。

“那你就去套匹休息好了的马。喂，大家怎么说的呢？”

“都很坚决。有人说打仗是男子汉的事儿，不是娘们的事儿。”

“要跟监工和警察大干一场。你去在火里添点柴，知道吧……”

麻子和巴伦西奥去检查那些步枪，检查好了就一支支靠墙立着。过后，麻子就给每个人数出来一百颗子弹。藏在安第斯丛山中的这帮土匪，使的枪是杂牌的，要配的子弹也就不同。山下，仍在传出来人喊马嘶声。

麻子从一个包袱里拿出双漂亮皮鞋来送给卡西亚娜，接着就下山去了。卡西亚娜试了试脚，皮鞋在火光照耀下熠熠发亮，可是巴伦西奥那笨蛋一句话也不吭。眼下，巴伦西奥的确显得很笨，因为在这种时候，谁也会去瞅漂亮的皮鞋，不会去一个心眼儿理鞍系带的。山下传来了那深沉而威严的声音，震响着千山万壑，听起来又亲切又迷人。最后，一片沉寂，好似万物都在期待着黎明的降临。黑石头在越来越强的晨曦中放亮。麻子呼叫

着，巴伦西奥背着几支枪走出洞来。以后，巴伦西奥又和“一只手”上山来拿两副鞍子和鞍垫。另外的人上山来，把子弹塞在口袋里，或者装在皮荷包里。卡西亚娜觉得他们都很丑陋，很粗野。最后，麻子自己上山来对卡西亚娜说：“我们走吧。”他需要牵着她的手走下那崎岖的山道，因为卡西亚娜穿皮鞋没穿惯，走起路来常常打滑。

麻子跨上了他那匹高大威武的黑马“乌鸫”，让卡西亚娜坐在他前面。土匪们也都上了马。他们去拿子弹时给卡西亚娜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时他们聚在一块儿，就更显得丑陋而粗野了。巴斯克斯脸上有麻子和伤疤，一只眼睛生着白翳，破了相，可他还没有这些没破相的人难看。这些人脸上露出风雨摧残的痕迹，露出充满仇恨和惊恐的表情。他们的眼神呆滞而阴沉，一脸皱纹勾画出了他们的绝望、凶残、野蛮和痛苦。那些留着连鬓胡子的，胡子下面掩藏着难言的惨痛，而这种感情就在眼神中表露。他们都把大枪横搁在鞍子前面，除了“一只手”之外都披着斗篷。“一只手”却把斗篷脱掉。他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战斗决心，用牙齿咬住缰绳，右手挥舞着大砍刀，左手的空袖随风飘动，好似在对他这种神气加以讽刺。

“巴伦西奥，让大家喝口酒。”麻子命令道。

巴伦西奥并不下马，而是从鞍袋里拿出两瓶烧酒来，让大家传着喝。喝光后，瓶子就朝空中一甩，在石头上砸成了碎片。

“准备好了吗？”麻子高声询问。

“准备好了！”大家齐声回答。

麻子出发了，巴伦西奥跟在后面，再后面是二十个面色阴沉、神态坚决的骑手，成单行纵马前进。太阳已经晒着他们的脊背；挺拔峭立的黑石山峰，和漫山遍野的黄草，都在晨光中出

现了。

“乌鸦”在崎岖的山路上小跑着，麻子在马上颠得直摇晃，他顺势俯身用胳膊搂住卡西亚娜，同时在她耳边说道：“官司这么快就打到头了，我觉得很奇怪。队尾有个人，我们管他叫‘律师’，昨晚跟我谈了一阵子。他坐过三次牢，在感化院里待过四年，懂得不少法律门道儿。他说公社能上诉……”

卡西亚娜不懂这类事情，转个话题说：

“前天夜间爬到这儿来，可把我磨苦了。累得个半死，还作呕。”

“作呕？”

“嗯。”

“你从前有作呕的毛病吗？”

“没有。”

“那你想必是有喜了。”

“也许是……”

可是，麻子的思想又回到他所面临的问题上去了。他回头看他的部下，发觉有的人由于马走乏而落后了。

“快，得赶快赶到。”他叫道。

土匪们几鞭子就赶上来了。他们有的把帽檐卷起来，摆出了战斗的架式。大地，在嗒嗒的马蹄声中颤抖。

* * *

社员们经受着移徙的千愁万苦，这不只是一般含义的痛苦。要离别他们在这里从爬到走和成长起来的家园，离别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耕耘收获的这片土地，离别这原来希望永远安息在保存着世世代代先人遗骨的公墓里的地方，他们象刀割似的

疼痛。

接连两天，男女老幼把家里的坛坛罐罐往亚纳尼亚乌伊高地运送。他们肩挑背负，用驴马驮，甚至把包包系在牛角上用牛搬运。这几天，夕阳特别红，纳莎·苏罗说这是流血的先兆。

十四日，他们围着与他们心息相通的炉火，最后一次用餐，然后带着还没有运走的少量财物离别。他们带的是锅瓢饭碗，百孔千疮的毯子卷和原来没有抓住的一两只鸡。

一股五颜六色的斗篷和裙子的长流，沿着罗森多碰到长虫的那条山径盘旋，在鲁米的群峰之间忽隐忽现。一头配着宽大驮鞍的驴子运着圣伊西德罗的偶像，他仰身躺卧在驴背上瞪着青天；另一匹驴子驮着那口声音清脆的大钟。社员们取钟的时候，钟猛地落到地上，发出来一阵嗡嗡的悲音。这是静默的、哀伤的、奇特的行列，行列中人们再三回过头去凝望那亲切的村庄。那一个个的茅屋，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园，那大门洞开的小教堂，那四壁空空还等着盖上屋顶的学堂，都好似在招他们回去。麦茬玉米茬地，石座山和牧场，引水的渠道，空荡的道路和宽阔的广场，桉树的浓荫，——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召唤着社员。对某一个地方，对这堵石墙和那面砖壁，对这片草地和那株大树，谁没有留下许许多多亲切的回忆？在那儿的整个生活象土地一样又深又广，他们的过去就遗留在那片土地上，因为人生是不能跟土地分离的。而今却得在另一片充满敌意的高地上去寻找新的生活！理智对此作出解释和发出命令，可是人们怎能摆脱移徙时的这种撕心裂肺的忧伤。

“别了！”

妇女们的眼眶内凝着泪花，男人们的嘴里发出咒骂。小小儿童不懂事，可是他们望着他们惯常游戏和唱月亮歌的广场，心

里也感到悲伤。

村子里已经是空寂无人了，只是在桉树的浓荫下，还簇聚着村长和社委五个骑手。他们也目睹着，亲历其境地目睹着空荡荡的茅舍和既没有人又没有牲口的田野的悲凉景象。大地仿佛已经死灭。人民，善良的公社社员，在缓慢而艰辛地向山上爬去。他们那被痛苦压弯和由于爬坡而弓下来的背上，负载着一段已被斩断而又斩不断的历史，就象大树已经伐倒，而它的叶片一时还不知道斧斤造成的伤害那样。

到走在最后面的社员消失在鲁米的石峰之间的时候，已经是大白天了。过不久，大土豪以及他的扈从就从山坡通往村子的路上出现。

堂阿尔瓦罗在省长和法官左右陪同下进村，后面跟着他的一个儿子和伊尼克斯，再后面则出乎社员们的意外，跟警察和监工在一起的竟是那个俾士麦。这个马队缓辔徐行，防卫森严，威风凛凛。

社长和社委开始策马前行，在广场的中央迎接那群人。他们向官员们打了招呼。堂阿尔瓦罗就说道：

“印第安傻瓜，没教养的，干吗不向我问个好？”

庄园主依仗着背后有武装，显示出近乎凶顽的勇敢。他接着说：

“我听说你们扔下好地不种，偏要到那石头窝子里去逃避干活。懒虫，白痴。我说，法官，我们尽快了结这桩公案吧，这事儿真叫人生气……”

法官由于旅行而口干舌燥。他带着庄重的声调，尽可能清晰地念了一个又长又乱的文件。俾士麦·路易斯待在社员们那一边，专心致志地听着，间或低声对罗森多加以指点，提示文件

的微言大义。一个由穿蓝绿制服的警察和穿灰衣的监工组成的圆圈，围绕着几位大人物。

为了表示取得产权，堂阿尔瓦罗需要下马并且在地上打个滚，仪式演到这时达到了好笑的程度。他摆出一副滑稽的严肃面孔做了这件事，再站起来抖掉弄脏了白衣裳的灰尘。

俾士麦·路易斯代表公社签了字，五个社员沿着通往亚纳尼亚乌伊的道路奔驰而去。

“终归了结了这桩事！”堂阿尔瓦罗嚷嚷着，并跟他的辩护律师握手，胜利的桂冠明摆着该属于这位名法学家。

之后，庄园主把已经完成了任务的省长和法官暂且抛在一边，叫上伊尼克斯，两个骑手出村驻马在一个高岗上。

“你看，”堂阿尔瓦罗手指着耸立在奥克罗斯河对岸的群山说，“矿在那儿，那是我要买的庄园。要是不卖给我就得打官司，总不该让一些可怜虫阻挠前程远大的矿业的进展。”

“前程远大得很，远大得很！”伊尼克斯大声附和。

“嗯，我对你说过我需要人手。那庄园的印第安人很多，可是做东家的梅尔卡多那伙人不是些硬汉子，会把庄园卖给我的。这儿的印第安社员做了件有损于我的事，可我相信不会没法子治服他们。”

“有，如今法子多的是。”

“我的朋友，我会当上参议员称霸一方，可是眼下我想叫奥斯卡竞选众议员，安上个钉子再说。我看出他条件很好，打这场官司他可露了才学。他知道施展计谋，叫俾士麦·路易斯和其他的讼棍，甚至叫哈辛托·普列托那人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早先以为普列托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不料他原来是个疯子。你看奥斯卡够格当众议员吗？另外，他能喝上几盅，爱交际，健谈，甚

而至于会作精彩的演说呢。”

“就是呀，他条件可好哩。”伊尼克斯又叫嚷起来。

就在这时候，麻子巴斯克斯带领人马越过了埃尔阿托的山山岭岭。他们远远朝亚纳尼亚乌伊高地望去，就知道情况跟原来所料想的完全不同。人和牲口稀稀散散分布在高地上，一片混乱，正是刚刚来到的情景。多罗特奥·基斯佩和另外几个人高叫着“他们来了”，就朝那一队人马飞奔过去。双方见面后，麻子把卡西亚娜抱下地来，叫她到保拉那儿去，接着就开门见山跟多罗特奥谈了起来。用不了多少话讲明了情况。

“咱们快去，兴许还没有把地交出来！”

“走。”

多罗特奥·基斯佩、赫罗尼莫·卡瓦、阿特米奥·乔基和另外十个人，走在马队后面。他们带着砍刀和弹弓。波菲里奥·梅德拉诺挎上他的旧步枪跟了上来。他们穿过高地，走到了荆棘丛生的岩岭上，斜射的太阳照出了他们庄严高大的侧影，这使人们忘却了不多久以前他们还不过是一小群前途渺茫的人。麻子暗暗责备自己没有把多余的几杆枪带来，而这是因为他只按常规考虑了他那一帮人的缘故。现在，他就要在这儿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维护一桩正义事业了。对此他说不出多少道理。他就只记起了自己一生的痛苦。噢，恶霸们已经在那儿了！他勒马窥望，社员和骑手们簇拥在他周围。“走，走！”“一只手”叫嚷着。罗森多·马基在社委们陪同下策马走上山来，他们沿着狭窄多石的险径飞驰着迎过去。

山下，警察和监工们下了马，在广场上晃荡。他们中间不乏关于麻子巴斯克斯没有到场的讥刺的议论。可是，麻子已经在驰马下山，在罗森多面前停下来了。那时，村子里有人发出警

报，那伙人立刻都上了马准备应付紧急情况。庄园主和法学家一看到那慌乱情景，就急忙从他们所在的山岗上奔驰回村。山上，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方，骑手们模糊的身影衬在天幕上。麻子巴斯克斯和罗森多在争论。

“可我们已经交割了，俾士麦·路易斯代我们签了字。”

“什么？你们该知道那狗日的出卖了你们。我们有个律师，他说能上诉。”

“嗯，就说我们眼下得胜了吧；他们会搬兵来镇压我们。”

在鲁米山高高的石峰顶上，成群的公社社员钻出来注视事态的发展。

罗森多继续说下去：

“他们会把我们的人都杀光，已经枉死掉很多很多印第安人了。”

“不，罗森多，不是枉死。血债要用血来还。有时候拿刀子的会死在刀下。”

“会的，可现在别叫我为难。大会决议不抵抗，我遵守决议。”

“一只手”收起大刀，拿右手掌着缰绳，一面勒转马头作势要往下冲，一面狂怒地叫嚷：“冲下去，冲下去！”

“哎，‘一只手’，安静点。”麻子命令道。

罗森多接着说道：

“你兴许以为我胆小怕事。有时候忍住不动手比动手还需要勇气。”

“不，你们准有你们的道理，你们不愿意，我们也并不是要去打他们。我不能违反你们的意愿给你们闯祸。你们说呢，社委们？”

戈约·奥卡代表大家回答：

"跟罗森多一个样。"

监工和警察们分散开来，沿着大街排成了一长列。堂阿尔瓦罗同他的儿子和伊尼克斯一道待在桉树后面。俾士麦·路易斯和法官钻到小教堂里去了。省长和警官在广场中间相互传着望远镜观看。麻子巴斯克斯出现在镜片的中央。

"下来吧，"警官道，"我们这帮子人就惹他们下山。我把装备跟牲口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社长家里。眼下他们又高又远，能在石头旮旯里躲过去。"

可以看到麻子跟罗森多商议时在打手势。看来他们不准备进攻了。相反，他们走开来了。

情况果真如此，麻子最后说：

"那么，我们走吧，免得大家以为咱们打算干什么名堂。"

他们掉转马头，老大不乐意地朝山上走了。"一只手"跟在最后面，嚷着说他要单枪匹马冲下去。几个土匪开始笑起来。

一个妇女沿着山径跑下来。当她走近了一些的时候，人们听到了她在哭。最后她走到罗森多跟前说：

"罗森多大爷！马多克奥在哪儿？我以为他跟您在一起，可并没见着。昨儿他嚼着古柯叶，比往常还不吭声，脸色也比往常更难看。我这就害怕了。他在哪儿？您没见过他？你们没谁见过他？"

她扫视着这群人，在找马多克奥。她的眼眶里又充满了泪花，深褐色的脸膛愁苦得歪起来了。大家陡地一惊，一齐朝下看。阿梅纳瓦尔和他的人显然不愿激起一场厮杀，也在走动了。哪儿也没看到马多克奥。突然间，安东尼奥·维尔卡说："在那儿。"道路进入隆布里斯河谷处，两旁耸立着石山，有个黑影子蹲

伏在一面的石山上。路在那儿还比较宽，省长和几个骑警走在前面，跟着是两个监工，随后是堂阿尔瓦罗和伊尼克斯由其余的人簇拥着走过来。他们没有想到这石头缝里竟会藏着个人。那在上面窥望的人们，领悟了马多克奥的意图。他面前搁着块大岩石。可是他隔得太远，连叫声也听不见。尽管是这样，他的女人还是痛苦地叫喊着："马多克奥！马多克奥！""嗯啊——啊……嗯啊——啊……"群山在响应。阿梅纳瓦尔的人继续前进。庄园主对律师说道：

"你看到印第安人多不中用了吗？"

"跟土匪一个样，一看到有情况就往回走了，就只敢对毫无戒备的老实人逞英雄。"伊尼克斯判决道。

"你听他们嚷的。准是在咒骂我们。舌头是胆小鬼的武器。"

"是呀，老爷……"

省长和骑警们踏得石子橐橐响，过了小河。两个监工行进到了河中间，庄园主和伊尼克斯隔悬岩只差几步远了。"嗯啊——啊，嗯啊——啊"，那黑影在移动。庄园主已经走到他的下面了，他猛力一推，大石头就从悬岩上向路面飞滚过去，砰地一下击中了伊尼克斯的脑袋，滚落在他和堂阿尔瓦罗的两匹马中间的道上。那两匹马猛然惊得往后一退，随即朝前飞奔。随从们看到巨石卷着尘埃砸下来把伊尼克斯砸得歪倒在地，"啊——"地一声吓瘫了。伊尼克斯几乎倒在滚石旁边，砸破的头盖在冒着血，已经断气了。省长和前一批人听到叫声回过马来，一个监工把伊尼克斯的狂奔的马挡住，堂阿尔瓦罗也勒住了他的马。"嗯啊——啊……嗯啊——啊……"，马多克奥有一瞬间站着好似愣住了，可是随即向山上奔去。"嗯啊——啊，嗯啊——啊……""滚石把他砸死了！"监工和骑警们说道。省长命令他们

爬上山坡去，他们爬上去一发现马多克奥，就砰砰地开枪。马多克奥在岩石和灌木丛中间跑着，好似在熟练地躲避弹雨，还没有挨上一颗子弹。“嗯啊——，嗯啊——”。他蓦地跌倒了。子弹继续发射着。他还能站起来跑，可是腿上中了弹，跛了。跟多罗特奥·基斯佩一道来的社员和麻子巴斯克斯的那一帮人，咆哮着：“冲下去，冲下去！”“谁也不许动！”麻子叫道。“谁也不许动！”罗森多叫道。他们看到下边的人从一匹马上取下来一个三角架，一件新式武器随即朝山坡扫射。马多克奥倒下了。子弹呼啸着，把死人打得稀烂，打得尘土飞扬。可是“一只手”既不看、也不想他在干什么，一面飞马下山，一面破口大骂。机关枪已经不响了。阿梅纳瓦尔的人开头以为这个骑手也许是派来商谈的。可是，“一只手”一冲到大街上就汹汹怒吼。他又用牙齿咬着缰绳，拔出大砍刀来在阳光下挥舞得闪闪发亮。架在山岩上的机枪掉转了头。“开火！”警官叫道。一排子弹把马和骑手都撂倒了。枪声还嘟嘟地响了一阵，回音震动着群山。

“瞧他们准备怎样对付我们！”麻子说。

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杂树丛生的鲁米山谷。听到的只有马多克奥的妻子的呜咽。

阿梅纳瓦尔的人重新上马启程，伊尼克斯的尸首脸朝下系在他的马上。当马队缓缓地登上高地看不见了之后，社员和土匪便下山来收尸了。

九 暴 风 雨

环绕着亚纳尼亚乌伊高地的群山，把它那石头秃岭直指苍

天，象瞭望塔，象攻不克的堡垒，象吓人的拳头。它们或者还能拆裂成人、牲畜或植物的形状。总之，它们都显得阴郁森严，在深沉的寂静之中似乎隐藏着猜不透的谜。低一些的山坡上满布着大小岩石，石缝中生出来嘘嘘作响的伊丘草和墨绿色的小灌木。高地的一边，紧靠着通往蒙查的石头山岭，闪耀着亚纳尼亚乌伊湖的墨色明镜，湖名的意思是“黑眼睛”。湖又宽又深，石质湖床旁边丛生着簌簌发声的绿色香蒲，香蒲丛里栖息着野鸭和湖鸡。鲁米山的山坳给湖提供了一条不太深的排水道。原野的另一边，在地势略微高一些的地方，有一些石屋的遗迹，猎猎山风吹过石屋的缝隙，宛如与往昔居民的鬼魂一道在呜咽。风绕过埃尔阿托的高山峻岭从南边吹来，而在埃尔阿托山的对面，鲁米山脉连绵起伏，山峰要比较低一些。石屋与湖之间铺开一大片茫茫荒原，上面劲草蔓生，还长着一块块的香蒲。原野夏季干旱，但一到冬季就涝，因为湖水通过排水道排不出去，就把积水朝这荒原上灌，使它不宜于种植。从前，曾经有个进步的社长想要疏浚排水道，可是人们纷纷议论说，湖精——一个身上生着长毛、头发上围着一圈香蒲的黑女人出现，反对这个念头。亚纳尼亚乌伊湖是个魔湖。人们还说，有个金鸭子后面跟着许多小金鸭子，有时出现在湖岸上诱惑看见了它的人，然后领着小鸭子扑到水里去，在几乎用手抓得着的地方游着游着，引得贪心的人下水淹死。湖也象牛叫一般地说着话。这才说它是魔湖。此外，那已成废墟的乡镇里有瘴气，是鬼魂和有名的“孩儿”出没之所。“孩儿”是个住在废墟的断壁颓垣之间的恶魔，又矮又黑，脸色象干草。他把人身的热气吸走，吹进石头的冷风，引起几乎总是不可治的浮肿。

我们认为，这一废墟很可能是一五五一年皇家敕令的产物。

敕令强迫住在贫瘠的高山区的印第安人迁居到山谷和低地去，以便更易于为得到皇家特许的大授地主① 所掌握。这些高地人以种植土豆和藜粟为生，以高原动物驼羊与骆马作为驮畜并提供毛绒和肉。自然，在印加帝国时期，也有印第安人住在温和与燥热的地区。他们的主要作物玉蜀黍在高寒山区长不好，他们种植的古柯需要有热带气候，这都证明他们从前就已经在那些地区了。因此，鲁米村人的祖先也许来自亚纳尼亚乌伊村；但是，也有可能社员们一直都定居在鲁米，而高原人则被迫移居他处。后一假设看来更为可能，因为如果村民们已经受到奴役的话，就不可能还保持他们的公社制度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都面临着新的形势。自从印第安人生活当中增添了小麦、牛马和驴子之后，地区更为多样化的秘鲁北部的印第安人就喜欢住在温暖地区，尽管他们也还到山区去种土豆。小麦跟玉蜀黍一样，耐不住山地的严寒；而由于气候恶劣和伊丘草养分低，牛马和驴子也长不好。因此，鲁米的社员迁到了一个不利于生存的、充满了祖先奥秘的地区。

他们在鲁米山脚下定居下来，把牲口放到了草原上。纳莎·苏罗非但不怕“孩儿”，而且很可能同他相互勾结。她住在那成了废墟的村子中一间不那么坍塌的石屋里。我们要是还注意纳莎的话，就会看到她的名声简直一落千丈了。社员们已经看到她的魔法不灵。她并不象大家原来所想的那么有道行。扯点草药治这病那病的，那谁不会干呢！重要的是要治倒阿梅纳瓦尔那该死的庄园主。纳莎在失败出丑之后，为了还要给人

---

① 西班牙初期对其美洲的殖民地实行大授地制，即由国王授给有“功劳”的人某一地区以及一定数目的印第安人作为报酬。大授地主对于土地并无所有权，所有权归国王，但这些人以后实际上都成了世袭的地主。

以神秘的印象，白费心机把自己关在洞穴般的石屋里。她预言过要流血，居然说中了，但那也没有用。活着那么个庄园主给集体带来的苦难，比这一切牺牲都要深重，而纳莎拿他一点儿也没办法。这才落得威信扫地，钻进了倒塌的石屋里。就算大家还没完全忘掉她，有些人还希望她而今有“孩儿”相助，能干出桩大事情来，可她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适合于她的身份的注意。过去，社员们上梁架屋，头一个就是盖她的家。而今他们在起着一所所房屋，可她的住处依然洞开，抵挡不了无情的风雨，而且更糟的是，连她那套需要暗地里进行的仪式，也都暴露了。她自己背上山来的一个神秘的包袱，放在一个角落里发霉，等待着时来运转的日子。

鲁米的山坡上，小小草顶石屋开始修建起来。虽然草和石头很多，但是作梁架的木料很缺，需要从生长着柏柯树和赤杨树的鲁米谷或其他遥远的深山幽谷中扛来，因为在那样崎岖的地带不能够使牛拉。人就象蚂蚁那样，在陡峭的山路上扛运他们砍下的树桠杈、屋梁和椽木。将来会有机会盖上好一些的房子，可是眼下只好凑合过去，因为冬天就临头了……

淳朴而顽强的印第安人，又克服了周围环境的阻力；在劲草和乱石的漠野中，在大风永不停息的冲击下，一座座保持着圆墙尖顶的房屋，带着强有力的挑战的姿态涌现出来了。

社员们接着犁克莱门特·亚库在石头较少的地方挑选出来的地。尽管那是最好的地方，但是铁犁在开荒时还是碰得砾石嚓嚓发响。埃瓦里斯托或者哈辛托·普列托（他还在坐牢）打的犁头，不久就变钝了。可是，一块土豆地就要发芽了，到时候房屋下面的山坡会披上鲜艳的绿装。再远一些的一处地方他们要种上藜粟，那儿清除了乱石，已经整出一段宽阔的地面来了。看

到藜粟地一片深紫的波涛起伏，该多美呀。他们还要种大麦、奥卡甚至奥留科和马苏亚。山区高地可以种的作物都要种上。土豆种他们有了，早先在麦地上边的山坡上他们种了土豆。几伙社员到当地的一些地方去买另外的种子。他们在耕着地，就准备播种了。生活又在从头开始。

*　　　*　　　*

亚纳尼亚乌伊和周围的地区真是风窟雾乡。每天一早，又浓又湿的雾气从湖中与奥克罗斯河上升起，在最后消散之前绵密地笼罩着整个平野和山坡。当一阵阵呼呼的劲风刮起时，雾才完全消失。那风只短暂停歇，要一直刮到午夜之后或者临近黎明才平息下来。风同雾似乎有着默契，至少是给雾一个停驻的机会。可是，有时候风肯定是发了脾气，一大早就刮到雾的统治区，把雾卷起来向岩石上撞去，暴怒地把它撕成碎片，从所有的石穴岩窝里把它扫出来，一直把它赶到山顶上去。雾象一群呆笨的羊一样逃到天上游动，可是随后壮起胆来扎住了，聚合在一起，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一天早餐时，罗森多靠着他新居的粗陋墙壁，一面吃着爆玉米，喝着汤，一面在观察着这种天色。此外，他又注意到"火球"、他的外孙子和安塞尔莫了，近来他已经完全忘却了他们的存在。啊！在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一种幸福感带着刚刚破土而出的植物的勃勃生机，从他的心上油然萌发。各种庄稼也是这样萌芽了。它们已经从多石的黑土里露出头来，而且准备象它们的播种者那样，顽强地生长。一个羊圈和一个牛棚，围墙靠着岩壁，也已经修建起来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牧人们特别是伊诺森西奥，为了防止牛马逃回它们留恋的牧场，更要辛勤地劳

动。这就是说，在它们习惯于新的牧草和寒冷的气候之前，一直要看守着它们，不让它们跑掉。社员们获悉，监工拉蒙·布里塞尼奥住到了村里，制止所有不属于乌迈的牲口到牧场去。

*　　*　　*

夜空中没有一丝云影，月亮又大又圆，清光流泻到四面八方。罗森多一直在等着这样一个机会爬上鲁米神山，向它供献祭品，嚼着古柯叶向他叩问吉凶。

他背上背包，开始爬山，背包里装着古柯叶，黑面包，和一葫芦从收获季节留下来的奇佳酒。最近，罗森多又受到公社社员一致的尊敬和爱戴。他经过慎重考虑采取的措施，得到了正确的评价。马多克奥和“一只手”在一件威力那么强大的武器扫射之下惨死，这也就使得甚至那些最好斗的人都没话讲了。那两个死者，是公社埋在原来公墓里的最后两个人了。罗森多爬山爬得很吃力。他感到自己真老了，以前可从没这么累过。他在这圆锥形的石山脚下歇了歇气，再朝上爬。他越爬越高，四周围跟着钻出越来越多的山头，风也刮得越来越猛。他只有抓住、踏稳石头的裂缝，才不至于滚下坡去。就这样，他爬到了很高的地方，爬到个石头裂口旁边才停下来，而那发蓝的石头还在一个劲儿向上长。罗森多极目四顾。月光下，远远看到他的许多老相识。有聪明智慧的白头翁乌尔皮耀峰；有轮廓象印第安人的乌伊略克山；有蹲伏着的狮子山，它还没下定决心向那头戴雪帽、肥胖笨重的苏尼山扑过去；有老在跟风云作战的乌尔埃卡峰；还有那梯田绕坡的妈妈山，而今只剩下一片谷茬地，发出苍白的颜色。远远近近，还有好些山头若隐若现，好似挤成一团，聆听着大师们的话语：在月夜下，那些高峰巨岭尽管形容依旧，却似在

举行着庄严的讨论会，一个个化成了掌握着人生奥秘的大师。这边，鲁米山这直插中天的长矛，在倾吐着它那金石的言语。那晚，一轮皓月在天心慢慢移动，晶莹的星星也迸发出闪烁的光芒。罗森多感到自己同自然融合起来，大到充塞宇宙，小到成了沙尘。他跪在石头前面，从石缝里把黑面包、古柯叶和从葫芦里筛出来的一点奇佳酒献给鲁米山神。然后，他蹲坐下来，自己也喝了点酒，再咀嚼着一大团古柯叶来体察神谕。风慢慢地平息下来，四周围寂静无声，这寂静凝固得好象石头般摸得着了。高山大岭在沉思，在说话，而在山脚下的是大千世界，朦胧而渺小。这边，发黄的谷茬围绕着村庄；那边，嵌着亚纳尼亚乌伊湖那闪光的镜片。远处那黑丛丛的一大团，莫非是蒙查区吗？那边花花影影的地方，是不是鲁米村收获后的田野？黑沉沉的河谷和山峡隐约可辨，那大小河川挟着从云雾山间泻下的泉流，喧闹着，奔腾着，把珍贵的流水献给千家万户。罗森多还没很好地入定。他把古柯球拿出来，用根湿铅丝从一个小葫芦里沾出石灰来撒在古柯球上，使它变得柔软。古柯叶还是苦的，或者说嚼不出味道来。它并不苦得受不了，可也不甜。“古柯，古柯，我可以叩问了吗？”尽管罗森多用口水把古柯球打湿，有意拿舌头把它翻腾，古柯依旧无声无息。可是到最后，老汉脸膛不知不觉地变得麻木了，通身也有了一种舒适的感觉。舌头乃至满嘴都感到了古柯的甜味。罗森多知道时候到了。古柯作了甜蜜的答复，他现在可以问了。他站立起来，望望看起来比往常更加高大的远山，再望着耸立的鲁米峰，大声呼唤：“鲁米爷爷，鲁米爷爷，我们在亚纳尼亚乌伊会百事顺利吗？”静寂里，传来了一连串回音的声浪。罗森多没听懂，他又高声呼唤：“回答我，鲁米爷爷，我给您献了面包，古柯叶，奇佳酒。”回声依然一片模糊。还没个吉利

的答复，吉利的答复本来应该很快来的。“回答我，鲁米爷爷，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好吗？”是鲁米爷爷不愿意回答？还是俯瞰蒙查的石林中藏着的恶鬼在从中干扰？漫漫长夜好似在作不利的回答。“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好吗？”他还问。回音嗡嗡响着，好似在嘲笑他。然后，石板般的静寂又扩展开来。罗森多害怕了，感到难受了。他最后声音发颤地问道：“告诉我，鲁米爷爷，到底过得好不好呢？”

轻风吹拂，回音四起，从石穴岩窝中传来了个鼓舞人的声音：“好。”罗森多心头充满了希望。“好？”他几乎叫了起来。这声音，听来是鲁米爷爷亲口说出来的：“好。”罗森多肯定这不是回声。山神爷爷说话了。他把剩下的古柯叶和奇佳酒都倒进石头缝里，下山了。山下的那段路好似不长，他来到新的村庄里，感到自己好象在那儿住了很久似的。他进屋之前再看了看鲁米山。那智慧的山峰还在作着它那无穷的絮语……啊，鲁米爷爷！

我们可一点儿也不能嘲笑罗森多。进化了的大宗教的教门之中，很多很多神父出于主观意识，终归也行那种旨在赢得纯朴的信徒的宗教仪式。要是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就更加不能嘲笑罗森多了。

因此，我们知道，天真的万神崇拜者罗森多，当晚在睡梦中为什么会充满了难以言状的自信。

* * *

罗森多、社委和社员们对打官司感到厌倦了。他们已经看出来什么都捞不着。但愿就此让他们安生！可是，麻子说可以上诉，于是在社委会上讨论了这件事。责任感胜过了疲倦。此外，总得表现出有点斗志，即使诉诸法律也在所不惜，要不阿梅

纳瓦尔终究会制伏他们，奴役他们。幸运的是，他们在镇上找到了个年轻的律师。他是“保护土著人协会”会员，名叫阿图罗·科雷亚·萨瓦拉；他的事务所窗口钉着个铜牌子，上面刻了这个名字，而这在镇上是件新闻。他刚刚获得律师的头衔，充满了正义感和崇高的理想。他是本地人，带着有利于人的打算回来。他的父亲是商人，去世后留给他一份薄产，他就用来求学。现在，他得了学位和知识，没有答应过谁干这干那，可以自谋生计，正直而富有成效地面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法律应该保护所有的人，首先是保护印第安人。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他亲切地接待了罗森多及各社委，简明而又热忱地对他们谈了“保护土著人协会”的工作；他聚精会神地听了他们诉述的一切，答应作他们的辩护律师，而且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出乎印第安人意外的是，他不收他们一个钱。他们回去的时候，对那位年轻的专门家基于学识表现出来的信心有着深刻的印象，甚至于受了感染。那位律师说：“我们向高等法院上诉。如果高等法院不作有利于我们的判决，就告到最高法院去。”这就好哇。当法官把律师的打算告诉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的时候，后者搓着手答道：

“我不知道这时候还上诉是不是合法，可是就随它去，你等到他寄状子的时候通知我一声。整到我头上来了，救世主！印第安人不知道他们在跟谁打交道，那叫科雷亚·萨瓦拉的浑小子，还不是一点水就淹得死的。瞧着吧，想滚个石头砸死我！计算正派人，你见过比这还大的罪过吗？伊尼克斯死了，我损失了个智囊，可是他的死还不如这桩事本身叫我难受。记住到时候通知我。”

不久以后，一个印第安邮差赶着头驴子从镇上出发，驴子驮

着用火漆密封着、盖了戳子的邮袋，邮袋里有一份寄给高等法院的很长的辩护状。

*　　　　*　　　　*

生活改变多了。这不仅因为房舍小了，作物不同了。也不是因为除了麻子巴斯克斯来过两次、跟多罗特奥在湖旁谈过话以外，谁也没有到公社来过。也不是因为景物不同了。生活中所有的细节，都改变了。灰色的古伊雀是唯一的报晓的鸟儿，它们站在屋顶或高岩之上，以悠长而甜蜜的歌声迎接晨曦。这儿没有画眉，没有乌安查雀，没有罗科特罗鸟。麻雀好似打不起精神来。原野上，棕褐色的利克利克一面飞着，一面发出它们赖以得名的叫声。漂亮的科丽锦佳鸟，黑白相间，嘴壳鲜红。它们尖啼着，灵敏而又熟练地翻干牛粪堆，找下面的虫子吃。难得见到湖旁香蒲丛内的野鸭子。牛马不安地哞叫嘶鸣。羊儿为时常飞过的神鹰所惊，咩咩地哀叫。坚硬的黑壤地上，作物长得很慢。坚石，浓雾，刺骨的寒冷，不息的大风，舍不得发热的太阳，都似乎在折磨活着的人。人们裹着斗篷，缩瑟着，等待着某种遥远而又模糊的事物。偶尔听得到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吹的笛子和几声芦笛。一天夜晚，传出来格拉①的笛音，缓缓的、断肠的曲子在泣诉着乡思。那时，大家都深切地感到，生活确实大大地改变了。

*　　　　*　　　　*

每天下午落雨。有时阵雨紧密，暴烈地敲打着屋子。有时，

① 格拉(Quena)，秘鲁印第安人的笛子。

那雨又细得几乎水不落檐。到了十一月中旬还没来场暴风雨。有个下午，天上黑云沉沉，克莱门特·亚库走出来到他小屋子的门口，高声喊叫看羊的把羊群赶回来。几个看羊的刚刚开始慌忙赶羊，天空中就电光一闪，一道火焰以令人晕眩的速度，从埃尔阿托直划到鲁米峰巅。一声骇人的炸雷，惊天动地地轰隆震响。大风呼呼号叫，扑打着岩石，把草丛吹得狂摇乱摆。羊儿咩咩叫着向羊圈走去，母牛带着小牛直奔牛栏，其他的牲口驰过草地奔向山坡，本能地傍岩藏躲。电闪响雷再度交作，几分钟之内原野一空。羊儿紧挤在羊圈的一个角落里，社员们从小屋的窄门里探头张望，祈求着圣伊西德罗，特别是雷电之神圣塔巴尔瓦拉的保佑。一个个电闪刺破阴沉的天空，象飞箭，象金鞭，象火焰，象颤动的丝线，划着传统的而又不寻常的之字形，落到蒙查方向的石林里，落到埃尔阿托诸峰的峰巅，落到鲁米山顶和低一些的峰峦之上。电火花有时在山脚游动，有时就落到了草原上。有的象一把利剑猛扎下来，有的象一团火球翻滚。惊雷震动着群山，山好似要崩塌下来压到小屋上。印第安人以为谈话、特别是叫喊招来雷击，待在屋内特意不声不响。可是，孩子们还是哭出声来。接着，密集的冰雹噼里啪啦直砸下来，从石头上弹跳着堆积在坑坑洼洼里。最后，随着笼罩一切的黑夜到来了，哗啦啦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飓风推着暴雨猛打墙壁，穿透屋顶渗进屋来。泥流哗哗地冲向水洼，潮湿的空气侵入各家各户。人们运用全部感官，注意着四面八方的暴风急雨。黑暗并不妨碍他们揣想到，整个草原都淹没了，沿坡奔泄下来的激流在威胁着庄稼，大牲口看来是躲在悬岩下面发抖，更加怀念它们早先常去的牧场。闪电不断发出眩目的、灾难性的利箭，雷霆连续地锤击群山，仿佛要把群山敲打成纷飞的碎片。一块或很多块岩石无疑

在崩落下来，汇成了一阵滚石和烂泥的奔流。可是隆隆的雷声使得人们听不清楚，而暴雨声又把耳朵塞住了。晚餐，就是在炉火和闪电照明下吃的。几个钟头过去了，暴风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电闪雷鸣的确小了点儿，可是猛雨依旧噼噼啪啪地打着泥浆和水洼。古柯叶挡了挡寒气，但嚼过后就不睏了。在风欺雨逼下，在屋顶震动、有的家漏着雨，而庄稼和牲口又在外面直接受到风雨摧残的情况下，是难以成眠的。那晚假如有谁睡觉了，那也是如同俗话所说，是睁着一只眼睡的。当风吹散最后的雨幕，黎明姗姗来临了。雾气开始升腾，太阳小心翼翼地试图透射过来。天空已经明净，但接着又开始生云。雨水还在从山坡上和屋檐上流滴下来。草原自然受淹了，牲口也没有瞧见。有的社员从家里走出来，裤脚管卷到膝盖上，想要更好地看看暴风雨带来的后果。果真有一处山崩，砸垮了羊圈的一面墙，把几只羊压死了。再过去一些，一道临时出现的急流把藜粟地劈成了两半。其他种上了的地受灾不重。有些土豆苗给冰雹砸断了。屋顶给打坏的不多，而且可以很快修好。唉，圣伊西德罗！他们去看他的教堂。说是教堂，其实不过是个用茅草和石头修建起来的大神龛，建在山坡高处，好让这位圣徒能够俯瞰那一大溜房舍。这种优越的地位引出了相反的结果。大风无情地扫过，把神龛的屋顶掀乱了。雨打进来，装修圣像金身的颜料泡化了，神圣的面孔上流出来一道道黑的、红的、白的条纹。遭受损失和破坏的消息在整个村子里传开来，社员们心情沉重地吃了早饭，准备出去寻找牛马和驴子。乳牛进了栏，可是另外的大牲口就一头也见不着了。找牲口的穿过亚纳尼亚乌伊草原的时候，积水漫上了腿肚子；散布在草原上丛生着香蒲的低洼处所，还要深一些。很多牲口不见了，特别是牛马散失的多，因为温顺的毛驴社

里本来就少，又因为人们没时间去把牲口赶集拢来，很多牲口跑到了奥克罗斯河，早已算是丢了。找牲口的把牲口赶到草原，可是牲口不习惯，怕水，不乐意下去。他们把很多牲畜从埃尔阿托和鲁米的山坡上和溪谷里找回来了。有些牲口已在朝它们原来常去的牧场走，有些丢了的很可能早就去了。有个社员发现一头母牛跛了腿，一头驴死了。母牛也许是失蹄跌伤了，驴子可能是冻死的。另一个社员发现那匹白额头马死了，是给雷打死的。罗森多本人去看了他心爱的马。那肉桂色的马儿躺在一个给风和水拂平了的草坡上，象是淌着一摊血。距死马几步远的地方发现有个给雷轰裂的洞。罗森多深深感到痛苦。那匹良种马是所有马匹中间最好的，又高大，又驯顺，又矫健。它是匹纯种马，是贝尼托·卡斯特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让母马"鸽子"跟远处一个庄园的种马"三色兰"交配产下的。那是贝尼托干的又一桩了不起的事情。"三色兰"的主人顽固地不让他的马同不属他自己所有的母马交配，连给他钱都不成。他的一群良种马关系到他要维护的荣誉。因此，贝尼托好些天在那庄子周围转悠，同几条狗混熟了。他把狗驯服了以后，就把母马牵到马栏旁边去。那种马闻到它的气味，就激情地长嘶一声，象偷情的恋人一样，奔腾几下就跳过高墙。到时候"鸽子"产下了一头轻灵而漂亮的小驹。社员们人人宠爱它，它孩子般精力旺盛，在村庄内外撒欢戏耍，到长大后给驯了。有一回，一帮吉卜赛人经过鲁米村。他们有的耍狗熊，有的做马贩子。那帮人走后才过两天，"白额头"就失踪了。也许是有人回来，把它偷走了。社员们追上那帮吉卜赛，可是没找到"白额头"。以后，有个社员到塞莱丁去买草帽，看到了这匹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赎回来。它的主人从吉卜赛人那儿把它买下，并不很看重它。他有了一匹好种马，因此

甚至把它阉了。以后，白额头就在公社里过日子，成了个勤勤恳恳的好社员，除了被牯牛乔洛克撞了一角外，本来一直都没遭过什么灾难。罗森多骑着它跑过许多次差使。现在，轮上它死去了，而它正象它那种马一样地死去。普通的马有着比较小心的本能，知道在暴风雨中怎样躲藏起来。良种马不会保持安静，而会激动地从一个藏身处所跑出来找另一个。当雷霆打到“白额头”、或者不如说擦到它的那一刹那，它可能正在那么跑着。其实，它是被那打击着大家的灾难治死的。老罗森多感到损失了个好社员。可是，甚至没时间来伤心了。要去找呀，要去找到走失了的牲口。

*　　　*　　　*

第二天，公社来了个生人。那人是科雷亚·萨瓦拉派来报信的。他来告诉说，送邮件的邮差在荒凉的瓦卡高地被一伙亡命之徒抢了。邮袋里装有打地界官司、向高等法院上诉的状子。一个穿黑衣骑黑马的人，在隔一里多路的地方监视着这场抢劫。人们纷纷议论说那个人就是麻子巴斯克斯。

罗森多尽管很疲倦了，也还想赶到镇上去。可是他没马骑了，“白额头”已经躺倒在一圈兀鹰中间。其余的马阿蒂多罗·奥特伊萨和牧人们正在使着，去寻找走失的牲口，还没回来。麻子能干得出这种事来？他能这么来害公社？罗森多由于又怀疑又没有办法，身子都在发抖。今后会出什么事呢？该怎么办呢？

在乌迈，在闩着的密室内，大庄园主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伊罗尔丹一面烧着一大卷状子，一面对他的妻子说：

“莱昂诺西塔①，这就是滚石头的代价。我又能干下去了，

① 莱昂诺尔的爱称。

可是这事儿有点不光彩。我得考虑我跟奥斯卡两个的竞选问题。另外，眼下我还忙乎着奥克罗斯那码事。"

"可是，阿尔瓦罗，这事儿何时了结？你瞧，你认为是探子的那个监工，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麻子巴斯克斯……"

"别操心。这对麻子也是个打击。瞧着吧，就会派兵来的。现在我该给我的朋友，《祖国报》的董事长写封信，告诉他怎么说。"

堂阿尔瓦罗含着笑，白脸给火焰烤的绯红。公文在慢慢地、稳稳当当地消失，留下来烧成了灰的纸片在飘起。

* * *

阿蒂多罗·奥特伊萨和四个牧人跟着走失的牛马的蹄迹向原来的村子前进，以为在那儿能找到牲口。他们紧跟着蹄痕穿过荒凉的大街，行经两旁象哑巴般紧闭的门户向牧场走去。在乌迈的一大群自由自在的牲口中间，没有瞧见公社的一匹马，一头牛。蹄痕慢慢地集合拢来，还出现了另外的一些马蹄印迹。一个很会辨别蹄痕的牧人说，那是些骑着人的马的蹄痕。兽蹄行进的路上还出现了一双穿草鞋的行人的足迹。最后，蹄痕足迹杂沓，走上了沿隆布里斯河通往奥克罗斯河的小路。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疑问：公社的牲口已经被围堵拢来赶着从那儿走了。到达奥克罗斯河后，蹄痕还是沿着河边朝上游走，进入了乌迈地界。奥特伊萨和他的伙伴还是不顾一切跟过去，可是他们没法走得很远。监工拉蒙·布里塞尼奥以及另外三个人携枪过来挡道：

"站住，哪来的？"

"我们是鲁米公社的，在找走失了的牲口。"

“说得好听！你们是贼，这些天来一直在偷牛盗马。”

“可是蹄痕引到这儿来了，”奥特伊萨争辩道，“牲口是今天早上从亚纳尼亚乌伊逃出来的。”

“什么蹄痕不蹄痕的，一伙贼！快滚开，要不就开枪了。”

“贼？咱们跟着蹄痕走下去试试，看是不是能引到我们的牲口那儿。”

“好，走吧。”拉蒙·布里塞尼奥说。

他们骑马走了约莫两里路，蹄痕开始从道上分散开来通往牧场。

“现在，伙计们，沿着这条道走，”拉蒙说，“走到乌迈去，到庄屋去。”

“什么？”

“你们作贼，要把你们抓起来。”

监工们端起枪来对准他们。奥特伊萨一挥手，社员们就纵马狂奔。几发子弹嗞嗞地从他们身旁擦过去。监工们显然不想打死他们，而只是想吓得他们停下来。可是瞬间一匹马倒下了，接着又倒下一匹。骑那两匹马的社员被抓起来了。这样，奥特伊萨和跟他跑的那两个社员，不得不转回来。

“走，到乌迈去。”

“至少得让我们把死马上的鞍子取下来。”

“走，别罗嗦。”

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把他们关在庄屋的地牢里，关了三天。在放出他们来的时候，他对奥特伊萨说：

“你是社委，对吗？我不杀你们，只想治治你们的懒病。你们该到我在奥克罗斯河那边开的矿上干活。把这话捎给罗森多那个混蛋。我决心饶了他的罪，把他当朋友看待，尽管他派了人

滚石头想谋杀我。不这么办，他跟你们都会要后悔的。你们的两匹马本该扣下来，赔你们从我这儿偷走的东西；现在，为了不把事情做绝，我把马还给你们。滚吧……”

*　　　*　　　*

现在会出什么事呢？该怎么办呢？罗森多和社委们回答不了这类问题，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科雷亚·萨瓦拉告诉他们说抢走了状子是桩严重事件，因为这下连公社存在的证据都消失了。难道他们得投降阿梅纳瓦尔，给黑暗和疲劳闷死在阴森森的矿洞深处？一种痛苦的绝望之感开始压着他们，使他们看不清任何出路。怎么办呢？

黑夜间，多罗特奥·基斯佩、赫罗尼莫·卡瓦、埃洛伊·孔多鲁米不见了。他们下了决心要自己去干桩事。几乎所有的社员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了。也许是罗森多派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吧，可是他说他没派。保拉走来对他说：

“大爷，他们跟麻子巴斯克斯走了。您怎么说呢？”

社长罗森多·马基一生中头次对一个社员的问题没作答复。

*　　　*　　　*

清晨冷得把露珠都冻冰了，庄稼受了损伤。土豆地几乎全给毁了。这一年看来准是个荒年。严酷的寒冬就来临了，草原一直都给水泡着。毛驴死得精光，牛马一股劲试图逃回原来的牧场去。必须在山坡上放牧，夜间把它们关在一个为此而修建起来的大畜栏里。生活苦极了。太阳几乎不露面。房舍包藏在浓雾中间，或者在疾风暴雨的冲击下摇摇欲倒。出户干活的社员，

一身衣服都是湿漉漉的，深褐的皮肉变得象石头般冷冰冰的，麻木了。就是留在家里的人，就是孩子们，也石头般坐着面对时光的流逝。这是个石头的世界，人只有变成石头才能在这儿存在下去。

*　　　　*　　　　*

有个社员身体衰弱。我们知道他叫安塞尔莫，是个竖琴手。从前，可以说他和他的竖琴合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表达出公社生活的秘密。他靠着那绷紧的琴弦和三角形的共振箱，弹奏出一首首颂歌，歌唱那一垅垅的犁沟，一片片清翠的玉米地和金黄的麦田，从耸立的石峰之上眺望的景物，爱侣的喜日，劳动丰收的节期，以及各种各样的旋律和希望。

儿童时代的安塞尔莫，希望拥抱生活，到头来却拥抱了竖琴。孩子时候，他象所有安第斯山的儿童一样，当上了牧童。他经常跟罗萨查一道放牧，两个小人儿在山头遥望着印第安人辛勤耕作。安塞尔莫的爹是一个庄园里制干酪的工人，可他不乐意干那行当，他要做个庄稼汉。靠着那苍灰的地头田角，农家茅舍升上缕缕炊烟。罗萨查年纪也还小，可她跟其他农家姑娘一样早熟。她渴望着生活，晶莹的眼睛里透出盼着早日做母亲的神情。一家农舍一弯犁，小小儿女绕膝前，这就是他俩对不久的将来的梦想。

有一天，安塞尔莫说：

“我要学犁地，咱俩要建起自己的家来。”

这句话道出了他要讲的一切。可是，他没能学会掌犁，他俩也没建起个家来。他甚至不能象体弱多病的人一样，跟在牛尾巴后面撒种。他永远也掌不了犁把播不了种。要知道，这对庄

稼人来说，等于是要了命似的。有一天，安塞尔莫犯了病，这一下坏了事。他有好久待在阴暗的茅屋里，盖着几床被子直哼哼。他妈熬草药给他服。从远处请来了个草药郎中。他没病死，可到最后能把他抱出来晒太阳的时候，他两条腿象古树的枯枝一般干瘪了，扭弯了，成了个瘫子。

大地，一对对耕牛，种上庄稼的田野，一条条道路，同往日一样展现在他的眼前。罗萨查依然在赶着羊群，沿着那弯弯曲曲通往牧场的灰色道路走过去。有时，她象过去一样叫唤他：

"安塞尔莫……"

群山回应着她的呼唤，可是安塞尔莫却一声不响。他披着印第安斗篷坐在茅屋前面，看上去好似一堆条纹似的，一动也不动巴望着罗萨查走过去。有时候，他摇动着胳臂，象我们看到他养母帕丝库娅拉去世时那么摇着，可是那两条胳臂蒙在斗篷里，象给一大堆树叶盖住了似的。他感到他仿佛成了一棵树，在地里生了根。可是，往昔的回忆和希望，却依然在他心头跳动。他家附近有条大路，常常有一群群印第安人吹着芦笛从路上经过。鲁米村过节的时候，竖琴和提琴奏出的乐音从路上飘过，消失在迷茫的远处。安塞尔莫久久倾听着香客们吹奏的又欢乐又悲哀的曲子。他脸庞对着充满了音乐声的轻风，眼睛几乎合上了，双手紧握得微微发汗。他真想捉住那奇妙的声浪，把它长留在自己身边，怀着它沉沉入梦。无奈音乐声终归渐渐消逝，他又变得孤单了。可是，一种新的情感在他心头蠕动，生活向他展示出一种以前隐藏的事物，他领悟到原来到处都有音乐。大地吐出和谐悦耳的音调，象百鸟歌唱黎明。他那情感的奔流汇成了一个小小要求：

"爹，我要把竖琴。"

他这句话象以前对罗萨查讲的一句话那样，讲了他想讲的一切。那干酪工想了想——一个干酪工要一下子花去二十索尔，当然要想想的，回答道：

"好……"

父亲从市场上买回了竖琴。这竖琴是安第斯山区的那种琴，没有踏板。印第安人给这外国乐器添上了简朴的乡村风格，添上了清晨的柔情，深重的痛苦，囚鸟的歌音，就这样把这乐器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乐器。

安塞尔莫棕褐色的双手十指拨动着琴弦。从他的心灵深处，从这个象大心脏般颤动着的三角形共振箱里，慢慢迸发出富有生命力的乐音，一种不可能仅仅属于他而是属于大家的乐音。这个肤色深褐几乎还象个孩子的青年，面容愁闷而苍白。他坐在他父亲为他做的一条粗板凳上，把腿缩在斗篷下面，把胳膊伸向调好了的琴弦。他弹着弹着，弹得指法纯熟了。大地，真是又开阔，又美丽，又丰硕。

韶光如矢，罗萨查一年年长大，安塞尔莫也越来越成了有名的竖琴手。她已经不再放羊了，而他则在赶赴所有的节日、丰收庆典和婚礼。庄稼人用毛驴驮着他，象载着欢乐一般，从这里跑到那里。大家的心都陶醉在他所弹奏的音乐声中。

"这次婚礼想必不错吧。"

"那自然。安塞尔莫要弹琴哩。"

人们要么集合在一块儿跳舞，要么就只欣赏那奔腾不息的琴音。这地方还出过哪个乐师，有个这么一双巧手？谁也想不起有过这样的人了。

罗萨查结婚的日子到了。安塞尔莫去参加婚礼时，几乎把过去淡忘了。已经过了好些年，现在音乐填补了他生命的缺陷。

喜气洋洋的新婚夫妇，由神父和亲友们陪伴着，从教堂走回家来，朝那挪不开步的安塞尔莫走了过来。他跟没去教堂的来宾一道，在新人家等候。罗萨查从他旁边走过，看起来仿佛披着朝霞似的。他那早已逝去了的希望，不由得又涌上心头。但是，一切都已经完结了！嘉宾酒后，个个红光满面，要求安塞尔莫弹奏竖琴。一对对舞伴排列起来，他弹起轻快的华伊诺舞曲。罗萨查跟她丈夫在跳舞。她胸前丰满，臀部肥大，快快乐乐转动着身子。以往全神倾注在乐器上的竖琴手，现在却凝视着跳舞的人们，凝视着罗萨查。她长大了，同另外一个男人，同她的丈夫在跳舞。从那时起，安塞尔莫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命运如何了。

他成了孤儿以后，帕丝库娅拉和罗森多把他领到家来，认做儿子。他跟贝尼托·卡斯特罗相反，是个病残儿；可是他深通音律，掌握了安第斯山地人喜欢的艺术。安塞尔莫住在公社里，同大家一道奏着农家的乐章。他也跟大家一道受难，经历了移徙的痛苦。可是，现在大家都不大想到他了。他的残疾似乎成了一桩使人们记不起他来的缺陷，就连罗森多也忘掉了他。安塞尔莫又孤单了。由于悼念帕丝库娅拉，他的竖琴仍旧哑然不鸣，不能给他安慰。这段时候，瘫儿是多么想念着他的母亲啊！他曾经待在罗萨多旧居的门廊角里看举行社员大会，愀然凝视着社员群众的身影和一张张愤怒的面容，听到会上说的那些愁苦的话语。他也是从外面来的，可是大家并不拿他当外人看。大迁徙的时候，有人抱他骑上毛驴。他手里抱着竖琴，第一批离开了鲁米。他跟少数留下来照看搬家具的社员一道，在亚纳尼亚乌伊度过了三个凄苦的夜晚。以后，在拼命赶修房屋的日子里，他感到自己成了个多余的人。一旦罗森多高兴了一些，并且再度记起他来了的时候，安塞尔莫以为日子又会过得同原来一样

了。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好梦不长。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庄稼遭了灾，牲口开始死亡丢失，很多社员走掉了，留下来的面临着要被强迫劳动和受奴役的威胁。风雨，云雾，寒冷，悲伤，越来越浸入骨髓。人得变成石头才能存在下去，而安塞尔莫的体质却是衰弱的。

一天晚上，安塞尔莫想弹奏，伸出手去抓住了竖琴。罗森多老汉、胡安娜查、塞瓦斯蒂安都很想听听音乐。就连一身绒毛潮湿得板结起来了的"火球"，也竖起了耳朵。安塞尔莫要歌唱的土地在哪儿？这里只有石头、寒冷和寂寞。他想哭，可是哭不出来。他没有力气，敌不过呼号的暴风雨。也许是奏出的音符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清晰，也许是他的手指没拨到该拨动的地方。安塞尔莫的瘦削而黧黑的脸庞没露出什么表情，可是他胸怀里有根什么线猛地绷断了，就象琴弦有时候猝然绷断了似的。他一头栽倒在地。倒下去的时候，瘫痪了的双腿擦过琴弦，划出一声尖厉的悲音。

竖琴手安塞尔莫，就这样死在亚纳尼亚乌伊。

*　　　　*　　　　*

纳莎·苏罗的房子断了炊烟。"'孩儿'能对我怎样呢？"社长说。"活下去已经没意思了。"他于是前去看她。那石屋孤零零的，就上了个屋顶（纳莎叫恶鬼"孩儿"不要加害给她上屋顶的社员）。一个角上的火塘里有冷灰，柴禾都熄了，没有留下什么想把火拢好的痕迹。四壁空空如也。看来，纳莎走了。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走到哪儿去了。

*　　　　*　　　　*

“他们到那儿去了。”多罗特奥说。

赫罗尼莫和孔多鲁米观察着瓦卡山间蛛网似的道路。来往行人在灰色草坡上踏出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黑色山道。那边，有两个人骑着马朝前走，他们的前面有个脚伕赶着头驮着东西的骡子。这三个观察情况的人从他们待着的山峰上走下来，骑上他们拴在山谷里的马，沿着小道赶去。他们制伏那几匹马可不容易。马是乌迈庄园的，又矫健又强壮。这是麻子巴斯克斯叫他们干的第一桩买卖。他们突然闯入庄园的牧场，把马套住翻身骑上，奔驰上山。有一群监工赶出来追他们，在他们朝南转的时候撵上了他们。追得紧了，多罗特奥跟他带的人就开枪。监工们知道他们不是公社里胆小怕事的印第安人，就打马回去了。三匹马都很凶悍，他们就让孔多鲁米去骑那匹最不听话的。这不是因为他最会骑马，而是因为他块头大，压得烈马尥不起蹶子来。他们拦劫了几个收税的人，夺得了马鞍子。眼下，他们预先得到消息，知道要去旅行的人是谁，于是追踪前去。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过去一半了。一周来，雨下得少了。梅尔瓦·科尔特斯和俾士麦·路易斯趁这个间隙，开始出发旅行，赶在一二月暴风雨来到之前到海边去，免得到那时候她身体不好走不了。淋了雨可要她的命。但是，梅尔瓦早先不想动身，因为俾士麦谈到他在鲁米的那一番惊险经历，给她印象特别深。据他说，他也险些儿给石头砸坏了，或者给“一只手”和其他土匪使砍刀劈死了。这个讼棍爱虚荣，想充好汉，可是说过后又懊悔不迭，但已经没法补救了。梅尔瓦看到处处有滚石和砍刀。

“可是，亲爱的，他们连想也不会想到我会……”

“嗯哼，可是谁能保护麻子巴斯克斯呢？”

印第安人去找科雷亚·萨瓦拉，使得她更加害怕了。

"你看，俾士麦，你看。他们怀疑你了。天晓得他们会不会连我也怪上。唉，那些乡巴佬可是靠不住。"

时间一天天过去，印第安人再也没干出什么吓人的事来。俾士麦对她说，抢状子不可能是麻子干的。梅尔瓦慢慢镇定下来了。要是不趁十二月天气还算好的间隙出发，那他们所渴望的旅行就要吹了。这样，他们才动身。

他们从大清早就一直骑马赶路。风大，梅尔瓦用一条厚披巾裹着胸部。尽管这样，她还冷得直咳。赶脚的虽然是步行，还赶着骡子，可还是不费劲地走在他们前面。俾士麦对他叫喊道：

"你到客栈去等我们。"

"好，先生……"

赶脚的不一会儿转过一个山头，走得不见影儿了。梅尔瓦走在前头，满目都是高原荒凉萧瑟的景象。她不爱看这些山，这千峰万岭，撑天拔地，黑黝黝的，象是要把人团团围住，使她同世界其他地方隔开来，把她活活闷死。她生长在海边，看惯了那轻波细浪的大海，那软和的、徐徐起伏的沙丘。山隔得很远很远，她过去没见到过它那荒瘠不毛的面貌。可是，而今她满目都是突兀狰狞的岩石，被凄风苦雨打得冷冰冰的岩石，找不到一处可以安安静静休息片刻的地方。这一切触动她的感情，使她心酸得发抖。俾士麦骑马走在她后面，发现了她心境不佳。

"怎么啦，梅尔维塔①？"

"我又能怎么样？这山又荒凉，又寂寞，空荡荡的，我闷得透不过气来。要是我咳得厉害了，有谁来帮助我们呢？"

她故意咳嗽了几声，然后掏出块小手绢来擦伤心的眼泪。

---

① 梅尔瓦的爱称。

“我们就要到客栈了。那当然不是什么大旅社，可也能歇歇乏。”

“你以为我不记得吗？一个石头砌的屋子，连门都没有，茅草顶，到处漏雨。那也是人住的地方？”

她眼泪直掉，呜呜地哭起来了。

“哎，哎，梅尔维塔。”

俾士麦对她的这种往往一两小时就会过去的忧郁症，习以为常了，用不着大惊小怪。这时候，多罗特奥·基斯佩和他的人离得很近了，他们也缓辔而行，监视着他俩。

“咱们就动手吗？”赫罗尼莫带着建议的口气询问。

“哼……”多罗特奥咕哝道，“最好等到天黑了再下手。我觉得好象山头上到处有人看着似的。”

梅尔瓦越来越感到疲倦。她原以为自己很健康，可现在才使点劲，就垮下来了。她腰酸背痛，咳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们不能歇歇吗，俾士麦？”

讼棍扶她下马，再把自己的斗篷铺在地上。梅尔瓦仰面躺了下去。她穿着深蓝色的骑马服装，看起来很美。她的脸和手受了高原寒气的侵袭，微微泛红，在那身衣裳的衬托下显得更白净了。

“不会下雨吗，俾士麦？你看，天上云很厚。下起雨来可怎么办，俾士麦？”

“那就淋湿一身呗，亲爱的。”俾士麦想开个玩笑支吾过去。

“你看你多坏！你难道想我死掉吗？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她哭得更凶了。俾士麦坐到她旁边，想哄她安静下来。接着他点起了一支香烟。

“你怎么抽起烟来呢？你明知道看到你抽烟我也想抽，可又

咳得不能抽……咳……咳……我好命苦哇！”

俾士麦把烟扔掉。梅尔瓦躺了好大一会才站起身来，不哭了，可她说她更觉得乏了。他们想奔客店，无奈只得再骑马赶路。天光暗淡下来，冬日阴沉沉的黄昏来临了。

梅尔瓦转过头去问：

“我们到得了吗？……”

她一声惊叫，说不下去了。等到俾士麦回头往后瞧的时候，她接着说道：

“你看，你看，他们是谁？都挎着枪。”

他俩刚刚发觉跟上来的人。他们隔得还远，可是看得见都背着卡宾枪。

“大概是监工吧。”俾士麦给她壮胆，也跟自己壮胆。

他俩到后来当真相信那三个人是监工了。那三个带枪的人转个弯，走上另一条道，走到个山坡后面看不见了。夜幕四合，风吹得更紧，梅尔瓦大咳起来。他们匆匆赶路。现在远处能看得见的，就只有峰峦间锯齿般的暗红色地平线了。

“我们赶不到客店了。”

“那怎么办呢，俾士麦？”

“这儿附近有些山洞。”

“哎哟，我怎么这样倒霉哟！”

俾士麦贴着山边在前面开路，最后找到了一个山洞。他用鞍垫和斗篷铺了个床，接着把两匹马拴在一片草地上，好让它们有草吃。这当儿，梅尔瓦一直在哼哼：“我怎么这样倒霉哟！”俾士麦记起来，他的背包里带得有一个手提炉子，还有茶叶和饼干。可惜的是，赶脚的把另外一些好吃的东西带到前面去了。他到下边一个泉眼那儿去找水。他记不清地方了，耽搁了很久时间。

回来的时候，梅尔瓦劈头一顿骂，骂他太忍心。这不打紧。她发发脾气就会过去的。他俩就着炉火的火亮喝着茶。俾士麦本来希望梅尔瓦会夸他有能耐，等不着就自吹自擂起来：

"跟我旅行怎么样？年轻时候，我可老在这一带转悠。要是我不知道这些山洞，那怎么办呢？还有，要是我不知道那泉眼，又怎么办呢？"

梅尔瓦终于对他嫣然一笑，这可叫俾士麦兴奋起来了。山洞潮湿，散发出狐狸臊味，水也有点涩。可就这样她还是微笑了。俾士麦转换话题道：

"我干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梅尔维塔。五千索尔有什么了不起呢？对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我可藏着手厉害的呢。他干了很多犯法的事。我不指望法官会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就让这一切都过去，再递一份有力的上诉状子。别以为能对我玩抢状子这一手。我会请求省长提供保护，要他派武装护送邮件。我把一份多有力的上诉状子放弃了，这还不是为了你。"

梅尔瓦希望他献殷勤少用点打官司的腔调，可她还是微笑着。他们熄灭小火炉睡觉了。粗俗的俾士麦，又一次爬上了那光滑柔软的、散发出挑逗人的浓郁香水味的身躯。

俾士麦四十岁才尝到了欢乐。据他看，他过去的日子过得毫无意义，浪费在他那已经年老色衰的妻子和刻板的法律事务上了。他有什么成就呢？不过是钻钻法律的空子和作作幕后交易而已。到最近，他才尝到了肉的欢乐，而这种欢乐就是这个叫梅尔瓦的漂亮女人提供给他的。她睡着了，他也进入了梦乡。他入梦前还想着他俩将在海滨过欢乐日子，远远离开了乡镇，过专门去谈情说爱的快乐时光。

夜深，多罗特奥和他的两个伙伴走近了那些山洞。他们首先

去客栈把骡子偷了，再把两匹马也拿到了手。他们把这三匹牲口系在一道，只等赶着走了。现在没有做的事情，就是要杀两个人，为他们的被掠夺和受痛苦，为他们所流过的眼泪和将要遭受的苦难报仇雪恨。俾士麦·路易斯和他的情妇就在这儿，得杀了他们。恶有恶报，时候已到。只能一个人摸过去，免得弄出响声来。俾士麦可能带有手枪。夜色漆黑，谁先开枪谁得手。几乎什么都瞧不见，阴影和大风迷眼睛。基斯佩这熟悉"公正的法官"的人，向那透过光亮来的山洞摸过去，手上带着上好了子弹的枪。黑得什么都看不清楚。只有在风暂时平息的间歇，才静得能听出呼吸声来。睡觉的人的身影，逐渐现出轮廓。多罗特奥·基斯佩一边念诵着《公正的法官》，一边心在发跳。他端起了枪。那两个人谁该先死呢？也许那可怜的女人没什么罪过。她对这些事情知道个什么呢？要是那女人后死，那她也会吓坏的。弹子儿会打穿俾士麦的脑袋。不管怎样，杀人真是下不了手。要亲手去结果一个人，真是为难哪。多罗特奥没杀过人，他现在才知道杀人有多困难。谁知道呢，要是他们醒着，他也许能杀掉他们。可是，他也不敢去把他们弄醒。祷告一念，他心里好似充满了怜悯之情。这女人毫无戒备，这男人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面对着死亡。不，决不能杀害他们。也许赫罗尼莫能下得了手，也许孔多鲁米能。最糟糕的是，他们会把他看成胆小鬼。他得横下一条心来干掉他们，至少要吓唬吓唬他们。要是射的准是那男人，那该多好。他的子弹袋里装满了子弹，一共有五发。他可以都打光。赫罗尼莫和孔多鲁米也带着枪，还有的是子弹。他怎么会想这些呢？一颗子弹发得准，不就够杀死一个人吗？可他就是扣不了扳机。他不能对这两个黑糊糊的人影开枪。要么这样去杀人真的太困难，要么是他怯场了。也许"公正

的法官”为了拯救他自己，才不让他去杀人。有可能是这样。他悄悄退出来，一声不响地走近他的同伴。

“他们不在里头吗？”赫罗尼莫问道。

多罗特奥想了想，回答道：

“杀人可是不容易……你要不要去试试。”

赫罗尼莫的心里，也产生了一种对毫无戒备的生命的怜惜之情和对流血的厌恶之感。

“杀人是不容易的。”他低声道。

他们从没想到过要杀人，而现在却面对着一种全新的形势。另外，多罗特奥相信“公正的法官”。俾士麦和梅尔瓦也信，而他俩毫无戒备地在那儿酣睡。由于孔多鲁米自己从来没有主见，他们就满足于偷到两匹马和一头骡子走了。他们可以说俾士麦和他的情妇逃跑了。

麻子听了他们的叙述，可说是用那白眼而不是用好眼瞅着他们了，他咆哮道：

“胆小鬼。新手都会编这样的故事。男子汉干的事情，你们干吗插一手？要学会做男子汉，胆小鬼。”

瓦卡高地上，新的一天来临了。

俾士麦发现丢了马，便吓瘫了。马无疑是被偷去的。拴马的地方的草没动过，马要是挣脱逃走了，不会是这样的。梅尔瓦等他不回来，就走出来看，接着就向他跑过去。她顿时怔住了。那堆草没弄乱吗？没扯出来吗？“仔细瞧瞧地面看。”也许是马挣脱了缰绳。“瞧瞧缰绳还在不在。”糟糕，在一片湿地上，发现了上了掌子的马蹄痕，而他们的马是没上掌子的。

“俾士麦，俾士麦，来了土匪，快跑。”

梅尔瓦慌慌张张在草地上跑起来，俾士麦跟上去哄她都不

顶用，幸亏她跑累了才停下步来。

“天哪，我好命苦哇！”

她眼泪直流，哭了很久。

他们又喝了茶，由于饥饿把饼干都吃光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梅尔瓦问。

“等到有过路的来，有赶脚的经过，叫他们把马借给我们骑，至少借一匹马给你骑。”

“什么？谁会从这么个荒山经过？”

“那我到客栈去叫那赶脚的。”

“什么？叫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半分钟也不成！”

“那我们两个一道去。”

“叫我白费气力跑路？我要回镇上去，这就去。”

“那有十多里路呢。”

“几乎全是下坡路。我走啦。”

“别慌，梅尔维塔，等等嘛。”

“等到土匪来把我剁成八大瓣？我走啦，我走啦。”

她拿起她的钱袋，当真走了。俾士麦·路易斯背起背包和两件斗篷跟上。

梅尔瓦下决心走，好象有气力走十几里路似的。她一声不响，时不时用小手绢揩揩眼泪，对坐惯了办公室的胖墩俾士麦连看也不看一眼。他鼻头发紫，大汗直流，跟在后面劝她不要那么着急。靴套筒太紧，勒得他脚踝发痛，他不得不找个机会脱下来塞到背包里。式样时髦的皮马裤把他那胖乎乎的腿肚子箍得特别显眼，使得他那扮相看起来非常滑稽。梅尔瓦瞟了他一眼，不由得笑起来了。

我们不准备描述一路发生的所有事情。路终于成了下坡路，

可那也帮不了忙，因为梅尔瓦已经十分疲倦了。道路蜿蜒盘绕的大山坡上，已经没什么山洞了，而一场暴风雨似乎就要袭来。梅尔瓦靠着俾士麦瘆痛了的肩膀，还在拼命赶路。路越来越不平，越来越难走。梅尔瓦咳着，咳得胸口发痛，于是号哭起来。俾士麦又疼她，又感到有点不高兴。真是个又漂亮，又脆弱，难以侍候的女人！最后，看到有个印第安人牵着头毛驴走上山来。他们坐下等他，等了好久他来到了。

“我想要租你的驴子骑。”

“不租，先生。”

“那就卖给我。”

“不卖，先生。”

“你行行好吧。这位小姐病了，走不动。我们的马给偷走了，她又走不动了……”

那印第安人瞪着他俩，好似在说：“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你们也有这样的时候，该死的老爷太太。你们怜悯过我们吗？”他真是在这么想。他把驴子拉了一把，说：

“这驴子不是我的。”

俾士麦耐不住了。他掏出手枪来破口大骂那印第安人，接着一颗子弹飕地擦过那人耳际。印第安人扔下缰绳逃跑了。那头驴老了，一身长毛，走得很慢。他俩得都骑上去，因为梅尔瓦一人骑不稳。那头驴踉踉跄跄地挣扎着下山。一片灰黑的雨云从山头升起，就要朝他们压过来了。梅尔瓦还是哭哭啼啼。俾士麦老踢那驴子催它快跑，可是毫无效果。一阵雨猛打过来，他们把斗篷披上了。现在，骑驴可更加困难了。斗篷打湿了，梅尔瓦一感到背上透凉，就放声哭诉自己的苦命。她失去了自制力，几乎从驴背上滚下来。幸亏那阵雨过去了，顶头风推开乌云，到

后来甚至出了点太阳。梅尔瓦那么沮丧，以至于当镇子的树丛和经雨洗过的红瓦屋顶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她也一言不发，没有露出一点高兴的样子来。俾士麦抱着她那咳得弯了起来的身子，感到她身上火似的发烫。驴子精疲力尽地倒下了。这时候，幸亏“大饱学”到这儿来了。“大饱学”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看上去有四十岁。他和彼罗拉派疯子并称为镇上的两个怪物。他是镇上秘书的儿子，全镇的人都认为，他念小学成绩特别优秀，因为他记性好，把功课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念书就该这样，孩子们！”他离开学校以后，为了在求知的道路上不退步，就开始背字典，一个个字背下去。镇上的显要人物现在可不那么敬重他了，有的人还取笑他。谁能背得了字典呢？他准是疯了。可是，庄稼人却还盲目崇拜他，管他叫“大饱学”。他常常到镇子上四处走走，不论冬夏都一只手打着把黑洋伞，也许是为了不让他的思想飞掉了吧，另一只手拿着本红皮大字典，一面走一面高声背诵着词和句子。他为了聚精会神，总是昂首望天，目不旁视，这样走着走着有时不免撞上石头，或者踩坏庄稼。因此，农民才说：“这是个‘大饱学’！”“大饱学”现在已经背到CH这字母了。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一次，他胡乱翻他的字典，发觉苏格拉底的像有点象他，这一下他就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他俩都长着个扁鼻子。那天下午，“大饱学”象往常那样一面溜跶，一面往脑瓜里塞字。俾士麦大声叫他：

“先生！先生！”

“大饱学”停下步来，满脸不高兴，皱着眉看了看胆敢扰乱他背书的冒失鬼。当他知道了是俾士麦·路易斯在叫他，就收起洋伞朝他走过去，但还不放下读书人沉得住气的架子。梅尔瓦·科斯特斯坐在路旁，裙子上沾满了驴毛，咳得很凶。

"先生，我们碰到了倒霉事。如今更糟糕的是，你瞧，驴子也倒下来了，我请你帮个忙……"

"大饱学"很不满意请他帮忙的方式。这么请他帮忙，不就是叫他顶替驴子了吗。恰当些的表现方式，应该是能找得到的；可是，他觉得堂俾士麦好象很慌似的，自己也就不在乎这一点了。俾士麦的确很心慌，他甚至没发觉他抢了驴子以后，明明跑掉了的那个印第安人已经跟到了他的牲口旁边，在想法子把它赶起来。"大饱学"关切地问道：

"这位小姐怎么啦，咳的这么厉害？"

"我看她是得了肺炎。"

"唔，唔，""大饱学"想了想，接着说，"炎症，其解释是某一器官发炎；发炎，是身体某一部分充血；发炎的，系指与发炎有关的，对吗？"

"你很有学问，年轻人，"俾士麦答道，"可是眼下我是要请你帮忙。"

长着苏格拉底式的鼻子的"大饱学"，同律师一道，架着梅尔瓦向镇上走去。他们不时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到达镇上天已经黑了。

梅尔瓦要俾士麦把她的朋友皮门特尔姐妹叫来。她受了风寒受了累，发高烧，肺出血不止。梅尔瓦把藏着她的五千索尔的钱袋给了劳拉，自己被高烧折磨得天不亮就死去了。俾士麦哭得象个孩子似的，时不时还咒天骂地怨命苦。他看到往常总是来参加他们的晚会的那批人都不来送殡，就更加觉得痛苦。他孤孤单单地把他的情妇送往公墓。现在，她可是带着"海妖精"的名字盖棺论定了。

他回到家去，家属并没有非难他。他的妻子什么也没说。可

怜的女人，干活干得肌肉松弛，奶孩子奶得胸部都瘪了。一天早上，俾士麦到他的事务所去了。生活恢复了它那缓慢而单调的旋律，日子又过得毫无生气了。办公室又积压起了很多案卷。俾士麦拿起一份来看了很久，发现有一处法律上有纰漏。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的文书已经走了，他的儿子又还没来。他只得自己动手来写。这人宛如大梦方醒，过起往日灰色的刻板生活来了。他写道：初审法院院长先生……

* * *

傍晚，寒冷阴暗，刮着大风。玛基查和奥古斯托坐在湖畔香蒲丛旁。他在哼着一首华伊诺小调：

啊，金鸭子，
湖里的鸭子，
让我抓着你，
向你要金子。

啊，金鸭子，
你给我金子，
我啥也没有，
是个穷小子。

“你从哪儿听到这个歌的？”玛基查问。

“从这儿。”奥古斯托指着自己的心，答道。

“鸭子真是金的吗？”

“人家都这么说嘛。这湖是魔湖。”

玛基查想着金子。金子真美。金色的太阳，金色的麦穗，太

阳和麦穗颜色的黄金，都很美。可是，目前什么都没有，到处是愁云惨雾。不，他俩彼此相爱，身子还是愉快的。

奥古斯托说：

"我要到森林里去。"

"到野森林里去吗？"

"是的，到森林里去采橡胶。采橡胶能赚很多钱。往后，到哪儿去买块地种。这儿有堂阿尔瓦罗这该死的，咱们准得遭殃。"

"要是我有孩子了，怎么办？"

"那就更好。你就会一个心眼等我。"

"带我一道去。"

"森林不是妇女去的地方。那儿有危险。"

奥古斯托拿他分的那份口粮外加二十个索尔，换了那匹浅黄马。玛基查到女社员堂娜费莉帕家去，向她讨了"相思水"。堂娜费莉帕是在纳莎·苏罗失踪以后才出头的。她并不说自己会使法术，她会扯草药治病，尤其会调制相思水，喝了能产生爱情或者保持爱情。欧拉莉娅和玛基查给奥古斯托缝补衣服和准备干粮，姑娘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把相思水洒到了炸鸡上。奥古斯托走了。

"一路顺风。"罗森多对他说。

欧拉莉娅啜泣着，其他的亲人默默地送别。

"你别待久了。"他离去时，玛基查呼唤着说。

奥古斯托为了不让亲人看到他在流泪，想回头看看又不敢回头。他催马飞奔得不见了踪影。

* * *

在遥远的州府，“捣乱分子”办的《真理报》登了一条鲁米公社的土地被掠夺的简讯，和一大篇有关保护土著权利的社论。“秩序维护者”办的《祖国报》登了鲁米土著造反的长篇报道，及一篇呼吁政府紧急提供保障的社论。报道说，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被迫要求收回被印第安人非法侵占的土地。印第安人鉴于这一要求合理合法，开头让步了，可是在煽动分子与臭名昭彰的匪徒麻子巴斯克斯怂恿下造起反来，残酷杀害了罗克·伊尼克斯先生。幸亏警官布里托率领警察迅猛干预，才使得其他正直的、受人尊敬的人士免遭牺牲。事情不止于此，麻子巴斯克斯及十名匪徒还抢了邮包，其中有一件有利于阿梅纳瓦尔的案卷。这批亡命之徒一直在干着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最后，省会来了个律师，他是所谓的“保护土著人协会”会员，他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煽动无理要求，这只能引起更多的骚乱。社论谈到正义和秩序只能建立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为职业煽动家引入歧途的土著人的过分要求上。它强调指出，那个“骚动的省”的地主们是勤劳与诚实的楷模；例如庄园主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伊罗尔丹，就是个正直而又高尚的、富有进取心的知名人士。它接着还谈到匪患和叛乱威胁着以正当而合法的手段取得的产权，要求派一营军队，去恢复为祖国进步所需的法律和秩序，恢复那受到犯罪分子和秘鲁不良国民严重扰乱的法律和秩序。

省长把《祖国报》的这份忠实报道和这份富于爱国热忱的社论剪下来寄给内政部长，附上长篇呈文一封，其中他证实形势严重并请求指示。

*　　　*　　　*

在亚纳尼亚乌伊，社员们一早起来，发现牛栏的墙壁被人蓄意打了一个大洞。他们经过认真寻找，才把跑散到各个山坡上的母牛找了回来。丢失了很多牛。向谁去要呢？怎么办呢？最令人痛苦的是两头犁地的牯牛不见了。

*　　　*　　　*

除了麻子巴斯克斯和巴伦西亚之外，所有的土匪都待在一个大山洞里烤火。他们吃过饭了，在嚼着古柯叶。多罗特奥·基斯佩丑得可以同大家相比；孔多鲁米胖得能抵上几个人；赫罗尼莫那沉思的神态，象一位律师；可是，那批老油子却并没有三个新来的人所具有的怜悯心。相反，他们老嘲笑他们三个，说他们是胆小鬼。那天晚上，带头讥笑他们的是个诨名“癞虾蟆”的土匪。他扁脸，突眼睛，嘴巴又宽又瘪，丑得真象只癞虾蟆。

“瞧，三位小姐光临了。哪位跟我亲个嘴呀？”

然后，他细声细气摹仿大户人家的小姐说：

“哎唷，哎唷，不，脏土匪……野土匪……坏土匪……；妈妈，妈妈。”

一阵哈哈声，把火都震得跳动了，连沉静的律师也不禁面含微笑。三个生手面面相觑。多罗特奥怒吼起来：

“怎么啦，‘癞虾蟆’？要干架还是怎的？”

他破口大骂起“癞虾蟆”来。有人朝多罗特奥手里塞了把刀子。有人递给他一件斗篷，他把斗篷挽在左胳膊前面。“癞虾蟆”也早已这么装备好了。其余的人靠着洞壁，略微缩着身子好紧贴着岩头。靠一边燃着那堆火。洞中央，两个格斗者猫着腰，窥伺着。静得能听见柴禾的哔剥声。“癞虾蟆”满有把握地微笑着。多罗特奥咧开嘴，露出了牙齿。“癞虾蟆”朝前一跃，基斯佩

向后退了一步。这下他看起来更象只狗熊了。“癞虾蟆”想露一手，上一堂耍刀子的课。狗熊防卫着自己，预计有可能才攻一下。他没格斗过，有些心虚。他在集市上看人家格斗过两次，很喜欢有个采取守势的人的斗法。那人窥伺着，等到对手出现破绽才下手。

“上啊，‘癞虾蟆’。”有人在一旁打气。

“癞虾蟆”斜刺过去，多罗特奥总算是闪避过了。瞧这有福气的印第安人！瞧这一场吧。“癞虾蟆”绕着圈子，一再朝前猛窜，多罗特奥小心翼翼地防备着他，劈刺的刀影闪发着寒光。“癞虾蟆”佯装要刺对手的胸膛，接着把刀子换了个手，朝他的肚子捅过去。多罗特奥那挽着斗篷的胳膊原来护着胸口，这时蓦地落了下来。“癞虾蟆”的刀子捅在斗篷上，多罗特奥的刀子却扎进了他的肩膀。

“见血了！”有个土匪嚷道。

两个黑影在洞壁上交锋，不时骤然相遇。旁观者的眼瞳在闪闪发亮。血，染红了“癞虾蟆”的胳膊，一滴滴在滴下来。格斗老手收起了笑容。他现在意识到，对方可不是个笨货。他发现他虽然是个新手，可是眼疾手快。静悄无声之中，格斗双方气喘吁吁，听起来象是临终的喘息。

“捅，‘癞虾蟆’。”有人在助威。

格斗者对峙着，只是不时虚晃着刀子试探对方。

“怕了吗，‘癞虾蟆’？”

“癞虾蟆”开始辱骂多罗特奥，激他进攻。他一直在希望着对方攻上来。再也没有比捅倒个采取进攻态势的新手容易的了。“上啊，胆小鬼。”他为了表示勇敢故作不加防备。多罗特奥现在不害怕了。他还没受伤，而对手已经在流血。

“你们斗哇，小公鸡，别穷啄米啦。”

他们的脚都染上了血。“癞虾蟆”知道他要不很快结束战斗，体力就会衰弱下去而发生危险。他冲击，转身，把刀子换手再扎过去。他这么干并没全落空，终于把对方的大腿捅了一下。多罗特奥头一次在对方得手的当儿进行了还击。多长一道口子！“癞虾蟆”的面颊给拉得分了家，古柯丸从紫色的口子里掉下来了。地上都是血，很容易滑倒。鲜血冒出的热气，在寒夜里凝成了薄雾。两人中间必有一个会被捅死，两人都怒气冲冲。他们要算计进好刀子和闪避刀子而不得不压住火气，越压，就反而越狂暴了。

“上，‘癞虾蟆’。”

“癞虾蟆”又发火，又没法儿，流下了眼泪。他真想几刀子捅穿多罗特奥的肚皮，可是多罗特奥弯着腰，用挽着斗篷的胳臂好好防护着。这有力的胳臂同时还防护着胸部。那宽阔的胸膛朝前俯着，刀子很不容易扎进心脏去。从背后扎进去也许能成，可他转身偏又转得特别快。“癞虾蟆”故意不加防备，逗弄着。多罗特奥却偏偏朝后退。这该死的印第安人，啥门道儿都猜出来了！那就用左手来攻。多罗特奥急忙转身，几乎滑倒在地。“癞虾蟆”注意到了他这次失误。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要一命呜呼，这越来越是肯定无疑的了。旁观者为双方拼命精神所深深打动，都看得直咽口水。

“这才是男子汉。”有人评论道。

生命又顽强又脆弱；严酷的死亡临近了。

“别把血流光了。”

“往死里捅吧。”

旁观者看呆了，谁都没一点怜悯心。他们欣赏着这场面，从

中感到野性的乐趣，并且为了不扰乱这场决斗而控制着自己的情感。孔多鲁米和赫罗尼莫开头吓得发抖，现在也镇定下来了。这些人，把耍刀子死在刀子下面看成是铁的规律。只有从天边窥探着的一颗星星，在微微战栗。火，燃烧得正旺。“癞虾蟆”背对着火，使地面暗得看不清楚，然后从一边突然窜向另一边。多罗特奥在转身的时候滑倒了。“癞虾蟆”就盼着这机会，立即扑上去捅他的胸膛。基斯佩猛地一踢腿，把他踢倒在一个观众身上，但自己的大腿也给拉了很长一条口子。两人都站起身来，愤怒得直咆哮。鲜血在冒着热气，旁观的人象见了血的猛兽似的，也慢慢激动起来，耐不住性子了。孔多鲁米看到“癞虾蟆”攻击一个倒下了的对手，尤其感到愤怒。但是，格斗还迟迟没个结局。土匪们高叫道：

“快，快。”

刀子已经不闪寒光，而是象狮子的舌头似的滴着血。血，洒在地面上，溅在斗篷上，沾在身上和脸上。多罗特奥的前额挨了一刀，粘糊糊的血流到眼睛上，使他看不清楚。谁先体力不支，谁就得死。“癞虾蟆”害怕是他，这就急于拼命。

“上，多罗……”赫罗尼莫看到基斯佩过于小心而丧失了机会，就叫着说。

多罗特奥捅出刀子，“癞虾蟆”猛然后退，撞到了孔多鲁米。孔多鲁米丧失了自制力，使劲把他一推，推得他仆倒在地。多罗特奥那刀子正好等着，刀子扎进颈脖，只一下就捅了个大窟窿。“这不成。”给“癞虾蟆”打过气的那声音，在他被推倒的当儿叫喊起来。同时，有人手里拿着刀子扑向孔多鲁米。赫罗尼莫也拔出了刀子，可是孔多鲁米已经擒住了扑上来的那人拿刀的胳臂，把他朝一块尖石头上一甩，摔得他脑瓜裂了瓣。爆发了怒骂声

和一场混战。赫罗尼莫的胸口被捅了一刀，而律师却站到了他一边。多罗特奥抵挡着两个人，在朝洞口退却。孔多鲁米叫嚷着要刀子。这时，麻子巴斯克斯手里拿着左轮枪出现了。他一个箭步窜到洞中央，威严地大声叫道：

“住手，他妈的，你们在干什么？”

大家住了手。有个人不听话，还在进攻多罗特奥。巴伦西奥待在洞口，他朝那人颈背上一枪托就把他敲翻在地。土匪们咕哝着，慢慢收起了刀子。麻子说：

“我不需要谁解释。什么我都看到了。可要有人还想斗下去，我就先让他脑瓜吃上五颗子弹。”

他由巴伦西奥相跟着走了，到洞口还在叫：

“要是有谁想跟我比试比试，那就来吧。”

谁也不敢答碴儿。麻子是这伙人公认的头头，不是没道理的。他格斗起来使那只好眼，从一边攻。他动作敏捷，力气又大，敌手往往还没适应这种新的格斗路数就被他捅倒。巴斯克斯是独眼龙，可谁也别想占他的便宜。

下起雨来了。土匪们把两具尸首搁在洞口，准备第二天去埋，然后使酒精、碘酒和棉花治过伤，在还没溅上血的角落里躺下去了。在山洞中央的地面上，斑斑血迹在将熄的火光照耀下闪闪发亮，升腾起来的薄雾同洞外侵入的寒气混在一起了。有几个土匪已经睡着了，另外几个在评这一场格斗中发生的事情。多罗特奥大腿上那一大道刀伤痛得钻心。洞内没多少绷带，他们就用他那根羊毛腰带给他把棉花扎住。这个刚刚出头的斗士感到惊奇的是，他怎么当时竟把公正的法官忘记了。尽管他没念祷词，天主也一定是想救他的。律师打断了他的思路，说：

“现在你杀过人，尝过血了，你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了。”

三个公社社员，就这样正式加入了麻子巴斯克斯的土匪帮。

*　　　　*　　　　*

很多青年人和一些壮年人离开了亚纳尼亚乌伊。他们盼望到好一些的地方去找生活，去混个好光景；可谁知道，谁知道他们会怎样呢？听得人家说，外头有地方赚得到好工钱，能够混个肚儿圆。外逃的，有卡利斯托·保卡尔，阿马德奥·伊利亚斯和他的妻子；有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有胡安·梅德拉诺和西蒙娜，他俩双方的父母都催他们赶紧完婚；有佩德罗·马伊塔一家；有罗慕洛·金托、他的妻子以及小西蒙，他们都还没感到贫困的折磨，另外还有好些人，对他们我们没仔细瞧过，也就不提他们的姓名了，因为不知道今后在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里还会不会见到他们。阿德里安·桑托斯也想走，可他的父母说他还太年轻，把他留下来了。

公社的景况越来越糟。牲口还在丢失，庄稼种在草草翻耕和遭受霜冻的地里，没指望得到好收成。今年会是个荒年，天知道收成能不能填饱肚子。

另外，看得出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还要生事。监工拉蒙·布里塞尼奥威胁牧人们说，他们就得把他看做庄园主的代表服从他。看来他想从夺走他们的牲口下手，用使社员挨饿的办法来把他们制伏。要是这样，那就不如走掉。罗森多啥也不说。他能说什么呢？看到公社瓦解他感到伤心，可是他不能以当奴隶或者顶好也是挨饿来阻拦谁。说实在的，要是有个确定的地方可去的话，另外还有许多人都会老早走了呢。

大多数的人要么是年纪大了，改变不了习惯；要么是家里人口多，不能拖着去冒险。那些走的也并不确切知道要上哪儿去，

要找个什么活儿干。有的是听到了点什么消息而充满幻想。他们沿着下到原来的村子的山路走了；沿着穿过石屋遗址消失在埃尔阿托山坡下的路径，向通往镇子上去的大路走了；沿着上通高处，一直蜿蜒到荒山野岭的羊肠小道走了。他们背着大包袱慢慢地走了，走到大世界中去了。

*　　*　　*

有两个孩子和一个老婆婆得流行性感冒死了。

以后，社员们刨土豆的时节，天气很不好。社员莱安德罗·马伊塔本来打摆子打得体虚了，现在又染上肺炎，也死了。

社员们把马伊塔埋在公墓里，公墓位于埃尔阿托山一个不那么太陡的山坡上。没有更好的地方来作公墓墓地了。平地上，到冬天有尺把深的水泡着；鲁米山坡上有耕地和村子。

新公墓里有许多石头。给莱安德罗刨坟坑刨了两次，因为刨第一次时刨出了个大石头，刨不下去了。

莱安德罗跟善良的安塞尔莫，那个老婆婆和那两个孩子做伴了。他们在那寒冷的有利于保存尸身的高处，在太阳下面，在云雾风雨当中，象一家子似的长眠在个大石头房子里。

一〇　古柯的甜味和苦味

公社社员们自然尝过古柯的甜味。他们从镇上的店里买来这种芳香的绿叶，有人还到种古柯树的燥热山谷去买。它经过石灰水泡浸，就变甜了，嚼着使人稍觉困倦，或者产生一种舒适的兴奋之感。古柯叶镇饥止渴，提神醒脑，去热防寒，解愁生趣，

是有益于健康的万宝灵丹。巫师和想预卜来日吉凶的人叩问古柯；人们拿古柯来供奉山岳、湖泊与河流的神祇；病人用古柯来治病；活人靠古柯过日子；死者手里拿着古柯归天。古柯神奇，古柯好。

阿马德奥·伊利亚斯经常嚼着古柯叶，没有古柯叶他没法过日子。现在，他要到卡尔奇斯古柯庄园去干活，他会对古柯增加了解的。

他和他的妻子走过很长一段路，才到达那庄园。一个监工安排他们住在一个土砖屋里，屋前是一块有待收获的玉米地。那住宅有两间房，玉米地也是给他们的。另外，监工还量给了他们一些小麦、土豆和玉米，最后对伊利亚斯说：

"这块地原是租给一个雇工种的，那流氓溜走了。你每三个月下一次园子，去采古柯叶和种古柯树，就这样来还租钱。你要是干得好，每天还另外能赚到五十个生太伏……"

阿马德奥知道种树和采古柯叶是怎么回事，但不明白园子是什么意思。他迟疑了一下就问道：

"园子是什么东西？"

监工微笑着答道：

"瞧你问的！园子是产古柯的地方。这庄园的古柯园子在那下边的山谷里，靠着卡尔奇斯河。"

他瞪着他俩问道：

"你们是哪里人，种什么的，怎么连这也不知道？"

"我们是鲁米公社的社员，种的是小麦和玉米，高原上的庄稼活儿。"

"噢，种古柯是另一码事，可你不久就会习惯的。"

监工走后，阿马德奥·伊利亚斯和他的妻子把房屋看了一

遍。房间挺大，走廊也挺宽，好象是一个幸福公社的一所住房似的。他们再走到山坡上的玉米地里去。那块地很大，地里种上了葫芦、倭瓜、蚕豆和扁豆。玉米已在结实，不久就有嫩玉米吃了。他们回到家，那女人就去拿她带来的那两口锅，准备做饭。她发现有口她要用来爆玉米的锅破了。他们只有一点点盐了，阿马德奥说第二天他要到庄屋里去弄点盐来。他们来的时候到庄屋去过了。它座落在远处的一个山坡后面，那儿还有一些小茅屋冒着炊烟。他到庄屋开的店里除赊购了盐，还要了一点辣椒，一面他喜欢的小镜子，针头线脑，和两件布衬衫，因为他听说采起古柯叶来，穿羊毛衬衫热得受不了。这些东西和粮食加在一块儿，他欠了三十索尔。要是他一天能赚五十生太伏，这点欠账也就算不了什么。工价多高哇！其他的庄园只给十到二十生太伏。为此，他们才奔到卡尔奇斯来。

*　　　　*　　　　*

过了不几天，监工来通知伊利亚斯下古柯园。他妻子给他爆了一大背包玉米花，阿马德奥到天放明就动身了。他妻子眼望着他离去，为他们的分别而悲伤，为他干这件新差使而担心，活儿准会不轻罗。另外，这也是她头一次一个人留在家里，她不由得感到害怕。可是，她什么也没跟他说。阿马德奥一步步走下山去，他的身影不久就消失在山崖后面了。

他下山途中看到眼前的一大片林木，仿佛见到了诺尔帕牧场。再朝下走，山坡上的岩石裂成层层叠叠的阶台，山道就顺着这些阶台的边沿忽上忽下地盘绕，才不致断了路。最后，他来到一条河边，沿着河岸走。他碰到个跟他朝一个方向走的印第安人，于是两人结伴顺着水流走。阿马德奥开始向他打听：

"这就是卡尔奇斯河吗?"

"是的。"

"古柯园在哪儿呢?"

"还得下。你到那儿去吗?"

"是的,我去采古柯叶。你呢?"

"我也是去采古柯叶的。"

他接着说他名叫伊波利托·坎波斯,生在这个庄园里。他下山采叶有一年了。阿马德奥看看他,发觉他是个青年人,可样子象个老头。他皮肤起了皱,气色也不健旺。卡尔奇斯河由于河床里露出好些大石头,流水喧嚣激荡,两边的河岸被冲刷出一个个大洞,露出了古老的地层。

两岸上方,绿树成荫,各种鸟儿在树林子里高高兴兴地歌唱着。有一种鸟儿叫着"谁呀,谁呀,谁呀",声音高亢奇特,特别引人注意。这就是谁呀谁呀鸟。阿马德奥说他从没听过这种鸟叫。伊波利托惊讶地望着他,接着就讲起这鸟儿来。他为了要盖过哗啦水响,大声地说着话。就在这会儿,他们看见了一只落在瓜兰戈树枝上的谁呀谁呀鸟。它毛色鲜黄,点缀着乌亮的黑斑,象是阳光和夜色凝成的一团幻影似的。

"挺好看,是吗?"

"是好看。"阿马德奥说。

伊波利托说,他掏过各种鸟儿的窝,就只没找到谁呀谁呀鸟的。它把窝藏得谁也找不着,可它自己倒并不怎么避人。它飞到人们的家里去,特别爱下厨房,把腊肉和其他吃的东西都偷吃个光。他还讲了个故事,说有个城里人在采古柯叶的季节里,跟几个印第安人一道打这儿经过。他没听到过谁呀谁呀的叫声。那鸟儿开始提问,他以为有谁在问他,就答道:"是我。"鸟儿还在

叫，那人以为问他的那个家伙还没弄清他到底是谁，就高声叫道："是我，某某某，带黑呢帽的。"说得两人都笑了起来。阿马德奥信口讲来，给他讲了"竞赛对手和裁判员"的故事。这一回，笑声虽然不那么响了，可是他们凭直觉感到，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树林长得越来越密。还有些雇工也沿着从高处蜿蜒而下的山路，走下山来。

"他们也都是去采古柯叶的工人。"伊波利托说。

古柯树突然出现在眼前。不久，他们就来到了跟监工住屋连在一块儿的工棚前面。那是个土砖墙的大棚屋，有一张大门和两扇窗户。已经有很多雇工在那儿了，还有人接着来。来的人把自己的斗篷和背包挂在墙上钉着的木桩上。每个人都有个住惯了的地方。棚屋容不下这么多人，伊波利托就睡在走廊上，户外的墙壁上也钉得有木桩。他和阿马德奥两个为了表示友好，把自己的东西挂在一个桩子上。由于摘叶子要第二天才开始，他们为了消磨时间，就到野外去溜跶。

古柯园大得出奇。它遍及整个山谷。一直伸展到他们没有劲头走去的远处。有一面直达飞落河谷的峭壁，另一面上通到与各处山坡相接的峰岩。

古柯树是一种枝繁叶茂的灌木，长得略微比人高一点。它一畦畦、一行行排列着，长在桔子树、山楂树、番石榴树和柠檬树的树荫里。高树的树冠中间，传出来野鸽子的歌唱。要是德米特里奥也在这儿，那该多好哇！这是桔子成熟的季节，地面上到处是落果。金黄的落果，同地面上鲜绿的茂草相映生辉。古柯树在微风中婆娑摇荡，桔子从那硕果满枝的桔树上掉下来，发出轻轻的音响。他俩就拾那刚刚坠落的桔子吃。桔子又甜又酸，由

于天热的缘故，吃起来就更加对味。

伊波利托说，古柯树尽管看起来长得这么茂盛，却是一种挺娇气的树。只能在晚上给它浇水，因为要是白天浇的话，水给太阳烤热了，它的根就受不了。有一种叫尺蠖的青虫子吃古柯叶，这种虫子繁殖起来很快，太多了就得喷药来防治。药也得在晚上喷，好叫虫子落在水里闷死。种着果树不是想要收果子，而是古柯树需要有树遮阴。另外，这种树活不了几年，有一点点毛病就枯死了，因此老得新栽。阿马德奥看着这树，觉得这些情况不难理解。天知道这么娇气的树蕴藏着什么秘密，能够从神秘的大地里抽出这么一种物质来，使得它的叶子成为安第斯人的最珍贵的东西。

他们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天气更加闷热了。阳光映照在峡谷的红岩上，穿过树枝的缝隙猛射过来。阿马德奥用手摸摸晒过的石头：它热得发烫。悬岩陡壁围成了个大火炉子。地面上腾起了潮湿的雾气，空气中弥漫着桔花、烂桔子、青古柯叶、翻耕过的泥土和莽莽丛林的气味。阿马德奥觉得他落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地方，或者不如说是钻进大地的闷热的胳肢窝里来了。

* * *

第二天一大早，监工们就催雇工起床排队，有一百个身穿白衬衫和黑长裤，脚踏皮革凉鞋，头戴草帽的雇工，排好了队。他们的脸由于有宽边帽檐罩着，在迷朦的晨光中几乎看不出来。监工点过名，把没到的雇工的名字记了下来。然后，监工头把几个看上去病得不轻的工人叫了出来，要他们同阿马德奥一道干修剪树枝的活儿，并且对阿马德奥说：

“你先跟他们一道试试，习惯一下环境再说。”

他叫其余的都去采古柯叶，给了他们每人一张大毯子，再吩咐手下的两个监工道：

“你们去把旷工的找来。这些懒骨头，尽装病。瘫在床上打摆子的，就不要叫了。”

阿马德奥和修枝工们领到了手锯，为了不去打扰采叶工，就去工棚前面干活。其他的雇工都消失在远方，一直走到园子最远的边边上去了。日光在开始烫人。修枝工要锯掉遮阴树的下面一层树枝，好让古柯树的上方空阔一些，能进来充足的空气和光线。多么娇气的小树哇！要是遮阴树的枝干太粗，他们就得拿绳索套着拉下来，免得打坏了古柯树。采叶工背负用毯子系着的大包古柯叶走过来。他们打开包，把古柯叶倒在监工屋前面阳光照射下的瓷实平台上。晒叶工把古柯叶拨开来，铺成薄薄的一层。修剪工们告诉阿马德奥说，古柯叶头一遍要晒得好，要不就糟踏了，成了老黄色还镶上个白边。它只要淋上点儿雨受了潮，也会坏的。晒叶工要会观天色会防雨，能在适当的时候把古柯叶收起来。噢哟，阿马德奥心想，古柯叶的臭禁忌可挺多的。

有一天，一个采叶标兵走过来了。他是个高大强壮的混血儿，有着一双大手。他在修剪工们干活的地段里数出九十行古柯树来，自己从第九十一行开始摘。阿马德奥知道，其他的雇工都会跟着来。不管是哪个采叶工，只要他技术好，有耐力，能够走在前头，同时数出树行子来按人头分派给其他的人采，那么他就是所谓的标兵。采古柯叶似乎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儿。那人把小树扳下来，双手握着捋那纤细枝条，把古柯叶捋到预先铺在树下面的毯子上。那标兵采完他那一行以后，就到另一个地段去开始同样的工作过程。第二天，采得快的跟上来了。几天以后，

绝大部分雇工也都陆续跟了上来。他们捋得很慢，看样子疲乏得很。阿马德奥心想他会干得出色的。他相信自己体质强壮，手脚麻利。

他的朋友伊波利托是紧跟上标兵的人中间的一个。阿马德奥睡在他的旁边，两人几乎总是谈不上几句话。谁也不谈什么。雇工们收工回来时都乏极了，硬着头皮吃过那煮小麦饭后就倒下睡觉。除了蚊子以外，这饭食就是最叫阿马德奥讨厌的了。每天吃三大瓢小麦饭。由于桔子已经越来越难找到，而他带来的爆玉米花也吃光了，一顿顿吃这种就只加一点点盐的小麦饭，真是难以下咽。其他的雇工对伙食倒并不见得腻味似的，他们一声不吭地吞咽下自己的那一份。至于说到毒蛇，那是给古柯园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的，他倒还一条也没见过。他的朋友伊波利托是害怕毒蛇的。他说，他看到他的一个哥哥被蛇咬，毒性发作死了。雇工们对他说：

"别害怕，伊波利托，越害怕就越糟糕。"

可他老是害怕。他为了安全起见，要把腰带围在床铺的四周作个屏障，那是根很长的红腰带，白天他总是围在腰上的。它跟所有的腰带一样很厚实，他把它用石头支起来，围成一道栏栅。据说，毒蛇在夜间爬行，碰到不熟悉的东西特别是碰到毛制品的时候，就会要退转回去。尽管如此，伊波利托还是被蛇咬了。他一被咬醒来，就叫睡在旁边的阿马德奥，随即由阿马德奥相跟着跑到监工屋里去。监工们都在那儿，名叫科斯梅的庄园主也在，他是当天来到，来看工作进行情况的。伊波利托解开衬衫，露出他结实的胸膛。堂科斯梅点起支蜡烛，一看到他胸口上的小伤口就几乎叫了起来："是毒蛇咬的！"要是只给蝎子或者其他的毒虫咬了一口，那该多幸运哪。伊波利托哑哑地哼着，堂

科斯梅敲起了挂在芒果树上的钟。哨，哨，哨，哨！就是监工房子失了火也没这么着急。他接着把伤口横竖两刀，划成个十字形，让血冒出来。很多雇工被钟声闹个半醒走了过来。由于想睡觉，加以天气热，四周又都黑乎乎的，他们个个都无精打采。"毒蛇咬了，毒蛇咬了，"堂科斯梅给他们说的就只这么几个字，可这几个字倒一下把他们惊醒了。"火呢？火！"堂科斯梅叫着，他不记得这时已经是半夜了，可是紧接着又骂骂咧咧地说："这时候有个鬼火！快把打铁炉生起来，烧两根铁棒！快！"大家在手忙脚乱的时候他又说："等一等……叫人去拿柠檬来，多拿些。"已经开始跑动的雇工，停下来听完这最后一道命令就赶忙奔跑，消失在黑暗中了。这当儿，阿马德奥在一旁干瞪眼，而伊波利托则惊骇万状，高一声低一声地哼哼着："我会死啦，东家。别让我死掉啦，东家！"堂科斯梅吩咐他道："到水沟边去，快！"

距房子不远处有条大水渠，里面总是有水，是用来灌园子的。"跳进去！"堂科斯梅又指使他道。伊波利托躺到水里，水一直漫到他的后脑勺。"你下去托着他的头！"堂科斯梅对阿马德奥说。阿马德奥也跳到水里，托着他那乱发蓬蓬的头不让他沉下水去。阿马德奥感到一股寒气直钻他的脑际，这要么是水很冷，要么许是吓毛了的缘故。堂科斯梅把蜡烛放在水渠旁边一块挡风的石头后面，把染血的衬衫从伊波利托那发抖的身子上扒了下来。

"不好，"他说，"开始肿了。你拧拧自己，看痛不。"伊波利托拧了拧自己的胸部，几乎是嚎哭着说道：

"一点也不觉得痛。我快死啦……别让我死掉，东家。"那是个闷热的、阴影憧憧的黑夜，几乎分辨不出四周围房屋和树木的轮廓来。有时，有只流萤飞过，抛出来一线清光。"别让我死掉，东

家。”远处，打铁炉的风箱拉得呼呼响，升起了希望的火花。“要快，要快！”堂科斯梅叫道。这时候，去拿柠檬的回来了。他们拿砍刀把那黄金果破开，把果汁挤到伊波利托张着的嘴里。在那死尸般干瘪的面孔上嘴一张一闭，把果汁咽下去，咽得肌肉鼓成一瓣瓣的。“你安静些，”堂科斯梅说，“冷水把你的身子冰凉，毒就不会走散。吃柠檬汁也有好处。铁棒就来了。”他说着说着，想起来他可以拿蜡烛来烙伤口，于是就叫伊波利托把胸部抬起来。可是，他只能把蜡烛油浇到胸口上。那溜光的湿胸膛，肿得老高老高了。他又划火柴来试，可是火苗一接近伤口，就嘶嘶地熄灭了。毒已经散开了。伊波利托一点也感觉不到火在烧他。“别让我死掉了……再给点柠檬汁，伙计们。这就好。”大家都弯着腰，看着那被蛇咬的人，一双双古铜色的手来回伸到他的嘴边，把一个个柠檬挤得干干的。另外几个人终于把铁棒拿来了。“只要给我一根，把一根还烧着。”堂科斯梅看到他们把两根铁棒同时拿来，就气冲冲地说。有人照办了。堂科斯梅把烧得通红的铁棒的一端拿着，猛一下子插到了伊波利托的胸口上。肉哧哧作响，冒出焦糊气味的青烟。有的人联想起炸猪肉的气味来，感到十分恶心，大家都十分怜悯受苦受难的伊波利托。这当儿，堂科斯梅把铁棒来回烫动，铁同肉接触发出嗞嗞的声音，肿毒和火焰相互吞噬。“就这样，东家……天主会报答您的……烫吧，好东家。”被蛇咬的人并不感到痛。铁棒凉了，堂科斯梅叫喊着要另一根，一根有一头火焰腾腾，几乎是白热化了的铁棒，又一次插进去烧那肿胀的腐肉。“烫吧，好东家，你烫吧。”东家用铁棒烫了所有肿起的地方，一直烫到了同感到痛楚的好肉相接的边沿上。“别烫这儿……哎哟！……好痛啊！”接着又咕哝道：“中间再烫烫，要烫好，东家。”他在自己攻自己，又保卫着自己。毒再

也不能通过那烧焦了的死肉走散，堂科斯梅于是认为治疗过程已经完毕了。再上床去睡觉就太大意了。因此，阿马德奥、伊波利托和所有同他们睡在一块儿的雇工，跟几个好奇的人一道，就在水渠旁待到天亮。百鸟一觉醒来，同往常一样高兴；可是这一回，人们就象怪鸟儿不该对昨夜的灾祸无动于衷似的，觉得它们的歌声有点不对味儿。尽管如此，它们那欢悦的啼啭，就象亮光一样，越来越充满了黎明的太空，可怜的伊波利托为自己能够活下来而感到非常高兴。雇工们在床上和四周围搜寻，找到了藏在一丛小树里的毒蛇。它颜色黄褐，身上有白斑点。是一条阿顿库亚纳蛇。每个雇工都因为自己受了惊和可能被咬死，而要去打它一石头报个仇。那条美丽的毒蛇，顷刻血肉模糊了。“把它烧掉。”堂科斯梅命令道。有人用棍子把它挑起来，搁到临时堆起的一堆柴火上。这条打扁了身子砸烂了头的蛇，在火上还扭着身子，放肆地甩着尾巴。看到这景象是怪痛快的。

堂科斯梅给了伊波利托一盒止痛膏。阿马德奥看到伤口那么大，不胜惊骇。就是在最不当牲口使的驴子身上，他也没有瞧见过那么大的伤痕。最糟糕的是，伊波利托再也不能复原了。他脸色惨白，一只胳膊老哆嗦。东家叫他回去了，谁都预料他活不长了。

大家就谈起毒蛇咬死人的事来。法国佬拉菲的被蛇咬死，就是一桩很惨的事，东家科斯梅说，他那名字应该念成拉斐特，写又是另一种写法。只有天主和读书人才懂这一套，做工的懂得写什么字。那个拉菲可是个坐不住的人。他东颠西跑，忙着算数，看玻璃管儿，刮起泥土来瞧个不停。他在孔多尔马卡跟一个女子好上了，生了两个小孩。有一回，他们四个到丘曼去，哗啦啦闹腾着的丘斯贡河，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流进安静一些

的马腊尼翁河。一条躲在瓜兰戈树上的因蒂华拉卡蛇，咬了那法国佬。在那么个荒山野地里，他女人和两个小家伙可怎么办呢？只能围着他直哭。他连看都看不见他们了。那可怜的外国佬到临终时刻，竟说起他本国的话来、天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叫着叫着就死了，好象在喊个什么人似的。谁懂他说什么呢？谁能回答他呢？那女人和两个孩子嚎啕大哭，只有石头山的回声相应。几年以后，有个雇工在那叫做安加西兰查的地方，碰上了那女人和她的孩子，就跟他们一块儿过日子。看到两个小子满头金发，穿的又是本地衣裳，可真觉得有点奇怪。

可是，谈毒蛇，谈谈也就没谈的了，工棚的夜晚又沉寂下来。只能听到蚊子的嗡嗡声，有人在梦中不安地喘息，吐出来一两个字音。不管什么时候醒来，都能听见蚊子的尖叫。皮肤上火烧火辣，到处是红肿，疟疾原虫钻到了血液里。阿马德奥害怕毒蛇，睡不好觉。他讨厌那蚊子的嗡嗡声而又无可奈何，只能木然用巴掌在黑暗中连连扑打。

* * *

阿马德奥·伊利亚斯在修剪树枝工作期间，在一株桔树上发现了一条黄色的因蒂华拉卡蛇，一铲子就把它铲成了两段。他作剪枝工一个星期之后，就接到通知要他去采古柯叶。

监工们把他跟两个监工带来的十个采得慢的雇工，编到了标兵的旁边。那时，标兵已经采到一个地段的中间去了。

“标兵，你留出十一行来给这几个人采。你们，一个新手和十个没用的家伙，得感谢我们把你们编在这儿。得叫你们分开来干活，好治治你们的懒病。”

阿马德奥不知道，这两个监工奸污了他的妻子。他们上山

去找还没来的人的时候，一个监工对另一个说："那边来了个漂亮女人，他丈夫采古柯叶去了。"他们在她做饭的灶旁下了马。"我们来跟你乐乐。"他们中间的一个说。她明白了他们的意图，想跑，可是手腕被抓住了。他们把她拖进房里，把她奸污了。那年轻女人生来没有被欺侮过，受到污辱之后哭着说："你们欺侮我这可怜的女人，我可怜巴巴的，保不了自己……造孽的！"两个监工乐呵呵地说，看得出来这女人是傻子。

阿马德奥这个新手，照着别人的样子，把毯子铺在地上，再把树扳下来，开始忙着捋叶子。干这活儿就是这么的吗？那可够容易的了。只要练得手巧一点儿，不把叶子留下来就成了。他碰到了那常见的青虫子尺蠖，它身子一伸一缩向前挪，象用小尺子量东西似的。

他不久就采完了一行。标兵走在他的前面，阿马德奥去找他该采的下一行。"你倒知道采古柯叶嘛。"标兵说。可是，过不久，他发觉他那双手有点儿灼得痛。树枝生着层黑皮，很粗糙，上面乱长着椭圆形嫩绿叶片。要把叶子都剥下来，就得使手捋，捋着捋着手也就发起烧来了。由于弯着身子老动胳膊，慢慢也就腰酸背痛了。太阳晒得热起来，他采得不那么快了，干活慢的那些雇工赶上了他。他们因为打摆子，脸色都煞白煞白的，有一个还在咳嗽。"你别干得那么猛。"他们对他说。原先那批雇工中间，采得慢的也赶上来了。后边远处，采得慢的人的白衬衫已经隐约可见。

阿马德奥采满了一大包，得把它送到晒场去。只一个回转的功夫，他发现又有好些采叶工赶过来了。他们伏在古柯树上，聚精会神地干活，采下叶子的时候发出来轻微的沙沙声。他们满面汗光，汗透了的衬衫粘在身子上。阿马德奥又赶忙干起活来。

当他开始采另一行的时候，标兵已经采到下一个地段去了。另外一些雇工还在原地采，他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不久，一批人风也似的采过去了，他和采得慢的给抛在后面，但还不算是最落后的。随着时间过去，阿马德奥感到他的手更加灼得难受。他一看，手上起满了水疱。幸亏响了钟，要吃午饭了。他拿着他的瓜瓢排上队，领了一大勺小麦饭。厨师是个打摆子的老病号，已经采不得古柯叶了。大家默默地吃过饭，捏好古柯球放在嘴里，再去干活。阿马德奥感到手更加痛得慌，还感到肩也酸了，背也痛了。水疱穿了，一块块发白的肉皮，给枝枝杈杈挂住扯了下来。他的手掌渗出粘液来，火辣辣的更加难受，但他还得用手捋那簇簇绿叶的枝条，而枝条现在可都象长着小钩子了。他已经落后很远，甚至落到了采得慢的人的后面，不过还没落到最后，最后的人还要几天才能赶到。他两只手都出血了，痛得头昏眼花，只得停下来坐在一口水井的井栏旁歇乏。有个雇工精疲力竭。他采他那行采得不好，把好些叶子留在树上。一个监工看到这情景，就偷偷地从背后走拢去，一棍子打在他那弯着的背上，把他打翻在地。那监工咆哮道："我说过不准采一半留一半。滚回到那儿再采，要不老子除你的名！"那雇工挣扎起来，转回去再开始采。阿马德奥赶紧站起身来去干活。"你在那儿干什么来着？"监工一面走过来一面斥责他。阿马德奥开始采起古柯叶来，心里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他似乎觉得朝他走过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根棍子，并为自己的落难感到伤心。监工来到了他的身旁。他忍住痛楚，强撑着。点点鲜血染红的绿叶，阵雨般落到了毯子上。"唔，可尝到嗞味了吧；这可是男子汉的活儿。今儿你回工棚去算了。"他把采下的叶子系好包，走了。

他把古柯叶倒在晒场上，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他的手痛

得越发厉害了，而工棚里又没什么人能给他治治。要是他的朋友伊波利托还没走，那该多好哇！过了好久，厨师拿着火钩走过来拨火。他看到阿马德奥坐在那儿，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摊着手，就从壁缝里拿出支油蜡烛来对他说：

“使这抹抹。这是挺难熬的一关：我熬过，谁都得熬。手要这么出三四次血，到结成老茧才习惯呢。这儿过的是苦日子。最糟糕的要算打摆子了。我老在打摆子，磨伤了，这才叫我下厨房。我隔天要发次高烧，身子一直都很虚。这儿过的是苦日子。”

阿马德奥使蜡油抹了抹手掌，火辣辣的感觉才轻了一点儿。

“那你干吗不走呢？”他问道。

“走？那谁替我还账？我欠了一屁股账，还得还吃奎宁的钱，奎宁对我啥事也不顶了。它只在病刚发的时候有效，往后吃了等于没吃。”

厨师蹒跚地走开了。他脸色黄得象香蕉皮一样。

那天傍晚时分，阿马德奥可真是够惨的。野鸽子的毛羽，在笼罩着绿树的红色晚霞中间闪耀着点点蓝光，而阿马德奥甚至没有心思去听野鸽子的歌声了。他拿不住盛饭的瓜瓢，铺不了床，拿不稳盛石灰的小葫芦，做不好古柯球，甚至连蚊子也打不了。他很晚都睡不着，背又痛起来了。有人在咳嗽，有人低声呓语说自己发烧了，其他的人也都睡得不安神。阿马德奥在两边脸腮里面都塞了古柯叶，嚼着嚼着慢慢地迷糊过去了。

*　　　*　　　*

他第二天没出去干活，以后几天也没去。标兵十五天就采到了头。以后，用同样的办法开始除草。标兵二十天就干完了

他份内的活。从那时起，他就每天能赚五十个生太伏，陆续跟上来的其他人也是一样。到阿马德奥试着使铁锹时，他的手又鲜血直流。这儿的野草不象麦地和玉米地里长的那种草。潮润的沃土和热带的气候，使得它们蓬勃生长，根深叶茂。得把铁锹深深地铲下去，把野草翻个个儿，再用挖出来的泥土埋上。雇工们不管怎么拼命干，也很少有人能赚得多少钱。阿马德奥一面呆着养好手上的伤，一面从旁看着其他的雇工在干着多重的活，看着干这种活又怎样消耗着他们那受疟疾折磨的病体的体力。除草完毕以后，大地和古柯树在蔚蓝色的天幕下成了一片苍灰。仓库内，味香色青的古柯叶堆积成山，有的打成包，有的盛在香蕉叶篮里，销往各乡各镇。嗜好嚼古柯叶的买到它，一点儿也不知道它含着的苦味，阿马德奥过去也是不知道的。

标兵以及十来个身体最好技术最高的雇工，在发工资的时候领到了十到十五索尔。其余的只能大体收支相抵。还有人连这一点也没作到。这是些病人或者身体很衰弱的人，他们负债更多了。阿马德奥由于除了修剪树枝以外没干别的，欠的账增加了二十索尔。

他费力爬上山去。他的妻子愁容满面地接着他。

“你怎么样？”

他给她看了那双脱了层皮的、红肿得渗出血的手，而她没有向他提起两个监工奸污她的事。

* * *

在以后的日子里，妻子给丈夫治伤并好言好语安慰他。你能干活赚钱的。不光是能挣到偿还我们种的这一小块地的钱，还能练出同标兵一样的本事来。到那时，老板就得给他开工价

了。阿马德奥因为亲自看过那种活计，听了这番话一声不响。那活儿看来容易，其实却是最难最难的。更糟糕的是，他染上了疟疾。他起初发冷，冷得牙齿打战，身子筛糠。然后慢慢发烧，象有一团闷火烧身似的。他浑身汗直流，烧得说胡话，病一发作要折腾两三小时。他的妻子到庄屋去买了瓶奎宁丸，花掉十个索尔。尽管服了药，阿马德奥还是病了一个来月，一发作起来身子抖得床铺轧轧响，还说着热昏的胡话，吓得他那可怜的女人不知如何是好。病一见好，他又为忧郁症所苦，吃不下饭，身子慢慢消瘦下去。只有古柯叶才能稍许使得他神经麻木，暂时忘记自己的痛苦。她到同他们家遥遥相望的一所茅屋中去买了只鸡。那家人告诉她，打起摆子来就是这样。要是她丈夫还去古柯园，那么病就好不了。由阿马德奥接替的那个雇工，就是打摆子打死的。

阿马德奥去找监工头，求他让他留在高原上干活。监工头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说是不得开例让人家学坏样。

又要采古柯叶了，他的病又会复发。没法子，只能走掉。可走到哪儿去呢？他已经欠了七十索尔。东家知道他是鲁米人，会派人到那儿去找他。那么，就逃到另一个庄园去吧。

他俩到了拉马斯庄园。那儿不给他们房子住，也不给他们种好的地，因为没有现成的了。在阿马德奥和他的女人自己搭好房子之前，他们只能睡在羊栏里，同仆人一道在厨房吃饭。不几天，卡尔奇斯的两个监工来抓他们了。拉马斯的庄园主给他们还了账，他们才可以住下去。但是，他们又给套上了锁链。怎么办呢？

他们只需要一小片土地耕种为生，而竟付出了这么高的代价。

一一 罗森多·马基进了监牢

老社长没灰心丧气。他身上似乎有种力量老在促使他把斗争坚持下去。也许他的祖先是印加时代奔向新的边疆的移民，他的血管里奔流着那不屈不挠的先人的血液。但是更为可信的是，他每天都从大地吸取到新的力量。他象那高飞的神鹰，爱的是山脊峰巅。现在，他又安居下来，想着播种，想着要顽强地生活下去。土豆的收成可能不好，可是藜粟、大麦、奥卡和奥留科的长势还都不错。生了两个孩子，取名叫因达莱西奥和赫尔曼。生了条小牛，它不几天就欢蹦乱跳了，它不知道还有另外的世界，觉得这片天地挺美。罗森多想，孩子们将来也会是这样的。他们心头没有往事的负担，在大自然的亲切关怀下长大起来，会觉得生活本来应该如此。现在，一代新人就得照岩石的样子塑造出来。

公社社员慢慢地对这种新的生活习惯了。只要情况不到不能忍受的地步，谁也不再想离开了。最初的日子里那种盲目而阴郁的悲观情绪已经过去了，大家都认为匆忙出走是危险的。泥水匠师傅佩德罗·马伊塔带着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外出两个月之后回来了，这件事情证明了不出走是对的。马伊塔尽管有门手艺，在外头也混得不好，他讲了许多他受的苦和看到人家受的苦。只有自己到庄园里干过活，才知道那日子过的有多惨。惨就惨在不只是受剥削还得受虐待。可怜巴巴的佃户们好似习惯了，另外他们都背了一身债，这就没法子离开。马伊塔把积蓄都花光了，亏得还没有负债就回来了。其他外流的社员们的家属

都去向他打听他们的消息。他们的景况如何呢？马伊塔并不知道。

罗森多坐在藜粟地旁边，看着那一片深紫的作物地。那片地尽管给洪水冲成了两半，看上去也还是很美的。一行行的藜粟连成一大片，长得十分旺盛。那明丽而深浓的万千花朵，分外悦目称心。风吹打着藜粟，可是吹不断它们。罗森多把它们跟公社对比了一番。他看了看他那双穿破了的草鞋，想到了他们的贫困。没有皮子做鞋带，又没钱去买。公社在请师爷，修状子，打官司的事情上，花去了一千多索尔。到最后罗森多只好使自己的钱，可他并不提起这事，免得人家以为他想用这办法来使自己重新当选。社委会决定了要用奥古斯托买马的二十个索尔，来为圣伊西德罗装修一番。

连宰一条母牛来取皮子也不能想了。牲口减少得多了。第二天，他还要到乌迈去把一条耕地的牯牛领回来，那牛是堂阿尔瓦罗突然命令拢牲口赶走的。他得去跟那庄园主谈这事情。庄园主会跟他说些什么呢？他可能建议社员到矿上去干活，据当地传闻，开矿的准备工作都已经作好了。要是那样，社长准备既有礼貌而又坚决地予以回绝。他要相机行事，把那头牯牛索取回来。他们已经丢失了几条产了仔的母牛，两头公牛，现在又丢了这头牯牛。他不能不作声了，特别是这回丢的是一条耕畜。没有牛，怎能犁好应该种上的那么大一片地面呢？

就这样，第二天罗森多到乌迈去，跟他一道去的是管牲口的社委阿蒂多罗·奥特伊萨。他把奥特伊萨留在门口，说：

“你留在这儿，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好回去报信。”

罗森多警觉地窥看着畜栏。闻得到牛粪味和汗气。牛群中有的喘吁吁地打着架，有的被挑伤了，身上血直流。最后，他认

出了公社的那头角朝下弯的黑牯牛，它待在一个角上，关着饿了几天，饿得肋骨都蹦出来了。有很多牛是蒙查的。牛倌们在给乌迈的牲口打烙印，老汉就对他们说：

“那条黑牯是公社的。”

“哼，堂阿尔瓦多说那是庄园的，是他向卡西米罗·罗萨斯买来的。”

罗森多动气了。

“谁不认得鲁米的印记？瞧那儿……”

“嗯哼，可他是那么说的。卡西米罗是一个监工的爹。”

罗森多接着说下去：

“我不管那些。我只知道这牯牛是公社的。”

“嗯哼，可堂阿尔瓦罗说要给它打上乌迈的印记。”

罗森多争辩道：

“不成，不能打那印记。”

牛倌们冷冰冰地说道：

“东家管。”

“你跟他说去。”

他们对公社的事情这么冷淡，使罗森多感到难过。他本来希望牛倌们站在他一边，哪怕就讲几句公道话也成，那他就会感到印第安人和穷人是心连心的。他打心底瞧不起他们，走开去找庄园主去了。

堂阿尔瓦罗穿着身洁白的衣裳，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跟几个赶来索取自己的牲口的蒙查人在谈话。他身材高大，眼露凶光，捋着两撇墨黑的小胡子，白脸上露出洋洋自得的表情，一面说话，一面颐指气使地打手势。罗森多仔细地看了看他，觉得他比以前更骄横跋扈了。

“我这次拢牲口是要治治你们，好教你们不敢再耍花招。”堂阿尔瓦罗对蒙查来的人说，“你们在鲁米的牧场上放养的牲口，比一年一度拢牲口的时候收上来的要多，可你们不到时候就赶回去了。现在，你们领回一头母牛，得交十索尔的罚款。”

“老爷，我……”

“老爷，我有十头母牛给你扣留了，罚款罚得太重了。”

“这我管不着。要么你们交罚款，要么我把牛打上我的印记。你们偷我的抢我的，我简直都烦了。”

蒙查人为了赎取他们自己的或者亲友的牲口，只好交款。牛一共有一百多头，堂阿尔瓦罗一下子捞了一千多索尔的钱。这回拢牲口拢到的可不少。罗森多不无高兴地看到，那群哭丧着脸付款的人中间，有一个是塞诺维奥·加西亚的亲属。接着他走过去，向庄园主打个招呼，说：

“老爷，我来领我们的黑牯。”

堂阿尔瓦罗手腕上挂着根银柄的马鞭。他愤怒地回答说那牛是庄园的。

“老爷，牛打得有鲁米的印记。”

“什么印记？你放肆！那是卡西米罗·罗萨斯的印记，牛是我向他买的。”

“堂阿尔瓦罗，你行行好。我们要使这牛耕地。”

堂阿尔瓦罗大发雷霆。他旁边有个监工等候着，象头等着主人发命令扑向牺牲品的猎犬似的。

“老爷，我给你一两头母牛……”

那庄园主举起鞭子抽他，还使拳头来打他。

“别再烦我了，他妈的印第安蛮子。”

罗森多走开了，鼻子和嘴巴都流着血，高尚的老皱脸上流着

血，那是张全公社都仰望的、透露出正义感的和善的脸。奥特伊萨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社长从他身边走过，一直走到一条水沟旁边，再跪下去洗脸。血把水染成了红色。奥特伊萨牵着两匹马跟着他，伤心得喉头梗塞了。这跪在地上血直淌的老汉，在他眼里就象是他那族人的象征。不如死掉强啊！罗森多用发抖的手洗罢脸，再吃力地站起来，由社委扶他上了马。他过了好大一阵说道：

"你看怎样呢，阿蒂多罗？"

"还能怎样呢，大爷？堂阿尔瓦罗这狗日的，连老人也不尊重。要是他们不阻拦我，让我挨近了他，我早就拿刀子捅他个大窟窿了。"

"可那黑牯咋办？"

"我看是丢了。除非夜间去把它搭救回去。"

"我就在考虑这事情。"

蒙查人赶着牲口，走到了半山腰。罗森多和社委还刚刚在策马上山。不久他俩上到高处，看到牛倌们把牛赶到了一个近旁的牧场里，因为天已晚了，不能再赶牛向前面去了。他们准把那黑牯烙上了印记，谁知道还烙了多少牛。黑牯在夜间是看不清楚的。罗森多和阿蒂多罗待在一个山峡里等天黑。到夜里他们再出来转回草原去。一到草原边上，罗森多就再叮嘱社委说：

"你待在这儿，有事情好回去报信。"

"不，大爷，这回该轮到我了。"

"你还年轻，我老了。公社更加需要你。"

"不，大爷。要是您出了事，谁来给我们拿主意呢？"

"拿主意！好主意碰上坏人顶啥用。你照我吩咐待在这儿。我是社长，你是社委。"

罗森多催马前行，慢慢消失在黑暗的夜色里。他担心栅门上了锁，可是发现那门只是闩着。他下了马，留神不弄出声响来，把那铁门栓拔开，打开了栅门。牧场上草长得很肥，有的牛在安安静静地吃着草，有的躺下来了。他找到了那头黑牯，它不加反抗地让他套着牵走。罗森多怕弄错了，把牛套起来后再仔细瞧了瞧。正是那条壮实的、头大角短的黑牯牛。

罗森多把栅门关好，牵着牛离开了牧场。一切都很顺利。可上马就没那么顺利了，到底年纪大了。最后总算上了马，正要骑着离开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

"站住！"

两个背枪的人走过来，拉着他的马缰，叫他是贼，他们把他带到庄屋去，关在地牢里。

奥特伊萨待了好久，然后一直走到了牧场的栅门前。罗森多显然被抓起来了。到庄屋去吗？那一点也不济事，只能落到两个人都给抓起来。他预感大祸临头，心情十分沉重，转身朝公社走了。

阿梅纳瓦尔仔细考虑怎么处置罗森多。那庄园主想要杀了他。他跟那种惯打官司的野心人物一个样，认为自己在理，恨每一个防碍他实现他的计划的人。他爱无耻地夸耀他取得的胜利，但更经常欺骗自己，同时又想欺骗旁人。另外，他记得那滚石之仇，记得麻子巴斯克斯那一帮，记得他妻子的紧张不安和女儿的惊惶神色。不，他不杀罗森多。监牢也是消灭人的一种办法。他立即叫来一个监工，写个便条打发他去请求省长派两名警察来，把一个偷牛贼逮去。

*　　　　*　　　　*

监狱的院子很宽敞，院子四周满是尘土的走廊旁边排列着一个个牢房。罗森多由一群警察押着经过门廊进来的时候，他背后有个人在吩咐：

“把这人下到第二号牢房。这家伙是危险分子。”

每一排都有好些牢房。他被投入第二号牢。牢门是用厚实的木料做的，很小，开了扇钉上铁条的小窗。看守们把他全身搜了一遍，看他是不是带有武器，然后再搜了他的褡裢、斗篷和毯子。

“这下可够你受了，老家伙。”

看守们把门砰地关上，从外面上了把大挂锁。

罗森多把头伸向小窗，听到了阿夫拉姆·马基、胡安娜查、戈约·奥卡和其他社员的声音。他们要求同罗森多谈话，问他需要什么。看守们叫他们星期天再来，那才是探监的日子。社员们还坚持请求了一小会儿，话语声就慢慢消失了。社员们听到奥特伊萨报信，就去看罗森多，并跟着他一直跟到镇上，这是他们出于对老人的敬爱，还因为印第安人有送他们的犯人的习惯。有的时候，看守要么奉上级的指示，要么受了囚犯的仇人的贿赂，捏造说犯人想要逃跑，在路上把犯人谋害了。这种事情出过不少。罗森多下大牢的时候是被一下子推进去的，因此连跟社员们告个别都来不及。他不需要什么了，胡安娜查把要用的东西都带来给他了。他倒是想跟他们说上几句话。社内缺马，有的社员一路步行跟随着他，这使他深受感动。

现在，他听不到人声，而只能听到他所不习惯的奇怪声音和响动。他看得到一段满是灰尘的走廊，一根漆成蓝色的柱子，一片砌着卵石的庭院，另外一根柱子，和一截白粉墙下面的另外一段走廊。他再看看他的牢房。牢房里除了四面墙壁一扇门之

外，什么也没有。这一切都很简单，可是这就是监牢，就是灾难。

一个鹰钩鼻子的老头儿说他是监狱长，把鼻子伸进到铁窗棂中间：

“你不得同外界接触。”

“什么？”

“就是说，你出庭以前不得跟任何人谈话。”

“那谁给我吃的呢？”

“那是另一回事；我这就去叫个看守来替你安排。”

“那就请快点派他来。”

罗森多为了要做点事情，就动手拿毯子和斗篷来铺床，接着换了个古柯球，又站起来朝窗外看。能看到的东西自然很少。他忽地听到个声音，象是从走廊、墙壁和空荡荡的院子里传出来的。

“罗森多，罗森多·马基……”

那声音有意压得很低。罗森多认为他听清楚了是谁在叫他，因而不安的问道：

“是哈辛托·普列托吗？”

“正是。”

“你还在这儿？”

“还在哩。我听得你在叫要吃的。叫他们到我家去拿，连同我那份一起拿来，好吗？”

“那敢情好。谢谢你。”

“我说，你缺什么的话，我在第四号牢房。”

“谢谢。我……”

监狱长象是会用鼻子听话似的，一面嗅着一面走了过来。

“我叫你不要说话。看守就会来管你吃饭的事儿。”

“谢谢，可我已经跟堂哈辛托安排好了。”

“噢，你认识他。看来你们这些人彼此都有交情。”

监狱长再去告诉哈辛托·普列托：绝对禁止同罗森多谈话；他要是再不听吩咐的话，就要受到严励的处罚。

急需都安排好了之后，罗森多觉得好似落到了真空里。他象所有感到不会受到公正处理的囚徒一样，除了挨日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了。

*　　　*　　　*

《祖国报》在头版登出了耸人听闻的消息：

州府电：臭名远扬的印第安作乱的头子罗森多·马基已落网。据悉，警察经过长期追踪搜索，终于未流一滴血将其逮捕归案，这证明当局处理平定印第安人的问题，堪称机敏明智。读者想必记得，马基是那次砸死著名绅士罗克·伊尼克斯的叛乱活动的领导者。近来他劫扰乡里，已给牧场主造成很大损失。

尽管叛乱分子罗森多·马基落入法网是当局的胜利，但是只要其他危险的煽动者及其党羽仍然逍遥法外，胜利就是不完全的。我们认为，需要派出一营军队，与警方配合进行清剿，以使该区免受土匪与不良分子的骚扰，确保繁荣。为了祖国的进步与公民的安全，需要采取此项措施。

*　　　*　　　*

罗森多·马基感触到了墙壁的作用。第二天他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卧于铺在地面的毯子上，这才真正感到自己成了囚徒。四面，森然耸立着墙壁；肮脏的、发着臭气的地面，承受着苦难悲伤的重负；厚实的牢门，甚至把人声也关在外边；嵌着大铁

条的小窗子，连光都透不进来。他摸了摸墙壁。对他这样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对他这双无力的手来说，这墙壁是太结实了。就是说犯了大罪的囚犯吧，有谁能不从这狱墙感触到人心的冷酷。罗森多并没有犯什么罪，可是这墙壁却似乎把他的生命也都给否定了。连最卑贱的动物，连最可怜的虫子，也都能使它们的脚和翅膀，自由地行走飞翔；可自认为是万物之灵的人，竟能毫无恻隐之心，把自己的同类坑在阴森的洞穴里。罗森多一向把生命想成是与浩渺空间、万般景物、阳光和空气同存的；可而今这一切都坠落在墙根，连人自己也坠落了！被关的，关人的，都坠落了！都堕落了！公理在哪里？法律有什么意义？罗森多一向鄙视这类东西，因为他历来都只从滥用职权、捐税、夺地、罚款等事了解到它们的面貌。现在，他感到有如切肤之痛的是，不公正的法律竟侵犯起人身这生命的最完美的表现来了。罗森多尽管不会用言语表达出来，可他感到人的身体表现出生命的和谐，人身是大地、果实、辛劳、天赋的灵性与精力的产物。为什么要对人身加以侵犯？人的手把泥土弄成监狱的墙壁，真是弄脏了泥土。尽管如此，阴冷森严的墙壁还是耸立在眼前，有的地方残留着薄薄一层粉刷的灰。向哪一边都不能多挪一步。最贱的虫豸能享受到阳光，最可怜的小草能用自己的根行走，可囚徒却只能在阴暗里忍气吞声，在苦难凝成的光秃秃的地面上腐烂。墙壁耸立在眼前。公理？那么罗森多干什么来着？他的身体干了什么事要被关锁起来？

罗森多也尝到了寂寞的滋味。一连两天他只跟一个看守有过接触，由那人把他领出囚室大小便，或者给他送饭。他的确还听到过人的声音，看到过犯人由看守领着走过，到晚上还听到过有人唱歌。这就是他还没有习惯的生活。哈辛托·普列托被移

到隔得远些的一个牢房里去了。

因此，他孤单，寂寞。人与人再也不相通了。如果他偶尔同看守说上一两句话，那也只不过是解释或者吩咐简简单单的事情的声音而已。“饭来了。”孤寂感并不全部出于说话少的缘故。这种感情也是从自己身上生出来的。要是戈约·奥卡、阿夫拉姆、他的小外孙或者任何一个社员在他的身旁，那么就是不说一句话，他也会感到心满意足的。谁知道人与人之间在怎样默默地心息相通呢。心息相通，言语也就不需要了。罗森多还想到了“火球”。“火球”也会是个好伙伴。因此，人并非一定需要人来作伴。人所需要的只是有生命的事物。对，是这样，因为人宁肯住在长着树木的地方，而不愿待在沙漠里。嗯，罗森多有时候喜欢寂寞，这才爬上高山。实际上，他喜欢登临高处，那是想找到更胸怀开阔的伴侣。人在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地感到孤独呢？生活就是渴望。凡是能克服孤独感的人，都是随自己的渴望领着去寻求实现所渴望的事物的人。人待在监牢里可真是感到孤独了，因为他无法排解他的寂寞。不要以为他的情况象那种身体还需要有女人的男子的情况那样，因为那种事儿对他来说早已成了过去。可是，一个精力勃勃、性感旺盛的男人，一定会更加强烈地感到监狱里的孤寂，感到最强大的生命之流火烧火燎般的折磨。罗森多只是在想他自己感到的那种孤寂。有一次，他把为什么会有默默无言而心领神会的事儿提出来问神父，神父回答他说：“你一个印第安人，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事儿？”好象印第安人就不能想事儿似的。接着他又说：“那是灵魂相通嘛。”可是，罗森多现在想到“火球”和绿树荫翳的原野。畜生和树木也能成为伴侣，可神父说它们是没灵魂的。罗森多却是相信鲁米山与天地万物都有魂魄的。他已经很老了，弄不清这些事儿

了。眼下，他只感到深重的寂寞。思绪在心头萦回往复，可一出来就碰着墙壁了。他清楚地知道，人、狗、鸟儿，甚至一株小麦、一棵玉米与一枝乌尼科，都能成为他的伴侣。

墙壁，寂寞。时光把他拖着走，时光来到他的床边找他，叫他起来吃饭，再让他疲乏了躺下。一切都是老样子：墙壁，寂寞……

*　　*　　*

社委们看天色怕下午有暴风雨，就在上午召集社员大会选举社长。就象罗森多还在场似的，大会在他家门口举行。

戈约·奥卡、克莱门特·亚库、阿蒂多罗·奥特伊萨和安东尼奥·维尔卡分坐两旁，中间空着条龙舌兰板凳。石屋子和田野之间是缓缓倾斜的坡地，社员们或坐或站，待在那坡地上。看到那条龙舌兰板凳，男人们窃窃私语，妇女们心酸堕泪。

戈约·奥卡站了起来，伤心地讲了面临的情况。劲风呼啸，撩动着头巾和斗篷。有几个参加会的咳嗽起来。阴云满天，天好似石质的圆拱。戈约·奥卡的语声象是一线水流，在空阔迷朦的高地上呜咽。

没有经过多少讨论，就选举了克莱门特·亚库当社长。他一直深明事理，判断哪块土宜种什么作物从来没有错过。至于说到他的骄傲嘛，应该说他还是把草帽歪戴着，只不过不再把斗篷卷起来搭到肩上就是了。为了抵御高原的风寒，他自然不得不让斗篷垂下来挡住胸部。他之所以当选，实际上是因为大家早已认为他迟早要接罗森多的班当上社长。

要是选举完全按候选人的长处来进行的话，戈约·奥卡或者阿蒂多罗·奥特伊萨本来也是可以当选的。可是，这一仗他俩

早就注定要打输的。戈约拥护社长太过头了，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来不肯自己动脑子想问题。阿蒂多罗的名字与耕牛的丢失和社长的被捕联在一起了，尽管这看起来并不能怪他。人们审慎地对他持保留态度。至于说到安东尼奥·维尔卡，也许会有几个冒失的青年人认为他能当社长，可他们不敢把这种奇怪想法提出来。他当社委这段短时间里，无疑干得很出色，可谁也不能担保他以后一直会这样。他还得经过一段严酷的考验才成。

克莱门特·亚库安详地坐上了那空位。他五十多岁，高个子，苍白的脸膛现在由于山风吹打而显得憔悴，一双黑眼睛看起人来，就象是察看土地，说："这块宜种土豆"，"这块宜种奥留科"似的。他首先就要求补选一名新社委。

谁也不乐意多争论，可终于还是争论起来了。有人提阿特米奥·乔基当社委，好几个人表示支持。阿特米奥是老乔基的后裔，而老乔基聪明智慧，几乎是个传奇人物，代表着印第安精神。这位古代的贤人在人们的记忆里，象浮现在云端的高峰。阿米特奥却不能说是很聪明。他粗卤，乖戾，多疑，想用对什么都挑毛病并从头到尾加以反对的办法，来作到不沾辱他先人的名望。他这一套并不是常常能奏效的，这就使得他怨气冲天，认为自己是被人故意冷落了。我们已经看到，他是所有外来户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恨不得把波菲里奥·梅德拉诺赶出公社。我们还记得，梅德拉诺就是由于乔基的提议丢掉了社委职务的。

波菲里奥要求发言。他站起来，引人注目地考虑了好一会儿以后说：

"我非常希望看到阿特米奥·乔基当选社委。他是个好样儿的。岂止是个好样儿的，他还挺严厉。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话里有话。尽管那阵子不是个宜于哄笑的时候，有些人还是笑起来了。波菲里奥接着说下去：

“可是我要问问：我们眼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要回答并不难：是‘工作’呗。说到拿主意这类事儿，我们有了新社长，有了几位经验丰富的社委。我提一个社员，他干活比谁都在行，他又勇敢，又有力气。我提安布罗西奥·卢马。”

卢马跟他的女人和几个孩子坐在一块儿，在嚼着古柯叶，对会议进行的情况有些不大关心。他一听到提出他的名字来，就带着惊愕的神色朝波菲里奥看了一眼。

“叫他站起来！”有几个人在叫。

“站起来，安布罗西奥·卢马。”新社长吩咐道。他喜欢卢马，不大愿意看到调皮捣蛋的乔基当选社委。

安布罗西奥可得叫人等等，但最后还是站起来了。他有着黝黑的圆脸膛，两只眼睛细得几乎看不见。他戴着顶戴得变黑了的呢帽，穿着件细条纹紫色斗篷。他是个干活的能手，简朴而又谦和。波菲里奥和另外几个人开始在议论他的实干精神。现在，他还是在安静地摇着石灰小葫芦，把从葫芦里抽出来的细丝送到自己的嘴里去，对他好似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也许他在想：“不管选不选我做委员，要紧的事儿还不就是干活。”这种毫不表现虚荣的满不在乎的神气，赢得了大家的好感。

“你们看，”波菲里奥接着说，“这个不喜欢出风头的人，心里可不糊涂。大家总还记得，他在上次大会上说过这么个意思的话：‘要是决定搬家的话，那就赶快搬，免得雨季来了还没有房子住。’这几句话，比起有些人的骂娘腔来，还不是更加说到了点子上……（又爆发出笑声）。往后呢？他既不怨命苦，又不讲空话，动手干起活来。盖房子吗？他头一个去扛石头，锯木料。他

知道哪儿有好木料。他说，'我在哪儿哪儿看到过赤杨树'，'哪儿有柏柯树'，'哪儿多的是橡子'，就象他早有安排似的。就是说，他是个能人。俗话说得好，'能人办法多，一个顶两个'。他开荒种地，也都是这么起劲干。到外头去找种子的也有他。大伙儿都看到了，知道他是怎么个人了。这是个不声不响干活的人，有勇气的人，眼下当社委的就要这种人。"

"是呀……"

"是呀。"有几个人在叫。

现在，大家都记起安布罗西奥·卢马来了。的确，他不去徒然唉声叹气，而是踏踏实实顽强地劳动，同时表现出来很有能耐。克莱门特·亚库提议表决。安布罗西奥·卢马这候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当选了谁都不感到奇怪，甚至他自己都不奇怪。安布罗西奥可能在想："噢，这是劳动起的作用嘛。"他坐到留给他的板凳上，以那种他所特有的友好神态瞧着大家。

戈约·奥卡同克莱门特·亚库商量了一下，站起来讲话了。他的忠心似乎立即转到新社长的身上了。

"咱们没有钱，"他说，"社里的钱都花在打官司上面了。咱们的律师科雷亚·萨瓦拉博士不收咱的钱，可他因为保卫咱印第安人，而今弄得没主顾了。这就得给他点什么……请社员们捐点钱来办这事儿，来付由于咱们敬爱的社长罗森多落狱需要花的费用。"

戈约激动得梗塞失声了。安布罗西奥立刻表现出他的求实精神。他拿着变黑了的呢帽，走到与会者中间去收捐款，一下子收了八十多索尔。

克莱门特·亚库站起来，镇定地、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说，我只在咱们的好社长罗森多·马基坐牢的这段时候当社长。事情挺糟糕，可我并没丧失营救他出来的希望。他坐了监狱，咱们也不要觉得没指望了，这样他才会高兴。咱们应该象他一样为公社作斗争。”

克莱门特宣布散会。妇女们拿头帕揩着眼泪。有个妇女当时感到称心如意，那是安布罗西奥的女人。她一向认为她丈夫是个挺好的社员，而今大家终于给了他应有的待遇。她挨近波菲里奥说道：

“你是个好人。”

波菲里奥直得象犁沟似的回答道：

“我跟你说，我主要是想打掉阿特米奥那刺儿头。当然，提你的丈夫我也很高兴，他是个肯下力的能人。”

一般说来，大会开得有点愁闷，可是大家都认为几个管事的包括这位新社委，都值得信赖，因此他们也就依然保持着希望。

* * *

监狱里静悄悄的，十分沉闷，忽听得门廊里传来声音：

“狱长，把犯人罗森多·马基带来，他要过堂了。”

罗森多关了五天才过堂。他换上件新些的斗篷，跟着狱长走。门廊两边都有门。他们从一扇门进到个大房子里。法官坐在一张长桌后面，一边坐着个录事，另一边坐着科雷亚·萨瓦拉。门旁有个狱警守卫，他持着上好了刺刀的枪，这是当局鉴于罪犯的危险经历而慎重采取的预防措施。狱长领罗森多去坐到一个高椅子上，面对着法官。他不习惯坐那种座位，感到很不自在。

科雷亚·萨瓦拉对他说：

“我在这儿做你的辩护律师。”

法官告诫犯人要讲真话，于是开始长时间讯问他。罗森多不仅被控偷了牛，而且还被控主谋杀害堂罗克·伊尼克斯，企图谋杀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同麻子巴斯克斯共谋作案并且窝藏他。

审判进行了五个小时。罗森多答问题答得合情合理，挫败了法官刁难的讯问。有时候，科雷亚·萨瓦拉插进来帮忙说：

“请法官先生把问题提得明确些。”

法官斜着眼看了看他，捻了捻花白的小胡子，只好再问一遍。他真想用一句话把辩护律师打发走。

审判完毕之后，科雷亚·萨瓦拉陪他的委托人回牢房，隔着铁窗同他谈了好大一阵。

“罗森多·马基，您是知道阿梅纳瓦尔的势力的。法官等着听他的吩咐，因此没提审你。我只好递个请求人身保护的状子，他这才被迫提审。把一个人逮捕，过了二十四小时不审问，这是非法的。乌迈高原闹翻了天，堂阿尔瓦罗这才不能来。听说那边在打恶仗，是麻子的人干的。有天晚上，他们甚至攻打庄园，打死了两个监工。”

罗森多默不做声，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马基，我倒是劝您运用您的影响，使这种骚乱平息。这对您不利。”

“您看我能出狱吗？”

“能，要是他们遵守法律的话。”

“您心地好，堂科雷亚，还相信法律。您瞧瞧我们会陷得多深。”

“哎，马基，别灰心。您在堂上答得很好，不应该灰心丧气。”

“我当然得为自己辩护，而且真理也能给自己说话，可是到传讯证人的假戏开场的时候，您看……”

“不管怎样，也需要提出证据嘛。”

“嗯哼，堂科雷亚；眼下我只求您去给社员们打打气，他们更需要您的鼓舞。我在这洞洞里估摸了好久，觉得我是惹上麻烦了。”

天晚了，阴影逐渐从走廊向院子里弥漫开来。

“我想请您帮我求求放放风。他们借口不准我同外界接触，连给我放风也不让了。”

“好的，罗森多。我这就去办这事情，另外还要求把你转移到大牢房去。这小牢是处罚犯人的。‘监狱系防护的处所，不能作惩罚之用。’”科雷亚援引某个法律学家的话说。

“天主会报答您的。”

“您别担心。我会去看社员的。要有信心，呃？我的事务所很近，就在教堂街。有事就叫人找我。”

律师走了，他的足音在走廊的土道上消失了，罗森多的眼底只留下了他隔着铁窗的面影。这个皮肤浅黑的青年人，含着有些忧郁的微笑，用坦率的目光看人。他打算干什么呢？他难道没有看到，他要跟巨大的恶势力作战，却只有可以随意歪曲的法律作武器？可是，知道世界上还有好心肠的人，也总算是个安慰。

*　　　　*　　　　*

第二天早餐后，罗森多出来放风。监狱是一所老房子，有两个院子，他被带到里面的院子里去。那儿已有好些犯人。另外还有些犯人从一段灰泥剥落了的门廊里走了出来。有印第安

人，有混血种人，杂七杂八的，年岁不一样，情况也各不相同。他们大都披着斗篷。哈辛托·普列托突然走过来拥抱住罗森多，直叫："老爷子，大哥。"满脸皱纹的老汉，消失在铁匠的怀抱里了。普列托还是戴着那顶旧帽子，穿着那身棉布衣裳和那双大皮靴。他由于关在牢里，又离开了铁匠炉，脸不象原先那么黑了。

"罗森多，坐下，坐到这条小凳子上。"

铁匠的手里拿着条小板凳。

"不，我坐在地上，这就满好。"

"不，你坐在小板凳上，我站着。我总比你年轻嘛。"

罗森多坐了下来，可哈辛托也没站着。他看到近处有块大石头，就搬过来坐在他的朋友身边。其他的犯人用佩服的眼光看着他。堂哈辛托多健壮。

"你瞧，罗森多，这么个土院子，看那边的烂泥地，臭气熏天的。你知道为啥把咱们撂在这儿吗？一帮贼！从前我们在那铺着碎石的院子里放风，为了不叫街上的人瞧见，门廊前面立着个木屏风，一个结结实实的大屏风。你信不信，罗森多，省长看到那屏风是胡桃木的，就把它卖掉，跟狱长对半分赃了。为了贪一二十索尔那么一点点钱，就把我们弄到了这儿。不叫街上瞧见犯人有多苦，就把我们赶到这又湿又脏的地方来。"

监狱的这一部分年久失修。屋顶裂了许多缝，雨水漏在走廊上和牢房里，牢房都不宜于关人了，门开着，冒出霉味来。院子也只有一边晒得到太阳，犯人就在那儿坐着或者散步。另一边到处是污泥和死水坑，水面上浮着一层绿苔。院子尽头有一片屋顶塌了，露出来一段被雨水剥蚀的土墙。那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很凄凉的，人的模样就尤其可怜。印第安人光着脚，披着

破斗篷，瘦骨嶙嶙，没有一点生气，就象群饿坏了的牲口似的。属法官管的犯人每天有二十生太伏的伙食钱和另外的开销。用这点点钱怎么能过日子呢？那些没有亲属照管的，就靠烤玉米、古柯叶和其他人的剩饭过活。省长管的犯人的日子就更难挨。他们得不到一点东西，而要是碰上有机会获释的话，还得首先交坐牢费。要是他们没钱交，省长就把他们租给庄园或者矿山的包工头，由包工头垫付坐牢费，往后用他们的工钱扣还。混血种犯人除了极少的一两个人，情况也不见得好。他们几乎都是城里人。正因为是城里人，穿的是"现成的"棉布衣服，他们就自以为比乡巴佬值钱些。

"你这么说他们，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吗？"罗森多问他的朋友。

"能把我怎么样呢？这些可怜虫当中有几个探子，可我偏要说，要让他们听听，让他们知道。"

"不，哈辛托，我看你不该这样作。"

"他们已经给我安了很多罪状，还能把我怎样？"

太阳不觉晒到了背上，他们感到暖和起来，不大灵活的关节灵活些了。监狱能教给人许多事情，使人知道一点点太阳光意味着什么，甚至从阴云里透露出来的一点光线有多宝贵。光芒是生命的朋友，能帮助眼睛看清楚事物。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才看得清眼瞳原来看不见的一切。太阳下，五彩缤纷，形象万千，延展成整个世界，而眼前的世界却给四面黑墙围住了。

* * *

一到晚上，犯人常常唱歌，特别是印欧混血儿喜欢唱。印第安人则喜欢吹芦管和笛子。镇上圣母区的一个混血儿，慢悠悠

地哼着“特里斯特”曲①：

八月二十五
他们逮捕我，
把我下监牢，
下监牢！
唉呀呀，
下监牢……

罗森多贴着小窗子，一面嚼着古柯叶一面听。这样的歌子把他从他的家乡带出来，领略城镇的精神生活。他以前很少听到这种歌曲，他爱听的是“华伊诺”那样甜蜜的抒情曲调。

在这痛苦的囚笼，
这活人的坟墓里，
显出无情面目的，原是
我最亲爱的朋友，
唉呀呀，
我最亲爱的朋友……

那深沉而战栗的歌声划破黑夜。它开始平稳而又单调，但随即昂扬激愤，转而缓缓吐出“唉呀呀”的悲声，凄然哀叹自己的不幸……

进了秘鲁监狱，
这灰泥、石块、砖头的建筑，
硬汉子会驯成绵羊，
软弱的只能痛哭，

① 意为“悲歌”。

唉呀呀，

软弱的只能痛哭……

这首“特里斯特”曲是犯人喜欢的一首歌。他们都或多或少发现自己的不幸在歌词中得到了反映。利马监狱这京城的大建筑，名扬秘鲁各省，从歌词中露出了它那阴森森的黑影。

九点，不许做声了。十二点，看守们开始高叫：“一”，“二”，“三”，“四”。三个看守在屋顶报数。“四”的声音从走廊上发出，那是围着囚室打转的看守报的。要是其中有谁没接着报数，那他是睡着了，就有人去把他弄醒来。宁静的长夜里，报数声回旋震响，化成了阴沉沉的嚎叫，使没有睡着的犯人苦苦地梦想着自由。

* * *

一天下午，哈辛托·普列托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放风的院子里。

“你知道吗，罗森多？我儿子回来啦。到时候了，他两年服役期满了。你看，尽管不是星期天，他都叫监狱长带我去看他。他长得强壮结实，身子笔挺，衣袖上带着军曹的杠杠，好不威武。现在他可以把铁匠铺管起来了，兴许还能把我搭救出去呢。他那可怜的妈妈会很高兴的。我的儿子，看到了他我多高兴！”

* * *

罗森多由于遭到单独禁闭，星期天不能见探监的。社员们请求让他们见见他，没有获准，只得回去。可是，下一个星期天他们又来了。他们不安地等候着，一直等到下午才进了监狱。

罗森多拥抱了胡安娜查、他的小外孙、阿夫拉姆、尼卡西奥、克莱门特·亚库、戈约·奥卡、阿德里安·桑托斯和另外几个人。亲爱的公社里的几个社员到了他的面前，凝望着他，同他叙谈，送给他简简单单的礼物。

克莱门特向他报告开了社员大会，讲了大会上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攻打乌迈和两个监工被打死的详情。听说警备队要去清剿麻子巴斯克斯。

胡安娜查没有注意到克莱门特所报告的事情的严重性，漫谈着他们为了要及时赶到，起得很早，而其他人由于没马骑只能留下，他们下星期天还要来，还有……罗森多急于听亚库的每一句话，没有注意她说什么，但是那亲切的声音，那响亮而欢乐的语调，就象把人们带回幸福的往日的歌子那样，他听起来感到非常舒服。

他们围成一个圆圈坐着，老汉逗他的外孙玩起来。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可是能走路也会叫“老爷”了。科雷亚·萨瓦拉已经把过堂的详情告诉了社员，于是，大家又产生了希望，而罗森多也注意不去破坏这种乐观情绪。哈辛托跟他儿子一道走了过来。

“你们看，这孩不是挺精神吗？我吩咐他穿着军服来，他照着做了。问好哇，恩里克。你不记得我们的社员老乡了吗？”

“记得，当然记得。您别起身，堂罗森多。”

他们握过手，哈辛托就挽着他儿子的胳膊走了，对他有个这么健壮的、了不起的儿子很为高兴。那青年人穿着身笔挺的蓝灰色制服，衣袖上有两道红杠杠。

两小时很快过去了。罗森多对克莱门特说：

“你们不要让他们抓到什么借口，用暴力来破坏公社。”

探监的走后，罗森多发现有个无依无靠的印第安人坐在地上，想用件破斗篷遮着皮包骨的身子，挡住风寒和别人好奇的目光。

“来，”罗森多说，“来吃点东西。”

他把社员们给他捎来的食品拿给他，那印第安人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罗森多也吃了一点点，可那饿慌了的人却吃完了几个葫芦瓢的食物才罢休。接着，监狱长同往常一样给牢门一一上了锁。尽管经过辩护律师交涉，罗森多还是关在原来的牢房里。时间同早先一样过得很慢，日子也许显得更长了。

* * *

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伊罗尔丹，突然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镇上。这消息由一个看守传到监牢里来了。

“那大公鸡领着一窝鸡来了。他吹牛说，他要放出监工们去把麻子巴斯克斯逮住，可而今他倒自己溜了。听说，他抄小道走，才脱了身。肯定他会要求派我们去打麻子。”

那庄园主所要求的头一桩事，是把彼罗拉派疯子抓进监牢。他听到这位名歌手给他编的谣歌，不由得笑了笑，可还是吩咐省长说：

“他干这种事，得抓起来坐班房。”

“关多少天，先生？”

“你瞧着办吧。”

彼罗拉派疯子被关在罗森多的牢房旁边一个单人牢房里。他闹着要从那儿出去，闹得看守只好把他迁到大牢房里去。那儿的囚犯高高兴兴地接待了他。不一会儿，他就唱起那支给他惹了麻烦的华伊诺民歌来。

听说有个庄园主，
天字第一号的大阔人，
他什么都不缺，
就只没良心。

“这疯子，真带劲！”囚犯们叫嚷起来。

他有的是歪道理，
就只没良心，
专把那自由人，
变成可怜的雇工。

“妙，好极了！”

“唱下去，疯子，听你的歌儿心情舒坦。”

有人吓死，
有人病死，
听说还有人，
吞了个公社会胀死。

“妙！”

“好哇，疯子，好哇！”

鼓掌声和喝彩声象雷鸣似的。一个看守嚷着叫犯人保持安静，提醒他们是在坐牢，不是待在牲口棚里。大家安静下来后，疯子就放开喉咙高呼：“彼罗拉万岁！”有一回，有人问他干吗这么叫嚷，他就只回答道“我爱叫呗”，并不再加以解释。也许他甚至不知道他所欢呼的一八九五年的考迪罗是谁。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罗森多跟疯子认识了。他是个中等身材的瘦个儿，红眼睛，下巴上稀稀疏疏留着几根胡子。他很有礼

貌地跟老社长打了招呼，还向他表示他对他们受欺侮感到愤慨。他靠着酒家饭店里逗乐了的顾客们的施舍，靠着代人写明信片和在城里拍卖场上叫卖，赚几个钱餬口。那为彼罗拉欢呼的声音，常常变成响亮的叫卖声："卖一头牯牛和一头母牛……八十索尔……有人出大点的价吗？说呀。"这是一套例行公事。想在拍卖场买东西的顾客，通常都拥到了拍卖场，用不着听谁这么大喊大叫来报消息。出价高了，就有人通知疯子，由他在门口再叫上一遍，把价钱的变动告知大家。疯子还是头号遭受迫害的民间诗人。他一生中由于唱谣歌而进了八十四次监狱。他对监狱十分熟悉，知道它所有的秘密，在看守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有时候，他出来放风，又说又闹，不多会儿来了个看守，手里拿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个白鸽子，它嘴里刁着封信飞过浅蓝的天空。

"她理你还是不理你？"

"您别让她吹了才好。"

"啊，那就来最后一招吧。"

疯子从衣袋里摸出一瓶墨水和一支蘸水笔来写道：

这只小白鸽，
送上封情书。
盼你回封信，
把深情寄出。
请听我的哀号，
我的请求，我的呼叫。
最大的悲伤哟，
是爱情得不到回报。

"好，这比一桶爱情水还灵，可我不收你的钱，咱俩是朋

友嘛。”

疯子替犯人解了五天闷，获释时还在门口告别说：“彼罗拉万岁！”

*　　　*　　　*

“一”，“二”，“三”，“四”。

罗森多对夜间这种沉闷的报数声已经习惯了。有时，他想起好久以前他碰到的那条不吉利的蛇来。显然，他们的遭遇是一场大灾难，不是一条小蛇能预报得了的。那么，鲁米那吉祥如意的回答，又是怎么回事呢？那可能只是他自己的心答复他自己而已。

现在，他眼前浮现的是一座高峰倒插在地上的火红的山。罗森多感到他离帕丝库娅拉和安塞尔莫越来越近了。他很想说：“他们怎样啦？”他感到他们离他很近，好象在他枕边躺着似的。黑暗中很容易见着他们。

“一”，“二”，“三”，“四”。

他该睡觉了。是不是有谁在远处哀号？

*　　　*　　　*

罗森多慢慢跟其他的囚犯混熟了。印第安人同哈辛托·普列托在一起感到有点不自在，可老社长却一见面就使他们很尊重，而他们在了解了他之后，就对他更加崇敬。“您真好，老爷子。”他曾经邀请吃过东西的那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对他讲了自己的遭遇。

他名叫奥诺里奥，而今在世界上已经是孑然一身。他除了这一身破烂没有其他财产了，除了监牢也没有家了。罗森多注

意到他脸膛瘦削，双手疙疙瘩瘩，背曲得象弯弓似的。他过去并不是这样的。有一段时候他生气勃勃，身子笔挺笔直，迎着那风雨骄阳，象一棵挺拔的树。还谈女人做什么呢？他爱过她们。到最后，他挑中了一个又可爱又勤快的姑娘。以后，要在帕卢米河上架座桥。那桥是一项公共工程，要征集民工去修。民工要么自己去，要么就用绳子捆着去。奥诺里奥这就去工地了。那是座大桥，全用石头砌的，工程不知道何时能了。民工起早摸黑地干活，吃的很糟糕，一直修了六个月才把桥修好。“好啦，你们可以滚蛋啦。”民工有的领了十个索尔，有的领了五个。他们一段生命留在那石头缝里了，可就得了这么几个钱。而对奥诺里奥来说，这还不算是糟糕的事情。他回到故乡，连自己的家也找不到了。家乡发了瘟疫，有的佃户为躲瘟疫逃走了，有的死了。庄园主叫人把房子都烧了，免得还有传染上病的危险。谁也说不上奥诺里奥的父母和妻子是走了还是死了。他看了看他家那小茅屋的灰烬，暗自思量：“他们肯定是走了。怎么会死光呢？”一颗惦念着亲人的心中，往往存着盲目的希望。于是，他翻山越岭，为找父母妻子而走呀走呀，走个不停。他蓦地看到远处有座新屋，草都还是金黄的，就以为那屋子也许是他们盖的，他们肯定住在里面。等他到了那儿，才发现住的是生人。那样的人家按照自己穷困程度不同，要么给他点吃的，要么就让他饿着肚子离开。他四处飘泊，走了好久好久，可还没丧失希望。他去桥梁工地时，他妻子系着条红裙。在寻人的日子里，他总以为她还系着那条裙子，因此一看远处有系红裙的妇女，就要追上去。不，那不是他的妻子，那是另一个女人。她不无怀疑地瞪着他，还以为他想要讨她的便宜哩。他逢人就说出他父母妻室的名字，问他们是不是听到有人说过或者看到过他们。谁也没听到有人提

过他们，更没看到过他们。他终于感到自己的努力不会有结果，就决定起程回返他过去耕作的家园。他喜爱那地方，心头还存着希望。他要盖个新屋，开始耕地播种。他的父母和妻子得知桥梁竣工，会回到庄园里去找他的。他并不认为从此就找不到他们了。归途上，他在一个客栈里碰上一伙赶着一群牛的人。他找到个地方，就躺下睡觉了。天一亮，人家就把他逮住了。“噢，你这贼！”“我干什么来着？”“你被捕了，还装糊涂，你这贼。”真正的贼就是那伙赶牛的人。他们发觉有人来追捕他们，早就溜掉了。奥诺里奥被投入监狱。他不能证明他从修桥完毕到被捕这段时间里在干什么。他说他一直在寻找他的妻子和父母，听的人却说：“哼，印第安人能有这样的感情吗？他不是个偷牛盗马的惯贼，哪能这么不慌神。”他怎能找得到证人？他不知道他问过的人的名字，他们无疑也记不起他来了，谁会去注意一个过路的生人呢。有一回，有个看守到另外一个省出差，奥诺里奥就托他帮忙，告诉他经过某地时，能看到有些印第安人住在两个一屋子里，一个屋子是苇子墙，另一个是土砖墙，他们留他住小了宿，他请他们来为他作证。那看守回来后告诉他，那些人说：“对呀，有个晚上，一个找亲属的人在这儿住过一宿，怪可怜的，可我们记不清他是什么模样了。谁去管闲事作证呢？说不定一下子把我们都卷进去了，说是窝藏贼。”奥诺里奥被控偷了二十头牛。并没有证据证明他犯了这个罪，可他也不能证明他没有罪。情况对他不利，有个牛倌说他看到一伙贼把牛从牧场赶出来，奥诺里奥就是其中的一个。印第安人彼此看起来都很相象，那牛倌准是看错了人，可因此奥诺里奥就落得住进了监牢。现在等着抓他的同案犯，可什么时候才能抓到？他落狱已经三年，没有衣衫换，没有东西吃。他的旧衣服烂得遮不住身子了，每天领

二十生太伏，有时买玉米，有时买土豆，有时买古柯叶。他感到自己成了一条扒垃圾堆的野狗了。现在，他才相信他的妻子和父母已经死了，因为心头已经没有力量去希望什么了。监牢冰寒侵骨。他衰弱多病，感到在人世不会长了。

*　　　*　　　*

罗森多又被带去过堂。卡西米罗·罗萨斯出庭作证，说他卖给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一头黑牯牛，并且还当着法官的面，把雇工们在牧场口从罗森多手里夺去的牛，认做是那头他卖掉的牛。他还说，CR 的印记就是他的印记。罗森多重复了他在前次过堂时说过的话，并且说明他尽管不识字，可还是认得出公社印记的样子。那就是黑牯牛身上打的印记。科雷亚·萨瓦拉立即要求由专家来鉴定印记。

*　　　*　　　*

圣母区的那个唱特里斯特的混血儿，由于打架被捕入狱。他是个矮胖子，戴着顶配有红黑两色缎带的白蘑菇帽，穿着件衣领发皱的黄衬衫。他看起来很强悍，他的案子也证明了这一点。

"喔，真见鬼，人有时免不了闹闹事，动起手脚来就坏事，打得一塌糊涂。"

他老爱讲他的冒险故事。

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个诨名"鹧鸪"的女人开的酒店里喝酒。有人弹吉他，有人唱歌，酒灌的越来越多了。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开始跳起舞来。啊，听那马里内拉舞曲！"鹧鸪"和另外几个女人及时出场，一出场就陀螺般转起来了。他们的脚踢踏不出节奏来了。来奇佳酒哇，来奇佳酒。那当儿，有二十来个

基督区的混血儿闯了进来。“我说，朋友们，”那讲故事的犯人问道，“这帮不害臊的闯到我们跳舞的地方来，这还不是有意要跟我们闹事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酒店，何况大家都知道，打从这镇子建立时起，基督区和圣母区就一直在干架。”那会儿，那犯人和他的同伴一共只有十条汉子，可是事关大家的体面，他们有什么法子呢？只能叫圣母区来的那帮人滚蛋，而他们正是这么作了。“滚蛋？”那帮人中间最蛮横的一个家伙说，“所有各区都是我们的。”圣母区的人哪能受得了这个。双方大打出手，拳打脚踢加上用脑袋瓜撞。妇女们尖叫起来。男人们怒吼着。打坏了一张桌子，这闯祸的抓到了一条桌腿，抡起那棒子就攻对方，一棒子下去就把一个人打翻在地。他给奇佳酒和战斗的怒火弄得昏头昏脑，一气打了下去。没给他撂倒的，包括妇女在内，都逃开了。“鹧鸪”要保家，没有跑，也给打翻了，过后好些天脑门上都顶着个大包。这人看到没人影了，就对付起坛坛罐罐来，打得剩不下一件没残缺的家什。警察赶到的时候，打翻在地的人有的痛得直哼哼，有的在舔满地横流的奇佳酒。他这就进监狱来了。幸亏桌子腿不太粗，他“只打破了两个脑袋，三根锁骨，两条胳臂和一只手”。其他的人不过碰伤了点儿。“鹧鸪”表现得还算不错，打烂了坛坛罐罐和流掉了酒，都没找他要钱。不过，她也并不是那么问心无愧的，听说那蛮不讲理的杂种向她献殷勤，她一直跟他来往，在店子里接待他，这是对圣母区的背叛。好在一场仗干下来，那杂种断了根锁骨，还打歪了鼻子。关于那场恶斗的这些细节，他是听人说的和在法庭上听案情听来的。他只记得抓到桌子腿开始打起来，往后就不清楚了。“可是，朋友们，你们评评看，这不过是干了场架，难道该把我抓起来吗？”

*　　　　*　　　　*

一天晚上，阿梅纳瓦尔家的大门敞开，走出来五个骑手。他们策马奔过广场，很快就离开了镇子。他们是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他最小的儿子何塞·贡萨洛和三个监工。那个庄园主要送佩比托[①]到利马去上学，还要为他儿子奥斯卡竞选的事到首都去寻求政府的支持。

这消息第二天在镇子上传开来的时候，五个骑手早已穿过瓦卡高地，也许进到另一个省了。科雷亚·萨瓦拉去看罗森多，老汉对他说：

“这是吓得去躲风去了。”

哈辛托·普列托心想，他就要获得自由了。社员们星期天来探监，都感到非常高兴。这消息在村里传开来以后，连阿特米奥·乔基也说，看来大麦会有个好收成。

*　　　　*　　　　*

有个从镇上抓来的犯人名叫阿夫萨隆·基内斯。他圆脸，厚嘴唇，目光锐利，表情难以捉摸。他的头发总是梳得很好，一套青灰色的旧西服，都刷得放亮了。他的皮鞋将破不破，黑呢帽的边，象病鸟的翅膀似的耷拉下来。阿夫萨隆熟悉滨海地区，夸口说自己是个能人，要想坑人的话能把谁都坑着。他一直都是兴致勃勃，同所有作案非比寻常的犯人一样，老爱露一手，在只作了些小案子的人们面前吹他的案情。他迷住了一个初次犯罪下狱的年轻混血儿。大家都劝那青年人别跟阿夫萨隆混在一起，

---

① 何塞的昵称。

当心别染上他那套邪门歪道儿。那青年名叫佩德罗，是因为偷了羊被捕的。

有天下午，老社长听基内斯向佩德罗谈了他干的好事：

“唔，我跟你说，一个人没‘在沙滩上撒过尿’，就是说不熟悉沿海地区，那就算不上什么好汉。我溜到那儿去以前，也跟你们一样，是个懵懵懂懂的乡巴佬。有一回，我帮一个名叫冈萨雷斯的哥伦比亚人，给他提皮箱。他在箱子里塞了多少东西哟！塞得箱子象要裂开似的。有毛毯、纸张、墨水瓶儿——他做点卖墨水的生意，还有各种药品和杂货的样品，因为他也是个走四方的推销商。他经常携带在身边的，有一架用报纸裹着的小机器。你猜那是干啥用的？那是印钞票的！当然，印的不是真钞票，是假钞票，这你会看到，我就告诉你出了啥事儿。我的主人冈萨雷斯利用他做生意的方便走街串巷，我提着旅行箱跟着他。他眼光锐利，轻信的人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同人家聊很久，然后几乎总是在晚上，才谈上生意经，你知道，有些事儿是最适宜于晚上来做的。某一种中午做起来不方便的事儿，半夜三更来做就可能恰当。那时候，冈萨雷斯就把小机器打上油墨，拿张白纸放在滚筒下面，再转动把手，一张五利布拉的假钞票，忽地就印出来了，崭新得象真钞似的。有时，他不用他印出来的钞票，而是以真当假说是他印的，一切都看他的主顾有多蠢来决定。事实是，他叫人看他怎么会印假钞票，也不过是瞒天过海变戏法而已。他拿给人家看的是真钞票。假钞印出来钞面模模糊糊，只有瞎子才会接受。冈萨雷斯带着严肃的表情，装成深通发财诀窍的样子，以能够打动人的语气说：‘另外的钞票印得不好，是用的纸不好的缘故。第一张钞票印好了，那是因为它是用最后一张好纸印的。’他说得很肯定，接着补充道：‘好纸是特种纸，得从利马订

购，价钱很贵。’他的主顾心绪被搅乱了，想心事了，他等了一会儿再说：‘我手头的钱不多。你知道，干旅行推销商这个行当，竞争厉害得甚至叫人难以赚钱餬口。我在找人帮我垫上开头的费用。你就是个合适的人。’他再停顿下来，然后看人说话，如果对方是个店主的话，他就说：‘你可以在你的店里慢慢把这些钱用出去。可是要是你不乐意干的话，我知道会有人乐意干的。眼下的问题是要把所需的材料弄到手。’冈萨雷斯停停又接着谈，他看风使舵，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对方问道：‘这要多少钱？’这时候，冈萨雷斯按那店主的买卖有多大，估摸他能够出得起多少，开口要两百、三百或者五百索尔，有时候要得高到一千。有一回，我们得到的还要多。他接着解释说，只要对方把头一批钞票用出去了，他就还要订购些纸张来，发财就会发得更快。他拿自己的名誉作担保，于是他的合伙人就交出他要的钱来。当然，以后他就不会再看见他了，就是看见了也没啥关系，能找上这种那种困难搪塞过去。有时候，他的合伙人甚至给他更多的钱……”

佩德罗冒昧地提问：

“警察就不管吗？”

“什么警察不警察的，可见你是个乡巴佬，啥也不懂。他的合伙人跟他一样成了罪犯，哪敢报警。要是冈萨雷斯进了监狱，他的合伙人同谋印假钞票，也会坐大牢。我的主人带着他的小机器，从这个镇子去到那个镇子，没哪个月不找到一两个傻瓜蛋的。可是有一回，想不到他的几个合伙人不那么好对付，连警察也几乎被冈萨雷斯牵扯进来了。我们在卢克马区交上了几个有钱的，不用说，卢克马人是挺强悍的，整个山区都知道这情况。”

“是呀，大家都这么说嘛。”佩德罗第一次带着羡慕的声调说。

“我们在特鲁希略同他们碰上了，我的主人好象漫不经心似的通过自我介绍同他们认识了，一道喝了几杯。以后，他的一个朋友就悄悄告诉那批人，这位先生能让他们发大财。关系越来越热乎，今天透点消息，明天就来了点回音，一直到最后这批合伙人交出两千索尔来，商定赶紧开始印钞票。由于他们要得急，冈萨雷斯就向他们又要一千索尔。他们动气了，威胁说要干掉冈萨雷斯。他们中间有两个来到我们住的旅店，我们溜不掉了。没法子，只得赌一场运气。我们这就准备开始印钞票。冈萨雷斯这时对他的一个同伙说：‘要是我在三点以前还不出来的话，你就去找警察来。’手提箱比往常还塞得满，里面有印刷机，许多纸张，还有几只盛着几种药水的瓶子。房子座落在镇郊。卢克马人把房门锁起，掏出手枪来。嘿，是史密斯·威森牌左轮枪，白晃晃的。我发觉主人的手有点儿发抖。这种事情是从来没发生过的，我也害怕了。情况很严重。冈萨雷斯把箱子里的玩艺儿都拿出来放到桌子上，有印刷机、裁成了五利布拉钞票大小的纸张和那几只瓶子。他从容不迫，故意在泡蘑菇，好叫一切看起来都十分自然，不会马上露了馅儿。不这样的话，对方一下就会感到自己受骗了。别看我主人几乎没念过什么书，他可机灵着哩。他也需要磨时间，好挨到事情如果干得不顺手的时候，警察能够及时赶到。他把药水倒到一个盘子里，非常小心地把纸张放下去浸湿，再拿出来搁在一旁。其他的人手里握着枪，一声不吭地瞧着他。枪管亮得刺眼。以后冈萨雷斯说，那阵子他真是满嘴黄连不是味儿。真见鬼，他能从哪儿弄得出钞票来呢？可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时不时看看手表。要是他的计划不能实现，警察又不来的话，那他就会一命呜呼，我也会活不成了。就在那时候，他把一个合伙人叫过去：‘你看，印票子的过程开头就

是这么作的。'接着比试着讲了一大通。突然,'砰'地一声,纸张和药水着了火,火焰猛地冲上了房顶,吓得大家都朝门外跑。印钞票的材料顷刻烧成了灰烬。火一熄,冈萨雷斯就把什么都讲清楚了:他的合伙人指缝里夹着的香烟掉出来一个火星,引起了这场火。烧得多可惜!几个合伙人大发脾气,说他应该早就提醒他们不要吸烟。他和和气气地接受他们的批评,建议他们再拿出两千索尔来,好再向利马去订购材料。他们中间最精明的人,也许是最吝啬的人,说他们得回镇上去料理事务,回头再来看怎么办。事情就这么拖下去了。我的主人把机器收到箱子里,跟我一道走了。他去到街角上说了声'再见',再转过几条街就碰上了他的同伙。他们看了看表:还差五分钟到三点。我们都放心地舒了口长气,再到酒店去喝上几盅……"

"你作了多少事呀!"佩德罗以羡慕的口吻对基内斯说。

"还有我要作的事情呢。谁都跟我说我还并没有完蛋。我可不是什么胆小鬼。刚才讲的是印钞票的诀窍。我还知道寻找地下的钱财、出租房屋、寄存假钱这样些窍门儿。你已经知道,印钞票是我的主人冈萨雷斯教我的,可惜他回国去了,另外几招是他介绍给我的一个秘鲁人教的。我会使找地下钱财的招数,可要是碰上个笨驴似的帮手,那就会坏事儿。我就在这个镇上坑神父干挖地下财宝的事儿。我装得很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对他说:'神父大爷,昨天我作弥撒听您讲道,忽地想起这个老教堂地下兴许埋得有财宝。大概是耶稣会埋的。'我跟你说,说到教堂里的地下财宝,那就最好是提耶稣会士。他们可是以埋了大批财宝埋出了名的。'什么?'神父问。我跟他讲挖地下财宝,告诉他说我挖掘到的有十宗之多。他答应夜间去挖,因为大白天教堂里到处是信教的老太婆。头几个晚上他跟我一道挖,可是

以后他瞌睡来了，就让我一人挖。我说：'你机会来了，阿夫萨隆。'我带了一口加皮衬里的旧箱子，里面盛满了合金打的东西，看上去象金子。我挖了个很深的洞，把箱子塞在里面，再用土掩上，可又不全掩住，看起来象是我挖到了什么东西似的。第二天，我去见那神父。'神父大爷，我看挖到财宝了。泥土是松的，看来咱俩要交好运了。'那晚上神父跟我一道出工，他亲自打灯笼。我使手镐刨着，再把土铲出来，干得浑身冒汗，一面干一面祈求神灵相助。不多久，镐尖撞到了箱子上。'圣母呀！'我在胸前划了十字，合掌仰望苍天，神父也照样作了。我俩这就把箱子取出来，抬到了神父的房子里。箱里有两只装饰着浮雕花纹的小盘子，一只圣杯，还有些别的东西，全都是金器。我们把洞填好，我为了装诚实，对神父说：'按照法律，咱们得把挖得的地财一部分交给国家。'神父对我说：'不，孩子，你是怎么想的？你说过，这宗财宝是耶稣会的，国家哪能平白无故吞去一部分。我有朋友，能把这批东西暗地里销掉。钱，咱俩平分。'一切都很顺利。我于是对我的帮手说：'你到邻省的省会去，打个电报给我，说是你急盼我去共同处理一桩正在作的生意。'我想拿着这电报去见神父，对他说我在邻省镇上有一桩好生意，不能留下来等到财宝脱手了，请他把我该分的部分折成现金给我。肯定他想乘机敲我的竹杠，我打算至少收他五百索尔就同他两清。可是，我那笨驴帮手也许是想把事情办好些，也许是没听懂我的话，竟把电报打给神父了。电文说：'速告基内斯，有要事相商。'你听说过有这么蠢的人没有？神父想，谁会知道咱们中间的关系呢，于是就起了疑心。因为我已经拿过他两百索尔，他就告了我一状，自己装成老实人，把地财交给了官府。过后我听说，他预先叫了个金匠来试了那堆宝物，王水把假金子一下就腐蚀了。官府也试

了，可我为自己辩护说，挖出来的金器是假的，并不是我的罪过。但是，专家来查看了那箱子、皮子和钉子，说是埋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这样因为欺诈罪被捕了。可是，我就会获释的，就会获释的……我掌握了这儿一些大人物的秘密，还知道神父干的一些丑事。要是他们不放了我，我过堂的时候就把什么都倒出来。你等着瞧吧，佩德罗。寄存银子的那一招，要有极蠢的傻瓜做主顾才能施展，可世界上并不是没有那种人。你听，有一回……”

那个下午放风的时间过了，犯人不得不回牢房去了。

*　　　*　　　*

只有声声夜雨，监内监外听起来都是一样。雨，落在牢房的屋瓦上，落在院子里，落在泥塘的水面上，淅淅沥沥，到处都是一个声音。白天，情况就不一样了。囚犯们不能到院子里放风，只有隔着铁窗看雨。雨丝象一缕缕灰毛线，永远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雨声滴滴答答，结巴似的老在说着没用的、没意义的蠢话。愁闷的囚犯们感到寒气袭人，把身子蜷缩起来。

*　　　*　　　*

有天下午，一个极度痛苦的印第安人走过来，瞪着罗森多的眼瞳，好象要从中窥看自己的形象。那可怜的人象疯了似的，不断地说:“来啦，来啦”，接着又说:“看，血直淌”。他总是惦念着他那高原上的家，说“我怎么办呢?”这件斗篷能穿，能穿，可是它是人家的，这才长齐了脚踝。那死人，那死人在心上抹不掉，在古柯球里面。古柯球里有血的痕迹，要么有个大人模样的小死人。那个死鬼大人夜里扑到他身上来要压死他，他就说:“去你的吧，死鬼。”他们劈头打了他一棍，打得他眼前火星直冒。他在牧场

上放养着两头绵羊；那死人并不走路，他会飞。他还有一匹小毛驴，从他手里舔盐巴吃，那死人在一旁瞧着……“老爷子，他想杀掉我，抢我的那头黑羊。”“死人，死人……”那不幸的人投到罗森多的怀抱里，罗森多张开双臂抱住他，把他搂在胸前挡住那死人。那可怜的印第安人哭了，罗森多也哭了。

* * *

有六个印第安人，其中有两个妇女，被控谋反和袭击了军队。他们是苏尼山麓的人，每天吃一顿煮小麦饭。他们在泥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个灶，由那两个女人在那儿把饭煮好。他们团结紧密，总是一同行动，看起来仿佛是苦难结成的一捆谷穗。

四个骑警在征兵时节到苏尼山去，捆走了四个壮丁。这六个犯人埋伏在途中一处地方，使套索把骑警套下马来，让那四个壮丁溜之大吉。

这六个人关押了两年。他们要送往皮乌拉受审，皮乌拉是北方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皮乌拉在哪儿？”他们常常打听。知道的人告诉他们说，要穿过一个大沙漠，再翻过最远的群山，才能到皮乌拉。总之，是很远很远就是了。他们不相信，一有机会就问别的了解情况的人，得到的答复一个样。多远的地方！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盼望快把他们送去。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大罪。没有谁照料他们那小块庄稼地了，他们的家属在受着各式各样的苦难，他们的牲口走丢了，死掉了。不管是凶是吉，他们都盼望快点送他们走，可是谁也记不起他们了。

* * *

星期天探监的时候，有个印第安人对另一个被控打伤了人

的印第安人说：

“我想，你过堂的时候，叫菲洛梅娜来哭，哭得法官听见……让她哭得很伤心，看法官是不是对你发发慈悲。”

几天之后，被控打伤人的印第安人过堂，只听得监狱门前传出号啕大哭的声音，那又长又尖的嚎哭声持续了很久……

那哭声使老社长有点感到羞耻，可他也知道奴役对人来说是什么滋味。

* * *

有一天夜间，石板地面的院子里响起了马蹄声。那蹄声越来越响，转上街头慢慢消失了。第二天，狱长借口不久就要下雨，没让犯人放风。科雷亚·萨瓦拉到牢里来看罗森多，对他说：

“虽说警察的人数增加了，可是留下的没有几个。怕出事，这才不让你们放风。昨天夜里走了四十个，听说是去抓麻子巴斯克斯去了。”

这消息，从一个个、一排排的牢房里传开来。所有犯人都同情麻子巴斯克斯，把他看作替他们打抱不平和报仇雪恨的人。

“好哇，麻子！”

“干吧，麻子巴斯克斯！”

叫嚷声和咒骂声，震撼着牢门。梁木在嘎嘎发声。铁锁和铁链磕碰得当啷响。监狱的看守走进牢房乱开枪，囚犯们缩着身子贴住墙壁。枪子儿穿过牢门打进对面的墙壁，发出低沉的哧哧声。

* * *

犯人一直还被整天禁闭，日子过得比以前还要单调而又悲惨。追捕麻子巴斯克斯的那伙人，没听说有什么消息。这段时间，省长借口省内秩序不宁，一次几十个，成批地把人抓进监牢。每个抓进去的人，要出五个索尔才能获释。当心，可别再扰乱公共秩序！狱长由于禁止哈辛托·普列托同罗森多谈话，早给他调换了牢房，而今他就从那牢房中大声咒骂。他的喊叫声在古老的狱墙间震荡回响，然后袅袅消逝……

*　　　*　　　*

罗森多终于去谛听墙壁的庄严的话语，人们从那安谧的冲击中，接触到生命与死亡。墙，它是静寂的、冷冰冰的看守，包围着的是一场无形的战斗，一场黑暗的悲剧。一个人要了解墙壁的话语，那就得沉默无言，神游于生死之间。罗森多最后茫然看不见生路，感到已经没话可说了，刚健的身躯颓然倾倒。这时，他懂得了墙壁的话语。

一二　巴伦西奥到了亚纳尼亚乌伊

卡西亚娜的肚子越来越大，把一条肥大的羊毛裙子撑得鼓鼓的；她的动作变得不灵活了，胸部高耸起来，使她感到又快乐又痛苦。她的整个身子都在稳步而又跳动式地膨胀。她、保拉和多罗特奥的儿女，一家人孤单极了。她腹中有个新的生命在蠕动，准备着要降临人世，而外界的生活则是艰苦而贫困的，那无依无靠的境遇也好似母腹中的胎儿，在一步深似一步地侵入悲惨生活中来。麻子巴斯克斯现在怎么样了？多罗特奥·基斯

佩又怎么样了呢？姐妹俩以及孩子们，处在石屋子的寂寞环境里，并没有常常去想心事。她俩从小就饱尝痛苦的滋味，除非真正遭到了很大的不幸，是不会去胡思乱想的。有一天，克莱门特·亚库走来对保拉说：

“保拉，你知道公社的规矩。多罗特奥走了，没找人顶替他，也没交每天不干活该交的钱。更加糟糕的是，你俩不是公社出生的社员，孩子们又还干不了活。开社委会的时候，我得说很多话，来争分配给你们的土豆、奥卡和奥留科。社委们害怕开社员大会。堂阿梅纳瓦尔跑了，大家的心情确实平静了一些，可是还是少不了有讲闲话的。他们象马驹子恋槽似的，叫着想回家乡去……”

姐妹俩不知道新社长来意如何，沉默着。

“景况是不好的。我在社委会上说，讲到多罗特奥嘛，他不是因为偷懒走掉的，他是觉得没指望了才走的。可是，他总可以给你们捎点东西来嘛。你们不知道他的消息吗？得啦，你们去领吃的去。你们出了工，尽管多罗特奥应该为儿女干活，可这回就算了。分粮食的时候，我给你们拨出了口粮。今年收成不太好，可明年会要好些。整个高原都遭了冰冻，加之咱们还不大会种这地。”

克莱门特接着一般地谈了这儿种地的情况，最后说：

“你知道，保拉，你得想法子叫多罗特奥来尽他的义务。我跟孔多鲁米和赫罗尼莫的家属，也讲过这样的话。当然，也还有人走了，可他们是携家带口走的，不再是社员了；青年人走了，也没个家要负担……你呢，卡西亚娜，你就要生孩子了。有的社员死了，有的远走他乡，那就等于是死了一般，可有的又来了。好啦，好啦，我并不是讲你男人，他不是个社员……我等你们来领

口粮。”

土豆、奥卡和奥留科，前些日子收下来了。卡西亚娜尽管怀了孕，还是和保拉一起勤奋地参加了劳动，家务事就叫孩子们管着。她们费力地拔起成熟的植物，然后用长木杈打掉根部的泥土。现在，他们看到，公社按照老规矩，要求一个社员出力。他没有同自己的家庭脱离，因此也就不该把自己应尽的义务加到别人身上。

克莱门特·亚库躬下他那高大的身躯走出小门之后，说：

“别着急，你们可以相信我。可是，如果多罗特奥不回来的话，那他最好想法子寄钱回来。你的情况不同，卡西亚娜。我想，咱们得修改章程……谁的情况都不稳，连公社都不稳，一个女人有个逃避警察追捕的丈夫，那么对她来说，情况就更加不稳了。”

保拉和卡西亚娜知道亚库为人心肠好，办事公道，可还是感到处境困难。她俩的丈夫留下了一点钱，可她们舍不得花掉这点储备。她们是不是该走呢？阿特米奥·乔基与波菲里奥·梅德拉诺之间，斗争还在继续。要是梅德拉诺斗败了，她们姐妹俩是外人，也会受亏待的。

谁也没有沿着哪条小路来过公社，麻子的黑影，好似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他怎么样了呢？多罗特奥又怎么样了呢？三月份来了，雨落得少了点儿，草原上积水浅了，母牛陷在深齐肚皮的水里，贪婪地啃着鲜嫩的香蒲。羊群在山坡上咩咩哀叫，由于抵御寒冷的缘故，它们满身长上了一层厚毛。马匹引颈长嘶着，奔上那高高的山梁。大麦地给画面抹上了一点鲜绿，而藜粟则已经成熟，变成一片灰色了。在有些日子里，峰峦卸下了云雾的面纱，湛蓝的天穹深邃邈远。亚纳尼亚乌伊湖的墨玉明镜，在阳光

下熠熠发亮。

人们从石屋里出来的时候多了。他们沿山坡行走，甚至蹚水穿过草原上的沼泽地。当然，他们过的是一种新的生活，象石头般坚硬而冰冷的生活，可是他们终究闯过来了，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适应的能力。城里人解决了面临的各种问题，会由于自己有才能而怡然自得。同样，乡下人凭着强健的体魄克服了大自然带来的种种困难，那他也会感到高兴的。保拉和卡西亚娜不把地势高当成一回事。她们是在高山的严峻环境里长大的，亚纳尼亚乌伊不过是使她们重温往日的生活而已。那时候，她们饱尝鞭打的痛苦，而现在则担心着不能在公社栖身。保拉盼望她丈夫回来，重新务庄稼；卡西亚娜那晚上在山洞里看到麻子，再看到他率领着一队人马并对他们发命令，她知道那就是她丈夫的生活，大地再也不可能使他回头了。可是，她俩的眼里现在都含着焦虑的神色，凝望着远处的千山万岭，有一帮人在那儿出没，过着冒险的生活。他们都怎样了呢？

一天下午，一阵砰砰枪声从那山传到这山，最后传到村里来了。那声音显然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所有的社员都从门口探身出来，朝远山遥望。风一阵阵把枪声传送过来，战斗似乎越来越近。赫罗尼莫·卡瓦的女人啼哭起来，孔多鲁米的女人朝山顶上爬，想去看个究竟。保拉和卡西亚娜从小就习惯于忍受痛苦，沉默着。远方的土匪帮的斗争，头一回扰乱了公社的宁静。以前，麻子的到来不过引起人们的一阵好奇而已，而这回他攻打乌迈，社员们也是事后才听说的。马多克奥和"一只手"的死，又同一场大难绞在一起，而今也已跟那桩沉痛的往事一道抛到脑后去了。现在，枪声又起，这场斗争关系着三个社员的安危。把我们的好马多克奥和另一个土匪打得遍体鳞伤的机关枪，又在

嘟嘟地响起来了。接着，那枪声象趋于平息的风暴，慢慢沉寂下去，随即又猛然响起，到最后才消融在夜晚的宁静里。对女人说来，这是个痛苦的、不安的夜晚。她们呆坐着，贴着夜色凝成的墙壁，竖着耳朵在听动静。耳边，只有风涛的呼呼声。清晨象平日一样浓雾弥漫，而当雾罩升起之后，条条道路上都不见一个行人。晌午，万山丛中又传出闷雷般的枪声，可是声音轻了，间隔的时间也长了。骑警显然在追逐元气大伤的土帮匪。到夜晚黑暗最深浓的时候，传来了一阵又密集又猛烈的枪声。熬夜的人的黑影，惊骇得抖起来。卡西亚娜尚未降临人世的孩子，好似感到了这场斗争，在母腹中蠕动着。

有两天没听到一点动静了，到第三天，看到埃尔阿托山的斜坡上爬下来一个人。他不顺小路走，而是沿着山梁下来，一直走到了村前，然后几乎笔直地奔下原野，只在有岩壁挡路的时候才转个弯。卡西亚娜对保拉说：

"看，这是巴伦西奥……他就是这么不走正道的……"

她把赫罗尼莫和孔多鲁米的妻子叫出来，四个妇女跟孩子们和亲属一道，聚在一块儿等候着。别的社员走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聚集的人多起来了。其他的人听到叫声，也出门来瞧。那人一到草原上，就不慌不忙地走下水去。水有时深到他的腰部，有时又只没了脚踝。他有一会儿停下步来看一丛香蒲，扯下一把草尖儿朝空中一撒，再向前走，走过一头母牛身旁的时候，用手拍了拍它的臀部。大家急不可耐地等着他，他可太沉得住气，太喜欢东张西望了，赫罗尼莫的妻子这就高声叫他：

"快……快点走！"

巴伦西奥抬起头来，看到集拢起来了的那群人，于是加快了脚步，在水面踏出了涟漪和气泡。他大步流星地爬上山坡，卡西

亚娜和保拉奔过去接他。巴伦西奥没料到迎接他的这场面，对他的姐妹不发一言，并且显然带着惊讶的表情，瞪着那群人，瞪着伫立在各家门前的社员。这么起哄干啥呢？两姐妹挽着他的手臂，来到了那群人的前面。他一个肩头上扛着大枪，一个肩头上挂着背包。

“他们活着吗？”孔多鲁米的女人劈头就问他。她指的是那三个社员。

“有些人死了。”巴伦西奥回答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盯着那些人，破草帽的帽檐遮住了那炯炯的眼神。

“谁？谁？”几家家属一齐问。

“有好几个。”

卡西亚娜最了解他，就用正确的方式问他：

“麻子巴斯克斯呢？”

“活着。”

“多罗特奥·基斯佩呢？”

“也活着。”

“赫罗尼莫·卡瓦呢？”

“也活着，伤了腿。”

“埃洛伊·孔多鲁米呢？”

“也活着。”

这时候，有好些人围拢来了，他们的脸色平静下来了。

“死了谁？”

“好些个，有我们的人，也有监工。”

从头听了这番谈话的人，有几个不由得笑了起来。

“伤腿的，伤得怎么样？”赫罗尼莫的女人问。

“不碍事，会成个跛子。”

两姐妹在那群人中间开路，领巴伦西奥进屋，赫罗尼莫和孔多鲁米的女人也跟着走进去。巴伦西奥把大枪放在一个角落里，从背包里掏出个蓝包袱来。

"谁是孔多鲁米家的？"

叫到的女人伸出手去，他把包袱递给她，说："你丈夫把这给你开销。"

"什么开销？"

"他说的是开销嘛。"

他递给赫罗尼莫的女人一个红包袱，说的话是一个腔调，接着再把背包给了他的姐妹。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情？"

"干仗嘛，跟监工和警察干仗。"

巴伦西奥把一瓢土豆和一瓢奥卡接过来，慢慢地一面吃，一面瞧着门外一大群赶来看他的人。他吃光那两大瓢饭食，出乎那帮好奇的人们的意外，就地倒下躺在地面上，而且很快就睡着了。天还没擦黑呢，巴伦西奥显然亏了觉了。最后，瞧热闹的散了，保拉和卡西亚娜就打开背包来瞧。那里边有质地好的手帕，有布匹，有钱，好多的钱，净是些金元和银索尔。她们把那些东西都藏在一个角落里，用个木盆罩起来。到夜间，她俩托人把克莱门特·亚库找来。巴伦西奥没有要睡醒的样子，他们就在他面前谈话。社长说，多罗特奥欠公社三十索尔。保拉抓了两把钱出来，由于克莱门特在三人当中最会计数，就由他数出三十索尔来还账，另外还数了五十索尔，那是两姐妹献出来"给亲爱的罗森多老汉打官司用的"。

巴伦西奥斗篷上血迹斑斑，满身发出恶臭。他鼾声如雷，时不时呓语："噢，噢，一个蓝狗子监工。"他的脸膛几乎是漆黑的，

脸上那种野蛮而痴憨的表情，象现在这么闭着眼睛就见不着了。第二天下午他醒了，卡西亚娜问他道：

“你要走吗？”

“我留下。”

“麻子说什么来着。”

“叫我跟你们一道干活。”

两姐妹经过长时间仔细盘问，才从他那儿获悉骑警头一天猛烈进攻，逼得土匪们不得不逃走。骑警进攻的那阵，他们不能在卡西亚娜熟悉的那些山洞里安身了。以后他们聚集拢来，根据麻子巴斯克斯的建议分成两组。一组从一个方面佯攻。夜间，骑警准备防守的就是那个方面，不料另一组却从他们的背后摸上去，又快又猛地展开进攻。强悍的孔多鲁米摸到了机枪，把它扔到一个比亚纳尼亚乌伊湖小一点的湖里去了。他们朝南逃，带着四个挂了彩的同伴，丢下了五具尸首。接着，他们差他到公社来。他不知道死了多少骑警。情况就是这么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巴伦西奥并不知道，他的同伴之所以要支开他，是因为他又一次表现出完全不顾危险，卤莽得不仅对他自己不利，也对大伙儿不利。

巴伦西奥拿毯子把大枪包起来，藏在屋顶的茅草中间，接着就走到湖边去，把斗篷洗了晾在石头上。他光着肩宽臂壮、肤色黝黑的上身，迎风返回村庄。社员们看到他经过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你好哇，巴伦西奥！”巴伦西奥就这么光着膀子，开始在亚纳尼亚乌伊过起日子来。他那笨脑瓜也开点窍，但有些事儿就是擦过他的耳朵和眼睛，他也并不懂得是什么意思。

雨季过了，梅斯塔斯神父来主持庆祝圣伊西德罗节。社员们在神龛的旁边砌上两行石头，上面搁根横梁，再把钟挂起来。

钟声啷、啷、啷、啷地响起来，群山随声应和——“难道他们搬到那高山上还敲钟吗?”社员们在节日里喝奇佳酒，巴伦西奥也喝，醉得睡着了。他姐姐保拉对他说：“咱们做弥撒去。”他去了，看见大家都跪下，自己也跪下来。神父拿一个大杯喝酒，喝着喝着就骂起人来，骂社员没有给圣伊西德罗上油彩，没修个大屋子把他装起来，好让大家都能进去。社员们答应他要修，只是公社又遭了罗森多坐牢这场灾难，花掉许多钱，才一时没力量修。神父说：“天主保佑你们。”巴伦西奥不知道天主是谁，心想他许是个比麻子巴斯克斯还要有能耐的大头儿吧。有一天，监工的警察来了，巴伦西奥想要把他的大枪取出来打他们，可是保拉对他说：“别乱动。”他这就呆坐在小屋门前不动弹。警察们想抓土匪，在全村搜了一通，可没找到。有个人走过巴伦西奥身旁的时候，瞪了他一眼说：“这些傻乎乎的印第安佬要干啥呢?”巴伦西奥不明白“傻乎乎”是什么意思，可是他肯定警察没骂人，要是他骂人，就会管他们叫“驴子”了。现在，巴伦西奥开始感到需要有个女人了。他懂了这回事，是因为有个晚上他碰上了一对男女社员，喘吁吁地在草丛里干那事儿。另外，牛倌伊诺森西奥同他交上了朋友，也跟他说了那回事。他想叫塔德娅怀个孩子，就象麻子叫卡西亚娜怀上孩子似的。塔德娅是伊诺森西奥的妹妹，她还没走出村子就被他放翻了。卡西亚娜不久就要分娩了，麻子是为这事差他来的。另外，他还要办一桩差使，那桩事他对谁都没说过，甚至对伊诺森西奥也没说过。他俩一道放牛的当儿，他可是什么都跟伊诺森西奥谈的。他喜欢放牛，不喜欢放羊。眼下高原干了，他不用鞍子不用缰绳，就能跳上马背去把牛赶拢来。社员们都说：“这可是个马把式。”他还喜欢到湖边去。湖边长着大片香蒲，里头有野鸭子。他为了不叫野鸭子飞走了，就黑

夜去摸，摸到一个就把鸭脖子一把扭断。要不他就去咬那鸭子的喉咙，去吸鸭血，鸭血可是挺好吃的。他的姐妹常跟他说："这湖是魔湖，你上那儿可别出了事儿"；但是，她俩还是把鸭子烧了，鸭子烧土豆味儿可美哩。她们还提醒他，别上坍塌了的屋子那儿去溜跶，有个魔鬼"孩儿"住在那儿。他就到那儿去，想见识见识"孩儿"，但总没碰着。肯定"孩儿"是个懒鬼，老睡觉，不出来。他最喜欢的还是爬到鲁米山顶上去，瞧呀瞧呀，瞧个没完。他还想熟悉山里的路径，为的是等到卡西亚娜的孩子哇哇落地，就……麻子就是这么嘱咐他的。收过藜粟，大麦又成熟了，打场是件美事儿；可大家都说赶不上当年收小麦了，马匹不够，奇佳酒也少了。他骑着无鞍马飞奔，喝下点奇佳酒，感到什么都好，心想大家没事干，才这么怨声载道。有个晚上，天快断黑了，他窥见塔德娅拿着个黄葫芦，走到流向那些破房子的水沟里去打水。她为了不经过那些房子，就绕了个弯儿。他抓住她，把她放翻在一个低洼地方。她起初抗拒着，终于半推半就了。他觉得女人真是又温暖又甜蜜，感到自己浑身舒服，心满意足。她对他说，他俩已经配成了夫妇，得把这事情告诉伊诺森西奥。牛倌憨笑着，说行，说得等到下一次节日来的时候让神父为他俩举行结婚仪式，再让公社给他俩盖房子。只能这么办了，因为眼下正在为五对新婚夫妇盖新居，他也在打帮手呢。夜晚，他就跟塔德娅躲到个山窝窝里去了，真是万事如意。召开了个社员大会，人们议论着，说是要把波菲里奥赶走，把外来人都赶走。巴伦西奥说："你们说的我吗？"这就弄得大家都笑起来，结果是谁也没赶走。波菲里奥说，他发现大湖的排水道能够挖深，还应该在草原上开条沟，因为湖水涨了，排不出去，草原才受淹，排掉水，就可以在草原上开荒种地。那个叫乔基的人说，还是一切照老样子

的好。他说波菲里奥想激怒湖精，捅出那黑女人来为非作歹，损害公社。巴伦西奥心想，他去逮野鸭子的时候，她可没出来过。她许是住在水深的那边，因为他只在通往蒙查的石质湖床这边活动，这边有鸭窝，没有什么女人。她准是住在远处。可大家连个女人也害怕，那也太草鸡了。他还是要去抓他的鸭子，要是她来捉弄他，那他就要象对付塔德娅似的，把她放翻。天气很好，只是很多社员怀念着罗森多，不知他哪一天才能出狱。安布罗西奥·卢马说，得编草席和烧石灰卖，于是大家就开始割香蒲编草席，烧那颜色泛青的石头，这就出来了草席和石灰，拿到镇上去卖。巴伦西奥也学会了编草席，烧石灰。他说他不要钱，只要吃的，人家就给了他一口袋面包，他同塔德娅一道吃，面包好吃得很。入夜，晴空万里无云，明月照人，星光闪烁。孩子们走到草原上去，高高兴兴唱着儿歌："月亮月亮亮……"；他回忆起了自己儿时的痛苦，看到这儿没有人挨鞭子，什么都好。剪羊毛的季节来了，他也剪羊毛，没有来个监工把羊毛拿走，羊毛都留在公社里。塔德娅说要给他织件斗篷，他说他要紫色底子夹红绿条纹的。塔德娅按他的意思织，织出的斗篷真漂亮。什么都好。要有谁抱怨的话，那他就是要讨人厌。卡西亚娜就要临盆了。他对塔德娅，对自己的新斗篷都觉得满意。他要多编些草席，好给塔德娅扯一块细棉布来做件衣服。山高天清，湖水象塔德娅的眼睛那么放亮。什么都好……

一三 矿区发生的故事

那天下午，卡利斯托·保卡尔在加拉扬高原上赶路，就要走

完到达纳维尔卡矿区的最后一程了。矿上产金子、银子和铜。听说，一个最蹩脚的矿工每天也能赚到一个索尔。蜿蜒于安第斯丛山间的条条小路，都汇聚到了通向纳维尔卡的大道。卡利斯托看到，在一条小路上，有一列奇怪的队伍朝他走过来，后面由监工和警察押送。押送人的，骑着高头大马，佩带的步枪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大氅和斗篷象是荒林衰草间的杂色斑点。被押送的人，两个一排，用手铐扣着腕子拴在一起，艰难地步行着。卡利斯托不由得有些害怕，但是接着一想，他并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也没短过人家什么东西，因此继续放胆前行。那队人马走上大路的时候，刚好跟他碰面了。

"站住！"有个监工对他吆喝道，"你叫什么名字？"

"卡利斯托·保卡尔。"

另外一个监工掏出张大纸来查看，而被押送的囚徒都怜悯地望着卡利斯托。那挡住他的监工对他说道：

"你准是个逃犯，瞧你那一脸害怕相就知道。"

"什么逃犯，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不明白？哼！"

另外那个监工最后把大纸折起来，说：

"这上面有个叫卡利斯托·帕拉的……"

"瞧，准是这家伙改了名儿。"

"我还记得他。"又一个监工说。

"把他扣起来！"一个样子象这帮人的头头的家伙命令道。

这时，有个犯人反抗起来：

"这多不讲理，他妈的！我在各处庄园里从没见过这青年人，可而今看他的名字跟另外一个人的相象，就要欺侮他。就凭他这身衣服，也可以知道他没在滨海地区待过。我们可是男子

汉哩，他妈的！要是把他抓起来，那我就躺在这儿，杀了我我也不走了……我们都这么办，好吧，伙计们？"

警察和监工没料到犯人要反抗，也不想在这寒冷的山区停留，就继续赶路。而且，每个犯人都算是他们的一份功劳，交割得越多越好，丢不得。卡利斯托走到那虽然身带锁链还是维护了他的自由的人身旁去，问：

"您叫什么名字？"

"名字？哎，青年人，名字有什么用呢？我是个逃犯。甘蔗庄园的雇工，受不了奴役而逃走，就叫做逃犯了。我们欠了一身债，要活下去得向庄园主开的店铺赊账，一世都还不清。打摆子病死人，干活累死人，监工折磨死人，这还都不算。你可别到海边去，青年人。你上哪儿？"

"我到纳维尔卡做矿工去。"

"我没到那儿去过，但愿你到那儿万事如意。你不用操心我叫什么名字了，因为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老板们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派监工抓我们，还有官府相帮，这都是因为有笔该死的阎王债。我们会死在甘蔗园里，到死还不会知道吃顿安静饭是什么味道……青年人，你离开我们走吧，我们是当牛做马的人。"

卡利斯托望着那群衣不蔽体、铁锁锒铛的囚徒远远离去，但他不能老想着他们，因为纳维尔卡的大烟筒很快在远方出现了。卡利斯托朝矿区走，而囚徒们被押着走另外一条道。一挂装着煤的电缆车，突然从他头顶上掠过。电缆一端遥接高山，另一端下通纳维尔卡。

道路蜿蜒而下，在电缆车卸煤的地方进入纳维尔卡，有几个满脸乌黑的工人在那儿等着卸煤。再往下面，是用马口铁、砖

瓦、茅草盖的屋子；四周围的山头上，新老矿井张着黑洞洞的井口。冶炼厂要远一些，座落在一个山谷对面，有座桥横穿过山谷通到那儿。卡利斯托从桥上走了过来。他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新鲜东西，感到惊奇而又兴奋。地面上铺着铁轨，小车子和装着货的大车子，还有嵌着玻璃窗能坐人的车子从上面通过。车子哐啷哐啷地响着，而一般却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这么嘈杂的声音。那座钢骨水泥桥，他觉得又结实又漂亮。他到傍晚才抵达纳维尔卡矿区中心，向个穿短皮大衣从一家商店门口探头张望的人打听他能找谁去谈想做工的事，那人指点他到街对面那间房子里去找人。街上，矿工来来往往，他们手里拿着稀奇古怪的工具，有的人帽沿上还嵌着灯。卡利斯托走到那家门前，瞧见有个人在看书，于是就跟他谈起想找活干的事情来。

"啊，你来得正好，"那人说话的时候，一撮小胡子在抖动，"这帮子矿工就爱闹事。因此，下星期一准能把你编到个班里去。眼下你到工棚去住下来，住在第三区。"

那人走到门口，用手指路：

"你从那儿转弯，走一段路，再朝右转，就到了第三区。"

卡利斯托按照那人指点的路子走，该到了第三区了，可他不识字，还有点拿不准。有个人在屋里叫：

"进来吧，这儿是工棚。"

"是第三区吗？"卡利斯托问。

"对，进来。"

卡利斯托走进去。那是间狭长的大棚屋，挨着墙壁从地面到棚顶架着一层层木板床。有的床铺上有人在睡觉，有的上面铺着简单的卧具，还有少数几张只有光木板。卡利斯托不知道到哪张床上去开铺好。这时，忽然听到靠棚顶的地方发出笑声，

有人攀着铁梯子走下来对他说：

“我睡不着。你是来做矿工的吗？”

“是的，我才找了工作。”

“你到那没放东西的铺位上去铺床。不，别占这个……我告诉你，可怜的卡瓦斯不几天前死在这床上，是呕血死的。该死的炉子！他们洒过点卫生水，可我看还不够。对，你占那铺位行，尽管里卡多这混蛋——瞧他睡这儿——说，那床上闹鬼，鲁法西归天了，可还恋着那床铺。”

卡利斯托感到，这人初次见面就说出这么多死人，未免有点不友好，可是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很坦率，没含一点敌意。因此，他在个不太高的床位上摊了铺，因为他觉得那个人的床位太高，好象从鸡棚里爬下来似的。他立刻从背包里拿出两件斗篷和一条毛毯来，这样盖着可以御寒。宿舍中央，生着个烧煤的火炉子。那迎接他的人穿着一身乡巴佬衣服，说自己名叫阿尔维托。他兴致勃勃，想聊天，指着那火炉子说：

“一个星期以前，工厂给我们装了这火炉子，来讨好我们，可这挡不住一桩大事。从前，煤只供冶炼用和美国佬用，这才免不了要……”

“要什么？”

“罢工呗……我们要大干一场，明儿就开始。”

“罢工是怎么回事？”

“就是大家不干活儿，直到工厂接受了咱们的要求条款才上工。”

卡利斯托铺好了床。他不懂要求条款是什么，正要问，有个床位上发出来嘟哝声：

“你们还让不让人睡觉，唧唧喳喳没个完？”

阿尔维托和卡利斯托都不想睡觉，就一道出去溜溜。天已经黑了，可是街上有照明灯，那灯不费油，连闪都不闪一下。卡利斯托问了那灯的名字，打听到好些稀罕事儿。从街道往远处看，看到熔炼厂一大堆厂房发出红得发白的光，一个个伸向天空的大烟囱在冒着烟。他们经过几间屋子，里面飘出嗡嗡的歌声来，卡利斯托打听到那是留声机在唱歌。他想进去瞧瞧，阿尔维托就对他说：

"那儿有婊子，你一来就想染上淋病还是怎么的？"

多少新鲜事儿！他真想让他不停地讲解下去。他的朋友笑着说：

"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今这些邪门歪道我都知道了，瓦斯气味也闻厌了，可说是文明人了……"

再往前走，他们看到有些人在跳舞，有人弹着吉他伴奏。

哎呀呀，你亏待我，
转过背儿不理我，
我可有个金矿，
姑娘，还有个银矿。

"你学学，学着回去唱，这是矿区流行的'马里内拉'舞曲，你听。"

我要是不能得到
那讨厌的一颗心，
那么金矿银矿
对我又有什么用。

夜深了，那百事通说：

"咱们到王子饭店去。"

那是一个大饭堂，里边搁着些黑乎乎的木桌子，桌旁有人围着吃饭，喝酒，聊天。卡利斯托看到只有他穿着草鞋和一条粗呢裤子，感到不自在，不肯进去。

“进去吧，傻瓜，谁也不会说什么，大家都是这么来的。”

阿尔维托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拖进去，又怕他不自在，选了个角落上的座儿。可是，谁也没注意卡利斯托的到来，他这也就慢慢不害怕了。他俩坐下吃饭，席间阿尔维托还要了皮斯科酒，拿出香烟来一道抽。卡利斯托看到房间四壁都是脏乎乎的，桌子上满是刀痕和油迹。矿工们出出进进，有的人留下来喝酒闲谈。满屋烟气熏得这个新手有点头昏脑胀了。

进来了一个小老头，人家跟他打招呼，叫他堂乞客。有两个公子哥儿模样的人陪着他。他们坐在卡利斯托旁边那一桌，叫了酒。

“这老头是堂乞客，”阿尔维托说，“另外两个是新闻记者，昨日来到这里来采访罢工消息的……堂乞客是整个纳维尔卡矿区剩下的两个老头中间的一个，可说是个叫化子，靠人家施舍和请吃点东西过日子。”

那老人喝着威士忌，咂着嘴：

“啧啧，威士忌真不赖。对，两位先生，我就是埃塞基耶尔·乌尔戈伊蒂亚，可是在矿区大家管我叫堂乞客，这名字象外国佬的橡皮糖似的粘着你甩不掉！你们刚来，不知道这情况。其实这儿谁也不了解情况，因为就剩下两个老汉了。我还能动弹，那位原来身体很棒，得到了个‘风镄’绰号的老伙计，而今可是得了风湿病，躺着动不了窝啦。要是黑地狱把谁吐了出来，而不再把他吞下去那是很少见的，他的白胡子拖到胸口上了。咳，咳咳……你们瞧，咳得多厉害。吞矿渣子吞了一世，往后呕也呕

不完。”

那老汉两眼混浊无光，铅灰色的胡子好似生了锈。干皱蜡黄的皮肤上，象起了层铁斑；稀疏散乱的长发，一绺绺垂落在脏乎乎的颈脖上。一件污黑的斗篷，掩着破衣烂衫和瘦弱的身体。他的神情显得沮丧而不安。卡利斯托拿这老汉跟公社那些目光清澈、脸上虽有皱纹但气色好、神态安详的老人一比，悟出了两种生活和工作之间的不同之处。他没有时间来自个儿对此仔细思量。那老汉又喝过一杯酒后，在记者询问下又开始讲话。

“啧啧，威士忌真不赖……而今这酒涨价了，喝不起了，早先可是象喝水一样的喝啊。的确是发生过好些事情了。朋友们，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你们看，原先从这儿就看不到这些烟囱。地是灰濛濛的一片，矿井张着大口。没有什么‘矿业铺子’……，我说的是‘矿业公司’，说惯了嘴，就改不过来了……学舌学不好……唔，冶炼厂那大家伙，那些鬼高楼，也都没有。那时候就想淘金子，不想找铜。也没有这个大房子，玻璃窗就更加少了。还有什么台球！呸！不过是两个球儿碰……碰……碰就是了，那我不喜欢。我还是爱掷骰子，玩纸牌儿。那会儿怎么样？还不是好好的。个个都是男子汉。这儿是我的心，还不是在旧斗篷里头跳着。那会儿没有矿业公司，就是一片荒地，拿矿坑当房子住，我们就是那么过日子的。想想我那老爹！他死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是给炸药炸死的。那会儿我还小，可也能记事情了。那会儿，我们的老板林切——我知道是林奇，你们别着急嘛，他给一块大岩石弄昏头了。那外国佬简直是疯子，花起钱来泼水似的。他跟贝莱斯家比阔气。单说罗萨里奥圣母节吧，那是个大节日，有斗牛和各式各样的节目。有一回过节，贝莱斯家放出几条大牯牛来，蹄子和角都包着银子。林切老板哪里肯让！

他放出的牛，蹄子和角都是包金的。可我告诉你们，开矿也帮了他的忙。开出矿来，钱多得花不完。我跟你们说过，我爹死了。我一天天长大，矿井就粘上我了。有一天，我跟林切老板说，‘让我下井吧。’老板答应说，‘你下吧。’我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都得下，矿工生成就是这命啊。我这就干起活来，干着干着碰上我跟你们说过的那块大岩石了。林切老板急着要拿到矿石。那需要打开岩石，排掉水，才能跟上那矿脉……这就劈呀，挖呀，打眼呀，放炮呀，也不知道闹腾了多久。想要用炸药掀掉一座石头山！在一个倒霉的日子，林切老板伸腿了，留给他太太和儿女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小勺儿银子。这就是象他这么个人物的遗产。功夫都白费了，全完了！那外国佬真是疯子。可是，老实说，谁要是不首先想想，那就不能叫人家疯子的。那种明知可能找到财宝而不肯冒险去找的人，兴许才真是疯子哩。傻乎乎的，不敢动，那才不成器，那才是疯子。我现在倒记起来了，梅利顿老汉倒总是找宝得宝。他会找矿，一找稳找到。可他老是独个儿去找，不叫谁陪着找。也真鬼，他找得出金子，也比财主还能花钱。他两个眼睛里有什么呢，怎么能见着这么些东西？这谁都纳闷。你们知道，有的人在山上开金矿，有的人在河里淘金子，大家都一个样，有时碰巧找得多，有时运气不济，就找得少，就是这么回事。可梅利顿老汉总是找得到好多金子，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人们这就暗地里嘀咕，说梅利顿跟沙皮罗有交情——帕塔斯那边管魔鬼叫沙皮罗，因为只有那长着尾巴的，才能弄得出这么些金子。这闲话儿传到了梅利顿的耳朵里，他就笑着说：‘你们说精灵鬼怪跟我混在一起吗？我听说大家谈了沙皮罗怎么的。天主保佑，让我来做卡门圣母节的领头人，好叫你们看到我跟沙皮罗没什么交情。’他说到做到。按照老规矩，

年年在波略克地区庆祝卡门圣母节。梅利顿双手花钱，因为他只有两只手。要是他有三四只手，也就会用三四只手来花钱的。瞧，大家这就不能再说他跟魔鬼有交情了。他一死，也就把他的本事带走了。后来，又出了几个会找矿的——总会有个把两个嘛，是不是？可是谁也比不上梅利顿。他那份阔气呀，真是远近都闻名。要是有人卖东西叫高了价钱，买家就跟他说：'你以为我是梅利顿吗？'噢，我本来是跟你们说林切老板的。我就说说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吧。老板死的时候穷了，这我告诉过你们。他那起名叫做'希望'的矿山，也扔下了，我们矿工全都来到了纳维尔卡。那阵子待在这儿的那帮外国佬姓戈弗雷，这姓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念……我想大概是写成Godfreidt① 吧……你们看着了吗？怎么不给我校正校正……可那时候我们安不下心来干活，因为在加拉扬高地那边有一帮子土匪，挺威风的，中间有个叫麻子巴斯克斯，这人后来可出名了。"

卡利斯托低声对他的朋友说，他认识麻子巴斯克斯，并为他自己能攀上这么个鼎鼎大名的人物而感到很神气。

"那帮拦路客打劫买卖人和赶脚的，谁经过高地都不安全。听得有消息说，土匪们要集合起来打纳维尔卡——我过后想这许是谣言，说是戈弗雷家的银钱呀，威士忌和皮斯科酒呀，女人呀，总之是什么都要抢。戈弗雷这就挑了二十个棒小伙，中间有个叫莫拉的，人家管他叫'木头'，当了个头。我也编在这个队伍里边。我们都背起发给我们的大枪，还领了子弹。听，有个外国佬说了这么几句话：'你们到加拉扬的山洞里去，把那帮土匪给我抓来，抓不了活的我要死的。'他说这话自然没说得这么顺口，

① 英语姓氏，正确拼法应为Godfrey。

他打的外国腔，听起来叫人忍不住要发笑。还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匹马，一瓶威士忌。我们这就在一个晚上出发了，天黑得比我的斗篷还黑，我们排成一溜，在那片高地上走呀走呀，怕给人发觉，不做声。大家不做声，还因为眼看就要出大事情了。我们到达那些山洞旁边时，天刚放明，又亮又不亮的。我们大口大口地灌了威士忌。那个莫拉是老手了，走在前头。他最后溜下马来，还打手势叫我们也都下马。我们下来跟他凑到一块儿。静悄悄的，只有风儿在草丛中间打唿哨，还有只利克利克尖叫着飞过。坏了，有匹马叫了起来，另外一匹跟着叫。有的人在胸口上划着十字，可谁也没有放一枪。太阳要出不出的……我说，咱们再来杯威士忌好不？啧，威士忌真不赖！”

有几个青年矿工和老矿工凑过来，围上堂乞客和记者，一边自个儿喝酒一边细听。另外几桌有人在打纸牌，掷骰子。

“我给你们说了，那儿静悄悄的。太阳刚刚出山，什么都瞧不清。山洞在石头旮旯里，张着大嘴，黑着哩。好似没人藏在里边。有人说回去算了，因为没有人在，可莫拉那家伙叫我们排成一行，说：‘咱们走吧。’大家都端着枪准备好。我自个儿嘀咕：‘干这买卖今天你可是头一遭哇，乞客，你可是头一遭。’肯定其他人也会这么嘀咕，可大家都还是跟着走，莫拉走在前面二十来步。我对你们说过，他可是个老油子了。他猛地停下来，端起枪做好准备放的姿式。可他并没放枪，只是回过头来打手势叫我们紧跟上，这就走得越发不出声音了。我们跟着莫拉那家伙摸到了一个最大的洞子里面。嘿，瞧！土匪们全睡在酒缸里做梦呢。他们的步枪和马枪都靠在洞壁上，我们全收过来后，莫拉就放了一枪。那帮造孽的野鹿似的一碰，惊醒过来。我照老规矩管他们叫基督徒，如果他们是的话，就应该知道还有天主。我一

世都没见过有谁眼神吓成那样。有人把枪口对着他们的脊梁咒骂他们，他们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们把他们的胳膊反绑着，点点数，一共有十四个人。等到他们惊慌过后说得出话来时，就告诉说麻子巴斯克斯和另外四个人，前一天走开了，真是运气好。经我们盘问，这些晦气鬼说，他们抢了几个运酒的，把酒都喝光了。要他们的命的事儿，对我们可成了大好事。这也就是生活。要不，看有多少矿工要丢了小命儿。哎，这些人怪可怜的。给人家追得紧，慌着逃命，比野兽都不如。头发老长老长的，披到肩头上了，甚至于把耳朵都遮住了。我们跨上马，让土匪们夹在马队中间，两个两个并排着走，就这样回到这儿。那个欢迎哟！谁都不相信自己看到的这场面了。大家都以为我们几乎会全都给打死的，脸朝下捆在马背上运回尸首来呢，不料看到我们俘虏了十四个土匪回来。戈弗雷们把他们关在工具房里，那是间最大的房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巡官和区长，更谈不上什么警察、监牢了。戈弗雷中有个人说：'该把他们枪毙了，'另外有个叫埃斯塔尼斯拉斯的说：'该把他们绞死。'这就用根粗索子系着他们的头发，把他们吊在屋梁上，那乱蓬蓬的长头发正好顶这用场。他们说：'你们宰了我们比这还强。'头皮不是铁打的，吊不起一个人。瞧，他们的头皮吊得裂开来了，慢慢扯宽了。眼睛朝上翻，好似个口袋，有的不多久就死了，对几个最经得起磨的当胸给了颗子弹。嘿，这可是场好教训！过后就没有这种土匪帮了，也就能干活了。"

"好，我们再来杯威士忌。"一个记者说。

老汉笑着说：

"啊，这可是你们要的威士忌。那就喝吧……啧啧……威士忌真不赖！"

卡利斯托和他的朋友却喝着皮斯科酒。老汉接着说：

“麻子巴斯克斯逃掉了，往后他在另外的地方出了名，可是再也不回到加拉扬来了。”

“可他给逮住了，”一个记者说，“我们来的前一天，收到了个电报，说他给逮住了。”

卡利斯托想到公社。麻子也许是为了保卫公社才被捕的，事情可能变得复杂了。他心里很难受，再要了一杯酒。

“往后就是拼命干活了。我们背着筐子，光着脚丫儿，坑道太低，还得曲着背走。顶板上滴下水来，冷得人发颤。那会儿钻矿洞，爬巷道，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朋友们，我身强力壮的好时光，就是在这么个地窖里度过的。我再也没过过那样的日子了，矿工的命就是这么苦撑的命罗。矿脉钻到底下去了，要跟着刨下去，我和我徒弟就沿着根粗索子下井。我那徒弟名叫埃利奥多罗，我记得挺清楚。他是个刚到矿上的小伙子。老是刨呀刨呀，石头硬得很，要放好多炸药，那时已经开始使炸药了。到收拾停当，就得赶紧躲开。我来不及把矿灯扎在头上，就用牙齿咬着，两只手是只能抓绳索的。咳，埃利奥多罗是个新手，他也来抓索子，抢着向上爬，他看到引线烧着，害怕了。有的是时间一个个上嘛，可他偏急得慌。得，我的朋友，喀嚓！索子断了，我们摔落到井底了。谁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说：‘绳子断了。’你想想，我说这个是好玩的事儿吗？明摆着是绳子断了。埃利奥多罗说：‘基督保佑。’我们两个瞧着那打的炮眼，引线燃到里边去了，没法掐掉了。炸药一爆，会把我们连同石头一起，炸得片片飞落。我想叫人来，可接着一想，等到人过来，另外投下根绳索，我们还不炸个稀巴烂了。我接着又想什么呢？想得出奇！我的矿灯掉在一旁，一看到那矿灯我就想起来，一爆炸，矿灯就会灭

了，就会一片黑，这可叫我越发害怕。怕什么？而今我也这么问。死就死，有亮没亮还不一个样，可那时候就那么想。埃利奥多罗跪在地上穷叫：'基督保佑，基督保佑。'我说的这码事时间很短，可那会儿我们觉得特别长。炮眼口上冒出一缕烟来。嘿嘿，我瞧着我的光脚丫儿，一下子想到了个原来没想到的主意。我把脚后跟抵着炮眼，朝里头猛塞。一丝丝烟都冒不出来了，难道炮能给闷熄吗？时间在慢慢过去，多长的时间哪！还没爆炸。可有的时候，炮并没人去踩，也是不爆的，已经过时候了，它却又突然爆炸，炸死因它迟迟不爆炸而走拢去的人。我想的是这事儿，谁知道埃利奥多罗想什么呢。时间就这么过去，过了好久好久，炮还没爆。我把脚后跟挪开，冒出来几缕烟，就再也没什么了。我拿着矿灯去瞧炮眼口：确实一点不冒烟了。哎，这是命，朋友，这全是命！我们这才发觉，我们的脸都吓白了，汗直淌。全是命啊，朋友！我们的日子过的不那么好，可到那种时候，人才会明白自己想活下去哩。第二天，我们又凿炮眼放炸药。为了保险，我们把引线拉得老长，点燃之后就爬了上来。两次装的炸药一起爆，轰隆隆响，整个山都摇动了。我们也安心了，就好象除掉了个隐蔽的敌人似的。可是那一刹那，那会儿等着出事的时刻，我不知道是一分钟还是十分钟。我只知道我死了又活过来，经过了一百年到几万年的光景。我这才明白，天长地久并不看过了多少时光，看心头怎么感觉就是了。"

老汉喝着威士忌，不吭声了。两个记者也默默无言。卡利斯托感到有点头晕，他怀念着公社，直想哭。

"唔，堂乞客，"一个记者说，"可您说的对我们报道时事不管用。您谈谈矿上罢工的事好不好？"

“哎，朋友们，罢工我可见过好多回了。有一次我到中部矿区去碰运气，到了塞罗·德帕斯科铜矿和整个矿区，见到过一次最奇怪的罢工。那时候，有个矿上有一大帮子美国佬，我不知道眼下还是不是这样。那矿是萨利罗萨斯太太的产业。那位家产百万的太太住在利马，信神信得出奇。有一天，听说她派人送来了一尊圣母像，要安放在井下。那尊圣母像的确是漂亮得很，它从火车上抬下来，运到了矿区。大家知道，矿工是不许妇女下井的，说是妇女下井能带来晦气。这一回，他们就不让圣母下井。萨利罗萨斯太太说要照她的吩咐办，说圣母并不是个普通妇女，可是矿工们说，她总归还是个妇女，坚持不让步，最后罢起工来了。工程师们想出个妥协办法，在井口旁边修了个神坛，把圣母安置在那儿。瞧，这次罢工多有意思？中部的矿工比北方的要迷信，我们就够信神信鬼了。我告诉你们，他们还信穆基哩。那是个矮个子鬼，大肚皮，干瘦干瘦的，藏在矿坑和巷道里，暗害猫狗和睡着了的矿工。这种传说说的是煤气，煤气升到一定高度，就能毒死小动物和打盹儿的人。我有一回笑话了那矮子，骂了他，矿工们几乎要揍我了。我寻思，干架总得有个由头，为这么个可笑的矮子干场架可值不得，这就回北方来了。哎，我说离了谱儿，没回答你们提的问题。我见过二十来次罢工。一罢工，我们矿工就很难不被打得头破血流。戈弗雷家族是土生土长的外国佬，可算是半个本地人了——人家说他们是斯拉夫人，我不知道斯拉夫人是干什么的。戈弗雷家经营之后，纳维尔卡矿转到秘鲁人的手里，整个儿成了秘鲁人的财产。啊，糟糕！后来落到了意大利和秘鲁老板的合营公司手里，最后才归到了矿业铺子的名下。这批美国佬改进了技术和管理，矿开得好一些了，可矿工的日子也就难熬了。早先作个矿工，跟如今不一

样，要自由自在一些。如今矿工给折磨苦了，可到头来也并没多赚钱，因为东西全都贵了。罢工！罢工！好吧，我也没说不要罢工嘛。可是美国佬住在那边那些漂亮房子里——你们瞧瞧，从这儿瞧得见那些房子，亮堂堂的，住着多么舒适，他们是不会知道穷人的痛苦的。我也知道要闹罢工，甚至于还作过头头哩。硬抗下去就是呗。罢他个二三十天的工。他们有的是钱；矿工呢，有的是饿肚子的日子。罢工就这样结束了，这还是大吉大利。要不呀，就有军队开过来，见什么朝什么开枪，地上横七竖八摊着尸首……”

老汉最后的话语，给一阵嘈杂的声音淹没了。人们叫着："阿伦帕特"，"阿伦帕特来了"，"十二点那班接班了"。进来了几个穿皮茄克的人。阿尔维托对卡利斯托说：

“走在前头的那个人，是纳维尔卡工会总书记阿伦帕特。”

阿伦帕特是个胖子，还很年轻。他取下帽子，露出来一头短发。他跟他的同伴们一道，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王子饭店沸腾起来了。很多人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有的人从远处向他问候："你好，阿伦帕特。"打牌的，谈话的，都停下来了。

“情况怎么样了？”有人问他道。

阿伦帕特一面咬着夹肉面包，一面答道：

“答复咱们提的要求的期限，到十点截止。斯坦利不仅不答复，而且还要求当局再派警察来。刚才又来了五十名警察。我到工会去过了，没接到答复。已经过十二点了。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要按照决定办：从六点那班起，谁也不去上工。”

“罢工万岁！”

“万岁！”

“阿伦帕特万岁！”

“万岁！”

大家都谈起罢工和提出的要求来。

“提了哪些要求？”卡利斯托问。

“提了很多条，”阿尔维托答道，“可是主要条款是给司炉发防护面罩，防止肺病；给在积水地区干活的矿工发雨靴；最低工资提高到一索尔五十生太伏，因为一索尔不够过日子。矿上开的铺子实行赊账，矿工欠的钱就一天天多了。要建造床位少一些的宽敞宿舍——你看见了，我们现在的住处床叠床。要加固支架，减少事故的发生。最要紧的，你知道吗，还是公司的法定总部设在哪儿这讨厌的问题。公司把总部设在州府，不设在附近省城里。这么钻法律的空子，再卑鄙不过了，可你不要以为这是美国佬要的把戏。这鬼点子是秘鲁律师出的，他们帮公司，成了自己的人民的最凶狠的敌人。当然，美国佬接受了，他们还能希望怎样呢？这样，公司一跟可怜的工人发生纠纷，可就好了。有了这该死的法定总部，工人要向公司提要求，就得上州府去，要花掉一大笔钱。问题就在这里。因此，我们要求公司把法定总部设到省会来。”

这儿的气氛象皮斯科酒似的，使得卡利斯托发热了。他说，他尽管还没上工，可也真心实意支持罢工，他吃过法律的苦头，现在他也明白，矿工们跟法律沾上了边，纳维尔卡准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阿尔维托跟他握手表示欢迎他参加罢工，并且对他说，他们该去睡觉了。他们付了账，喝酒喝掉的钱可不少。走的时候，王子饭店的气氛还是非常热烈。看来，数阿伦帕特最镇定了，他正在同那两个记者谈话。卡利斯托向他的朋友指出这情况，阿尔维托说：

“他很沉着，又很勇敢。我希望有一天能象他那样。他现在

三十五岁，十八岁起就下井当矿工了，当时一个大字都不认得。他坚持夜晚学习，慢慢地有了长进。如今他成了工长，好些事儿他都跟工程师们一道商量，也就是说他懂行了。这都不是什么挺了不起的事情，另外一些人也爬上去了。可他没有忘记自己做小工的日子，不亏待一道干活的同伴，相反还维护他们。我们大家都喜欢他，选他做了工会总书记。”

一阵刺骨的寒风，刮过纳维尔卡街巷。阿尔维托咳嗽起来。

“该死的炉子！要是不发面罩，我可会拖垮了……可怜的卡瓦斯！……”

他们回到第三区的工棚里。挨屋顶悬挂着几盏光度很小的电灯，发出暗红的光芒。他们颇为吃力地爬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纳维尔卡的全部居民，都出现在地面上了。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景象。井下的矿工，冶炼厂的工人和电缆车工，全都出来了。他们筋骨隆起，背有点驼，拖着炉火炙烤而成的瘦削身躯，带着被黑暗浸透了的青紫面色，露出煤炭染就的黑色肌肤，出来了。对很多人来说，对那些六点接班或者六点下班回去睡觉的工人来说，那阳光明媚、空气清澈的早晨，几乎美丽得令人惊异。对工人们来说，要是警察没把餐馆、俱乐部、工会总部、妓院都关起来，没有把可以用来开会的房子统统封闭，那么一切都会非常美好。警察还在桥上布了岗哨，禁止两边的居民来往通行。工人们三五成群，在狭窄的街道上行走，大皮鞋踏得橐橐响，警察挡住他们说：不准成群结队的走，快散开，回家去，回工棚去。很明显，警察想叫他们攥不成拳头，形不成力量。他们不能开会商讨对策，而矿业公司却已在招募工贼破坏罢工。招工的人由警察保护着，在镇上穿梭来往，高叫：“愿意上工的，每天最低工资两索尔，欠账一笔勾销。”他们为了躲避挨上石头砸，贴着

屋檐下走，飞过来的石头，打得马口铁屋顶砰砰响，还传出来怒火般的吼声："滚开，狗腿子！""罢工万岁！""我们不是工贼！"阿伦帕特由领导委员会的成员相跟着，好似有分身术一般跑上跑下。他忙着对工人们发表讲话，并训斥警察和招工的家伙。公司没拉到一个人去干活。大家高呼："阿伦帕特万岁！""万岁！"中午，阿尔维托和卡利斯托走出门来，漫无目的地闲逛。他们碰上了个叫喊着拉人去上工的家伙。阿尔维托说：

"你不会去上工，对吗？今天也好，明天也好，一二十天也好，都不去……一直坚持到罢工结束。"

"我不会去上工的。"卡利斯托答道。

"那么，你是个好同志。"

那边，阿伦帕特被一群矿工围着，一面在说话一面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盯着他的听众：

"关掉了饭馆不碍事：有家的矿工给没家的做饭，还有罐头吃。我们已经派出了一批人去办吃的。得坚持下去，同志们。"

"阿伦帕特万岁！"

"万岁！"

总书记朝街尾走，后面跟着一群拥护他的人，卡利斯托和他的朋友也凑了进去。卡利斯托因为自己成了个"好同志"，能跟阿伦帕特一道走，感到十分神气。一个叫杰克的美国机械师，走到总书记面前握住他的手说：

"啊，阿伦帕特，顶好顶好，我也是工人，我跟你们。"

这白人和肤色黄褐的总书记手拉着手，高兴地互相凝视，人们看到这景象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大家都知道，杰克这美国佬没有美国佬一般都有的那种思想，而是具有另外一种思想，可谁也没想到他会来参加罢工。其他的美国佬待在家里，待在

市郊一幢幢小洋楼林立的美丽街区，可是杰克却来到了罢工工人中间。

“欢迎你，杰克！”

杰克在机械车间的助手，是个克里奥约小伙子，英语说得跟杰克说西班牙语一样蹩脚。他说：

“你们以为杰克是什么人？他告诉过我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可是，没有时间来谈论这问题了。镇子的另一边有人在高声叫唤阿伦帕特。他朝那儿走去，后面跟着一些人。两个矿工爬上山谷边上的一块岩石，其中一个用双手做成个喇叭筒叫喊道：

“阿伦帕特，他们在破坏罢工；你来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桥上，有一大堆穿着蓝制服的警察守卫着，禁止通行。矿工们坚定地向前走去，带领这队警察的队长向前走了几步，拔出佩刀来恫喝：

“往后退！”

“我要过桥，”阿伦帕特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个自由的公民。另外，我作为工会总书记，也非得过去不行。”

“往后退！”

“我要过桥！”阿伦帕特坚定地向前进，连看也不看同志们是不是在后面跟着他。其余的矿工为他的决心所感染，跟紧了上去。警察们把枪口对准了他们：“开火！”阿伦帕特面孔朝下仆倒了，另外四个矿工也仆倒在地，辱骂着，呻吟着。美国佬杰克的四周全是死尸。他猛地冲上前去，一个警察劈头一枪托把他打翻在地。另一排枪又打死了几个人，其余的就后撤了。卡利斯托手抓着胸部翻滚着。他依稀听到怒吼的人声，闻到硝烟气味，感到

浸湿了他的皮肤的血液的微温。流了多少血啊！但是，他不久就感觉迷糊，宛若入梦了。

第二天，纳维尔卡矿区的矿工埋葬了死者。

八具草草钉成的白木棺材，抬在矿工的壮实肩膀上，摇晃着。后面，送葬的人群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在清冷的浓雾中间前行，钉着铁钉的皮靴橐橐地闷响。杰克和他的助手走在最前列。

送殡的队伍穿过小镇的街巷，沿着一条山旁小道走到了公墓。公墓萧索凄凉，朽败的十字架伴着荒坟野冢，隐没在衰草中间。八具白木棺材，就排着下到一个长方形的坟坑里。有人用凄怆的声音，最后一次呼唤着倒下了的同伴，在放下棺木时叫着死者的名字："布劳略·阿伦帕特。""埃内斯托·坎波斯。""莫伊塞斯·洛佩斯。"……挨了一枪托的杰克，头上绑着绷带。他和他的助手悲愤满腔，几乎把挽歌变成了呐喊。

那悲怆的声音无法向最后下葬的那个同伴致意，因为谁也不认识他。一个青年工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说，那死去的青年人是前天晚才来的，他没有问他的名字。悲歌与黄土，有节奏地落到了棺材上。

一四　土匪多罗特奥·基斯佩

六月的一个夜晚，黑色天穹下升起了一团火焰，象颗明星似的闪闪放光。巴伦西奥按照吩咐，在鲁米山顶上升起了这团火，好让二十个潜伏着的土匪看了知道，卡西亚娜生孩子了。

巴伦西奥积了一大堆柴禾，火光闪烁，烧了一两个钟头。要

是有谁从远处看到黑沉沉的万山丛里这点火光，准以为也许是个牧人在升火御寒，要不就是个迷途的旅人在弄东西吃。

麻子看不到这火光了，他手下的人谁也看不到这火光了。他被捕了，他们遭受了很大的牺牲，被打得风流云散。到时候，我们要详谈关于麻子巴斯克斯的事情，眼下只能说火光升起时，他象所有被打败了的土匪一样，已经睡在囚牢之中，就好比进了木板棺材，或者说好似被打翻在地，等着供一群秃鹰饱餐一顿。与此同时，多罗特奥苦撑残局，骑马向北奔驰。跟随着他的有埃洛伊·孔多鲁米，一个绰号"蓝眼睛"的土匪，律师和埃米略·拉古纳。赫罗尼莫·卡瓦没跟他们在一起，他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

马队的嗒嗒啼声，踏破了夜间深浓的寂静。多罗特奥以及跟他一道走的人，都低着头前进。他们怎么会去看远处高山上的火光呢，已经没有这份闲心了。现在，他们的心头已经只有仇恨的位置。黑暗中，看不见多罗特奥脑门上的刀伤，他跟虾蟆那场恶斗留下来的痕迹，可是还能看得到他那愤怒而又痛苦的炯炯目光。他们在看来什么都完了的最后时刻逃脱了。赫罗尼莫·卡瓦是在他的怀抱里死去的，而他们不得不把他的尸首抛在荒原上，要不军队就可能撵上来把他们都逮住。多罗特奥怀念他的朋友，怀念那个好社员，忠实的伙伴，他的胸膛象有伤口似的发痛，这是只能用鲜血才能治得了的创伤。

他们奔驰了两天，沿途在各庄园偷换马匹，终于跑到鲁米村附近来了。他们首先想进村去。可是，他们怎么跟赫罗尼莫的妻子交代呢？怎么跟卡西亚娜说呢？又怎么跟他们自己的妻子，多罗特奥和孔多鲁米的妻子说呢？他们只有吐不尽的苦水，而且要是他们被人瞧见，还会连累公社。麻子原来想卖给某省一个商人的一批货物，全都扔下了，现在他们缺钱。看来不宜于

进村去。另外，村子离蒙查区又太近，而蒙查又住着个大罪犯。

他们藏在个山凹里，多罗特奥吩咐“蓝眼睛”道：

“你到蒙查去，到塞诺维奥·加西亚的店里去喝几杯，瞧他在不在家。你晚点儿出来，以防他有行动。唔，你这就没事儿了，回头就买两瓶甘蔗酒带来，给我们润润喉咙。”

他们给了“蓝眼睛”一匹最好的马。他把枪留下来，趁午后斜阳，脸上挂着大好人的神气，在塞诺维奥·加西亚的屋子前面下了马。当地一片荒凉、惨淡淡。甘蔗酒气味和濛濛尘雾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可是罗莎·埃斯特拉小姐的一盆盆石竹，却依然在她家的走廊上繁花竞放，吐出袭人的芬芳。她自己也依然闲坐在群花的后面，石竹花般的小嘴含着微笑，一对媚人的黑眼睛望着广场，好似在盼着谁。她盼的是朝思暮想的情郎。她的父母给她灌输的想法是，她的美貌将给她创造幸福前程，而那是蒙查的所有青年男子都不能为她提供的。她预期着来日的胜利，不仅看不起蒙查所有的男子，而且还看不起它的全部妇女。可怜的醉汉，可怜的抢水娘们！加西亚一家一直百事顺遂，接着是鲁米那桩事情发生了。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伊罗尔丹亲自拜访了塞诺维奥两次，跟他商量他的“事务”。堂阿尔瓦罗的儿子堂费尔南多来看过罗莎·埃斯特拉很多回，两人有说有唱。小姐弹着吉他，少爷随声唱着情歌。费尔南多似乎随时就要求爱了。“怎么不呢？”罗莎·埃斯特拉的父母心想。她长得俊俏，而俊俏是能卖钱的。对她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好景不长，夺地的事情发生过后，现实就给他们带来了沉重打击。堂阿尔瓦罗不独不实践他许下的诺言，反而再也不理睬塞诺维奥了，接着又突然命令拢牲口，索取过高的草料钱。堂费尔南多再也不到蒙查来了。除此以外，上当的老乡对他们也很不满意：塞诺维奥答应过他们的

牲口可以白吃草，可到头来他们却要多交十倍的草料钱。他们甚至不答应他作区长了，有批代表曾经到省会去请求免去他这个职务。总之，大家现在都不理睬他，甚至憎恨他。罗莎·埃斯特拉跟她的女仆把关系闹僵了。女仆威胁说，她再也不去打水浇石竹花了。真够呛！加西亚太太祷告圣里塔·德卡西娅，向她献上蜡烛，塞诺维奥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而罗莎·埃斯特拉则用高跟鞋猛踢着地面。可是，她终于镇静下来，坐在石竹花后面的摇椅里轻轻摇荡。那天下午，她一听到马蹄声，就装出最甜蜜的笑容来，可是骑手转过街角在她家门前下了马时，那微笑随即就变成了咧着嘴的轻鄙的表情。这人尽管一对蓝眼睛很美，可看上去多讨厌！他头发老长，上面满是尘土，一身衣服又破又脏。"蓝眼睛"朝她投出赞赏的目光，靴刺丁丁响着踏过走廊，进了店铺。他在柜台前一个当椅子用的大木箱上坐下，要了半瓶蔗酒，一个酒杯。他小口小口地抿着，咂着嘴，说这酒好。给他送酒并照顾着坐在柜台另一头的两个顾客的堂倌，看到这位新来酒客那副丑八怪模样，不由得吃了一惊。

"您是哪儿人？"堂倌彬彬有礼地问道。

"乌约米人，可我外出多年了。眼下我在这儿找活干。堂阿尔瓦罗答应给我桩差事。"

"嗯……"

"堂塞诺维奥在家吗？"那陌生人再喝下一口酒后也问道，"听说他煮酒，那活儿我也懂些。"

"我这就去叫他。"堂倌说过后，就钻进一个通向内屋的后门里去了。

不一会，塞诺维奥·加西亚走了出来。他只穿着衬衫没穿外衣，脸膛红通通的，直冒汗，更象个酒坛子了。他跟这新来的

人详谈了煮酒的事，听过他的要求后说不行，因为眼下他不缺人手，可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在这儿，要是用得着的话，他会叫他的。"蓝眼睛"随便报了个名字。加西亚太太爱探听消息，从后门探身出来观望。土匪马上明白走廊上那位小姐为什么那么美了。这个风韵尚存的半老徐娘，年轻时想必是个漂亮人儿。奇怪的是她怎么会嫁给塞诺维奥的。他哪里知道塞诺维奥是在出美人的塞伦丁爱上了她，装成阔气的大庄园主把她骗到手的。那女人仔细观察那酒客，可又装作吩咐堂倌干店里的事情："那边那位先生坐的地方，还可以加几个位子。"最后，她叫唤罗莎·埃斯特拉小姐，小姐披着个毛边的大围巾，扭着腰慢慢走着，经过店铺回房去。塞诺维奥回去干活去了，"蓝眼睛"喝罢酒，看到天色晚了，就再买了两瓶酒，一面走一面说他以后还要来喝酒。等到堂倌和煮酒的工人也走了之后，加西亚夫妇俩就谈起那个形迹可疑的酒客来。

"你没看到吗，塞诺维奥？"妻子责备丈夫说，"这人样子可怕，象个土匪。"

"嘿，你又来了。几个月来你老把酒客看成土匪……据我跟那人谈话，我看他懂得煮酒，想必是真想找活干的。"

"如果他是麻子那帮人，可怎么办。他就是一脸土匪相。"

"麻子给撵到南方去了。前两天派了军队，如今那逃犯说不定给打死了。"

"难说，难说，我真怕出事。"

"别嘀咕了。他们不会来打扰我的。"

"哎哟，塞诺维奥！他们可是把乌迈闹翻了天。"

"那也过去了。而且就算出点事，我也有卡宾枪，阿梅纳瓦尔留下的纪念品，想起来不痛快嘛，可也管点用。你瞧，我一人

对付得了三四个，上下邻居也该管点事儿。”

“哎哟，塞诺维奥，塞诺维奥！”

“别烦人了。”塞诺维奥一面熄灭酒甑下的火，一面发脾气叫嚷起来，心里也有点害怕了。

*　　　*　　　*

午夜，土匪帮来到镇郊。多罗特奥带住马说：

“要是我出了事，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办。律师和埃米略·拉古纳，你俩到城里去，到我们知道的那酒店去，跟头儿接上关系，孔多鲁米和‘蓝眼睛’还往北走，去弄点钱。即使我们中间有人死了，那也不要紧，活着的还是到我说的地方去。要是我还活着，就跟‘蓝眼睛’和孔多鲁米一道走，你俩把麻子的吩咐传给我们。现在，咱们就进镇。要不断放枪，好叫人家以为我们有一大帮人。我们去打那一家，杀了塞诺维奥，抢走他所有的东西。至于那罗莎·埃斯特拉，让我首先来。”

多罗特奥一马当先，其他人跟着上。砰砰枪声震破了黑夜的沉寂，吓破了胆的蒙查人以为来了很大一帮土匪。土匪扑向塞诺维奥家，几枪托就把店门砸烂，整个镇子都听到了砸门的声音。区长甚至没去摸枪。他穿上裤子就朝牲口棚跑。两个土匪跟着那逃跑的白影子追，开了枪。塞诺维奥翻过牲口棚的墙，再翻过一道墙，就朝野地里跑，后面还有人在穷追。他逃到了一座满是尘土的小山脚下，跌倒在一片榛莽丛中。子弹在他身旁呼啸着。他已经没气力了。他的心在肥胖的胸膛里砰砰急跳，喘吁吁透不过气来，跑不动了。山坡朝下倾斜，坡上到处是有棱角的石块，脚踏上去痛得钻心。一发子弹打在他身后的石头上，崩出来碎石溅落在他身上，他猛地一跳滑倒在低洼处，掉进了一个

石头坑里。他就蜷缩在那儿，脸膛和身子撞在尖石上，撞破了的地方冒着血。他胆战心惊，土匪就在他身旁搜寻他，还在放枪。他知道他们没看见他，有了点希望。他把身子贴着坑壁，屏息敛气，找他的土匪走过山坡，踏得石子橐橐响着沿坡滚下，最后终于走开了。夜色漆黑，远处还有枪声。他不敢钻出来，并且还为他的家眷和财产捏着把汗。在他家里，罗莎·埃斯特拉点上灯，正想穿上衣服逃走，房门突然猛地被推开，进来了个样子可怕的人。她一声惊叫梗住在喉咙里吐不出来了。土匪多罗特奥·基斯佩满头乱发，狭窄的脑门上带着一道刀痕，小眼睛射出仇恨和欲念的光芒，鹰钩鼻子象在闻着什么，厚嘴唇咧开着，露出尖尖的獠牙。这是一头要下爪子的野兽。多罗特奥拿着匕首逼过去，罗莎·埃斯特拉吓得瘫倒在床上。灯光照在那浅黑的美丽身躯上，发出金红的色泽。在另外的房间里，发出枪声与加西亚太太和女仆的呻吟。

最后声响停息，塞诺维奥提心吊胆走回来。他看到几个妇女在哭泣，大箱子敞开着，里边藏着的五千索尔都不翼而飞，家什全都给砸得稀巴烂。大酒桶都给枪子儿打穿了，蔗酒流了一地。

邻居们害怕土匪，憎恨加西亚和他的妻女，都不出来相助。这时，他们假心假意哭丧着脸过来了，暗地里是想打听发生的一切。多不幸啊！酒甑的盘管都给砸烂了，酒桶里的酒都流光了，罗莎·埃斯特拉的床上染着血。钱也都丢光了吗？多倒霉！

女仆走了。第二天早上，加西亚太太跪在圣像前面，带着哭声祈祷。罗莎·埃斯特拉拿着个水罐子，脸色苍白，沉默无言，待在水眼前头等着轮上她接水。塞诺维奥开始修酒甑和酒桶。他伤心得思想不能集中，干起活来没有效率。他由于土匪

来时开了小差，区长的位置保不住了。没留下一个钱，煮酒的作坊又砸烂了。罗莎·埃斯特拉再也不能对上一门好亲事。他整个一生都在这沙漠里奋斗，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家私。他让一个女人受了苦，那女人对他的欺骗行为不予饶恕。他寄希望于他的女儿，对自己的诡计多端沾沾自喜。可到头来这一切都没有用处，而最糟糕的是如今他的心就象那枯焦的大地似的干涸了，对什么他都已不感兴趣。有个角落里还剩下几瓶酒没给捣碎。塞诺维奥咕咚咕咚地喝了半瓶，过一会又把剩下的一半也都喝下。这糟透了的日子，奋斗又有什么用呢？他把要盘的管道一扔，朝一个酒桶猛踢一脚，又喝起酒来。

*　　　　*　　　　*

多罗特奥以及他手下的人，待在他们在逃的高山上窥伺着行人，好些天了没发过利市。来往过路的有印第安人，毫无戒备的妇女，看样子没油水的行人。基斯佩尽管很缺钱，却十分尊重印第安人，这方面他并没学他的师傅麻子巴斯克斯的榜样。我们记得，麻子有一回就打劫过多罗特奥本人。对印第安人的痛苦他记忆犹新，有着深切的体会。上次打劫得来的五千索尔，他寄了四千给麻子，因为麻子需要找律师辩护，可能的话还想越狱。剩下的他们均分了用来度日子。有时，他们走近某个行人索取食物，吃了还给钱。有时，他们到一个羊倌的小屋里去要一锅煮土豆充饥，吃了也给钱。行人与羊倌由害怕转为惊奇，自个儿嘀咕道：这是些什么人呢？乍一看，他们象是土匪和偷马贼，可是买东西给钱，又象是正派人。这岂不叫人纳闷？他们的模样可真叫人不放心：一个又丑又笨，象只狗熊，一个膀大腰圆，粗里粗气，那个蓝眼睛的，衣衫那么破，那么脏。他们骑的马都是

好马，武器也不赖。天知道什么遭遇把他们治成了这样子。生活中间真有的是稀罕事儿！“蓝眼睛”要是能任着性子干，那他就不会让人家有这么些想法了，他暗地里笑他的两个同伴心肠软得象娘儿们一样。可是，多罗特奥现在已经是耍刀子的老手了，而孔多鲁米又强壮得象头牯牛，他这就只好把自己不一致的意见藏在心头。贫苦的行人走过去了，神鹰飞过去了，风儿吹过去了，时间也溜过去了。他们禁忌太多，因此不得不一直等待着好似不会到来的机会。等到一个下午，那狗熊嗥叫了一声：

“瞧！……”

远处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出现了个瘦高个儿骑在马上，夹在两个很大的马褡裢当中。

“好象是魔术师！”“蓝眼睛”说。

“就是他！”孔多鲁米回答道。

他们骑上马，一阵风也似的奔驰前去。那人果真是魔术师。他们向他靠近了，到他的身旁了。魔术师一看见他们就把马带住。

“喂，魔术师，”多罗特奥以友好的声调打着招呼，好让他的副手有时间从两旁夹住那小贩。“我们一直在恭候你，可你就没来。”

“你们是谁，等我干吗？”魔术师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几条枪和来的人额头上的那道刀伤，引起了他的疑心。

“麻子巴斯克斯叫你销一批货。我们就是他一伙的。”

魔术师心里宽舒了一点，以为社员们对他的态度不象他自己所疑心的那么糟。也许他们把他出庭作证看得不那么要紧。也许麻子看到他很顶用，叫他们把那回事一笔勾销了。可不，魔术师跟麻子约定过要推销从马队抢来的东西。他获悉伊尼克斯

被砸死的消息，和那被认为是探子的监工突然不见了的消息以后，才开始感到他跟印第安人打交道有危险，感到也许土匪已经知道他把他们的计划泄露给阿梅纳瓦尔了。他觉得最好是避避风，等形势明朗了再说。这就再朝北走了。现在，好似没事儿了。

“好，我能去。”魔术师回答道。

“唔，那就走吧。”多罗特奥说。

魔术师发觉，多罗特奥不动声色，跟孔多鲁米充满敌意的面容和“蓝眼睛”的讥讽表情不大协调。多罗特奥本人也认为这出滑稽戏该收场了，就恶狠狠地大笑起来。魔术师被三个土匪团团围住，看到自己成了俘虏，脸色陡然变得煞白，不象牛板油而象白石头了。他那双灵活的鸟眼睛从这个脸上溜到那个脸上，希望意外地发现友好的表情，好让他不致铤而走险采取可能是致命的下策。他看到的只有仇恨和轻蔑，因而决心拼命保卫自己，伸手去摸手枪。但是，孔多鲁米的手象把老虎钳，一下子就擒住了他那去揭枪套的爪子。“蓝眼睛”从另一面把他挎在腰带上的枪掏了。最后，孔多鲁米把他猛地一推，推倒在地上。他那匹瘦马受了惊，跑开几步站住，摇动着耳朵。魔术师站起来，心想对付进攻者最好的办法还是表示勇敢。

“别那么草鸡了，”他骂骂咧咧地说，“一个对一个，谁上都行。三个胆小鬼！”

他把斗篷甩在肩上，摆出打架的架式来，可是基斯佩带转马头，用缰绳狠狠地在他背上抽了两下子。

“草鸡，呃？这儿就你是大草鸡。你装成我们的朋友出卖了我们，还向麻子的人刺探消息向你那大老板通风报信。我们都知道了，你这个无耻的东西。”

魔术师瞧了瞧地面，山道上和草丛间甚至连一颗石子都没有。

“我把他崩了吗？”“蓝眼睛”一面问，一面举起枪来瞄准。

“不，这家伙不配这么死。走哇。”基斯佩用马枪捅着魔术师的肋骨说。他随即吩咐孔多鲁米：“你把他的马带上。”

他们离开山路从田野里穿行。基斯佩象赶牲口似的催那小贩快走，魔术师却不想加快步伐。兴许会有人从远方走过来。有时候，旅客们成群结队经过危险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搭救他。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出现。路上空荡荡的，整个高地也是空荡荡的。黑色的群山带着愁容俯视着他，草丛间发出悠长的哭泣声。只有那六月的高天，晴朗而蔚蓝。他们走近了一个到处是岩石的山坡，魔术师心想在死去之前，至少要扳个石头砸多罗特奥一下。可是基斯佩带他们朝另一边走，走进了山窝。现在连路也看不见了，他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呢？起初魔术师以为他们要把他从高山上推下去，可是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地，他们朝那儿走。

“你有钱吗？”多罗特奥问道。

“马褡裢里有一点，可我有一大笔钱存在特鲁希略的银行里。”

魔术师想起了一个主意。

“你们别把我杀了，”他哀求道，“你们要是乐意的话，就把我带着，让我把那笔钱从银行取出来做赎金，有两万索尔。别失掉这个机会。”

“唔！”多罗特奥哼了一声，想想再回答道：“兴许你想使诡计，让我们不只是拿不到钱，还给警察逮住。有了你马褡裢的那点钱和东西，也就够了。”

野草长得又高又粗，高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时，有个红黑色的大岩头象个大瘤子似的，打破了平地的单调景色。远处，山峦绵延起伏，象是排列成行。平川的一边突然出现了一片泥沼，那一行人就朝那边走。他们要把他埋葬在那儿吗？魔术师想溜开让他们开枪打死，而不愿在污泥中间憋死。可是，他朝身旁一斜眼，发觉“蓝眼睛”把套索解开了。他那双眼睛发出凶光盯住他，跟水潭一样吓人。现在他们到了那黑泥潭前面，泥潭里有无数小孔渗出粘糊糊的臭水来。水到潭中央去就深一些，发出淡蓝的色泽。岸边散着些白骨，进去一些有个牛头骨，这都是牲口的骨骼，它们是踏进水里想去饮那蓝色的水死掉的。猛禽吃光了它们的肉，无疑把骨头带到外边来撒在高地上。魔术师感到又慌张，又害怕，从头到脚直打寒战。三个土匪跟在他背后，他在岸边停下回转头来，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们。

“进去。”多罗特奥对他吆喝。

“还不如给我一枪。”魔术师央求道。

“快进去！孔多鲁米，要是他不下水，你就下马来砍掉他的手。”

孔多鲁米下了马，挥舞着锋利雪亮的长砍刀向魔术师走过去。吓得打哆嗦的小贩就扑哧扑哧地走进了泥潭。他那穿着黄斜纹布衣服的身子在慢慢陷下去，一双失神的眼睛时而瞧瞧稀泥，时而望望那三个人，可是找不到任何安慰来减轻他的恐怖。三个土匪带着极其满意的表情看着他，而泥巴则越来越稀松，越来越急于想把他吞没。孔多鲁米待在岸边，魔术师进到了他的砍刀够不着的地方就站住不进了。可是泥巴却一迳在松开，没及了他的腰部。他想挪动到一边，想不避刀锋走出水来，可是都不济事了。他的两腿给泥巴陷住，已经挪不动了，身子在慢慢往

下沉，越动弹就越沉得快。多罗特奥心想他的草帽可能浮在上面留下痕迹，就吩咐他道：

“把草帽取下来塞下去。”

魔术师走投无路，取下白草帽塞到了泥里，心想他这样听他仇家的话，也许能打动他们发发善心，要么只是因为已经失去了自制力，象机器似的听从指令。冒着气泡的臭泥毫不容情地升上来，达到了他的胸部。他再看了看那几个土匪，想说点什么而又说不出来，因为他的嘴唇和下巴都在打战。

“再见。”“蓝眼睛”残酷地戏弄他。

魔术师用手掌拍打着泥水，傻乎乎地想借此支撑住自己。泥水没到他肩部的时候，突然不上升了。他的脚碰到了一块硬东西，也许是一个石头，也许是一层胶泥。三个土匪看到他不再下沉，惊讶地相互窥看。比魔术师矮一些的人，到这时候泥巴漫齐了鼻子，就会受到最可怕的刑罚了，可是他的头颅，苍白得象死人一样，只有一双眼睛还有活气，发出临终前极度恐怖的光芒。下巴已经不动了，因为神经都麻木了。

“甩过套索去把他拖上来。”多罗特奥吩咐“蓝眼睛”道。

“蓝眼睛”熟练地把套索一扔就套住了他的脖颈，孔多鲁米把魔术师拖到了岸上，在泥沼上留下了一道水痕。他把套索解开，那长身子依然一动也不动，象一堆泥污的碎肉。可是，那人还活着。他抬起眼睛望着土匪们，簌簌地掉下泪来：

“发发慈悲吧！”他哀求道。

“慈悲？你一生对谁发过慈悲？”

魔术师很快地回顾了他的一生，那是长年造孽的一生，从来也没发过什么慈悲。打从折磨那只折了翅膀的鸽子起，到为虎作伥帮助追捕在逃的印第安人，并使整个村子陷入灾难，意在让

村里的所有壮丁死于矿井为止，他从来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发慈悲。因此，连他自己也觉得恶贯满盈了，可是，无论如何又不甘心死去。他变得灰心丧气，连一点勇气都没有了。只是哭，惨凄凄地哭。

"孔多鲁米，看你有多大劲，"多罗特奥说，"把他扔到中间去。"

孔多鲁米抓着他的后脑勺和腰部，摆了两下再使劲一扔，魔术师砰的一声落在十来步外的地方，很快在稀泥中沉下去。掩住他的稀泥动荡着，咕咕地冒着气泡，甚至好似从那儿发出来了一声骤然闷塞住了的尖叫。这一切都很快过去了，淤泥也重新平静了下来。一会儿以后，只慢慢冒出来几个气泡，留在水面上过一阵才炸开。最后，整个黑泥潭都纹丝不动了。

三个土匪一言不发，骑着马走开了。一只科丽锦佳鸟在翻马粪堆找食吃，草丛嘘嘘作响，远处的山峦刺破青天。时间，以千年万载一步的慢速度在这高原与沼泽之上行进。

一五　采胶工的鲜血

奥古斯托·马基踏上林间小道的时候，有三种强烈而深沉的感情奔集到他的心头。首先，是他在查查帕亚斯广场跟他的马儿离别时的心情。跟它分别，他就抛离了公社最后一个社员了。贝尼托看来比他幸运，因为他不需要忍受同"金星"离别的痛苦。奥古斯托拍了拍他那匹浅黄马的脖子，勉强收下三十索尔的卖马钱，眼睁睁看那马的新主人牵着它离去，一直望到它转过街口在视野中消失。一个乡下人，落到陌生的世界里，抛掉了

马儿步行，那他会感到难以言状的痛苦。马儿也在感到难受。有这样的马儿，它们回首凝望自己的主人而引颈悲嘶。有这样的主人，他们在同自己的马儿离别的时候会饮泣吞声。离别的不过是一头牲口，但是它跟人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人也就自然舍不得跟他这个老朋友分手。可是，出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竖起了生物活动所不能逾越的樊篱，于是，一条道路分成了两条，今后只有各走各的路了。马儿进不了莽莽丛林，奥古斯托能进。浅黄马儿没有嘶鸣。奥古斯托轻轻拍它的时候，它那健壮的身躯只是微微颤动，一双柔和的黑眼睛凝望着他。买主牵动缰绳，它犟着，转过头去对着奥古斯托，好象在央求他来打救似的。最后，鞭子一响，它无可奈何地离开，步子踏得又沉重又缓慢。因为包工头堂雷纳托就在身旁，奥古斯托才没有哭。堂雷纳托在卡哈马卡预支给他三百索尔，一路上总是对他说，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进得野森林。另一种强烈感情，是他看不见那群山绿野之后产生的。那高山峻岭，峥岩峭壁，峡谷山坡，慢慢地留在后面了。连石头也看不见了，而植物则越来越茂密。野草慢慢成了荆棘，荆棘成了小树，小树成了森林，森林成了茫茫林海。奥古斯托意识到，他在步步掉进深渊，不由得频频回顾。后面遥远的天边，还留着一线蓝色峰峦的淡影。那儿原来是他的世界。现在，野森林在他的前面，在他的头顶上摇曳，而那是一个奥古斯托所不知道的新世界。另一种强烈的感情，是他看到那些背东西的脚夫时产生的。在进丛林之前，堂雷纳托雇的那帮赶脚的，赶着毛骡儿回去了。采胶的先头部队来了。他们还驱赶着十个丛林区的印第安人。那十个人驮着武器、罐头、衣服、板斧等食用物品。他们扛着大包袱出发了，走起路来象牲口似的有气力，能吃苦耐劳，会逆来顺受，只是偶尔哼哼几声。一条泥泞的小

路，通入繁枝遮顶、古木苍藤壁立的密林。十个印第安人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的是堂雷纳托，包括奥古斯托在内的合同工和采胶人。时间还是下午，可是似乎已经入夜。阳光偶尔渗透过来，象闪电般亮得使人睁不开眼。每走一步，泥泞的地上都踏出一个小水潭。行路人就这样慢吞吞地踏着泥浆前进，踏出扑哧、扑哧的单调声音。他们走成一长列，后边的人只看得见前边的人的背影和几棵树干，再远一些就是漆黑一团了。他们似乎是在朝着黑夜前进。堂雷纳托本人肯定是感到了亚马孙丛林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开腔说了句话："伙计们，咱们进了原始森林。"是呀，可不进来了吗。浅黄马儿，消逝了的群山，以及老摆脱不掉的树影和印第安人扛东西曲着腰的背影，在奥古斯托的心头混合成了一种感情。玛基查胜过一切的一切，留在他心灵深处一个特别的地方。泥巴没了他们的膝盖，而且越来越稀深了。一个印第安脚夫在前面叫："太深了。"有个采胶人抱着旁边一根根树干走向前去。奥古斯托看不清楚，他只听得说："能走的话，就朝前走。"他们这就继续朝前走，泥汤水打湿了肚子，打湿了膈肢窝。脚夫们给包袱压得弯着腰，脸和垂着的长头发都沾上了泥浆。后边，带枪的都用双手把枪举到头上。借着从密匝匝的树枝缝里渗漏下来的薄光，可以看到死水浸泡着那千年古树，一直延伸到阴影憧憧的远方。泥水再次退到齐膝盖深时，堂雷纳托说：

"听说，我们刚刚经过的这积水潭里，有两只吃人的鳄鱼。说真的，我可是从来没瞧见过。"

"很多吃人的鳄鱼都是编造的。"一个采胶人咕哝道。

"吃人的鳄鱼是啥东西？"奥古斯托问。

"就是说它吃人呗，觉得人肉好吃。还不是这么回事。"

扑哧，扑哧，扑哧，一行人在野林里慢慢前进。越来越黑暗了。自然界的夜晚，看来包住了森林的夜晚。大风在高处咆哮，摇撼着树冠，震动着树干。一阵阵败叶的雨点，轻轻洒落到了行人的头上。

他们在一条小溪旁宿营。当时，他们还能瞥见那金紫的夕阳，在波涛起伏的林海上慢慢降落，而石嶙嶙的群山却已经看不见了。他们在缓缓流动着的溪水里洗去了身上的泥污。漆黑的夜色笼罩在头顶上，巨大的星星在低垂的天心闪闪放明。采胶人围着一堆篝火吃着晚饭——奥古斯托·马基和另外的合同工现在也算是他们中间的人了，而那群印第安则脚夫离开他们一些，静悄悄地闷坐在小溪边。他们有的穿着件灰色汗衫，有的就只穿着条短裤。借着篝火的光亮，可以看到他们那古铜色的身上，有给绳索和行李的棱角磨出来的创伤。那生脓的伤口发出腥味，整个身子都有一股役使过的牲口的汗臭。

看来天不会下雨。脚夫就睡在沙滩上，其他的人躺在自己的毛毯上。篝火熄了，流萤划出一线线清光。森林里，野兽在嗥叫，夜鸟在悲啼。有个采胶老手告诉奥古斯托，他睡好后就不要翻来复去了，要不然，照他原来躺下的姿式定了型的黄沙，就会弄得他身子发痛。他可真需要学习新知识才成。可是，面对着从那浩渺而神秘的森林深处发出来的万千声息，一切都似乎是微不足道了。小溪在夜空下缓缓流淌。可恶的蚊子老在轻轻地哼哼着。巨人般的大树高耸入云，朵朵星花点缀着它们的头顶。

*　　　*　　　*

丛林小路象隧道，但是不管怎样，它总还是地面上一条联系

着离别了的世界的道路。但是，坐上独木舟顺着急流行驶，奥古斯托·马基可感到真正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又长又窄的独木舟，载着人和行李，排成一列前进。有的船上有个用棕榈叶扎成的小舱。船下险滩的时候，好似就要沉没。可是，印第安船夫朝水面俯着身子，把手里的大桨轻巧地一点，就使得船儿在礁石和急流中间倏地穿了过去，就象爱嬉闹的鱼儿漂上水面浮游似的。沿河两岸，高树入云，绿叶的颜色深浅不一。船前船后，只见一片茫茫白水。头顶上，青蓝的天际在开始生云。有时候，可以看到沙滩上有鳄鱼在晒太阳。它一看到船来，就扑通一声钻进水去。一只只苍鹭，一群群绿鹦哥，一些不知名的野鸟，向这一行人尖叫着掠过。印第安船夫不知疲倦地划着，船儿乘着激流飞驶，匆匆留下浪花翻滚的尾波，在朝一处好似永远也不会抵达的港口前进。急流一泻千里，时而浪涛起伏，时而水波不兴，时而水量在支流注入处陡然增涨。它冲垮泥岸，卷走树木，漫上广阔的白沙滩，砰地闯过多岩的峡谷。有时，它平湖也似的波平浪静；有时，它又飞旋翻涌，呼啸奔腾。这条河尽管宽阔，却还能一眼从这岸望到那岸，可是它却给人一种不可企及的印象。这一个船队任大河独自流去的时候终于到了。他们转弯进入一条支流，行船两小时之后在卡努科港靠岸了。

*　　　*　　　*

一个人走完了他自己走过来的小道，投入一个只有他自己的足迹、而且连他那足迹也会随即被落叶掩没的林莽世界里。只有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开始了解丛林，才感觉到了丛林的触手的拥抱。这拥抱，他必须脊背结实，步履稳当，胳膊有力，眼睛明亮，才能抵挡得住。要不，他随时可能死于野兽之口或野人之

手。要不，他也会在这古木、苍藤、寄生植物、羊齿、树根当中，在这些有的已死去有的正在生长、参差交错、相互缠绕的攀缘植物当中，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慢慢地困死枯死。有的藤蔓伸着胳膊，去争夺只晒到树冠顶上的阳光。有的怎么也见不到阳光了，就无可奈何地死缠着粗壮的树干来拼命吮吸它们的汁液。藤蔓织成一面面大网，而棕榈则给这莽莽苍苍的荒野世界着上了一点秀丽的颜色。棕榈到处都是，多得连任何植物学家也叫不全它们的名字。椰棕生长在黑森森的大树、丛密的芦苇和缠绕与被缠绕的寄生植物当中，显得清秀雅致。它摇曳着纷披的羽饰招引人们，献出果内富有营养的椰子、适于做吊床的柔韧的纤维，和当地用来编织草帽的叶子。另外，它还会指引迷失方向的人们，因为不管覆盖在它上空的树叶有多稠密，它的顶部都对着太阳，从日出到日落一直随太阳转动。迷路的人要是懂得它的身影透出的信息，就能够踏上正确的方向，走出无边无际的林海。棕榈是指引林海迷航的指日针。

奥古斯托·马基这卡努科站的采胶工，同另外好多采胶工一道进入丛林，可是亲近他的同伴，是一个名叫卡蒙纳的老手。那人告诉他说：

"当你离开小路钻进山去，走到离开在树上砍的路标三四里路，再能够走得回来，到那一天，你就不怕这大森林了。"

奥古斯托眼下还怯胆，干不出这样的英雄事业来。树根绊他的脚，爬藤和树枝又撞他的脸。他几乎连看也不看了。

"你得认认橡胶树。"卡蒙纳说。

他们在林间一株伤痕遍体，受尽了摧残的大树旁边停下来。那漂亮而光滑的树皮给拉成一道道口子，浓如血的树胶顺着口子流，一直流到死去。人，文明人和野蛮人，也在那儿流着血。

奥古斯托·马基有缘，已经在卡努科看到发生过一些事情了。因此，他把这棵大树看成为自己的一个苦难的兄弟。可是，他还是不得不残酷无情。不久，他们找到了一棵还没有割过胶的树。他俩就用锋利的小斧子把微温的树皮剥开一道口子，再把桶子系在口子下面盛那粘稠的树胶。他们不能花时间待在那儿等桶子盛满，又向前走了，要等打回转的时候再来收盛好的树胶。

在奥古斯托和他的朋友的前面，丛林越来越密。到晚上他们收工，可以缴上一天的定额了。他们没有再找到橡胶树，可是被他们采胶致死的这棵树，流出的胶乳已经够额了。卡努科站不过是在一片砍伐掉木材的地面上，用棕榈树搭着几个棚屋而已。一个棚屋住着堂雷纳托和他的副手库斯托迪奥·奥多涅斯。另一个里住着多少享有一点自由的采胶人，他们负责照管野生印第安人和雇工。其他几个里面，住着丛林和山区的印第安人，或者不如说是穷人，因为他们中间也还有白人和混血种人。为了避免亚马孙低地的潮气，棚屋的底层悬空搭在粗大的木柱子上。在一所特别的房舍里，住着许多印第安妇女，她们是堂雷纳托、奥多涅斯和监工们的情妇。这些专横残暴的色鬼，从丛林深处弄来一些印第安姑娘，专供自己糟踏享乐。

奥多涅斯是个又高大又壮实的汉子，明亮的眼睛，瘦削的脸庞，因为蓄着山羊胡子，显得拉长着脸。他头戴棕榈叶宽边草帽，身穿黄衬衫和耐磨的长裤子。结实的大皮靴上配有银带扣。腰上总挂着手枪，有时肩上也扛着步枪。堂雷纳托是卡努科站的第一把手，可是奥多涅斯由于性子更凶暴，在这暴力世界里便成了第一号颐指气使的人物。

不只是待在卡努科的人采那个地区的橡胶。住在深林里的印第安人，每星期六也得交上派给他们的一份。他们实际上是

供采胶人役使的奴隶，采胶人用枪弹和皮鞭降服了他们。他们为了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得把打猎与耕织的事情搁下来。星期六从早到晚，他们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带着乌黑的橡胶球，从部落所在地的各处钻了出来。他们有着青铜似的肤色，披着散乱的长头发，有的穿着件灰色汗衫，有的全身赤裸。采胶人收下他们带来的橡胶球，鞭打那些交纳得不够分量的人，把他们捆在树上抽五十到一百鞭子。就是小孩也免不了挨鞭打。他们的母亲为了要哄他们止住啼哭，就给打伤的地方吹吹气，舐他们火辣辣血直流的屁股。所有印第安人的臀部都被打得到处是伤疤。

奥多涅斯对他们吼道：

"印第安蛮子，懒骨头，你们要是还越交越少，那我就不抽鞭子了，我要崩了你们。"

这场恶仗，一直打了好长时候了。有个故事值得说说。

那是一八六六年的事情。六月末，一条汽船的水轮第一次拍打着乌卡亚利河的水流。这条"普图马约"号轮船从伊基托斯港出发，去从事一次由海军部组织的开拓航行。水轮搅乱着这陌生而安静的河水。河道两旁是莽莽丛林和叶脉似的支流河汊，时不时还可以看到第一批移民的小屋。他们是些无畏的人，钻进这蛮荒地域来同大自然和野蛮的印第安人一争高下，顽强地用板斧和步枪为自己开山夺路。当时，他们做木材、皮革和当地土产品生意，还没有发现橡胶能用在工业上。有一天，"普图马约"号轮船沿途经过卡奇亚科河，也就是咸水河，那水的确是咸的，水蒸发掉就是盐。这盐分，是从河流的发源地带来的，因为这河是从一片大盐山当中发源的。

八月，这条轮船闯过许多浮在水面上的大木头，沿帕奇特亚河上驶。移民越来越看不到了。这船上的冒险家们也得自己砍

木头来烧锅炉。航行得很慢，而丛林为了保住它那蛮荒景象，越来越在水里塞下木头。又粗又黑、半浮半沉的木头，撞得轮船颠簸振荡。“普图马约”开足马力，水轮扑扑转动，依然在逆流上行。一阵急流把船猛地冲到了挤在河湾里的木头中间。加大马力也毫无作用；船困在围住两舷的木头中间直摇晃。船员们只好拿着斧子下船去排除障碍，把木头砍开让它们流走。他们干了一整天，轮船才可重新起航。跟丛林苦斗的人，是不会轻易退却的。他们继续前航。可是，丛林也不肯服输。第二天，一根大木头把船撞了一个洞，两个后舱进水了。船员们只好把船朝沙滩开，让它搁浅不至于沉掉。船在修理的当儿，探险队队长就到帕奇特亚河口弄吃的去了。十四日，四个卡什沃族印第安人出现在河边，友好地向探险队员们打手势。他们长得高大强壮，赤身露体，手里握着长矛。其他的部落都怕卡什沃人，哪个部落也没有在战争中打败过他们。可是，文明人不能表现得胆怯。他们放下只小船，两个官员塔瓦拉和韦斯特以及几个船员上了小船。卡什沃人热情接待他们，邀他们相跟着走。塔瓦拉和韦斯特跟在他们后面踏着沙滩走上去。突然，在河边的树林里射来飞蝗似的乱箭，把两个官员射倒在地，象两个刺猬似的。那四个卡什沃人回过头来，把长矛插在他们的胸口上。那几个船员把小船拖上了沙滩，这时顾不得推船下水，扑到河里游上了轮船，而印第安人则把两具尸首抬起来，钻进丛林去了。“普图马约”号回伊基托斯港去了。卡什沃人以为他们胜利已成定局。

现在，“莫罗纳”号、“纳博”号和“普图马约”号这三条船从伊基托斯港出发，开进了弯弯曲曲的乌卡亚利河。坎查华亚山就只因为是石头山，给了船员们很深刻的印象。很多探险队员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石头。另外的队员有生以来第一次才看到石头。

亚马孙平原上几乎见不到石头。坎查华亚山的这些石头一点也不特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美；它们只不过是泥土、植物和水的世界里的一个普通石头而已。就这样，它们才变成了宝石。

船开进了帕奇特亚河。勇敢的卡什沃人住在河的右岸。探险队长阿拉纳州长派几个科尼沃族印第安人，去找了住在河左岸的几个驯顺的卡什沃人来。最后，他们都在出事的琼塔岛下游两英里的塞蒂科岛上宿营，以免野蛮人听到轮船的响声作好防备。

第二天，探险队员坐着由归化了的印第安人驾驶的小船和独木舟出发，抵达琼塔岛的时候已是暗紫的黄昏，天气燠热。知道情况的印第安人说，他们要找的人大约住在离小岛有两里远的地方，酋长是凶暴的亚纳库纳。最好是在夜晚他们睡觉的时候进行突袭，把他们俘虏起来。

进入丛林的有：武装的士兵；四十个佩带刀箭的印第安人，其中有几个卡什沃向导，其余的是科尼沃人，他们想要报过去战败之仇；阿拉纳州长以及十个随行人员，带有卡宾枪；还有高举着十字架的卡尔沃神父。

他们由能暗中见物的野蛮人领着走了一夜，沿途古树参天，小路上设有棕榈尖桩的路障，那是印第安人特意钉在地上来阻挡敌人的。清晨四点钟，他们发现了船员们原来留在河滩上的驳船。野蛮人居然能把这么一条又大又重的船拖着经过林莽，拖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真使他们惊奇不已。他们最后来到一些小茅屋旁边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屋子都是空的。向前进！他们穿过一片很大的香蕉林子，又进入了野森林。他们发现一些奇怪的木屋子，又小又长，用棕榈叶盖着，壁上只开着些小洞。这是卡什沃人用来打猎的。他们很会学各种鸟兽的叫声，躲在

这种房子里学野鹿、鸽子或者野火鸡叫，野物听到叫声走近来找它们的同类时，小洞里就飞出利箭来杀死它们。但是，那儿也没有人，什么地方也没有出现有印第安人的迹象。他们忽然听见有鼓声，就向着响鼓的那儿走去，到达了一片林间空地。有四五十个印第安人跟他们的妻子儿女一道，在举行宗教庆典。他们喝着香蕉酒，围着篝火在跳舞。按照战争的宗教仪式，卡什沃人把他们的敌人的尸首焚烧后，再把骨灰泡在酒里喝。塔瓦拉和韦斯特两人的尸首，无疑也受到了同样对待。举行这种宗教仪式就说明了这一点。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战斗。印第安人逃跑了，他们有几个人被打死，有三个妇女和十四个孩子被俘。妇女中有亚纳库纳本人的妻子，她叫嚷着，做着手势，辱骂俘虏她的人，还从颈上揪下一串烧制的牙齿来扔在探险队长的脚下。这队人打回转，还没走到半里路就听到凶猛的叫声，说明印第安人来了。印第安人朝他们射来利箭，想要包围住他们把俘虏抢走。好些印第安人由于太轻率大胆而被击毙，但这非但没有使他们感到害怕，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勇敢和报仇的决心。亚纳库纳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跑到后面，叫嚷着，射着箭，鼓舞着他的部下。他正要靠近射一个士兵的时候，脑门上中弹倒下了。但是，连这也没有能使这些勇士丧胆。酋长的死更激怒了他们，他们加紧进攻，但是步枪和卡宾枪使他们靠拢不得。探险队继续前进，一路留下了血迹和一具具尸首。下午五点钟，阿拉纳率领他的部下回到了琼塔岛。卡什沃人跟着奔到了那儿，沙滩上蜂拥着赤身露体的人，他们表情凶猛，射出箭来象飞蝗似的。但是，三条汽船也开到了，因为它们受命要在那儿等探险队。印第安人不知道炮火的厉害，以为牺牲品到手了，探险队员跑不掉了。三条船排成了一行，就在印第安人打算用乱箭射死他们的

敌人的时候一齐开炮，接连的炮声象雷鸣似的在丛林中回响。榴弹把那密集的人群纷纷击倒。活下来的卡尔沃人号叫着，踏着血肉横飞的尸首和翻滚着的伤号，踏着鲜血浸染的沙滩，逃进了丛林。

探险队把那个地方命名为“惩罚港”，并且继续沿帕奇特亚河上驶来重申它控制那片地区的决心。

对丛林的征服，以这么一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开始了。当时橡胶的需求达到高潮时，这种征服继续进行，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成千成万坚定果敢的人，钻入丛林来找橡胶。他们贪婪而又勇敢，在一个法律写在枪杆子上的世界里，这种品质升华和歪曲到了野蛮的程度。很多强悍的部落继续抵抗，因而遭受残酷的屠杀。驯顺归服的部落大致也是得到同样的待遇。除了遭受摧残凌辱之外，他们还要忍受沉重的负担，到忍受不了的时候就往往起来反叛。

到卡努科站来交橡胶的印第安人越来越少了。堂雷纳托决定离开，把站转交给了库斯托迪奥·奥多涅斯，当然还把那批人以及他们的债务也转交给了他。奥古斯托·马基请求让他走，但是走不成。他欠一百索尔的债，因此不得不留下。他感到他现在除了是人的囚犯之外，还成了森林的囚犯。很难穿过丛林逃出去而不迷路，至于从水路走，那就需要有独木舟和穿渡急流险滩的经验。卡努科的生活很沉闷，很艰苦。棚屋后面是丛林，前面是河流，河对岸又是丛林。头顶上空，要么浓云密布，要么骄阳似火。每隔半个月到一个月，就有一艘汽艇从伊基托斯开来，带来给养和消息，运走橡胶。这就是采胶人同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汽艇还运来酒。头儿们特别是奥多涅斯，常常喝得烂醉。奥多涅斯醉酒后，就乱放枪，还去玩弄和虐待一个只有十五

岁的名叫玛伊维的印第安姑娘。暴风雨季节，河流水位上涨，然后逐渐退回到主航道，留下了大片沙滩，乌龟爬上沙滩下蛋。有时，一棵千年古树遭雷火轰毙，十棵树马上就在原地欣欣生长起来。这里沃土深厚，气候闷热，雨量充沛，阳光炽烈，因此长下了这一片洪荒远古的密林。看到这片莽林，人们会蓦然想到它的生命不寄托在根茎果实上，而是寄生在大自然的力量上。

* * *

奥古斯托尽管还经常跟上卡蒙纳，可是钻入丛林越来越深了。他心里慢慢踏实了，可是丛林给他的那神秘的印象，却依然一点也没有消退。他觉得从他们所抵达的地方再走远一点，再朝前走一点，就会有某种使人不安的奥秘在窥伺着似的。卡蒙纳对他说，的确是这样的，就连最有经验的采胶工，就连当地的印第安人，也不敢独自留在密林最深处。他们不是害怕野兽与野人，而是慑于一种不知名的、使人心惊胆寒的召唤。

* * *

在静寂的野林里，奥古斯托看到了很多鸟儿。一些稀罕鸟儿引起了他注意：勇敢的乌安卡维鸟啄毒蛇吃；翠鸟吃鱼，它栖在低垂水面的树枝上，拉出包着种子的粪便作诱饵，鱼一游拢来就猛地钻下水去叼了上来；巨嘴鸟摇动那种象高脚杯一样的叶子，把里面盛着的水摇得倒进它那肥厚的嘴壳子里，一下雨它就张嘴朝天接雨水，因为它不会用其他方式喝到水；玛丽吉尼亚鸟歌唱唱得甜蜜悦耳，它们常常成群结队沿河飞翔。这是一种常见的鸟儿了。这种鸟有的栖在森林中能受到阳光的高枝上，每晚都在采胶人面前飞过，象一束束火焰与黄金，象一团团翠玉和

白雪。只要一听到它们那欢乐的啭鸣，就知道是它们飞过来了。

有天晚上，有只唉呀妈妈鸟在卡努科附近啼叫，于是有个采胶工就讲了一个有关这种鸟儿的传说。在这热带森林深处，当皓月的银光流泻到莽莽苍苍的野树上和江河的水面上时，唉呀妈妈鸟就长时间地吐着哀音。它似乎在说："唉呀，妈妈"。这种鸟谁也没有见过，只是从它的悲啼中知道是它。这都是由于丘利亚查奇施了魔法的结果。事情是这样的：

好久好久以前，穿过丛林注入亚马孙河的纳波河的一条支流上，住着塞科亚族印第安人，他们的酋长是科兰克。他象所有其他工人一样，有座用棕榈树桩架的小屋子，屋顶是用棕榈叶盖的。他跟他的女人娜拉和他们的小女儿住在一起。说他住在家，这只是说说罢了，因为科兰克恰恰是几乎不在家。他是个强壮勇敢的人，经常在丛林深处打猎或者打仗。他目光一闪，箭就飞出去了。他挥舞着一根硬得象石头一般的大木棒，气力大得没人比得上。他射到许多野鸭子、貘和野鹿，不止一只想要乘他不备扑杀他的豹子，被他一棒打破头翻倒在地。他的敌人看到他就奔逃。

娜拉的美丽勤劳，恰似科兰克的强壮勇敢。她的眼睛象河水般清澈，她的嘴唇象成熟的果子一样鲜红，她的头发黑得象乌鸦的翅膀，她的皮肤光洁得象雪松木似的。她会用棉纱织布织毯子，会用棕绳编富有弹力的吊床，会制陶壶陶罐，还会种地。她在屋旁种的一片地，里边的玉蜀黍、丝兰、香蕉长得很茂盛。

他俩的小女儿还很小。她象科兰克一样强壮，象娜拉一样美。她是丛林中一朵鲜花。

就在这时候，丘利亚查奇来捣乱了。他是森林里的恶魔，长得象人一般，跟人不同的是生了一只人脚，一只山羊腿或者野鹿

腿。没有比他还坏的精灵了。他是土人的灾星。白人进山来砍伐红木和雪松，猎取蜥蜴和蟒蛇（为了剥下皮来用），或者采集橡胶，丘利亚查奇也是他们的灾星。他把人们溺死在沼泽或者河流里，使他们在烟雾弥漫的密林里迷路出不来，或者变成野兽来吃他们。谁碰上他谁倒霉，而他要是找上谁，谁就更倒霉。

有一天，丘利亚查奇打从酋长的小屋旁经过，碰巧瞥见了娜拉。看到她就爱上她，这是一回事。他由于能随意变化成各种生物，就有时变只鸟儿，有时变条虫子，靠近她，饱看她，而又不至于使她害怕。

可是，不久他就不乐意这么干了。他想把娜拉带走，于是走进丛林恢复本相。他为了不赤身露体去见娜拉，就杀死了一个去那儿打猎的印第安人，把他的外衣偷来穿上。那外衣很长，盖住了他的野鹿腿。他这么装扮起来之后，就到河边去，把一个受父母之命进山采草药的孩子泊在河边的独木舟偷了。象他这么坏，谋害个印第安人，让个孩子留在丛林里回不了家，自然是不在乎的。他驾着独木舟来到了河岸酋长的家。

"娜拉，美丽的娜拉，科兰克酋长的女人，"他上岸时说，"我驾船旅行，肚子饿了。请你给我点东西吃。"

美丽的娜拉用瓜瓢盛了煮好的丝兰、嫩玉米棒子，外加几个香焦给他吃。丘利亚查奇坐在小屋子门口，瞅着娜拉慢慢地吃着，最后他说：

"美丽的娜拉，其实我不是个饿了的旅行者，我是专为你来的。我很喜欢你的美丽，离开你这图画里的人儿我过不了日子。你跟我走吧。"

娜拉回答道：

"我抛不下科兰克酋长。"

丘利亚查奇又哀求又哭，又哭又哀求，叫娜拉跟他走。

“我不会扔下科兰克酋长的。”

丘利亚查奇很伤心，很伤心。他向独木舟走去，上船后朝下游划着划着，慢慢在远方消失了。

娜拉留心看来客在岸边沙地上留下的痕迹，发现一边是人的脚印，一边是野鹿的脚印。她叫道：“这是丘利亚查奇！”可是，科兰克酋长从外边回来的时候，她把这桩事对他隐瞒了，免得他受那恶魔惩罚。六个月过去了，六个月最末一天的黄昏，有个大酋长把他的大独木船停在娜拉家门前。他穿着华丽的长袍，头戴着鲜艳的羽冠，颈上围着大颈链。

“娜拉，美丽的娜拉，”他走上岸来，拿出千百种礼物来给她，“你看我多威风。整个森林都归我管辖。你要是跟我走，这些东西就都是你的。”

在他的面前，摆着森林里各种最好看的花儿，各种最好吃的果子，以及各个部落制造的各式各样最好的东西：有毯子、陶器、吊床、长袍、牙齿和种子串成的颈链。丘利亚查奇的一只手上落着只白鹦哥，一只手上落着只黑夜颜色的野鸭子。

娜拉看了看他的脚印，证实了自己的疑心。她说：“我看到这一切，知道你很威风。可是，我决不离开科兰克酋长。”

于是丘利亚查奇一叫，一条蟒蛇从河里钻了出来。他又一叫，一只豹子从森林里钻了出来。蟒蛇在他的一旁盘着巨大而柔韧的身躯，豹子在另一旁弓着腰。

“你看，”丘利亚查奇说，“我是森林的主人，是森林中动物的主人。你不跟我走，我就叫你死。”

“那我不在乎。”娜拉答道。

“我要杀掉科兰克酋长。”丘利亚查奇说。

“他宁愿死。”娜拉说。

“我能把你抢走，可我不乐意你哭丧着脸跟我过日子，那样并不幸福。我六个月后还要来。要是你到那时候还不跟我走，我就要给你最重的惩罚。”

蟒蛇回到了河里，豹子进了山。丘利亚查奇很伤心，很伤心。他带着所有的礼物回船上去，上船后朝下游划着划着，又一次消失在远方。

科兰克打猎回来，娜拉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现在她不得不告诉他了。酋长决定在丘利亚查奇说要来的这段时间留在家里，好保卫娜拉和他们的女儿。

他就这么作了。他给他的强弓安上了新弦，把箭头磨得尖尖的，每天围着小屋巡查。有一天，娜拉在玉米地里，不料丘利亚查奇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跟我走吧，”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你不走的话，我要把你的女儿变成一只鸟儿，叫她永远在树林里哭泣，而且要叫她胆子小得躲着让谁都瞧不见。到一天有谁瞧见了她，魔法就会解脱，她会再变成人。来吧，跟我走吧，我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要是……”

但是娜拉等到他的威胁所引起的惊慌过去之后，不仅不跟他走，而且还叫了起来：

“科兰克！科兰克！”

酋长拉着弓按着箭，很快就走了过来，想要一箭射穿丘利亚查奇的胸部。但是，那恶魔早已逃到森林里去了。

他俩跑到女儿睡的地方，只见一张空吊床。从那沙沙的密林深处，他们第一次听到传出来痛苦的叫声：唉呀，妈妈。这声音，就成了那只中了邪的鸟儿的名字。

娜拉和科兰克的小女儿，就这样变成了只胆小避人的、连看也看不见的鸟儿。他俩不忍听她那悲哀的啼声，不久就苍老了，死去了。

唉呀妈妈鸟一直还在悲啼，特别是在月夜里悲啼。山里人常常守在林莽里，想要解救这不幸的小人儿，但可悲的是还没有谁见到过她。

*　　　　*　　　　*

香荚兰成熟的季节到了。奥古斯托闻到那浓郁的气味，才想起棚屋后面大森林边上，丛生着一大堆香荚兰。它开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轻香，可是到后来那香气越来越浓烈，以至于香得使人头痛作呕，一闻着就恶心。那一大堆香荚兰藤长着大叶子，结满了厚荚。果荚轻轻摇荡，发出腻人的香味。想想，这远方世界用来给糕点饮料调味的稀罕物件儿，在这丛林地区竟成了折磨人的东西！丛林，连香气也发得过于浓郁。奥多涅斯吼叫道：

“把这些藤砍掉。”

十个采胶工手持大砍刀，把香荚兰藤砍下来。一座座绿色芬芳岛屿，香漫两岸，顺着河水飘浮，飘浮……。

*　　　　*　　　　*

入夜，奥古斯托怀念着玛基查。白天要忙着干活，而且在密林深处需要随时警惕，全部感官都得运用起来体察周围情况。可是，夜间蜷缩在吊床上，听着采胶人的絮语，到人声静息时就只闻到蚊子的嗡嗡声，这时，他就可以纵情回忆。开头他非常想念她，急着想要回去。往后，债务和失望藤蔓般围上来，困得他一筹莫展，而今她已经变成一点渺茫的希望。他被债务、森林和流

水囚禁着，有什么法子呢？另外，他也不肯一事无成就回去。卡蒙纳告诉他说，他可以逃跑，换个主儿干。什么时候逃，怎么逃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人总不能老在深山密林里生活，可是一旦钻了出去，就准会碰上狼狈为奸的包工头、监工和老板们。有一天下午，有个采胶人驾着只小独木舟来到卡努科站。人们管他叫中国人。他无债一身轻，在密林深处劳动，循着河道把他的橡胶球运了出来。他驾着这一叶轻舟，到处飘泊栖止，象是在放养着一群珍奇的水禽似的。他过去只在香蒲丛中失落过两个橡胶球。这个中国人把他的橡胶搬出来等汽艇来收。奥多涅斯瞅着这堆采好的橡胶馋涎欲滴，出很低的价钱收买，甚至于威胁他。中国人不睡觉，手握钢枪把守着他的财产，等到第二天汽艇来的时候。他夜间同卡蒙纳和奥古斯托谈了话，答应下次转来时帮他们逃跑。

*　　　　*　　　　*

有个采胶工有一把用犰狳皮蒙的土吉他，弹出来的音调短促刺耳。晚上，采胶的人们就用它来伴奏，唱起了雅拉维、华尔赛和谣曲，诉说着森林工人的痛苦。他们喝过几杯酒后，就无腔无调地哼出充满激情的马里内拉舞曲：

我给那姑娘
献上一顶王冠，
献上秘鲁的国旗，
尊她为亚马孙河的女皇。

你听，

我去雅拉维……

　倒了霉。

我去卡克塔……

哎呀呀

我继续向前进。

这里说的是侵犯别国河流和土地的事。秘鲁的采胶人曾经用血和火征服过卡克塔河，对此感到十分得意，尽管到头来不过是阿里阿萨这位企业主和他的"亚马孙河公司"捞到了好处。

卡克塔河那地方很远，奥古斯托不知道这些事，或者只知道一点点。他喜欢这个歌儿，因为它充满了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是森林人的心灵上罕见的花朵，稀罕得就象亚马孙的湖泊里涌现出来的王莲似的。听说王莲是森林中最美好的东西，可他还没有见过哩。

不管怎样，他喜欢这些歌儿，尽管是悲哀的歌儿他也喜欢。奥古斯托唱不出歌儿来了，他更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唱不出歌儿来。

*　　*　　*

娜拉象玛基查，可是更象玛伊维。当玛伊维从妇女的棚屋里出来到老板的棚屋里去的时候，奥古斯托常常乘奥多涅斯不注意偷着看她。她有时穿着件上衣，有时一丝不挂。尽管她受苦受难，她那健壮的、黝黑的身子依旧是美丽的。一对乳房很自然地高耸着，腹部紧缩，臀部以一种轻柔的、挑逗似的旋律扭动着。她那乌黑的头发分梳在脸庞两边，一对黑眼睛忽闪忽闪地发亮，象受惊的小鸟的眼睛，她的嘴角上含着悲哀的表情。娜拉

象是玛伊维。所有的采胶工都想要占有她，也许在梦中同她在一起。他们的情妇不漂亮，有的连情妇也没有。卡蒙纳和奥古斯托常常在森林中找到他们的女人，那是些跟他们一样找橡胶的女人。可是，那种女人并不经常能碰到，而且她们被鞭打得遍体鳞伤，样子都很惨。卡蒙纳这就跟奥古斯托谈起他跟一个外国佬麦肯齐在一起的故事来。麦肯齐是对阿瓜鲁纳人布道的牧师，而他是那牧师的助手。他们两个在卡哈马卡山乡遭过一次大难。有个神父跟一个镇子上的人说，那外国佬是个跟基督作对的魔鬼，唆使得人们几乎把他俩宰了。亏得他们有两匹好马，骑上飞也似的溜回了传教士的总部。阿瓜鲁纳人原来对麦肯齐很亲切，参加他主持的新教弥撒听布道辞，接受他不时送给他们的礼物，特别是帮他吃他吃不完的东西。他们很虔诚。以后，到橡胶成了热门货的时候，他们就用弓箭戈矛来保卫下马拉尼翁河他们的居住地区。有一回，他们拿他们一个酋长的经过缩小的头颅，跟一个采胶站的头儿换一支枪。那人把那头颅送到利马去了，不能归还给他们，他们就连整个采胶站的人都屠杀了。可是，谈谈关于女人的事儿吧。阿瓜鲁纳部落的人要是跟一个妇女偷情，他们就会在他的头上砍一刀。有的浪子脑瓜上的刀痕，比地里的犁沟还密。可是，要是外人犯了偷奸的事，他们就把他杀了。糟糕的是这些印第安人能凭嗅觉闻得出女人不贞的事儿来，这样，犯了事的女人就非得坦白不成。卡蒙纳找到了个情妇，他把她带到河边，用棕榈叶当床干那事儿，然后两人都跳到河里去洗个澡。那是过去的事儿了。而今在卡鲁科呢，女人全是一身伤，残败了。啊，玛伊维，玛伊维。

奥多涅斯野兽似的折磨着玛伊维。汽艇按时运酒来，采胶站的头儿喝得比谁都醉。他在他的棚屋里咆哮着，怒骂着，然后

就叫玛伊维或者去找她。他占有过她之后就骂她：

"你是个臭婊子，不爱我。你跟另外的男人勾搭。现在，我得治治你。"

他把她拉到森林旁，把她赤裸裸地绑在树上。蚊子和森林里各种小虫子整夜叮咬她。一到天亮，她被咬得满身红肿出血。还在喝酒的奥多涅斯，这时用绳子系着她的颈脖，把她扔到河里。玛伊维拼命挣扎着，不让自己溺死或者给绳子缢死。水洗掉了她身上的血迹；奥多涅斯看到她恐怖万状看个够以后，就把她拖上来说：

"滚，臭婊子，下次我要杀了你。"

那姑娘回到自己的吊床上，其他的妇女就用草药给她敷伤。她一不哭二不哼，对自己的不幸看来已经听天由命了。

只要奥多涅斯一喝醉，这样大致相同的情景就要发生。酒好似使他把森林传染给他的凶暴与残忍都发泄出来了。可是，有一回，这野兽改变了策略。他对玛伊维说：

"我今儿要饿扁你，让你骨瘦如柴，谁都不爱。你这讨厌东西。"

他把她关在女人们的棚屋旁边一间小房子里，叫女人们待在露天下面。谁也不许给玛伊维什么东西，不许给水喝，不许给吃的，奥多涅斯还是醉醺醺的，围着那小屋子转，时不时还随意开枪。

"要是在这儿碰上谁，我就把他崩了。"他吼叫着。

奥古斯托非常可怜玛伊维。第二晚，他瞅着奥多涅斯进屋去灌酒去了，就给那姑娘送去一罐水和几只香蕉。玛伊维接着这些东西，对他说："你真好，大哥，你真好。"那低沉而战栗的音调，就象有时候从森林里发出来的声息。第三天，奥多涅斯不喝

酒了，把她放出来了。

*　　　　*　　　　*

奥古斯托留在站上熏橡胶。他坐在棕榈叶燃起来的闷火旁边，拿一根棍子插在胶乳桶里打湿，再把棍子放在烟火上面让胶乳烤硬。他要是不经常窥看玛伊维的话，本来是能把活儿干得挺好的。她也在窥看他。玛伊维很美，奥古斯托则又殷勤又健壮。

他俩不敢老是相互窥视，彼此偷看一眼也装作是在看另外的地方。有时候，他们得看可怖的景象。橡胶越来越缺，而奥多涅斯却总想要得到越多越好。有个星期六傍晚时刻，有两个印第安人只带着一个橡胶球，战战兢兢地来到站上。白天来的人也没交足定额，因而吃了鞭子。可是，奥多涅斯看到只这么一点点橡胶，欲壑难填，怒气勃发。他咆哮道：

"怎么？印第安懒虫，怎么？"

他气得下巴发颤，淡蓝的眼睛在草帽檐下面闪电似的放光。

"没有橡胶……没有橡胶。"那两个印第安人阴郁地瞅着丛林，喃喃着。的确，密匝匝的大森林里，橡胶可是采得濒于枯竭了。

"怎么会呢？是你们偷懒才采不来的。"

奥多涅斯霍地拔出一把锋利的马刀似的长砍刀来，扑向那离得近的人，一刀就把他的头削了下来。那人的身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断颈喷泉般地喷着血。他的头也在冒血，在失去知觉之前睁大着眼睛，嘴唇恐怖地抽搐着，仿佛想要说话。其他的印第安人看到这情景，都逃到森林里去了。奥多涅斯一面挥舞着砍刀，象是想要砍倒另一个牺牲品，一面命令道：

“把尸体扔到河里去，把头钉在林子边的树桩上示众，警告那些懒骨头。”

下面的人照办了。那颗头颅钉在高处，睁着眼睛，发肿腐烂，一直挂到臭得太难闻了，才又扔到了河里。

有一种悲惨的、阴森森的东西，象条蛇似的在丛林里蠕动着。奥古斯托还是坐在一棵树下熏橡胶。卡蒙纳干活回来，走到他旁边对他说：

“告诉你，事儿可够讨厌的。我尽管走老远去找橡胶树，可也没碰到什么印第安人在割胶。我看到有个人在磨箭头了，他跟我说要去打火鸡。什么火鸡不火鸡的！那还用磨五十个箭头。最糟糕的是他们遭了难，懂得要团结才有力量。他们跟邻近一个部落联合起来了，那部落知道炼‘苦辣勒’①”。

奥古斯托已经听说过那种使神经麻痹的毒药。卡蒙纳接着说：

“奥多涅斯知道这事情了，有人把这情况告诉了他。他大发脾气，说他就盼着他们反，好独个儿把造反的全杀光。”

可是，另外一场从橡胶球飞来的灾祸，已经悄悄地在近处窥伺着奥古斯托了。他已注意到橡胶一接触火就要爆炸，爆出细细的胶乳，把他的手烫起小火泡来。可是有一次，要么是他把橡胶球搁得太低了，要么是火焰突然升腾起来，要么是胶乳里面混进了容易爆炸的树脂杂质，橡胶球突然爆炸，大量滚烫的胶乳溅到了他的脸上。他感到好似有匕首扎进了他的双眼，随即向旁边一倒晕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痛得直嚎。有人朝他脸上泼水，揭起了一层粘在他皮肤上假面具似的橡胶。他看不见了，有人

① 美洲印第安人从一种植物的根提取的毒药。

把镇痛的草药敷在他的脸上，再用破布条系起来。他痛得甚至连听话都有困难了。可是，他拼命尖起耳朵听，听到了好似来自远处的谈话声：

"出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故了，还是不提防。"

"应该给烤橡胶的发眼罩。"

"他们在乎什么？他们开的就是制造瞎子的工厂。"

瞎子！奥古斯托带着哭声问道：

"我会成个瞎子吗？"

一片深沉的寂静笼罩在他的头上，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听到远处林间的索索声。有人把他抬到他的吊床上，他焦心地盼望卡蒙纳回来。他瞎了，再也不能看天光知道时间了。可是，他还有希望，他还怀着一线希望等待着卡蒙纳。卡蒙纳对他说：

"真糟糕。我们得等着你的伤治好再说……"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呢？"奥古斯托抽噎着。

"本该说的，"卡蒙纳伤心地答道，"可是我们太忙了，忙得我没去想你是不是知道烤橡胶要提防的事儿了。"

接着来的日子是痛苦而不安的日子。有个老婆婆给他治伤——他是从她的声音才知道她是老婆婆的，除此以外，没有谁经常来照顾他了。往往要等卡蒙纳从森林里回来后，他才能吃上饭。采胶工开始失踪了，也许是印第安人在丛林里把他们干掉了。有个星期四，卡蒙纳没回来，奥古斯托感到他现在可真是孤身一人，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回顾过去，意识到离开公社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当然，尽管他负了债，丧失了自由，可至少还没有象其他小工那样挨鞭子，也还没有得病，甚至想过要跟卡蒙纳和中国人一道逃跑。可是，在森林里讨生活的，逃不掉鞭子、子弹、爪子、毒蛇、箭头、橡胶留下的痕迹。现在轮到他受到

橡胶的惩治了，而且惩治得那么残酷，那么凄惨。不足为怪的是，当那老婆婆终于取下绷带来的时候，他面对着的是一片漆黑的世界。

星期六，没有一个印第安人送橡胶来。奥多涅斯吩咐道：

“明天我们去惩罚那些懒虫。”

可是，就在那天夜间，丛林里响起了深沉、忿怒而雄壮的鼓声。所有来自丛林的印第安人，包括玛伊维在内，都从站上逃跑了。“马鼓雷”就象往昔一样，在号召各个部落投入战斗。“马鼓雷”是用中间烧空的大树桩蒙的大鼓，绑在两根粗树棒中间，用大木锤敲打。那鼓声无疑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可是那雄浑有力的声音能传闻十数里，听起来好似就在附近似的。奥多涅斯说：

“咱们撤到萨查亚库站去，那里是咱们的总站。”

所有的采胶工，包括最低的小工在内，都急忙收拾东西，赶到船靠岸的地方去。奥古斯托绝望地喊叫：“别把我扔下，带我一道走。”可是，谁也没理会他。他们好似都在上他们的独木舟。瞎子走出棚屋，踉踉跄跄朝河边走。有人说：“干吗带这么个碍手碍脚的东西。”听得出来桨声，那声音慢慢地在远方消失。奥古斯托最后呼叫：“别把我扔下。”但是，他的声音为咚咚鼓响所淹没。他东摸摸，西摸摸，摸回棚屋。他找到了他的吊床，因为只剩下这吊床系在宽阔的棚屋里。他害怕得睡不着。他也是受剥削的，可是森林里的印第安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听说，他们常把不能用他们的土话答言的所有印第安人都杀死。

“马鼓雷”的响声，惊动着长夜。

过去了好些时候，突然有一个低沉发颤的声音把他从痛苦的孤寂中惊醒。

“奥古斯托！”

玛伊维来了。奥古斯托发出声欢悦的叫唤向她伸出手去。她说她走回来，是因为象她小时候发生过的情况那样，印第安各部落肯定会被打败，而她不想看着大家死去。她看死人的惨事看得太多了。另外，她还感到她能找到奥古斯托。奥古斯托第一次想到他的脸一定很难看，可他还是站起来抱住了玛伊维。这一对不幸的人儿紧紧地拥抱着，忧伤、痛苦和欢乐的感情一齐奔集到了他俩的心头。

* * *

第二天，“马鼓雷”雄壮的敲击声，夹杂着令人不安的砰砰枪响，在丛林中回旋激荡。一只豹子、两只野鹿和一只貘，从交战的地方逃开，相继跑过砍伐掉了树木的林间空地。玛伊维把她所看到的一切告诉奥古斯托，奥古斯托对战斗进行了推测。可能用上了机关枪，他有一天看见过那武器。

这时候，在很远的萨查亚库集合拢来的三百个采胶人，在按计划向前推进。还有三百人在一个深入丛林的前哨站集中后，出来协同包抄。印第安人即将发现他们处在交叉的火力之下。库斯托迪奥·奥多涅斯率领着卡努科站的人，心毒手狠地枪打藏在树上的印第安人，还用枪托敲打滚落下来的伤号的脑袋来结果他们的性命。如蝗的飞箭好似近不了他的身子，但终于有一支箭嗡嗡地射中了他的肩膀。他猛地把箭抽出一看，叫道：

“‘苦辣勒’，‘苦辣勒’……得教训教训这些野蛮人。”

他开了一枪还想开枪，可是他的手要去扣扳机的时候不听使唤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仆倒在地。最后还在说：

“前进！……杀！……”

采胶人在前进，把他扔下了。那边有个断了气的印第安人，他头靠着树干好似在酣睡。奥多涅斯挣扎着想站起来，可他的右臂麻木了，腿也好象不是他的腿似的，不听使唤了。“苦辣勒”毒使得他的中枢神经麻痹了。奥多涅斯知道了这一点，对自己这么窝囊死去感到又怕又恨。他真想敲碎一个印第安人的脑袋，或者撕破他的喉咙。可是，现在他连手指也僵硬了，僵硬得不能去掐掐自己的身子，看身子是不是也没知觉了。看来，身子保准也不灵了，因为他已经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神志慢慢不清楚了，憧憧阴影浮现在他的面前。丛林在他的朦胧的眼睛里变得奇形怪状，树木在扭动着，弯弯曲曲地相互缠绕着又伸展开来，坚硬的树干好似成了一条条摇头摆尾的巨蟒。阴影越来越深浓了，尽管他极力睁大眼睛，看到的也只有黑暗，黑暗……

奥多涅斯失去了知觉。他的肺麻痹了，喉咙里咕咕响着，很快就断了气。他脸色青紫，几乎变黑了。他为丛林的致死的力量所征服，躺在丛林的脚下了。

*　　　*　　　*

隆隆声响持续了三天，到最后“马鼓雷”沉寂下来，枪声也慢慢少了。玛伊维和奥古斯托知道印第安人被打败了，要不然鼓声就一直不会停息，采胶人也会驾船顺流逃走了。他们还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那无疑是在枪毙人。可是，大森林围绕着卡努科站，静寂无声地耸立着。这沉默静寂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从古以来，大森林的沉寂就一直笼罩着在亚马孙演出的悲凉雄壮的戏剧。

一天以后，卡努科站的采胶人回来了。几个大头目都已经死掉了，幸存者带来了三十多个女俘虏。据他们说，他们把主要

的印第安酋长枪毙了或者砍了头，其他的人被迫同意交纳橡胶，尽管橡胶要流血才割得到。奥多涅斯一死，他们欠的账也就勾销了，大家虽然已经战斗得精疲力尽，但还是满意的。

由于青年妇女大有剩余，他们把马伊维给奥古斯托了。时间一过，采集橡胶的劳动又变得艰苦和残酷起来了。强者为王是森林的规律。卡努科站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新的奥多涅斯们出来扼制狂暴而又无可奈何的敌手，又来折磨印第安人了。

玛伊维和奥古斯托住在丛林边的一间小茅屋里。她种了一小片丝兰和香蕉地。瞎子织吊床和棕榈叶席子，卖给船家或者同他们交换用得着的东西。

在那寂静的夜晚，热带的大月亮缓缓穿过天空，照耀着莽莽丛林与大小河川。那时，玛伊维给她丈夫讲简朴的民间故事，唱甜蜜的歌子。奥古斯托听着听着，想起了那在夜间歌唱的中了魔的鸟儿。玛伊维也象只看不见的鸟儿在夜间歌唱，在他的长夜里歌唱。

一六　罗森多·马基之死

我们并不能确切知道，打从上次在监牢里看到罗森多以来，已经过去多久了。也许过了一两年，也许只过了六个月。如果把人们过自由生活的日子和在监牢的四面高墙之内不得不熬过的日子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到监牢里的时间特别长。时间过去之后，就成了无从计算的一片，充满了痛苦而又没有什么大事，一些事情也不过是过去了的时日中间的一些星点。日子天

天一样，积成了一大堆，其中只有些浅淡模糊的痕迹，例如一次又一次地过堂，犯人出狱或者死去，新犯人来到说他们的案情，以后他们也构成了狱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某个人的痛苦，探监，絮话……生命枉费了，日子过得毫无价值，一天过了又过一天，年华实际上是虚度了。过了多少天呢？日历记载着岁月，而人则感到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夜路，留下的只有疲乏和痛苦的痕迹。

对所有犯人特别是对罗森多来说，麻子巴斯克斯的入狱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但是，当大家慢慢认识了他，听到了他的谈话，知道了他的种种经历之后，他也就不知不觉滑到这漫长的夜路上来了。

罗森多在坐监的日子里还记下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科雷亚·萨瓦拉勇敢地为他辩护。辩认烙印的专家指出，卡西米罗·罗萨斯的烙印是刚打在黑牯牛身上不久的新烙印，不然的话烙印的痕迹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谁也不能证明罗森多怂恿了马多克奥，谁也不能证明他是麻子巴斯克斯的同谋犯与窝主。法庭为了不让他获释，就按军事法规以煽动叛乱罪来审问他。科雷亚·萨瓦拉感到灰心丧气。罗森多对他说：

"别难受；这对我来说是桩毫不奇怪的事。我跟你说过我对拿法律害人的家伙是怎么想的。我脚踏实地务庄稼的那会儿，对谁都相信。可打从我到了这里，唔……我希望你给另外的印第安人辩护的时候运气要好一些。"

奥诺里奥瘐死狱中，给装在麻袋里抬出去了。他的身子成了个十字架。他的脸用草帽盖住了，可是他那蜡黄的、皮包骨的手脚，却伸出来象在抗议似的。当科雷亚·萨瓦拉兴致勃勃，终于争得把释放他的命令拿到监狱里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了。

然而至少哈辛托·普列托是活着出去的。

他的儿子使了很大的劲，甚至跟左撇子打好交道，让他撤回了起诉，可是法官说对他还有另外一些指控没法撤销，审判还得进行下去，因为法律不能走回头路，去撤销已经证明了的罪行。有人建议哈辛托写封信去登在《祖国报》上，赞扬当局的德政，那就准能获释，那份报纸有奥斯卡·阿梅纳瓦尔撑腰，已经开始在省内发行。哈辛托记得他曾经大吵大闹，骂法官，骂省长，指控他们的不法行为，他回答说他一个字也不能写。他挑战似的拍着胸脯说，他生来就不会为横暴行为帮腔喝彩。于是，他非常乐观地着手写封寄共和国总统"亲启"的长信。

"噢，罗森多，"他跟老汉咬着耳朵，避免给人偷听了去，从而把信截走，"我在信里把我的案子的详情和我看到的一切都说了。什么坏事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总统准会看这封信的，对吗？我还告诉他，我叫我的儿子去服兵役，我一直热爱祖国，尽管出了这么多不公道的事情，我还是爱国的，尽管有时候我眼睁睁看到祖国让穷人受欺压，感到很难受。老伙计，你看总统能不倾听来自人民的恳切呼声吗？据我看，事情要起变化的，你就等着瞧吧。问题是谁都不向总统反映情况，他就一直蒙在鼓里，给大官儿欺哄着，还以为什么都好哩。我们就该叫他听得见我们的声音。你等着瞧吧，罗森多，你以为如何？怎么不吭声，象个死人似的？"

不久后一个星期天，铁匠的儿子给他带来了一张精美的明信片，左上角印有彩色的秘鲁国徽，往下面一些印有"总统府"几个大字。一个秘书告诉哈辛托说，"元首"看了他的信，信内所谈的情况已为当局有关人员所注意。那秘书说话的口吻很亲切，普列托感到十分高兴。他手里拿着明信片对罗森多说：

"你瞧见了吗？找上头把话说清楚，这就有了结果。上头是些什么人？部长们呗。总统会问他们：我委托你们办的事情办得怎样啦？给我从政府里面把那些坏蛋消除掉。坏蛋，哼，这还是说得轻的，净是一帮盗贼和无赖。你就会看到改革的，罗森多。不管怎样，他们得来调查。我得告诉大家要讲真话。"

时间一天天过去，哈辛托所盼望的事情并没发生。出狱的少数人中间，有一个是骗子手阿夫萨隆·基内斯，他离开的时候说监牢是给蠢人盖的。几天之后，他活动得把那叫佩德罗的羊倌也放出去了，就是那一直学他的样的青年人。普列托却接到通知说要把他解到州府去，由刑事法庭审理他的案子。这时，他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起来：

"骗人的……骗人的……全都是骗人的：没有什么公道，没有什么祖国。祖国所需要的正直的人在哪儿？有的都是些贪官污吏，给大人物抬轿子吹喇叭的。有钱的可以杀人，谁都奈何他不得。没钱的下拳头重了一点，就诬他是想杀人。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哪里？我啥都不信了；你们要杀就杀。"

哈辛托·普列托的吵嚷声响彻监牢，传到街上去了。

"你们给我定罪吧。哪天我出狱了，就打刀子，打匕首分给大家。我要埋炸药，把什么都炸个稀巴烂！你们把麻子巴斯克斯逮来下监牢，他还要冒风险。可你们是比他还凶的强盗和罪犯，是官匪，有武装和法律保护。省长，法官……都欺压剥削人民。祖国听任他们胡作非为，给他们撑腰。祖国是什么玩艺儿？干什么用的？这问题我想叫谁给我解说解说。得把这帮强盗和吸血鬼都崩了，才会有祖国。我干我的一份，我要去宰掉几个藏起半边脸的强盗。"

看守来制止他叫嚷，狠狠地使枪托打他。普列托待在牢房

的角落里，象只被一群猎狗围攻的牡牛似的保卫着自己，可是最后还是寡不敌众，给打翻在地上不省人事了。狱警们把他拖到刑牢里绑在几根铁棒上，叫他坐也坐不下，站也站不起来。

普列托从刑牢出来，精神十分沮丧。他好些天都独自待在牢房里不同人接触，放风的时候到院子里来也避着人。他的步伐已经不那么稳了，一双大皮靴象是拖不动似的。麻子巴斯克斯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

"伙计，投封信给报纸办不成事儿，那只会给你带来麻烦，可你有钱就成。我给你一千索尔，有这钱他们就会忘了你咒骂过他们，把你放出去。"

哈辛托答道：

"谢谢．可想到世上没公道，真伤心。"

一星期以后，他象个给监牢毁了的人，回家了。

其他囚犯的情况没有改变。有些新犯人进来，一连几天都讲他们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有听众，因为老犯人通过那些情况能看看外边的世界，自由的世界。这样看世界很困难，看到的也只是一鳞半爪，可是犯人们就象放风的片刻见到阳光似的，喜欢听那些事情。但新犯人慢慢也为监狱的气氛所影响，不几天就除开沉闷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罗森多回顾他的铁窗生活，发觉这生活竟是一片空虚，无所事事。有一次老社员罗萨里亚来看他，她满脸皱纹，弓着背，显得疲乏极了。她是为了他而忍受旅途辛苦的，这使老社长深为感动。他的小外孙现在什么都能说了，还在做着拢牲口的游戏哩。

*　　　　*　　　　*

有一天，当局把麻子巴斯克斯从四号牢房转到二号，转到了

罗森多的牢房里。当局现在把他俩看做是同案犯，特别是想通过把社长跟土匪放到一起，让罗森多和整个公社都跟为非作歹的事情挂起勾来。住过监狱的人都知道，转移犯人往往反映公文来往中发生的事情。当地多年来发生的偷盗、抢劫、杀人案件，都推到了麻子巴斯克斯的头上，甚至抢状子的事都说是他干的，但是哪一桩案子也找不到证据来加以证实。至于搜到的他手头的那批货，他说是从魔术师胡利奥·孔特雷拉斯那儿买的。法官吩咐找魔术师出庭作证，可是哪儿也找不到他了。麻子在受审中镇定自若，用有理有据的口吻申辩，仿佛要叫人相信他的话似的。法官明知他自己掌握在他的手心里，不敢逼他过紧。有时他采取的态度似乎在说："想加罪于你的不是我，是阿梅纳瓦尔。你管公社的闲事干吗呢？"尽管如此，法庭为了安全，还为了要证明加给罗森多的煽动叛乱罪的审判有理，也指控麻子犯了这个罪。他参加了鲁米的"运动"，他的一个部下就是在那儿被打死的。两次庭审过后，他就被带到老社长的牢房中来了。他俩是同案犯。

麻子巴斯克斯饱经风霜，肤色黝黑，还是穿着那身黑衣服。要不是他一只乌亮的眼睛目光炯炯，一只眼睛泛白，和他微笑时露出的那口洁白的牙齿，那么他待在黑咕隆咚的牢房里就简直看不出来。他那爽朗而热情的声音博得了罗森多的好感，老汉终于承认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好人。有时候，他所有的罪过似乎都已消失，又成了一个拾牛粪来供养老母的青年人。不管怎样，麻子巴斯克斯这个强悍的、生气勃勃的人物，占了那四米长三米宽的牢房，把老汉挤到一角的小床上去了。罗森多认为这是强者为王的自然结局，就坐在床上安安静静地嚼着古柯叶。他俩相处得还算好，可要说关系亲密那就说得不对头了。

“老爷子，”麻子说，“您要是看到了我们打乌迈那一仗该多好！我们离开庄屋那么远，还听到堂娜莱昂诺尔、她的女儿和另外的妇女的惊叫声。说实话，只有几个监工站出来了。堂阿尔瓦罗尽管看起来象有胆量似的，可连他影子也没瞧见。”

“唔，”罗森多答道，“你得了什么好处呢？死了两个监工，都是象咱们一样的穷苦人，不过是走歪了道。”

“你倒是挺替人着想，罗森多，你吃亏就吃亏在这里。”

“要把穷人也杀了吗？富人就靠穷人来防身。”

“穷人要是傻瓜蛋，就见他的鬼去。”

谈话谈不下去了。

罗森多开始佩服麻子的，是他争取人的魅力。他不用去威胁人家听他的话（威胁的武器他只很有限地使用过几次），在监狱里的影响却日益增长。狱长借口这土匪要受审，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好让他单独跟探监的谈话。看守们递给他口信，替他买东西。有个人告诉他，他们中间有几个收了奥斯卡·阿梅纳瓦尔的钱，在监视着他。麻子巴斯克斯不是靠钱，而是靠他的勇敢，靠他处在逆境中的镇定自若，靠他生成的能吸引人的性格，来赢得大家的好感的。我们得说清楚他没有多少钱。他总是很慷慨地同他那帮人分享财物，归他自己的那一份他都乱花掉了。多罗特奥寄给他四千索尔，他把其中的一千送给了哈辛托·普列托，一千给了科雷亚·萨瓦拉，请他为他辩护，剩下的就流水一样花掉了，分给了其他一些犯人、几个看守和在监外为他出力的人。以后，他又收到了一千索尔和魔术师的死讯。这笔钱也是照样花了，可那消息倒留得长些，他有好些天都在回味。这笔钱一部分给了卡西亚娜，她常常带着他俩的儿子来探监。他从寄给他的另一笔钱当中留下来两百索尔，怎么也不舍

得用。这钱他有极为重要的用处。

“老爷子，我可要拿这钱做件特别的事情。”

有一天，狱长带他出去会另一个探监的。

“是女的吗？”麻子问道。

“是女的，可我没问她的名字。”

土匪非常激动地对罗森多说：

“我猜得到这是古梅辛达来了。”

两个钟头之后他回来了。

“罗森多，来的是古梅辛达，我的妻子，我的亲人，在图科娶的。您还记得吗？我想我跟您说过她。就是那个也坐过班房的女人。她一听到我被捕了，就从卡哈班巴来看我。我怎么跟您说她跟我说了的事情呢？谢天谢地，她的病治好了，从法官家出来以后跟个鞋匠结了婚。她受尽了苦，身子都拖垮了。可怜的，老是哭，我也差不离要掉泪了。我拥抱她的时候，就象拥抱着跟她一块儿度过的幸福时光似的。她想跟她现在嫁的这个男人离婚，留下来照顾我。我不让她这样作，叫她回去好好生活。她知道我一直爱她，可是她不能再跟我在一起了，那样会使她更加不幸。我把那两百索尔给了她，她走了。让她走我可下了狠心，因为我很爱她，她衰老了也不打紧。”

他一直在苦想着古梅辛达，有一阵他说要差人去叫她回来，可是到星期天，卡西亚娜带着孩子跟社员们一道来了。麻子跟他那刚学着走路的儿子一道玩，夸他说他会长得高大健壮，长成个勇敢的男子汉。第二天，他叫他的人送钱来，因为“罗森多老爷子，我准备干件好事儿”。

科雷亚·萨瓦拉带来消息说，奥斯卡·阿梅纳瓦尔宣布要竞选本省的众议员。他父亲堂阿尔瓦罗还要在利马住下去，谁

也不知道他要待到什么时候。也许只有他勾搭上了的法国情妇，才会知道他的归期。他表面上装着在为本省出力，可是他给他的朋友和家属的来信越来越少了。他的仇家说，他干了的事情不过就是催派军队追捕了麻子巴斯克斯，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来谋私利，并终于为他儿子的竞选取得了官方的支持。堂娜莱昂诺尔接到她女朋友的信，知道了她丈夫猎艳的新闻，正准备带个女儿到利马去。堂阿尔瓦罗的确早该回来了，因为他原来打算抓紧办的事早已办完。眼下他偶尔写封信回来，说他在督促寄宿中学学生何塞·贡萨洛念书，还在准备竞选传单。这么重要的理由终于使得堂娜莱昂诺尔认为，她的利马之行是非去不可了。

科雷亚·萨瓦拉走后，麻子就对他同室的难友说：

"您觉得怎样？真是鬼使神差！还没把你们全都消灭光，你们得感谢那不害臊的法国女人哩。可是，要不了多久他俩当中有一方会厌倦的，到那时候堂阿尔瓦罗就会回来管事，实现他搞垮科尔多瓦家的野心。儿子成了众议员那就更糟。可是科雷亚·萨瓦拉并不知道我知道的一些事儿：科尔多瓦家也在动，他们家有四兄弟，都是些硬汉子。他们准备让弗洛伦西奥·科尔多瓦竞选议员。有得瞧呢，罗森多。"

当晚，广场上响起了砰砰枪声。支持阿梅纳瓦尔家的堂塞贡多·佩雷斯的商店的大门，被打成了蜂房模样。不几天，弗洛伦西奥·科尔多瓦宣布竞选。夜间，科尔多瓦家的密友蒙特斯的邸宅临街的大门给炸塌了。竞选开始了。

堂娜莱昂诺尔把几个女儿全带着，到利马去了。

阿梅纳瓦尔家与科尔多瓦家，都有大批武装人员守卫。一到晚上，他们都派出小分队去保护自己的朋友。冤家路窄，双方相遇就会造成伤亡。警察奉命帮助阿梅纳瓦尔家，可是由于路

灯全被枪打碎了，夜间街上黑洞洞的，几个警察竟被受他们相助的这一方给收拾掉了。

省会在拉选票、枪战、高呼“万岁”和“打倒”声中沸腾了。麻子巴斯克斯听到枪声，就抓住铁窗格子使劲高呼：“好哇，弗洛伦西奥·科尔多瓦！”战斗的声音使得他分外激动。囚犯们纷纷猜测麻子巴斯克斯可能越狱。阿梅纳瓦尔家和当局也怕发生这种事。入夜，监狱的岗哨加了一倍，八个看守吵嚷得犯人不得安宁。

一到白天，麻子巴斯克斯就激动地谈他的战斗故事：

“啊，罗森多大爷，他们派兵抓我，可我要弄了他们两个月。他们不是要我对簿公堂，说我抢了状子吗？真亏他们想得出来。五个人，穿黑衣，骑黑马，挎着大枪，后边还跟着一帮带枪的，神出鬼没在各处活动。麻子巴斯克斯在乌约米露面。麻子巴斯克斯到了瓦卡，到了苏米，到了卡亚里，到了还要远的地方。有人看见他骑马朝南走了……那是我的人。骑警和一百个大兵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到最后他们把麻子——可怜的奥夫杜略——干掉了，他们这才明白过来。运气这就朝他们那边转了。他们袭击了谁都不会以为是藏身处的地方，我就在那儿。幸亏多罗特奥跟另外六个人逃脱了，而今他们集合在一起了。大爷，你知道，我打算干桩好事儿。选举对干成这桩事有帮助。这批狗日的可杀了我好些同伴，谁都奇怪他们为啥不杀我。说真的，我一直在念《公正的法官》的祈祷文，我看这可有好处，多罗特奥也得救了嘛。可我想，可怜的奥夫杜略被杀，也帮了我这做祷告的一把。军队抓到了那麻子，嚷开了。警察赶到认尸，把这桩事情戳穿了。那不是麻子的正身，死者比麻子的长相好，是个青年人。可消息已经传开了，到处都耻笑那帮窝囊废。往后，他们要

叫大伙儿相信他们把我逮住了说的不假，就把我活着带回来了。这还不是命大！”

有个星期天，麻子收到了钱。铁匠托科雷亚·萨瓦拉给他捎来了一个小包裹，他赶忙藏起来说，那是给他儿子玩的铁环。放风的时候，有个混血儿问他要支香烟，两人这就一边溜跶，一边谈起话来。他俩一个披着黑斗篷，一个披着白斗篷，一直走到了过道里。回到牢房，麻子把支手枪藏到了被单下面。

“您瞧，”他对罗森多说，“狱长还是够朋友的，可也变得有点神经紧张了，对探监的都要搜查一通。”

有个酒店的老板娘跟麻子要好，管他的伙食。麻子吃她送来的鸡和烤肉总是留神细嚼慢咽。有一回他吃着吃着，从牙缝里剔出来个小纸团儿。他就着从窗口透进来的微光念着纸条，那只黑眼睛放亮了，眉心的疙瘩舒展了，咧开嘴笑着露出一口白牙齿来，面容变得丑中带美了。

“现在，”他对罗森多说，“现在是时候了。咱俩逃吧，趁着夜间四下里一片黑开溜。多罗特奥到时候会带六个人到隔壁那家人家去，就是对着放风院子老院墙的那家。他们会叫里边的居民不声张的。科雷亚博士带给我的这小包里，有哈辛托打的万能钥匙。从窗户够得着挂锁。我出去掐住在这儿巡夜的看守的脖子，把他干掉。接着，咱俩跑过甬道到院子里去。眼下加了双岗，院子里也添了个站岗的。我要是抓不住他就给他一枪。从隔壁那屋子里会抛下根绳索来，我就攀着绳子爬过去。左边屋顶上那两个看守我已经买通了，他们只会朝天放枪。多罗特奥一帮人会开枪干掉右边的那两个。当然，爬墙的当儿，他们很可能首先把我收拾掉。可夜里黑漆漆的，伙伴们一看到我就会打掉院子里的灯。走吧，罗森多，我让您先出去。”

“我老了，爬不动了。”

“他们会把你拉上去。”

“万能钥匙不知好使不好使。”

“想必是好使的。”

“要是外面的人没占住那房子，你出去找不见那绳子呢？”

“放心吧，他们会去打的，如果没占住房子，就会放枪通知我。”

“枪也许是竞选的人放的。你要是听着不出去，他们就会白熬夜等候了。”

“那就只能怨命了……咱俩走吧。”

两人激烈地争论着。

“可是，门岗要是听到你开枪打守卫的，就会跑过来。另外的岗哨会在外边把监狱围住。”

“多罗特奥他们会开火，把他们阻挡在过道里。这就得在他们包围咱俩以前很快越狱。不管怎样，有枪在，能打开条路。街上黑咕隆咚的，行动起来方便。”

“我老了，手脚慢，会连累得你也给抓起来。我爬上去，你在下边会挨枪子儿。”

“您知道，这我不在乎。我看您是个好老汉，你们公社对我也不见外，公社是对我好的第二个地方。我要报答您……要是我在墙根下栽倒了，那也不要紧。”

“让我想想。”罗森多说。

这两个囚徒吃过午饭后，就在各自的床上躺下了。墙角很黑暗，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罗森多嚼着古柯叶，麻子点燃了一支香烟，察看了一下万能钥匙和手枪的枪膛。老汉在思忖着他要是逃出去了会出什么事情；土匪则只盘算怎么能逃走，监牢

外面自有他的峥岩、山洞与枪战的世界，其他事情跟他有什么相干？科雷亚·萨瓦拉尽管把万能钥匙带进监狱来，可自已并不知情，也不知道麻子越狱的计划。麻子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没对他说过要越狱，只说了他对打官司不抱什么希望，说他想要留在省里处理些家务事情。科雷亚·萨瓦拉就一再递状子，要求推迟把麻子转到州府去。麻子就趁这段时间准备他的越狱计划。

"我说，罗森多，"麻子打断了老汉的沉思，对他悄悄地说，"现在就看能不能到街上。没了路灯，事情好办得多。就算有警察来追我们，转过一条街就找不到我们了。警察不会下乡去追的，他们忙着选举的事儿。要是弗洛伦西奥·科尔多瓦当选了呢，那就更好。我派'律师'去跟他谈，'律师'在一个晚上去了。堂弗洛伦西奥对他说，要是有个缓急，他兴许用得着我。选举选举，反正谁最能吓唬住选民，谁就能当选。"

"我在想这桩事情。"社长回答道。

放风时，麻子象平常一样谈笑自若；罗森多坐在哈辛托·普列托给他留下做纪念的小板凳上沉默不语。有个犯人要么出于自己好奇，要么受人之托，想探探麻子的口风：

"堂巴斯克斯，您看选举结果会怎样？谁会当选？"

麻子答道：

"我看选举就是那么回事。我当然支持堂弗洛伦西奥·科尔多瓦，可我看奥斯卡·阿梅纳瓦尔会当选。也就是说，他有他老子给他撑腰，那是个土霸王。虽说他们不能定我的罪，我可是要坐一世监牢的人了。"

罗森多·马基要忍着才能不笑出声来。有几个犯人说，这次选举比往年要闹得凶。圣母区的那个混血儿说，他要是没有坐牢，就要同早先一样跟阿梅纳瓦尔那一帮子干上了，他受不了

那个混蛋的气。说到两个候选人究竟谁最坏，大伙儿争论得很厉害。两个都横行乡里，作恶多端，说不清谁最劣。到最后回牢房时，大家才得出一致的结论，认为阿梅纳瓦尔最坏，因为科尔多瓦家有八年没夺过人家的地了，而鲁米发生的事情大家记忆犹新，他们当中的好老汉罗森多就是一个见证。

到了牢房里，罗森多说：

“我谢谢你，朋友。你并不完全相信阿梅纳瓦尔会当选，我也这么想。眼下我怎么办呢？你有高山岩洞藏身，身体又健壮，有千条路万条路可以来来去去。我年纪大了，不中用，干不得拼性命的事情了。要是阿梅纳瓦尔当选了，就会派人来追捕我，逮住我，逮不住就更糟。他们借口要抓人，会对公社百般欺压。我逃掉，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要是我能出狱，那也只能去照看田地，靠种庄稼安身立命，连这我看都不可能了。逃出去，躲躲藏藏，对我说跟坐班房差不离，甚至还要糟些。多少社员会因此遭殃，苦死磨死。这样作犯不上。”

麻子巴斯克斯原本是务农的乡下人，懂得这一番肺腑之言。他应声道：

“嗯……”

没话可谈了。两人终于分手，就象越狱已经实现，各奔东西了似的。麻子从囚室一端到另一端来回踱步；罗森多蜷缩着身子坐在床上瞧着他。一个在盘算他该干什么；一个在思量他不该干什么。有时，他俩在想对方作得正确，可同时又感到彼此已经相隔很远了。他们就这样度过了当天剩下的时光。晚餐送来了。罗森多一面喝着汤，一面心想以后他又会孤孤单单，只能寂寞地就餐和嚼古柯叶，思念着离别的人了。他终于说道：

“你走了，我很难受。”

"离开您我也难受。"麻子答道。

八点换班时刻，麻子叫住一个看守：

"看守，请你帮我做件事。"

看守走拢去，象漫不经心似的把手放到小窗子上。

"你能替我买盒香烟吗？"

"对不起，不行，"看守答道，"你看我下班了。"

麻子就在这当儿把一小卷纸币塞到了他手里。那看守随即一面走开，一面说有的犯人很讨厌，该叫他们学着规矩点。

"罗森多，我给了他和他的一个同伴四百个索尔。这些可怜虫一个月只赚得三十索尔。"

夜色慢慢深浓了。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响。要是事情出了差错，多罗特奥会在近处放枪。罗森多跟麻子一样小心谛听着。一个牢房里，有人带着哭声在哼着雅拉维谣曲。他哼了好大一阵停息下来后，监狱里静悄悄了。外面院子里，有个看守在面对牢房的过道上来回巡逻。他无疑是阿梅纳瓦尔买通了的。院子里的看守老是那几个人，这引起了麻子的疑心，使他没敢去收买他们。有只狗在附近汪汪地叫了起来，也许是多罗特奥一帮人已经进屋了。他们由那酒店的老板娘帮忙，用几个索尔买通了那家人家的女佣人给他们开门。过道里灯光昏暗。麻子瞧着看守走开了，就去试万能钥匙。罗森多提心吊胆，听着咔嚓咔嚓撬不开锁的声音。麻子那只大手几乎从铁窗缝里伸不出去。他现在已经能够镇定地跟罗森多谈话了。他说他只剩下四把钥匙没有试过。但是，挂锁终于打开了，这是第一个胜利。看守走过的时候，两人都把身子贴着墙壁躲藏了起来。十一点，看守们由于城里太黑暗需要加强警戒，还由于怕有人睡着了，就开始报数。八声叫喊一声接着一声，震破了夜晚的宁静，每隔十到十五分钟

再重报一次。罗森多十分担心，而麻子巴斯克斯听到那警觉而单调的声音，觉得好似被发觉了似的，那声音嗡嗡地在四壁之间回荡，过一阵才慢慢消逝。现在，寻找机会的时刻来了。麻子打开系在腰带上的手枪盒，用门牙咬着一把匕首。看守走了过去，又开始报数了。罗森多浑身哆嗦，麻子敛声屏气。外面院子里的看守报数，高声叫着个"三"字。麻子取下挂锁放在地面上，再轻轻推开门闩。看守又折转回来，再过十到十五分钟又要报数了。时候到了，机会来得多快！要是看守注意到缺了挂锁提防起来，那就糟了。可他走过去了，麻子就趁这时候很快地把门打开，一纵身就掐住了他的脖子。两人滚翻在地，麻子把匕首捅进了看守的心窝。他跑过甬道钻到里边院子里去的时候，靴子在一片寂静中橐橐作响。有个看守在门口高叫："跑人啦！"罗森多躺到床上。放风的院子里嘎地一声手枪响，门外随即传来很多看守急步跑过去的声音，砰砰的步枪和手枪声。囚犯们惊醒来发出叫喊，院子里更加乱成一团了。可是，交火的时间极其短暂。看守们折转回来，叫唤着："到街上去追！"远处，传来几声枪响。不久，看守们打着灯笼，咒骂着，开始挨个查牢房。该死的麻子巴斯克斯！之后，他们又查看放风的院子。有两个看守死在院子里，一个死在屋顶上。在墙根看到有些血迹，想必是麻子受了伤。隔壁那遭到袭击的人家喊叫说，有个土匪刚刚死在那儿，几个看守去把他的尸首抬过来了。那是"蓝眼睛"。看守们发誓要除掉麻子巴斯克斯。他们都来到大院子里，有几个人进了罗森多的牢房。罗森多倚在门口，脸上显出惊愕的神色。

"你怎么不叫喊，印第安蠢猪？"

"我听到枪声才醒过来。"

"还装蒜！"

看守们找到了出气的地方，枪托接连砸到了老汉的身上。其他牢房里囚犯在高叫："野兽！孬种！"看守们继续狠狠揍他。罗森多咬着牙，哀号着。他仆倒在地面上，沉重的枪托落到他浑身上下。他胸口下的地面很硬，可是背上的打击更凶。一阵剧痛从头到脚通贯全身，痛得他放声哀嚎。他想他快要死了。他正在滚向宁静的、丧失了知觉的深渊。

他不知道自己几时才恢复知觉。他的心灵象一朵浮云。他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在叫："再给他浇点水。"水，冰冷的水，鞭子似的落到了他的头上和胸口上。他动了一动，听得有人在说"他醒过来了"之类的话以及关牢门的声音和远去的脚步声。地面透湿。天放亮了。是不是有只麻雀在叫？好久没听过鸟叫了，那吱吱声多甜。他爬，爬到床上去，拖过被子盖住了自己冰凉的身体。从小窗子透进几线薄光。黎明来临了，又是新的一天。在外边那个世界里，人们有活干，能找到幸福，至少能够努力寻求幸福。亚纳尼亚乌伊湖想必在草原的一旁闪闪放亮，这美丽的眼睛，大地的富有魅力的眼睛，在凝望着牧场、岩石、人、牲口和蓝天。撑天拔地的鲁米峰，想必依然身围飞云的薄纱，鲁米山神本来能报吉凶祸福，只是有一回年事已高的罗森多没听得出来。山脚下，庄稼地的犁沟又长又深，散发着泥土的香味，好闻得很。牢房里，散发的不是泥土的芬芳，而是污泥味，汗臭味，尿臊味，人间的苦味。地面又硬又湿，散发的气味象身上的伤痕似的，折磨得他难以忍受。罗森多的躯体，也许同样只是一掬不洁的尘土。他感到浑身痛得揪心。能哭出来多好哇，可他哭不出来，他的心如古树一般枯干了。树木也是有一颗心的，只要心还活着，树木就能舒吐新芽，长得生机勃勃。啊，人心恰似草木心！罗森多的心，在艰难地颤动。他兴许快要死了。那又有什么关

系呢。怕就怕社员们会感到伤心，会哭着说："可怜的罗森多大爷！"他真想还活下去，活到他的爱子贝尼托归来的那一天！可是，这已经是不可能了。现在，他对自己帮助贝尼托逃亡，终于觉得高兴了。如果说他对于了这桩事曾经感到不安的话，而今可没有这种想法了。贝尼托身强体健。可怜的老伴，也没能等到看他一眼就去世了！他要去找帕丝库娅拉。此生对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痛苦，夹杂着屈辱的双倍的痛苦！大地离得远了，远了。现在，他那紫色的斗篷上出现了一块藜粟地。一行行的犁沟那么松酥，那么广阔，那么黑油油的；藜粟苗钻破高寒的硬土发芽抽茎，迎着暴风雨顽强地生长，贪婪地争着生存的空间，有希望长得肥大茁壮。罗森多却已经不健壮了。他是倒在不洁的土壤上的一棵枯树。广阔的、野草丛生的高原，已经为人的双手所征服。那里有一条大麦地的青绿披巾。旁边不远，一群马驹子在嘶鸣；一只小牛犊在它骄傲的母亲旁边欢蹦乱跳；在他家门前，胡安娜查在跟她的小儿子絮语；各家茅舍升起了袅袅炊烟；埃尔阿托山坡上，有一群羊在吃草，而天心中又有一群白云的羊在游荡。从他坐着的石头上望去，小小山村漂亮极了。玉米秆象人一样蓄着胡须，小麦朝太阳伸出一根根青茎。小教堂钟声悠扬。帕丝库娅拉在为他织一条美丽的彩色毛毯……牯牛摩斯科来要盐巴吃，已经在舐那块盐石了……老乔基说过去到处是公社，而鲁米公社社员听说是神鹰的子孙。听，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在吹笛子，仿佛是野鸽子在唱歌似的。野鸽在给浆果染紫了的山谷里飞来飞去。渠水从山谷泻落，沿着蜿蜒的渠道在太阳下闪烁着银光。安塞尔莫的竖琴，发出百鸟朝阳的和鸣……"别揍我！""别揍我！""怎么揍得这么凶！""别揍我！"

中午，一个看守叫罗森多吃午饭，没有听见他答应。罗森多

死了。

接着，看守、狱长、法官、省长、医生来来去去。科雷亚·萨瓦拉没有来，他到一个村子里办公事去了。医生看了看尸体，连检查也没作就诊断说，罗森多是心脏病发作死去的。法官非常平静地开了死亡证书。省长接着对看守们说：

“现在办过了合法手续，你们今晚就把他埋掉。尸首要是交给印第安人，会引起骚动。我可讨厌有人扰乱治安。注意别把消息传出去。”

天一黑，看守们把尸首的手脚扎住，用根长棒从中间穿过去抬起来，几个人静悄悄地抬着向公墓走去，瘦骨嶙峋的尸首一路摇晃着。那满头白发朝地面垂挂下来，变了形的面孔歪吊着，一对没有闭上的眼睛注视着那无边的黑暗。

一七　洛伦索·梅迪拉和另外的朋友

两个朋友的衣袋里丁丁响着，好似提醒他们只剩下几个小钱了。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只得沿街道的旁边走，闪避开漂亮的汽车，来到广场。广场上，人们挤来挤去，有的在吃喝，有的在玩各种游艺。

“汽枪打靶……二十生太伏打六发。”

“嗨，玉米饼子，热的哟！”

广场上象有一大群飞虫，发出嗡嗡的声音。他们用肩膀开路挤了进去，熟人的面孔随即一张张映入眼睑。

“喂，拉法大爷！”

拉法大爷摆了个摊子卖汽酒，他大声叫卖，夸他的汽酒是世

界上最好的。过去一点儿，是泥瓦匠的徒弟托里维奥，痴望着一张卖彩票的广告出神。高登西奥伏在一张餐桌上，一口接一口地喝皮斯科酒，那样子倒了他们的胃口。高登西奥是个独眼龙，他那湿漉漉的厚嘴唇边，有时挂着清鼻涕似的涎水。他们在广场打了几个圈，看到认识的人就这么几个。别的人都不认识，他们有的摩肩擦背，来回走动，有的麕集在杂货摊前，有的说说笑笑，有的不言不语，好象什么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似的。两个朋友找到一家临时搭起的酒吧，在一张小桌旁坐下来。一边，人群蜂拥；另一边，有个小小的椭圆帐篷，象个白球似的，帆布间透出来手风琴的嗡嗡声。利马这海神公园的百年古树，用青枝绿叶织成了个大天篷。天篷下面，在发生着眼前这一幕幕情景。

突然，罗西戏院的歌手罗萨里奥面含微笑，扭动着屁股，摇摇摆摆，在一片淫声秽语中走过去。有天晚上，他摔个瓶子打破了阴阳人的头。阴阳人是个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一个大猾头，在狂欢的节日里作鼓手，有时也干干斗牛士的营生。他在一次革命运动中中流弹死了。罗萨里奥拖着个在行走当中绊人家的脚的小孩。

“罗萨里奥，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孩子？”

“从这儿呗，”他拍着自己的大肚皮答道，“他是我儿子。”

“呸，你还能下崽哟！”

罗萨里奥哈哈大笑，在人群中消失了。挨着这酒吧排过去好多摊子，象是条小街，到处弥漫着本地食品的气味。在汤盆里伏着炸母鸡，仿佛醉了酒似的睡在那里，猪头放在红艳艳的辣椒面当中。两个朋友喝起皮斯科酒来。有个胖女人给他们斟酒，对他们说这酒真正是伊卡产的，味儿纯。看来他们倒是品得出酒味儿来似的。

“当然，大嫂，当然。”

“可这酒烫喉咙，准是加了点芥末吧。”

我们打量一下这两个朋友，发觉其中一个我们没见过面。他瘦弱文静，行动不急不忙，苍白的脸上含着庄重的微笑。另一个健壮、爽朗，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态占据了一个坐位，还妨碍了旁边饮酒的客人。他使我们回忆起贝尼托·卡斯特罗。我们仔细端详一下，可不，正是他嘛。不过他现在头戴呢帽，脚穿擦亮了的皮鞋，身上穿着一件有领子的衬衫，但没系领带，再罩上一件便宜的蓝羊毛衫。他面部的表情也许更严肃了，可是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嘴唇上边的一撮小胡子，仍旧是漂漂亮亮的。那卖伊卡美酒的老板娘，听到贝尼托那句酒里掺芥末的俏皮话，眼含笑意地看着他，在他们喝酒的当儿凑上来亲切地说：

“哎，我请你们喝一杯，好叫你们别议论我的酒味儿。”

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逗乐儿。那态度庄重的瘦子叫圣地亚哥，是希尔印刷所的排字工人，替贝尼托在印刷所里找了个事。贝尼托干卸白纸、扫废纸碎屑和给印刷机上油的活儿。他打从有一次把字盘弄得乱七八糟以后，就再也没跟铅字打过交道了。贝尼托流浪到利马来后，干过各式各样的活儿。他做过面包工人，酒吧间跑堂的，卖报的，农业学校的小工，甚至有段时间在一个模范牛奶场当过工人。据他看，奶牛就好象机器似的，生个头为了安上嘴巴和眼睛，身子长得肥乎乎的，几乎全成了奶头。干吗这么糟踏牲口呢？弄得它们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有个青年人跟他一道工作，他对那人说，他对给这些可怜的造奶机器清扫粪便的活儿干得腻味了，想走。那青年人去找他姐夫圣地亚哥，贝尼托这才进了印刷所。可是，印刷所活动范围太小，他又感到闷得慌。不管怎样，他还是攒了点钱，衣服也穿得好一

些了。

“你真想走?”圣地亚哥说。

“我随便上哪儿去都成。”

那胖女人请他们再喝一杯。圣地亚哥非常尊重贝尼托，可是他俩相互并不十分了解。那排字工人对他的朋友所讲的事情很感兴趣，可是他要给贝尼托讲点什么的时候，贝尼托总不大注意听。圣地亚哥对工会运动很关心，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可是，他一开口讲这些事情，贝尼托总是回答道：“嗯，是呀，这象我们公社那样，可我们公社还带劲些。”什么都扯到公社头上去，圣地亚哥觉得怪好笑的。贝尼托讲驯骡子的故事，讲得眉飞色舞，更加使他觉得有趣。现在，贝尼托有了几分醉意，排字工人又跟他提起了那桩事。

“啊，那骡子真刁！我告诉你，我在那庄园睡在棚子里，干得都腻味了。有一天，有个叫奥诺弗雷的人，是个驯马师傅，骑着匹犟骡子经过。说实在的，也是该我走运，那头骡子不知为什么猛地拱着背腾起前蹄，想把他摔下来。他还驾驭得住，可那该死的骡子踢蹬得真凶。我那时跟他不象跟你这样有交情，可我还是对他说：‘堂奥诺弗雷，让我骑骑看。’他板着脸说可以，他不是那种过早品评人家的人。我骑了上去，那骡子看到换了个人骑，就越发放刁了。它一会儿腾前蹄，一会儿尥蹶子，可我呢，一面叫着：‘吁——，吁——’，一面夹紧靴刺掌好缰绳。”

贝尼托开始摹仿起骡子乱蹦乱跳的样子来，叫嚷声也提高了。旁边喝酒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他。瞧，这么大个人这么孩子气，真是怪有趣的，尽管他大概是有了几分醉意才这么表演的。接着，他又演起口技来了，学着骡叫。

“那头骡子那个叫啊……还啪嗒啪嗒直尥蹶子。它把头低

到前蹄中间，接着侧身躺下去想压住我。我一闪，闪到一边，它就只把鞍子压了一下。我再骑上去，它还是尥蹶子。我'吁——，吁——'叫着，朝它耳朵和屁股上抽了几鞭子，还用靴刺刺它。它乏了，给制伏了，站着直打哆嗦，大汗直流。我再抽它两鞭子，戳了它几下，好叫它明白我不怕它。它不犟了，我这才下来。'您真是好样的，'奥诺弗雷叫着好，'你在哪儿学会爬鞍子的？'我对他说：'还能在哪儿呢，在牲口背上学的嘛。'他这就对我说：'我就喜欢你这好样儿的。你帮我到图米尔庄园去驯十匹骡子，好吗？'我说：'我还欠这儿一点钱呢。'他答道：'那我来付，'我们这就一道走了。"

贝尼托那时正站着，作出跟上走的样子，可是随即又坐到了桌旁。胖老板娘又给他们斟上一杯酒，酒客们也都亲切地微笑着。他们也都喜欢他这好样儿的。

他们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在说：

"哟，你们在庆祝七月二十八日①啊。"

这时来了个又矮又瘦但面色健康的人。他一顶扁塌的草帽戴在后脑勺上，露出圆圆的额头来，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花白的大胡子把嘴唇都遮住了。他穿着一身咖啡色衣服，一条红领带把那个在瘦颈脖上跳动的大喉结衬得格外显眼。贝尼托不认识他，他跟堂圣地亚哥相互打过招呼后坐了下来。

"这是堂洛伦索·梅迪拉。"圣地亚哥向贝尼托作了介绍。贝尼托喝多了点，他把手一摆说："哪个堂洛伦索，我认得他是谁。"

"他是工会的一个大领导。"排字工人补充道。

贝尼托这回不夸他们公社好，可是摇了摇手说：

"我知道你们这老一套是什么玩艺儿。"这样，梅迪拉和圣地

① 指一八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即秘鲁宣布独立的日子。

亚哥就在一旁商谈起来。有个公共汽车司机也来参加他们的谈话。在争论中间，堂洛伦索说：

"不，我不是个政客。我刚才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只要咱们穷人知道了自己是怎么受穷的，那就能结束咱们的苦日子。咱们穷人应该团结起来。不是一时的团结，是有组织的团结，团结在工会里。"

贝尼托心想，那胖女人不太丑，一对眼睛还水灵灵的。圣地亚哥想吸引他参加谈话，对他说：

"堂洛伦索兴许能给你在那边找个事情干。对不对，堂洛伦索？"

"你乐意在卡亚奥干活吗？"

"我说过，哪儿干都成。"

"我有只小划子，可船工到皮乌拉去了。"

"我们走吧。"贝尼托说。

他们走出公园，离开了那嗡嗡叫的一大群人，连一个业余乐队在使劲吹奏的军号声也听不见了。贝尼托本想到个帐篷里去瞧瞧，帐篷门口有个人在高声叫唤，说里边有跳舞和杂耍可看，一刻钟一场，每场二十个生太伏。可是，他的同伴不想去。他们还在谈些他不懂的事情，说些他听也没听过的词儿。那叫卖票的使劲吆喝："来呀，来看吉卜赛女郎约卡跳舞！"贝尼托大声说："吉卜赛人是偷马贼！"他想讲关于白额头的那桩事，可他的朋友们都不听他的。于是，他又想起酒吧间那胖老板娘来。她不收他的那份钱。那公共汽车司机已经不在了。这两个人唠叨个没完，谁懂他们扯些什么呢。"他们莫非以为我醉了，呃？"

* * *

两个月后，贝尼托成了个熟练的船工。要是他能对工会的事情表现出更大兴趣的话，堂洛伦索就会对他十分满意了。据堂洛伦索观察，他懂这类事情，可他觉得这跟他无关。公社要好得多。堂洛伦索高声读报，也引不起他的兴趣来。一直到有一天，堂洛伦索才使他顿然省悟。那天上午，梅迪拉在念着《自治》周报，声音严肃而又单调：

“本刊的另一栏，载有亚乌坎的一个土著人发来的一份电报。该电披露：政府派军队在当地进行了大屠杀，劫后余生的人处在极其悲惨的景况之中。有个人虽然死里逃生，但因拒不交出原来归他种的地，终于还是被谋杀了。可以想见，那些无力偿付提高了的地租的幸存者，由于无活可干，只得出外逃荒，因而沦于极其贫穷无告的悲惨境地，无衣无食，无家可归……”

“干吗要杀害他们？”贝尼托问道。

“他们反对提高地租嘛。”

贝尼托连声咒骂官府，并且说起他在他们本省和其他许多他走过的地方看到的不公平的事情来。

“可你要知道，你说的那个地主，那个叫奥斯卡·阿梅纳瓦尔的，当选了众议员。据反对派的报纸揭露，他为了要赢得选举，设法把他家的一些庄园都弄成选区，安放票箱。两千个按照法律没选举权的文盲，也发了选民证，用来增加他的选民的人数。这些人要是能按自己意愿投票，那也决不会选他。不过，在省会，获胜的是弗洛伦西奥·科尔多瓦，可是阿梅纳瓦尔那一帮伪造选民证上的一个签名伪造得很好。闹事了，那个据说签了名的人赶到利马来辨认他的签名。当局把他当场签署的名字，跟伪造的签名混到一起，藏在一个特制的框子里给他看。那告状的竟把那伪造的签名认做是他签的，结果反给弄得哑口

无言。”

浅蓝的大海波平浪静。贝尼托解开缆绳，把小船摇出海去。堂洛伦索站在船头，看那“乌鲁班巴”号轮船抛锚。许多小船围了上去，船工们吵吵嚷嚷，招揽顾客。轮船放下梯子的时候在轻轻摇晃。旅客们喜欢坐汽艇上岸。无忧无虑的海鸥，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洛伦索和贝尼托招揽到三位三等舱的旅客。他们的小船取名叫“自行”号。

那时，轮船还不能靠码头，或者不如说，码头还没有靠近轮船。卡亚奥港到处是小船，海员，充满了叫卖声的雾气腾腾的小酒馆，莺啼燕语的柳巷花街，和臂上刺着花纹的行人。那时，还没有建起任何一座大厦高楼，可以俯视殖民地时代的遗物——灰色的贾利佩王家城堡。特别是那大海，还象只属于港口似的。

几天以后，洛伦索·梅迪拉又读着《自治》周报：

“‘保护土著人协会’秘书长佩德罗·S·苏伦：我们是瓦努科省山谷区乌塔奥镇的居民，谨联名写信告诉您：我镇镇长堂胡安·马尔克斯承省长堂罗克·佩雷斯之命，要强迫我们进入埃尔拉皮多大森林，到地主胡斯托·莫兰的‘进步’庄园去做雇工。我们反对这道命令，因为这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不能为了每天领三十生太伏的微薄工资，冒险到野森林地区去干活，可他们却硬塞给我们两比索五十生太伏这么几个小钱，说是作预支。因此，我们恳求您同中央政府交涉，请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当局这么滥用职权，维护土著的权利。我们不欠莫兰先生的款，不短政府当局的税。我们是些地位卑微的农业工人，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不短欠人家什么。我们希望宪法规定给与全体公民的保障能够兑现。尼古拉斯·鲁菲诺等人（签名）。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于乌塔奥。”

“这可不成！”贝尼托咕哝道。

“你瞧，并不到处都是公社嘛。”

“这我知道，并不到处都是公社。可我要是能回到我们公社的话，那该多美。”

小街上住着黑人，印第安人，印欧混血儿，还有个意大利人。星期六晚上，在一些人家开着晚会。吉他和长方鼓，给马里内拉舞曲伴奏：

我在给
我家老爷
准备白糖，
来了个偷懒的
俏姑娘，
我跟她把情话讲。

我跟她说：
我的黑姑娘，
可怜可怜我，
爱我吧。
可那漂亮的黑姑娘，
那讨厌的黑姑娘，
她一声也不响。

“这鼓是非洲鼓演变来的。”洛伦索道。

小街街尾有个院子，院子里装有一根水管，水流在铁盆里。洛伦索和贝尼托早上起床，在那儿洗脸。妇女们在那儿洗衣服，洗过后搭在从一头到另一头扯在院子里的绳索上晾晒。有个高

大肥胖的黑女人，一面擦肥皂洗衣裳，一面哼着华尔塞舞曲。她丈夫是个酒鬼，名叫潘查。下午，她就到码头上去卖油炸饼。

洛伦索·梅迪拉念报：

"利马，'保护土著人协会'秘书长：我请求您保护帕里亚万卡的土著居民。卡洛斯·塞尔纳区长①屡次欺压平民，巧取豪夺。我们的牲口和银钱给强行夺走，向省里告状没有受理。曼努埃尔·加马拉，十月十八日于万卡约。"

"啊，我们那儿也有个塞诺维奥·加西亚，那个没心肝的人，尽管公社没惹他，可他还是坑害我们。"

卡亚奥和利马象秘鲁整个沿海地区一样，因为缺雨，房子都建成平顶，贝尼托觉得很奇怪。据他看，他的所见所闻的确都挺新奇，有好些东西值得看一看，想一想。在有水的居民区，耸立着教堂的圆顶和绿树的树冠。居民区外，漫漫黄沙，波浪起伏，象狮子皮一般，一直朝远方伸展。远处，乳白色的天穹下，兀立着一座座暗红的石山，石山表面象生了层铁锈似的。另一边，茫茫大海关镇在天穹之下，它扑过来舐着荒凉的大地，然后又退向天边，时不时引来一艘轮船。

洛伦索·梅迪拉又在读报：

"帕纳奥的'保护土著人协会'代表告协会秘书处：由于他进行干预，被'火鸡'庄园长期奴役的土著人维森特·拉莫斯获得了自由。拉莫斯一家委托他对协会表示最真挚的谢意，感谢

① 《自治》周报由佩德罗·S·苏伦主编，在利马出版，合作者有多拉·马耶尔和其他著名的土著主义者。作者采用一些新闻片断，但稍加改写以利于了解其内容，或者加以改编再写入小说中。另外，他根据一个总的计划，把所有受到攻击的人改名易姓，并把所有能据以指明他们的事件予以更改。作者目的不在于作不合适的人身攻击，而在于表现当时的典型事例。——原注

协会为他作了这件大好事。他那小小茅舍，因此而充满了自由与欢乐的气氛。"

"这种土著人受奴役的事情，我看得多了。"

贝尼托·卡斯特罗知道了，洛伦索这位"工会大领导"并没领导什么工会，甚至连个工会的会员也不是。港务局说他是个捣乱分子，施展阴谋先把他排挤出渡船工会的领导机构，再把他开除出工会。

"是呀，"洛伦索对他说，"谁告诉你的？"

"卡博内利。"

卡博内利是住在这小街上的那个意大利人。他哼着贝尼托从来也没听到过的歌儿，并且自称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没有工作，穷得很，在海滩上拾贝壳为生。

洛伦索读起报来：

"在从库斯科修往圣安娜的铁路工地上，建设公司和本应负责实施宪法保障的地方当局，欺压土著筑路工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安塔省奇查伊普西奥区万坎加利亚地方的许多土著人揭露说，有一天夜间他们睡在打麦场上，当地的长官冷不防把他们抓起来，并伙同他机关里那些霸道们一道，把他们两个两个地扣着胳膊送进镇上的监牢，第二天还是这么绑缚着送到了劳动的地方。劳动中间，连一个维持生活的小钱都没给他们。这时正当收获季节，农活很多，全都干不成了。他们一年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会全都损失掉，也许已经损失掉了，可他们全靠这点东西来养家活口哇。政府当局成了资本家的代理人，它差不多用同样的方式，把土著人送到修往拉孔本西翁的铁路工地上去。这是又采用了以前修胡利亚卡—库斯科铁路，修瓦塔纳伊运河所采取过的野蛮办法。因此，难怪土著人现在不愿去修通往圣

安娜的铁路，他们已经吃够了苦头。谁也不否认，铁路能带来进步。可是，对一个国家的公民，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土著人而能假借进步的名义去肆意剥削和压迫吗？”

贝尼托说：“这些人真可怜，强迫劳动是挺难受的。我从《自治》这几个大字的样子认得出这份报了，我要买这份报。我从前卖报的那会儿，人家向我要《商报》、《纪事报》、《时报》，我能挑出来给他们，好象我认得字似的。”

“那你干吗不念书呢？”

“你教我，我就念。”

“我来教你。”

A…B…C…CH…D…

那时候，人们谈论说，这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发生了许多事情，在打大仗，死起人来象死蚂蚁似的。

念报声：

“我想告诉您，最近五年来，在这几个局势不稳的省份，特别是在阿桑加罗，土著人已陷绝境。这里的地主抢夺公社的土地，比其他的地方还要猖狂。他们通过夺地来建立庄园，或者扩充许多已有的庄园。报纸一直在大声疾呼，反对夺地。这情况最近还引起了学者们甚至国会两院的关注。他们抢劫土著人的财物，焚毁他们的村庄，屠杀土著人民，连妇女与儿童都不能幸免。政府当局对他们施加酷刑，专门派去维持治安的部队帮着地主野蛮镇压土著人。地主和政府相互依靠，狼狈为奸。这里现在有个波多西的土著人，他被省府当局上过脚枷刑讯，伤痕累累，还被套着食指吊打过。这里还有从万卡约来的人，他们不是土著人，控诉省长索萨甚至对殷实人家也敲诈勒索。由此可以想见，他对贫穷无告的印第安人的虐待，会怎样无所不用其极了。

萨曼、阿查亚、阿拉帕各区，对土著人干下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简直成了另一个普图马约地区。伦敦的反奴役协会应该另派一名代表前来，俾使我国政府在全世界对这些暴行的抗议声中，能放弃功效实得其反的治标办法，转而采取适当的高尚行动，来消除为文明所不容的剥削欺压土著人的罪行。”

“可你不知道发生过阿图斯帕里亚起义的事情吧，洛伦索。”

“知道，我听说过。”

“可你不知道详情。事情是这样的……”

贝尼托有声有色地详述了那次起义。房子里还有一个佩服洛伦索这个工会大领袖的青年人。贝尼托讲过以后，梅迪拉说：

“这都是他们为把文明传播给人民干下的好事。”

来客讲了个故事：

有个孤女落到了心肠狠毒的继母手里。那女人虐待她，总是找借口说那是为了她好，是因为她爱她。那姑娘一不小心，继母就拿起鞭子打她，一边打一边说：“我打你是爱你，打你是爱你。”直到有一天，痛得哇哇哭的养女连声哀求道：“哎哟，妈呀，够啦，爱得够啦。”

念报声：

“一年前，卡哈马卡州当时的州长雷维亚上校率兵到亚乌坎去，在那里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次我国近年来屠杀土著人事件中最大的惨案，到昨天已经是一周年了。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日，亚乌坎手无寸铁的土著人和平地集合起来，等待州长莅临以便申诉苦情，而州政府却动用刀枪来对付。军队不仅屠杀了会场上的群众，还挨家搜索，把各家各户的人不分年龄、性别、地位，一律加以杀戮。老人与儿童，甚至即将分娩或刚做了妈妈的妇女，都被惨杀在自己的床褥上。”

"够啦，爱得够啦。"

黑女人潘查使棍子把醉鬼丈夫打出门去的时候，也是说"爱得够啦"。

洛伦索·梅迪拉走了两天，回来的时候几乎谁都不认识他了。他把大胡子剃掉了。这是大牺牲，因为要知道，二十年前，他从一本书上看到某个留着大胡子的工人领袖的肖像，就学着把胡子留起来了。他告诉贝尼托说，他要去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怕去了给认出来，才把胡子剃掉的。他不得不在上唇和下巴上擦些碘酒，因为长他所喜欢的大胡子的地方，皮肤的颜色太淡了。

念报声：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八日，亚乌坎庄园。司法部长先生：我们，亚乌坎庄园的土著居民，用我们自己和我们不知道签名的兄弟的名义，特向您呈禀：去年十二月三日，官兵对我们的亲属进行了大屠杀，我们已多次向您上告过了。由于那次屠杀，我们已不可能交纳我们在上述庄园佃地的租金。兹再向您提出我们提出过多次的请求，请指示准予豁免该项租金，以赔偿我们在那次可怖屠杀中所受的损失于万一。官兵是以执法为名逞凶肆虐，才酿成了这样的奇冤惨祸。我们象以往向您请求的那样，希望不久能获得自由。为此，谨恳请您注意我们的请求，为我们伸张正义。欧洛希奥·瓜曼，巴西略·奇萨，曼努埃尔·帕尔马，卡塔利诺·阿塔拉亚，多洛雷斯·亚莫克坦塔，欧亨尼奥·瓜曼，爱德华多·梅希亚，塞瓦斯蒂安·欧亨尼奥，何塞·卡里略，托马斯·科特里纳，维森特·埃斯皮洛萨，克鲁斯·亚库帕伊科（签名），罗慕洛·金托（本人不识字，请人代为签名）。"

贝尼托打断了洛伦索的念报声：

“什么？罗慕洛·金托？”

“是呀，罗慕洛·金托本人不识字，请人代为签名。”

“罗慕洛·金托是鲁米公社的社员。”

“他到了亚乌坎，就不会是社员了。”

贝尼托内心深感痛苦。他接着就告诉他的朋友，他怎么离开了公社，而且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回去。

他的继父在圣伊西德罗节喝醉了，大声叫嚷起来：“公社里不许有杂种。咱要赶走这头号野杂种。”他嚷着就要去揍贝尼托。贝尼托猛地一撞，把他撞翻在地。他继父拔出刀子来，他也拔出了刀子。贝尼托使那锋利的钢刀使得那么顺手，连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他一下子就把刀子扎进了他继父的胸膛。由于没有监牢，一般都把为数极少的犯人关在教堂里，可那时教堂被信徒们占用了。贝尼托被关在罗森多·马基的一间房子里。公社有责任审判他，可另一方面，官府也要保留对归它管的老百姓执法的神圣权利。早上四点来钟的时候，罗森多把他领到村外。那匹他后来管它叫“金星”的白马——“我到如今还念叨着那匹好牲口”，已经备好了鞍子等在那儿。罗森多对他说：“只有我、你和可怜的帕丝库娅拉知道这件事，她在为你伤心着哩。我把你放了，孩子。官府从来不教给印第安人应当怎么行事，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权利来处罚印第安人。使我心里不安的是公社。公社倒是真有权利来审问你，兴许还会判你无罪，因为不是你去惹是非的。可是，要是你待在这儿不走，镇上就会派人来抓你去坐牢。塞诺维奥·加西亚肯定知道了这桩事。尽管这样，我还是想对公社负责，可那样我也会伤心，我这就把你放了……走吧，孩子。马儿可能走迷道。要是我还当得起受你的报答的话，那就要你答应我一桩事：你千万别去惹是非。你答应我吗？”“答应，

爹。”“那么，走吧，到时候案子一了结就回来。”他给了贝尼托一个装着衣服的马褡裢，还给了帕丝库娅拉为他作的冷肉。两人拥抱过后，贝尼托就上路了。他频频回首，看到罗森多依然伫立在大路中间，无疑是在翘望着他离去。贝尼托就这样离开了公社，飘零流落在四方。他驯骡子结识了奥诺弗雷之后，两人一起在图米尔驯牲口，过了好长一段时光。他们接着赶脚，把牲口赶到瓦努科，再从那儿到了胡宁。有一天，他们又坐火车来到了德斯安帕拉多斯车站。利马！贝尼托一向以为利马远在天涯，可而今却走进了它的十里长街。奥诺弗雷有点文化，在瓦乔盐场找了个差使，他就进了面包坊。

我们应该记得，书中早先没有交代罗森多对贝尼托离开公社一事上的所作所为。现在，我们对贝尼托的生活进行了多年的观察，相信这桩事从头到尾都已为事实本身所澄清了。

贝尼托接着说：

“我总是念叨着我的好老爹罗森多。他身子骨挺硬朗，活得上一百岁。我跟你说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一〇年，现在我回去有了点文化了。你要考考我吗？你不要以为你说的啥我都不听。可话说回来，要是听得太多了，那我会去管不该管的事儿。我还想回公社去呢。”

“噢，你就是为了这个才一直装糊涂吗？”

“事情也太多，人不能什么都去想。这么些新事儿，港口，小街，卡博内利，黑女人潘查——我告诉你，我喜欢这女人。还有你，你的工会工作，你念的报纸，一条条人民受苦受难的新闻，那关于罗慕洛·金托受欺压的新闻——他想必是另外一个人，还有世界大战，还有别的事情……有时候，真把我脑瓜子都搅晕了。我没有知识，心里怪难受的。”

“咳，贝尼托，你已经在明白事理嘛。还只有几个月，哪能啥都学会。嗨，咱们学到《鸭子》那课，还是学到《青果》了？”

洛伦索·梅迪拉打开了课本第一册。

“学到了《罗西塔和佩皮托》。”

“嘿！你自个儿朝前赶了？好，好。”

贝尼托学文化，象攀山那么难，可每前进一步都是愉快的。

读报声：

“半个月来，莫罗科查矿区一直在发生惨祸。各个工种都出过人命事故。绝大多数的事故都不是由于工人的失误或无知引起，也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矿上各个工种不具备任何安全设施引起的。里卡多·冈萨雷斯在圣弗朗西斯科矿的一次事故中牺牲了，一次放炮使他登时毙命。在翁布拉矿做合同工的安东尼奥·孟吉亚，被一块石头砸死。赫特鲁迪斯矿的洛伦索·马亚，一双手被电流烧坏了。普卡拉的一个查卡尼亚族印第安乡下姑娘被火车压死，血肉模糊的尸体摊在轨道上。塔雷加父子经营的圣何塞矿的矿工桑托斯·阿尔伐罗，倒在一条巷道里，尸体都僵了。他留下了七个孤儿。他的寡妇还掉他欠矿上的债，付清他的丧葬费，只得了十个索尔的抚恤金。”

“这就是秘鲁人开的矿山的情况。”

“还算是秘鲁人的呢……。”

有天夜晚，洛伦索·梅迪拉不能象往常那样谈论组织工会的必要性了。门外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两个朋友住的房间墙壁上的土块都震得掉下来了。洛伦索和贝尼托跑到街上去。店家的玻璃震破了。人们口里嚷着：“港口那边出了事”，纷纷朝海湾跑。他俩也跟了上去。渡船码头和战争物资运输码头人声鼎沸。一艘装载着炸药的大驳船爆炸了，谁也没弄清是什么原因。

那船没人看守。也许是个使炸药炸鱼的人去偷炸药，不小心把炸药碰撞爆了。最糟糕的是很多小渡船都炸沉了。怎么把驳船停舶在渡船当中呢？洛伦索和贝尼托去寻找他们的小船。"自行"号船什么地方也没找见。也许它震脱了缆绳，自行漂流出去了吧。他们当夜借了条小船划着，在海湾里找寻。探照灯的强光映照在海面上，海水光影翻腾。两条大轮船上好奇的旅客，挤在船舷观望。另外的船工也在找自己的船。海面上，只零乱地飘浮着一些木板。贝尼托弯下身去捞上一块来，它那绿色底子上漆着白字："自行"。

接着，困难的日子来了。由于有汽艇的竞争，他们靠小小"自行"号一路来都赚不到多少钱，可至少能够餬口。他们每天付一个索尔在一家日本饭馆吃饭，可如今……

洛伦索卖掉了几本书和几件衣服，贝尼托卖掉了他的羊毛衫。他们踯躅在最偏僻的街头，找最便宜的饭铺就餐。日本人开的小饭铺邋里邋遢，充满了烟雾和油腻味，出售五个生太伏一份的鱼片丝兰饭。贝尼托想到码头上做个合同工，可是他因为跟洛伦索混在一起，也被看成是捣乱的危险分子了。他到利马去找圣地亚哥。印刷厂里已经没有位置了。他在归途中开玩笑说：

"但愿公园里那胖女人打从哪儿钻出来就好。可是，胖女人在人家需要她们的时候，总是不露面的。"

只有那卖油炸饼的女人潘查，每天都从他们住所的门口经过。她挑着火炉和平锅，走起路来屁股直扭，媚人地微笑着，走到码头上去或者从码头上回来。

洛伦索和贝尼托挨饿的时候到了。于是卡博内利带他们到海滩上去，他们就跟那些没饭吃的人一样，开始抓起贝壳来。三

个人面对着轻波微浪的海面，在一段矮墙下面准备吃的。海蛎子一只只被撬开来，象一个个小盘子，沿墙根排放着。然后，他们一个拿着柠檬，一个拿着盐巴，一个拿着胡椒——卡博内利口袋里带着这些佐料，一面走一面把佐料撒在还在颤动着的蛤蜊肉上。晚上，吃起这顿简单的饭来就特别有味道。他们三个从一头开始，友好地相让着吃了过去，一面走一面把空贝壳扔进大海。浅绿的大海波平浪静。海面上方，浮动着波浪也似的白色海鸥……。

一八　麻子巴斯克斯的头

清晨的太阳把暖人的金光洒在原野上，离省会两三里路远的拉斯图拉斯区乡下，有一群绵羊在吃草。一只羊儿陷到荆棘丛中去了。牧羊的小姑娘走过去想赶它出来，可她吓得退转身，尖声喊叫：

“死人头！死人头！”

几个农民从附近的茅舍奔过来。在那丛荆棘和青色的仙人掌中间，果然有一颗人头。一个混血儿拔出砍刀，砍开榛莽钻了进去。

“象是麻子巴斯克斯的头！”他说。

“是他的！”

“别碰，碰了会惹麻烦的。”

“是谁把他杀了？”

“身子在哪儿？”

很久以前，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情况。现在，又有人象那时一

样说：

“得报官去。”

法官和省长带上几个警察，不久就赶到现场。这时，榛莽旁边已经簇聚着一大群农民。一个警察挑起那颗使得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恶臭的人头来，搁到两个官儿的足前。官儿们又诧异又高兴地察看了那颗人头。法官说：

“嗯，这是麻子巴斯克斯的头。”

农民们带着害怕的神情，盯着那颗头。

那头肿胀起来了，看上去很吓人。皮肤变成了青紫色，肿胀得连那麻子窝儿和那枪伤痕迹都绷平了。双眼由于眼皮发肿而半闭着，但那只黑眼珠和那只白眼珠依然在粘糊糊的眼睑下死盯着外边。鼻子鼓胀得快要裂开了，往日那开朗的笑容不见了，不知道是由于痛苦还是由于轻蔑而现出一脸苦相。两片肥厚的紫色嘴唇裂开着，露出雪白的牙齿来。乱蓬蓬的头发粘在前额和鬓角上，颈部凝固起来了的血液发黑了。这样子看上去使人感到恐怖。有个淘气鬼叫了一声：

“注意，他起来啦！”

农民们倒退了一步，互相窥看了一下，可是谁也没有发笑。省长咕哝道：

“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快给我去找尸身。”

人们钻进这个荆棘丛和邻近的榛莽中去，还搜寻了一些小河、山谷和其他可以藏尸身的地方，但到处都没找到。要是尸身暴露在地面上，那就能看到一群兀鹰绕着飞和抢肉吃的。某个地方一块大石头脚下，有个挖了一半的坟坑。说这话的，是几个爱讲耸人听闻的故事的人。其他人说，那可能是烧炭人开的新窑，那开窑洞的也许怕惹是非，连一句话都不说。可是，究竟麻

子是不是在拉斯图纳斯遇害的？也许他是在远处被谋害了，凶手为了消弭犯罪痕迹，才把他的头颅弄到这儿来了。也许这是仇杀，派人去杀他的人规定要把他的头带来，验证过了才给钱。可能搜寻出尸身的地方越来越少，而各种推测却越来越多了。这当儿，法官盘问了牧羊姑娘和首先来到现场的农民。小姑娘怕受牵连，急得直哭。省长在徒劳地寻找了一番之后，说：

“得把头带回去，进行医学和法律方面的检查处理。”

“这合法律手续。”法官表示同意。

一队人马出发了。一个骑警用马刀挑着麻子巴斯克斯的头颅，高高地举着走在最后面，免得臭气熏了其他的人。

省城博学的法医宣称，麻子身首异处，是高手使利刃干的事。这头挂在省政府门口示众，满城的人听到消息都去观看。人群中有个酒店的老板娘，她哭着说这头的确是她的好朋友麻子巴斯克斯的头。瞧热闹的人川流不息，一直闹腾到下午六点钟，那颗轰动全城的脑袋才取下来送到公墓去埋了。

消息传到亚纳尼亚乌伊，卡西亚娜抱着她那已经三岁了的儿子，哭得死去活来。她不愿也不能去作什么推测。她爱着这个人，不爱听种种传闻。

消息传到土匪帮里，大家都含着悲愤咒骂凶手。多罗特奥泣不成声地说：“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爱那砍掉脑袋的……”他们要是知道了是谁谋害了他，那就一定要报仇雪恨。可是，连一点线索也找不到。多罗特奥独自走了，只说他一个星期之内回来，没说明他要上哪儿去。

消息在全区传播开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评论、推测和说法。自然，人们重复着拉斯图纳斯的农民在找到头颅那一天的种种讲法，而且还添油加醋。有的人揣想，是堂阿尔瓦罗·阿梅

纳瓦尔派人把麻子干掉的，可是堂阿尔瓦罗不会叫人把头扔在荆棘丛生的野地里。不管是堂阿尔瓦罗还是谁，要是他想让大家都知道麻子死了，那就会把他的头扔到大路上。那颗头在荆棘丛里几乎都快要被人发觉不了了，扔的人显然是想把它藏起来。

有人说是骑警杀了麻子。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有个赶脚的走夜路，听有人说："别这么绑着我来行凶，胆小鬼骑警。"可是，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骑警抓住了麻子，那准会嚷翻了天，说是他想逃跑他们才把他杀掉，或者说他们是在一场战斗中把他打死的。省长想必也会说，是他指挥或者至少是他谋划把麻子逮起来的。最后，据说是个女人由于吃醋把他杀掉的。可是，她也没理由要把他身首放在两处。总之，谁想把个尸体藏起来，那他会连头一道藏起；谁想让人看到这个头，那就要把它放到看得着的地方，而不会藏在人迹罕至的荆棘丛里。也许是有人想教牧羊姑娘装成是找到头的。不对，那可怜的孩子是个天真的小姑娘，以后官儿们追问过她，她吓成那样，要是有什么阴谋的话她肯定会说出来了。

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传说。有人在午夜或清晨看到，有个无头的黑影骑着马在大道上飞奔。

这桩发现是件惊人的大事，全区的农民常常这样开始讲他们的故事：

"发现麻子巴斯克斯的头以前不久，……"

一九　旧梦重温

他依然意志坚强，能够用利斧披荆斩棘，用犁锄开荒耕种，

让这片土地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只要有了土地，他把它种上庄稼的心愿还是十分强烈的。

索尔马座落在两条山沟中间。那两条山沟沿着安第斯山万千支脉中间的一支，从日出的地方迤逦降落到芒果河。一条叫黑沟，另一条叫深沟。胡安·梅德拉诺从一处叫做断壁崖的山头上，凝望着那片地名叫索尔马的土地，眼睛睁得大大的，心头升起了爱惜之情。那片土地草木繁茂，可是依然看得清楚。泥土有的地段黑油油的，有的地段是红壤。它轻轻起伏，形成一连串小山头和坡地，然后陡然泻落，成了深谷与河川。它朝着东方升起，步步升高，一直遥接上坦博山若有若无的峰峦，而朝西则是步步降低，一直落到芒果河边，成为乱石堆积的红岩峭壁。

对面远处，在那日落的方向，有一些小山分布在河的左岸，另一些庄园就座落在那山丛中间。河水在山下奔流，从断壁崖这儿看不到。

但是，索尔马的地界只达到这边起伏的峥岩落到芒果河的地方。南边，索尔马与黑沟相接，坦博山的峰峦绵延过来，接上乌因托山。那山伸出一块长满了阿朱帕椏和龙舌兰的山嘴，也朝着芒果河倾斜过来。北边，深沟的一个个深谷的北边，覆盖着灌木丛的山坡连绵起伏，消融于蔚蓝色的远方，那山坡地是查米斯庄园的牧场。

从断壁崖上朝远方望去，再也看不到什么了。

这片土地上丛生着野树和杂草，有的地方莽莽苍苍，树丛间半明半暗，充满了窸窸窣窣的声音。草木从下面石山边上长起，侵入一片平地，再沿着山坡长上去，长到胡安·梅德拉诺现在伫立着的山头上，又沿着一条条小溪的河床与湿润的深谷朝上扩展。但是，地势越升高越寒冷，挺拔的乔木和枝叶交错的树冠也

就越看不见了，到坦博山则就只剩下了灰色的小树。

现在，胡安·梅德拉诺站在这断壁崖上，凝望着眼前这块土地。他饱尝过的痛苦已经成了往事，而今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在一条灌溉水渠做查水工的时候，在一条公路的工地上，在一个可可庄园和另一个咖啡庄园里，尝到了痛苦的滋味，也体察到了同伴们心头的痛苦。现在他来到了索尔马，这儿的佃农可以挑块地耕种，收获后跟一个叫里卡多的东家分成。东家让他留在这地方，说了一通这地区怎么宜于种庄稼，应该怎么劳动和分成，最后说：

“地就在这儿，你就开始干活吧。”

堂里卡多把他那匹黑骡子一夹，沿着上坡的山路回到索拉维的庄屋去了。梅德拉诺目送着他离去，看他消失在树丛里面了。然后，他就站立在这儿仔细观察。过去几天，他几度来回仔细看过这片地方，看看在这儿安居下来是不是合适。有个赶着一头牯牛的佃户，告诉了他当地一些地名。他很喜爱这块地方，因为它使他想起留在他心头的那片宝地。这儿有点象鲁米，又有点象诺尔帕牧场。这儿的风光恰似那公社的景象。

杂树的枝叶瑟瑟作响。各种毛色的牛马，点缀在青苍的山头，它们有的时而抬起头来，疑虑重重地环顾四周。难道有狗熊或者狮子来了，它们闻到了气味？不，来的只是一个人。狮子和狗熊想必还隐藏在那深山幽谷中间窥伺着猎物。可是，现在有个人来了。牛马远远地望着他，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以后，就再去啃树叶和六月间发黄的牧草去了，但有时也还不免要厌烦地望望这个扰乱了宁静的人。

这眼底的全部景物，这山这谷，这树木这牲口，激起了胡安·梅德拉诺心头埋藏着的深情，使他宛如回到了那怀恋着的往日。

这是愉快的重逢。

索尔马已经有人开垦过。胡安·梅德拉诺身旁不远，就筑着红色土墙。可是年深日久，它们饱经风雨剥蚀，如今已成为一片废墟。这几堵到处是裂痕的墙壁砸得很坚牢，原是一所榨糖工场的大房子，可是现在里里外外长满了瓜兰戈树和阿拉维斯葛，树叶丛把一段段墙壁都遮盖住了，而它们的根又慢慢破坏墙基把墙拱垮。先前，用牛拖着木头磨盖慢慢打转，喀嚓喀嚓响着在凿有凹糟的青石大磨盘上榨甘蔗，而今那磨盘已经为蒿草掩没。原来炉火熊熊，赤铜的大釜里熬着糖汁，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熬好的粗糖，倒在模子里冷却。而今一个个炉膛里面都长满了杂草野蒿。现在，有着这种种设备的工场，连一点痕迹都不复存在了。雇工们住的房子，也成了一道道颓垣断壁堆成的土丘。正对面和两旁伸向草原的土坡地上，本来都种着甘蔗，现在连犁沟的影子都看不见了。欣欣向荣的野生植物又征服了这片土地。这往日发出翻耕的新泥气息与甘蔗和糖蜜香味的地方，如今闻到的是树林子气味。轻风飘送着簌簌作响的枝叶散发的浓香，娇艳的花朵吐出的芬芳，和树脂的沁人心脾的清香。疲乏了的雇工，也许就曾经在那长着一株高大的瓜兰戈树的地方歇息。他们在干过一天累人的重活之后，一定曾经躺在那儿作过充满了希望的美梦，他们的衬衫从树阴中间透出白色的光点。可是，从垂柳谷流过来的那条小河，突然在坦博山高远的分界处干涸了，水不再流过来了。深沟和黑沟到夏天缺水，甘蔗都枯萎了。以后，就长成了这片树林子。这些情况，都是那找牛的佃户讲给胡安听的。眼下可以看到，人们往日劳动的成果，都已经不再存在了。可是，人们开荒种地的雄心壮志还在，而树底下的沃土也会有利于立志垦荒的人。不会再有制糖工场了，那不更好吗，可

以种上玉米和小麦嘛。

傍晚时分。一轮红日在飞渡的云团中间降落，离天际锯齿形的群山不远了。该回去了。高树染着暝色的树冠下面，阴影越来越深浓，远处的群山已经隐没在夜暗之中，鸟儿象一支支利箭穿过天空，掠过胡安的头顶，急急飞归各自的窠穴。要去找西蒙娜了。那个好女人拖着他们的两个小孩跟着他，为他分艰苦，同他共命运。他沿着堂里卡多回去的那条发白的、蜿蜒起伏的山路走去，沿途树枝伸展出来挂他的草帽，他只得躲躲闪闪地走。有时，伸得过低的树丫杈挡道，他就抽出挂在腰上的砍刀来砍。这砍刀不是贝尼托·卡斯特罗佩带的那种砍刀，那种他青少年时梦想着要有一把的锋利的柳叶刀，镀金的刀把上雕着个鹰头，但是他这刀坚固实用，骨头柄，长宽的刀叶闪闪透出寒光。他爹给他时这么说：

“你要老带着这把刀，这是伸长的胳膊，可还有刀锋。”

目前，他这伸长的胳膊就落在最碍事的枝丫上。这是他跟这山包发生的头一次冲突。山包呻吟着，隔不远落下来些断臂残肢，断节处或白或红，依树心的颜色而定。可是，这场遭遇战并没带来多大破坏，山路就上通一个只长着矮树与仙人掌的小山头了。山那面，西蒙娜待在一块大石头旁边，在临时搭起来的灶上做饭，烟火在开始熏黑那块大石头。他们的孩子波利和埃尔维拉，在劈木头玩儿。他们带着两个大麻袋，里面装着食品、锅碗勺盆、工具和几只褡裢。一盏铜架子中间嵌着个大灯罩的马灯，这是在水渠干查水活儿的时候留下来的。他们带着的一条小黄狗“猴儿”，没精打采地望着两个孩子。

胡安躺下地来，要找句话说说似的问道：

“你们喜欢这儿吗？”

西蒙娜望了望四周的荒原，答道：

“这儿的地可肥呢，胡安。”

“那我们就在这儿安家吧。”他高兴地说。

他们是庄稼人，知道大地的慷慨。他们象知道母亲会给自己面包吃的孩子似的，对大地充满了信赖之情。

黑暗吞没了树冠，向他们包围过来，在篝火周围出没。胡安用劈柴火点燃了马灯，用根绳子把它垂在树枝上。灯火暗红，冒出来煤烟气味。他们就着那亮光吃晚餐，吃玉米粥和几片熏肉，断断续续地聊着家常话。马灯微微摇摆，悬灯的那棵树的树影，也就随着在草场上和叶丛间晃动。远一些的地方，另有闪动的阴影在窥伺。树干好似振奋精神，挥动着它的千枝万叶，防备着不让自已被顽强进逼的黑夜吞没。

西蒙娜熄灭篝火，在背风的大石头下面摊开床铺。胡安铺毯子和斗篷的时候，记起了他慈爱的母亲。这毯子和斗篷都是她织的。她把羊毛梳得异常柔软，配色配得十分谐和，织好后还镶上漂亮的缎边。现在，它们都有点儿磨坏了。西蒙娜也是个纺织能手，可他们手头没有羊毛。眼下，他妈准是跟他爹在一块儿，也许又抱上了个小弟弟，而其他大大小小的子女都依在她的膝前，围坐在大火塘的四周吧。火烘得他们暖洋洋的，他们兴许同胡安思念他们一样，也在思念着他。乡愁乡愁，又一次涌上心头。他熄了灯，想凭借黑暗来掩住一腔愁苦。可是，许多夜鸟在近旁山谷里的帕柯树、奇荔莫约树和无花果树丛里啾啾啼鸣。山谷里有一眼泉水，那些树就靠着它的滋润才长起来。胡安听到鸟声，想到了那块地方。

“西蒙娜，那泉眼里水多吗？”

“就有一点点水冒出来，胡安……滚开，‘猴儿’，你倒瘫在这

儿了。”

小黄狗老大不高兴地走开，在灌木丛中间找块地方躺下了。

穹窿里迸发出几颗星星。白天的温热正在消散，一阵使得皮肤起鸡皮疙瘩的冷风吹过，带来了奇荔莫约花的浓香。听得到图科鸟①的合唱，猫头鹰的悲鸣，和帕卡帕卡鸟的单调而悠长的啼声。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黑魆魆的，但是万千星斗距人间又多么近！星星越出越多，深邃的天空里清光闪烁。有时，一颗流星拖着长尾巴，倏地划破天际。庄严肃穆的星空笼罩着黑沉沉的大地。天穹下，大地上，可以看出树木的迷朦恍惚的剪影。

可是，该睡觉了。胡安把毛毯裹着身子，用草帽盖着脸，来遮住光线和挡风。但是，沃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把他征服了。大地的倩影渗进他的心田，掌握了他的整个生命。是呀，他最早的记忆，不就是关于庄稼活的记忆，不就是有一天他的外祖父安东领着他去看犁地的记忆吗？眼下，他还依稀瞥见那个好老汉披着鲜艳的斗篷，踏着厚实的草鞋，眼睛里闪露出愉快的神色，来回往返地驱牛耕地。他象只鸟儿那样起得早，而一到牧场上去看管牲口，却又要到暮色深浓的时候才回来。他要是待在家里，就忙着修理农具。寒冬的午后，他常常把胡安抱在膝上用斗篷裹着，让他从葫芦里吸口他那芳香扑鼻、热气腾腾的马替可②茶。有一天，安东老汉经不住他纠缠——老汉只要肯给他的竹马安个头，他本不会去缠他的，拉着他的手带他到一片他望不到头的地里去。那是块正在翻耕的地。几个结实的庄稼汉掌着犁，大声叱着一对对大牯牛来回耕地。那天，他高兴极了，因为

① 秘鲁的一种猫头鹰。

② 秘鲁的一种胡椒树，其叶可制茶。

那是他头一回走出家门来到野外，听到庄稼人的叱牛声，看到犁头划开松酥的、发着香气的沃土，翻耕成一道道波浪似的犁沟。牯牛驯顺而又顽强，在地里慢慢地来回往返。前面，浮现出种好了庄稼的地块，房舍和树木，与环绕的群山，看上去好象是嵌在一对对牛角中间的画面似的。牯牛听从吆喝和刺棒的驱使，转过头来或者一直前进。看到这一切是很愉快的。可是，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地，那被几场雨泡得松软了的黑壤沃土，正准备象往年一样赐给公社大丰收。胡安抓住他外祖父的蓝裤子走着，一面走一面学者数犁沟，数到第五条就得重新来数，数得弄不明白究竟有多少条了。眼前是数不清的犁沟，他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长成个庄稼汉，再也用不着去数犁沟，而能自己充满信心地去开犁沟。

那天晚上，他怀念着已经安眠地下的外祖父，怀念着他那离别了的大家庭，怀念着一直依靠土地为生的鲁米村。他为公社丧失的土地而感到痛苦，可是心头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希望再能高高兴兴而又不知疲倦地耕种，创造出麦穗和玉米穗织成的奇迹来。

他感到，他得循着他外祖父和父母亲的足迹前进，走过那生于泥土、经营泥土到化成泥土的整个行程。他和他们从生到死，世世代代的命运，都是同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 * *

他们一觉醒来，发觉四周围宁静得无声无息，因为夜鸟已经不出声了。生活又将充满光明，万物又将轮廓分明地呈现在眼前。茫茫广宇，四极八荒，遁逃的暗影和依然微弱的光芒，在争持消长。最后，天穹迸出的玫瑰颜色随即转成金黄，早醒的

鸟儿开始歌唱，百口千声组成了一曲洪亮的交响乐章。大树显露出它们团团如盖的树冠，整个黎明化成了一只大鹏在放声高唱。

太阳给高远的群峰披霞着锦，再给它们的山脚抹红镀金。它接着照亮了坦博的山峦，然后沿坡直泻，染透近处的山林，并终于把胡安一家都卷进了它那闪闪金光之中。在这清晨时刻，日头并不灼热逼人，而是又柔和又温暖。它好比是黎明献出的熟透了的红桔，可以采摘来捧在手中。

西蒙娜很早起来弄好了早饭。胡安一口口喝着热气腾腾的菜汤，心里在盘算着要干的活儿。一只带黄色斑点的黑马蜂，飞过来落在他的草鞋上。小红蚂蚁在踩踏过的地面上到处爬着。地面上升起温暖的、带着土腥味的雾气。小蚊子张着翅翼，一个劲地在近处飞，在阳光下好似一个个细小的金色光点。

西蒙娜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她还是个健壮的妇女，大肚子，臀部滚圆，乳房高耸。她那麦黄色的脸庞上，一对明亮的眼睛发出纯朴而柔和的光芒。高高的鼻梁下面，两片厚嘴唇——下唇有点下垂——含着怀疑的神情，可是很容易笑着绽开。一根细细的辫子，在宽肩膀后面来回摆动。她把一顶小草帽故意卖弄风情似的歪戴着，结实的身子上穿着件花布罩衫，系着条红色的粗毛料的大裙子。胡安也很健壮，可是经过了这些年月而且饱尝了痛苦，这也在他脸膛上留下了严酷的痕迹。看到他俩，如果事先不知道的话，就决不会想到波利和埃尔维拉是他们的孩子。埃尔维拉看上去约莫有四岁，长得很精灵，一条百褶短裙系在她的蜜蜂腰上。她那汗津津的褐色小圆脸上，一对细细的眼睛带着好笑的神情斜着瞅人。波利六岁光景，瘦嶙嶙的，身上的白衬衫和灰裤子都嫌太肥。黄褐而略呈苍白的鹅蛋脸上，带着忧郁

的表情，黑眼睛里流露出畏缩的神色。西蒙娜说，他是因为得过疟疾，挨过饿，遭受了七灾八难，才这么体质虚弱，发育不良。从两个孩子的岁数可以看出，他们的父母离开公社已有多年了。有一次他们本来打算回去的，可是在路上碰到正向滨海地区逃荒的阿德里安·桑托斯。他告诉他们说，阿梅纳瓦尔又跟公社打上官司了。

现在，胡安沿着牲口每天要去饮水踩成的蛛网似的小路中间的一条走。那条小路在树丛间分叉穿插，把他引到了泉水旁边。幽谷深处，水从地底下渗透出来，汇成一泓清泉。牲口的蹄痕和穿草鞋的足迹，印在那明镜般的水边。人和牲口靠了这点珍贵的泉水润喉解渴，树木也靠着它才长得青翠葱茏，硕果满枝。一株株挺拔苍劲的大树盘根错节，密密匝匝的枝叶遮天蔽日，繁花怒放，发出浓郁的香气。果皮光亮的奇荔莫亚成熟了，沉甸甸地在枝头慢慢来回摆动。树枝不时咔嚓一声折裂，野生的蓖麻子爆裂开来。在这安谧的、松软的黑壤地上，可以说生命在一株株树干的心脏里奔腾不息。树木都有着旺盛的精力，远远近近都在奏着谐和的乐章。凝神谛听就能听得出来，这是大地的亲切的声息，是深深在大地上扎根的生命的声息。

现在，胡安生气勃勃，看到了一片光明的大自然，领悟了它的真谛。绿树和大地不仅近在他的身边，而且又同他交融为一体了。他在向泉水走去的途中，一株乌尼科树的叶子伸在他面前。他扯下一片来咬了咬，那酸味好象凝聚着它那团团叶簇和那扭曲的、刀斧难入的树干的苦涩似的。可是，季节一到，它也会呈献出它那甜甜的浆果，烟霞似的紫成一片。泉水旁边长着一株帕柯树，这是温带树林中的巨人。它那粗壮的红色树干参天耸立，分出许多枝杈，暗红色的长叶子在枝头婆娑舞动。它给

庄稼人提供杈柱和椽木，有时树枝弯曲得正好作犁杖。那儿还长着奇荔莫亚树、野蓖麻和其他性喜山谷间潮湿的杂树。奇荔莫亚果很好看。这树黄绿色的树干轻轻摇曳着，枝头长满了鲜嫩的大叶子。它开肥厚的、香气扑鼻的白花，结成果皮鲜亮的大圆果，剥开来就是味甜色白的果肉，果肉中间嵌着黑宝石般晶莹的果核。野蓖麻的椏枝很脆，就是它那苍灰的长茎也容易折断。但是，就象奇荔莫亚的脆嫩枝条能献出大果子一样，野蓖麻的椏杈头上也吐出尖梢的大叶子，张开来象巴掌似的，结出一串串毛绒绒的小球儿，里面包着墨玉和碧玉般润泽的蓖麻子。把蓖麻子剥开来，里面是油质的硬仁儿。穷人家把剥掉壳儿的蓖麻子穿成一小串一小串的，夜里点着能燃起暗红色的光亮，用来当蜡烛和油灯使。山谷外面的荒野上，长着树干结实叶子很小的阿拉维斯葛。它们的叶簇间开放着大紫花，结出很硬的荚果。用斧子把这种树砍倒，它的木质纹理细密，发出金光闪闪的色泽。那儿，还有撑着小小阳伞的瓜兰戈，有多节疤的略克红木弯弯扭扭地生长着，有猫爪藤伸出多刺的枝条，还有一些其他的灌木，而参天大树就以它们作底子欣欣生长，就象是罗森多生活在公社社员中间，显得出类拔萃似的。在乌因托石山上，长着不怕干旱的阿朱帕椏和仙人掌；叶片肥厚色青的龙舌兰，间或也伸出长茎窥望着远方。

草木生长在地面上，也生长在胡安·梅德拉诺的心头上。那种在人生道路上没有跟草木打过多少交道、没有把务庄稼看作是一生归宿的人，可能会感到草木跟他的生活情趣了无牵涉。但是，梅德拉诺从小就为草木所迷，而现在又重新找到了它们，又怀着热爱把它们跟自己饱经忧患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他在回家的路上，一定会看到在他临时栖身处的前面，在一个雨水积成

的黑色稀泥窪地里，长着密密丛丛的孔托亚和查蜜科①。孔托亚枝条细，叶子大，花儿的刺鼻气味能使人打喷嚏。扯下它的叶柄会渗出白浆，只要吃上三滴就能清洗肠胃。查蜜科是一种小树，紫色的树干上抽出枝条，枝条末梢生着宽叶子。它开喇叭花，结的蒴果炸开散出许多小黑子儿。吃了那种子儿会中毒，或者使人发疯。可是，使上一点点，就成了有特效的迷魂药了。胡安在这儿又重逢了所有阔别多年的草木，从盖房用的木料到吃的、治病的和吃了产生爱情的果实，应有尽有。要说昨天是用来端详土地的话，那么今天就是用来观看树木了。胡安·梅德拉诺和西蒙娜又都摄取了大自然的力量，两个孩子看来也非常高兴。胡安拿起手镐，从泉眼那儿开一条小渠把水引向一个低谷，中间流经他要盖房子的地方。离他打算安门之处十来步远，有一道清澈的小水流从龙舌兰肥大的青叶片槽子流进一口圆井里，井水上漂着个黄色瓜瓢。唔，这家人就要在这儿安家落户了……

*　　　*　　　*

盖个屋子住是桩好事情。胡安忙着树叉柱，架檩子，系椽木，上屋顶，心头美滋滋的。他抬头望望天色，神情镇定自若。天上时而骄阳似火，时而作雨兴风；可是而今在大地上占了一小块地方，任凭它日毒风狂都会有个家来挡住。胡安和西蒙娜是用最结实与最轻巧的材料来盖他们的屋子的。他们用坚牢的帕柯做叉柱和屋梁，用牢实的阿拉维斯葛做椽子，上面盖上轻巧的龙舌兰，再铺上松软的苇子。屋柱埋进地里一米多深，檩子和椽木都嵌在槽里，再用柔韧的藤条系得牢牢的。屋顶盖的是茅草，墙

① 美洲的一种曼陀罗。

壁是用劈开的龙舌兰扎的。屋子盖成了，能挡风雨，避烈日，遮住刺眼的、使人不得安眠的星光。人在没办法的时候，是能够风餐露宿的，可是总不能长年累月象野兽似的待在野外，任凭风雨摧残。房舍是必需的堡垒，它应该还能够保卫人们，也拴住人们。

胡安·梅德拉诺、西蒙娜以及孩子们，在还充满着森林的清香的新居里安下身来。远处，有夜鸟在啼鸣。“猴儿”这些天来老是这儿闻闻那儿嗅嗅，打打盹儿，汪汪叫着绕着小茅屋打转。

*　　　　*　　　　*

胡安·梅德拉诺跟山包展开了一场顽强的战斗，最后把它制伏了。大树的确不太多，可是小树有时却是密匝匝的，而地又要开一大片。胡安想了很多办法来开地。他把树砍下来后，就把树干和日后能用来夹篱笆的树枝搬开来，把其余没用的堆在一起烧了。熊熊大火映红了索尔马的夜空，梅德拉诺以能给生活着上他自己的颜色而深感高兴。应该指出，这儿的草木同奥古斯托·马基所看到的不一样。热带的林莽郁郁苍苍，给人以沉闷迷惘之感，而气候温和的山地的矮林，则能使人精神振奋。

胡安夹好篱笆，十一月就到来了，一连下了几场好雨。他耕好地，下了种。东家里卡多过去给他提供了农具和吃的，现在又给了他两条牛和种子。他把地一半种了小麦，一半种了玉米。西蒙娜跟在牛后面给种子浇水。一家四口——算上“猴儿”应该说是五口，都感到非常满意。还在继续下雨，苗儿在地里茁壮地生长起来。这片地象公社的地一样，也是很好的地。

*　　　　*　　　　*

有天傍晚，索尔马来了个女人，她说姓名叫丽塔，要求借宿。

为什么不让她住呢？她住下来得啦。可是，第二天她不走了，而是帮着西蒙娜干起家务来。她说她本来跟一位相好的大婶住，最近同那女人闹翻了，眼下正找住处呢。她不是个负担。她会纺纱织布，虽说没有钱，可收得有粮食。她的东西托人管着，另外她还有几只鸡。西蒙娜跟她丈夫相互使使眼色，然后邀她同他们住。丽塔走了，两天之后赶着头驴子，把粮食和鸡都运来了。她是他们在索尔马交上的第一个朋友。她送给埃尔维拉一把小陶壶，送给波利一顶她死去的孩子带过的小草帽。

*　　　　*　　　　*

小麦长势太猛，胡安·梅德拉诺只得把青苗割了，他不由得心头热乎乎的记起了好老汉罗森多来。几乎用不着清除杂草，因为谁都知道，新垦的地里杂草是很少的。有时，会有头牛钻破篱笆闯进来糟踏庄稼，胡安就不断把篱笆加固。另外，就只靠老天爷下雨了。胡安没事干，就拿木头做盆子和勺子。

*　　　　*　　　　*

丽塔时常到坦博山高头的一个草原上去，那儿住着许多佃农，她从那儿带回羊毛来纺线，或者带回线来织布。活儿多，她就叫西蒙娜一道干。有一天，她带回消息说那边要开个晚会，还说据她看，他们该去参加。西蒙娜怨胡安不该只做木盘木勺，早该把家里的大门装好。现在，他们可不能把两个孩子扔在这连门都没有的破家里。胡安赌着气反驳说，让"猴儿"管着孩子，啥事儿也不会出。晚会上，他们吃了煮玉米棒子和加糖的玉米粥，喝了奇佳酒和甘蔗酒——比起公社的来，每一样都不算丰富，还认识了当地许多人。回到家来，问波利和埃尔维拉怕不怕，他们

说不怕。从坦博山上，可以看到这一大片惹人喜爱的小麦和玉米地。胡安深感自豪，说看来要收个好年成了……

*　　　*　　　*

庄稼在茁壮成长。胡安跟西蒙娜说，要是年成好，他要把两家的爹娘都接来。谁知道他们现在日子过得怎样；可是，他总归能找到他们。这是他很久以来就一直藏在心头的打算了。西蒙娜听了很高兴。包括丽塔在内，每个人都在打着如意算盘。

*　　　*　　　*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丽塔慢慢讲了当地居民的一些事情——他们住的都离索尔马很远，而梅德拉诺夫妇在晚会上和祈祷会上，也渐渐认识了许多人。他们家已经装好了门，可以放心抛下孩子们走了。

哈维尔·阿吉拉尔沉默寡言，脸色阴沉。他低着头，一对眼睛朝地面滴溜溜转，斜着偷偷瞅人，心里头象是藏着点儿什么东西。“这个印第安佬可不老实，”东家里卡多说，“坏心眼都挂到脸上了。”

可是，要具体说出来他怎么坏，倒真说不上来。他住在一个地名叫扬戈的地方，家里有两个儿子西斯托和巴锡，还有一个他从绍科的集市上带回来的女人。他的前妻，那两个孩子的生母已经去世了。这引起了一场长期的纠纷。离扬戈不远，只翻过一个山头，住着莫德斯托老汉，他的贪财和会巫术，都是出了名的。他不干一般人干的活儿，养着一群羊，每天走着细碎步子跟在羊群后面放牧。他的腰带上别着个纺锤，上面缠着一卷羊毛，用灵巧的手指捻毛线。他背上背着一大包捻好了的毛线，就在

野外把毛线拴在树枝上编织。他晚上回去，把羊关进圈就钻进他那石头砌的小屋里。他是个孤老汉，从来没人跟他在一块儿过过日子。他种了个菜园子，那园子在羊圈前面，用石头围墙围起来，里面种着白菜、辣椒、洋葱。有一条五尺来长的科兰博种灰蛇看守园子，他也管它叫科兰博。老汉每天早晨去放羊之前，都要拿点残菜剩饭喂蛇。他瓮声瓮气地叫着："科兰博，科兰博。"那蛇慢慢爬到他身旁，他就把它拿起来围在胳臂和脖子上亲它，最后才把吃的东西留下走开去。他要是想让它高兴，还给它牛奶或者鲜蛋吃。除了莫德斯托老汉之外，谁也不敢进园子，因为科兰博会用尾巴狠狠抽打闯进来的人。星期天，羊儿关在圈里，老汉待在家里。有时，他到菜园里去忙乎一阵子。他还接待来向他购买或者拿日用品交换粗毛制品的客人，贪婪地数着赚的钱。到剪羊毛的时候，他才叫他的妹妹比塞和另外几个女人来帮忙。前面说过，他自己会织东西。据说，有的星期天，他晾晒毛货，把他的宝贝搬出来，搁在菜园的石墙上和房前屋后的小树上。那黑的、棕的、灰底黄绿条纹相间的斗篷，那深红色配蓝白回纹的毯子，那灰毛呢料，那做衬衫的白呢料，做长裤的深蓝呢料，做裙子的红呢料，闪耀着缤纷悦目的色彩。他在这大宗财产的前面踱来踱去，百看不厌，带着鼻音直咕哝："好，好，好……"。莫德斯托身材矮小，瘦削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老是瞧不起人似的鼓着一张大嘴。从面容看，说不清他是愁还是喜。他鉴赏着他的毛货念着"好，好"的时候，小眼睛里偶尔闪烁着明亮的光芒。也许在这时候，或者当他亲科兰博的时候，从他的眼睛看得出来他是高兴的。由于这种种原因，人家就很自然地说他是个守财奴，是个魔法师。一个离群索居、不跟女人来往却跟蛇要好的人，不可能是个好人。"他吧，就是个魔法师呗。"哈维

尔·阿吉拉尔一家人，就以为是他把孩子的母亲佩塔给害了的，因为她没得个好死。她肚子鼓胀，里边象有只猫儿在抓，断气的那阵子手脚抽筋抽得都缩成一团了。有一天，西斯托和巴锡要报仇，一把火把老汉的屋子烧了。他们没碰上那条蛇。莫德斯托跑到庄屋里去告了一状，东家里卡多就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两个孩子年纪还小，东家怀疑是哈维尔指使他们干的。

“没有的事，东家，”哈维尔绷紧着脸瞪着堂里卡多的脚，否认道，“我没派他们去，我连知都不知道……全是他们自个儿胡来。”

里卡多追问道：

“可孩子们自己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他们怎么会想到莫德斯托老汉害死了他们的娘呢，你说？”

两个孩子哭了起来：

“他是个魔法师……妈妈是他害死的，是他害死的。”

莫德斯托站在一旁，背上压着个大包袱，显得越发矮小了。他恳求道：

“不，老爷，我不是魔法师。他们恨我恨得没来由，一点道理都没有。”

堂里卡多尽管有怀疑，也只好放过哈维尔·阿吉拉尔，只叫他赔偿莫德斯托所受的损失了事。他还处罚了那两个孩子，派他们到座落在远处一个庄园里的圣母庙去收三个月的咖啡。他们要把咖啡籽放到一个大臼里，用个大木杵捣去壳子。

哈维尔·阿吉拉尔跟人家发生纠纷不止这一回。他常常损人利己，可人家又找不出他的破绽来。丽塔说，不久前就出过这么一桩事。谁打到一头狮子，能从庄园领取奖品，打到公的能领一头公马驹，打到母的就领一头母马驹。卡约·西拉纳在牧场

上发现一头给狮子咬死的毛驴，就到庄屋里去要了点毒药。他后来说，他把毒药放到了那已经被吞吃掉一部分的毛驴的肚子里。可是，结果哈维尔反倒成了猎人。卡约发现他在鼓捣那狮子，就找他到堂里卡多那儿去评理。哈维尔拿出那张肚子上有个枪眼的狮皮来给大家看。

“狮子待在小河边。一定是毒药药性发了，它渴，要去喝水才死掉的。我这么药死过四只了。吃了毒药的狮子，总是死在水边。哈维尔只不过朝死狮子开了一枪。”卡约·西拉纳说。

“看看皮子上的枪花嘛。”哈维尔反驳道。

卡约接着说：

“谁不知道干这个呢。你肯定从远处朝它开枪，为了看起来好象不是……”

“我当然老远就开枪了，狮子是活的嘛。我去找条牛，不料碰上了这头活狮子。毛驴嘛，我连瞧也没瞧见过。”

“那山谷林子里，狮子会听不到你走拢去的声音？狮子要是活的，还不老早就逃跑了。你连影子也瞧不见呢，哼！……”

这案子审不清。也许把一块狮子肉给狗吃了，能看出那肉是不是有毒来，可是察看现场，也毫无结果。神鹰猛鹫知道了有狮子肉与驴肉吃，早把两具尸体啄食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骨架子了。这样，只好由哈维尔·阿吉拉尔来领取马驹子。

丽塔说的，都是这些事儿。索拉维很少有好人了，而且一般来说，好人和坏人也是没法子和平共处的。

* * *

日月如流，转眼玉米成熟了，小麦泛黄了。收获季节来到，这家五口人开始收起玉米来。黄昏后，丽塔和孩子们都进屋了，

胡安和西蒙娜却还在野外追逐玩耍。

“我放得翻你，赌点什么，丫头？”

“你放不翻我，赌点什么。”

一个怀恋着的遥远的年代，那春种秋收和充满爱情的日子，仿佛重新出现了。他俩宛如回到了鲁米，感到十分幸福。

*　　　　*　　　　*

庄稼户按照叫做“明加”①的风俗，在打场时彼此相帮。胡安、西蒙娜和丽塔到别人家去帮着打场，得到好处的人也就到他们家来帮忙。

两个女人准备的奇佳酒，已经变得红艳艳的，熟透了。胡安拿到场上，供大家过节似的开怀畅饮。

包括性格阴郁的哈维尔·阿吉拉尔在内，大家打起场来都兴致勃勃，在场上跑着，转着，叫着，忘记了自己受的苦难，忘记了土地不属他们所有，收的粮食要跟东家对半分成。

*　　　　*　　　　*

玉米脱过粒，小麦扬过场，东家里卡多就到索尔马来算账了。他分走收成的一半之后，还索回货款，几乎把另外的一半也拿走了。结果，新佃户剩下的粮食，只够餬口了。丽塔对他们说：

“我前些日子听到你们说话，自己不插嘴，免得败了你们的兴，因为活儿反正已经干上了。堂里卡多就是这么个人。要是佃户有余粮，那还得按他规定的价钱卖给他。”

---

① 秘鲁农村中庄稼户彼此相帮干农活，由受益的人家准备丰盛食品招待来帮忙干活的，叫“明加”。

那么，怎么办呢？这家人对无休无止地颠沛流离厌倦了。雨一下，胡安·梅德拉诺就套上牛，犁地下种。他热爱土地，认为不管怎样，能种上地就能好好做人了。

二〇 苏马亚克塔和几位文人学士

节日的镇子上，到处是印第安人。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喝得醉醺醺的，走过近郊一所房舍的时候挪不动步子了。在一大群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当中，传出来一个人的声音。那声音他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多年没听到过了，可是他听起来还是那么熟悉亲切。那是阿马德奥·伊利亚斯的声音。他刚刚讲过一个故事，围着听的人喷着酒气，热切地要求他再讲一个。

一盏色纸的球形花灯，轻飘飘的，鱼儿似地在溶溶夜色之中游过去。有两个喝醉了酒的混血儿叫嚷着：

“把这球截住。”

“拿鱼钩来钓。”

那两个混血儿手挽手走过去，相互盟誓要作生死不渝的朋友。有个地方传出鼓声来，另一边有人在拉手风琴。

阿马德奥待在那儿的那家人家，走廊上挂着盏小灯笼，可是靠灯光几乎看不清阿马德奥，也看不清围着他的那群人。尽管如此，德米特里奥还是看得出来，他在公社时代的那张细嫩光滑的面庞，而今已起了皱纹，添上了疲乏的神色。他蹲在地上，背有点驼，披着件旧斗篷，戴着顶破呢帽，看起来个子很小。当那青春年少时节，阿马德奥讲故事的时候总是把帽子推在后脑勺上，并且自然地挺着胸部。眼下，他在慢慢地讲着，用的语言纯

朴风趣，很能吸引住听众。有三位文化人经过那儿，也停下来听故事。他们抽着香烟，看上去象是喝得有了几分醉意。阿马德奥讲的是那个很好听的有名的故事——《狐狸和兔子》：

从前，有个老婆婆，她有个菜园子。一只兔子每天都到菜园子里来为害。这个老婆婆当然不知道害人精是谁。她说："我可以安一只夹子。"她这就安上了夹子，兔子果然被夹住了。它是晚上来的，黑暗中看不见那夹子。天亮时，兔子悲伤地说："老太婆待会儿就要来了。她脾气坏，说不定会把我杀死的。"这时，一只狐狸从那儿经过，看见了兔子。狐狸笑着问他："你怎么啦？"兔子回答说："这家老太太要给她闺女找丈夫，安上了夹子。你看，我被夹住了。糟糕的是我不想结婚。你干吗不来替我。那闺女可是个好姑娘。"狐狸想了一会儿，说道："她家的鸡可真不少。"它解开兔子，把自己夹了上去。兔子走掉了。不大一会儿，老婆婆从家里出来看那夹子。"哦，原来是你呀！"她说完回到屋里去了。狐狸想："她准会跟她女儿一道来。"过了好大一会，老婆婆回来了，可是没带上女儿，而是手里拿着烧烫的烙铁。狐狸以为是要威胁它同意结婚，就叫喊起来："我是愿意跟你女儿结婚的！我是愿意跟你女儿结婚的！"老婆婆气冲冲地走近去，一面开始烫它，一面对它说："你愿意什么？你偷吃我的灰毛母鸡，破坏菜园子，还想跟我女儿结婚哩……我叫你结婚，结婚！"她烫它的鼻嘴、腰背、尾巴、爪子、肚皮。女儿听到叫喊声，走了出来，看到发生的事情，咯咯笑。烙铁凉了的时候，老婆婆把狐狸放了，警告它说："你不要再来了。"狐狸说："不要再来了的，应该是兔子。"它遍体烫伤，瘸着腿走开了。

日子去了又来了……一个美丽的月夜，狐狸在一口井旁碰到了兔子。兔子正在喝水。"哼！"狐狸对兔子说，"现在你该倒霉了，你再也欺骗不了我啦。我要吃掉你。"兔子回答道："好吧，可你得首先帮我从井底捞起这块奶酪来。我喝了一阵子水，还没把水喝干。"狐狸看

了看，没察觉到那是月亮的倒影，就说："多好的奶酪！"它开始喝起水来。狐狸一股劲儿喝水的时候，兔子也假装着喝。狐狸喝到肚子胀起来，胀到擦着地面了。兔子问他："你能动弹吗？"狐狸试了试，感到动不了，就回答说："不能。"于是，兔子逃跑了。黎明，月亮下去了，狐狸发觉并没有什么奶酪，这下更恨死兔子了。

日子去了又来了……兔子在观看一只神鹰飞翔的时候，狐狸碰上了它，对它说："现在我可要吃你啦。"兔子回答道："好的，可是你不妨先看看这神鹰教我学飞，它在给我上课哩。"狐狸看着神鹰优美的飞翔姿态，叫喊道："多美呀！""我也想飞！"兔子叫道："神鹰大哥，神鹰大哥……"神鹰飞下来了，兔子告诉它狐狸想飞，并对它使眼色。于是，神鹰说："你去拿两扇翅膀来。"狐狸拿来了两扇翅膀，也就是两大片干葫芦瓢。神鹰和兔子把那两片葫芦瓢系在狐狸腰上。然后，神鹰说："骑到我的背上来。"狐狸骑了上去，神鹰便起飞了。它们飞得越高，狐狸越发害怕，问道："我要搧翅膀吗？"神鹰回答道："你再等等。要飞得高，才能飞得好。"就这样，它们飞到了比最高的山还要高的空中。这时神鹰说："搧翅膀吧。"狐狸猛一蹦，可是没飞起来，而是翻着跟头朝下直摔。兔子看到这情景，叫喊道："快搧翅膀！快搧翅膀！"狐狸搧动翅膀，那两片干葫芦瓢碰撞着，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可是还支撑不起身子来。"搧翅膀！"兔子继续叫喊。最后，狐狸一头摔落在一棵树上，尽管扎得满身是伤，但还没摔死。狐狸看到那树上有个鸟窝，里面有窝小鸟，便说："我来吃它一顿。"一只画眉飞过来，吱吱叫着恳求他："别吃小鸟儿！它们是我的孩子！你要什么尽管向我要，只是别吃小鸟儿。"于是，狐狸要求画眉帮它取掉那两片干葫芦瓢，并且教它唱歌。画眉帮它取下了干葫芦瓢。至于唱歌，它说："你应该到鞋匠那儿去，叫他把你的嘴缝得只剩一个小口子。他给你干活，你得带点东西去酬谢他。缝好以后，我来教你。"狐狸从树上下来，在收割了麦子的麦茬地里碰到一只鹧鸪带着群小鹧鸪。他逮了两只小鹧鸪，再朝镇上走去，撇下可怜的鹧鸪妈妈哭叫个不停。鞋匠住在镇口。

他收下了礼物，给它做了手术。画眉按原来的约定，给狐狸上了必修的课程。从此以后，狐狸喜洋洋的，唱着歌儿过日子。复仇的念头由于高兴而淡忘了，他忘记了要吃掉兔子的事儿，只吃蜂房的蜂蜜了。兔子看到狐狸走过时则说："他一心一意唱歌去了，而且嘴巴缝小了，也不能吃我了。"但是，好景不长。鹧鸪妈妈恨狐狸，为它的小鸟被抓，有一天去找狐狸报仇。那天，狐狸在一条路上走着，一边走一边习惯地唱着歌：嘘，嘘，嘘……他过着快乐日子，老是吹出"嘘，嘘，嘘"的声音来。鹧鸪冷不防从他耳边飞过，同时用最尖利的声音叫着：比，比，比，比。狐狸吓得张大嘴：嚓的一声，缝线绷了，这一下吹不成歌子啦。这时，他又想起来要吃兔子了。

日子去了又来了……狐狸在一块大岩石下碰到兔子。兔子刚一认出他的敌人，就赶忙装做顶住那块岩石不让它砸下来的样子。狐狸走过去说："这回你跑不了啦。""你也跑不了，"兔子回答道，"这块岩石就要垮下来了，会把咱俩都砸死的。"狐狸这一下吓坏了，赶忙冲到岩石下边，也使出全部气力来顶住岩石。"真重。"他用力顶着说。"是呀，"兔子说，"一会咱们的劲儿使完了，岩石就会压住咱们的。附近有些树干。你撑着，我去拖一根来。""好的。"狐狸说。兔子溜了，再也不回来了。狐狸喘着气顶着那块大岩石，最后他决心一闪跳开。他一闪，那岩石还在原来的地方没动。狐狸因此明白又一次受骗了。他说："下次我可什么都不听他的了。"

日子去了又来了……兔子保持警惕，一瞥见狐狸撒腿就跑，狐狸没法逮住他。于是，狐狸决心到兔子的家里去捉他。他到处打听，问了这个动物又问那个，来到了兔子家，那是一所用菠萝叶盖的茅屋。主人正在石磨上磨辣椒。"嘿！"狐狸说，"这辣椒正好给我来炖你吃。"兔子回答道："我在磨辣椒，因为过一会有个印第安歌舞队要来，我得款待他们。来的有'魔鬼'，有歌手。你害死我，他们准会难受，不想跳舞唱歌了。你还是帮我磨辣椒吧。"狐狸同意道："我要看跳舞才帮你，可事后还是要吃你的。"它这就磨了起来。兔子趁狐狸不注意，从近

旁的灶里抽出根燃着的柴禾，把茅屋点燃了。大家知道，菠萝叶片肥厚，烧起来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狐狸问是什么声响。兔子回答道："歌舞队来啦，魔鬼在抽响鞭，还在放爆竹哩。"狐狸继续磨。兔子说："我要在辣椒里放点盐。"它假装放盐，抓起一把辣椒向狐狸的眼睛里一扔。狐狸看不见了，兔子就逃跑了。火延烧到整个屋子，狐狸摸着门走出来时，全身都烧坏了。由于烧伤和辣椒烫伤，身子和眼睛好些天都火辣辣的发痛。它痊愈后就说："我再碰到兔子要就地把它吃掉。"狐狸日日夜夜专找兔子，经过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它。兔子在草地上摊开身子晒太阳，发现狐狸来到面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逃跑了。它这就保持原来的姿式不动，狐狸以为他睡着了。"哎，小兔子，"狐狸非常得意地叫喊道，"谁有仇家就不该睡觉。现在我可要吃你了。"这时，兔子放了个屁。狐狸闻着，很失望地说："真臭！他死了好些日子哩！"说过后就走了。从那以后，兔子过着快乐而平静的生活。它又造了一所新房子，安心地在树林里和田野上溜跶。

日子去了又来了……日子去了又来了……狐狸看到那兔子在吃草，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另外一只兔子。"还是继续走它的路……

阿马德奥·伊利亚斯讲完以后，围着听的人争着请他喝酒，告诉他说他讲得很好。一个文化人说：

"真是个精采的故事！这样丰富多采的故事，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走，找一张桌子去，我想把故事记下来，免得忘记了。"

他们朝街头走去，走起路来有点摇摇晃晃。远处，在镇子中央，节日的花炮直朝天上蹿，散成大朵耀眼金花，然后爆发出一声声隆隆巨响，震得四周群山嗡嗡相应。

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看到了老朋友，不由得悲喜交集。他清楚地记得，他们曾经一道在诺尔帕拢牲口，还记得上一回阿马德奥说故事的时候是在夜晚，明月的银光洒落在谷草垛上。现在，这可怜的人身旁搁着一小瓶酒。看来，他准喜欢喝几盅，而

又没钱多买。可是，他们待会儿要开怀畅饮一番。他刚卖掉柴禾，口袋里有三个索尔，而那边一家酒店里有的是甘蔗酒。他要买两瓶，还剩下一个索尔，就可以对阿马德奥说："你兴许要钱用吧。"他摇摇晃晃地走开了，没有走过去跟他的朋友打招呼，因为他待会儿就要回来的。他记起了他的妻子和岳父，特别是那位岳父。他嘱咐他说："快去快回，当心别给抓去修公路了，也别把钱花了，要给我带瓶皮斯科酒回来。"按说这钱是德米特里奥赚的，可他岳父老是要。他老了，什么都不能干了，可还纵酒贪杯。要是德米特里奥回到家去没带上甘蔗酒，那老头子就会找他吵架。"别吵啦，别吵啦，"他女儿劝他，可他一点儿也不听，他想争个输赢。这样，翁婿两个就动起武来，德米特里奥常常揍他。现在呢，哼，他不会让自己给抓去修公路的。可不定会有那么一天哪！政府为了不让人说它滥用职权强迫印第安人无偿劳动，就颁布了公路法。这还不是一回事：印第安人必须无偿地去开公路嘛。德米特里奥对当地很熟悉，避开驻扎有军警的地方走。可是，他一定要跟阿马德奥喝光那两瓶酒。到家要是他岳父动拳动脚的，那又得揍他了。他一面想一面走过一道石桥，来到酒店门口走了进去。那三个文化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闲聊，其中的一个刚刚记完那故事。

"我一直在搜集这样的故事，"他说，"这故事很有独创性。它一反常规，把狐狸讲成牺牲品。据我的管见，这故事有象征的涵义，狐狸代表的是豪强霸道，而兔子则代表了印第安人。就这样，印第安人至少借文学作品来出出气。一般来说，这一类的故事基本上源出于西班牙，可是印第安人把这种材料地方化了，把他们自己的精神灌输进去了。不可思议的是，双方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竟是水乳交融了。例如邻省印第安人讲的那个卡亚

里一村子人都死光了的故事，其中就有蛇怪巴西利斯科，而巴西利斯科是西班牙怪物。这种渗透甚至在野森林里也可以看到。我知道六种有关‘唉呀妈妈’的传说，而这方面的传说无疑还会有一些。最地方化了的那个故事是费尔南多·罗梅罗①收集到的，他还断定说‘唉呀妈妈’就是猫头鹰。另外几个也都带有土著的因素。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来自塞科亚的那个，它反映了原始森林的神秘。”

这人侃侃而谈，可两个同伴听得有些心不在焉。他们一个用手指弹着桌子，一个在哼着歌儿。德米特里奥怀着好奇心瞧着他们。他不知道那故事是不是有那种象征的含义。但是，可怜的兔子也能胜过狡猾而强横的狐狸，他的确对这一点感到很高兴。嘿，瞧这几个穿得整整齐齐的书生！他们中间一个是民间传说研究家，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是来这山区游览的。他们本是当地人，在滨海地区住得久了，现在回来玩山逛景，搜奇猎异。

德米特里奥走到柜台前去要甘蔗酒，那画家叫了起来：

“哟，这是我的人。喂……”

德米特里奥并没想到那人指的是他，只是看着掌柜的往瓶子里装酒。

“喂，你来……”

掌柜的对他打了个手势。德米特里奥回过头去说：

“你是叫我吗？”

“是的，你来。”

画家叫他，是因为德米特里奥颈上挂着个排箫的缘故。他还

---

① 费尔南多·罗梅罗（1908— ），秘鲁地方派短篇小说家。

有笛子放在家里，因为路上颠簸，笛子经不起折腾，他怕弄坏了。他出门时总是带着排箫，用根大红绳把它挂在胸前或者背在背后，象斗篷那样不离身。

那画家站起身来，他的两个朋友也站了起来。

“你愿意做我的模特儿吗？你得做我的模特儿。”

他把手放到了德米特里奥的肩上。

“什么？”德米特里奥问道。

“是叫你摆好姿式让我画个像。噢，两瓶酒，放下回头来拿。我请你喝。两个索尔？那你拿着走吧。我们上旅馆去，你去看看，熟悉熟悉，回头再来摆姿式，就是说坐好让我给你画像。”

“你看这不好笑吗？”那作家问他。

德米特里奥可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相反，他感到很窘，不知如何是好。他从来没有跟衣冠楚楚的人混在一起，受到过他们这么亲切殷勤的待遇。他连声说：“是，是，”并不表示异议。

“好，我们喝一杯就走。”民间传说研究家提议。

他们四个就靠着柜台，喝过两杯酒后走出了店门。画家挽着德米特里奥的胳臂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

“我很喜欢这名字！”作家说道。“左拉说，他要是没有给人物找到个合适的名字，就写作不下去。我并不认为事情果真如此，可是我高兴写德米特里奥·苏马亚克塔这个人。”

“不管用不用上这名字，你倒是应该写写我国人民。”画家嘟哝道。“可你们呀……前些天，我读到蒙塔尔沃的一句话，心里很是感动。他说，‘谁要是写出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来，那他会使美洲堕泪。’我并不想去否定他的全部作品的价值，可他自

己要是写了那样一本书，而不去写那古里古怪的《被塞万提斯遗忘的几章》，那不是要好些吗?”

“那当然，当然会好些。”作家说。“可是有许多障碍。例如在我们秘鲁，一个作家如果不去写些多少带有猎奇成份的小说故事，而要去致力于表现人的戏剧，反映摆到他面前的各种冲突，那他就会被看做是反秘鲁的捣乱分子。嘿，他在诋毁国家，扰乱秩序！我们秘鲁有五百万印第安人，他们生活极其贫困，受到骇人听闻的剥削压迫；可是，谁都好象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似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应该看到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并且敢于面对这个现实问题。我们老想欺骗人家，到头来是在欺骗自己。另外，不管怎么说，印第安人还保持着他们的文化和艺术才能，这就证明了这个种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管人家怎么叫我，迫害我，给我造成各种各样的困难，我都尽力而为。我会写的。”

“好得很！”画家挽住德米特里奥不放，兴致勃勃地叫嚷起来，使得过路人都不由得对他皱眉头。

他们来到了一条灯光比较亮的街上。大家看着这伙怪人，纷纷议论说：“他们怎么这般疯疯颠颠的。”“这是些吊儿郎当的文化人。”德米特里奥还在惊异之中。这些人居然并不轻视印第安人。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好，”民间传说研究家说，“你不要一来劲就嚷嚷嘛。光只嚷嚷，是成不了气候的。就我来说，能作的就只是反映民间生活的一个方面。可是你们，画家和作家，居然成了反秘鲁分子。为什么？就拿美国来说吧，特奥多罗·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约翰·杜斯·帕索斯等人，就不能因为写了激烈批评社会的书被看成是什么反美分子。我认为，他们写的书描绘出严酷的事实真相，反倒使美国生活更加健康了。”

“岂止是美国的生活，”画家说道，“他们的书除了表现出强烈的独特风格之外，还有着普遍的价值。我就是这么理解艺术的。我不是也不愿意作什么秘鲁主义者，土著主义者，印第安主义者，克里奥约主义者——人家爱给我贴个什么标签，那随他便，我是说，我不愿意做个地方派艺术家。我认为，艺术除了不要忘掉自己的根，不要抛弃自己的故土之外，还必须有普遍的意义。”

“可是，回到印第安人这题目上来，”民间传说研究家说，“我想，首要的任务是同化他们，让他们分享文化的成果。”

“那要看对文化的理解如何，”作家插嘴道，“说老实话，我是从整个人类的观点出发，尽量避免空谈道理，我认为文化不能同正义的观念脱离开来。我们应该有一种和谐的文化，从各方面看都完满的文化，其中正义不仅是个原则而要成为事实。可以号召印第安人，也号召整个人类，来为争取享有这种文化而斗争。我认为从古至今，一切所谓的文化都从根本上失败了。未来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祖先侈谈文化，还自以为是文明人，可是他们却生活在不正义的世界里。’”

他们来到了旅馆前面，那是座两层楼房。他们沿着照得亮堂堂的楼梯走上二楼。宽敞的住室里有一盏灯照耀着。墙壁上悬着两幅画，一幅画着个印第安人在祈祷，另一幅画的是一株龙舌兰。德米特里奥被那两幅画吸引住了，看得出了神。那祈祷着的人的脸上，流露出的神色多痛苦哇。一枝蜡烛照出他的汗光，而他的眼瞳透出内心痛苦的光芒，看上去使人战栗。德米特里奥的心头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感情。他一时悲喜交集，心情不宁，不觉走到了另一张油画跟前。那龙舌兰顶天立地，雄姿飒爽，好象在遥望着背景上道路交错的茫茫原野，要窥出什么

奥秘来似的。它那蓝色的肥厚叶片衬着绿色原野，同蔚蓝的高天混成一色。德米特里奥缓缓舒出一口长气。画家瞧着他，又惊奇又感动：

“你喜欢吗？”

“嗯……”

“为什么呢？”

“先生，我跟你怎么说呢。我很明白这两幅画的意思，可又说不上来……我心里头清楚。这人祈祷不祈祷都不重要，他是个人才是重要的。这龙舌兰呢，唔，我家门前也有棵龙舌兰。现在我才明白，它也象这棵树一样在望着远方。我很喜欢，先生。”

画家一把抱住苏马亚克塔。

“还说这些干什么呢！有权利这么说吗？……好，我教你怎么作：你坐在这儿，让我来画你的像。就这么把排箫挂在胸前。这几天我忙着，你下星期来。每天两索尔，你看好吗？”

“好，先生。”

德米特里奥想走。

“不，我们再来喝上几杯。”

他叫人去拿杯子来，请德米特里奥坐了把椅子，民间传说研究家坐了另外一把，作家和画家则坐在画家的床上。床安在一个角落里。画架上，搁着幅刚打好草图的风景画。

民间传说研究家说：

“你吹个歌儿好不好？”

德米特里奥拿起排箫，不知道吹什么歌好。画家低声向作家说：“这张脸长得丑，可是表现出鲜明的性格来了。一双眼睛燃着激情，那嘴呢，这么富于表情，不用说话也能告诉我们人生的悲剧。”

德米特里奥吹了个华伊诺舞曲。他吹过后，主人向他要歌词。

我是山上草，
谁都把我烧，
一场好雨后
我又回来了。

“对，”作家说，“野草是强劲的，象农民一样受苦，用野草来比农民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灰黄的野草，谁都刈，谁都烧，可它总是刈了烧了又回来了。你从哪儿学到这一曲华伊诺的？这是谁写的？”

“我就在这镇上学的，谁写的我可不知道。我们是不会知道谁先唱出这首歌儿来的。”

“他们唱歌就象鸟儿似的。”民间传说研究家说。

有个仆人送来了杯子，他们喝了酒。德米特里奥再看看画，答应下星期三再来。

“好，你记清楚这地方。”画家对他说。

他走上大街，加快了脚步。广场上还在放焰火，可他没去看。幸喜酒店还开着门，他拿上了他那两瓶甘蔗酒。可是，阿马德奥·伊利亚斯已经不在他原来在的那房子前面了。叩问房主，房主也不知道他上了哪儿，住在何处。德米特里奥就喝了几大口酒，来消解这件不如意的事情引起来的愁闷，踏上了归途。要是在往常，他还会待在镇上不回去。可是他现在心旷神怡，对眼前的事物什么都不在意了。什么节日不节日！他现在自得其乐，乐在心头。

第二天一早，他回到家里。他的女人接下三个索尔，感到非

常满意，而他的岳父则立刻喝起酒来。

“你们知道吗？我碰到了三个怪有意思的公子哥儿。他们说印第安人的好话，随后还把我带去看画儿，叫我认了那地方，改天还要我去给我画个像哩。那儿有张画儿，画着一个人在祈祷，还有张是棵龙舌兰。我怎么跟你们说呢？我对他们讲了些话，可讲的什么全忘记了。唔，画的那人呀，那么活生生的，我觉得他就象我自个儿一样。那棵龙舌兰冲天长，象这棵一样望着远方……你们不觉得这棵龙舌兰在朝远方望吗？”

“龙舌兰望个什么！”他丈人说。“你呀，醉得说胡话了。他们说些什么来着？”

“说了好多事儿！我听不大懂他们说的什么，只听得说‘印第安人’，‘正义’，‘人’什么的，心里头感到很高兴。这几个公子哥儿把印第安人当人看待，我看这倒不错。”

“这家伙，疯疯癫癫的。”他丈人说。

德米特里奥不理睬他，只顾着去喝剩下来给他的酒，一面喝一面看着耸立在门前的那棵龙舌兰。他喝得半醉，躺在地面上，口里念着“龙舌兰，龙舌兰”，吐不出其他的字来了。

“瞧，这家伙疯了：‘龙舌兰，龙舌兰’……”他丈人笑着说。

德米特里奥尽管嘴里只能念龙舌兰的名字，可是他心潮澎湃，在默默地诉说着万千思绪：

“只有你，才理解我们的信念，体会到个中的辛酸滋味。我们秘鲁印第安人，哪知道什么玫瑰花香！……你，龙舌兰，你用你头顶上那带着日月光轮的羽冠，从山头上向我们致意。你象伸着巨臂在祈求，从你的身姿窥得见我们自己得不到满足的凌云壮志——朝上伸展，伸展，希望直上云霄，而终归只能默然伫立。这失望的痛苦，到夜间连星星也不忍观看，闭上了悲哀的眼

睛……风儿吹过你那挺立的躯干唱不出歌儿来，鸟儿在你的身上安不了窝，你也听不到它们的歌唱。你的心头没有蜜，你象我们秘鲁人一样悲哀。你就这样站立在我们的茅屋前面，站立在包住希望和痛苦的篱笆中间，跟我们在一起。你象印第安人一样，光着身子面对生活，任凭日晒雨淋，庄严而又肃穆。你这大地的儿子，知道生命象风卷着的云层，前面的在山峰之间消失，后面的又跟着涌起……不管怎样，你是甜蜜的，你肥厚的叶片宛似我们印第安妇女，纯朴，谦卑，无声无息地给人以安慰……秘鲁的龙舌兰哪，原野把你抚育，你象个哨兵，守卫着一条条道路，守卫着象我们的生活一般的漫长的道路，并且最后会要带来信息……有一天，你会把头抬得高高的，龙舌兰！道路漫长啊，我们在等候着，等到有一天你痛苦地抬起头来……”

德米特里奥喃喃地念叨着“龙舌兰，龙舌兰”，慢慢进入了梦乡。

二一　贝尼托·卡斯特罗的归来

他打从离家出走开始就一直想回来，而今终于归返故乡了。他甚至没有走进城去，跟那儿的熟人聊上几句话。会有时间来做这事情的。现在，他只想及早抵达鲁米，拥抱他的亲友，他的村庄，他的公社，重温那庄稼汉的日子。故乡的景物温暖着他的心，好似在张开双臂欢迎他。安第斯高原上这些光秃秃的群山，忽而层岩跌宕，忽而路转峰回，他终于瞥见了挺拔的鲁米。鲁米这岩石之父，宏伟而崇高，象另一个父亲，象罗森多社长。他无疑会看到德高望重的罗森多手拄略克木拐杖，安坐在回廊之上。

"爹，爹。"老人想要站起身来。"您别起身，爹。"贝尼托跪在他的膝前拥抱他。他能感到那沉着而正直的老人的胸膛贴上自己饱经忧患的胸膛，那该有多幸福。帕丝库娅拉老婆婆准会哭的。"别哭，妈。您瞧，我不是回来了吗。这些年，我一直牵挂着您。"她准会象往常一直叨念着的那么说："我大限来到的时候，就只盼着你来给我把眼睛合上。"查贝拉姑娘也会来，马基一家老小会来，慢慢地全公社社员都会来。当然，有些人会见不着了，因为寿数是买不来的，可是也会看到一张张新的笑脸。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不愿去回忆一个叫克鲁斯·梅塞德丝的姑娘，她一定会有丈夫了。这事情还是不去想为好。久别重逢那感情激动的时刻过去后，胡安娜查或者他另外的姐姐，会给他准备好吃的。"不，我不要什么好吃的。给我一大瓢辣子土豆、玉米糊和干牛肉就行了。"他很喜欢吃他吃惯了的东西，在外面多年漂泊碰上能尝到一回，总是如同吃了筵席似的。这些东西吃起来有着大地的滋味。他们还会给他铺好床，而无疑已经成了马把式的奥古斯托·马基会走过来说："你带回来的马多好哇！"当然罗，"志愿兵"是匹矫健的马驹子。奥古斯托会亲自给它卸下鞍具，接着把它牵到牧场上去。到最后，贝尼托就舒舒服服地躺下来睡觉，盖上又厚又轻、织着很多条纹的毯子。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跟着大家同大地打交道，开始过起多年梦想着的日子来……

"志愿兵"小跑着迎来了黑夜。山谷里的阴影越来越深浓，远峰间的紫霞和青天渐渐暗淡下来，成了一大片模糊的黑影。鲁米峰也消融在黑暗中，马和骑手到最后只能依稀看到一线迷濛的道路。他们现在进到了空旷的高地。大风吹起，劲草不停息地嘟哨着，仿佛无垠的空间在呼唤似的。贝尼托记起来，他出

奔的那个晚上也刮着大风，那尖利的风声宛如他那痛苦的心头发出的呜咽。现在，他高高兴兴地听着那声音，听出来是故乡的夜语声。大风撞击着阴影，扬起了他的斗篷。"志愿兵"一直小跑着，可是因为路径不熟，有时也不免绊一下脚。尽管他们是一大早上路的，但马儿也许是感受到了它主人的愉快心情，一直前进着，并没有露出一点疲乏的样子来。贝尼托突然一下勒住缰绳。他们在下坡了，可是并没有看到山谷底下那村庄的亲切的灯火光芒。难道已经是深夜了吗？可天黑还不久，而他们又跑得很快。难道是……贝尼托不安地放松了缰绳。马儿小心翼翼慢慢地沿着陡峭的小道走下山去。贝尼托记起了他听到念报时提起的那个名叫罗慕洛·金托的人。以后呢？……又走了很长一段路。他跟洛伦索一道都找到了工作。卡博内利设法在一条从海岛上往日本运鸟粪的轮船上找到工作，一去就没再回来了。接着来了英勇斗争的日子，工人们在一九一九年举行大罢工，使得利马和卡亚俄两市都瘫痪了。洛伦索·梅迪拉受通缉并被捕了。贝尼托受到连累，慌忙搭上"瓦斯科"号轮船到了萨拉维里港。港口周围有一座石头山和一些沿坡种上了甘蔗的小山。他抵达特鲁希略时被征召入伍。他能以自己超过了应征的年龄作理由不去应召，可他懒得再去找工作，就入伍了。他当小兵的那一段尝到了挨脚踢和坐禁闭的滋味，升作下士就可以自己去踢人关人，再升到中士就能找叫他吃过苦头的人去算账了。实行体罚是军队里的老规矩，对新兵尤其是这样。据说，卡斯蒂利亚元帅有一次听到一个印第安族的小兵哼自己家乡的曲子，就说："印第安兵哼他家乡的曲子，准会是个逃兵。抽他四十鞭子。"这就是体罚的理由之一。贝尼托升到了上士的军衔，服役期过了还没退伍，加了薪，享受到了一些特权。有一天，他们团奉

调去打埃莱奥多罗·贝内尔。那位游击队首领从一九二二年以来就一直在卡哈马卡州的山区作战。开头他控制了好几个省，可是后来被围困在乔塔省。那地盘也够了。一到晚上，远处升起一二十团火光。那是贝内尔的人的宿营地。当时飞扬拔扈的民团出现了，代替了警察。民团和正规军派出清剿队实行突袭，可到头来遭到袭击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常常挨上一阵子弹。双方对敌人都不宽恕，俘虏都被处死。要进行大规模战斗吗？贝内尔在农民帮助下溜了，溜到清乡军队的后方进行袭击。农民经常为他做眼目，有时还是他的士兵。各团遭受重创之后，回到了作战基地卡哈马卡市。这并不妨碍军队里的官兵把毛瑟枪子弹按每颗二十生太伏的价钱，卖给贝内尔的代理人穆尔加医生，这些子弹要么是他们从死人的子弹袋里掏的，要么是他们掏自己的子弹袋。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以后的战斗中，就是脑瓜上中了颗这种加了利钱的子弹死去的。但是，幸存者依旧轻生，还是满不在乎地出卖军火，而他们奉命沿着偏僻的小道前进，也还保持着看起来不寻常的耐力。此外，莱古亚① 政府诡计多端，它尽量不宣扬这个运动，把贝内尔这一帮人说成是土匪。但是，尽管政府实行新闻检查，控制了所有的消息来源，国人还是产生疑虑。这就需要采取断然措施。一九二五年，贝尼托·卡斯特罗所属的团奉召出动。军队一路散布着恐怖。士兵们用子弹、刺刀和枪托，一次结果了一百来个在场上打小麦的农民。贝尼托的连队中了埋伏，剩下的弟兄越来越少了。这队人败下阵来，退到了一个印第安人的茅屋前面。有几个士兵进了屋。“我说，印第安佬，你是贝内尔的人。”“不，长官，

---

① 莱古亚(1864—1932)，秘鲁1908—1912年总统。

我才不管这种事儿。”有个士兵靠在作间壁的空心苇子墙上，把墙压破了，二十颗子弹滚到了地面上。他们到里边一找，发现塞满了毛瑟枪子弹。“噢，印第安土匪，把枪交出来，交不交？”几条枪的枪口顶上了他的肋骨。“我没有枪！”印第安人知道这一下完了，叫嚷着。士兵们把他拖到小院子里。他的女人跪在这一小队人前面，合着手哀求：“别杀他！”他们的两个小孩哭哭啼啼，抱着她好似要寻求保护。这队人朝他们四个开枪，那女人用责备的眼光瞪着站在一旁的贝尼托，临死前尖声喊叫：“救救我们，贝尼托·卡斯特罗！”贝尼托仔细看了看那对夫妇，他们的脸孔好象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士兵们疑神疑鬼地打量他。难道他原来是贝内尔分子吗？他入伍的时候报的名字是埃米略。“贝尼托是我哥，我俩长得相象。”上士解释道。就这样，他有了个当贝内尔分子的哥哥。从此，他感到总有人盯着他。“救救我们，贝尼托·卡斯特罗！”他该造反吗？他在卡亚奥的那会儿，看到许多造过反或者想造反的军士被押解到埃尔弗龙通囚岛上去。他服役的期限满后复员了。他攒了三百索尔，得到了一支步枪和五百发子弹。有个时候他想投奔贝内尔，可是打听到贝内尔是个庄园主，自己就泄气了。贝内尔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当了政会想到老百姓吗？他记得人家说起过好几届总统，有莱古亚、贝林哈茨、贝纳维德斯、帕尔多①，而今又是那个莱古亚了。他并没有看到人民的生活有任何改变。这批人互相攻讦，夸夸其谈地纵谈国事。可是没有人民，国家还成个什么样子呢？于是，他买了匹好马，就动身回公社了。可而今眼前瞎灯黑火

① 贝林哈茨（1851—1915），1912—1914年秘鲁总统；贝纳维德斯（1876—1945），1914年秘鲁军政府主席，1914—1915年和1933—1939年秘鲁总统；帕尔多（1864—1947），1904—1908年和1915—1919年秘鲁总统。

的，没有一点光亮。难道说那个罗慕洛·金托果真是鲁米的社员?……难道那几个枪杀的人也是?……公社莫非不存在了吗?“救救我们，贝尼托·卡斯特罗。”那么，那妇女认识他。也许她是节日里来鲁米玩过的人吧。我们记得，当公社社员开始外出逃荒的时刻，我们没提好些人的名字。现在，也无须澄清那个妇女或者那些被枪杀的人是不是公社社员。她的呼叫不如说是人民的呼救声："救救我们，贝尼托·卡斯特罗!"他想要镇定下来，心想那个妇女是在别的地方认识他的。罗慕洛·金托呢，可能是另一个姓名相同的人。他也许是在路上耽搁久了，已经到了熄灭灶火的时候了。他在卡哈马卡问过几个乡下人知不知道公社的消息，可谁也没有跟他说出个究竟来。预先认为出了什么坏事，是不聪明的。那么，还是朝前走吧。他记得很清楚，就在抵达隆布里斯河不远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仙人掌。它的粗茎老成了灰色，肥厚的青色叶片中间，怒放着榴火也似的红花。现在，它不顾时光流逝，仍傲然挺立在岩石中间。夜间看上去，它宛若用煤块雕成。贝尼托象看到了老朋友一般，感到非常高兴。

他终于抵达那村庄，它黑沉沉的，象是堆岩石一样。牛栏里没有一头牛，也没有一声犬吠。贝尼托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他最初看到的一些房子七零八落，没人居住。他再也不去张望，策马直奔到罗森多家门前。那儿寂静得象石头似的。他喘着气下了马。火炉里没有火，房子没有门，空荡荡的地方潜藏着阴影。他走进去，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脚步声。没有人睡在罗森多的卧房里。一片不祥的沉寂引起了他的疑惑和惊惶。他走到另一间房里去，一头躺在墙脚里的猪惊醒了，哼了一声，睁开了一对发出黄色光芒的小眼睛。罗森多的家成猪圈了。贝尼托真想大声叫喊，狠狠地咒天骂人，可是他愣住了，喉咙梗塞着发不出声来，两

鬓象烈日炙烤着的石块似的发痛。他走出门来，不知往何处去是好。马儿也许受了这一片死寂的感染，发出一声长嘶划破了黑夜。贝尼托牵着马，从大街一头走到另一头。所有的房舍都空寂无人，门洞象喉咙似的呼叫着它们的被抛弃。瓦屋象一具具骷髅的骨架，茅屋歪歪斜斜，凌乱不整。贝尼托返回广场，发出一声悠长而有力的呼叫，庄稼人引起人家注意并吁请求援时的呼叫："啊——喂——"时间过去了，除了群山之外没有谁来答应。回音缭绕，象凄厉的哀号。贝尼托知道最先响应的是石座山，因为它离得最近，又多的是石壁岩窝。他再大声呼叫，依然只有群山悲戚的和鸣。他从来没有这么高亢有力地呼叫过，显然邈远的山峦也在应声。他朝小教堂走去，脚步声和马刺的丁丁声在一片寂静中消逝，象消失在空阔无边的大沙漠里似的。高大的桉树仍旧耸立在那儿，风吹得树叶瑟瑟作响。小教堂的屋顶也片瓦不存，透过屋梁可以看到一两颗高远的星星。贝尼托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他靠着墙壁在游廊上坐下来。他的马儿挨着他，均匀地呼着热气，不安地用蹄子踢着地面。风儿吹得桉树叶发出嘶哑的沙沙声，叶片缓缓飘下，轻轻坠落在贝尼托的帽子上。出了什么事情呢？也许是发生了瘟疫，可是不留下一个人也太奇怪了。大家怎么会走了呢？是不是有个大庄园主把公社的地夺了？社员们可能上哪儿去了呢？罗森多怎么样了？帕丝库娅拉呢？贝尼托一生所经历的全部痛苦汇聚到了一处，凝成了找不见他的公社的痛苦。他灰心丧气，到最后茫然不知所措了。一种被遗弃的孤独凄凉之感袭击着他，使得他坐在那儿动弹不得了。突然，他感到脸上湿了。他在默默地滴泪，就象那山间的古石渗透出水气来似的。暴风雨摧崩了一座大山，他也许是这劫后剩下的最后一块岩石了。他似

睡似醒，麻木了，而落泪只不过是使他有别于已经死去的唯一标志。过了多久呢？他感觉不到时间的脚步了。痛苦使他陷入了一种无边无际的孤寂凄凉的境界。只有在鸟儿开始唱歌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依然活着，而新的一天又在来临了。他站起身来用斗篷揩去了眼泪。他检查了一下步枪里装的子弹，再从马褡裢里面拿出几匣子弹来塞在衣兜里。他猛然清醒地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干出来的，应该有所准备。可怜的罗慕洛，还有那几个可怜的被枪杀的人……他一定不能让一厢情愿的想法掩盖自己的怀疑了。

一阵光明的激流从鲁米的峰峦高处倾泄下来，鸟儿又开始歌唱。一只红胸的安查雀鸟在这个旅人的头顶上欢畅地扑搧着翅膀。四头猪一头挨着一头走出来，哼哼着，慢慢穿过广场，停在大街附近一所房子的门前。贝尼托跨上马向那儿走去。那所房子有门，门还闭着。不久，出来了一个女人。她看到带枪的贝尼托，就惊叫了一声缩回去把门砰地关上了。

“出来！”贝尼托叫喊道。

一个手执卡宾枪的男人钻出来了。

“什么事？你是谁？”

“贝尼托·卡斯特罗。你呢？”

“拉蒙·布里塞尼奥。”

“这里出了什么事？”

“问得多有意思……你看见了嘛，好象是没社员了似的。”

两个人眼对眼，枪口对着枪口。

“快说，出了什么事，别罗嗦。”

“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打赢了官司，社员们搬到亚纳尼亚乌伊去了。”

贝尼托把马一夹。他爬那狭窄的山径的时候，回过头来依恋而绝望地久久凝视着那村庄。从一个个坍塌破烂的房顶望去，可以看到屋内野草丛生，甚至长出来了一些小树。墙壁被风雨摧残得倒的倒，裂的裂，满目是一片凋败破落的景象。罗森多的屋子是少有的几家还有房顶的，那无疑是因为屋子用作猪圈了的缘故才留着的。老桉树摆动着，想要遮掩住小教堂的骨架。村庄四周围那一片片的庄稼地，而今丛生着灌木和枯草。往日充盈着儿童欢笑声的广场，现在成了猪群打滚的泥沼。"志愿兵"弯下头去吃了一口草，使得贝尼托不由得可怜起他的马儿来，原来他夜间心不在焉，竟忘记喂它了。可是现在他们不能停驻下来，而要一口气走到底。贝尼托最后一眼看到，布里塞尼奥的妻子在扯一家的椽子，扯去做柴烧。

他终于来到了那有着石屋遗址和平湖的亚纳尼亚乌伊高原。靠近鲁米山坡的那一边，有一个灰色石屋的新村，和已经收过庄稼的黄褐色田野。牛栏里有奶牛在哞哞低叫，牧场上散放着牛羊。

他进村时碰到一个小孩。

"你叫什么名字？"

"因达莱西奥。"

"社长的房子在哪儿？"

"那儿，靠着那块大蓝石头的那一家。"

贝尼托策马奔过那排石屋的当儿，忽地被一声惊喜的尖叫声阻住了：

"贝尼托！"

那是胡安娜查。她摊开双臂，欢叫着跑过来拥抱他：

"弟弟，亲弟弟！"

他一下马，就被从邻近各家出来的社员围住了。他拥抱住胡安娜查，百感交集使得他的心在发抖。他跟其余的人握了手，见到孩子们就拍拍他们或者拧他们的脸蛋，接着突然停下来问胡安娜查：

“爹呢？妈呢？”

胡安娜查脸上现出悲戚的神色，贝尼托一切都明白了，说不出话来了。他脸色骤变，四周欢乐的气氛顿时消失了。其他社员走过来，其中有潘乔和尼卡西奥·马基。贝尼托只是干巴巴地跟他们打了招呼。

“社长是谁？”他最后问道。

“克莱门特·亚库，可他病倒了，他家在那儿。”

胡安娜查询问道：

“你会住下来吗？我去跟你准备床铺？”

“好，可我想首先去跟克莱门特谈谈。”

胡安娜查的大儿子牵着马，贝尼托从围着他的人群中走出来，由潘乔、尼卡西奥和另外几个人陪着或者不如说相跟着走动起来。大家带着几分惊奇瞧着他。他样子变得多了，脸上露出成熟而镇定的神态，身子显得坚强有力。他头戴宽边呢帽，一件象庄园主穿的那种浅黄斗篷卷起来搭到肩上，露出一件黑背心和一条军队里穿的那种蓝色马裤。厚底皮鞋配着银质的踢马刺。他忘记把枪搁到胡安娜查家，而是用手拿着，那样子就象个到高山地区来打猎的绅士。另外，看他那派头，那种打招呼跟人拉拉手、拍拍背、拧拧脸蛋的派头。一句话，贝尼托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还有好些熟人拥上来看他，他跟他们都在各家门口分手，就进了克莱门特·亚库的门。社长躺在一张铺满了毯子的床上。他已经听到了贝尼托回来了的消息。两人握了手。

“你瞧，贝尼托，我给该死的风湿病磨得动弹不得了。”

“怎么啦？”

“怎么？”

“公社的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

他把枪靠墙搁下，把帽子放到小板凳上，自己靠床脚坐下来。社长开始谈起来，从头到尾叙述了公社所遭到的大灾难，而他从贝尼托的插话中，看出来他那剃光的脑袋思想敏锐清晰。亚库的女人给他们端上一瓢辣味土豆来，过不久胡安娜查又送来了一瓢煮腌肉。贝尼托不仅尝出了这两样吃食的家乡风味，而且还体味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手足之情，这使他心里感到有些暖和了。谈话的时间很长。克莱门特·亚库热心地为这新来的人通报情况，把这当成是老社长罗森多·马基的儿子所应该受到的关怀。至于我们，从旁听着，也可以知道我们还不知道的一切。

官司还在继续打。听说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需要劳工来在奥克罗斯河两岸种古柯。他的儿子一当选了众议员，矿山所在地的那庄园的主人就把地卖给了他，他这就有人手来种古柯了。以后，他咬住状子丢失这件事，要求公社出示地契证明自己的户权。对此科雷亚·萨瓦拉作了答复，要求乌迈证明它的产权。官司打了好些年了。法官作出了不利于公社的判决，可是案子经过上诉已经转到高等法院了。由于科雷亚·萨瓦拉要求，省府不得不派二十名骑警护送邮件，另有二十名社员自愿相随。多罗特奥·基斯佩、埃洛伊·孔多鲁米和麻子巴斯克斯那一帮的另外几个人，在他们的头儿死去之后，在公社安家了。他们把卡宾枪藏在斗篷里，杂在那些护送邮件的社员中间。

铁匠埃瓦里斯托·马基，喝烈酒醉死了。他干活又懒又马

虎，有一天打铁炉爆出火花把自己的屋子烧了。有一次过节，他喝得太多就死了。一九二一年，山区发生了一次流行性感冒，阿夫拉姆·马基、克鲁斯·梅塞德斯和另外好多社员得那病死了。那次感冒开头传染得很厉害，好些人染上没有挺过去，特别是各庄园因打摆子身体原来就衰弱的佃户死的更多。印第安人说，流行性感冒的鬼是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她骑着白马夜间在山区奔跑，散播那病。就在一个星期以前，戈约·奥卡死了，可他不是患感冒死的。他搬石头砌一道围墙，为了显示自己气力大，要一个人推一块很大的石头，结果把肚子撑破了，活了两天就死了。现在做草药郎中的是女社员费莉帕。纳莎·苏罗住到乌约米去了，巫婆都长寿，她就越活越精神。最近有次飞机失事，使她的威信增加了。有一架派去打贝内尔的飞机，在大雾中迷失方向，被迫降落在乌约米附近的野外。印第安人对这种甚至于能够起飞的城里人很害怕，可纳莎作了不吉利的预言。第二天正当飞机起飞的时候，一头黑母牛奔了过去，飞机的一个轮子碰上了它。飞机失去平衡落下来，砸坏了螺旋桨和一根翅膀。一名驾驶员碰破了鼻子，另一名碰断一只胳膊。那母牛臀部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吓得没命奔逃，一直逃到一座山后面去了。两个驾驶员只好骑马走。飞机的螺旋桨受了损伤，开不动，交给了那个区的区长照管。出了这件事情以后，纳莎·苏罗的一条胳膊绑上了绷带。于是乡下人说，是她使坏心眼，变成一头黑母牛去把飞机撞下来的。可是纳莎也并不就没有仇家了，因为堂赫罗西奥·梅斯塔斯在讲道的时候说她的坏话。那神父开了一家设有药品部的杂货店，他说相信用巫术准备的汤药能治病是作孽。纳莎无疑是记得她败在阿梅纳瓦尔身上的那次事情，小心地不去戳穿神父数落她的目的。她对他保持着一种矜持而轻蔑的态

度，而眼下她从飞机失事得到不少好处。

回头再谈打官司的事，看来很有希望。蒙查人出庭发表了有利于公社的证词，其中还包括塞诺维奥·加西亚。加西亚很有礼貌地提醒社员们说，他们已经有好久不到他的店里买甘蔗酒了。他已经不当区长了，继任区长把他抓起来关了两个月，可后来阿梅纳瓦尔吩咐把他放了。阿梅纳瓦尔说，他准会打赢这场官司。塞诺维奥还保持了一点威望，而俾士麦·路易斯则完全是威信扫地了。科尔多瓦家怀疑他跟堂阿尔瓦罗有勾结，不要他了。他以为阿尔瓦罗会叫他替他做事，可并没发生这种情况。科雷亚·萨瓦拉对有钱人家一概拒绝，过着穷日子，而且还有人说他出于一种报复心理，才替印第安人说话。他成了小镇上恶意中伤的目标。他把对公社可能有利的情况都告诉社员。堂阿尔瓦罗得不到支持，没有当选参议员，因为总统的一个亲戚把那位子抢去了，可是奥斯卡·阿梅纳瓦尔还在做众议员。他原来表示绝对忠于帕尔多，可现在摇身一变，又热烈支持莱古亚了，发表讲话把莱古亚说成是超人，天才。他表现得很会玩政治。

“你瞧，贝尼托，这就是发生过的事情。”社长结束了他详细的情况介绍。——大家知道，我们不过记下了我们原来所不知道的一些情况而已。“我们最感到伤心的，是亲爱的罗森多去世了。可是，我们听他经常教导的话，在这儿种着庄稼过日子。”

贝尼托起身回家。正午的太阳闪耀在鲁米圆锥形的山顶上，他感到社长最后的几句话是一种启示。罗森多的精神还在鼓舞着人们，他的灵魂无疑已经升腾到了鲁米的峰巅。他热爱罗森多，因而也就更热爱大地，热爱这熬过了种种苦难而不可战胜的大地的儿女。当他躺到起着明丽的条纹的床褥上时，他感到

奇怪的是他对罗森多去世所感到的伤痛并不是那么强烈。他随即悟过来：谁也没有失掉罗森多，罗森多身上最好的一切还留在公社里，而那就是那种适应于大地的富于创造性并充满友爱精神的旋律的生活意识。他这就安安静静地沉沉入睡了。

二二 一 些 日 子

贝尼托第二天一早醒来，感到最近两天来他仿佛过了很长一段时光似的。他在几个小时之内，也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公社迁移的痛苦，经历了斗争的岁月，分尝了大家的惶惑与忧伤，到最后也从大地的创造力量中找到了自己的力量。当时，太阳在田野上照射开来，阴影朝着群山退走，马基一家的男男女女，还有查贝拉、欧拉莉娅、玛基查、波菲里奥·梅德拉诺、多罗特奥·基斯佩等人，都坐在走廊的门槛上等待着贝尼托。胡安娜查高高兴兴地给他吃了早饭，然后贝尼托就走了出来。他没有披斗篷，颈上系着条轻软的红色丝围巾，头上的宽边呢帽戴得稍许有点歪。他看上去十分英俊，哪一排房子都有人在等着他。他对大家都热情而亲切地打着招呼，并且同每个人都根据情况说上几句友好的话。

“波菲里奥·梅德拉诺，我们那亲爱的罗森多老汉很尊重你。有一回他心情很好，对我说：‘这个波菲里奥，谁出十对牯牛我也不肯换。’”

波菲里奥平静地回答道：

“罗森多是个好人，可是我倒了霉，有人甚至怀疑我，我儿子胡安到外边谋生去了，没有回来。我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

尤其是受不了我一直都热爱的公社的小看。”

贝尼托站到查贝拉身旁去，伸胳膊从背后去搂住她，答道：

“咱们都受了很多苦。我并不是回来指手划脚的，可我以为咱们能做点事情来减轻咱们的痛苦……你呢，多罗特奥，我听说你可是个勇敢的人。”

“靠朋友帮助干了点事儿……”

多罗特奥指着两个在公社安下家来了的土匪。这时候，查贝拉哭了起来，用头巾揩着眼泪。

“人家告诉过我了，”贝尼托赞许地微笑着说，“他就是有名的巴伦西奥吗？”

巴伦西奥诧异地望着这一身穿戴象监工，可好象又不坏的人。贝尼托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觉得他那又信任又提防的神气很有意思。接着欧拉莉娅打开了话匣子，一讲就刹不住。她为阿夫拉姆的去世和奥古斯托的出走感到伤心，看来奥古斯托不会回来了。糟糕的是玛基查没丈夫了。“全都是伤心事。”玛基查一声不吭，只是用那双悲戚的大眼睛注视着贝尼托。贝尼托叹息道：

“我感到很难受。我象爱哥哥和侄儿一样爱他们两个，阿夫拉姆比我大，教我学驯马。我这就格外记着他。我离开家那会儿，奥古斯托就有几分马上功夫了。我带‘志愿兵’回来，是要改良咱们的马种，还给马把式骑骑。不料他们都不在这儿了，这真叫人难受。”

有人叫贝尼托谈谈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他答道：

“回头再说吧……那可是够讲一阵子的。我从这山旮旯里出去，沿着山往南走，到了胡宁，从胡宁到利马，从利马到卡亚奥，再到特鲁希略，在那儿当了兵。跟着队伍到了卡哈马卡，我

是个上士……以后就回家乡了。苦头是吃够了的，说起来长着哩。”

他们接着聊公社的事儿，有些来看他的人走了，接着又来了一些。留下的人不多了的时候，他叫他们陪他到牛棚里去看看，大家就一道走了。牛倌还是伊诺森西奥，他无疑是生就会干这差使。他看到贝尼托十分高兴，告诉他说他们被赶出来的那会儿他可真想念他。这位归来的游子拿起根套索并且使给他看，使得跟以前一样好，他看着看着更高兴起来了。到贝尼托问他每一头牛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善良的伊诺森西奥的高兴劲儿就到了最高限度。他殷勤地告诉他：这头母牛叫香蒲，因为它很喜欢吃香蒲；那一头叫乖乖，它最听话了；这一头是猫头鹰，它象夜间唱歌的猫头鹰似的，夜里哞哞叫；最远的那一头叫红心，因为它的毛色象血似的。贝尼托·卡斯特罗称赞这些名儿取得好。他由胡安娜查的大儿子陪伴着，到野外去走了一趟。那孩子十五岁，取了他外祖父的名字，也叫罗森多。草地上放牧着马匹，“志愿兵”已经开始交朋友了。再过去一些就是羊群，由几个孩子看管着。贝尼托把他带了好久的一个铜哨子送给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涨红着脸吹起来，又腼腆又高兴。他说这可比古伊雀叫得好听多了。贝尼托同小罗森多一直走到了废墟那儿，再穿过草原走到了湖边。太阳已经很高了，贝尼托从裤兜儿里摸出个大怀表看了看，说是到吃午饭的时候了。社员们都从自家门前看他，小罗森多伴着这么个重要人物一起走，感到非常骄傲。

* * *

他同塞瓦斯蒂安·波马、胡安娜查、小罗森多和他的弟弟妹妹，围着火炉吃午饭。胡安娜查用最大的瓜瓢给他盛吃的。那

时，年轻妇女卡西由她妈陪伴着，拿着封信走来了。那妈妈说，她女儿好几年来定期到镇上走一趟，到邮局去打听有信没有。她等她丈夫阿德里安·桑托斯的来信。最后，收到了一封信。她不敢自己拆开，把信带回公社了。她爹用砍刀尖儿十分小心地把信封拉开，拿出来一张用纸包着的明信片儿。他说明信片上印的那画儿很好看，可那张纸不是信，是怕把明信片弄脏了，用来包明信片的。信上的字是要用手写的。其他社员也是这么个看法。没人跟姑娘一道到镇上去，好教她把念信这桩重要事儿托付给科雷亚·萨瓦拉，神父又只在过节的时候到亚纳尼亚乌伊来一趟。她这就来求贝尼托帮她们一把。那妈妈原原本本作过详细说明，最后才把信封拿出来：

"我们还是照原样放着的。"

贝尼托把信封内的纸片掏出来，看了看明信片的正反两面，再把那张折着的纸打开。

"这是一封用打字机打的信，而今有打字的小机器。"

卡西甜蜜地微笑着。贝尼托慢慢地念起信来。

亲爱的卡西米拉·卢玛：

这信是堂胡利奥代我写的，他在排水公司做事。我得告诉你排水是怎么回事儿，那就是人工开的一些沟，沟里接上管道，城里的脏水就从这些管道排出去。这个城市很大，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大的城市。我跟另外好些人在使铁锹干开沟的活儿，一天能赚一索尔八十生太伏。活儿挺重的，可赚的钱也不少。堂胡利奥想按他那种读书人的腔调写这信，可我对他说就照我讲话的口气写下来，你才听得懂。这里有个老板娘，名叫尼科拉萨，给我们办伙食，价钱还便宜。这儿菜豆吃的很多，还吃大米，有一块肉。我一共攒了四十个索尔，要是我朋友巴勃罗不跟我说：咱俩看电影去，那我攒的还要多。咱俩去

了，我花了三十生太伏，他也花了三十生太伏，咱们坐在楼上一排的座位上。一块大白布上面现出人来，这就叫电影。人一阵阵地过，他们有的打架，有的骑在马上跑着开枪。骑马骑得真好！可没人象巴伦西奥那样，能只穿条裤衩儿骑无鞍的马。我有点喜欢那电影，可我跟自个儿说：卡西怎么办呢？我得攒钱回去，要不咱们就没得吃的了。我这就不去看电影了，随他巴勃罗说还有另外的电影片子，我也不去。这儿的活半个来月就要收工了，我再去砍甘蔗去，多赚点钱就回来。前两天我看上了一块小镜子，镜框儿象是银子打的，花了一个索尔买下来，我说，我要把这镜子藏着，带回去给她做礼物。我那副带着铁圈儿的皮套索，挂在墙角的木桩上。最好要么请你爹要么请别人把套索解开，打上油。不上油，套索就会硬得不好使了。我想保存那副套索，那是罗森多老爷子头一次让我到诺尔帕去拢牲口的时候给我的。我那面鼓也扔下了。我在思量：干吗让它闷着不出声音呢。你最好是给个鼓手去。你听到鼓声就会记起我了。我不知道还该跟你说什么。白天我忙活儿，顾不上想家，可一收工就想家了。那会儿我就想：我在卸马鞍，鞍垫发着汗气，羊儿咩咩叫着回栏去，亚纳尼亚乌伊湖透出傍晚的颜色来。夜里我觉得太孤单了，就想念你，可我总跟自己说：我就会回家的，一个男子汉得有点耐性。我这就只想着要下气力干活儿。我跟你说过了，我要去砍甘蔗。首先当砍甘蔗的工人，听说可能升做推车工，或者到糖厂里帮着干活，一天能赚两个索尔。别伤心，卡西塔，我会回来的。问候大家。爱你又想念你的丈夫。

阿德里安·桑托斯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写于特鲁希略

贝尼托说：

“他写这封信有一年多了。也许是投邮耽搁了，也许是邮局给压起来了。”

“我想他准会回来的。”卡西满怀希望地说。尽管他说了让她安心的话，她还是落泪了。

“是的，”贝尼托不想叫她伤心，回答说。“你们接到他的信，就叫他回来。信上面没有地址，写不了回信。谁也不会把咱们的公社夺去。不管怎样，咱们得干到底。”

两个妇女千恩万谢地走了，那妈妈一面走一面说，公社有了个有文化的人，真是件大好事。

*　　　*　　　*

贝尼托·卡斯特罗对社长说，他想到镇上去找科雷亚·萨瓦拉博士谈谈。他本来可以不讲一声就去，可他先告诉亚库，免得他认为他爱管闲事。亚库说这是个好主意。“嘿，我真是交好运了。”贝尼托离开律师的事务所时暗想道。现在用不着走下山谷了，因为沿着埃尔阿托山山坡上那条道可以下到高地来。天傍黑，他回村了。“志愿兵”的轻快蹄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看到那匹白马象片云彩似的飞过来了。

“官司公社打赢了！公社赢了！”贝尼托策马经过那排房子的时候叫喊道。

他在克莱门特·亚库家门口一下把马带住，进去向他汇报打官司经过的情况。“志愿兵”冒着汗，呼着热气。社员们聚集到了门口，于是克莱门特说：

“你出去跟他们说说情况。”

贝尼托·卡斯特罗走出去，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脱下帽子，高声地说道：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公社的好消息。高等法院判决公社对现在管辖的土地有产权。科雷亚·萨瓦拉认为，阿梅纳瓦

尔肯定会向最高法院上诉，可是咱们也会打赢官司的。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谢天谢地，现在咱们可以安心种地了。”

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谈论这消息，有几个人甚至为贝尼托·卡斯特罗叫好。那晚上，古柯是甜的，家家炉火通红，为炉边絮话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 * *

黎明之前，贝尼托·卡斯特罗和波菲里奥·梅德拉诺出去打猎。他们朝埃尔阿托山走，走到草地中央的时候，古伊雀唱起歌来了。那悠长而美妙的啼啭，音调有两次变化，光芒似的充满了太空。波菲里奥扛着他那枝细管枪，由于熟悉当地情况而走在前面。贝尼托把毛瑟枪挎在肩上，隔着几步相跟着。到他俩看得清石头的时候，就开始爬山了。

“贝尼托，你不要以为我只是邀你来打野鹿的。你听我说，我不跟你讲我个人和我受到的不公道的待遇。还有更要紧的事儿。多年以前我就琢磨出来了，只要开几条沟，再用几包炸药把这湖的排水道炸深一点，就能把草地上的积水排出去，这就能把一大片被湖水淹没的地利用起来。这么干为的是什么！乔基那批人搬出那从湖中钻出来反对排水的女人的老话，还搬出另外一些故事来。其他人摆不脱老观念，给这种鬼话唬住了。我不怀疑那些信迷信的这么作是出于好心的，可这也太傻。你说呢？”

“是呀，是太傻。”

“那么，想想把这大片草原种上庄稼，那该多美。可雨季一来，草地就成了水洼，只有牛能进去吃那深地方长着的香蒲草。”

“据我看，‘孩儿’那码事也是唬人的。那边可以盖房子，比

受风的这边坡地上强。”

“我正是这么想的。巴伦西亚就不理会那女湖精和‘孤儿’，也并没有出什么事。我是啥事情都干不了，人家已经说我想要毁掉公社了，可你呢……说老实话，我跟一些人想选你做社委。不久就要开社员大会了。大家会同意的，他们都喜欢你这个人，你见过世面，又有文化。你愿意吗？”

“好嘛。”贝尼托答道。

太阳出来了，给埃尔阿托的石峰岩岭镀上了闪闪的金光。露水打湿了他们的腿和斗篷边。他俩都不吱声，注意观察动静。他们慢慢地前进，转到山丛中看不见村庄了。耀眼的阳光透进山谷。波菲里奥扑倒在地，贝尼托也跟着卧倒。远处一个山头上，露出了一只野鹿头。那只野鹿继续前进，后面一只跟着一只，一共出现了十二只，还不算在它们的腿中间窜来窜去的小鹿。这是一种叫做“普略华克拉”的鹿，高大而灵敏，毛色深褐，它们经常由一只最老的公鹿带着成群活动。眼下它们一面嗅着一面前进，可是由于逆风而嗅不出人的气味来。它们有时停下来吃草，在朝阳中好似在啃着金色的草叶，小鹿则撞着母鹿的乳房。它们继续前进。带头鹿现出不安的样子，抬起脖颈张大鼻孔闻着远风。贝尼托抬起枪来，波菲里奥做个手势叫他再等等。他在五百米外开了枪，把带头鹿撂倒了。枪声在山峰间回荡着，群鹿象疯了似的前后奔跑，最后围上了那头死鹿。“普略华克拉”鹿失去了带头鹿的时候，就是这么行动的。贝尼托接着又开了枪，在砰砰枪声中又有几只鹿倒下了。那群鹿散开了，可还是再一次回转来，好象要弄明白带头鹿究竟是不是还能起来似的。到最后，几只残存的鹿才惊惶地全速奔逃，消失在山岩中间了。地面留下了八头死鹿。有只鹿羔围着死母鹿打转，看到有人走过

来才想奔跑。可是四周一片寂静，它吓住了，又跑回母鹿旁边。波菲里奥使围巾把它系住。他们一人扛着一头鹿，再牵着那只小野鹿，回到了村里。另外的社员再去把其余的鹿扛回。谁都没有一次就打到过这么多的鹿。

* * *

姑娘们含情脉脉地瞅着贝尼托。乡下人善于选女人，他选中了玛基查。她在寂寞当中成长，深思的神态给她那还没有减色的美丽添上了一种特殊的风韵。她找到了一个能使她完成生儿育女的使命的男人，而他娶了公社的女人也就更加热爱大地了。

贝尼托驯好了一匹马驹，他把该知道的有关公社的情况都弄清楚了。甚至狗儿“火球”也由于思念罗森多而离乡背井去找他了。它原来从天黑到天明，不停地呜呜哀叫，最后连白天也那么叫。有天早上它不见了。有两个社员从镇上回来，看到它在高原上奔跑着。以后，就没有听到它的消息了。它也许还在不住地奔跑着，成了只流浪的野狗了。

二三　公社建设

从贝尼托·卡斯特罗当选社委补上去世的戈约·奥卡之后，整个公社都在热切地期待着。他会干出些什么好事情来呢？这个眼瞳里网络般地印上了世间千万条道路的人，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重大，把事情权衡了一番。自然，他可以审时度势，墨守成规，缓行慢步，求得左右逢源。这是条容易走的路，

可是，他是不满足于这种前途的。这样他会感到虚掷了有用的年华，把本来可以熊熊燃起创造的火焰的时光变成黑夜。应该有一种这样的生活概念：在不改变人同大地紧密联系的情况下，要使生活超越一直限制着他的障碍，过得更加充实。这就是他想要做到的，而他只好独自思虑。他已经没有那往日的良友可以诉说苦衷了："洛伦索，我没有知识，感到很痛苦。"在同他住在一起的那会儿，洛伦索常常谈起"历史唯物主义……正反合……"。贝尼托听不懂。他明白的道理是，人应该是自由、快乐而健康的。这他清楚，可又该怎么办呢？洛伦索鼓励他，告诉他说这需要进行斗争。他自己也知道有这需要。罗森多老汉想办学，他无疑是模模糊糊窥见了他无从进入的世界。可是，现在需要从另一方面着手。教育要收到效果，得花费一二十年。眼下生活这么穷困，不能等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说，贝尼托·卡斯特罗想要破除迷信，实现他同波菲里奥一道商量过的计划。

目前种这石头成堆的山坡地，几乎还不够吃的。社员们靠做点家庭副业来填补，生活既枯燥又没有希望。

他在社委会上把这桩事情提出来。克莱门特·亚库提出反对说，社员们要尊重传统；阿蒂多罗·奥特伊萨说，惊吓社员的做法是危险的。站在贝尼托一边的有安布罗西奥·卢马，他是个实干家，想到能把草地种上庄稼心里很高兴；还有安东尼奥·维尔卡，贝尼托·卡斯特罗的勇敢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最后，贝尼托说他不想连累他们大家，愿意独自承担责任。要是有人责怪领导，他会站出来说错都出在他身上。

一个清朗的早晨，从大湖的排水沟那边，远远传出来大锤敲击钢钎的声音。贝尼托·卡斯特罗、波菲里奥·梅德拉诺、罗森多·波马和巴伦西奥在钻深那石沟上的裂口。那时正当盛夏，

I

高原上干得一片枯黄，排水沟里也几乎没有水了。这几个人带的工具是埃瓦里斯托的，炸药由多罗特奥·基斯佩提供，那是他在一次战斗中抢来藏在某个地方的。

傍晚，轰隆一声爆炸震动着附近的山峦，向村庄通报出了件不寻常的事情，告诉人们铁锤整天敲打，并不是在白费气力。零碎的石块四散纷飞，落到了湖里。野鸭子被那爆炸声和飞石惊起，吓得在空中飞旋，好大一会都不敢回到香蒲丛中去。社员们朝排水道奔去，发现那四个大胆的家伙在欣赏着自已干的好事。石锁给崩开了，湖水哗哗地向下流。人们有的暗暗佩服，有的吓得目瞪口呆。有几个表示了反对意见：

“你们怎么这样蛮干？”

“这要惹祸的。”

贝尼托·卡斯特罗高叫道：

“这事情是我干的，我负责。那头发上围着香蒲的长毛黑女人，整天都没出来。她来把我拖下水去就是了。我是罪魁祸首。”

水位在继续下降，可是那翻腾的白浪并不能说成是由可能从水里钻出来的妖怪引起的。一些胆子小的人被贝尼托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态度吓坏了。可是巴伦西亚爽朗地笑着说：“你们还怕那女人吗？得向贝尼托学习。”风，吹着斗篷，追逐着西天的落霞。从那湖水奔腾直下的山谷里，传出了一种沉闷而嘶哑的咆哮声。阿特米奥·乔基一声怒吼，抽出刀来朝贝尼托·卡斯特罗扑过去，嘴里还咒骂着：“杂种！杂种！”

贝尼托镇定地等着他，一把擒住他的手腕把那刀子扭下来，接着朝他的太阳穴一拳把他打翻在地，这一手也是从远地学来的。天黑了，这个主要责任者和他的三个心腹动身回村，后面跟

着的一大群人在激烈争论。塞瓦斯蒂安·波马在吃饭的时候说：

“贝尼托，你可真是在干一桩干不得的事情。可而今也是到了要有人干的时候了。我跟你走。我的孩子罗森多不先问我一声就去帮你，我也挺高兴……我真该跟他谈谈。”

贝尼托沉思不语，可当胡安娜查高高兴兴地凑近他说悄悄话的时候，他不禁微笑了：

“你该拿铅笔把这桩事记下来。塞瓦斯蒂安今天讲话讲得最多。”

夜色深浓。水响声音在小下来，最后同风声混成了一片。几只狗在汪汪叫。茅屋内，胆子小的人在等着听一个女怪的尖叫，可是黑夜沉沉，并没有听到有什么动静。玛基查又激动又满怀希望地拥抱着她的丈夫。他对她说：

“一步步来。明儿我去找‘孩儿’算账去。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干下去。”

* * *

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湖水退后露出来的一大片黑土。贝尼托以及他那一夜之间人数增加了的拥护者，围着那儿走了几圈。他们到不了新的湖岸，要等到泥土晒干了才行。尽管如此，可以估摸出来添了一大片好种庄稼的地。当然，靠近岩石长着的一部分香蒲会干死，但这关系不大。这时贝尼托对跟着他来的人说：

“咱们干就干到底，去干掉‘孩儿’去。”

“好哇！”

“贝尼托·卡斯特罗干得好！”

贝尼托和波菲里奥为了吓唬反对派，都扛上了枪。阿特米奥·乔基走到也扛着枪的多罗特奥·基斯佩那儿说：

“多罗特奥，你别退让。把人带着去找他们。他们这么闹可要带来灾难的。”

多罗特奥噘起他的厚嘴唇，带着讽刺的表情说：

“呸！这是‘孩儿’的事，让他找他们算账去。”

贝尼托这一伙现在得到了佩德罗·马伊塔老汉跟他一家人的支持。这个老泥瓦匠一直抱怨说，让那些好石头和那个好地方白白放着，不把新村子建在那儿，真是太可惜了。还有些人待在废墟的附近瞧热闹，可看上去也是心怀善意的。贝尼托为了要让这些人去传消息，就站在一堵墙的前面说道：

“出来呀，‘孩儿’，我不怕你。真有鬼，你就叫我浮肿吧。”

他猛地一推，把几块石头推倒在地上。这伙人随即走到那废墟的中心，开始拆毁石墙。将来新盖的屋子，房间会宽敞得多。

* * *

克莱门特·亚库在以阿特米奥·乔基为首的一伙社员的坚决要求下，召开社员大会来评判贝尼托·卡斯特罗的所作所为。参加大会的人很多，只有老人和病人留在家里没有出席。克莱门特由人搀扶着坐上了社长的席位，四个社委也按老规矩就坐。贝尼托还是戴着他那顶呢帽，穿着那身外地样式的衣服和那双靴子。塞瓦斯蒂安建议他戴上草帽，披上鲜丽的斗篷。他表示不同意说，尽管他很喜欢草帽和斗篷，也常常那么穿戴，可这次这么突然更换装束，可能被人家看做是退缩了。他要战斗到底。

克莱门特·亚库简单地讲了讲情况，随即开始辩论。大家

都感到，这次辩论由于控告者措词激烈，辩护者立论新奇(由贝尼托陈述他的观点)，一方势必压倒一方，而最后表决也是事关重大。

阿特米奥·乔基代表不满的一方发言。从人群中时不时发出喝彩的喧嚷声来，这帮人人数还不少。乔基还是同以前一样顽固和敌视任何革新，还是那么个死硬的印第安人。他没带帽子，下午的太阳照耀着他那满头乱发和汗津津的脸膛，说话时而严肃时而激烈。

他说，公社经过艰苦的劳动，重新把生活安排好了，而由于大家的努力，村庄终于日趋繁荣安定。可是，来了一个家伙，闹得又开始分裂了。这人过去从来就不是个好社员，在外边浪荡了十六年，看得出这次回来就没安好心。照祖宗的规矩要尊敬魔湖，可他使炸药把水放掉一些了。“孩儿”是个恶鬼，他偏要去毁掉他的住处叫他发怒。他这么胡来，到底要干啥？还不就是要害公社。他恰好在公社打赢官司的当儿回来了，这事情就挺奇怪。跟他跑的社员，一些坏心眼的疯子，差不多全都是外路人，他们说是要求进步。进步！印第安人就不该学白鬼子。白鬼子进了步，可并不幸福。他代表不满贝尼托·卡斯特罗所作所为的社员，要求把他赶出公社。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灾难和大冲突。

“对！”几个声音在嚷嚷。

贝尼托·卡斯特罗站起身来，会场顿时一片寂静。他取下呢帽，露出那梳得好好的偏分头来。玛基查用焦虑的目光看着他，查贝拉还哭了起来。他信心十足地对她俩笑了笑，然后目光炯炯地看着会场，开始说话。他的语调是平静的，脸上的表情是严峻的。

他说，他回来不是要搞破坏而是要搞建设的。他使炸药炸深了排水沟，排出积水的平地就好长庄稼了。他推翻了几堵旧墙壁，腾出地方来可以盖又坚实又漂亮的住宅。湖里没什么妖精，有的话那女怪怎么不出来呢？也没有什么“孩儿”，有的话为什么没把他弄死呢？团里的军医说过，走起路来身子发热，一下坐到高原的冰凉的石头上，就那会浮肿。那是因为受了风寒，并没有什么“孩儿”。他的确喜欢进步，那是因为他认为印第安人只有进步才能发展，才能摆脱奴役。堂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为什么受到了纳莎·苏罗施的魔法，一点事儿也没有呢？就因为他不怕她。这就是进步。现在，他想在那大湖的四周围，在那雨水冲积起肥土的大草原上种上庄稼。收成一定会很好。

这样，他们又可以考虑盖个学堂。罗森多·马基想要盖学堂，他懂得需要学知识，需要进步。亚纳尼亚乌伊办起学来，过一二十年就谁也不会信什么魔湖和“孩儿”了。庄园主们不迷信，想在哪儿动土就动土，活就干得很好。可是不能等一二十年，需要从今天起就生活得好一些。那个成了废墟的村庄由连接着埃尔阿托山的鲁米山脉挡着风，那儿可以建个比现在这村子更好的新村。

贝尼托挥动着双手，结束他的讲话说：

“我爱公社，就因为爱它才回来。我爱家乡的土地和人民，爱这儿的劳动和友爱合作的规矩。可是我也说，人是能按他的信仰来看出他是怎样一种人的。阿特米奥·乔基，你的老爷爷说，公社社员原来认为自己是神鹰的后代。这多美，这使人觉得多么骄傲。而今已经没人认为自己是神鹰的子孙了，可却有人相信起水里有头发蓬松的黑女人的魔湖来，相信起脸膛象干土豆似的矮鬼来。这多么丢脸！并没有这样的神灵鬼怪，咱们自

己吓自己，不敢照应该作的来耕种公社的地。村庄应该建在那边，那儿避风，舒适一些。草原也该种上庄稼。现在，我请求社员们凭良心来投票表决。你们可以驱逐我，可我说的话还是在理的。在理的想法迟早是要胜利的。只有社员们强大起来了，不再疑神疑鬼，怕这怕那，公社才会强大起来。"

贝尼托·卡斯特罗坐了下来。他一个个地看了看他那些聚拢在乔基周围的敌手，接着又向同波菲里奥·梅德拉诺站在一块儿支持他的人那边扫上一眼。然后他镇静地看着其余的人，最后毕竟要由那些人来决定他的命运。谁也不敢说话，可是最后出乎大家的意外，善良的伊诺森西奥竟站起来要求发言。

"我赞成贝尼托的意见，"他慢吞吞地说道，"咱们要信害咱们的神灵干啥呢？我就信我那只石头小牛儿，我埋着它来保护母牛。可那两个恶鬼阻碍不了咱们干对公社有好处的事情。"

伊诺森西奥这番话，活跃了会场的气氛，也使人们增加了有利于作出决定的求实精神。当克莱门特·亚库请求表决的时候，贝尼托·卡斯特罗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　　　　*　　　　*

经过两年艰苦劳动，背风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舒适的新村，草原也种上了一片好庄稼。

第一年公社只种了地，第二年则又种了地又建了房屋。深绿色的土豆地伸展到了湖岸；紫色的藜粟地种到了村旁；淡青的大麦地一直铺开接上了埃尔阿托山。靠近鲁米山的那一边有一大片牧场，牲口还可以到各处的山坡上放牧。牧场边上垒起了石头围墙。

村庄里，各家房舍围着一个小广场整整齐齐地建造起来。还

有不少事情要做，大家都干得很欢。泥瓦匠佩德罗·马伊塔虽然自己上不了墙了，可还站在墙脚下指导盖学堂的活儿。

有一天，克莱门特对贝尼托说：

“这风湿病折腾得我啥事情也干不了。我要辞职了。”

他辞职了。贝尼托当选为社长。

在那肥沃的土地上，新的生活象庄稼似的在扎根，在成长。

二四　哪儿去，哪儿去呢？

砍刀和尖头铁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三十条步枪暴怒地轰鸣，阿特米奥·乔基举起一把板斧，象是展开一面钢铁的旗帜。有几个人在叫嚷：“别浪费子弹！”人们聚集到广场上。那是个欣欣然充满了生机的日子。日头欢悦地闪耀着，轻风摇曳着埃尔阿托山的野草，牲口在人们开拓的原野上收割后的地里吃着谷茬儿。几头母牛进了村，瞪着惊惶的大眼睛在一旁观看。人们的脸上露出三日来饱受痛苦煎熬的痕迹，带着横下一条心的严峻表情互相对望着。斗篷和裙子显出明丽欢悦的农家色调，可是深褐的脸膛却有不为雷电所动、不受风雨欺凌的山峰的颜色。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社员。一边骑在马上的，是六个带枪的监工，他们是弗洛伦西奥·科尔多瓦派来的。他们交给了公社二十支步枪，还表示愿助一臂之力。枪给贝尼托·卡斯特罗分发下去了，加上多罗特奥·基斯佩从他家楼上取出来的一共是三十支，就是那三十支枪在砰砰怒吼。阿特米奥·乔基好似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挥舞着板斧叫嚷：“印第安人是钉在不公道的十字架上的基督！啊，该死的十字架！啊，永远伸胳膊的十字架！”多罗特

奥·基斯佩把宽边呢帽戴在后脑勺上，似乎要用天庭上那一大道刀伤痕迹来表明战斗决心。他的定居公社的同伙态度是坚定的，但也是沉得住气的。巴伦西奥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似乎在说："干吗要这么闹哄哄的？不就是去干仗嘛。"整个公社站起来了，人们下定决心，团结一致，衬着灰色的石屋汇聚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的钢铁的集群。带枪的人中最年轻的是菲德尔·巴斯克斯，社员们亲昵地管他叫"小麻子"。他是个褐脸少年，皮肤柔润，两眼晶亮。可是他生性沉郁，说话不多，笑得也少。他没有谈起过他父亲，连卡西亚娜也不知道他对他的看法怎样。挨着他的是他的朋友小因达莱西奥。那孩子拿着长矛，那是用根棍子一头紧绑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做的。波菲里奥·梅德拉诺背着他那支细杆旧枪。他喜欢这枪。一个人使一支枪使顺手了，那就再拿什么来也不肯换了。保拉的一个小儿子朝他爸爸跑去，抱着他的裤腿说："爸，砰，鹿鹿！爸，砰，鹿鹿！"多罗特奥瞧他想用小手去拉扳机，就回答他说："唔，鹿鹿，"再给保拉作个手势叫把他抱开。从蒙查来了三个带短枪的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由于社长和社委们都不在场，他们就跟波菲里奥接头了。这是三个印欧混血儿，穿着斜纹布衣服，带着圆顶白宽边帽。他们把斗篷卷起来披在一个肩膀上，上面再佩着他们握着枪管的短枪。一圈好奇的人围住了他们。有的社员在给马上鞍子。马有些是公社的，有些是乌迈的。人群中时而发出一阵嗡嗡的嘈杂声，时而那声音又消逝下去濒于寂静，宛如起伏的风涛。突然有人叫道："贝尼托来了！"贝尼托·卡斯特罗在社委们簇拥下，从他家走了出来。一名新社委是佩德罗·马伊塔的儿子，名叫恩卡纳西翁。社长和社委们都跨上了马。他们都挎着枪，贝尼托胸前还交叉地束着子弹带。多罗特奥·基斯佩、波菲里奥·

梅德拉诺和另外十个社员也上了马。马受到集聚着的人群的影响，表现出激动不安。贝尼托挥手叫大家注意，紧勒住缰绳让马安静下来，说道：

"社员们，根据大会的决定，我们自卫的时刻到来了。我们知道监工和警察在乌迈集结，今天晚上最迟明天就会扑过来……在这时候，我要求你们的就是尽力作好准备。法律跟我们作对，一纸判决就要把我们赶去当奴隶，赶上死亡的绝路。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这恶霸邻居原来想把我们送到他的矿上去。可是他逼梅尔卡多家把庄园卖给了他，从那儿找到下葬到矿坑的人了。而今他想再捞那么几千索尔，打算在奥克罗斯河谷种古柯树，这就用得着我们了。他要叫我们从早到晚干活，不管疟疾会不会毁掉我们。他并不需要土地，他要的是奴隶。他拿抢得我们的土地干什么呢？全扔荒了，长满了杂草和小树，他不懂播种的人那双殷勤的手啊！房子塌了，咱们敬爱的老罗森多的房子成了猪圈。他也并不要亚纳尼亚乌伊的地。他要的是把社员抓到手里，抓到了好治死他们。法律判给他土地，可全不管这片土地上的人会怎样。法律不把我们算做人来加以保护。发号施令的那些人找到理由开脱自己说：'你们到另外的地方去嘛，世界宽阔着哩。'是呀，是宽阔。可是社员们，我见过我们这些穷苦人住着的这个广阔的世界。我跟你们说实话，对我们穷人来说，世界是广阔的，可这世界也是人家的。社员们，这你们是知道的。这你们走到哪儿去，都亲眼看到了。有些人喜欢做梦，以为他们没见过的地方会好一些。他们这就跑到外乡去讨生活。有谁回来了呢？就佩德罗·马伊塔师傅赶快回来了，另外的都没回来。我告诉你们，他们要么死掉了，要么当了奴隶，我们能不为他们掉眼泪？这种事够使人伤心的，可我得大喊大

叫把这话说出来，好叫你们下个钢铁般的决心。在这广阔的世界上，我们换地方，从这儿转到那儿找生活。可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它啥也不给我们，啥也不给，连象样的工钱也不给，我们这就面孔贴着给眼泪泡苦了的地皮死去。让我们起来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我们在这世界上安身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生存的权利。天下穷人的命运一样苦，我们邀约所有的穷苦人跟我们一道干，这样我们会能得胜的……许多年来，几百年来，许多许多人起来造反，失败了。谁也不要想到失败就胆怯，因为战死总比当奴隶强。也许统治者会开始明白，不公平对一个国家并不相宜。为了让人摧毁土著公社，他们找理由说要促使印第安人懂得私有财产观念，而他们就从抢掉他所有的东西下手。保卫我们的生存权，社员们！保卫我们的土地！”

社员们象飓风般咆哮，在嘈杂的声音中听得清的，只有："土地！""起来保卫自己！"监工们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贝尼托·卡斯特罗身旁，那看起来象是头头的说：

"喂，我们这就回去。堂弗洛伦西奥派我们来打堂阿梅纳瓦尔，并没有叫我们来造反。把我们交给你的那二十条枪还给我们。"

贝尼托没有回答，抓住那监工的枪一下子就夺了过来。男女社员们向待在他旁边的其他监工扑过去。砰地一声枪响，有个妇女叫了一声，可是几下殴斗之后监工们就被打翻在地，缴了械，给制伏住了。大家意识到贝尼托是个目光敏锐和当机立断的领袖，就向他热烈欢呼。那个妇女伤了胳膊，流着血，她家的人领着她回家了。贝尼托立即把步枪和马匹交给了首先对监工们下手的社员，接着吩咐道：

"把这几个狗腿子关起来，别让他们走漏了风声。"

六个得到奖赏的社员骄傲地跨上马，晃动着步枪。太阳落山了，鲁米峰挺举着它的石质长矛。一只科丽锦佳鸟在远处尖声歌唱。贝尼托说：

“社员们，跟上你们的头头，按商定好了的法子办。”

徒步的和骑马的，朝着埃尔阿托的石峰岩岭，朝着鲁米的山峦，或者就朝着远方出发。每一群人都有个目的。妇女们给了每人一包干粮，他们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而她们则站在村边，望着他们一步步走远，直到他们的象飘扬着的旗帜的斗篷消隐在高山秃岭的深处。贝尼托·卡斯特罗跟他仔细挑选出来的多罗特奥·基斯佩和另外八个人，驻马在广场中间。三个蒙查人走过去请求给任务，他派他们跟安布罗西奥·卢马走了。

也许应该交代一下：最高法院受理上诉给它的地界官司，作了不利于公社的判决。这样，社员大会通过决定抵抗。以贝尼托·卡斯特罗为首的头头们，自然是主张采取这种态度的。他们缺少马匹，就到诺尔帕牧场去逮。当他们赶着马群往回走的时候，拉蒙·布里塞尼奥出来挡道，双方交了火。他最后逃开了，以后就探听到乌迈在集结兵力，随时都可能来进攻。科尔多瓦家就为了给阿梅纳瓦尔制造困难，向贝尼托·卡斯特罗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当贝尼托向他们求援时，他们同意了，连想也没想到他起事的打算。被关在最坚牢的石屋里的六个监工，就是对这方面情况的头一批见证。

当晚各家熄灯灭火。贝尼托吩咐早早做好饭，防止透出一点亮光。不这样，对方可以从老远就朝村子开火，至少便于向火光赶来。他，他的副手和两个看守监工的社员，就是留在村子里的丁壮了。除了看守以外，他们都坐在贝尼托家隔壁克莱门特·亚库家门口。病人听到他们的谈话，时不时插进来说

几句：

“要是他们攻进来的话，那我可就完了。拖着这风湿病，腿都挪不动了，怎么逃呢？我怎么害上这种病。我最好是躺在床上等着，他们乐意就让他们来杀掉我好了。”

“不会的，克莱门特，你想到哪儿去了呢？我们够他们对付一阵子的，而要是革命真正起来的话……瞧贝内尔怎么干的。他坚持了五年。”

“那还不是人家有资本。”

“才不是呢。他懂得要一步步扩大。当时我在那儿，看到老百姓是怎样帮助他的。我得照我记得的情况提醒你们几句。这我跟好些人说过了，可是再说说没坏处。我在的那个团内有个连长帕洛米诺，是个老兵油子，在南方万卡内打造反的印第安人。那坏蛋会使好些阴谋诡计。比如印第安人藏在山中间的石头旮旯里，很难弄出来。那时候，士兵们走着走着就装做机枪坏了，要么是没弹药了。造反的以为机会来了，就高举砍刀和用弹弓弹出石头，叫着“他们没子弹了”，“机关枪坏了”，冲出来。士兵们假装逃跑，引诱他们追到空阔地带，再掉转机枪和步枪来，一股劲追着的人就象苍蝇般被撂倒了。可别受这种花招的骗。”

玛基查给他们拿来了古柯叶，贝尼托亲了亲她抱在怀里的一岁的小儿子。

鲁米峰上，一小群人也在谈话。黑夜紧紧地笼罩着他们。天上几点疏星闪烁，鲁米峰成了模糊的阴影。这群人为首的是卡约·苏亚，一个目力很好的印地安人。他说：

“我怎么使劲也瞧不见什么。你们呢？”

“什么都瞧不见，黑得够呛。”

“除非他们是傻子，才会打灯笼。”

他们朝乌迈那边的道路通过来的高地窥望。风一股劲儿嗯哨着，透过了他们的斗篷。

“真冷。”

“唔，给我点古柯叶。”

鲁米山脚下，在那条下通原来的村庄的道路从中分岔出来的石山旁边，埃洛伊·孔多鲁米带领二十个印第安人把守着。他们沿着悬崖峭壁排成一行，监视着山路。谁也看不见靠着石头的人影以外的东西。可是他们都竖起耳朵听着，而且都不说话，以免听不到任何轻微的声响。他们在静静地嚼着古柯叶。孔多鲁米安安静静，聚精会神，把高大壮健的身躯倚在一块大岩石上。

沿着盘绕埃尔阿托山麓的小道，在一处峥岩使得那条路蜿蜒通过一个深谷的地方，由阿蒂多罗·奥特伊萨率领十个人驻守。他们从一大堆乱石上俯控着那条山路。

“他们到这儿得排成单行，才能从谷底通过。”

“要是来的人多了，我们就滚石头砸他们。”

上面，埃尔阿托的山峰中间，安布罗西奥·卢马、波菲里奥·梅德拉诺、巴伦西奥和另外二十个人，封锁着许多小路汇集的一个广阔的峡谷。他们一个个或者两个人一道分开来，扼守在山谷和山谷以上的危岩绝壁上。每个蒙查人都跟一个社员搭配在一起。天气严寒，他们嚼着古柯叶，喝着甘蔗酒。酒很少，有人从一个岗位走到另一个岗位，让每人就着一个瓶子喝上一口。

“有什么动静吗？”瑟缩着的守卫者问那人。

“还没有哩。巴伦西奥摸到前面去了一点。”

“他听力好。”

他们抱着枪，裹紧斗篷，蜷缩在黑暗里。蒙查人说他们要打

阿梅纳瓦尔，因为他把他们的牛赶拢来，象是他自己的一样赶到庄园里去了。

克来门特·亚库的门口，谈话停下来了。忽然传来草鞋脚步声，一个人影从暗处过来，到了十来步远的地方。那是卡约·苏亚派来报信的。

“你们好。卡约派我来告诉一声，什么都没瞧见。黑着哩。”

“嗯，把这瓶甘蔗酒给他带去。要是发现了什么，叫他立刻升起火来，并派人来报信。”

“好的，我把话捎去。”

贝尼托进屋划了根火柴，回来说：

“到三点了。”

夜，黑沉沉，静悄悄。这些人，这些话语，消隐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而几点几乎看不见的星星又使这黑暗显得更加深沉。

高山坡的一条偏僻的小道上，有十个社员成单行向乌迈走去，草鞋沙沙地踏出他们的行踪。他们要去发动印地安佃农起来造反，要去告诉他们，革命的时刻来到了。而在山坡的正道上则有一大队人马在前进。他们来到岔路口的时候，中尉塞斯佩达看了看他的夜光表，对监工头卡皮奥说：

“三点钟了。你领着你的人经过山谷里原来那个村子，沿鲁米山坡的小道上去。我们进埃尔阿托谷，堂阿尔瓦罗给我派了个向导。最迟早晨六点赶到高原上，再去打村子。”

“嗯，堂阿尔瓦罗说要奇袭。”

“是啊。我想他们不会在我们要经过的地方等候我们。他们准以为我们要到中午才发动进攻，顶多也只会把守埃尔阿托山坡上的那条路。再见，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

马队的嗒嗒蹄声分两路了，可是深邃而幽暗的寂静掩盖住了那连串蹄声，只有山风在呼呼劲吹，而那风涛是可以不加注意的。这就是巴伦西奥在他那监听的前哨里所做的事情。他的耳朵只听到劲风在山岩之间呼啸，而他偏要摆脱那风声去谛听另外的声息。最后他听到点什么了。他这就奔到波菲里奥·梅德拉诺那儿对他说：

“波菲里奥，好象有马蹄声。”

“朝这边来了吗？”

“我想是来了。把我的斗篷拿着。”

“这么冷你脱掉斗篷？”

“他们兴许能看见这浅色条纹。我到前面去了。”

巴伦西奥留下斗篷，还留下草帽。他那黑黝黝的身子跟他那青布长裤一个颜色。他拿着枪向前走，不几步就消失在夜色里了。他的赤脚踩不出一点声音。风如刀削，可是这石头和阴影似的人还劈风前进而不感觉冷。但是，这人象只美洲狮那样在听着、看着、嗅着。

波菲里奥·梅德拉诺把这消息告诉了安布罗西奥·卢马。卢马派人通知了所有扼守峡谷的人，还告诉了安东尼奥·维卡。他们都把枪准备好了，而等待的时间走得特别慢。一个小时以后，巴伦西奥回来了。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可是来的人挺多。他靠得很近还是没看清整个行列。一个印第安人给他们带路，正朝峡谷开来了。安布罗西奥派人去给贝尼托·卡斯特罗报信，而当贝尼托跟他的人赶到时，天刚蒙蒙亮。巴伦西奥再上前去探听。他们已经很近了，不一会儿就要转过黑山岗来到岔路口。贝尼托·卡斯特罗指挥这场战斗，三十个人紧靠着岩石把通道让

开。最后，骑警队出现了。他们在乳白色的晨光下前进，徒步的印第安人能走多快他们也就走多快。可是那向导象只心神不安的野兽那样一直朝两旁察看，接着突然停下步来发出一声尖叫。社员一开火，骑警就滚下马来卧倒在地，马匹惊惶奔逃。遭到袭击的骑警还了枪，而当他们发现自己遭到两面夹攻的时候就进行抵抗，战斗呈胶着状态。回声从谷壁的一边响到另一边，汇集着，混成了一片持续的砰砰声响。白昼披着玫瑰色的朝霞到来了，战斗残酷得使贝尼托焦虑起来。骑警的人数很多，他们在不断射击。因为大家都几乎藏在草丛中间，贝尼托无法计算伤亡。两只科丽锦佳鸟为枪声所惊，尖啼着飞到峡谷上空。子弹一颗颗从发热的枪管中射出，嗞嗞作响。那时，一块飞石砰地弹落到警察们中间，接着又弹来十块、二十块，有的打中了警察。悬崖顶上，太阳勾勒出很多持弓弹石的人的剪影。飞石在空中划着黑色的弧线，发出牛鸣般嘶哑的声音。受到枪击没有逃跑的警察，无疑是出于祖传的恐惧，竟在石头轰击下跑了。中尉一声号令，他们就站起身来，借着有利的地形掩蔽自己，时而爬着时而卧倒，间或也打几枪，撤退了。弹石手们从悬岩上走了下来，这些峡谷的狙击者跑到警察原来所在的地方去，发现死了六个警察，其中有个看来是逃不掉了用手枪自杀的。可是，社员们也受了损失。他们查看自己的阵地，发现波菲里奥·梅德拉诺靠在一块大岩石旁边，断了气，双手还紧握着他那支细管旧枪；再过去一些的一个低凹处，少年菲德尔·巴斯克斯悲哀地歪着他那说话很少、笑得更少的嘴。贝尼托·卡斯特罗吩咐弹石手们把警察埋在一个坑内，再叫多罗特奥·基斯佩跟另外八个人骑上马去追溃逃的警察。贝尼托跟另外四个人把阵亡的社员扶运回村。安布罗西奥跟其余的人还得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红日照临

深谷，闪耀在步枪上，巴伦西奥的赤背上，一摊摊的血迹上。

*　　　　　　*　　　　　　*

监工们不顾坡陡路狭，尽快地沿着鲁米山坡策马上山，想在六点钟抵达高地。天已经透出微微曙色，山谷里传出来第一声鸡鸣，马，喘着气，喷着鼻息；人，紧戳着踢马刺；上坡路，进到石头山下了。有人听到一声枪响，发了话。大家接着都听到了，对是返回还是继续前进没了主意。可是，近旁的另一声“轰隆”巨响，使他们从疑虑中猛醒过来。一块块巨大的石头从山坡滚下，挟着盲目的冲力撞击着，呈抛物线猛砸下来。马匹受了惊，冲撞着失蹄跌倒。有几匹马几乎没有循着弯曲的山路逃开了。可是现在石头已经砸到这队人马身上，几个骑手惊慌失措，带马离开山径窜到了石缝中间。石头块乱爆着，有一块砸翻了一个骑手，有一块只打中了马，因为骑手早已滚下马来躲在石窝里了。越来越多的石头猛砸下来，有的落到了原来的村子里，有的才开始滚下，而人不管是死的活的，不管在路上还是在路外边，都在受着这凶狠的打击。石头卷带着石头，把小树连根拔倒，扬起一片尘雾，无情而致命地滚落下来。孔多鲁米竟推下了一块巨大的岩石。那岩石冲撞到岩层或沙砾地面时，轰鸣着，咆哮着，甚至呼啸着。它一下猛跳把一匹马象风扫落叶一样扫下悬崖，另一下猛跳的气浪冲得一个想跑去躲到岩石下的监工顿时毙命。那陨石滚到原来的麦地里似乎要停下来，可是在一个陡坡上猛然又恢复了冲力，砸到一所房子上并把它砸毁，才杂着腾空的尘雾在那房子中间停了下来。只有少数几个监工骑马奔到了还受到滚石威胁的开阔地面，又慌不择路地逃离险区。其余的要么砸死了，要么滚下马来躲到了大岩石下面。马大都死了，因为即使没

有被石头打中也在奔逃的时候滚下陡坡了。活着的监工慢慢地从一个小树丛躲闪到另一个小树丛溜走了，到中午都脱离了危险。黑乎乎一群食肉鸟，在那山坡上空打着盘旋。

*　　　　*　　　　*

一小群送葬的陪着波菲里奥·梅德拉诺和菲德尔·巴斯克斯到公墓去。阿特米奥·乔基哀伤地挖着波菲里奥的墓穴。他带着哭声说：

“我这人多次欺侮过他！我要求把他赶出公社！我啊！让我来替他挖坟坑吧。让我来做点点讨他欢心的事，就是为他的尸体做点事也成呀。”

卡西亚娜木然凝视着泥土落下，堆成掩埋着曾经是她的希望的儿子的坟堆。而今这希望化成了一抔黑土，而她也就只为这抔土而活着了。贝尼托·卡斯特罗想到死者，想到跟前的和所有的死者，想到九泉之下用自己坚硬的牙齿，变黑了的眼眶，被肢解的双手和白骨发言的死者。他不知道有多少人。他想，打从阿图斯帕里亚和乌奇库佩·德罗开始，在那以前和以后倒下的人，谁能计算得清！可是，这大地蕴含着他们的凝着血的声音，他们青铜色胸部的强有力的震动，一条声音、呼号、弹雨、歌唱和痛苦的长河！管他们叫阿图斯帕里亚或者波菲里奥吧，叫乌奇库或者菲德尔吧，贝尼托的声音融入到这首伟大的赞歌之中，他的鬓角由于回忆到他们而跳动，他沉没到了那火光熊熊的黑夜里。他们四个世纪以来一样地死去，带着这段时期的全部痛苦死去，而这只是为了热爱土地，热爱这人们的真正的脐带的土地。

*　　　　*　　　　*

根据公路法动用印第安劳动力，修建了一条通到镇上的公路。一营兵坐着卡车开往鲁米。乌迈也起事了，可是他们首先扑向反叛中心。迅速镇压，才能防止运动扩散开来。

除了能够滚下石头的地点以外，四面八方都在进行坚决的、激烈的、拼死的战斗。机枪扫射着悬崖峭壁，毛瑟枪砰砰地响着，子弹呼啸着，整个高地都好似在猛烈地颤抖。中午的太阳直射着耸立的群峰。

村里只剩下病人、妇女和儿童了。就连老人也已经去到山隘上，孤注一掷地扔石头。妇女们哄着孩子，孩子们哭叫着“爸爸”。

傍晚时分，开始来了伤员。他们有的无声地死去，有的叫家属抛下他们逃走，说印第安人象一只只神鹰那样被射死在山峰上。村子的街道沾满了血点、血块、血纹。可是，家属上哪儿去呢？所有的道路都在遭血洗。

贝尼托·卡斯特罗本人蓦地出现了，他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血迹，那是照顾同志们沾上的血迹，自己的伤口喷出来的血迹。他倒在自家门前，用喘不过气来的声音叫着他的妻子。亚乌坎大屠杀清晰地在他脑际浮现出来。玛基查抱着他们的孩子，来到他旁边。

“走，快走，”他带着垂死的、嘶哑的、急切的声音说出来几个字，希望他女人和孩子有一条生路。

“哪儿去，哪儿去呢？”玛基查以疯狂的眼神望着丈夫，望着孩子，望着世界，望着自己的孤影，恳求着。

她不知道，而贝尼托已经死去。

砰砰的枪声，近了，越来越近了。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于智利圣地亚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广漠的世界
作者=（秘鲁）西罗·阿莱格里亚　　吴健恒译
页数=548
SS号=10339016
出版日期=1958年05月第1版